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元明清卷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郭预衡 主编

元明清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nup@mail.cnu.edu.cn www.cnup.cnu.edu.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元明清卷/郭预衡主编;段启明等编写.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2000重印)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ISBN 7-81039-859-8

Ⅰ.中… Ⅱ.①郭…②段… Ⅲ.①文学史-中国-古代-高等学校-教材②文学史-中国-元明清时代-高等学校-教材 Ⅳ.12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6)第06901号

ZHONGGUO GUDAI WENXUESHI CHANGBIAN YUANMINGQINGJUAN

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 元明清卷

主编 郭预衡 本卷主编 段启明

书名题签 启 功 装帧设计 西 风
责任编辑 石 文 执行编辑 广 丰
责任印制 晓 旭 责任校对 京 丽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三环北路105号
邮政编码 100037
E-mail cnup@mail.cnu.edu.cn
网址 www.cnup.cnu.edu.cn
电传 68418523(总编室) 68472512(发行部)

北京首师大印刷厂印制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7-81039-859-8/G·707

版次 2000年8月第2版
印次 2000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29.125
字数 953千
印数 0,001~3,000册
定价 52.00元

主编　郭预衡

编写（按姓氏笔画）

万光治
林邦钧
赵仁珪
段启明
熊宪光

编写说明

1. 本书配合《中国古代文学史》，按照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五个历史阶段，分编五卷。

2. 本书的内容包含两个部分：

(1) 文学史的纲要。

(2) 纲要引据的材料（包括史实、作品和评述材料）。

3. 纲要力求简明，眉目清楚。

4. 引据材料，力求精确，注明出处。一般注明著者、书名、篇名、卷次。但屡见或习见之书，一般只出书名，不出著者。如系转引之书，则加说明。一般不注版本。

5. 所引材料，尽量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一般不录当代著作。有必要时，酌加补充说明，附以编者按语。

6. 全书五卷，体例力求统一。但因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编写方式也不尽一律。

7. 本书五卷册，皆为集体编写。每卷的执笔人是：

先秦卷	熊宪光
秦汉魏晋南北朝卷	万光治
隋唐五代卷	林邦钧
两宋辽金卷	赵仁珪
元明清卷	段启明

序言

这部《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是为了适应三种需要而编写的。

其一，给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某些教师提供一点讲授的方便。

其二，给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学生提供学习的方便。

其三，给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提供自学的参考。

编者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感到讲授中国文学史，在基本教材之外，需要一部论述简要而资料丰富的辅助教材。尤其是在中小城市或边远地区图书资料比较缺乏的情况下，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不必翻检群书而看到一些原始资料，用于教学，比较方便。

对于大专院校的学生来说，在不能人人自备参考书的条件下，有了这部辅助教材，也就可以补充所学的知识，且有助于自己钻研。

对于自学中国文学史的读者，有了这样一部教材，就可以得到文学史最简明的内容提要和较丰富的参考资料。

这部《长编》是配合高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而编的辅助教材，已列入国家教委组织制定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计划。本书的体例特点是：既不同于一般文学史，也不是资料汇编，而是介乎两者之间。既有文学史的基本论述，又附以相关的资料。论述部分，力求简要，引而不发，以供教者发挥，供学者思考。资料部分，摘引原文，力求精当。遇有歧义，则兼收数说，以供选择。

这部《长编》和当今某些文学史著作的形式虽有一些不同，但从历史上看，却也并不新奇。名为“长编”，即取《续资治通鉴长

编》等书的名称，其体例也和《三朝北盟会编》等书有些相似。近人著作体例之相近者，则有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当然，作为文学史的“长编”，又和一般历史著作有所不同。

编者用心如此，希望于读者有益；但因水平所限，缺点实多，切望同行和读者予以指正。

本书的出版，得到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鼎力支持，在学术著作出书甚难的岁月里，风雨同舟，不胜感激。

本卷元诗文，林邦钧执笔；明清诗文，郭预衡执笔。

编　者

2000 年 5 月

目录

第一编　元代文学

第二编　明代文学

第三编　清代文学

第一编 元代文学

第一章

元代文学概论

元代，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既是一个空前统一的王朝，又是一个充满苦难的时代；元代文学，虽然在传统诗文方面远逊于唐宋，但在戏剧文学方面，又取得了前无古人，光照后世的成就。

按照历史朝代纪年，元代的时限，是公元1271年（元世祖至元八年，这一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至1368年（元惠宗至正二十八年，这一年，元惠宗离开大都）；元代文学，自然指这一时期的文学。但是，一代文学的起讫，并非绝对地与一个王朝的兴亡相符。以杂剧、散曲的突出成就为主要标志的元代文学，实际上在1271年以前就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关汉卿等一大批戏剧家，都是所谓"金之遗民"，在1271年以前，其杂剧、散曲的创作就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所以，元代文学的上限，至晚亦应定为金亡的1234年，与南宋文学有四十年的交叉重叠。



第一节 元代社会

公元1206年（宋宁宗开禧二年）蒙古贵族铁木真建立了蒙古帝国，他被尊称为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领导下，蒙古内部的统一得到了巩固，经济得到了发展，并很快进入长城以南地区。1234年（宋理宗端平元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灭亡金国，占据黄河流域；1253年（宋理宗宝祐元年）蒙古宪宗蒙哥灭亡大理；1271年（宋度宗咸淳七年）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元世祖）改国号为大元。

至元八年十一月……建国号曰大元，诏曰：“……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史·世祖本纪》）

1279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忽必烈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建成了地跨欧亚大陆的大元帝国。与以前各朝代相比，元朝的最大特点是由一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了统治全国的政权。

一　幅员辽阔

蒙古族具有强大的武力，并依靠武力征服了东西方广大地域。元代，成为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员广大的朝代。

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元史·地理志序》）



在这个极其辽阔的元帝国里，生活着汉、蒙、回，藏、维……各族人民，构成了后世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基础，特别是藏族人民居住的西藏地区，在元代正式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

二　经济发展

蒙古族统治者人主中原初期，对农业经济有所破坏，但不久就改变了这种状态，开始注重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发展。特别应予充分肯定的是对棉花生产和纺织业的促进。

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

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元史·耶律楚材传》）

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举兴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元史·河渠志》）

役兴之日，命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为之倡。（同上）

古时未有棉布，凡布皆麻为之，《记》曰："治其麻丝，以为布帛"是也。木棉作布，邱文庄谓元时始入中国。……棉花布惟交广有之，其种其法俱未入中土。……陶九成《辍耕录》记：松江乌泥泾，土田硗瘠，谋食不给，乃觅木棉种于闽广。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去其子。绵弦竹弧，按掉而成，其功甚艰。有黄道婆自崖州来，教以纺织，人遂大获其利。未几道婆卒，乃立祠祀之。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云。九成元末人，当时所记立祠始末如此。益可见黄道婆之事未远。而松江之有木棉布，实自元始也。《瑯琊代醉编》又谓棉花乃番使黄始所传，今广东人立祠祀之。合诸说观之，盖其种本来自外番，先传于粤，继及于闽；元初始至江南，而江南又始于松江耳。《元世祖本纪》：至元二十六年，"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棉布十万疋。"……木棉特设专官，则其初为民利可知。（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

在汉族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的刺激下，蒙古贵族为追求生活享乐，大力提倡手工业。从中央到地方，都专设工艺官府、局，役使大批工匠，在大都等地，拘聚着数万匠人。手工业的兴盛，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大都、杭州等地，都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大城市。



论其市廛，则通衢交错，列巷纷纭。大可以容百蹄，小可以方百轮。街东之望街西，髣而见，髴而闻。城南之走城北，去而晨，归而昏。华区锦市，聚万国之珍异；歌棚舞榭，选九州之秾芬。招提拟乎宸居，廛市主于宦门。酤户何泰哉，扁斗大之金字；富民何奢哉，服龙盘之绣纹。奴隶杂处而无辨，王侯并驱而不分。庖千首以终朝，酿万石而一旬……

若乃城𬳿之外，则文明为舳舻之津，丽正为衣冠之海，顺则为南商之薮，平则为西贾之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是以吾都之人家无虚丁，巷无浪辈。计赢于毫毛，运意于倍蓰。

一日之间，一閧之内，重毂数百，交凑阛阓，初不计乎人之肩与驴之背。虽川流云合，无黏而来，随销随散，杳不知其所在。至有货殖之家，如王如孔，张筵设宴，招亲会朋，夸耀都人，而费几千万贯。其视钟鼎，岂不若土芥也哉。若夫歌馆吹台，侯园相苑，长袖轻裾，危弦急管，结春柳以牵愁，凝秋月而流盼，临翠池而暑清，褰绣幌而雪暖，一笑千金，一食万钱。此诚他方巨贾，远士浊官，乐以销忧，流而忘返，吾都人往往面谀而背讪之也。（元·黄仲文《大都赋》）（按：文明、丽正、顺则、平则，为元大都之城门名。）

三 注重教育

元朝统治者，十分注重学校教育，目的在于利用儒学进行思想统治。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立国子学而定其制。设博士通掌学事，分教三斋生员……复设助教同掌学事，而专守一斋。……其生员之数定二百人。先令一百人及伴读二十人入学，其百人之内，蒙古半之，色目、汉人半之。（《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学校》）

至元六年。……定制命诸路府官子弟入学：上路二人，下路二人，府一人，州一人；余民间子弟：上路三十人，下路二十五人。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大德五年十月，又定生员，散府二十人，上、中州十五人，下州十人。（《续通考》卷五十《学校考》）



至元二十八年，令江南诸路学及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学校》）

除国家、地方一般学校之外，还设医学及阴阳学两种专门学校，可见元代对学校教育的关注。

元对于学校颇知注重，所定制度亦颇完备，虽在元世未发生若何之效果，而实开明清两代学校制度之先声焉。（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四）

四 民族关系

在幅员辽阔、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蒙古族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方面遇到的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上来说，是严禁蒙古人“汉化”的，但实际上，有远见的帝王（如元世祖）、臣子和广大人民，则都在迅速的汉化过程中。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的历史发展趋势。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任用了一批汉人理学家，如姚枢、许衡等人。

赵复，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以归。（赵）复在其中……不欲北。……枢晓以徒死无益：“……随吾而北，必可无他。”复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复至燕，学士从者万余人……。（杨）惟中闻复论议，始嗜其学，乃与枢谋建太极书院。……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枢既退隐苏门，乃即复传其学。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复家江汉之上，以江汉自号，学者称之曰江汉先生。（《元史·卷一八九赵复传》）

姚枢字公茂，柳城人，后迁洛阳。……世祖在潜邸，遣赵璧召枢至，大喜，待以客礼。询及治道，乃为书数千言，首陈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曰：“立省部，则庶政出一，纲举纪张，令不行于朝而变于夕。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则不专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则脏秽塞而公道开。定法律，审刑狱，则收生杀之权于朝，诸侯不得而专，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发之过免罹极法，而冤抑有伸。设监司，明黜陟，则善良奸窳可得而举刺。阁征敛，则部族不横于诛求。简驿传，则州郡不困于需索。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以为育人才、厚风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偷于文华。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则民力纾，不趋于浮伪，且免习工技者岁加富溢，勤耕织者日就饥寒。肃军政，使田里不知行营之扰攘。周匮乏，恤鳏寡，使颠连无告者有养。布屯田以实边戍，通漕运以廪京都。倚债负，则贾胡不得以子为母，破称贷之家。广储蓄、复常



平以待凶荒，立平准以权物估，却利便以塞倖涂，杜告讦以绝讼源。”各疏张之方，其下本末兼该，细大不遗。世祖奇其才，动必召问，且使授世子经。(《元史·卷一五八·姚枢传》)

许衡字仲平，怀之河内人也，世为农。……中统元年，世祖即皇帝位，召至京师。……(许)衡(姚)枢辈入侍，言治乱休戚，必以义为本。……至元二年，帝以安童为右丞相，欲衡辅之，复召至京师，命议事中书省。衡乃上疏曰：(略)书奏，帝嘉纳之。衡自见帝，多奏陈，及退，皆削其草，故其言多秘，世罕得闻，所传者特此耳。(《元史》卷一五八《许衡传》)

姚枢、许衡的议论，都是汉族文化传统的君臣之道。对这些议论，元世祖，作为蒙古族的帝王，都表示了嘉许，并采纳实行。这是一种深层的统治思想的汉化，比一般的生活习惯的汉化更为重要。

但另一方面，蒙古族统治者又对广大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实行严酷的民族压迫，公然以归附时间先后为界线，把全国人民划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对这四等人的不同对待。

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



按：此项法规最为典型，说明了蒙古人可以“殴死汉人”而不偿命。

中统四年正月……申禁民家兵器。……二月……诏诸路置局造军器。私造者处死；民间所有不输官者，与私造同。(《元史·世祖本纪》)

诸民间有藏铁尺、铁骨朵及含刀铁杖者，禁之；诸私藏甲全副者处死。……枪、若刀、若弩，私有十件者处死。(《元史》卷一〇五《刑法志》)

按：这些“法律”中所谓的“民间”，主要是针对汉人、南人。

在官场中，汉人亦受严格控制，只能做副职。

世祖……定内外之官。……官有常职，位有常员。其长则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序》)

故一代之制，未有汉人、南人为正官者。……丞相必用蒙古勋旧。……终元之世，非蒙古而为丞相者止此三人（按指史天泽、伯答沙、贺惟一）。……丞相之下，有平章政事，有左右丞，有参知政事，则汉人亦得为之。……然中叶后，汉人为之者亦少，《顺帝纪》：至正十二年，始诏南人有才学者，依世祖旧制，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皆用之。是时江淮兵起，故以是收拾人心，然亦可见久不用南人，至是始特下诏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

民族压迫的结果，使广大汉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起而反抗。有元一代，反抗蒙古统治者的斗争，从未停止。

五　文人地位

在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之中，文人的处境也很不幸。隋唐以来，文人的出路主要在科举；而元代的科举，废立无常，这就断绝了文人的出路，使他们沦入社会的底层，有所谓“九儒十丐”之说。

元初，太宗始得中原，辄用耶律楚材言，以科举选士。世祖既定天下，王鹗献计，许衡立法，事未果行。至仁宗延祐间，始斟酌旧制而行之。(《元史·选举志》)



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成有沮其事者。……”（同上书）

按：皇庆二年为公元1313年，此时距“元初”已近半个世纪。虽有议论，但或“未果行”、或“未施行”。

皇庆后施行的科举，又对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别确定了不同的待遇。

考试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场经问五条……第二场策一道……汉人，

南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策一道……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汉人、南人作一榜。(《元史·选举志》)

延祐二年三月，始开科。分进士为左右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汉人、南人为左。……凡蒙古由科举出身者，授从六品，色目、汉人，递降一级。(《续通考》卷二一四《选举考》一)

在科举中的待遇如此不平，致使广大知识分子的地位极为卑贱。

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谢枋得《叠山集》卷二)

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郑所南集》，转引自《中华二千年史》卷四第十二)

元代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无论是走上仕途的或生活于民间的，都处在不同程度的压抑之下。于是，其中的某些人则转为与人民大众关系密切的戏曲的创作乃至演出。

第二节　元代戏曲



元代戏曲，包括元代的北曲杂剧和南曲戏文。世所谓元曲，实指元代的杂剧和散曲，但旧时亦多仅指元杂剧，例如《元曲选》，实际上只是选录的百种杂剧，并无散曲。杂剧，亦称乐府，传奇。

一　元杂剧的形成和兴盛

元杂剧，是十三世纪前半叶，即蒙古灭金（1234）前后，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基础上，融合宋金以来的音乐、舞蹈、说唱等艺术而形成的戏剧艺术。由于它以中国北方流行的曲调演唱，所以称北

曲杂剧或北杂剧。

（一）中国戏曲的形成

中国戏剧的起源，一向众说纷纭。其中王国维的见解影响较大。

> 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而此二者，固未可以后世戏剧视之也。（《宋元戏曲考》）
>
> 古之所谓巫，楚人谓之曰灵……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同上书）
>
> 古之俳优，但以歌舞及戏谑为事。自汉以后，则间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实始于北齐。顾其事至简，与其谓之戏，不若谓之舞之为当也。然后世戏剧之源，实自此始。（同上书）

还有学者提出，古代歌舞，亦为戏剧之源，这与王说并无矛盾，王国维所强调的古巫，亦指出："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古代之巫，实以歌舞为职，以乐神人者也。"（《宋元戏曲考》）

汉代的角抵（觝），本为流行于民间的带有竞技性的游戏与演出，后传入宫廷，并逐渐发展成带有故事情节的"戏"，如《东海黄公》。



> 余所知有鞠道龙，善为幻术，向余说古时事：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蛇御虎，佩赤金刀，以绛缯束发，立兴云雾，坐成山河。及衰老，气力羸惫，饮酒过度，不能复行其术。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之。术既不行，遂为虎所杀，三辅（按指陕西关中一带）人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抵之戏焉。（《西京杂记》）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出现的"大面"、"踏摇娘"、"拨头"等，就其形式而言，可谓之歌舞，但藉歌舞而敷演了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这正是《东海黄公》的继续和发展。"大面"亦称"代面"，如《兰陵王入阵曲》，即表演兰陵王戴假面战斗的故事。

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旧唐书·音乐志》)

"踏摇娘"也是藉舞蹈动作表演一个简单故事的歌舞。

"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䶌鼻，实不仕，而自号郎中。嗜饮酗酒，每醉，则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弄之：丈夫著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叠，旁人齐声和之曰："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故谓之踏摇；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崔令钦《教坊记》)

"拨头"表现一个由西域传来的故事。

"拨头"者，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旧唐书·音乐志》)

此外，唐代的"参军"戏，也十分盛行。所有这些，虽然表现了某种情节，但这只能视为具有了某些戏剧因素，而其本身并未成为戏剧。

这种具有一些故事情节的表演，在宋金时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形成了以滑稽讽刺为主要特征的杂剧或杂戏。



宋辽金三朝之滑稽剧……宋人亦谓之杂剧，或谓之杂戏。吕本中《童蒙训》曰："作杂剧者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吴自牧《梦粱录》亦云："杂剧全用故事，务在滑稽。"……是宋人杂剧，固纯以诙谐为主，与唐之滑稽剧无异。但其中脚色，较为著明，而布置亦稍复杂。……(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这里所谓的"杂剧"，与元杂剧还有根本的区别。"杂剧"这一词汇的出现，最早见于唐代。

蛮共掠九千人，成都郭下成都、华阳两县只有八千人，其中一人是子女

锦锦，杂剧丈夫两人，医眼大秦僧一人，余并是寻常百姓，并非工巧。……（唐李德裕《李文饶文集·论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状》）

按：唐文宗太和三年（229）西南少数民族南诏攻掠成都，掳去百姓，其中“杂剧丈夫”两人，即两名扮演“杂剧”的男演员。

唐人所说之杂剧，系泛指各类伎艺，近似百戏。北宋时，“杂剧”的界说亦不严格；直到南宋，杂剧始有较明确的规格，遂与其他伎艺区别开来。

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唯以杂剧为正色。（灌园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杂剧中，末泥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名曰艳段；次做正杂剧，通名为两段。末泥色主张，引戏色分副，副净色发乔，副泥色打诨，又或添一人装孤。其吹曲破断送者，谓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诤也……（同上书）

由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南宋杂剧已有多个角色，且“全以故事”。但南宋杂剧的具体作品，今已不存，现在只能看到宋人周密《武林旧事》卷十中记载的《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种剧目。

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录有近七百种院本名目。并指出“院本、杂剧其实一也”。院本的脚色也与宋杂剧基本相同。



院本则五人：一曰副净，古谓之参军；一曰副末，古谓之苍鹘；……一曰引戏；一曰末泥；一曰孤装。又谓之五花爨弄。（《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

元杂剧就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吸收诸宫调等艺术营养而兴盛起来的。

（二）元杂剧的兴盛

元杂剧（元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足以与唐诗、宋词

并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

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罗宗信《中原音韵·序》）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

1. 兴盛的原因

元杂剧兴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元杂剧崛起和兴盛的根本原因，在于金元时期动荡激越的现实生活。在宋词已走向颓靡的情况下，生活本身需要有新的文学样式以表现人民大众的喜怒哀乐，于是宋杂剧，金院本以及其他说唱伎艺如诸宫调等，为适应社会的需要而融会发展，产生了元杂剧。这也就是胡祗遹所说的“伎剧亦随时尚而变”。

乐音与政通，而伎剧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胡祗遹《紫山先生大全集·赠宋氏序》）



（2）蒙古族统治者对杂剧的喜爱和关注，也促进了元杂剧的繁荣。当时，向宫廷“献剧”，已非罕见之事，现在能看到的流传下来的杂剧剧本，很多是“录之御戏监”或“内府”，即所谓宫廷“承应”的本子。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杨维桢《元宫词》）

《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

初调音律是关卿，《伊尹扶汤》杂剧呈，传入禁垣宫里悦，一时咸听唱新声。（兰雪主人《元宫词》）

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参伍

校订，摘其佳者若干，以甲乙厘成十集。（臧晋叔《元曲选·序》）

元朝皇帝对杂剧的扮演，还时时有所训示，表现了他们对这一艺术的关切。

> 至元十八年十一月初二日，御史台承中书省札付，御史呈　提点教坊司申：闰八月二十五日，有八哥奉御，秃烈奉御，传奉圣旨："道与小李，今后不拣什么人，十六天魔休唱者，杂剧里休做者，休吹弹者，四大天王休妆扮者，骷髅头休穿戴者，如有违犯要罪过者！仰钦此。"（《元典章·刑部·杂禁》）

统治阶级的喜爱和关注，对整个杂剧艺术的繁荣自然有促进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对杂剧的创作，也增加了束缚，如很多杂剧作品的结尾，往往有"谢万万岁当今圣明主"、"永保皇图万万龄"等套语；同时，某些杂剧原有的不合统治者口味的文字，在"传到九重"时，也必然有所删改。

（3）元杂剧繁荣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文人、知识分子参与了杂剧的创作、修改甚至演出。由于元朝长时期停止科举考试，使文人仕进无门，处境卑下，于是转而创作杂剧，以抒愤激。

> 自蒙古灭金，而科目之废，垂八十年，为自有科目来未有之事。故文章之士，非刀笔吏无以进身；则杂剧家之多为掾史，固自不足怪也。……余则谓元初之废科目，却为杂剧发达之因。盖自唐宋以来，士之竞于科目者，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旦废之，彼其才力无所用，而一于词曲发之。且金时科目之学，最为浅陋。（观刘祁《归潜志》卷七、八、九数卷可知。）此种人士，一旦失所业，固不能为学术上之事。而高文典册，又非其所素习也。适杂剧之新体出，遂多从事于此；而又有一二天才出于其间，充其才力，而元剧之作，遂为千古独绝之文字。（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时地》）
>
> 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了圣门者，吾党且噉蛤蜊，别与知味者道。（《录鬼簿·序》）



这些文人，不仅个人参与杂剧活动，而且还组织起来，以"书会"的形式开展创作活动，在大都的玉京书会，元贞书会，都拥有

一批优秀的杂剧作家。即使在元中叶以后，杂剧创作已远不如前期繁荣，在杭州的剧作家也还有武林书会这样的组织。书会组织，促进了剧作家与勾栏瓦舍下层演员的联系，提高了杂剧创作的水平。关汉卿、白仁甫、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李二等，都分别是几个书会的成员。

……丑斋继先钟君所编《录鬼簿》，载其前辈玉京书会燕赵才人，四方名公士夫编撰当代时行传奇、乐章、隐语、比词源诸公卿士大夫，自金之解元董先生，并元初汉卿关已斋叟已下，前后凡百五十一人，编集于簿。（贾仲明《书录鬼簿后》）

一时人物出元贞……锦排场，起玉京。《害夫人》，《崔和檐生》。白仁甫、关汉卿。《丽人集》，天下流行。（《录鬼簿》吊赵子祥曲）

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录鬼簿》吊李时中曲）

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戏文南曲行衡方脉。共传奇，乐府谐。治安时，何地无才？人间着，《鬼簿》栽，共弄玉，同上春台。（《录鬼簿》吊萧德祥曲）

（4）就艺术形式本身而言，元杂剧的兴盛也是前代各种艺术样式交融发展的结果，特别是两宋以来少数民族音乐舞蹈与汉族音乐舞蹈长期交融汇合，更为杂剧艺术的发展、成熟提供了条件。



先君尝言：宣和间客京师时，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草”等，其言至俚，一时士大夫亦皆歌之。（曾敏行《独醒杂志》）

宣和初收复燕山以归朝，金民来居京师。其俗有“臻蓬蓬”歌，每扣鼓和臻蓬蓬之音为节而舞，人无不喜闻其声而效之者。（《宣政杂录》）

中原自金、元二虏猾乱之后，胡曲盛行，今惟琴谱仅存古曲。余若琵琶、筝、笛、阮咸、响盏之属，其曲但有［迎仙客］、［朝天子］之类，无一器能存其旧者。至于喇叭、唢呐之流，并其器皆金、元遗物矣。（徐渭《南词叙录》）

从总体上来看，元杂剧的艺术形式，更是在前代“大曲”、“诸

宫调”的基础上发展而成，没有这个基础，也就没有杂剧艺术的兴盛。

元杂剧之视前代戏曲之进步，约而言之，则有二焉。宋杂剧中用大曲者几半。大曲之为物，遍数虽多，然通前后为一曲，其次序不容颠倒，而字句不容增减，格律至严，故其运用亦颇不便。其用诸宫调者，则不拘于一曲。凡同在一宫调中之曲，皆可用之。顾一宫调中，虽或有联至十余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宫换韵，转变至多，故于雄肆之处，稍有欠焉。元杂剧则不然，每剧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宫调，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视大曲为自由，而较诸宫调为雄肆。……此乐曲上之进步也。其二则由叙事体而变为代言体也。宋人大曲，就其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之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其大体只可谓之叙事。独元杂剧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虽宋金时或当已有代言体之戏曲，而就现存者言之，则断自元剧始，不可谓非戏曲上之一大进步也。此二者之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而后我中国之真戏曲出焉。（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杂剧之渊源》）

（5）元杂剧的兴盛，更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元至大德年间，正是元代社会经济最为繁荣的时期。世祖、成宗都是比较注重理财和积累的帝王。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于宽。其用之也，于宗戚则有岁赐，于凶荒则有赈恤，大率以亲亲爱民为重，而尤惓惓于农桑一事，可谓知理财之本者矣。世祖尝语中书省臣曰：“凡赐与虽有朕命，中书其斟酌之。”成宗亦尝谓丞相完泽等曰：“每岁天下金银钞币所入几何？诸王驸马赐与及一切营建所出几何？其会计以闻。”完泽对曰：“岁入之数，金一万九千两，银六万两，钞三百六十万锭，然犹不足于用，又于至元钞本中借二十万锭矣。自今敢以节用为请。”帝嘉纳焉。世称元之治以至元、大德为首者，盖以此。（《元史·食货志（一）》）

社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杂剧艺术的发展，形成了杂剧的黄金时代。贾仲明为某些杂剧作家所写的吊曲，正反映这个时代经济的繁荣与杂剧的兴盛。

吊赵明道："元贞年里，升平乐章歌汝曹"；

吊赵公辅："儒学提举任平阳，公辅先生天水郎，元贞、大德乾元象"；

吊赵子祥："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

吊顾仲卿："唐虞之世庆元贞，高士东平顾仲卿"；

吊张国宾："教坊总管喜时丰，斗米三钱大德中"；

吊花李郎："乐府词章性，传奇么末情。考兴在，大德、元贞。"（皆见天一阁本《录鬼簿》）

这些吊曲，对当时社会难免溢美，但毕竟反映出杂剧的兴盛与社会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作家作品概况

元杂剧的发展，由兴盛到衰微，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但具体的分期，诸家所见不同，一向是元杂剧研究中颇多争议的课题。王国维的意见，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



有元一代之杂剧，可分为三期：一、蒙古时代：此自太宗取中原以后，至至元一统之初。《录鬼簿》卷上所录之作者五十七人，大都在此期中。（中如马致远、尚仲贤、戴善甫，均为江浙行省务官，姚守中为平江路吏，李文蔚为江州路瑞昌县尹，赵天锡为镇江府判，张寿卿为浙江省掾史，皆在至元一统之后。侯正卿亦曾游杭州，然《录鬼簿》均谓之前辈名公才人，与汉卿无别，或其游宦江浙，为晚年之事矣。）其人皆北方人也。二、一统时代：则自至元后至至顺、后至元间，《录鬼簿》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是也。其人则南方为多；否则北人而侨寓南方者也。三、至正时代：《录鬼簿》所谓"方今才人"是也。此三期，以第一期之作者为最盛，其著作存者亦多，元剧之杰作大抵出于此期中。至第二期，则除宫天挺、郑光祖、乔吉三家外，殆无足观；而其剧存者亦罕。第三期则存者更罕，仅有秦简夫、萧德祥、朱凯、王晔五剧，其去蒙古时代之剧远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时地》）

这个意见为海内外一些学者所接受，如日本汉学家，中国文学史家青木正儿、盐谷温等均持此说。但仔细分析《录鬼簿》的记

载，以及元杂剧发展的实际情况，即可看出元杂剧的分期应为前后两期。《录鬼簿》对杂剧作家的“分类”著录，实际上已体现出杂剧发展的阶段性。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关汉卿
…………
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为之作传，以《凌波曲》吊之
宫天挺
…………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
胡正臣
…………
方今才人相知者，纪其姓名行实并所编
黄公望
…………
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
高可通
…………

这里从形式上来看，是分作三类著录的，即“前辈已死”者，“方今已亡”者（又分为“余相知者”和“不相知者”），和“方今才人”（即未亡者，又分为“相知者”和“闻名而不相知者”）。但从时间的概念上来看，则只有两类，即“前辈”与“方今”（包括已亡者和未亡者），这实际上正反映了元杂剧发展过程中的前期与后期。另外，钟嗣成在《录鬼簿·序》（曹楝亭刊本）中，亦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这“缅怀”的人，和“前乎此者”，正是两个时期的剧作家。元杂剧的前期，指元世祖至元年间至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这是元杂剧的黄金时代，所谓



"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贺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见《录鬼簿》吊赵子祥［凌波仙］曲），即是这一时期的写照。据《录鬼簿》记载，这一时期的剧作家五十六人，剧作三百三十余本，他们的活动中心主要是当时的大都，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杨显之、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高文秀、石君宝、纪君祥、康进之、尚仲贤、郑廷玉等十余人。元杂剧后期，指大德年间以后至元末。这一时期杂剧中心南移至当时的临安，创作和演出趋于衰微。据《录鬼簿》和《录鬼簿续编》的记载，剧作家五十一人，作品近八十种，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

保存至今的元杂剧作品有一百五十多种，约占现存剧目的四分之一，而没有剧目流传下来的，则已无法统计。现存剧作，散见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及《脉望馆钞校本元明杂剧》、《古名家杂剧》、《柳枝集》、《酹江集》、《元曲选》等明刻本。《元刊杂剧三十种》，是现存最早的元杂剧刊本，但刻工粗疏，几无科白。《脉望馆钞校本》出自内廷，曲白和坊间刻本多异。臧懋循的《元曲选》，是明末以来最通行的选本，选刊杂剧一百种。其中六种是明初人作品。选目较精，文字上也经过臧氏的修改加工。近人隋树森根据新发现的元杂剧刻本和抄本，又汇编成《元曲选外编》，收录不见于《元曲选》的六十二种。



二　南　　戏

南宋时，在浙江温州（永嘉）一带兴起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历宋至元，已发展成为对后世戏曲有重大影响的剧种——南戏。

南戏，亦称戏文、南曲戏文，与北曲杂剧相对。最初的"永嘉杂剧"，只是以"村坊小曲"演唱的地方戏。

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商，亦罕节奏。徒取其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谚所谓随心令者，即其技与？（徐渭《南词叙录》）

南戏产生的确切时间，文献记载不一：北宋宣和末年、南渡之际、宋光宗朝。

南戏出于宣和（1119～1125）之后，南渡（1127）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余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祝允明《猥谈》）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绍熙，1190～1194），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按：此句出自陆游《小舟游近村》诗，非刘克庄作）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其曲则宋人词而益以里巷歌谣，不叶宫调，故士大夫罕有留意者。（《南词叙录》）

“南渡之际”与“宋光宗朝”相距六七十年，两说不可并存。据今人考证，《猥谈》中提到的赵闳夫，与光宗赵惇大抵同时人，而赵闳夫有“榜禁”之举，当为南戏已较成熟而且流传较广之时，故“始于光宗朝”之说，似不可信。另外，《南词叙录》中提到的《赵贞女》、《王魁》两种戏文，前者已只字无存，后者还有佚曲若干流传下来，从这些佚曲来看，亦不似原始之“村坊小曲”而已经较为成熟，故“实首之”之说亦不足信。总之，南戏之始，必早于光宗朝，或即南渡之际。

宋亡前，南戏在江南特别是沿海已有相当的发展，而据《草木子》、《南词叙录》等记载，金元以来杂剧的勃兴，则淹没了南戏，使之出现了一个衰落的过程，至元代后期，杂剧趋于衰微，而南戏又复兴盛起来。



其后元朝，南戏当盛行。及当乱，北院本（指北杂剧）特盛，南戏遂绝。（《草木子》）

元初，北方杂剧流入南徼，一时靡然向风，宋词遂绝，而南戏亦衰。顺帝朝，忽又亲南而疏北，作者蝟兴。（《南词叙录》）

相对而言，有元一代杂剧雄踞剧坛，较之南戏更为兴盛，但南戏也不曾为杂剧取代而衰落。南戏流行的东南沿海一带，宋元时期

经济繁荣，商业发达，而北人南迁更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特别是当时的临安尤为繁盛，文化娱乐活动多种多样，书会组织，如武林书会、古杭书会等也极活跃。在这种形势下，南戏的创作和演出一直是很兴旺的。而北杂剧的南下，更使南戏有机会吸取新的艺术经验，提高了水平，这两个剧种事实上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并行局面。

元中叶以后，南曲与北曲，其流行之地域，亦渐相同，且南北合腔之曲，尚有制作行世，显呈相互接近之状。（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

元代末年，杂剧走向衰落，而南戏，则成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开明清传奇新风的剧种。在艺术形式上，元代南戏早已摆脱了“村坊小曲”的原始状态，而形成了完整的戏剧艺术。它的宫调与套曲的运用十分灵活；一本戏根据人物的上、下场，分为若干场；第一场叫“副末开场”或“家门大意”，介绍该剧创作意图和剧情梗概；角色有七种：生、旦、净、丑、外、末、贴。所有这些都不同于杂剧。



现知宋元南戏剧目，计二百三十八个，流传至今的剧本仅有十七八种，其中《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此三种收录于《永乐大典》13991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全书被劫，1920年叶恭绰从伦敦购回此卷，1931年刊印，题名《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明成化本《白兔记》、清陆贻典钞本《琵琶记》基本保持南戏原来的面貌。而其他十余种则多经后人改动，已非原貌。元末高明的《琵琶记》是南戏的优秀作品，它标志着这一古老剧种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第三节 元代诗文和散曲

一 元代诗文

元代诗文，无论是内容的广泛深刻，还是风格的创新多样，皆不及唐宋；既未出现开山创宗的大家，又没有跳出唐宋藩篱。但是，这并不意味元代诗文没有成就，更不等于说元代诗文没有自己的特点。

（一）元代诗文的总特点

1. 作者特点

元朝少数民族诗文作家人才辈出，成就斐然，如耶律楚材父子、贯云石、马祖常、萨都剌、迺贤等，诗文内容和风格，都有新贡献。

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兴。若回回、吐蕃、康里、畏吾儿、也里可温、唐兀之属，往往率先臣顺，奉职称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宠泽，与京国内臣无少异。积之既久，文轨日同。而子若孙，遂皆舍弓马而事诗书。至其以诗名世，则贯公云石、马公伯庸、萨公天锡、余公廷心其人也。论者以马公之诗似商隐，贯公、萨公之诗似长吉，而余公之诗则与阴铿、何逊齐驱而并驾。他如高公彦敬、巎公子山、达公兼善、雅公正卿、聂公古柏、斡公克庄、鲁公至道、成公廷圭辈，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之言。（戴良《丁鹤年诗集序》）



元时蒙古、色目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材辈出。贯酸斋、马石田（祖常）开绮丽清新之派，而萨经历（都剌）大畅其风，清而不佻，丽而不缛，于虞杨范揭之外，别开生面。于是雅正卿（琥）、马易之（葛逻禄迺贤）、达兼善（泰不华）、余廷心（阙）诸公，并逞词华，新声艳体，竞传才子，异代所无也。（顾嗣立《寒厅诗话》）

2. 思想特点

元代诗文作家，如王恽、刘因、姚燧、吴澄、虞集、袁桷、吴莱、黄溍、柳贯等，都深受理学濡染。这与元代统治者倡导有关。他们不再讲尊王攘夷，却大力宣扬伦理纲常，他们都主张诗文创作当本源六经，扶世立教。所以元代诗文，标谤忠孝节义，旌表烈女节妇、忠臣义士的内容甚多。游宴佚乐、男女艳情的描写，在元代诗人作品中较少（萨都剌、杨维桢除外），而多见于词曲中。理学重师道传承，元代诗文作者多受理学道统影响，元代诗文崇尚温柔敦厚的风格。

初，蒙古破许州，得金军资库使姚枢，时北庭无汉人士大夫，太祖见之，甚喜，特加重焉。及阔端南侵，俾枢从杨惟中即军中求儒释道医卜之人，枢招致稍众。及拔德安，得赵复。复以儒学见重于世，其徒称为江汉先生。……枢于是获睹周程性理之书。……由是河朔始知道学。（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北方诸儒之学》）

北方之学，起自赵复、许衡，尊而明之者，姚枢、窦默也。儒者世继，传人不绝。世祖时有容城刘因，成宗时有兰溪金履祥、奉元萧𣂏。缑山杜瑛，文宗时有崇仁吴澄，顺帝时有休宁陈栎，婺源胡一桂，金华许谦，资州黄泽之伦，咸明道学，修经传，濂洛关闽，家诵户习，著述之盛，冠于儒林。（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六张溥按语）



诸家中以理学著者，如刘静修（因）、吴草庐（澄）、熊勿轩（钚）、许白云（谦）、姚牧庵（燧）、陈定宇（栎）、胡云峰（炳文）、（胡）长孺，而静修为最，白云语能见道而无腐习，亦其次也。（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诗有传授，所谓师友渊源，波澜莫二。郝伯常（经），元遗山（好问）弟子也；袁伯长（桷），戴帅初（表元）弟子也；戴叔能（良）得法于余廷心（阙）；秦兼善（不华）得法于李季和（孝光）；张仲举（翥）得法于仇仁近（远），而成原常（廷珪）又得之于仲举。至如傅与砺（若金）为德机同里，揭曼硕谓其"风格不殊，神情俱诣，如复见德机。"《清江》一集，派别自高。若项炯、郭翼、张宪辈，尤不问而知其出于铁门（杨维桢号铁崖）。（同上）

崇仁之虞（集）、清河之元（明善）、章丘之张（养浩）、富州之揭（傒斯）、浏阳之欧（阳玄）、义乌之黄（溍）、金华之吴（莱），此数公者，当世所谓文辞宗工也。顾其学未有不本于许仲平（衡）、吴幼清（澄）者，儒之为

儒，一而已矣。（张溥《元文类删》序）

昔朱子复程允夫书，深欲其以《语》、《孟》、《三百篇》为作诗本源。……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六经，诗文之海也。（陈栎《跋汪子磐诗》）

性发乎情则言，言出乎天真，情止乎礼义，则事事有关于世教。（吴澄《萧养蒙诗序》）

夫为诗与为政同。心欲其平也，气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也，纪纲欲明，法度欲齐，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揭傒斯《萧孚有诗序》）

（二）元诗概述

1. 风格特点

宋季诗坛之弊在于谈禅说理，议论过尽；粗豪疏浅，以逞才气；生硬拗折，用典板滞。元矫宋弊，走的是由宋返唐的蹊径。宗唐学古而不能创新出奇。

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诗丕变而近于古。江西士之京师者，其诗亦尽弃其旧习焉。（欧阳玄《罗舜美诗序》）

乡情犹越分，诗句尽唐音。（萨都剌《送金德启之句容》）

方凤序述（仇）远之言曰："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戴良《皇元风雅序》）

宋明运祚长，故一代屡变，金元则不及变而止。元诗尤繁富，观诸作者，多宗温李，间学长吉。其病为纤浓，为繁缛，前人尝论之，即赵虞杨范，杰然成家，曾不足当宋之欧苏，何况其下。然宋诗，唐之变也，变而成为朱；元诗，宋之变也，变而复于唐。宋时欧近昌黎，苏近太白，取材虽极博，咸有师法，独鲁直学少陵，遂为西江鼻祖。南宋诗家、名曰学唐，实则竟祧唐人。或崛强拗折生硬以为老，或浅近率易鄙俚以为真，议论好尽，才气过豪，而少缘情绮靡，含蓄蕴藉之意。风雅之道熸矣……元诗矫宋流弊，而失于多学晚唐，纤浓繁缛之病，势所不免。然其佳者，则婉转怊怅，附物切情，工整而流逸，清新而秀丽，虑周藻密而不涉于粗疏，意深韵远而不失之径直。

诚使祓除洮汰，摘其英华。固翕然合于风雅，而率以纤浓烦缛弃之，殆未免贵耳之见也。（顾奎光《元诗选》序）

宋人本领大，元人不及，然元人修饰琢磨之工，则胜宋也。论气格，则宋诗辣，元诗近甜；宋诗苍，元诗近嫩，论情韵，则元为优。（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元诗流弊，乃在家数小、格调低。其古诗，连篇累牍，但解实砌平铺，而不知开合变化、伸缩转换之妙，此绮丽而乏飞腾者也。律诗学晚唐，多秀句可摘，所谓贪看翡翠兰苕，未掣鲸鱼碧海。然其佳处，则蕴藉缠绵，工致婉秀，足以肖难状之景，发难显之情。与其如宋人以生硬拗拙为工，至于聱牙折嗓，何若缘情绮靡，体物浏亮，尚不失唐人风致乎？（同上）

宋人惟无意学唐，故法疏而天趣间出；金元人专意学唐，故有法而气体反弱。先后升降，岂风会使然与？（李重华《贞一斋诗说》）

大抵宋人务离唐人以为高，而元人求合唐人以为法。究之，离者不能终离，而合者岂能悉合乎？（田同之《西圃诗说》）

2. 内容特点

(1) 多边塞诗作

元代一统，疆域空前辽阔，异于辽金南宋之局于一隅，故元代的边塞题材诗多于辽金南宋。与唐代边塞诗相比，元代边塞诗地兼南北，不再偏重西北一域；多风土人情的描写，较少战争场面的渲染。元朝有两京，先定都开平（今内蒙正蓝旗闪电河北岸），称上京或滦京，后移大都（今北京）。元帝巡幸上都，有大批文人扈从，沿途塞外风光，人情土俗，尽入咏吟。见诸袁桷、虞集、迺贤、黄溍、柳贯、杨允孚等人诗中，有的还以组诗纪行。而南疆海岛则为文人远仕出使、贬谪避难之处，旖旎风光、奇异习俗往往作为诗人思乡恋土的陪衬。



袁伯长开平三集、杨允孚滦京百咏及周伯温扈从诗，如欲征风景、考土物，纪载颇详，然论诗法，则工拙互见。（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允孚字和吉……岁走万里，穷西北之胜。凡山川物产、典章风俗无不以咏歌记之。……其诗凡一百八首，题曰百咏，盖举成数……诗中所记元一代避暑行幸之典，多史所未详。其诗下自注，亦皆赅悉。盖其体本王建宫词，而故宫禾离之感，则与孟元老之《东京梦华录》、吴自牧之《梦粱录》、周密

之《武林旧事》同一用意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

(陈)孚字刚中，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纪行诸诗，山川草木虫鱼人物诡异之状，靡不具载，又若图经前陈，险易远近，按之可悉数也。(《元诗选·刚中集》)

(2) 多题画诗

元代统治者出于政治、宗教和娱悦享乐的需要，十分重视绘画。元代文人大多兼擅书画，如赵孟頫、柯九思、倪瓒、王冕堪称名家。因此，精工俊逸的题画诗数量大增。据统计，题画诗约占虞集《道园学古录》及揭傒斯《文安集》的四分之一左右。这些题画诗或题咏画中景物，虚实并有；或品评绘画技巧，不粘不滞；或借画发挥，有所寄托，或是人是物，语意双关。有的还能借题画揭露现实，如张翥《牧牛图》。

文宗之御奎章日，学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从，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辍耕录》卷七)

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赵孟頫自跋画卷》引自张丑《清河书画舫》)

宋人画人物不及唐人远甚，予刻意学唐人，殆欲去宋人笔墨。(同上)

胜国诸名胜留神绘事，故歌行绝句，凡为渲染作者，靡不精工。其源实出老杜《王宰》、《韦偃》诸篇，惜才力悬殊，变态差乏耳。(《诗数外编》卷六)

元时诸画家诗，如云林(倪瓒)、大痴(黄公望、仲圭(吴镇)集中，多属题画之作。云林最有清韵，而尚不能剔去金粉。至王元章，则纯是十指清气霏拂而成，如冷泉漱石，自成湍激。(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



(3) 多黍离之悲、隐逸之思

元朝在科举仕宦制度上实行种族歧视，汉人、南人一般只能任贰副之职，且备受猜忌排挤。元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残杀异常酷烈，仕途祸福无常。因此元诗中咏史怀古、归隐闲适题材多，而且咏史怀古不是一般感慨陵谷沧桑，而多寄寓黍离之悲；归隐闲适也

不仅仅是一种生活追求，而是隐含着对现实的不平和怨愤，对仕途的忧虑，这便是元诗这类题材的特点。也与佛道清净淡泊、全身远祸思想的影响有关。

元世祖初克江南，畸人逸士，浮沉里闾间，多以诗酒玩世。（吴讷《题静春堂诗集后》）

3．分期

初期（1271～1294）

元朝初创，诗坛主盟，多为金、南宋遗老。北方则以王恽、郝经、刘因、卢挚等人为代表，诗风源于苏、黄、遗山，未脱粗疏豪放的影响、但已开始向宗唐尚古方向转变。南方以戴表元、仇远、赵孟頫、袁桷等为代表，虽未尽脱理学和江西、江湖、四灵的影响，但也已提出宗唐得古的主张，诗具陶、王、韦、柳之遗韵。北诗慷慨跌宕，南诗清雅秀丽，王朝一统，两地诗风日趋融合。诗多吊古咏史之作，抒时迁世变之情。南宋遗老则多诗酒自娱，隐选避祸。



元兴，承金宋之季，遗山元裕之以鸿朗高华之作振起于中州，而郝伯常、刘梦吉之徒继之。故北方之学，至中统、至元而大盛。赵子昂以宋王孙入仕，风流儒雅，冠绝一时。邓善之、袁伯长辈从而和之，而诗学又为之一变。于是虞、杨、范、揭，一时并起，至治、天历之盛，实开于大德、延祐之间。（顾嗣立《元诗选·丙集·清容居士集》）

宋金之季诗人，宋之习近骫骳，金之习尚号呼，南北混一之初，犹或守其故习。（欧阳玄《周此山诗集序》）

国初，中州袭赵礼部（秉文）、元裕之之遗风，崇尚眉山之体，至涿郡卢公（挚），稍变其法，始以诗名。东南宋季，衰陋之气，亦已销尽，大德中，文章辈出。（虞集《使还新稿》）

中期（1295～1332）

这是元朝的全盛时期，仁宗、文宗重文治、倡教化，诗坛人才辈出。虞、杨、范、揭四大家之外，袁桷、邓文原、贡奎、马祖

常、萨都剌等各擅胜场。流派也较多样，虞、杨、范、袁等宗盛唐，摆脱了宋金末流的影响，形成元诗典雅工细的风格。萨都剌、揭傒斯诗清丽婉转，开季元晚唐诗风盛行之先。诗的题材多扈从应制、咏物题赠、闲适酬倡之作，而反映时世现实之作较少。

延祐、天历之间，风气日开，赫然鸣其治平者，有虞、杨、范、揭，一以唐为宗，而趋于雅，推一代之极盛。时又称虞、揭、马、宋（本，褧）。继起者，世惟称陈（旅）、李（孝光）、二张（翥、宪）。而新喻傅汝砺（若金）、宛陵贡泰甫（师泰）、庐陵张光弼（昱）皆其流派也。（顾嗣立《寒厅诗话》）

当时之论，以虞、杨、范、揭齐名，或者又以子昂入之，称虞、杨、赵、范、揭。杨廉夫序贡师泰《玩斋集》又称："延祐、泰定之际，虞、揭、马、宋、下顾大历与元祐，上逾六朝而薄风雅。"金华戴叔能序陈学士基《夷白斋集》云："我朝自天历以来，以文章擅名海内者，并称虞、揭、柳（贯）黄（溍）。"由此观之，可见诸公齐名，原无一定之称。（《石洲诗话》卷五）

后期（1333～1368）

有元一代，蒙古贵族之间的杀伐火并，蒙、汉及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农民的反抗起义，互相交织，贯穿始终，而元统之后则全面激化。刘福通、韩山重驰骋于北，方国珍、张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称雄于南，终使元朝于1368年覆亡。诗坛也相应变化：饰世颂圣的雅正平和之音为揭露兵连祸结，感叹桑田沧海的慷慨抑塞之音所替代，如黄镇成、周霆振、张昱、丁鹤年、王逢等人之作。当然，也还有部分诗人遁世避乱，以山水书画、游宴诗酒自娱，如倪瓒、柯九思、顾瑛等，他们诗风亦以恬淡婉丽为主。而元末诗坛盟主则推杨维桢。



季年骚人竞起，周亨远、郭静思可云独秀，而张光弼（昱）、丁鹤年、郑德明（元祐）、陈敬初（基）、周履道（砥）、王原吉（逢）辈避地转徙，郁伊易感，怆怏难怀，于云林、铁崖外，自张一军，然多乱离愁苦之音矣。（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廉夫当元末兵戈扰扰，与吾家玉山主人（瑛）领袖文坛，振风雅于东南。柯敬仲（九思）、倪元镇（瓒）、郭羲仲（翼）、郯九成（韶）辈，更倡迭和，

淞泖之间，流风余韵，至今未坠。（《寒厅诗话》）

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杨维桢负其才气，破崖岸而为之，风气一新，然讫不能返诸古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御定四朝诗》条）

瑛一名阿瑛，……年四十，以家产付其子元臣，卜筑玉山草堂，园池亭榭、饩馆声伎之盛，甲于天下。四方名士若张仲举、杨廉夫、柯九思、李孝光、郑明德、倪元镇，方外若张伯雨、于彦成、琦元璞辈，常主其家，日夜置酒赋诗。有二妓曰小琼花、南枝秀者，每遇宴会，辄命侑觞，一时风流文雅，著称东南焉。（顾嗣立《元诗选·辛集·玉山璞稿》）

（三）元文概述

元代散文承金和南宋之弊，成就远逊于唐宋。既没有能与唐宋八大家并驾齐驱的名家，连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也不多。黄宗羲谓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固属溢美，而王世贞断言有元一代无文章也过于绝对。折衷而论，元文自有特点，作者成就不一，文风也有变化。

1. 内容特点



由于理学影响甚大，所以元代散文就内容而言，多经世致用、歌功颂德、论述经义的文字，写景抒情的作品不多。就体裁而言，多碑记铭志传赞诰册等，史料性强而文艺性弱，这一特点可以从苏天爵所搜辑的元初至延祐的诗文总集《元文类》中看出。

翰林待制赵郡苏天爵伯修，慨然有志于此，以为秦汉魏晋之文，则收于《文选》，唐宋之文，则载于《文粹》、《文鉴》。国家文章之盛，不采而汇之，将遂散佚沉泯，赫然休光，弗耀于将来，非当务之大缺者欤。乃蒐摭国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诗赋颂、铭赞序记、奏议杂著、书说议论、铭志碑传，皆类而聚之，积二十年，凡得若干首，为七十卷，名曰《国朝文类》。百年文物之英尽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系于政治，有补于世教，或取其雅制之足以范俗，或取其论述之足以辅翼史氏，凡非此者，虽好弗取也。（陈旅《元文类序》）

2. 分期

元代统治近百年，时势变迁，各时期的文章内容和文风也各有不同。欧阳玄《潜溪后集序》的论述虽未必完全符合实际情况，但说明元文前后确有变化：

宋有天下百年，始复于古。南渡以还，为士者以泛焉无根之学而荒思于科试，间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诞幻卑冗，不足以名家，其衰又益甚矣。我元龙兴，以浑厚之气变之，而至文生焉。中统至元之文庞以蔚；元贞、大德之文畅而腴；至大延祐之文丽而贞；泰定、天历之文赡以雄。涵育既久，日富月繁，……粲然之文，意将起宋唐而至西京矣。

初期（1271～1294）

这一时期的元文作者多为金和南宋遗民，代表人物如郝经、王恽、刘因、戴表元、赵孟頫、姚燧、程钜夫、吴澄等。文风较古朴明白，不事华饰，虽时涉理路，然少宋人的语录气。风采情致卓然者为戴表元。

（王）恽文章源出元好问，故其波澜意度，皆不失前人矩矱。……论事诸作，有关时政者尤为流畅详明，了如指掌。史称恽有才干，殆非虚语，不止词藻之工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南宋季年，文章凋敝：道学一派，以冗沓为详明；江湖一派，以纤佻为雅隽，先民旧法，几于荡析无遗。（任）士林承极坏之后，毅然欲追步于唐人，虽明而未融，要亦有振衰起废之功。……杜本亦称其《谢翱传》、《胡烈妇传》能使秉彝好德之心千载著明。（同上）



余旧读苏伯修所辑《元文类》、刘钦谟所辑《中州文表》，略识元人所为文，古辞奥句，磥砢斑驳，大率取材于先秦两汉，其体裁则昌黎之《曹成王碑》、柳州之《晋问》，庶几近之。当宋之末年，其文多流于漫衍、佳弱、啴缓、骫骳而不振，若元阎静轩、王秋涧、姚牧庵、许圭塘诸人之文，差可矫其弊矣。……继得黄黎州所录《剡源文钞》，则大好之。……其文和易而不流，谨严而不局，质直而不俚，华腴而不淫。此非徒古于字句之末者也。（卢文弨《剡源集跋》）

中期（1295～1332）

这一时期是元代盛世，文坛作者云兴，如袁桷、虞集、揭傒斯、邓文原、马祖常、吴莱、黄溍、柳贯、欧阳玄、宋本等。其中袁桷、邓文原为承前启后者。虞集被拟作北宋欧阳修，领袖元代文坛。吴莱、黄溍、柳贯年代稍晚，他们同出方凤之门，再传至宋濂，开明代文章之派。这一时期文章内容以颂圣崇德居多，宋本的《绩溪县尹张公旧政记》、《工狱》等则揭示了盛世掩盖下的现实矛盾，也预示了元文后期内容的变化。这一时期文风以典雅、平和为典范，叙事记人，渐趋工细。

（邓）文原学有本原，所作皆温醇典雅。当大德延祐之世，独以词林耆旧主持风气，袁桷贡奎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盖桷本旧家文献之遗，又当大德延祐间为元治极盛之际，故其著作宏富，气象光昌，蔚为承平雅颂之声，文采风流，遂为虞、杨、范、揭等先路之导，其承前启后，称一代文章之巨公，良无愧矣。（同上）

盖元大德以后，亦如明宣德正统以后，其文大抵雍容不迫，浅显不支。虽流弊所滋，庸沓在所不免，而不谓之盛时则不可。（同上）

后期（1333～1368）



这是元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全面激化的时期。社会衰败，理学禁锢也相对松弛。这一时期的元文的代表作者有杨维桢、贡师泰、李孝光、陈旅、陈基、苏天爵等。他们或忧国伤时，或遁世隐逸，徜徉山水之间。作品中反映时政现实的倾向和兴感抒情的成分有所加强，杨维桢的《守城论》、《驭将论》即针对元季现实而作，非泛泛而论。李孝光的《大龙湫记》为游记杰作。但这一时期元文总的成就不如中期。

经济文集六卷，元李士瞻撰。……所载往来简答至七十余通，几居全集之半。虽多属一时酬答之作，而当时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多可藉以考见。其弥缝匡救，委曲周旋，拳拳忧国之忱，亦不在所上时政疏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萎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陷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杨维桢《东维子集·王希赐文集再序》）

二　元代散曲

（一）关于散曲

散曲，是兴盛于元代的一种新诗体。它是在宋金时期的民谣俚曲的基础上，融合北方少数民族歌曲而形成的，它萌芽于宋金之际，至金末已成熟，可以著名诗人元好问的散曲创作为标志。元代则是散曲创作的黄金时代。散曲亦如词，为长短句，而在正字之外，于句首或句中，可加衬字，形式比词更加灵活；一首散曲，通押一韵，且四声通协；对仗亦较诗词灵活。总之，其形式更有利于运用口语，以表现真切的情感。

……自五代至宋，诗降而为词；自宋至元，词降而为曲。文人学士往往以是擅长，如关汉卿、马致远、郑德辉、宫大用之类，皆藉以知名于世，可谓敝精神于无用。然其抒情写景，亦时能得乐府之遗，小道可观，遂亦不能尽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散曲有小令、套数之分。小令又称“叶儿”，一般为单只曲子（另有“带过曲”，即联用同一宫调的三只以下的单只曲子而成；“重头小令”，即同题同调、内容相联的数只小令联合而成）。套数，亦称套曲、散套，由同一宫调的两个以上的只曲组成，一般篇幅较长，全套押一韵，多数有尾声。套数往往用来叙述较复杂的情节，抒发细腻的感情；而小令则以它灵活、简捷的形式，更广泛地状物写情，别有情趣。

元曲体制，有杂剧散曲之别。而散曲有套数小令二种。杂剧有科白扮演，情节穿插。散曲之套数，亦须配缀同调。独小令为曲体之本，其用至简，与

诗之绝句，词之小令等观。……偶然习作，摹写情景，莫此为便。故元剧曲家于撰杂剧之外，辄喜染指。或有平生不为杂剧，而专尚此体者。若疏斋、酸斋、甜斋、挺斋、澹斋之徒，皆负盛名，而庆元张小山，尤卓然大家。小山所作共七百余首，一时作手，无出其右者。挺斋撰《中原音韵》，附四十定格。澹斋选《阳春白雪》、《太平乐府》二书，明示做法，采辑美制，亦莫不有功于曲苑。至无名氏所选《乐府群玉》，全载小令，《乐府新声》亦多载小令，并足窥元令之盛，盖不让于杂剧套数也。清初，朱竹垞、厉樊榭以诗词名家，复擅小令，岂以其言简体殊，活泼流利，别有情趣耶？……（唐圭璋《元人小令格律·序》）

（二）元代散曲创作的分期

如前所述，元代是散曲创作的黄金时代，产生了大量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元代散曲作家约二百余人，作品有四千三百多首，其中小令约三千八百五十余首，套数四百五十余套。散曲与杂剧，共同成为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的一代文学。

王弇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豪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音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只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甚远，未可同年语也。（李调元《雨村曲话》）



元代散曲创作可以成宗皇庆、延祐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之创作中心在大都（今北京），作家队伍中，既有达官雅士，如刘秉忠、杨果、卢挚、姚燧等，也有著名的杂剧作家，如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还有教坊艺人，如珠帘秀等。元散曲中最著名的作品，如马致远的《秋思》，关汉卿的《不伏老》等，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元后期散曲创作中心，逐渐南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张可久、乔吉、贯云石、张养浩、徐再思等，他们都写出了一些好作品。特别应该提到的是睢景臣的套数《高祖还乡》和刘时中的套数《上高监司》，写得极有特色，在思想性、艺术性两方面都达到了很

高的水平，成为元散曲的名篇。

（三）元代散曲的风格流派

元代散曲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流派，前人或从不同角度归纳出“十五体”，或把作家分属“奇巧”、“豪爽”、“蕴藉”诸种风格流派。

予今新定乐府体一十五家……

丹丘体　豪放不羁。

宗匠体　词林老作之词。

黄冠体　神游广漠，寄情太虚，有餐霞服日之思，名曰“道情”。

承安体　华观伟丽，过于泆乐。承安，金章宗正朔。

盛元体　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又曰“不讳体”。

江东体　端谨严密。

西江体　文采焕然，风流儒雅。

东吴体　清丽华巧，浮而且艳。

淮南体　气劲趣高。

玉堂体　公平正大。

草堂体　志在泉石。

楚江体　屈抑不伸，摅衷诉志。

香奁体　裙裾脂粉。

骚人体　嘲讥戏谑。

俳优体　诡喻婬虐。即婬词。（《太和正音谱》卷上）

士大夫以今乐府鸣者，奇巧莫如关汉卿、庾吉甫、杨澹斋、卢疏斋，豪爽则有如冯海粟、滕玉霄，蕴藉则有如贯酸斋、马昂父。其体裁各异，而宫商相宜，皆可被于弦竹者也。（杨维桢《周月湖今乐府·序》）



今之学者，一般认为元代散曲实为两大流派，即豪放与清丽。豪放派，以马致远为代表，而且是元前期散曲之主流；清丽派，以张可久为代表，且为后期之主流。

第二章

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和创作

关汉卿在我国文学史和戏剧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不仅是元代最伟大的戏剧作家，而且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戏剧活动家。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有关这位伟大戏剧家的生平事迹的材料却留下的极少。

一　关汉卿的生平



根据元人钟嗣成《录鬼簿》等文献的记载，一般认为，关汉卿号已斋叟，大都人，在元代太医院任职，生于金末，卒于元大德年间，是“玉京书会”的“才人”，游历过洛阳、开封、杭州等地，创作了六十多种杂剧，写了大量散曲。但对这些问题，在不同的文献资料，或同一文献资料的不同版本里，记载又各不同。

（一）籍贯和任职

关汉卿籍贯有大都、祁州、解州诸说，任职有“太医院尹”、“太医院户”之辨。

关汉卿　大都人。太医院尹。号已斋叟。(钟嗣成《录鬼簿》卷上)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关汉卿　大都人。太医院户。号已斋叟。(孟称舜刊本《录鬼簿》)

按：孟称舜刊本、《说集》本、天一阁本《录鬼簿》"太医院尹"均作"太医院户"，且元代有大医院而无"太医院尹"这一官职。据此有人推断，汉卿实为太医院一普通医户，并无官职。另有人指出，"户"乃"尹"之误刻，且元人熊自得《析津志》中关于汉卿的记载，就列在《名宦传》下，故认为汉卿确在太医院任官。

关汉卿　元时祁之伍仁村（今属河北安国）人也。……伍仁寺旁有高基一所，相传为汉卿故宅，至今竖子庸夫犹能道其遗事。(乾隆二十年新修《祁州志》)

元人关汉卿墓在伍仁桥东南，近滋河。同治十年，公（指赵秉恒。此段文字附赵传）奉札修堤，时胥役刘锢私自令人划平，墓石遂沉于河，民无敢违者。至今数数寻之，不可得。嗟乎！汉卿一代文人，科名既扼于生前，墓石又沉于身后，岂非命之穷欤！(《祁州乡土志·人物志》)

关汉卿，解州（今山西运城西南）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元史类编》卷三十六《关汉卿传》)

（二）生卒卒

关汉卿的生卒年，至今难以确定。一般认为"关汉卿生活的年代，大约在公元1210～1300年的九十年间"（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他的生年同白朴相去不远，约在金宣宗贞祐、元光之间（1213～1222)，卒于元成宗大德年间"（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亦即生于金末，卒元大德年间或稍后。



开国遗音乐府传，白翎飞上十三弦；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编。(杨廉夫《元宫词》)

我皇元初并海宇，而金之遗民若杜散人、白兰谷、关已斋辈，皆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朱经《青楼集·序》)

杨显之　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为文辞，与公较之。……

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录鬼簿》卷上)

费君祥　大都人。字圣父。与关汉卿交。(《录鬼簿》卷上)

梁进之　大都人。警巡院判，除县尹，又除大兴府判，次除知和州。与汉卿世交。(曹楝亭本《录鬼簿》)

按：这些材料说明汉卿与杜仁杰、白仁甫、杨显之、费君祥、梁进之诸人生活在同一时代。据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白朴年谱》，知白朴生于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距金亡八年，则汉卿生年不会与之相去太远，亦为金末。

钟嗣成《录鬼簿》自序作于元至顺元年（1330），一般认为，是书亦成于此时（书中有涉元统二年、至正五年事，或系成书后之增订）。书中列汉卿为“前辈才人”五十六名之首，钟嗣成自谓“余生也后，不得与几席之末”（《录鬼簿》卷上），可见汉卿当卒于《录鬼簿》成书前若干年。倘以钟氏三十岁成《录鬼簿》，则汉卿必卒于公元1300年以前。而元贞（公元1295～1296）、大德（公元1297～1307）年间，汉卿犹在世，故可知汉卿卒年在大德年间。

一时人物出元贞，击壤讴歌庆太平，传奇乐府时新令。锦排场，起“玉京”，《害夫人》、《崔和檐生》。白仁甫，关汉卿。《丽情集》天下流行。(《录鬼簿》卷上。贾仲名吊赵子祥《水仙子》)

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德歌。(关汉卿《双调·大德歌》)。



按：“大德歌”曲牌得名于元成宗年号“大德”（元成宗于1297年改年号元贞为大德）。

（三）交游和性格

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大都，交游广泛。有戏剧作家、演员，也有官员。例如与汉卿“世交”“相亲为故友”的梁进之，既是作家，也是官员（和州知州），且据孙楷第考证，梁进之乃元代著名散文家杜仁杰（即朱经《青楼集·序》中与汉卿相提并论的杜散人）妹夫，杜氏与当时名流张澄宇、魏璠、杨春卿等人关系均密切。而关汉卿作为戏剧家，他与青楼艺人如朱帘秀的交往尤其值得注意。

珠帘秀 姓朱氏，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胡紫山宣慰，尝以《沉醉东风》曲赠云……冯海粟待制，亦赠以《鹧鸪天》云……。关已斋亦有《南吕》套数，梓于《阳春白雪》，故不录出。（夏庭芝《青楼集·珠帘秀》）

轻裁虾万须，巧织珠千串。金钩光错落，绣带舞蹁跹。似雾非烟，妆点就深闺院，不许那等闲人取次展。摇四壁翡翠浓阴，射万瓦琉璃色浅。
【梁州】富贵似侯家紫帐，风流如谢府红莲。锁春愁不放双飞燕。绮窗相近，翠户相连。雕栊相映，绣幕相牵。拂苔痕满砌榆钱，惹杨花飞点如绵。愁的是抹回廊暮雨萧萧，恨的是筛曲槛西风剪剪，爱的是透长门夜月娟娟。凌波殿前。碧玲珑掩映湘妃面。没福怎能够见。十里扬州风物妍，出落着神仙。
【尾】恰便似一池秋水通宵展，一片朝云尽日悬。你个守户的先生肯相恋。煞是可怜，则要你手掌儿里奇擎着耐心儿卷。（关汉卿《南吕一枝花·赠珠帘秀》）

关汉卿长期生活在大都（今北京），后曾游历过开封、洛阳一带，晚年到过杭州。这些著名的都会，当时都是戏剧活动的中心。

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关汉卿《不伏老》）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闲）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关汉卿《杭州景》）



关汉卿生而倜傥，博学能文，多才多艺。他的爱憎分明、刚烈执著的性格特点，体现在他的全部剧作之中，而其散曲《不伏老》，则更是最集中的写照。

关一斋，字汉卿，燕人。生而倜傥，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藉风流，为一时之冠。（熊自得《析津志·名宦传》）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忘忧；分茶攧竹，打马藏阄，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隔尾】……我是个经笼罩受索网苍翎毛老野鸡蹅踏的阵马儿熟。经了些窝弓冷箭镴枪头，不曾落人后。恰不道"人到中年万事休"，我怎肯虚度了春秋。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吟诗，会篆籀；会弹丝，会品竹；我也会唱鹧鸪，舞垂手；会打围，会蹴踘；会围棋，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关汉卿《不伏老》）

按：此曲主要表现了关汉卿倔强刚烈的个性，与世俗抗争的战斗精神。同时，也说明关汉卿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

二　关汉卿的杂剧



关汉卿一生创作了六十余种杂剧，散曲流传下来的有小令五十七首，套数十三首及残曲。这些作品，大多有鲜明的倾向，艺术上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一）六十余种杂剧作品

关汉卿杂剧作品的确切数量，向无定说，据《录鬼簿》著录，有六十二种。

哭香囊、三负心、玉堂春、认先皇、进西施、万花堂、诈妮子、赵太祖、三告状、闹荆州、哭存孝、鬼团圆、浇花旦、刘夫人、救周勃、姻缘簿、蝴蝶梦、三吓吓、铜瓦记、狄梁公、双驾车、复落娼、哭魏征、鹧鸪天、单刀会、破窑记、汴河冤、勘龙衣、救风尘、拜月亭、金线池、双赴梦、三撇嵌、

牵龙舟、切脍旦、玉镜台、江梅怨、宜花妃、王皇后、哭昭君、绯衣梦、立宣帝、醉江月、对玉钗、窦娥冤、敬德降唐、教哑子、绿珠坠楼、谢天香、凿壁偷光、瘸马记、织锦回文、柳丝亭、高凤漂麦、春秋记、管宁割席、藏阄会、裴度还带、惜春堂、孙康映雪、玉簪记、陈母教子(《录鬼簿》)

此外，《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臧晋叔《元曲选》所收之《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尉迟恭单鞭夺槊》三种，以及曹栋亭本《录鬼簿》著录之《升仙桥相如题柱》亦署关汉卿作。还有，庄一拂编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还著录了《孟良盗骨》。这六十余种作品中，《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刘夫人庆赏五侯宴》，在诸本《录鬼簿》中均无著录。故有人以为非汉卿之作；《尉迟恭单鞭夺槊》在《录鬼簿》中关汉卿名下亦无著录，且在尚仲贤名下则著录有《尉迟恭三夺槊》，故疑此剧为尚作，而关汉卿名下著录之《敬德降唐》（曹本作《介休县敬德降唐》)，考其本事与《夺槊》不合，应为另一作品；关于《裴度还带》，在《录鬼簿续编》贾仲明名下亦著录了《山神庙裴度还带》，且曹本《录鬼簿》中关汉卿名下著录为《晋国公裴度还带》，其本事当与“山神庙”不合，故《裴度还带》亦疑非汉卿作；《王闰香夜月四春园》（即《钱大尹智勘绯衣梦》，《录鬼簿》著录简称《绯衣梦》)，亦有人因其笔力、风格与关汉卿不符，疑非关作。以上六十余种作品中，多数已失传；《哭香囊》、《春衫记》、《孟良盗骨》三种，有残文传于世；保存下来的只有十八种。



（二）今存十八种杂剧作品

保存下来的十八种杂剧作品（其中个别作品是否为关作尚有异说），充分体现了关汉卿的倾向和风格，是珍贵的遗产。

《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题目作“开封府卑向后姚婆”（“卑”字，恐“单”字形误)，简名《蝴蝶梦》。《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金院本有《蝴蝶梦》一本，或此故事渊源。包拯昼梦一蝶堕蛛网，为大蝶救出，次者亦然，最后一小蝶，大蝶不顾而去。醒，适有送命案，为皇

亲葛彪殴死一叟，叟三子，为报父仇，亦将彪殴毙，论并抵罪。拯即覆谳，三人各自认抵罪。拯定长子，其母不可，次子亦不可，乃定幼子，母首肯。拯疑其幼非所生，委曲审问，长次乃前妻二子，幼为己出。拯始悟梦蝶之事，脱三子于法。题目中所谓"后姚婆"即指继母。花木类有"后姚婆"名，俗云"舜母"，见《居易录》。按萧天瑞有同名杂剧。现存本究属谁作，尚未可定，姑置关名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此戏未见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题目作"三不知同会云台观"，简名作《鲁斋郎》。故事出处未详。鲁斋郎劫银匠李四妻张氏，李匠尾至郑州控诉，投都孔目张珪，珪畏鲁势，赠资令其归，李返家，不见儿女。张珪偕妻扫墓，鲁郊外试弹，觑珪妻美，欲其献。珪虑祸，给妻竟以献。鲁易以李匠妻。珪偕归，儿女亦散失。李匠诣珪，见张氏，珪告以故，还其妻，并以家事付李出家。初拯为湖南采访使，过许州途遇李匠儿女，诉母被鲁劫，无所归，拯收抚之。过郑州，复遇珪儿女，亦诉母被鲁夺。并为留养，拯愤欲除鲁，虑其有援，乃书《鲁斋郎》为《鱼齐即》入奏其罪，得旨斩，拯即擒鲁诛之。后两家兄妹于云台观荐其亲。李携妻亦往荐其儿女，珪妻因鲁诛走脱，诣观荐夫。适珪云游至观，见荐疏名大惊异，于是父子夫妇皆相认。拯闻奇之，令以两家婚配云。按元缺名有《八不知大闹云观台》，疑即此剧。

《杜蕊娘智赏金线池》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简名《金线池》，《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叙韩辅臣往谒同窗友济南府尹石敏。酒次有妓杜蕊娘相慕悦，韩遂留蕊娘家，假母知为贵客，甚敬礼之。未几金尽，石复朝京，遂不肯留。辅臣负气移寓他所。石复任济南，乃往诉。石以资给众妓，使置酒金线池，谕之以意。众妓劝蕊娘醉后，乃令辅臣往，但蕊娘终不为礼。石怒，收其母女。蕊娘急，求辅臣。石取俸银百金，赎蕊娘以归韩。



《状元堂陈母教子》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题目作"翰林□（原缺，疑为院字）学士加官"，简名《陈母教子》。《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叙蜀人陈良资、良叟、良佐兄弟三人，陈母命先后应举，资、叟皆中状元，独佐中探花；而状元为王拱辰得。陈母招王为婿。母诞辰，设筵与子婿同饮，而良佐不得座。良佐乃发奋再试，果得状元云。按此剧似本《宋史·陈尧佐传》，尧佐兄尧叟，尧咨皆登进士第一，而尧佐仅进士第。且为蜀人，剧中人名，只易"尧"为"良"字。

《望江亭中秋切鲙旦》　《录鬼簿》（曹本）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

选》本。贾本著录简名《切鲙旦》，题目略作"半夜赚金牌"、《太和正音谱》同，《元曲选目》别作简名《望江亭》。新寡谭记儿与清安观白姑善，白有侄名士中，赴潭州为理，往谒。诉以失偶，遂为撮合。黠弁杨衙内，欲占谭为妾，闻归于白，深恨之。妄奏朝廷，诬白滥职暴民，请势剑金牌，往潭州杀白。记儿闻之请于夫，假扮渔妇，于望江亭中秋夜，潜登杨舟，献新切脍。杨睹其美，命坐饮、作歌侑酒，记儿骗取其剑牌。杨失此，诛白无所据，反坐诬枉之罪，诏夺其职云。今川剧所传演《谭记儿》，即此故事。

《温太真玉镜台》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题目作"晋公子水墨宴"，简名《玉镜台》，《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玉镜台乃温峤为刘越石长史，北征刘聪所得。明朱鼎更作《玉镜台》传奇，情节与此相同。

《诈妮子调风月》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世界文库》本。题目作"双鸾燕暗争春"，简名《诈妮子》。《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别作简名《调风月》。……宋人话本亦有《诈妮子》，见《醉翁谈录》，不知有何关系？《永乐大典·杂剧十六》亦收此作。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贾本原正名作"烟月救风尘"，题目作"虚脾瞒俏倬"，简名《救风尘》。孟、曹二本"救"字作"旧"字。《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仅题简名《救风尘》。故事：郑州周舍仗父权势，欲娶名伎宋引章为妻。其时洛阳秀才安秀实亦爱恋之。宋嫌其贫，竟从周。甫过门，即备受虐待，乃求计于义姊赵盼儿。盼儿因盛设装具，买车游郑州，止宿店家，罗箱箧、陈丰馔以诱周，促其与宋离异，始以资嫁。周果中其计。盼儿以引章所得休书，易以他纸，相挈潜逃。周知追及，夺引章休书毁之以告官。盼儿亦告周强占有夫之妇，既已愿休，又复诬告。因出真休书并指秀实为原夫。周辩不能胜，乃明断以宋归安云。按《录鬼簿》原作《烟月救风尘》，元人每以"烟月"、"风尘"连用，并以指妓，剧中赵、宋，皆为汴梁歌妓故云。



《闺怨佳人拜月亭》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简名《拜月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曹本著录"亭"作"庭"。剧情大意与戏文《拜月亭》同。谱金宣宗南迁时事，……王德信杂剧亦有此目。按《百川书志》有《贞淑秀拜月诉衷肠》戏剧一卷，注云："元关汉卿撰。《太和正音谱》名为《拜月亭》。续考，明广阳蔡良编。"则此剧与关氏无干。

《感天动地窦娥冤》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

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汤风冒雪没头鬼"，简名《窦娥冤》。《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本事出《汉书·于定国传》及《搜神记》所载东海孝妇事迹加以编演。叙寡妇窦娥伏冤被刑，行刑时血逆流溅白练，六月飞霜。后其父为廉访使，窦娥魂诉其冤，覆谳前案，娥冤乃白。明袁于令《金锁记》传奇全本于此。此剧为元曲悲剧第一杰作，有法文、日文译本，流传海外。

《邓夫人苦痛哭存孝》　《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贾本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哭存孝》。叙李存孝因争潞州，为李存信、康君利所谗，言存孝擅自改名安敬思，意存叛乱。李克用妻刘夫人疑往询问，存孝随归申辩，终为克用车裂。事见《五代史平话》与《新五代史·义儿传》，所载略同。邓夫人系存孝妻。剧中谓存信与康君利，后亦皆车裂，为存孝复仇，则非史实。

《刘夫人庆赏五侯宴》　此戏未见著录。脉望馆抄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存本简名作《五侯宴》，题目作"王阿三子母两团圆"。《也是园书目》著录此剧正名，题"元关汉卿作"。《今乐考证》、《曲录》从此。剧演五代历史故事，本事虽出《五代史记·唐本纪》，但情节皆增饰。李克用子嗣源，途遇李氏弃儿王阿三，收养为义儿，改名李从珂。后梁将王彦章与李克用战，嗣源率李亚子、石敬瑭、孟知祥、刘知远、李从珂五虎将应战得捷。从珂殿后班师。途见一妇人，啼哭投井，询问其故，知系亲生母。但疑未敢信。克用妻刘氏设宴庆赏五虎，名"五侯宴"。从珂备述其事，刘无奈，因详告其本末。从珂大为悲痛，乃迎母回京。按从珂即后唐末帝，原名王阿三。《唐本纪》：废帝镇州平山人，本姓王。母魏氏少寡，明宗过平山掠得之。魏有子阿三，已十余岁，明帝养以为子，名曰从珂云。



《钱大尹智勘绯衣梦》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馆钞校本（总题作"王闰香夜月四春堂"，未署作者），顾曲斋刊本，《世界文库》本。题目作"王闰香夜闹四春园"，简名《绯衣梦》。孟、曹两本"智勘"作《鬼报》。《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误割裂为两目。按《绯衣梦》疑有误，剧中梦呓"非衣两把火"，乃指裴姓名炎，应作"非衣"。演王闰香与李庆安原指腹为婚。后王父悔亲，而闰香仍不忘庆安。窃贼裴炎杀死侍婢梅香。王父疑庆安所为，告官治罪，府尹钱可将判斩字，笔端忽为苍蝇抱住，知有冤抑，乃祈祷狱神，使庆安呓语，云："非衣两把火，杀人就是我。"乃知裴炎所为，遂平反冤狱。事极牵强，似无所据。按萧天瑞有《四春园》杂剧，内容当与《绯衣梦》全同，应是《绯衣梦》别本。

《钱大尹智宠谢天香》　《录鬼簿》著录。《新续古名家杂剧》本，脉望

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顾曲斋本。题目作“柳耆卿错怨开封宰”，简名《谢天香》。《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柳耆卿流寓开封，恋名妓谢天香，无意进取。同学钱可，时官开封府尹，恐其志堕，设计佯娶天香为妾，以绝其念。三年后，柳得状元归，钱始道其故，以谢归柳，竟成眷属。按柳有与杭妓楚楚相昵之事，与此剧情节类似，或即借以敷衍而成。

《关大王单刀会》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题目作“鲁子敬索荆州”，简名“单刀会”。《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王季烈《曲谈》谓其四折之全目曰：《乔国老谏吴帝》、《司马徽休官职》、《鲁子敬索荆州》、《关大王单刀会》。前二折久佚，近由士礼居藏元杂剧中见其曲文而无宾白云。今存本之第三第四两折，即昆剧中演唱之《训子》、《刀会》。事本《吴志·鲁肃传》，后之《三国志通俗演义》叙单刀赴会事，本此而生。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卷下，有此节目。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云：“肃传本实录，而司马氏《通鉴》据《吴书》修辑，以肃欲与羽会语，诸将疑有变，肃不从而往。而所记羽语殊俚陋，不类云长。盖《吴书》乃自尊其国，非实录也。本肃邀羽相见，故羽操刀起，岂得云肃欲往，疑羽有变乎？”钱谦益《重编义勇武安王集》引《单刀会》杂剧，亦从此说，云“单刀约会，则子敬也，非侯也”。远山堂《剧品》著录《单刀会》一条，未题作者，并谓：“此必是元人所作。”当即此本。

《关张双赴西蜀梦》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贾本题目作“荆州牧阆州牧二英魂”，正名作“关云长张翼德双赴梦”，简名《双赴梦》，《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叙关羽、张飞死后，刘备尽起西蜀之师，为二人雪恨，梦中与关、张相会，悲痛不已云。此剧本事，不见子史传演义，其来源不可考。(庄一拂编著《古曲戏曲存目汇考》卷四)

以上共十六种。另有《山神庙裴度还带》、《尉迟恭单鞭夺槊》二种，共十八种。

关汉卿的杂剧，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关于他的作品的分类，根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有不同的分法。

明朝人分杂剧为十二科：



杂剧十二科：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七曰逐臣孤子，八曰拨刀赶棒（即脱膊杂剧），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朱权《太和正音谱》）

从题材上看，除了“神仙道化”、“隐居乐道”、“拨刀赶棒”、“神头鬼面”四科外，其他八科均可在关汉卿作品中找到。当然这是一种比较陈旧的分类标准。近世学者，则往往从思想内容的高度概括上分关剧为三类，即“第一类是公案剧，揭露政治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触及到尖锐的社会矛盾，如《窦娥冤》、《蝴蝶梦》。第二类是描写妇女的生活和斗争，突出他们的勇敢和机智的作品，如《救风尘》、《调风月》、《望江亭》。第三类是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这种分类，显然是符合关汉卿作品的实际情况的。有些论著，表述的语言有所不同，但基本观点是相同的。此外，还有从悲、喜剧和历史剧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的，即把关剧分为悲剧（如《窦娥冤》）、喜剧（如《救风尘》、《望江亭》、《拜月亭》、《调风月》、《金线池》、《谢天香》）和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哭存孝》）。



第二节 《窦娥冤》

《窦娥冤》是关汉卿杂剧中反映元代社会矛盾、歌颂反抗精神、鞭挞黑暗制度最具有代表性的悲剧作品。据《元曲选》本，此剧“题目”作“秉鉴持衡廉访使”，“正名”为“感天动地窦娥冤”，简名《窦娥冤》。此剧虽然吸收了民间流传的“东海孝妇”故事，但主要的还是关氏根据社会现实和自己的阅历及感受创作而成。

一 关于"东海孝妇"的传说

"东海孝妇"事，最早见于刘向《说苑》。

丞相西平侯于定国者，东海下邳人也。其父号曰于公，为县狱吏决曹掾，决狱平法，未尝有所冤，郡中离文法者，于公所决，皆不敢隐情。东海郡中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

东海有孝妇，无子，少寡，养其姑甚谨。其姑欲嫁之，终不肯。其姑告邻之人曰："孝妇养我甚谨，我哀其无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壮奈何?"其后，母自经死。母女告吏曰："孝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欲毒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以上府。

于公以为，养姑十年，以孝闻，此不杀姑也。太守不听，数争不能得。于是于公辞疾去吏。太守竟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

后太守至，卜求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杀之，咎当在此。"于是杀牛祭孝妇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岁丰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筑治庐舍，谓匠人曰："为我高门，我治狱未尝有所冤，我后世必有封侯者，令容高盖驷马车。及子，封为西平侯。"（刘向《说苑·贵德》）

《汉书·于定国传》所载几同，惟增一细节，谓于公与前太守争之，"弗能得，乃抱其狱具，哭于府上，因辞疾去。"《搜神记》卷十一亦载此事，除《说苑》、《汉书》所述内容，又有新情节：



长老传云："孝妇名周青。青将死，车载十丈竹竿，以悬五幡。立誓于众曰：'青若有罪，愿杀，血当顺下；青若枉死，血当逆流。'即行刑已，其血青黄，缘幡竹而上标，又缘幡而下云。"（干宝《搜神记》卷十一）

这个民间流传的故事，对关汉卿创作《窦娥冤》显然有极大的启示，在剧中通过剧中人曾多次提及。

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窦娥冤》第三折）

（窦天章云）昔日汉朝有一孝妇守寡，其姑自缢身死，其姑女告孝妇杀

姑，东海太守将孝妇斩了。只为一妇含冤，致令三年不雨。后于公治狱，仿佛见孝妇抱卷哭于厅前，于公将文卷改正，亲祭孝妇之墓，天乃大雨。(《窦娥冤》第四折)

从“窦天章”的道白中，可知此故事流传到关汉卿的时代已经又有所变化了。而这种变化，与剧中情节更为接近。正是在传说的启示下，关汉卿基于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感受，而创作了这一悲剧。

二 戏剧冲突

《窦娥冤》一如元杂剧之通例，全剧由一个“楔子”和四折组成。“楔子”中交代了窦娥之父窦天章因受高利贷盘剥，而使窦娥在幼年就开始了不幸的遭遇。

(冲末扮窦天章引正旦扮端云上)……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耐时运不通，功名未遂。不幸浑家亡故已过，撇下这个女孩儿，小字端云，从三岁上亡了她母亲，如今孩儿七岁了也。小生一贫如洗，流落在这楚州居住。此间一个蔡婆婆，她家广有钱物；小生因无盘缠，曾借了她二十两银子，到今本利该对还她四十两。她数次问小生索取，教我把什么还她？谁想蔡婆婆常常着人来说，要小生女孩儿做她儿媳妇。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蔡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云)嗨！这个哪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她一般。就准了她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够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窦娥冤·楔子》)



构成窦娥悲剧命运的第一个因素是高利贷。第一折开始的剧情，已是十三年之后。这期间，当年的七岁的端云，已成为守寡三年的二十岁的窦娥，并随蔡婆婆搬到山阳县居住。蔡婆婆依旧以放高利贷为生。当她找赛卢医索债时，险为所害。搭救她的张驴儿父子，作为“泼皮”的形象，却乘机要霸占蔡婆婆与窦娥。张驴儿父子的出现，是构成窦娥悲剧命运的第二个因素。

（张驴儿云）爹，你听的她说么？她家还有个媳妇哩。救了她性命，她少不得要谢我；不若你要这婆子，我要她媳妇儿，何等两便？你和她说去。（孛老云）兀那婆婆，你无丈夫，我无浑家，你肯与我做个老婆，意下如何？……（卜儿云）哥哥，待我慢慢地寻思咱。（张驴儿云）你寻思些甚么？你随我老子，我便要你媳妇儿。（卜儿背云）我不依他，他又勒杀我。罢罢罢，你爷儿两个随我到家中去来。（《窦娥冤》第一折）

张驴儿父子来到蔡家以后，戏剧冲突的发展，形成了两条线索：一是表现为张驴儿一心要强占窦娥，而窦娥则毫不犹豫地予以回绝。

（卜儿云）孩儿也，再不要说我了。他爷儿两个都在门首等候，事已至此，不若连你也招了女婿吧。（正旦云）婆婆，你要招你自招，我并然不要女婿。……（张驴儿云）我们今日招过门去也。帽儿光光，今日做个新郎；袖儿窄窄，今日做个娇客。好女婿，好女婿！不枉了，不枉了！（同孛老入拜科）（正旦做不礼科，云）兀那厮，靠后！……（张驴儿做嘴脸科，云）你看我爷儿两个这等身段，尽也选得女婿过，你不要错过了好时辰，我和你早些拜堂罢。（正旦不礼科，唱）……（张驴儿做扯正旦拜科，正旦推跌科，唱）……（张驴儿云）这歪剌骨！便是黄花女儿，刚刚扯的一把，也不消这等使性，平空的推了我一交，我肯干罢！就当面赌个誓与你：我今生今世不要她做老婆，我也不算好男子！（《窦娥冤》第一折）



二是表现为蔡婆婆与窦娥之间的冲突，前者已默许了张驴儿父子的无理要求，而后者不仅自己坚决抵抗，而且对婆婆的默许予以沉痛的批驳。

（卜儿云）……莫说自己许了他，连你也许了他。儿也，这也是出于无奈。（正旦云）婆婆，你听我说波。（唱）
【后庭花】……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卜儿云）我的性命都是他爷儿两个救的，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正旦唱）
【青哥儿】你虽然是得他、得他营救，须不是笋条、笋条年幼，刬的便巧画蛾眉成配偶？想当初你夫主遗留，替你图谋，置下田畴，早晚羹粥，寒暑衣裘；

满望你鳏寡孤独，无挂无靠，母子每到白头。公公也，则落得干生受。

（卜儿云）孩儿也，他如今只待过门，喜事匆匆的，教我怎生回得他去？

（正旦唱）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

………

【赚煞】我想这妇人每休信那男儿口，婆婆也，怕没的贞信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婆婆也，你岂不知羞！俺公公撞府冲州，挣扎的铜斗儿家缘百事有，想着俺公公置就，怎忍教张驴儿情受？……（《窦娥冤》第一折）

【隔尾】……（卜儿云）孩儿也，你随顺了他罢。（正旦云）婆婆，你怎说这般言语！（唱）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窦娥冤》第二折）

随着戏剧冲突的发展，发生了张驴儿欲毒死蔡婆婆而误死其父的关键性情节。

（卜儿上，做病伏几科）（孛老同张驴儿上，云）……你可想些甚么吃？（卜儿云）我思量些羊肚儿汤吃。……（窦娥持汤上，云）……有俺婆婆不快，想羊肚儿汤吃，我亲自安排了与婆婆吃去。……婆婆，羊肚儿汤做成了，你吃些儿波。（孛驴儿云）等我拿去。（做接尝科，云）这里面少些盐醋，你去取来。（正旦下）（孛驴儿放药科）……（孛老将汤云）婆婆，你吃些汤儿。（卜儿云）有累你。（做呕科，云）我如今打呕，不要这汤吃了，你老人家吃罢。……（孛老吃科）……（孛老云）我吃下这汤去，怎觉昏昏沉沉的起来？（做倒科）（《窦娥冤》第二折）



"孛老"的误死，是偶然性的，但对戏剧冲突的发展来说，则是一个关键：由此而发生了窦娥被诬告，展开了窦娥与官府的戏剧冲突。窦娥对官府，本是信任的；但她得到的却是贪官的酷刑。

（正旦唱）

【牧羊关】大人你明如镜，清似水，照妾身肝胆虚实。那羹本五味俱全，除了外百事不知。他推到尝滋味，吃下去便昏迷。不是妾讼庭上胡支对，大

人也，却教我平白地说甚的？

……（孤云）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左右，与我选大棍子打着。（祗候打正旦，三次喷水科）

（正旦唱）

…………

【采茶歌】打的我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则我这小妇人毒药来从何处也，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

（孤云）你招也不招？（正旦云）委的不是小妇人下毒药来。（《窦娥冤》第二折）

窦娥受刑不屈，据实辩诬；而太守桃杌贪赃枉法，推期屈打成招。戏剧冲突十分尖锐。而剧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却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变化。

（孤云）既然不是你，与我打那婆子。（正旦忙云）住住住，休打我婆婆，情愿我招了罢。是我药死公公来。（孤云）既然招了，着她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窦娥冤》第二折）

这一“突转”，把剧情推向全剧高潮（第三折），使戏剧冲突由窦娥与个别官吏（楚州太守桃杌）之间的冲突，发展为窦娥与整个黑暗制度的冲突，进而以刑前“三誓”发出了悲愤的控诉，表达了对整个黑暗制度的强烈的反抗。



（正旦云）窦娥告监斩大人，有一事肯依窦娥，便死而无怨。……要一领净席，等我窦娥站立；又要丈二白练，挂在旗枪上：若是我窦娥委实冤枉，刀过处头落，一腔热血休半点儿沾在地下，都飞在白练上者。……（正旦再跪科，云）大人，如今是三伏天道，若窦娥委实冤枉，身死之后，天降三尺瑞雪，遮掩了窦娥尸首。……（正旦再跪科，云）大人，我窦娥死的委实冤枉，从今以后，着这楚州亢旱三年。……（刽子开刀，正旦倒科）（监斩官惊云）呀，真个下雪了，有这等异事！（刽子云）我也道平日杀人，满地都是鲜血，这个窦娥的血都飞在那丈二白练上，并无半点落地，委实奇怪。（监斩官云）这死罪必有冤枉，早两桩儿应验了，不知亢旱三年的说话，准也不准？

且看后来如何。……(《窦娥冤》第三折)

第四折写窦娥屈死三年之后，其父窦天章身为参知政事并加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来到楚州，经窦娥鬼魂的一系列活动，窦天章终于为之平反。戏剧冲突以这种特殊形式获得了解决，这显然是作者乃至当时人民大众的愿望的寄托，但正义毕竟得到了伸张，邪恶受到了惩处。当然也显示了作品的某种局限性。

(窦天章云) 端云儿也，你这冤枉，我已尽知，你且回去。待我将这一起人犯并原问官吏，另行定罪，改日做个水陆道场，超度你升天便了。

(窦天章云) ……你这一行人，听我下断：张驴儿毒杀亲爷，奸占寡妇，合拟凌迟，押付市曹中，钉上木驴，剐一百二十刀处死。升任州守桃杌并该房吏典，刑名违错，各杖一百，永不叙用。赛卢医不合赖钱，勒死平民；又不合修合毒药，致伤人命，发烟瘴地面，永远充军。蔡婆婆我家收养，窦娥罪改正明白。……(《窦娥冤》第四折)

三　窦娥的性格

《窦娥冤》的主人公窦娥，是元杂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她的一系列不幸遭遇，使她的性格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严守妇道的善良的普通妇女，发展成为具有强烈反抗精神，敢于痛斥官府、控诉天地不公的女性。深刻的悲剧性，使这一形象蕴涵着丰富的审美价值。



窦娥的童养媳和青年寡妇的命运，使她“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备尝人世艰辛。

【仙吕点绛唇】满腹闲愁，数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

【混江龙】则问那黄昏白昼，两般儿忘餐废寝几时休？大都来昨宵梦里，和着这今日心头。催人泪的是锦烂漫花枝横绣闼，断人肠的是剔团圞月色挂妆楼。长则是急煎煎按不住意中焦，闷沉沉展不彻眉尖皱，越觉的情怀冗冗，心绪悠悠。

（云）似这等忧愁，不知几时是了也呵！（《窦娥冤》第一折）

但是，她对这痛苦和忧愁却无法作出解释，于是，她怀疑这都是因为自己的命苦。

【油胡芦】莫不是八字儿该载着一世忧，谁似我无尽头！须知道人心不似水长流。……

【天下乐】莫不是前世里烧香不到头，今也波生招祸尤？劝今人早将来世修。……（《窦娥冤》第一折）

当"泼皮"张驴儿父子闯入她的生活，而婆母又默许了他们的要求时，窦娥对婆母的行为表示了绝对不能接受，其思想基础，是认为婆婆"六旬左右""旧恩爱一笔勾"会教人"笑破口"。

【后庭花】避凶神要择好日头，拜家堂要将香火修；梳着个霜雪般白鬏髻，怎将这云霞般锦帕兜？怪不的女大不中留。你如今六旬左右，可不道到中年万事休。旧恩爱一笔勾，新夫妻两意投，枉教人笑破口。

…………

【寄生草】你道他匆匆喜，我替你倒细细愁：愁则愁兴阑删咽不下交欢酒，愁则愁眼昏腾扭不上同心扣，愁则愁意朦胧睡不稳芙蓉褥。你待要笙歌引至画堂前，我道这姻缘敢落在他人后。（《窦娥冤》第一折）



窦娥痛斥婆婆和"有一等妇女""可悲，可耻"，正反映了她本身有强烈的贞节观念，而这种观念，正是她反抗张驴儿无理要求的精神支柱。

【赚煞】……婆婆也，怕没的贞心儿自守，到今日招着个村老子，领着个半死囚……（《窦娥冤》第一折）

【南吕一枝花】她则待一生鸳帐眠，那里肯半夜空房睡；她本是张郎妇，又做了李郎妻。有一等妇女每相随，并不说家克计，则打听些闲是非；说一会不明白打凤的机关，使了些调虚嚣捞龙的见识。

【梁州第七】这一个似卓氏般当垆涤器，这一个似孟光般举案齐眉；说的来藏头盖脚多伶俐，道着难晓，做出才知。旧恩忘却，新爱偏宜；坟头上土脉犹

湿，架儿上又换新衣。那里有奔丧处哭倒长城？那里有浣纱时甘投大水？那里有上山来便化顽石？可悲，可耻！妇人家直恁的无仁义，多淫奔，少志气；亏杀前人在那里，更休说本性难移。（《窦娥冤》第二折）

【隔尾】……我一马难将两鞍鞴。想男儿在日曾两年匹配，却教我改嫁别人，其实做不得。（《窦娥冤》第二折）

总之，遵守传统的封建礼教和为妇之道，正是窦娥当时的主要性格特征。而且，她对生活也没有过分的要求，只想"我将这婆侍养，我将这服孝守"，甚至看破红尘，以为"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这些，看来是"局限性"，是"落后面"，然面，这一性格的意义正在于：如此一个善良的女子，也终于不容于当时的社会！

窦娥拒绝张驴儿的无理要求，虽然是以贞节观念为支柱的，但那反抗的坚决和勇敢，也充分显示了中国妇女不畏强暴，勇于自卫的传统美德。她敢于与张驴儿"官休"，在为了保护婆婆不得不屈招之后，仍痛斥张驴儿。

（张驴儿云）窦娥，你药杀了俺老子，你要官休？要私休？（正旦云）怎生是官休？怎生是私休？（张驴儿云）你要官休呵，拖你到官司，把你三推六问，你这等瘦弱身子，当不过拷打，怕你不招认药死我老子的罪犯！你要私休呵，你早些与我做了老婆，倒也便宜了你。（正旦云）我又不曾药死你老子，情愿和你见官去来。（《窦娥冤》第二折）



【黄钟尾】我做了个衔冤负屈没头鬼，怎肯便放了你好色荒淫漏面贼！……（《窦娥冤》第二折）

窦娥原希望官府大人"明如镜，清如水，照妾身肝胆虚实"，但贪官枉法的现实很快就教育了她，她满怀悲愤，对"天""地"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

【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不提防遭刑宪，叫一声屈动地惊天。顷刻间游魂先赴森罗殿，怎不将天地也生埋怨。

【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

怎生糊涂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哎，只落得两泪涟涟。(《窦娥冤》第三折)

对天地的控诉，就是对黑暗不公的现实社会的控诉！这标志着一个善良妇女惨遭迫害后所形成的彻底的反抗性格。

为了使婆婆不致受刑，窦娥不得不屈招。然而，屈招并非屈服。刑前“三誓”，正是不屈服的集中表现。

【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委实的冤情不浅；若没些儿灵圣与世人传，也不见得湛湛青天。……

【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不是那下雪天；岂不闻飞霜六月因邹衍？若果有一腔怨气喷如火，定要感的六出冰花滚似绵，免着我尸骸现。要什么素车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

【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人心不可怜，不知皇天也肯从人愿。做甚么三年不见甘霖降，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如今轮到你山阳县。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冤》第三折)

“三誓”，既表明了窦娥“委实的冤情不浅”，也表现了窦娥欲藉皇天威力严惩“无心正法”官吏的反抗意志。因此，这既是全剧戏剧冲突发展的高潮，也是窦娥反抗性格的高峰。当然，“三誓”变成了现实，这显然是浪漫主义的幻想，但这也正表达了作品对反抗者的支持、赞美和坚信正义必胜。



窦娥，就是在一系列摧残、迫害下，由一个普通善良的女子，发展为敢于反抗官府、痛斥天地的反抗者的典型女性。成为元杂剧人物形象系列中反抗性格最鲜明、最强烈的一个。

四　艺术成就及影响

在元杂剧中，除关汉卿《窦娥冤》外，依据于公和“东海孝妇”传说写成的作品还有几种：

王实甫　《东海郡于公高门》　（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梁进之　《东海郡于公高门》旦本　（同上）
王仲元　《东海郡于公高门》　（同上）

按：这三种均已失传，从剧目推断，当以于公为主要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梁进之的一种，标明“旦本”，按杂剧主唱的通例，此剧应以孝妇为主要人物。

虽然这三种已经失传，详情不得而知，但可肯定，它们敷演的是这个古老传说的本身。而《窦娥冤》则只是吸取这个传说由关汉卿创作而成，故不可同日而语。关作《窦娥冤》在艺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吸取传说而不囿于传说，创作出了感天动地的大悲剧。

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汉宫秋》、《梧桐雨》、《西蜀梦》、《火烧介子推》、《张千替杀妻》等，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搆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二）



《窦娥冤》艺术成就的第二个方面，是语言的特色。优秀的元杂剧作品，大多具有语言本色自然，“雅俗兼收，串合无痕”（臧晋叔《元曲选序》）的特点。但本色自然，并非粗俗浅陋，相反，在本色自然之中，有无穷意蕴。《窦娥冤》的语言正是如此。

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如《窦娥冤》第二折：
【斗虾蟆】空悲戚，没理会，人生死，是轮回。感着这般病疾，值着这般时势，可是风寒暑湿，或是饥饱劳役，各人证候自知。人命关天关地，别人怎生替得？寿数非干今世，相守三朝五夕，说甚一家一计。又无羊酒段匹，又无花红财礼；把手为活过日，撒手如同休弃。不是窦娥忤逆，生怕旁人论议。不如听咱劝你，认个自家悔气，割舍的一具棺材，停置几件布帛，收拾出了

咱家门里，送入他家坟地。这不是你那从小儿年纪指脚的夫妻。我其实不关亲，无半点凄惶泪。休得要心如醉，意似痴，便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宾白，令人忘其为曲。元初所谓当行家，大率如此；至中叶以后，已罕见矣。（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二）

当然，王国维这里以“斗虾蟆”为例是为了说明“直是宾白”的特点，事实上，不似宾白的曲词，也同样本色自然。例如已经引征过的第三折“正宫端正好（没来由犯王法）”、“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耍孩儿（不是我窦娥罚下这等无头愿）”、“二煞（你道是暑气暄）”、“一煞（你道是天公不可期）”诸曲，都是本色自然而深有意蕴的。此外还有：

【骂玉郎】这无情棍棒教我捱不的。婆婆也，须是你自做下，怨他谁！劝普天下前婚后嫁婆娘每，都看取我这般傍州例。

【感皇恩】呀！是谁人唱叫扬疾，不由我不魄散魂飞。恰消停，才苏醒，又昏迷。捱千般拷打，万种凌逼，一杖下，一道血，一层皮。（《窦娥冤》第二折）

在人物性格的塑造、戏剧冲突的构思等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正是由于《窦娥冤》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因此，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活在人民大众的舞台上。明人叶宪祖《金锁记》（三十三出的传奇），即取材《窦娥冤》，长期在舞台上演出，直至近年，南昆中还在搬演此传奇中《羊肚》、《探监》、《斩娥》等出。还有很多地方戏曲，如徽剧、秦腔、晋剧、蒲州梆子、河北梆子、上党落子、桂剧、滇剧等都有《六月雪》，汉剧有《羊肚汤》、《斩窦娥》，川剧高腔有《金锁记》，皆为《窦娥冤》之改写。此外，鼓词、影戏、宝卷、子弟书等多种曲艺也都有敷演窦娥故事的作品。



十九世纪，欧洲文坛便出现了 A.P.L.Bazin 的法文译本的《窦娥冤》；后来在日本又有宫原民平的日译本，收于《古典剧大系》；另外还有英、德等译本。

[附]《鲁斋郎》和《蝴蝶梦》

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映这一社会现实，抨击黑暗，同情人民，赞美反抗，正是关汉卿剧作的重要主题，而《窦娥冤》则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最优秀的代表作。《鲁斋郎》、《蝴蝶梦》两种，虽然其思想性与艺术性都不及《窦娥冤》深刻和完美，但以其曲折的剧情，表现的也正是这样的主题。故附于《窦娥冤》之后简略评析。

《鲁斋郎》 各种版本的《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都没有著录这本杂剧的名目。《也是园书目》，虽然著录正名，可是未标作者姓名，列入“元无名氏”目内，至清人姚燮的《今乐考证》，著录此剧正名，才题为关汉卿的作品。考姚氏著录此剧，实是根据《元曲选》本的署题而标为关氏之作。此剧搬演包拯惩杀土豪鲁斋郎，相救张珪父子的故事；出处不详，是一本“公案”故事的戏曲。此作现存较古的刊本，有《新续古名家杂剧》丝集采录本。卷首总题：《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次行署题：“元关汉卿撰”；版心简名：《鲁斋郎》。剧末的题目作：《三不知同会云台观》。这种版本，还保存着一种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脉望馆赵清常据于小谷藏本手校的本子。这种校本卷首有注文说：“此本，《太和正音谱》不收”，卷尾有题字云：“万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二日长至夜校于小谷本。清常道人记。”以后有《元曲选》戊集所收本，卷首署题仍是：“元大都关汉卿撰”，至于此剧的总题。题目、正名、简名，和《新续古名家杂剧》本完全相同。近人因为《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的关作杂剧目录中，不见著录这本杂剧，在《元曲选》所收本虽然标明是：“关汉卿撰”，但是《元曲选》卷首附载的元明人杂剧目录——所谓“元曲选目”的关汉卿作品目里，又不载此剧目，所以怀疑这本杂剧并不出于关氏之手，而认为是一个无名氏的作品。却不知道这篇“元曲选目”，并不是《元曲选》编者臧懋循自己亲手编写的，原来是抄袭《太和正音谱》而成的一篇目录，所以不足依据。按臧氏生平所见所藏的元人杂剧，确是相当丰富，他选辑此剧编人《元曲选》内，标为关汉卿之作，必然是有所根据的，并且辑刻时代校早的《新续古名家杂剧》采录的此剧，亦题为关氏之作，……（《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鲁斋郎》　元关汉卿撰。演包拯戮鲁斋郎事。略云：鲁斋郎素强暴，离汴州之许州，觇银匠李四妻张氏美，欲占为妾，托以银酒器令修整，诣其家劫张而去。其子曰喜童，女曰娇儿，恸哭仆地。李匠尾至郑州，欲控理，投都孔目张珪，忽心痛殒绝，珪以药治之，询其姓与珪妻同，即认为妻弟。李诉斋郎劫妻事，珪畏鲁势，赠以资斧，令且归慰儿女。李至家，不见喜童、娇儿。其邻告云。因出觅汝，遂不知所往，李悲益不胜。节届清明，张珪与妻子扫墓。鲁郊外试弹，中珪子金郎，珪不知为鲁也，诟之。鲁怒责珪，珪惧谢罪。鲁睹珪妻美，谓珪云："速献汝妻，免尔罪。"珪虑祸，绐妻暂至舅家，竟以献鲁。鲁以初所掠张氏赏珪，令抚其男女。及归，儿女皆散失，李诣珪探问，见其妻，惊问云，何自至此？珪告之故，还其妻，遂以家事付李，出家云游。初包拯为湖南采访使，过许州，遇李四儿女。诉母被鲁劫，无所归，包收而抚之。还过郑州，复遇张珪儿女，亦诉母被鲁夺。包亦留养，皆令读书，愤鲁稔恶，欲除之，以其有奥援，恐倖脱，乃书鲁斋郎为鱼齐即，奏其罪，得旨批斩。包遂擒鲁诛之，复书鲁斋郎以覆，云即其人也，士庶皆大悦，且服其智。及喜童入试，擢大魁，金郎第进士，两家兄妹，皆于云台观荐父母。李氏携其妻，亦诣观荐喜童、娇儿。张珪妻因鲁诛，亦走脱，诣观荐珪、及子金郎女玉姐。适珪云游至观，见荐疏姓名，大惊异，父子夫妇皆相认。包闻甚奇之，令以张女配喜童，李女配张子，珪不愿归俗，包与其妻子皆劝慰，始从之，二姓深感包德云。(《曲海总目提要》)

《蝴蝶梦》　这本杂剧的题目是：《开封府单（原本误作"卑"字）问后姚婆》，正名是：《包待制三勘蝴蝶梦》，简名：《蝴蝶梦》；最初见于明钞本《录鬼簿》著录。孟刻本、曹刻本《录鬼簿》，都失载此剧名目。《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仅题简名：《蝴蝶梦》（"蝴"字一作"胡"）。此剧演王氏金和、铁和、石和兄弟三人，为报父仇，将土豪葛彪打死，包拯设法赦免三人的故事；是一本以"公案"故事为题材的戏曲。本事出处不详，恐是当时流传的民间包公故事的一种。此作，现在流传的几种版本，当以《新续古名家杂剧》宫集所收本为较古的刊本。卷首总题：《包待制三勘蝴蝶梦》，次行署题："元关汉卿撰"；版心简名《蝴蝶梦》。剧末分标题目作：《葛皇亲挟势行凶横，赵顽驴偷马残生送》，正名作：《王婆婆贤德抚前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这种版本，现在还保存着明人赵清常的亲手校本一种，卷尾有题字一行云："万历四十四年（1616）十一月十三日长至未刻校。清常道人。"《元曲选》丁集，亦收此剧，题作："元大都关汉卿撰"；其余的总题、题目、正名、简名、和《新续古名家杂剧》本完全相同。考此剧最古的版本，应是《永乐大典》卷二。七四九《杂剧十三》册中所选录的本子，可惜却在1860年时已



经散佚了。金代无名氏所作院本，原有《蝴蝶梦》一剧，见《辍耕录》著录，现亦不传，剧中所演的故事，也可能和关剧是同样的题材。(《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蝴蝶梦》　元关汉卿撰。略云：包拯为开封府尹，一日昼寐，梦见一蝴蝶坠在蛛网中，一大蝴蝶飞来救出，次者亦然。后来一小蝴蝶亦坠网中，大蝴蝶虽见之而不救，飞腾而去。拯梦醒惊讶，适中牟县解送人命一案。有老人王姓为葛彪打死，其子三人，曰王大、王二、王三，亦打死葛彪。大曰金和、二曰铁和、三曰石和。中牟县论三人并抵罪，及拯复谳。其母自认己罪，三人亦各认己罪。拯第令一人认罪，先定金和，其母不可，次定铁和，其母亦不可，次定石和，其母首肯。拯疑石和非其所生，委曲审问，则金、铁乃前妻之子，而石和乃其亲生也。复并下三人狱而默令胥役于狱中细察之，果无异情。盖母宁杀己子，不忍杀前妻之子，于是拯大感动，以他死囚代幼子盆死狱中，而尽释三子，且为具题旌奖焉。(《曲海总目提要》)

这两种杂剧，在写作上都采取了传统的"公案"戏的手法，以包拯的秉公执法和断狱有方，达到了惩恶教善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包拯断此两狱的手段是极富戏剧性的。

(外扮包待制引从人上，诗云：)……想鲁斋郎恶极罪大，老夫在圣人前奏过：有一人乃是"鱼齐即"，苦害良民，强夺人家妻女，犯法百端。圣人大怒，即便判了斩字，将此人押赴市曹，明正典刑。到得次日，宣鲁斋郎。老夫回奏道："他做了违条犯法的事，昨已斩了。"圣人大惊道："他有甚罪斩了?"老夫奏道："他一生掳掠百姓，强夺人家妻女，是御笔亲判了斩字，杀坏了也。"圣人不信，"将文书来我看。"岂知"鲁斋郎"三字，鱼字下边添了个日字，齐字下边添了个小字，即字上边添一点。圣人见了，道："苦害良民，犯人鲁斋郎，合该斩首。"被老夫智斩了鲁斋郎，与民除害。……(《鲁斋郎》第四折)

(王三上，云：)母亲，孩儿来了。(正旦慌科，云：)有鬼！有鬼！(王三云：)母亲休怕，是石和孩儿，不是鬼。……包爷爷把偷马贼赵顽驴盆吊死了，着我拖他出来，饶了你孩儿也。……(包待制冲上，云：)……你休慌莫怕。他是偷马的赵顽驴，替你偿葛彪之命。……(《蝴蝶梦》第四折)

这看来是不正常的断狱手段，却正表明在那样的黑暗社会里，

即使是包拯这样的清官，要秉公执法，惩凶罚恶，也是极不容易的。因此，这剧情本身，显然寓有深刻的涵义。

第三节　《救风尘》《望江亭》

如果说《窦娥冤》是关汉卿剧作中悲剧的代表作，那么《救风尘》、《望江亭》则是其喜剧的代表作，同时，就关剧中反映妇女生活和斗争的作品而论，这两部作品亦有代表性。

一　《救风尘》

《救风尘》杂剧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中均有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古今名家杂剧》、《新续古名家杂剧·宫集》、《元曲选》等均收入。总题为《赵盼儿风月救风尘》。剧中本事无据，似为关氏虚构。

（一）著录、版本及剧情提要

这本杂剧的题目是：《虚脾瞒俏倬》，正名是《烟月救风尘》，简名：《救风尘》；最初见于明钞本《录鬼簿》著录。孟刻本、曹刻本《录鬼簿》，别作正名：《烟月旧风尘》，不载题目、简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仅题简名：《救风尘》。此剧演妓女赵盼儿仗义成全秀才安秀实和歌妓宋引章的婚姻的故事。……此作，现在所见年代较早的版本是《新续古名家杂剧》宫集所收本。卷首总题：《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次行署："元关汉卿撰"；版心简名：《救风尘》。剧末题目作《念彼观音力，还着于本人》，正名作《虚脾瞒俏倬，风月救风尘》。其次是《元曲选》乙集所收本，卷首总题《赵盼儿风月救风尘》，次行署作"元大都关汉卿撰"；版心简名《救风尘》。剧末的题目作《安秀才花柳成花烛》。以上两种版本，比勘起来，可以发现不少文字相异的地方；《新续古名家杂剧》本，可能是比较的接近于关氏的原著，而《元曲选》本当是经过臧懋循所整理，润色而成的。明清两代的舞台上，虽然已经很久时期不见关作杂剧的演出，其他各地方剧种里也从来没有移植过这个剧



目，可是到了最近终于有人将此剧目改编为越剧、评剧，重现在舞台上了。(《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救风尘》元关汉卿撰。记赵盼儿救宋引章于风尘之中，故曰救风尘也。小说家所载诸女子，有能识别英雄于未遇者，如红拂之于李伟公，梁夫人之于韩蕲王也；有能成人之美者，如欧阳彬之歌人，董国度之妾也；有为豪侠而诛薄情者，女商荆十三娘也。剧中所称赵盼儿，似乎兼擅众长，至其事之有无，则无可据。略云：汴梁歌者宋引章，与郑州人周同知之子周舍昵。周舍愿娶，引章愿嫁，而秀才安秀实，亦曾与引章为约。引章义妹赵盼儿，妓中之豪也。秀实浼盼儿通辞于引章以探其意，引章方与周舍情甚浓。盼儿力劝其当从秀实，而引章不听，竟嫁周舍。于是秀实欲赴京应举，盼儿曰："姑缓，我当有以相复也。"周舍挟引章归郑州，不半载，日加鞭挞，引章不能堪，作书与盼儿求救，且深悔不从昔日之言。盼儿乃盛设装具，买车游郑州，止宿店家，浓妆艳抹，嘱张小闲者往勾周舍，周舍果至，欲娶盼儿。盼儿罗箱箧，陈酒馔，而勒舍休引章，始以赀嫁，阴使引章至店相闹。周舍既贪盼儿，又怒引章，遂以休书付与引章而逐之。盼儿预约引章至店，相挈潜行，索引章所得休书，易以他纸。周舍知盼儿、引章俱去，追及于路，夺引章休书毁之，而告于官，不知书之已易也。舍谓盼儿设计诳其妇，盼儿亦告舍强占有夫之妇，且既已愿休，又复诬告，因出真休书为据，而指秀实为引章原夫，盼儿其媒证，舍辨不能胜，官乃杖舍，以引章归秀实云。(《曲海总目提要》)

（二）戏剧冲突



全剧的戏剧冲突，是围绕着宋引章的命运，在郑州同知之子富商周舍与济困扶危，富有正义感的妓女赵盼儿之间展开的。宋引章离开安秀实而嫁到周舍家，一是因为她自身有嫌贫爱富的弱点，二是受了周舍"殷勤"的欺骗。

(外旦云：)……我待嫁人哩。(正旦云：)我正来与你保亲。(外旦云：)你保谁？(正旦云：)我保安秀才。(外旦云：)我嫁了安秀才呵，一对儿好打莲花落。(正旦云：)你待嫁谁？(外旦云：)我嫁周舍。……(正旦云：)妹子，你为甚么就要嫁他？(外旦云：)则为他知重您妹子，因此要嫁他。(正旦云：)他怎么知重你？(外旦云：)一年四季，夏天我好的一觉晌睡，他替你妹子打着扇；冬天替你妹子温的被盖儿暖了，着你妹子歇息；但你妹子那里人

情去，穿的那一套衣服，戴的那一付头面，替你妹子提领系、整钗环。只为他这等知重你妹子，因此上一心要嫁他。(《救风尘》第一折)

周舍的一套“殷勤”，使宋引章迷惑了；而赵盼儿则有清醒的认识。

(正旦云：)你原来为这般呵。(唱：)

【上马娇】我听的说就里，你原来为这的，倒引的我忍不住笑微微。你道是暑月间扇子扇着你睡，冬月间着炭火煨，那愁他寒色透重衣。

【游四门】吃饭处，把匙子挑了筋共皮；出门去，提领系、整衣袂，戴插头面整梳篦。衠一味是虚脾，女娘每不省越着迷。

【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的你哭啼啼。

【幺篇】恁时间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救风尘》第一折)

这表面上看来，是赵盼儿与宋引章对周舍认识上的差异，实则是周舍的假象与赵盼儿的洞察就里之间的冲突。剧情的进一步发展，果不出赵盼儿所料。

(卜儿哭上，云：)自家宋引章的母亲便是。有我女孩儿从嫁了周舍，昨日王货郎寄信来，上写着道：“从到他家，进门打了五十杀威棒。如今朝打暮骂，看看至死，可急急央赵家姐姐来救我。”(《救风尘》第二折)



正如赵盼儿所说：“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但周舍的恶毒之处更在于：虐待而不休弃。

(周舍云：)……兀那贱人，我手里有打杀的，无有买休卖休的。且等我吃酒去，回来慢慢的打你。(《救风尘》第二折)

宋引章要摆脱周舍，就必须取得周舍的休书。因此，如何取得休书，就成为剧情发展的“悬念”；而赵盼儿与周舍之间的冲突的进一步展开，实际上就是“解答”这一“悬念”的过程。赵盼儿基

于与宋引章的情谊和对周舍之流的痛恨，决计亲往搭救。他首先抓住了周舍好色的特点。

（正旦唱：）
【浪里来煞】……那厮爱女娘的心，见的便似驴共狗，卖弄他玲珑剔透。（云：）我到那里，三言两句，肯写休书，万事具休；若是不肯写休书，我将他掐一掐，拈一拈，搂一搂，抱一抱，着那厮通身酥，遍体麻。将他鼻凹儿抹上一块砂糖，着那厮舔又舔不着，吃又吃不着。赚得那厮写了休书，引章将的休书来，淹的撇了。我这里出了门儿，（唱：）可不是一场风月，我着那汉一时休。（《救风尘》第二折）

其次，赵盼儿还做了周详的准备，除精心打扮之外，还带去了“锦绣衣服，一房一卧”，以此向周舍证明“我好意将着车辆鞍马奁房来寻你”。见面后，戏剧冲突就在赵盼儿与周舍之间正面展开：前者为搭救宋引章，机智勇敢，迫使周舍写下休书；后者色欲迷心，不辨真假，“尖担两头脱”。

……（正旦云：）你舍的宋引章，我一发嫁你。（周舍云：）我到家里就休了他。（背云：）且慢着，那个妇人是我平日间打怕的，若与了一纸休书，那妇人就一道烟去了。这婆娘他若是不嫁我呵，可不弄的尖担两头脱？休的造次，把这婆娘摇撼的实着。（向旦云：）奶奶，您孩儿肚肠是驴马的见识，我今家去把媳妇休了呵，奶奶，你把肉吊窗儿放下来，可不嫁我，做的个尖担两头脱。奶奶，你说下个誓着。（正旦云：）周舍，你真个要我赌咒？你若休了媳妇，我不嫁你呵，我着堂子里马踏杀，灯草打折臁儿骨。你逼得我赌这般重咒哩！（周舍云：）小二，将酒来。（正旦云：）休买酒，我车儿上有十瓶酒哩。（周舍云：）还要买羊。（正旦云：）休买羊，我车上有个熟羊哩。（周舍云：）好、好、好，待我买红去。（正旦云：）休买红，我箱子里有一对大红罗。周舍，你争甚么那？你的便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救风尘》第三折）



（外旦上，云：）这些时周舍敢待来也。（周舍上，见科。）……（周舍做怒科，云：）好也，将纸笔来，写与你一纸休书，你快走！……（外旦云：）我出的这门来。周舍，你好痴也！赵盼儿姐姐，你好强也！我将着这休书，直至店中寻姐姐去来。（下。）（周舍云：）这贱人去了，我到店中娶那妇人去。（做到店科，叫云：）店小二，恰才来的那妇人在那里？（小二云：）你刚出门，

他也上马去了。(周舍云:)倒着他道儿了。将马来，我赶将他去。(小二云:)马揣驹了。(周舍云:)鞁骡子。(小二云:)骡子漏蹄。(周舍云:)这等，我步行赶将他去。……(旦同外旦上。)(外旦云:)若不是姐姐，我怎能勾出的这门也!(正旦云:)走，走，走!……引章，你将那休书来与我看咱。(外旦付休书。)(正旦换科，云:)引章，你再要嫁人时，全凭这一张纸是个照证，你收好者!(外旦接科。)(周舍赶上，喝云:)贱人，那里去?宋引章，你是我的老婆，如何逃走?(外旦云:)周舍，你与了我休书，赶出我来了。(周舍云:)休书上手模印五个指头，那里四个指头的是休书?(外旦展看，周夺咬碎科。)(外旦云:)姐姐，周舍咬了我的休书也。……(周舍云:)休书已毁了，你不跟我去待怎么?(外旦怕科。)(正旦云:)妹子，休慌莫怕!咬碎的是假休书。(《救风尘》第三折)

至此，戏剧冲突达到了高潮。高潮之后，走向全剧的结束：周舍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赵盼儿，以一个风尘女子的身份，反抗邪恶，搭救落难的姐妹，伸张正义，惟一的武器，就是自己的体貌，因此，这“一场风月”正潜藏着感人肺腑的悲辛；但另一方面，一无所有的赵盼儿，凭着一副侠肝义胆和勇敢机智，使恶者受惩，弱者获救，因此，全剧又充满了喜剧色彩，使读者和观众得到了欢愉欣慰的美的享受。同时，也正是在这戏剧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塑造了赵盼儿的丰富的喜剧性格。

(三) 赵盼儿的性格特征

风尘女子的生活经历，使赵盼儿对纨袴子弟们的品性有了深刻的了解，成为有思想、有头脑、洞达世情的女子。



【幺篇】那一个不㖩可可道横死亡?那一个不实丕丕拔了短筹?则你这亚仙子母老实头。普天下爱女娘的子弟口，(带云:)奶奶，不则周舍说谎也，(唱:)那一个不指皇天各般说咒?恰似秋风过耳早休休!(《救风尘》第二折)
【油葫芦】姻缘簿全凭我共你，谁不待拣个称意的?他每都拣来拣去百千回，待嫁一个老实的，又怕尽世儿难成对；待嫁一个聪俊的，又怕半路里轻抛弃。遮莫向狗溺处藏，遮莫向牛屎里堆，忽地便吃了一个合扑地，那时间睁着眼怨他谁!
【天下乐】我想这先嫁的还不曾过几日，早折的容也波仪瘦似鬼，只教你难分

说、难告诉，空泪垂！我看了些觅前程俏女娘，见了些铁心肠男子辈，便一生里孤眠，我也直甚颓！……

【寄生草】他每有人爱为娼妓，有人爱作次妻。干家的干落得淘闲气，买虚的看取些羊羔利，嫁人的早中了拖刀计。他正是："南头做了北头开，东行不见西行例。"（《救风尘》第一折）

赵盼儿身处社会底层，但她有强烈的正义感。宋引章不听她的劝说而落难，但她仍然亲去搭救。

【村里迓鼓】你也合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你如今年纪小哩，我与你慢慢的别寻个姻配。你可便宜，只守着铜斗儿家缘家计，也是你歹姐姐把衷肠话劝妹妹，我怕你受不过男儿气息。（《救风尘》第一折）

【金菊香】想当日他暗成公事，只怕不相投。我作念你的言词，今日都应口。则你那去时，恰便似去秋。他本是薄幸的班头，还说道有恩爱、结绸缪。

【醋葫芦】你铺排着鸳衾和凤帱，指望效天长共地久；蓦人门知滋味便合休。几番家眼睁睁打干净待离了我这手。（带云：）赵盼儿，（唱：）你做的个见死不救，可不羞杀这桃园中杀白马、宰乌牛？（《救风尘》第二折）

【正宫端正好】则为他满怀愁，心间闷，做的个进退无门。那婆娘家一涌性，无思忖，我可也强打入迷魂阵。

【滚绣球】我这里微微的把气喷，轮个姓因，怎不教那厮背槽抛粪！更做道普天下无他这等郎君。想着容易情，忒献勤，几番家待要不问；第一来我则是可怜见无主娘亲，第二来是我惯曾为旅偏怜客，第三来也是我自己贪杯惜醉人。到那里呵，也索费些精神。（《救风尘》第三折）



在搭救宋引章、制服周舍的过程中，赵盼儿表现出了机智勇敢的性格特征。她一面对周舍满怀义愤，一定要制服他；一面又假言"讨好"，甚至"咒誓"，以取得他的"信任"。

【幺篇】则见他恶哏哏，摸抚着无情棍，便有火性的不似你个郎君。……（背唱：）我假意儿瞒，虚科儿喷，着这厮有家难奔。妹子也，你试看咱风月救风尘。（《救风尘》第三折）

【黄钟尾】你穷杀呵、甘心守分捱贫困，你富呵、休笑我饱暖生淫惹议论。您心中觑个意愿，但休了你这眼下人，不要你钱财使半文，早是我走将来自上

门。家业家私待你六亲，肥马轻裘待你一身，倒贴了奁房和你为眷姻。（云：）我若嫁了你，我不比那宋引章，针指油面、刺绣铺房、大裁小剪，都不晓得一些儿的。（唱：）我将你写了的休书正了本。（《救风尘》第三折）

赵盼儿向周舍赌咒说："我不嫁你呵，我看堂子里马踏杀，灯单打折臁儿骨。"当周舍后来追究她的"誓言"时，她唱道：

【庆东原】俺须是卖空虚，凭着那说来的言咒誓为活路。（带云：）怕你不信呵。（唱：）遍花街请到娼家女，那一个不对着明香宝烛，那一个不指着皇天后土，那一个不赌着鬼戮神诛？若信这咒盟言，早死的绝门户。（《救风尘》第四折）

赵盼儿的机智，还表现在她的周到细致的计划安排。例如她去找周舍时，就自带了酒、熟羊和大红罗，当周舍相信了赵盼儿要嫁他时，要买酒、肉和红罗，而赵盼儿则拿出了自带的这些东西。因此，在周舍后来以"你吃了我的酒来"、"你可受我的羊来"、"你受我的红定来"为理由要霸占赵盼儿时，赵盼儿则理直气壮地回答他：都是我自带的！

【乔牌儿】酒和羊，车上物；大红罗，自将去。你一心淫滥无是处，要将人白赖取。（《救风尘》第四折）



（四）艺术特色

《救风尘》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戏剧情节的引人入胜。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二）

这里所说的"布置结构"，即指戏剧情节的艺术构思。而作为《救风尘》的第二个艺术特点——喜剧性——也正是体现在引人入

胜的戏剧情节之中。

喜剧性，是全剧的主色调，集中表现在一贯欺人骗人的周舍终于中计受惩。如第三折中周舍相信了赵盼儿要嫁他；第四折中周舍写了休书，以及后来抢到假休书而没有夺回真休书等等。此外，一些滑稽性细节，也增加了全剧的喜剧色彩。

（周舍同外旦上，云：）……来到家中，我说："你套一床被我盖。"我到房里，只见被子倒高似床。我便叫："那妇人在哪里？"则听的被子里答应道："周舍，我在被子里面哩。"我道："在被子里面做甚么？"他道："我套棉子，把我翻在里头了。"我拿起棍来，恰待要打，他道："周舍，打我不打紧，休打了隔壁王婆婆。"我道："好也，把邻舍都翻在被里面！"（《救风尘》第二折）

（正旦上，云：）小闲，我这等打扮，可冲动得那厮么？（小闲做倒科。）（正旦云：）你做甚么哩？（小闲云：）休道冲动那厮，这一会儿连小闲也酥倒了。（《救风尘》第三折）

二 《望江亭》

《望江亭》杂剧，在人物、情节、乃至思想倾向等很多方面都有与《救风尘》相近之处，故在关剧中此二种可视为"姊妹篇"。



（一）著录、版本及剧情提要

这本杂剧的正名是：《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最初著录于孟刻本、曹刻本《录鬼簿》。明钞本《录鬼簿》著录简名：《切鲙旦》，题目略作：《夜半赚金牌》。《太和正音谱》只作简名：《切鲙旦》。《元曲选目》别作简名：《望江亭》。……这本喜剧的本事，来源不详，当是出于"空中结撰"。现在所存的版本，要以明万历时息机子的《元人杂剧选》所收本为较古。卷首总题：《望江亭中秋切鲙旦》，次行题："关汉卿"作；版心简名：《切鲙旦》。剧末题目是：《洞庭湖半夜赚金牌》。这种版本，今天还保存着万历四十二年（1614）赵清常亲手校勘的一种本子；这是采用了明代内府的演出实用台本，对勘而成。卷首有题字云："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十二月二十四日校内本于真如邸中。清常道人。"剧末附录有当日演出时的角色"穿关"——扮装表，足以证明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舞台演出的脚本。此外尚有《元曲选》癸集所收本。卷首总

题：《望江亭中秋切鲙》，次行署题："元大都关汉卿撰"，版心简名：《望江亭》。剧末题目别作：《清安观邂逅说亲》，正名作：《望江亭中秋切鲙》。以上两种版本的曲文说白，互相比勘，异同很多。

明清两代的戏曲作品中，从来不见有和关氏这本杂剧题材相同的剧目。据说在地方剧种里，仅是川剧的传统演出剧目曾经有过搬演这个故事的高腔剧本。在最近时期，川剧里又出现了重编的一个新本优秀的剧目《谭记儿》，同时在京剧的新剧目里也产生了一本《望江亭》；这都是从关作杂剧直接改编而成的戏曲作品。（《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切鲙旦》元关汉卿撰。演谭记儿望江亭切鲙给杨衙内事，系空中结撰。潭州理官白士中之任，过清安观，观主即其姑也，往谒，诉以失偶。时学士李希颜妾谭记儿新寡，美而多才，与白姑善，常相过从，姑遂为作合，令与士中谐伉俪，携之潭州。点弁杨衙内者，初欲占谭为妾，闻归于白，甚衔之。奏白恋花酒旷职，请势剑金牌文书，自往潭州杀白。白母知其事，甚惊惧，修书遣苍头报白。谭曰："彼欲谋我，不足累君，请毋扰。"杨弁欲掩白，独携二仆，泊舟望江亭，中秋玩月。忽见一渔舟鼓棹而至，渔家妇甚美，篮提金色鲤，登杨舟云："为官人献新切鲙。"杨睹其美，心甚荡，命坐与痛饮。妇问至潭何为？杨以实告。妇为作歌劝饮，杨沉醉，乃诱杨以势剑金牌出玩。杨不觉其诳，遂付与观。妇醉杨及二仆，窃之去。及旦，杨大骇，欲缚白则无所据，白出势剑金牌云："渔妇告汝中秋欲奸占为妾事。"杨犹抵饰，白令妇出见，杨知中计，大愧。湖南都御史李秉忠访得其事，奏于朝。诏杖杨，夺其职，白乃理潭州。（《曲海总目提要》）

（二）戏剧冲突



《望江亭》全剧的戏剧冲突，在有胆有识，机智勇敢的谭记儿与倚仗权势，为非做歹的杨衙内之间展开，其实质是歌颂一个平凡女子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谭记儿青年守寡，在道姑"白姑姑"的"撮合"下，改嫁白士中；杨衙内欲霸占谭记儿为"小夫人"，妄奏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得到势剑金牌，来"取白士中首级"。

（正旦扮谭记儿上，云：）妾身乃学士李希颜的夫人，姓谭，小字记儿。不幸夫主亡化过了三年光景，我寡居无事，每日只在清安观和白姑姑攀些闲话。……（姑姑云：）……我正待与你做个媒人。只他（按指白士中）便是你

夫主，可不好那？……（正旦云：）……他依得我一句话儿，我便随他去罢；若不依着我呵，我断然不肯随他。（白士中云：）休道一句话儿，便一百句，我也依的。……（正旦云：）罢，罢，罢！我依着姑姑，成就了这门亲事罢。……既然相公要上任去，我和你拜辞了姑姑，便索长行也。（姑姑云：）白士中，你一路上小心在意者。您两口儿正是郎才女貌，天然配合，端不枉了也！（《望江亭》第一折）

（净扮杨衙内引张千上，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普天无处不闻名，则我是权豪势宦杨衙内。某乃杨衙内是也。闻知有亡故了的李希颜夫人谭记儿，大有颜色，我一心要他做个小夫人；颇奈白士中无理，他在潭州为官，未经赴任，便去清安观中央道姑为媒，倒娶了谭记儿做夫人。常言道："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论这情理，教我如何容得他过？他妒我为冤，我妒他为仇。小官今日奏知圣人：有白士中贪花恋酒，不理公事。奉圣人的命，差人去标了白士中首级，小官就顺着道："此事别人去不中，只除非小官亲自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级复命，方才万无一误。"圣人准奏，赐小官势剑金牌。张千，你分付李稍，驾起小舟，直到潭州，取白士中首级，走一遭去来。（《望江亭》第二折）

白士中从家中获知杨衙内要来杀害自己，初不拟告知谭记儿，于是在白、谭之间引起了一场"误会性"冲突。当谭记儿知道实情后，冲突解除，谭记儿决定亲去"发付他赖骨顽皮"。



（正旦上，云：）妾身谭记儿。自从相公理任以来，俺在这衙门后堂居住，相公每日坐罢早衙，便与妾身攀话；今日这早晚不见回来，我亲自望相公走一遭去波。……（白士中云：）夫人，有甚么勾当，自到前厅上来？（正旦云：）敢问相公：为什么不回后堂中去？敢是你前夫人寄书来么？（白士中云：）夫人，并无什么前夫人寄书来，我自有一桩儿撇不下的公事，以此纳闷。（正旦云：）相公，不可瞒着妾身，你定有夫人在家，今日捎书来也。（白士中云：）夫人不要多心，小官并不敢欺心也。……夫人，小官不是负心的人，那得还有前夫人来！（正旦云：）相公，你说也不说？（白士中云：）夫人，我无前夫人，你着我说什么？（正旦云：）既然你不肯说，我只觅一个死处便了！（白士中云：）住、住、住！夫人，你死了，那里发付我那？我说则说，夫人休要烦恼。……（正旦云：）原来为这般！相公，你怕他做甚么？（白士中云：）夫人，休惹他，则他是花花太岁！（《望江亭》第二折）

谭记儿假扮卖鱼女子张二嫂，非常机智地接近了杨衙内。通过献鱼、切脍、对饮对句、联词等一系列戏剧动作，使杨衙内陷于迷惑，终于得到了势剑、金牌、文书。

(正旦拿鱼上，云：) 这里也无人。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谭记儿是也。妆扮做个卖鱼的，见杨衙内去。好鱼也！……(正旦见张千科，云：) 媳妇孝顺的心肠，将着一尾金色鲤鱼特来献新，望与相公说一声咱。……(衙内做意科，云：) 好一个妇人也！……李稍，我央及你，你替我做个落花媒人。你和张二嫂说：大夫人不许他，许他做第二个夫人。……(正旦云：) 量媳妇有何才能，着相公如此般错爱也。(衙内云：) 多谢，多谢，小娘子就靠着小官坐一坐，可也无妨。(正旦云：) 妾身不敢。……(正旦云：) 妾身难得遇着相公，乞赐珠玉。……(衙内云：) 我写就了也，词寄《西江月》。……(正旦云：) 高才！高才！我也回奉相公一首，词寄《夜行船》。……(衙内云：) 妙、妙、妙！你的更胜似我的。小娘子，俺和你慢慢的再饮几杯。(正旦云：) 敢问相公，因甚么要杀白士中？(衙内云：) 小娘子，你休问他。(李稍云：) 张二嫂，俺相公有势剑在这里！(衙内云：) 休与他看。(正旦云：) 这个是势剑？衙内见爱媳妇，借与我拿去治三日好鱼那？(衙内云：) 便借与他。(张千云：) 还有金牌哩！(正旦云：) 这个是金牌？衙内见爱我，与我打戒指儿罢。再有什么？(李稍云：) 这个是文书。(正旦云：) 这个便是买卖的合同？(正旦做袖文书科，云：) 相公再饮一杯。(衙内云：) 酒勾了也。小娘子休唱前篇，则唱幺篇。(做醉科。) (正旦云：) 冷落江湖，团圆人月，相随着夜行船去。(亲随同李稍做睡科。) (正旦云：) 这厮都睡着了也。(唱)

【秃厮儿】那厮也忒懵懂，玉山低趄，着鬼祟醉眼乜斜，我将这金牌虎符都袖褪者；唤相公，早醒也，快迭！



【络丝娘】我且回身将杨衙内深深的拜谢，您娘向急飐飐船儿上去也，到家对儿夫尽分说那一番周折。(带云：) 惭愧，惭愧！(唱)

【收尾】从今不受人磨灭，稳情取好夫妻百年喜悦。俺这里，美孜孜在芙蓉帐笑春风；只他那，冷清清杨柳岸伴残月。(《望江亭》第三折)

谭记儿取得势剑、金牌、文书，是戏剧冲突发展的关键，是全剧的“逻辑高潮”。而作为全剧的高潮（即“情感高潮”）则是杨衙内赶到白士中衙门后，被当场制服，由巡抚湖南都御史李秉忠“宣判”“杖八十削职归田”。这里，李秉忠的出现，显然是“大团圆”

结局的通例，因此，从戏剧冲突的发展来说，其“高潮”应确指为杨衙内愚蠢地把《西江月》、《夜行船》误为拘捕白士中的“文书”之后，谭记儿出现在杨衙内面前。此后的剧情，则已进入高潮之后的“结局”部分，即戏剧冲突走向最后的解决。

(衙内同张千、李稍上。)(衙内云：)小官杨衙内是也。如今取白士中的首级去。可早来到门首，我自过去。(做见白士中科，云：)我奉圣人的命，有势剑金牌，被盗失了，我有文书。(白士中云：)有文书，也请来念与我听。(衙内做读文书科，云：)词寄《西江月》……(白末做抢科，云：)这个是淫词！(衙内云：)这个不是，还别有哩。(衙内又做读文书科，云：)词寄《夜行船》……(白末做抢科，云：)这个也是淫词！(衙内云：)这厮倒挟制我！不妨事，又无有原告，怕他做甚么？(正旦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谭记儿。颇奈杨衙内这厮，好无理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有这等倚权豪贪酒色滥官员，将俺个有儿夫的媳妇来欺骗。他只待强拆开我长搀搀的连理枝，生摆断我颤巍巍的并头莲；其实负屈衔冤，好将俺穷百姓可怜见！(正旦做见跪科，云：)大人可怜见！有杨衙内在半江心里欺骗我来！告大人，与我作主。(白士中云：)司房里责口词去。(正旦云：)理会的。(下。)(白士中云：)杨衙内，你可见来？有人告你哩！你如今怎么说？(衙内云：)可怎么了？我则索央及他。相公，我自有说的话。(白士中云：)你有甚么话说？(衙内云：)相公，如今你的罪过我也饶了你，你也饶过我罢。则一件，说你有个好夫人，请出来我见一面。(白士中云：)也罢，也罢，左右，击云板，后堂请夫人出来。(左右云：)夫人，相公有请。(正旦改妆上，云：)妾身白士中的夫人。如今过去，看那厮可认的我来？……(与衙内见科，云：)衙内，恕生面，少拜识。……(衙内云：)这一位夫人好面熟也。(李稍云：)兀的不是张二嫂？(衙内云：)嗨！夫人，你使的好见识，直被你瞒过小官也！……(《望江亭》第四折)



(外扮李秉忠冲上，云：)小官乃巡抚湖南都御史李秉忠是也。……白士中，杨衙内，您这桩事，小官尽知了也。……一行人俱望阙跪者，听我下断。(词云：)杨衙内倚势挟权，害良民罪已多年；又兴心夺人妻妾，敢妄奏圣主之前。谭记儿天生智慧，赚金牌亲上渔船。奉敕书差咱体访，为人间理枉伸冤。将衙内问成杀犯，杖八十削职归田。白士中照旧供职，赐夫妻偕老团圆。(白士中夫妻谢恩科。)(《望江亭》第四折)

在整个戏剧冲突的发展中，都突出地表现了冲突双方各自的性格特征；杨衙内，既丑恶又愚蠢；谭记儿，既果敢又机智。但仔细分析某些剧情，似乎“情理欠圆”；第四折中戏剧冲突的发展，亦显得单薄平庸。

剧中谭记儿事，情理欠圆，岂有一夕江亭，并符牌盗去之理？在作者之意，盖欲深显衙内之恶，不复顾及夫人之失尊矣。第四折篇幅既短，文亦平庸，遂成强弩之末。才如汉卿，犹有如此病，益见杂剧之难作也。（《吴梅戏曲论文集·瞿安读曲记》）

（三）谭记儿的性格特征

《望江亭》全剧的人物计有八个（白道姑、谭记儿、白士中、杨衙内、张千、李稍、院公、李秉忠），谭记儿是主唱角色，是全剧的主人公。她青年守寡，自谓“苦人”，是一个良家女子；她对自己的命运非常珍惜，在改嫁白士中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自尊自爱的性格特征。而这一特征，正反衬出她后来智赚杨衙内等戏剧动作的复杂性。

【仙吕点绛唇】我则为锦帐春阑，绣衾香散，深闺晚，粉谢脂残，到的这、日暮愁无限。

【混江龙】我为甚一声长叹，玉容寂寞泪阑干？则这花枝里外，竹影中间，气吁的片片飞花纷似雨，泪洒的珊珊翠竹染成斑。我想着香闺少女，但生的嫩色娇颜，都只爱朝云暮雨，那个肯凤只鸾单？这愁烦恰便似海来深，可兀的无边岸！怎守得三贞九烈，敢早着了钻懒帮闲。（《望江亭》第一折）



谭记儿在无法拒绝白道姑的“撮合”之后，慎重地向白士中提出了她的要求。

【后庭花】你着他休忘了容易间，则这十个字莫放闲，岂不闻：“芳槿无终日，贞松耐岁寒。”姑姑也，非是我要拿班，只怕他将咱轻慢；我、我、我，撺断的上了竿，你、你、你，掇梯儿着眼看，他、他、他，把凤求凰暗里弹，我、我、我，背王孙去不还；只愿他肯、肯、肯做一心人，不转关，我和他，守、

守、守，白头吟，非浪侃。(《望江亭》第一折)

当婚事确定之后，谭记儿则义无反顾，与白士中立即起程。

【赚煞尾】这行程则宜疾不宜晚。休想我着那别人绊翻，不用追求相趁赶，则他这等闲人，怎得见我容颜？姑姑也，你放心安，不索恁语话相关。收了缆，撅了桩，踹跳板，挂起这秋风布帆，是看那碧云两岸，落可便轻舟已过万重山。(《望江亭》第一折)

当谭记儿获悉杨衙内要来“标取白士中首级”时，她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镇定和果断，决计去发付那“赖骨顽皮”。白士中的恐惧和烦恼，更反衬出谭记儿作为一个普通女子上述性格特征的难能可贵。

【十二月】你道他是花花太岁，要强逼的我步步相随；我呵，怕什么天翻地覆，就顺着他雨约云期。这桩事，你只睁眼儿觑者，看怎生的交付他赖骨顽皮！

【尧民歌】呀，着那厮得便宜翻做了落便宜，着那厮满船空载月明归；你休得便乞留乞良捶跌自伤悲。你着我淡妆不用画蛾眉，今也波日我亲身到那里，看那厮有备应无备！

(白士中云：)他那里必然做下准备，夫人，你断然去不得。(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做耳暗科。)……则除是恁的。(白士中云：)则怕反落他勾中。夫人，还是不去的是。(正旦云：)相公，不妨事。(唱)



【煞尾】我着那厮磕着头见一番，恰便似神羊儿忙跪膝；直着他船横缆断在江心里，我可便智赚了金牌，着他去不得！(《望江亭》第二折)

为了惩治杨衙内，维护自己和丈夫白士中，谭记儿扮渔妇来到望江亭，在赚取势剑、金牌、文书的过程中，她的机智的性格特征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云：)我这一来，非容易也呵！(唱：)

【紫花儿序】俺则待稍关打节，怕有那惯施舍的经商不请言赊。则俺这篮中鱼尾，又不比案上罗列；活计全别，俺则是一撒网，一蓑衣，一箬笠。先图些

打捏，只问那肯买的哥哥照顾俺也些些。

（云：）我缆住这船，上的岸来。（做见李稍，云：）哥哥，万福！（李稍云：）这个姐姐，我有些面善。（正旦云：）你道我是谁？（李稍云：）姐姐，你敢是张二嫂么？（正旦云：）我便是张二嫂。你怎么不认的我了？你是谁？（李稍云：）则我便是李阿鳖。（正旦云：）你是李阿鳖？（正旦做打科，云：）儿子，这些时吃得好了，我想你来。（李稍云：）二嫂，你见我亲么？（正旦云：）儿子，我见你，可不知亲哩。你如今过去，和相公说一声，着我过去切脍，得些钱钞，养活我来也好。（李稍云：）我知道了……（《望江亭》）第三折）

此后，谭记儿又凭藉着机智，“征服”了杨衙内，取得了势剑、金牌和文书。特别是在以两首词替换了文书的情节中，尤其表现了她的细心周到。总之，谭记儿的性格特征，主要为自尊、果敢、机智等几个方面。这些性格特征，正表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的美德。

（四）艺术特点

《望江亭》同《救风尘》一样，是关汉卿作品中成功的喜剧。正是作品所具有的喜剧性，发挥了强烈的讽刺作用。讽刺的对象主要是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的杨衙内；讽刺的手法，除了写谭记儿的一系列戏剧动作之外，还通过杨衙内身边的张千、李稍的插科打诨，来达到讽刺的目的。



（张千去衙内鬓边做拿科。）（衙内云：）嗯！你做什么？（张千云：）相公鬓边一个虱子。（衙内云：）这厮倒也说的是，我在这船只上个月期程，也不曾梳篦的头。我的儿好乖！（李稍去衙内鬓上做拿科。）（衙内云：）李稍，你也怎的？（李稍云：）相公鬓上一个狗鳖。（衙内云：）你看这厮！（亲随、李稍同去衙内鬓上做拿科。）（衙内云：）弟子孩儿，直恁的般多！……（《望江亭》第三折）

这样的插科打诨，表面上看来与戏剧冲突的发展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实际上，在刻画杨衙内形象，并予以讽刺等方面，都发挥了艺术效果，而且是如此轻松，有如信手点染。

《望江亭》的第二个艺术特点，是巧妙运用对比手法，以突出

人物性格特征。谭记儿的自尊、果敢和机智等性格特征，不仅通过与杨衙内的愚蠢、“懵懂”的对比得到突现，而且以白士中的徒然烦恼和畏惧作为对比，而得到充分的表现。

（正旦云：）……相公，你怕他做甚么？
（白士中云：）夫人，休惹他，则他是花花太岁。
…………
（白士中云：）……夫人，你断然去不得。
（正旦云：）相公，不妨事。
…………
（白士中云：）……夫人，还是不去的是。
（正旦云：）相公，不妨事。　（《望江亭》第二折）

关剧语言向以本色为特征，而此剧又兼具俊雅，是为第三个艺术特点。

此剧俊语颇多，与他作如出两手，如［村里迓鼓］云：“俺如今罢扫了蛾眉，净洗了粉脸，卸下了云鬟，待甘心捱你这粗茶淡饭。”［柳叶儿］云：“你若提着这桩儿公案，则你那观名儿唤做清安。你道是蜂媒蝶使从来惯，怕有人担疾患到你行求丸散。你只与他一服灵丹，你专医那枕冷衾寒。”字字芳逸，非肠肥脑满辈所能办也。（《吴梅戏曲论文集·瞿安读曲记》）



第四节　《单刀会》

在关汉卿杂剧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是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为题材的历史剧，如《单刀会》、《西蜀梦》等。这些作品，也是全部关剧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以《单刀会》成就最高，影响最大。

一　著录、版本及本事

《单刀会》杂剧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中

均有著录。现在所见之最早版本为元刊《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剧情为三国时代吴国鲁肃宴请关羽索取荆州的故事。此剧片断至今仍保留在某些剧种的传统演出剧目中。

这本杂剧的题目是：《鲁子敬索荆州》，正名是：《关大王单刀会》，简名：《单刀会》；最古著录见于明钞贾仲明订本《录鬼簿》。孟称舜刻本、曹楝亭刻本的《录鬼簿》只载正名，未标题目简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仅题简名：《单刀会》。此剧是一本三国历史故事的作品，搬演吴国鲁肃设宴邀请关羽，欲向其索回荆州的故事。本事来源，突出于晋陈寿《三国志·吴志》卷九《鲁肃本传》。原来在宋代民间"说话"的"说三分"——《三国评话》，大约已开始讲说这个英雄人物，所以在元代至治年间（第六世纪时）刊印的《全相平话三国志》卷下便有了这个节目。还有在宋元之间无名作家的南戏作品中，亦有《独赴单刀会》一本，可惜久已失传。关氏此剧，现在所能见到年代最古的版本，是元代杭州印行的小字木刻小型本，收于《古今杂剧三十种》内。卷首卷尾的总标题作：《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但是没有署题作者姓名。剧末题目作：《乔国老谏吴帝，□□□（司马徽）休官职》；正名作：《□□（鲁子）敬索荆州，关大王单刀会》。这种古本，除了全剧曲文以外，仅有正末一人的宾白；不载其余脚色宾白；而第三折尾和第四折首，曲文也有缺失。这种古本以外，尚有明代万历间脉望馆赵清常收藏的明钞本一种。卷首总题：《单刀会》，下面署题作者："元关汉卿"；版心标作：《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剧末所载的题目正名，与《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完全相同。在卷尾别有朱笔题字云：《古杭新刊的本关大王单刀会》，又题云："雍正乙巳(1725）八月十日用元刻本校"，原来这种明钞本，是清人何煌根据《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校勘过的本子。《古今杂剧三十种》本的第一折歌曲，比较这种明钞本多出［醉扶归］、［后庭花］二支；第二折歌曲多出［倘秀才］、［滚绣球］、［叨叨令］三支，却少了［隔尾］一曲；第三折歌曲多出［柳青娘］、［道和］二支；第四折歌曲多出［风入松］、［沽美酒］、［太平令］三支。两本的歌曲套数，颇有不同。这种明钞本，当是明代舞台实用的演出台本。



关氏此作，在明代舞台演出时可能还是一个相当流行的剧目，所以明人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批评此剧说："其意致自与常调迥别，此必是元人所作。大江东一折，可以正今日歌者之讹。"在今天尚保存于世间的关氏所作的十八种作品里，仅有此剧的第三第四两折残留在昆曲的传统演出剧目中。演出时，第三折剧名标作《训子》，或称《关公训子》，第四折剧名标作：《刀会》，亦名：《单刀会》，又称：《单刀赴会》。这两出"折子戏"，在今天南北

两地的昆曲演员和票友，还是不断地搬演在舞台上；剧本台词，确和明钞本很为相近。

关氏这部歌颂历史英雄的故事的戏曲作品产生以后，到了元末明初时，小说戏曲作家罗贯中所编的讲史小说巨著《三国志通俗演义》，亦演述了这个“关公单刀会”的故事。明代万历时，剧作家金成初的传奇作品，有敷衍三国故事的《荆州记》一本，见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然而剧本久已失传，想其中必然包括着这段故事。清代乾隆时，“翰苑词臣”张照、周祥钰、邹金生等人集体编写的“承应大戏”五种之一的《鼎峙春秋》，分为十本，有二百四十出之多，是历代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中最称雄伟的一部巨制。关氏杂剧的第三第四两折，也完全袭用了。近代各地方剧种的传统演出剧目里，徽剧、汉剧、秦腔、桂剧、粤剧、川剧胡琴、武安平调都有“单刀会”，温州乱弹、湖北高腔、长沙湘剧、豫剧、滇剧也有《单刀赴会》，湖北高腔并且有《关公训子》一戏，确实有不少剧种在演唱流传。至于民间说唱文学的作品，如清人秦西滨所编长篇说唱鼓词《三国志》，亦有单刀会的故事。其他的曲艺，如：子弟书、小段鼓书、弹词开篇、鼓子词、竹琴、南音等等，也都保存了同样题材的丰富的节目。(《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此剧本事发生在东汉末年赤壁之战之后。当时刘备尚无立足之地，乃趁曹操与孙权争夺荆州时，先计取荆州，并向孙权表示，暂借此地安身，待取西川之后奉还。但取得西川之后，却无意归还，派关羽镇守之。于是东吴大夫鲁肃，邀羽相会，当面索还。最后，以湘水为界，分荆州之江夏、长沙、桂阳属东吴。

(刘)备诣京见(孙)权，求都督荆州，惟(鲁)肃劝权借之，共拒曹公。(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吕范劝留备，肃曰：‘不可。将军虽神武命世，然曹公威力实重，初临荆州，恩信未洽，宜以借备，使抚安之。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计之上也。’权即从之。”)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亦作书，落笔于地……先是，益州牧刘璋纲维颓弛，周瑜、甘宁并劝权取蜀，权以咨备，备内欲自规，乃伪报曰：“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左右，备独竦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若不获请，备当放发归于山林。”后备西图璋，留关羽守，权曰：“猾虏乃敢挟诈！”及羽与肃邻界，数生狐疑，疆场纷错，肃常以欢好抚之。备既定益州，权求长沙、零、桂，备不

承旨，权遣吕蒙率众进取。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住益阳，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语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辞色甚切。羽操刀起谓曰："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备遂割湘水为界，于是罢军。(《三国志》卷五十四《吴书·鲁肃传》)

(建安)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是岁，曹公定汉中，张鲁遁走巴西。先主闻之，与权连和，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引军还江州。(《三国志·先主传》)

二　戏剧冲突

《单刀会》的戏剧冲突，集中表现在就荆州归属问题鲁肃与关羽、乔公、司马德操之间的矛盾：鲁肃，作为东吴的大夫，设下三计，向关羽索还荆州；关羽，作为镇守荆州的主将，则以"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为理由，拒绝归还，并以其英勇威武的气势，挫败了鲁肃三计。全剧戏剧冲突的安排，极有特色：在前两折中，关羽并未出场，鲁肃以所设三计征求乔公与司马德操的支持，但乔与司马都极力表示反对，其理由是关羽勇不可当。这在表面上看来，似鲁肃与乔、司马的冲突，但实际上则是鲁肃与关羽之间的冲突的间接表现。



(冲末鲁肃上，云：)……我今欲取索荆州，料关公在那里镇守，必不肯还我。今差守将黄文，先设下三计，看过主公……第三计：壁衣内暗藏甲士，酒酣之际，击金钟为号，伏兵尽举，擒住关公，囚于江下。此人是刘备股肱之臣，若将荆州复还江东，则放关公还益州；如其不然，主将既失，孤兵必乱，乘势大举，觑荆州一鼓而下，有何难哉！虽则三计已定，先交黄文请的乔公来商议则个。(正末乔公上。)……(鲁云：)今日请老相公，别无甚事，商量取索荆州之事。(末云：)这荆州断然不可取！想关云长好生勇猛，你索荆州呵，他弟兄怎肯和你甘罢？……(《单刀会》第一折)

(正末扮司马徽领道童上。)……(鲁见末科。)……(末云:)……大夫请我呵，再有何人？(鲁云:)别无他客，止有先生故友寿亭侯关云长一人。……(末唱:)……(云:)若有关公，贫道风疾举发，去不的！去不的！……(末唱:)

【滚绣球】大夫，你看我筵前劝几瓯，那汉劣性怎肯道折了半筹？(鲁云:)将酒央人，终无恶意。(末唱:)你便休提安排着酒肉，他怒时节目前见鲜血交流。你为汉上九座州，我为筵前一醉酒，(云:)大夫，你和贫道，(唱:)咱两个都落不的完全尸首……(鲁云:)我有三条计取索荆州。(末唱:)只为你千年勋业三条计，我可甚一醉能消万古愁，提起来魂魄悠悠。

……(末唱:)

【滚绣球】他尊前有一句言，筵前带二分酒，他酒性躁不中撩斗，你则绽口儿休提着索取荆州。(鲁云:)我便索荆州有何妨？(末云:)他听的你索荆州呵，(唱:)他圆睁开丹凤眸，轻舒出捉将手；他将卧蚕眉紧皱，五云山烈火难收。他若是玉山低趄，你安排着走；他若是宝剑离匣，准备着头。枉送了你那八十一座军州！(《单刀会》第二折)

鲁肃的三计，虽然遭到乔公与司马德操的反对，但他依然决定按计施行："我想三条计已定了，怕他怎的！"命令黄文到荆州去请关羽。关羽得到邀请之后，究竟去还是不去？去，又如何去？——这就形成了一个"悬念"。第三折戏，一方面表现关羽十分清醒地认识到鲁肃之筵，实是"杀人的战场"，"他安排着巴豆、砒霜"，另一方面又表现关羽坚信"大丈夫敢勇当先，一人拼命，万夫难当"，以自己的勇武，一定能战胜鲁肃。——这实际上就是对于第二折戏所形成的"悬念"的"解答"。而这个"解答"，正与鲁肃设下的三计，构成强烈的冲突，促使剧情必须向前发展。

(正末扮关公领关平、关兴、周仓上。)……(正末云:)孩儿，鲁子敬请我赴单刀会，走一遭去。(平云:)父亲，他那里筵无好会，则怕不中么？(正云:)不妨事。(唱:)

【石榴花】两朝相隔汉阳江，上写着道鲁肃请云长。安排筵宴不寻常，休想道是画堂别是风光。那里有凤凰杯满捧琼花酿，他安排着巴豆、砒霜！玳筵前摆列着英雄将，休想肯开宴出红妆。

【斗鹌鹑】安排下打凤牢龙，准备着天罗地网，也不是待客筵席，则是个杀

人，杀人的战场。若说那重意诚心更休想，全不怕后人讲。既然谨谨相邀，我则索亲身便往。（《单刀会》第三折）

关羽单刀赴会，鲁肃“三计”相待：一场冲突，势不可免。第四折，就是在前三折基础上，正面描述冲突发展达到高潮并走向结束的一折戏。首先表现鲁肃在已设下“三计”的背景之下，以仁义礼智信的说教，指责刘备，索取荆州。

（正末关云引周仓上。）……（做相见科。）……（把盏科。）……（鲁云：）……将军仁义礼智俱足，惜乎止少个信字，欠缺未完。再若得全个信字，无出君侯之右也。（正云：）我怎生失信？（鲁云：）非将军失信，皆因令兄玄德公失信……（正云：）你请我吃筵席来那，是索荆州来？…（鲁云：）当日孔明亲言：破曹之后，荆州即还江东。鲁肃亲为代保。不思旧日之恩，今日恩变为仇……圣人道：“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今将军全无仁义之心，枉作英雄之辈。荆州久借不还，却不道“人无信不立”！（《单刀会》第四折）

关羽作为一员英雄盖世的虎将，他当然不会与鲁肃正面进行“舌战”，他将以自己的威武气势压倒鲁肃。但这并非表明关羽只靠武力，不讲道理，关羽自有他不“还”荆州的理由。

（正云：）这荆州是谁的？（鲁云：）这荆州是俺的。（正云：）你不知，听我说。（唱：）

【沉醉东风】想着俺汉高皇图王霸业，汉光武秉正除邪，汉献帝将董卓诛，汉皇叔把温侯灭，俺哥哥合情受汉家基业。则你这东吴国的孙权，和俺刘家却是甚枝叶？请你个不克己先生自说！（《单刀会》第四折）



鲁肃预设的“甲士”的出现，和关羽“击案”的动作，标志着戏剧冲突发展达到高潮。此后，关羽勇不可当，下筵上船，则是高潮之后全剧走向结束。

……（甲士拥上科。）（鲁云：）埋伏了者。（正击案，怒云：）有埋伏也无埋伏？（鲁云：）并无埋伏。（正云：）若有埋伏，一剑挥之两断！（做击案科。）

（鲁云：）你击碎菱花。（正云：）我特来破镜！（唱）

【搅筝琶】却怎生闹炒炒军兵列，休把我当拦者！（云：）当着我的，呵呵！（唱：）我着他剑下身亡，目前流血。便有那张仪口、蒯通舌，休那里躲闪藏遮。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我和你慢慢的相别。

（鲁云：）你去了倒是一场伶俐。（黄文云：）将军，有埋伏哩。（鲁云：）迟了我的也。（关平领众将上，云：）请父亲上船，孩儿每来迎接哩……（《单刀会》第四折）

三 关羽形象的塑造

《单刀会》主人公关羽，史有其人，《三国志·蜀书》有传。三国以后，随着三国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作为历史人物的关羽，也在流传中成为人民大众崇敬的形象，并且被神化了。这个形象，英勇威武，战功赫赫，忠贞不屈，义重如山，是典型的中国古代英雄形象。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还小沛。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禽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袭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坂，先主斜趣汉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主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盪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

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轻己。[自] 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兴字安国，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子统嗣，尚公主，官至虎贲中郎将。卒，无子，以兴庶子彝续封。（《三国志·关羽传》）

后世对关羽的赞美，在三国人物中，似乎只略逊于孔明，甚至有赞颂者认为，西蜀政权全仗关羽之力。

夫忠而识暗，不能择有道之主，当代无以建其功。昔范增为项楚画计，虽怒撞玉斗，未免为彭城之废人矣。勇而义寡，不能坚事君之节，没世无以成其名。若吕布反覆无定，虽巧中戟支，未免为白门之缚虏矣。忠而远识，勇而笃义，事明君，抗大节，收俊功，蜚姓名，磊磊落落，挺然独立千古者，惟公之伟欤。昔汉火灰冷，群龙斗野，曹操以奸雄之心，挟天子以令四方，窥图神器，坐拟西伯，虽名汉相，其实汉贼。先主以汉之宗室，禀宽厚之姿，负英雄之气，下将解黔首之倒悬，上则惧高、光之不血食也，屈体待士，冀完归物。公于是时，意谓予曹则助贼为虐，逆也；予刘则辅正合义，顺也。于是委质于先主，如云风之从龙虎，左右御侮，周旋艰险，有死无二。及董

督荆州也，降于禁，戮庞德，梁郏陆浑，遥受印号，威声赫然，震叠华夏。曹操谋徙许以避其锋，江东请求婚之结其好。使西南僻陋之蜀，屹然为鼎足强国，二敌睥睨而莫敢妄动者，非公之与欤？当时诸葛孔明，自谓管、乐之流，于人不易许可，尝谓马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超群也。世说多称策马刺颜良于万众中，遂解白马围，为公之美，是岂真知公者哉？且公平昔好《春秋左氏传》，方先主在许与曹操同猎，公劝先主杀操而不从，及在夏口飘飖江渚，公怒曰："往昔若从所言，岂有今日之困?"以是知公好学通古，深识远见，又有大过人者。公当下邳之败，尝为操所得，礼遇甚厚。公视高爵重赏，藐如草壤，尽封所赐而去。于戏！士穷见节义。方曹氏势炽，炎刘力弱，事君不忘其本，见利不失其义，是岂增、布可同日论哉？公在汉为汉寿亭侯，在蜀为前将军，逮宋封武安王……（田德秀《嘉泰重修庙记》载《关帝志》卷三艺文上）

高、光以仁义得天下，而桓、灵失之。一时豪杰莫不欲代汉受命，比迹高、光，而只事于诈力智计！土地甲兵。独昭烈帝始终守一仁，武安王始终守一义，尽心于复汉，无心于代汉，汉统卒归之。袁氏徒为僭伪，曹氏徒为篡窃，孙氏徒为偏霸，竟不能以有汉。初，王及车骑将军飞与昭烈为友，约为兄弟，生死一之。及昭烈取益州，留王镇荆州，独当一面，犄角蹙操。昭烈进取汉中，王威镇许洛，几复汉矣。不幸而操、权合谋以图王，王死而曹氏篡。昭烈与飞出师伐权以诛仇，飞死而帝崩。始则王与飞以死昭烈，终则昭烈与飞以死报王。呜呼！仁之至，义之尽也。王讳羽，字云长，姓关氏，解梁人。起义于涿郡，争战于徐兖，奔走于冀豫，立功于江淮，而殁于荆楚。其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祀，福善祸恶，神威赫然，人咸畏而敬之，而燕赴荆楚为尤笃，郡国州县、乡邑闾井皆有庙，夏五月十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千载之下，景仰向慕，而犹若是，况汉季之遗民乎？天假之年，诛操复汉有余地矣。……（郝经《重建庙记》载《关帝志》卷三艺文上）



忆昔天下初三分，猛将并驱谁轶群。桓桓胆气万人敌，卧龙独许髯将军。威吞曹瞒欲迁许，中兴当日推元勋。惜我壮缪功不就，竟令豺兕还纷纷。血食千年庙貌古，岁时歌舞今犹勤。君不见天都灵武巢未覆，抚髀常思汉寿君。（张珣《义勇行》，载《关帝志》卷四艺文下）

一面荆州赤手擎，当时华下震威名。平生不背刘玄德，独有曹公察此情。（宋无《关云长》，见《啽呓集》）

鼎足相吞势未分，谁能倾盖得将军？曹吴不是中原手，天下英雄有使君。（李俊民《关将军庙》，见《元诗选》初集）

无数对关羽的赞颂之辞，既是针对历史人物的关羽，也是针对附加了传说成分的关羽。而《单刀会》中的关羽，则是综合了“历史的”与“传说的”两个方面的素材创造而成。其艺术手法，可从三个方面分述如下：

1. 渲染关羽的英雄历史

按正史记载，关羽死于建安二十四年（219），而《单刀会》本事，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已是关羽的晚年了。这就是说，关羽在人生道路上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往日的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正表现了他的性格特点，因此，剧中的乔公、司马徽以及关羽本人，都有相当数量的唱辞，历述往事。

【鹊踏枝】他诛文丑逞粗躁，刺颜良显英豪。他去那百万军中，他将那首级轻枭……

【尾声】曹丞相将送路酒手中擎，饯行礼盘中托，没乱杀侄儿和嫂嫂。曹孟德心多能做小，关云长善与人交。早来到灞陵桥，险唬杀许褚、张辽；他勒着追风骑，轻抡动偃月刀。曹操有千般计较，则落的一场谈笑。（云：）关云长道：“丞相勿罪！某不下马了也。”（唱：）他把那刀尖儿斜挑锦征袍。（《单刀会》第一折乔公唱）

【尾声】……关云长千里独行觅二友，匹马单刀镇九州；人似巴山越岭彪，马跨翻江混海兽；轻举龙泉杀车胄，怒扯昆吾坏文丑；麾盖下颜良剑标了首，蔡阳英雄立取头……（《单刀会》第二折司马徽唱）



【尧民歌】一年三谒卧龙冈，却又早鼎分三足汉家邦。俺哥哥称孤道寡世无双，我关某匹马单刀镇荆襄。长江，今经几战场，却正是后浪催前浪。

…………

【快活三】小可如我携亲侄访冀王，引阿嫂觅刘皇，灞陵桥上气昂昂，侧坐在雕鞍上。

【鲍老儿】俺也曾挝鼓三声斩蔡阳，血溅在杀场上。刀挑征袍出许昌，险唬杀曹丞相……（《单刀会》第三折关羽唱）

2. 表现关羽的豪迈情怀

在民间流传的关羽的形象，不仅忠贞勇武，武艺高强，而且具

有非凡的气度，豪迈的情怀。《单刀会》杂剧，为塑造关羽的英雄形象，也特别着重表现了他的内心世界，安排了一定数量的唱段，使关羽直抒胸臆，展示精神世界。

【剔银灯】折莫他雄赳赳排着战场，威凛凛兵屯虎帐，大将军智在孙、吴上，马如龙，人似金刚；不是我十分强，硬主张，但题起厮杀呵，磨拳擦掌，排戈甲，列旗枪，各分战场。我是三国英雄汉云长，端的是豪气有三千丈。

（云：）孩儿，与我准备下船只，领周仓赴单刀会走一遭去。（平云：）父亲去呵，小心在意者！（正唱：）

【尾声】须无那临潼会秦穆公，又无那鸿门会楚霸，折么他满筵人列着先锋将，小可如百万军刺颜良时那一场攘。（《单刀会》第三折）

（正末关公引周仓上，云：）周仓，将到那里也？（周云：）来到大江中流也。（正云：）着了这大江，是一派好水也呵！（唱：）

【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夫心别，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

（云：）好一派江景也呵！（唱：）

【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由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云：）这也不是江水，（唱：）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单刀会》第四折）

3. 描绘关羽的威武外形



《三国志·关羽传》载：诸葛亮致书关羽，说马超"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这里称关羽为"髯"，是因为"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后世说部，亦多称关羽为"美髯公"。《单刀会》对关羽外在形貌的刻画，极有特色：不仅描绘出面貌形体的威武，而且以动静结合，形神合一的手法，塑造了一座座雕像，使威风凛凛的关羽，突现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有力地表现了关羽的性格和气度。

【金盏儿】他上阵处赤力力三绺美髯飘，雄赳赳一丈虎躯摇，恰便似六丁神簇捧定一个活神道……

【金盏儿】……那汉酒中烈性显英豪，圪塔的揪住宝带，没揣的举起钢刀……

【尾声】……他勒着追风骑，轻轮着偃月刀……他把那刀尖儿斜挑锦征袍。

(《单刀会》第一折，乔公唱)

【滚绣球】……他圆睁开丹凤眸，轻舒出捉将手；他将那卧蚕眉紧皱，五云山烈火难收……(《单刀会》第二折，司马徽唱)

[附]《西蜀梦》

《西蜀梦》是关汉卿又一部历史剧，内容是关羽、张飞遇害后魂返西蜀的故事。现在能看到的剧本，只有仅录曲文，全无宾白的元刊本，故对剧情发展不易掌握。

本剧仅见于元刊本，而且只录曲文，科白全无，剧情不易全部了解，今简述于下。

第一折：三国时西蜀皇帝刘备的使臣，奉命去宣召镇守荆州的关羽和镇守阆州的张飞，回西川成都相见，以慰日夜思念之情。他不辞辛劳，先后走到荆州和阆州，谁知关羽已在对东吴作战中战败身死，张飞也为部下杀害。使臣极其悲愤，决心要替两位将军报仇。

第二折：西蜀丞相诸葛亮也因为刘备对关、张二人思念不止，夜观天象，发现凶兆。接着果然得到关、张身死的凶讯，十分感慨痛惜。

第三折：张飞和关羽两人的阴魂在途中相遇，互诉死难的不幸，前往成都，托梦给军师诸葛亮和大哥哥刘备，要求出兵东吴，捉拿贼臣，为他们报仇。

第四折：关、张两人阴魂来到宫廷，正值重阳佳节，想起过去为蜀帝上寿的热闹场面，对照今天的凄惨景象，早是痛泪交流。他们向兄长诉说了过去的桃园结义和今天的半途分手，诉说了荆州的失陷和阆州的变乱，临别时更是叮咛嘱咐，请求出兵捉拿仇人，杀死仇人，仇人的血胜过祭奠的酒。



关、张之死和魂赴西蜀托梦的本事，在明成化本《全相说唱花关索出身传》四种之四《全相说唱花关索贬云南传》里有所叙述。原来刘备义子刘丰(即刘封)得罪关羽，刘备将他贬在背阴山关口守关。关羽在荆州为东吴军队围困，派小军向阆州张飞求援，却被刘封截获，并扣压求救文书。援兵不至，荆州危急，糜竺糜芳献城降吴，关羽被杀。关羽魂赴成都，途中遇见张飞阴魂。原来张飞因小军张达造反，责打了他一番，张达乘张飞酒醉中刺死了张飞。二人阴魂同往成都托梦给刘备，请求为他们报仇。元至治本《全相三国志平话》则说张飞为部下王强、张三、韩斌三人杀害，三人提张飞头去投东

吴，与本剧所写情节不类。

剧中人物表

蜀国使臣	第一折正末
诸葛亮	第二折正末
张飞魂	第三、四折正末
关羽魂	
刘备	

(《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剧情说明》)

此剧在《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中均有著录。现在能看到的版本，只有元刊本一种，收在《古今杂剧三十种》内；《永乐大典》中收录了此剧全本，但已散佚不见。

这本杂剧的题目是：《荆州牧阆州牧二英魂》，正名是：《关云长张翼德双赴梦》，简名：《双赴梦》；最古著录见于明钞本《录鬼簿》。孟刻本、曹刻本《录鬼簿》，正名标作：《关张双赴西蜀梦》，不载题目简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只题简名：《双赴梦》。此剧以关羽张飞死后，刘备于梦中与关张相会，遂领兵为二人复仇的故事为题材，也是一本三国历史故事的戏曲。本事来源，今不可考。三国史传和演义小说，亦不见这个情节，可能出于宋元民间传说。此作，现在保存下来的仅有元代小字本刻小型本一种，也是年代最古的版本。此本收在《古今杂剧三十种》内。卷首卷尾，都标总题：《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全》，未署剧作者姓名；剧末不载题目正名。这种古本，虽然全剧曲文俱备，但是没有录出剧中所有脚色的宾白，因为不见其他版本的流传，所以此剧的全貌，今天是难以尽窥了。从现存的《永乐大典目录》中可以考见在这部庞大丰富的百科全书的卷二〇七四四“杂剧八”册，就采录了此剧，正名也题作：《关张双赴西蜀梦》，并且还是一部歌曲宾白俱全的“总本”，而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类书，却在1860年时散佚不见了。



(《元杂剧论集·关汉卿杂剧源流略述》)

《西蜀梦》的主要内容：

其一，充分描写关、张遇害后，兄弟三人彼此思念之情，以表现刘、关、张之间既是君臣，更是兄弟的情谊。

【混江龙】唤了声关、张仁弟，无言低首泪双垂：一会家眼前活观，一会家口内掂提；急煎御手频捶飞凤椅，扑簌簌痛泪常淹衮龙衣；每日家独上龙楼上，望荆州感叹，阆州伤悲。(《西蜀梦》第一折刘备唱)

其二，写关羽、张飞做鬼后，与生前对比，无限悲愤，表现了英雄遇难“运失时过”、做鬼无自由的感慨，是此剧感人至深之处。

【粉蝶儿】运失时过，谁承望有这场丧身灾祸？忆当年铁马金戈，自桃园初结义，把尊兄辅佐，共敌军擂鼓鸣锣，谁不怕俺弟兄三个！
【石榴花】往常开怀常是笑呵呵，绛云也似丹颊若频婆；今日卧蚕眉瞅定面没罗，却是因何？两泪如梭，割舍了向前先撺逐，见咱呵恐怕收罗，行行里恐俱明闻破，省可里到把虎躯挪。(《西蜀梦》第三折)
【滚绣球】俺哥哥丹凤之具，兄弟虎豹头，中他人机彀，死的来不如个虾蟹泥鳅！我也曾鞭及督邮，俺哥哥诛文醜，暗灭了车胄，虎牢关酣战温侯；咱人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日无常万事休，壮志难酬！
【倘秀才】往常真户尉见咱当胸叉手，今日见纸判官趋前退后，原来这做鬼的比阳人不自由！立在丹墀内，不由我泪交流，不见一班儿故友。(《西蜀梦》第四折)

其三，写关羽、张飞英雄一世而“中他人机彀”，死而不平，充分表现了报仇雪恨的决心。



【耍孩儿】西蜀家气势威风大，助鬼兵全无坎坷，糜芳糜竺共张达，待奔波怎地奔波？直取了汉上才还国，不杀了贼臣不讲和。若是都拿了，好生的将护，省可里拖磨。
【三】君王索怀痛忧，报了仇也快活。除了刘封，槛车里囚着三个。并无喜况敲金镫，有甚心情和凯歌？若是将贼臣报君王，将咱祭奠，也不用道场铙钹。
【二】烧残半堆柴，支起九顶镬，把那厮四肢梢一节节钢刀剉，亏图（按：据《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了肠肚鸡鸭剁，数算了肥膏猛虎拖。咱可灵位上端然坐，也不用僧人持咒，道士宣科。(《西蜀梦》第三折)
【尾】饱谙世事慵开口，会尽人间只点头。火速的驱军校戈矛，驻马向长江雪浪流。活拿住糜芳共糜竺，阆州里张达槛车内囚。杵尖上排定四颗头，腔子内血向成都闹市里流，强如与俺一千小盏黄封头祭奠。(《西蜀梦》第四折)

[小　结]

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而且还是一位有丰富艺术实践的戏剧活动家：他“躬践排场，面傅粉墨”，直接参与杂剧演出。

元以曲取士，设十有二科，而关汉卿辈争挟长技自见，至躬践排场，面傅粉墨，以为我家生活，偶倡优而不辞。（臧晋叔《元曲选·序》）

良家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倡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倡优岂能办此？故关汉卿以为“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献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近于理。（赵孟頫《论曲》转引自《元杂剧论集》）

按：这里所谓“我家生活”“是我一家风月”等等，都表明关汉卿参与了杂剧的演出；而他对于其他演出的排斥，又表明了演出中的竞争。

尽管明清某些曲家对关剧之“词语”亦有贬抑，但是关汉卿在中国文学史、戏曲史上的重要地位则是无可置疑的，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



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盖所以取者，初为杂剧之始，故卓以前列。（《太和正音谱》）

按：朱权谓汉卿为“可上可下'”之才，乃是个人偏见；但他亦不能不承认其“为杂剧之始”的历史地位。

关汉卿　珠玑语唾自然流，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忒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录鬼簿·关汉卿吊词》）

乐府之盛、之备、之难，莫如今时。其盛，则自搢绅及闾阎歌咏者众。

其备，则自关、郑、白、马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观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补于世。其难……（《中原音韵·序》）

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元人第一……以唐诗喻之：则汉卿似白乐天……以宋词喻之：则汉卿似柳耆卿……明宁献王《曲品》，跻马致远于第一，而抑汉卿于第十。盖元中叶以后，曲家多祖马、郑，而祧汉卿，故宁王之评如是。其实非笃论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十二》）

余考汉卿词，多至六十三种（详《录鬼簿》）。可谓竭毕生之力为之，而醇疵亦不能相掩。万里黄河，泥沙俱下，汉卿之谓也。（《吴梅戏曲论文集·瞿安读曲记》）

关汉卿在杂剧创作上之所以能有如此辉煌的成就，除其自身的才华、经历之外，也是时代使然。关汉卿作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其“有用之才”不能施展于仕途，自然“寓之乎声歌”，这在客观上正促成关汉卿在杂剧创作上取得成就。

盖当时台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职，尽其国人（指蒙古人）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获展。如关汉卿入太医院尹……其他屈在簿书，老于布素者，尚多有之。于是以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末，以舒其怫郁感慨之怀，盖所谓不得其平而鸣焉者也。（明胡侍《真珠船》）



第三章

《西厢记》

《西厢记》是中国古典戏曲的典范作品之一，是元杂剧的“压卷”之作（王世贞《曲藻》：“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

第一节　《西厢记》的作者

一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向有众说，如关汉卿作、王实甫作，王作关续，关作王续，王作而后人加工等等。但一般来说，还是承认《录鬼簿》等文献的可靠性，而确认作者为王实甫。



前辈才人有所编传奇于世者五十六人

…………

王实甫　名德信。大都人。

《西厢记》郑太后开宴北堂春，张君瑞待月《西厢记》。（天一阁本《录鬼簿》）

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

…………

王实甫　大都人。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曹楝亭本《录鬼簿》）

郡英所编杂剧

元五百三十五人

…………

王实甫：《西厢记》（朱权《太和正音谱》）

《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夫者。谓："至邮亭梦而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传之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首，不载《西厢》，则亦可据。（明·王世贞《曲藻》）

人之赋才，各有所近。马东篱、王实甫，皆胜国名手。马于《黄粱梦》、《岳阳楼》诸剧，种种妙绝，而一遇丽情，便伤雄劲；王于《西厢》、《丝竹芙蓉亭》之外，作他剧多草草不称。尺有所短，信然。（明·王骥德《曲律》）

《西厢》后四折，定为关汉卿所补，其笔力迥出二手，且雅语、俗语、措大语、白撰语层见叠出，至于"马户"、"尸巾"云云，则真马户尸巾矣！且《西厢》之妙，正在于《草桥》一梦，以假疑真，乍离乍合，情尽而意无穷，何必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而后乃愉快也？……（徐复祚《曲论》）

《太和正音谱》云："《西厢记》，元进士王实甫撰。"按：王实甫，见《元人百种》。曲目十三本，以《西厢记》为首。世有谓关汉卿撰者，妄也。汉卿亦元进士，撰曲有六十三本，不载《西厢》可据。王元美云："实甫元本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则续郑恒事，乃汉卿笔也。世又谓："至草桥惊梦而止"，非。按：元天台陶宗仪《辍耕录》："金章宗时，有董解元所编《西厢记》，世代未远，尚罕传者，况今杂剧中曲调之冗乎？"据此，则《西厢》为董解元作。而《啸馀谱》载元剧作一百五人，以董解元居首，但注"仕元，始作北曲"，并未载撰《西厢记》。陶九成，元人，相去未远，必有所据。意董原本而王、关为润色之欤？董解元，一作金人。（李调元《雨村曲话》）



《西厢记》之始于董解元，固矣；……《录鬼簿》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同时睢景臣有《莺莺牡丹记》。王实甫止有四卷，至草桥梦莺莺而止，其后乃关汉卿所续。（焦循《剧说》）

二　王实甫的生平

关于王实甫的生平事迹，至今所知甚少。仅知其名德信，字实甫，大都人，有杂剧作品十四种，散曲今存一只小令，两个套数和

一个残套。生卒年不详，近人推断，其创作杂剧的主要活动时期约在元成宗元贞、大德年间。

王实甫是一位文采风流、才华四溢的剧作家，而且与勾栏歌妓有着密切的交往，这对他能创作出《西厢记》这样的作品，显然不无关系。

风月营，密匝匝，列旌旗。莺花寨，明飐飐，排剑戟。翠红乡，雄赳赳，施谋智。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贾仲明吊王实甫《凌波仙》曲，见天一阁本《录鬼簿》）

在《雍熙乐府》里收有一个套曲《退隐》，但未注作者；而在《北宫词纪》中此套曲则注明王实甫作。如果确如《北宫词纪》所载，那么这个套曲正可表明王实甫还经历了宦场奔波，最后退隐，活了六十岁以上。

捻苍髯笑擎冬夜酒。人事远老怀幽。志难酬知机的王粲。梦无凭见景的庄周。抱孙儿成愿足。引甥甥女嫁心休。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数支干周遍又从头。笑频因酒醉。烛换为诗留。

【逍遥乐】江梅并瘦。槛竹同清。岩松共久。无愿何求。笑时人鹤背扬州。明月清风老致优。对绿水清山依旧。曲肱北牖。舒啸东皋。放眼西楼。

【金菊香】想着那红尘黄阁昔年羞。到如今白发青衫此地游。乐桑榆酬诗共酒。酒侣诗俦。诗潦倒酒风流。



【醋葫芦】到春来日迟迟庭馆春。暖融融红绿稠。闹春光莺燕语啾啾。自焚香下帘清坐久。闲把那丝桐一奏。涤尘襟消尽了古今愁。

【幺】到夏来锁松阴竹坞亭。载荷香柳岸舟。有鲜鱼鲜藕客堪留。放白鹤远邀云外叟。展楸枰消磨长昼。较亏成一笑两夺收。

【幺】到秋来醉丹霞树饱霜。绽金钱菊弄秋。半山残照挂城头。老菱香蟹肥堪佐酒。正值着登高时候。染霜毫乘醉赋归休。

【幺】到冬来搅清酣鸡语繁。漾茅檐日影稠。压梅梢晴雪带花留。倚蒲团唤童重烫酒。看万里冰绡染就。有王维妙手总难酬。

【梧叶儿】退一步乾坤大。绕一着万虑休。怕狼虎恶图谋。遇事休开口。逢人只点头。见香饵莫吞钩。高抄起经纶大手。

【后庭花】住一间蔽风霜茅草丘。穿一领卧苔莎粗布裘。捻几首写怀抱歪诗

句。吃几杯放心胸村醪酒。这潇洒傲王侯。且喜的身登身登中寿。有微资堪赡赒。有亭园堪纵游。保天和自养修。放形骸任自由。把尘缘一笔勾。再休题名利友。

【青哥儿】呀。闲处叹蜂喧蜂喧蚁斗。静中笑蝶讪蝶讪莺羞。你便有快马难熬我这钝炕头。见如今蔬果初熟。浊酒新篘。豆粥香浮。大叫高讴。睁着眼张着口尽胡诌。这快活谁能够。

【尾声】醉时节盘陀石上眠。饱时节婆娑松下走。困时节布衲里睡齁齁。偶乘闲细将云奥剖。把至理一星星参透。却原来括乾坤物我总浮沤。（［商调·集贤宾］《退隐》，见隋树森编《全元散曲》上册）

此外，近人孙楷第在《元曲家考略》中提到《滋溪文藁》里记有王德信名，叙述其子王结事迹，但此王德信是否即王实甫，难以断言。

余于苏天爵《滋溪文藁》中，偶发现王德信名。如即曲家王德信，则王实甫乃王结之父。结元名臣也，字仪伯，易州定兴人，徙家中山。年二十余游京师。上执政书，陈时政八事。其言剀切。时相不能用。武宗时由宿卫入仕。历官集贤直学士，吏刑部尚书，辽阳行省陕西行省参知政事，中书参知政事。结性方鲠，文宗即位，左右多忌之者，谮于上。因罢政。顺帝立，复拜中书左丞。知经筵事。至元二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二。四年，诏赠资政大夫，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护军。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忠。（《元曲家考略·乙藁》）



三　王实甫的创作

王实甫一生创作十四种杂剧。

《东海郡于公高门》、《孝父母明达卖子》、《曹子建七步成章》、《才子佳人拜月庭》、《韩采云丝竹芙蓉亭》、《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苏小郎月夜贩茶船》、《四大王歌舞丽春台》、《吕蒙正风雪破窑记》、《赵光普进梅谏》、《诗酒丽春园》、《陆绩怀桔》、《双渠怨》、《娇红记》（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按：天一阁本《录鬼簿》著录十二种。

今仅存《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三种以及《韩采云丝竹芙蓉亭》、《苏小妹月夜贩茶船》的片断。

《西厢记》　元王实甫撰。草桥惊梦后四出，关汉卿补。事据会真传待月西厢而作，乃元稹实事，而嫁名于张生也。按稹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失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与传奇所途正合。又白居易作稹墓志：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则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岁，与传奇生年二十二合。又韩愈作稹妻韦从志文：婿韦氏时，微之始以选为校书郎。按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书判拔萃，授校书郎，年二十四。正传奇所谓后岁余生亦有所娶者也。又稹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居易作稹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稹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又稹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且传奇亦言立缀春词二首。又有莺莺诗、杂忆诗，则每首皆用双文，意谓二莺字为双文也。莺嫁郑恒，则据恒墓志云："娶博陵崔氏"，本传但云委身于人也。苏轼赠张子野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按稹所作会真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生明年文战不利，乃是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于贞元十五年登科，既先二年，则非张籍明矣。会真传云："唐贞元中，有张生者，年二十二，游于蒲，寓于蒲东之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者亦止焉。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叙其亲，乃异派之从母。是岁，丁文雅不善于军。军士大掠蒲人。崔氏惶骇。张与蒲将之党有善，请吏护之，遂不及于难。会杜确将天子命，以统戎节，令于军中，军由是戢。郑厚张之德甚，因设馔以宴之，命其子欢郎出见，次命女莺莺出拜尔兄。至则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张自是惑焉。崔之婢曰红娘，生私为之礼者数四，乘间遂道其衷。婢曰："崔善属文、君试为喻情诗以乱之。"张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亦微喻其旨，既望之夕，张逾墙而达于西厢。及崔至，则端服严容大数张，复翻然而逝。张自失者久之，复逾而出。数夕之后，忽红娘携衾枕而至，抚张曰："至矣，至矣！"天将晓，红娘又捧至而去。自是同会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是夕旬有八日也。张生俄以文调及期，西之长安。明年生文战不利，止于京，因遗书于崔，以广其义。崔氏缄报之。张生发其书于所知，人多闻之以为异，然而张亦绝志矣。后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后乃因其夫，求以外兄见，而崔终不为出，自是绝不复知。按稹有梦游春古诗七十韵，虽不点出姓名，而所叙则会真记中实事也。白居



易和之，广为百韵，前七十韵，皆直叙稹事，而后三十韵，则欲其返真祛妄，三复乎法句心王。盖莺之与元遇，的然无疑也。李绅、杨巨源辈，亦皆有诗艳其事，所谓人多闻之以为异也。其后杜牧之亦有和会真韵之诗。自元人作西厢记，人尽以为张珙，忘其假托矣。珙之名，君瑞之字，会真所无。杜确戢军，据会真似非稹力，稹与蒲将善，非确也。孙飞虎，当即会真所谓丁文雅者。崔本非相国之女，恐作者别有所寓。法本、法聪、慧明，皆因普救寺揣摩结撰名字。琴童则以生善琴，故谓其童曰琴童也。郑恒据恒墓志。请宴、寄柬、跳墙、佳期等折，皆据会真，余则增饰点缀居多。按元人㑇梅香诸折，亦仿此意，而以生为白敏中，且为小蛮，与此各异。据会真记，张为崔却乱兵，崔母乃俾莺见张，事以仁兄之礼。张见而不能定情，于是恳红为蜂蝶。剧中游殿相逢，秋波微转。孙飞虎围寺，老夫人许退兵者不论僧俗即以莺婚，张生乃踊跃修书，激慧明请兵。杜确解围之后，改婚姻为兄妹，于是张怨而红亦忿，寄柬探病以就佳期，至被拷而甘心无怨。盖巧作波澜，以饰莺、红之过也。跳墙烧香，亦是点缀。长亭送别、草桥惊梦，已非记中所有。关汉卿又添登第归家，盖收局必然之势。而郑恒求亲不得，至于身殉，似觉过情。记云委身于人，则莺实归郑也。(《曲海总目提要》)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　《录鬼簿》(曹本) 著录。贾本正名作“张君瑞待月西厢记”，《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西厢记》传本甚多，明、清单行旧本，有四十种左右，经徐文长、王伯良、陈眉公、李卓吾、王思任、金圣叹诸家评点，几失原书面目，今以《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明弘治戊午刊本为较早可信。翻译本有1878年刊法译本，1936年刊英译本以及日本译本五种。但作者传说不一，兹定为王作。此剧凡五本，每本四折，共二十折，纯为北曲，亦称《北西厢》，实乃五本合成之杂剧，非传奇也。按都穆《南濠诗话》云：近时北词以《西厢》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予阅《点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艺苑卮言》云：《西厢》久传为关汉卿撰，迩来乃有以为王实甫者，谓至邮亭梦为止。又云至“碧云天，黄花地”而止，此后乃汉卿所补也。初以为好事者之传妄，及阅《太和正音谱》，王实甫十三本，以《西厢》为首，汉卿六十一本不载《西厢》，则亦可据。《今乐考证》云：王氏所撰《西厢》，《太和正音谱》目，但署《西厢记》三字，周宪王本目，每四折标列一名，曰王实甫《张君瑞闹道场剧》，曰《崔莺莺夜听琴剧》，曰《张君瑞害相思剧》，曰《草桥店梦莺莺剧》。其后四折，曰关汉卿《张君瑞庆团圆剧》。据此，则后四折为关续无疑矣。日新堂本目云：第一本《焚香拜月》，第二本《冰弦写恨》，第三本《诗句传情》，第四本《雨云幽会》，第五本《天赐团圆》。与现传明弘治金台岳家



刻本目间。俗本目，如《老夫人开春院》等二十条，为后人好事者所窜易，已非庐山真面。元人阙名增《对弈》一折，用《南吕·一枝花》调，与今所传演者异。据《西厢》五本之说，并未指后一本为关氏所续。是则《团圆》一剧，疑非关续，亦非王撰，与姚氏所谓《南宫·一枝花·对弈》一折，同属元人伪增之作品。胡应麟《庄岳委谈》云：《西厢记》与《莺莺传》悉合，独郑恒争姻之说不可晓。唐《杂说·柳参军传》云：柳游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为执金吾，致崔母，欲令子娶其女。女潜遣青衣轻红，往荐福寺达意于生，生即纳聘携归，金吾不知也。既而崔母亡，柳夫妇来赴，金吾子见之，因讼于官，崔女卒归王氏。此不知与微之孰先孰后，女皆崔，婢皆红，皆期于僧寺中，特王、柳两姓差异。郑恒之争，断出于此事附会。今存《西厢记五本》，无关汉卿填词，明朱墨套印，前有即空观主人凡例十则，及精图二十面。又《西厢六种》本，有关氏之《续西厢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四丞相歌舞丽春堂》《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贾本原作《十大王歌舞丽春堂》，简名《丽春堂》。校本正名作《四丞相歌舞丽春堂》。本事无实迹。叙完颜女真人右丞相乐善，端阳节御园射柳会宴，席间因与统军使李圭作斗，上怒，贬善于济南。善披蓑戴笠，以山水自娱。值土寇扰，起善招抚，归见妻子，鬓发已苍。出军未几，寇皆安戢，诏旨就其第丽春堂赐群臣宴贺，令圭诣谢罪。圭负荆伏地，善邀同畅饮，重修旧好云。剧末以颂金帝作结，则王作此剧，当在金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吕蒙正风雪破窑记》《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校本题目作《刘员外雪锦百尺楼》。孟本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破窑记》并注云：有二本。叙吕蒙正未达时，遇刘月娥掷彩球招婿，适中吕，遂嫁之。同居破窑，月娥甘贫不悔。蒙正向白马寺赶斋，为寺僧厌恶，改为饭后鸣钟以拒之。其后吕显达，寺僧告以向日之事，乃妇翁故意激之，使图上进。于是翁婿父女遂相欢好。按叶盛《水东日记》云：尝考吕文穆微时“渴睡汉”、“馇瓜亭”、“寒炉拨灰”事，颇见传记，今从而饬之曰：“他日相府退衙，片雪沾衣，欲斩执役人，其妻因举拨灰诗讽之，岂其然乎。”宋、元戏文，关汉卿杂剧，俱有同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韩彩云丝竹芙蓉亭》《录鬼簿》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仙吕宫》一套。简名《芙蓉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明王骥德校注之香雪居刻本《西厢记》附载一套，即此佚曲。评为“风流绮丽，堪称绝

妙”。叶德均《元曲劄记》谓王实甫《芙蓉亭》杂剧，崔伯英似即为男主角云。按曾瑞卿《王月英元夜留鞋记》中有云：“韩彩云芙蓉亭遇故知，崔伯英两团圆直到底。”生为崔伯英无可疑。金院本有《芙蓉亭》，元戏文有《韩彩云》，题材相同，见前文。(《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录鬼簿》(曹本)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中吕宫》一套。贾本题目作“冯员外误入神仙种”，正名作“信安王断没贩茶船”。简名《贩茶船》，孟本亦作简名，注曰：“廉纤韵。”《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并注云：“二本。”按纪君祥有《信安王断复贩茶船》一本。宋、元戏文亦有《苏小卿月夜泛茶船》，详见前文。其事似早有小说，叙双渐、苏卿故事，关目相当繁复，《青泥莲花记》成于明代，则仅叙其事之节略而已。赵景深《小说戏曲新考》一书中，罗列各家散曲所叙，此附而观，可资参考。在宋时双渐亦实有其人，为无为人，庆历进士，曾知汉阳。(《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第二节　《西厢记》的成书过程

一　元稹的《莺莺传》

《西厢记》所述崔莺莺与张生之恋爱故事，一般认为源于唐元稹《会真记》传奇。(亦有学者认为，可上推至张文成之《游仙窟》。张文成名鷟，唐高宗调露年间进士。)



《莺莺传》者，即叙崔张故事，亦名《会真记》者也。略谓贞元中，有张生者，性貌温美，非礼不动，年二十三未尝近女色。时生游于蒲，寓普救寺，适有崔氏孀妇将归长安，过蒲，亦寓兹寺，绪其亲则于张为异派之从母。会浑瑊薨，军人因丧大扰蒲人，崔氏甚惧，而生与蒲将之党有善，得将护之，十余日后廉使杜确来治军，军遂戢。崔氏由此甚感张生，因招宴，见其女莺莺，生惑焉，托崔之婢红娘以《春词》二首通意，是夕得彩笺，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辞云，“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张喜且骇，已而崔至，则端服严容，责其非礼，竟去，张自失者久之，数夕后，崔又至，将晓而去，终夕无一言。

"……张生辨色而兴，自疑曰，'岂其梦邪'？及明，睹妆在臂，香在衣，泪光荧荧犹莹于茵席而已。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张生常诘郑氏之情，则曰，'我不可奈何矣。'因欲就成之。无何，张生将至长安，先以情谕之，崔氏宛然无难词，然而愁怨之容动人矣。将行之夕，不可复见，而张生遂西下。……"

明年，文战不利，张生遂止于京，贻书崔氏以广其意，崔报之，而生发其书于所知，由是为时人传说。杨巨源为赋《崔娘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张之友闻者皆耸异，而张志亦绝矣。元稹与张厚，问其说，张曰：

"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使崔氏之子遇合富贵，乘娇宠，不为云为雨，则为蛟为螭，吾不知其变化矣。昔殷之辛，周之幽，据万乘之国，其势甚厚，然而一女之败之，溃其众，屠其身，至今为天下僇笑，予之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

越岁余，崔已适人，张亦别娶，适过其所居，请以外兄见，崔终不出；后数日，张生将行，崔则赋诗一章以谢绝之云，"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自是遂不复知，时人多许张生为善补过者云。(《中国小说史略》)

或谓《莺莺传》中之张生即唐诗人张籍；而宋人王性之反对此说，力主张生即元稹本人，崔莺莺即唐永宁尉崔鹏之女，稹之表妹。



王性之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有诗曰："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战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当也。会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然细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书，则与季裕所说皆合。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

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按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则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岁矣。(《传奇》言生二十二岁，未知女色。) 又韩退之作《微之妻韦从墓志文》："作婿韦氏时，微之始以选为校书郎。"正《传奇》所谓后岁余，生亦有所娶者也。(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书判拔授校书郎，二十四岁矣。) 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非特此而已，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余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传奇》言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不书讳字者，即此意。) 及自有《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传奇》所载，犹一家说也。又有《古决绝词》《梦游春词》，前叙所遇，后言舍之以义。又叙娶韦氏之年，与此无少异者。(《梦游春词》云："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二纪初，谓二十四岁也。) 其诗中多言双文，意谓二莺字，为双文也。并书于后，使览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艳诗》，多微之专因莺莺而作无疑。又微之《百韵诗寄乐天》云："山岫当阶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事。又云："幼年与蒲中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诗。"(《传奇》言生发其书于所知，予亦闻其说。生所善杨巨源为赋《崔娘诗》一绝。) 凡是数端，有一于此，可验决为微之无疑；况于如是之众也。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命姓氏，本同所自出耶。(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拔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 …… (载赵德麟《侯鲭录》卷五)

王氏认为张生即元稹本人，是有道理的；但是，根据元稹《陆氏姊志》中所说"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微之母郑夫人志》中说微之母系"郑济女"，以及《唐崔氏谱》所载"永宁尉(崔)鹏，亦娶郑济女"，就断言崔莺莺是崔鹏之女，乃元稹之表妹，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崔莺莺确指为唐代大世族崔姓之女，这显然是不能成立的。近人陈寅恪对此详加辨析，认为张生即元稹本人，而崔莺莺则决非大氏族崔氏女。



莺莺所出必非高门，实无可疑。若莺莺果出高门甲族，则微之无事更婚韦氏。惟其非名门之女，舍而别娶，乃可见谅于时人……舍弃寒女，而别婚

高门，当日社会公认之正当行为也。（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读〈莺莺传〉》）

《莺莺传》实乃文言短篇小说，作者以自身经历为基础，创造了崔张两个文学形象，描写了他们真挚的爱情，故而“时有情致”。后张生背叛了莺莺，“始乱终弃”，而作品却以封建说教为之文过，“遂堕恶趣”。

元稹以张生自寓，述自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而李绅杨巨源辈既各赋诗以张之，稹又早有诗名，后秉节钺，故世人仍多乐道……（《中国小说史略》）

然崔张之故事，则由此流传开去。

其事之震撼文林，为力甚大。（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

二　宋人传写崔张故事的作品

崔张故事于北宋流传更广，除于民间辗转传播，一些文士亦甚留意，且以多种文学样式加以表现，其中以秦观、毛滂、赵德麟之作最为著名。



【调笑转踏】崔家有女名莺莺，未识春光先有情。河桥兵乱依萧寺，红愁绿惨见张生。张生一见春情重，明月拂墙花影动。夜半红娘拥抱来，脉脉惊魂若春梦。

春梦，神仙洞。冉冉拂墙花树动。西厢待月知谁共，更觉玉人情重。红娘深夜行云送，困亸钗横金凤。（秦观《淮海词》）

【调笑转踏】春风户外花萧萧，绿窗绣屏阿母娇。白玉郎君恃恩力，樽前心醉双翠翘。西厢月冷濛花雾，落霞零乱墙东树。此夜灵犀已暗通，玉环寄恨人何处？

何处？长安路。不记墙东花拂树。瑶琴理罢霓裳谱，依旧月窗风户。薄情年少如飞絮，梦逐玉环西去。（毛滂《东堂词》）

【商调蝶恋花词】夫传奇者，唐元微之所述也，以不载于本集，而出于小说，或疑其非是。今观其词，自非大手笔，孰能与于此。至今士大夫，极谈幽玄，

访奇述异，无不举此以为美话。至于娼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惜乎不被之以音律，故不能播之声乐，形之管弦。好事君子，极饮肆欢之际，愿欲一听其说，或举其末而忘其本；或纪其略而不及其终篇。此吾曹之所共恨者也。今于暇日，详观其文，略其烦亵，分之为十章。每章之下，属之以词；或全摭其文，或止取其意。又别为一曲，载之传前，先叙前篇之义。调曰商调。曲名蝶恋花。句句言情，篇篇见意。奉劳歌伴，先定格调，后听芜词：

丽质仙娥生月殿。谪向人间，未免凡情乱。宋玉墙东流美盼，乱花深处会相见。

密意浓欢方有便。不奈浮名，旋遣轻分散。最恨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

传曰（略）

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锦额重帘深几许。绣履弯弯，未省离朱户。强出娇羞都不语，绛绡频掩酥胸素。

黛浅愁红妆淡伫。怨绝情凝，不肯聊回顾。媚脸未匀新泪汗，梅英犹带春朝露。

张生自是惑之；愿致其情，无由得也。……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懊恼娇痴情未惯。不道看看，役得人肠断。万语千言都不管，兰房跬步如天远。

废寝忘食思想遍。赖有青鸾，不必凭鱼雁。密写香笺论缱绻，春词一纸芳心乱。

是夕，红娘复至，持彩笺以授张曰："崔所命也。"题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词曰："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庭院黄昏春雨霁，一缕深心，百种成牵系。青翼蓦然来报喜，鱼笺微谕相容意。

待月西厢人不寐。帘影摇光，朱户犹慵闭。花动拂墙红萼坠，分明疑是情人至。

张亦微谕其旨。是岁，二月旬又四日矣。……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屈指幽期惟恐误。恰到春宵，明月当三五。红影压墙花密处，花阴便是桃源路。

不谓兰诚金石固。敛袂怡声，恣把多才数。惆怅空回谁共语，只应化作朝云去。

后数夕，张君临轩独寝，忽有人觉之，惊欻而起，则红娘敛衾携枕而至，抚

张曰："至矣！至矣！睡为何哉"并枕重衾而去。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俄而红娘捧崔而至。……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数夕孤眠如度岁。将谓今生，会合终无计。正是断肠凝望际，云心捧得嫦娥至。

玉困花柔羞抆泪。端丽妖娆，不与前时比。人去月斜疑梦寐，衣香犹在妆留臂。

是后又十余日，杳不复知。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红娘适至，因授之以贻崔氏。自是复容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入，同安于曩所谓西厢者，几一月矣。……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一梦行云还暂阻。尽把深诚，缀作新诗句。幸有青鸾堪密付，良宵从此无虚度。

两意相欢朝又暮。争奈郎鞭，暂指长安路。最是动人愁怨处，离情盈抱终无语。

不数月，张生复游于蒲，舍于崔氏者，又累月。张雅知崔氏善属文，求索再三，终不可见。虽待张生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不复鼓矣。以是愈惑之。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临去之夕，崔恭貌怡声，徐谓张曰："始乱之，今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始之，君终之，君之惠也。则没身之誓，其有终矣。又何必深憾于此行？然而君既不怿，无以奉宁。君尝谓我善鼓琴，今且往矣，既达君此诚。"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数声，哀音怨乱，不复知其是由也。左右皆欷歔。张亦遽止之。崔投琴拥面，泣下流涟，取归郑所，遂不复至。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碧沼鸳鸯交颈舞。正恁双栖，又遣分飞去。洒翰赠言终不许，援琴请尽奴衷素。

曲未成声先怨慕。忍泪凝情，强作霓裳序。弹到离愁凄咽处，弦肠俱断梨花雨。

诘旦，张生遂行。明年，文战不利，遂止于京。……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别后相思心目乱，不谓芳音，忽寄南来雁。却写花笺和泪卷，细书方寸教伊看。

独寐良宵无计遣。梦里依稀，暂若寻常见。幽会未终魂已断，半衾如暖人犹远。……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尺素重重封锦字。未尽幽闺，别后心中事。佩玉彩丝文竹器，愿君一见知深意。

环玉长圆丝万系。竹上斓斑，总是相思泪。物会见郎人永弃，心驰魂去

神千里。

张之友闻之，莫不耸异，而张之志，固绝之矣。岁余，崔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奉劳歌伴，再和前声：

梦觉高堂云雨散。十三巫峰，隔断相思泪。不为旁人移步懒，为郎憔悴羞郎见。

青翼不来孤凤怨。路失桃源，再会终无便。旧恨新愁无计遣，情深何似情俱浅。

逍遥子曰：乐天谓"微之能道人意中语"。仆于是益知乐天之言为当也。何者，崔之才华婉美，词彩艳丽，则于所载缄书诗章尽之矣。如其都愉淫冶之态，则不可得而见。及观其文，飘飘然仿佛出于人目前。虽丹青摹写其形状，未知能如是工且至否？仆尝采摭其意，撰成鼓子词十一章示余友何东白先生。先生曰："文则美矣，意犹有不尽者。胡不复为一章于其后，具道张之与崔，既不能以礼定其情；又不合之于义。始相遇也，如是之笃，终相失也，如是之遽。必及于此，则完矣。"余应之曰："先生真为文者也。言必曰有始终箴诫而后已。大都鄙靡之词，止歌其事之可歌，不必如是之备，若夫聚散离合，亦人之常情，古今所共惜也。又况崔之始相得，而终至相失，岂得已哉。如崔已他适，而张诡计以求见，崔知张之意，而潜赋诗以谢之，其情尽未能有忘者矣。乐天曰：'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岂独在彼者耶！"予因命此意，复成一曲，缀于传末云。

镜破人离何处问。路隔银河，岁会知犹近。只道新来消瘦损，玉容不见空传信。

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赵德麟《商调蝶恋花词》）



在宋代的"说话"和戏曲中，也有崔张恋爱故事。

【小说开辟】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论《莺莺传》……此乃为之传奇；……（罗烨《醉翁谈录》）

官本杂剧段数：……莺莺六么……（周密《武林旧事》）

三　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

当《莺莺传》流传了四百年左右，金章宗（1190～1208）时，

产生了以诸宫调形式叙述崔、张恋爱故事的长篇作品《弦索西厢记》（或称《西厢记挡弹词》），使这一故事以新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在民间流传。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记载，其作者为董解元，故简称《董西厢》。

诸宫调，是一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形式，北宋时，在“瓦肆”中演出，其创始者为艺人孔三传。这一艺术形式的主要特征，是“被之以乐曲”来说唱故事。

崇、观（指北宋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以来，在京瓦肆伎艺：……孔三传《耍秀才诸宫调》（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诸宫调本京师孔三传编撰传奇灵怪，入曲说唱。（耐得翁《都城纪胜》）

熙丰元祐间（指北宋熙宁、元丰、元祐年间，1068～1094年）……泽州有孔三传者，首创诸宫调古传，士大夫皆能诵之。（王灼《碧鸡漫志》）

诸宫调者，小说之支流，而被之以乐曲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现在能看到的完整的诸宫调作品，只有金人董解元的《西厢记》。其表演形式，或谓“专以一人挡弹并念唱之”，或谓“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递歌之”。

金章宗时，董解无所为《西厢记》亦第是一人倚弦索以唱，而间以说白。（王骥德《曲律》）



《西河词话》云：……宋末有安定郡王赵令畤者，始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则纯以事实谱词曲间，然犹无演白也。至金章宗朝，董解元——不知何人，实作《西厢挡弹词》，则有白有曲，专以一人挡弹并念唱之。（焦循《剧说》）

……然诸宫调则为极度之长篇……非一人之嗓力所以继续者。明张元长之《笔谈》（引《剧说》卷二）曰：“董解元《西厢记》，曾见之卢兵部许。一人援弦，数十人合座，分诸色目而递歌之，谓之磨唱。……赵长白云：，‘一人自唱’，非也。”此为明代之唱法，虽不可断其必有宋金之遗风，然以限于歌者嗓力察之，昔时当亦如张氏所述用复唱式者。（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第三章）

按：“递歌”的“复唱式”演出形式，应视为明代的个别现象，

从近世还在流行的与诸宫调有血缘关系的弹词宝卷推测，宋金时代诸宫调演唱形式当以“一人挡弹，并念唱之”为主。青木正儿所说“限于歌者嗓力”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演唱者可分多次甚至几天陆续演完。

诸宫调《西厢记》作者董解元，生卒年与生平事迹均无可考，仅知为金章宗时人，性格放浪不羁。

前辈名公乐章传于世者
董解元　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云。(钟嗣成《录鬼簿》)
已下一百五十人，俱是杰作，尤有胜于前列者。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也。
董解元　仕于金，始制北曲。(朱权《太和正音谱》)
【仙吕调】【醉落魄缠令】［引辞］吾皇德化，喜遇太平多暇，干戈倒载闲兵甲。这世为人，白甚不欢洽？秦楼谢馆鸳鸯幄，风流稍是有声价。教惺惺浪儿每都伏咱。不曾胡来，俏倬是生涯。
【整金冠】携一壶儿酒，戴一枝儿花。醉时歌，狂时舞，醒时罢。每日价疏散不曾着家。放二四不拘束，尽人团剥。(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卷一)

五万余言的《董西厢》，虽然采用了《莺莺传》的故事题材，但在主题思想、艺术形式、人物性格、故事情节等各方面都作了深刻的“改造”，成为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新作。

元人王实甫正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对流传了几百年的崔莺莺与张生的恋爱故事加以再创造，创作成北曲杂剧《西厢记》。



实甫之传，本于董解元，解元为说唱本，与实甫本可称双璧。(徐复祚《曲论》)

《西厢》虽出董解元，然犹弦唱小说之类；至元王、关所撰，乃可登场扮演。(姚燮《今乐考证》)

北曲之始，金之董解元《西厢记》、元之马致远《岳阳楼》之类。南曲之传，如元人高则诚《琵琶记》、施君美《拜月亭》之类。宫调既殊，排场亦异，然当时之唱法，非今日之唱法也。北曲如董之《西厢记》，仅可以入弦索，而不可以协箫管。其曲以顿挫节奏胜，词疾而板促。至王实甫之《西厢记》，及元人之诸杂剧，方可以协之箫管，近世之所宗者是也。(徐大椿《乐

府传声》)

王实甫全依董解元，惟董以敌贼下书者为法聪，实甫改为惠明。关所续亦依于董，惟董以张珙用法聪之谋，携莺奔于杜太守处；关所续则杜来普救寺也。(焦循《剧说》)

《王西厢》既出，始有王董孰优孰劣之争。而争论之焦点，多集中于词曲之遣词用句，这一倾向，也许正是评诗品词的传统的体现。实则王董皆优，只是风格各异，董作朴质，王词典雅之中有华丽。然明清论者多抑王扬董。



王实甫《长亭送别》一折，称绝调矣。董解元云："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实甫则云："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泪"与"霜林"，不及"血"字之贯矣。又董云："且休上马，苦无多泪与君垂，此际情绪你争知"；王云："阁泪汪汪不敢垂，恐怕人知"。董云："马儿登程，车儿归舍，马儿往西行，坐车儿往东拽，两口儿一步离得远如一步也"；王云："车地投东，马儿向西，两处徘徊，落日山横翠。"董云："我郎休怪强牵衣，问你西行几日归。著路里小心呵，且须在意：省可里晚眠早起，冷茶饭莫吃，好将息。我专倚着门儿专望你"；王云："到京师服水土，趁程途，节饮食，顺时自保揣身体。荒村野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最难调护，须要扶持。"董云："驴鞭半袅，吟肩双耸。休问离愁轻重，向个马儿上驮也驮不动"；王云："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人间烦恼填胸臆，量这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董云："帝里酒酽花浓，万般景媚，休取次共别人便学连理。少饮酒，省游戏。记取奴言语，必登高第。妾守空闺，把门儿紧闭，不拈丝管，罢了梳洗。你咱是必把音书频寄！"王云："你休忧文齐福不齐，我只怕你停妻再娶妻。一春鱼雁无消息，我这青鸾有信频宜寄，你切莫金榜无名誓不归。君须记：若见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董云："一个止不住长吁，一个顿不开眉黛，两边的心绪，一样的愁怀"；王云："他在那壁，我在这壁，一递一声长吁气。"两相参玩，王之逊董远矣。若董之写景语，有云"听塞鸿，哑哑的飞过暮云重"；有云"回首孤城，依约青山拥"；有云："柳堤儿上把瘦马儿连忙解"；有云"一径入天涯，荒凉古岸，衰草带霜滑"；有云："驼腰的柳树上有渔槎，一竿风旆茅檐上挂，澹烟消洒，横锁著两三家"；有云："淅零零地雨打芭蕉叶，急煎煎的促织儿声相接；有云：灯儿一点，甫能吹灭，雨儿歇闪出昏惨惨的半㷇月"；有云："披

衣独步在月明中，凝晴看天色"；有云："野水连天天竟白"；有云："东风两岸绿杨摇，马头西接着长安道。正是黄河津要，用寸金竹索，缆著浮桥"。前人比王实甫为词曲中之思王、太白，实甫何可当？当用以拟董解元。李空同云："董子崔张剧，当直继《离骚》。"（焦循《剧说》）

董解元《西厢》，今传者为杨升庵定本，绘象则唐伯虎笔，刻极工致。石华最赏其"愁何似，似一川烟草黄梅雨"二语，谓似南唐人绝妙好词，可谓拟于其伦。其后王实甫所作，盖探源于此。然未免瑜瑕不掩，不如董解元之玉璧全完也。（梁廷枏《曲话》）

王实甫《西厢》，其妙处亦何可掩？如第二卷《混江龙》内："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如此数语，虽李供奉复生，亦岂能有以加之哉！（何良俊《曲论》）

第三节 《西厢记》的面貌

为了探讨《西厢记》的思想和艺术，必须了解其版本、主唱、宫调、用韵等情况。

一 版 本

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曾列举二十六种明清两代的不同版本；傅惜华先生之《元代杂居全目》中著录明刊本四十一种，清刻本三十八种，近人校辑注释印本六种。但其中有些已失传。就明刊本而言，现存者近四十种。在众多明清刻本中，文字的差异，自不待言，难以细论。仅就各种版本的"题目正名"以及每折的标目，亦有不同。兹以弘治本、徐士范本、王伯良本、刘龙田本、闵遇五本、张深之本、金圣叹本七种版本为例，列表比较如下。





"题目正名"比较表

	第一本	第二本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弘治本	老夫人闭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俏红娘怀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张君瑞破贼计 莽和尚生杀心 小红娘昼请客 崔莺莺夜听琴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小红娘问汤药 张君瑞害相思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由情 短长亭斟别酒 草桥店梦莺莺	
徐士范本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小红娘传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同弘治本)	小红娘传书简 张君瑞害相思 老夫人命医士 崔莺莺寄情诗	小红娘成好事 老夫人问原由 长亭上送君瑞 草店里梦莺莺	小琴童传捷报 崔莺莺寄汗衫 郑伯常乾舍命 张君瑞庆团圆
王伯良本	老夫人开春院 崔莺莺烧夜香 俏红娘怀好事 张君瑞闹道场	(同弘治本)	(同弘治本)	(同弘治本)	郑衙内施巧计 老夫人悔姻缘 杜将军大断案 张君瑞两团圆
刘龙田本	(同	徐	士	范	本)
闵遇五本	(同	徐 士 范	本)	(同弘治本)	(同徐士范本)
张深之本	(同	徐	士	范	本)
金圣叹本	(同徐士范本)	张君瑞解贼围 小红娘昼请客 老夫人赖婚事 崔莺莺夜听琴	张君瑞寄情诗 小红娘递密约 崔莺莺乔坐衙 老夫人问医药	(同弘治本)	(同徐士范本)

说明：徐士范本、刘龙田本实际上并没有将全剧划分为五本，而是分为二十出。其"题目正名"分别出现在第一、五、九、十三、十七出的前面。

折目比较表

<table>
<tr><th>本（卷）</th><th>折（出）</th><th>徐士范本</th><th>刘龙田本</th><th>闵遇五本</th><th>王伯良本</th><th>张深之本</th><th>金圣叹本</th><th>弘治本</th></tr>
<tr><td rowspan="4">一</td><td>1</td><td>佛殿奇逢</td><td rowspan="6">（同徐士范本）</td><td>（同徐士范本）</td><td>遇艳</td><td>奇逢</td><td>惊艳</td><td></td></tr>
<tr><td>2</td><td>僧房假寓</td><td>僧僚假馆</td><td>投禅</td><td>假馆</td><td>借厢</td><td></td></tr>
<tr><td>3</td><td>墙角联吟</td><td>花阴唱和</td><td>赓句</td><td>倡和</td><td>酬韵</td><td></td></tr>
<tr><td>4</td><td>斋坛闹会</td><td>清醮目成</td><td>附斋</td><td>目成</td><td>闹斋</td><td></td></tr>
<tr><td rowspan="4">二</td><td>5</td><td>白马解围</td><td>（同徐士范本）</td><td>解围</td><td>解围</td><td>寺警</td><td></td></tr>
<tr><td>6</td><td>红娘请燕</td><td>东阁邀宾</td><td>邀谢</td><td>初宴</td><td>请宴</td><td></td></tr>
<tr><td>7</td><td>夫人停婚</td><td>母氏停婚</td><td>杯酒违盟</td><td>负盟</td><td>停婚</td><td>赖婚</td><td></td></tr>
<tr><td>8</td><td>莺莺听琴</td><td>琴心写怀</td><td>琴心挑引</td><td>写怨</td><td>琴挑</td><td>琴心</td><td></td></tr>
<tr><td rowspan="4">三</td><td>9</td><td>锦字传情</td><td>（同徐士范本）</td><td>（同徐士范本）</td><td>传书</td><td>传书</td><td>前候</td><td></td></tr>
<tr><td>10</td><td>妆台窥简</td><td>玉台窥简</td><td>（同刘龙田本）</td><td>省简</td><td>窥简</td><td>闹简</td><td></td></tr>
<tr><td>11</td><td>乘夜逾墙</td><td rowspan="4">（同徐士范本）</td><td rowspan="8">（同徐士范本）</td><td>逾垣</td><td>逾垣</td><td>赖简</td><td></td></tr>
<tr><td>12</td><td>倩红问病</td><td>订约</td><td>问病</td><td>后候</td><td></td></tr>
<tr><td rowspan="4">四</td><td>13</td><td>月下佳期</td><td>就欢</td><td>佳期</td><td>酬简</td><td></td></tr>
<tr><td>14</td><td>堂前巧辩</td><td>说合</td><td>巧辩</td><td>拷艳</td><td></td></tr>
<tr><td>15</td><td>长亭送别</td><td>秋暮离怀</td><td>伤离</td><td>送别</td><td>哭宴</td><td></td></tr>
<tr><td>16</td><td>草桥惊梦</td><td>（同徐士范本）</td><td>入梦</td><td>惊梦</td><td>惊梦</td><td></td></tr>
<tr><td rowspan="4">五</td><td>17</td><td>泥金报捷</td><td>（同徐士范本）</td><td>报第</td><td>报捷</td><td>捷报</td><td></td></tr>
<tr><td>18</td><td>尺素缄愁</td><td>尺素成愁</td><td>酬缄</td><td>缄愁</td><td>猜寄</td><td></td></tr>
<tr><td>19</td><td>郑恒求配</td><td>（同徐士范本）</td><td>诡谋求配</td><td>拒婚</td><td>求配</td><td>争艳</td><td></td></tr>
<tr><td>20</td><td>衣锦还乡</td><td>（同徐士范本）</td><td>（同徐士范本）</td><td>完配</td><td>荣归</td><td>团圆</td><td></td></tr>
</table>



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的版本，是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刊本，即所谓弘治本，其全名为《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每卷之首，标有四字句的名目，但这并非“题目正名”。

卷之一　焚香拜月；卷之二　冰弦写恨；卷之三　诗句传情；卷之四　雨云幽会；卷之五　天赐团圆（《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

在明清刊本中，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是金圣叹批评本，即

《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金圣叹除了随文评点，还在书前撰有两篇序文，一曰“恸哭古人”，二曰“留赠后人”，又有“读法”八十一则，颇多妙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原文还作了多处改动。对于金圣叹评点和改动《西厢》之功过成败，历来众说纷纭。

一、有人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后日定堕拔舌地狱。……

二、《西厢记》断断不是淫书，断断是妙文！……

三、人说《西厢记》是淫书，他止为中间有此一事耳。……

四、若说《西厢记》是淫书，此人只须朴，不必教。何也？……

五、若眼见《西厢记》了，又说是淫书，此人则应朴乎？……

…………

八十一、……（《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卷二）

金圣叹强作解事，取《西厢记》而割裂之，《西厢》至此为一大厄；又以意为更改，尤属鲁莽。《惊艳》云：“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水月观音院。”改为“这边是河中开府相公家，那边是南海观音院。”《借厢》云：“我若共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改为“我若与你多情小姐共鸳帐，我不教你叠被铺床。”又：“你撇下半天风韵，我舍得万种思量。”改为“你也掉下半天风韵，我也彪去万种思量。”《酬韵》云：“隔墙儿酬和到天明，方信道惺惺自古惜惺惺。”改为“便是惺惺惜惺惺”。又：“便是铁石人，铁石人也动情”，删去叠“铁石人”三字。《寺警》云：“便将兰麝熏尽，只索自温存。”改为“我不解自温存”。又：“若果有出师的表文，吓蛮的书信，但愿你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改为“他真有出师的表文，下燕的书信，只他这笔尖儿敢横扫五千人。”《请宴》云：“受用这些宝鼎香浓，绣帘风细，绿窗人静。”改为“你好宝鼎香浓。”又：“请字儿不曾出声，去字儿连忙答应。”改为“我不曾出声，他连忙答应。”《赖婚》云：“谁承望你即即世世老婆婆，教莺莺做妹拜哥哥。”改为“真是即世老婆婆，甚妹妹拜哥哥。”《前候》云：“一纳头安排着憔悴死。”改为“一纳头只去憔悴死。”《闹简》云：“我也回头看，看你个离魂倩女，怎发付掷果潘安。”改为“今日为头看，看你那离魂倩女，怎生的掷果潘安。”《拷艳》云：“我只神针法灸，谁承望燕侣莺俦。”改为“定然是神针法灸，难道是燕侣莺俦？”“猛凝眸，只见你鞋底儿瘦。”改为“怎凝眸。”又“那时间可怎生不害半星儿羞。”改为“那时间不曾害半星儿羞。”《哭宴》云：“两意徘徊，落日山横翠。”改为“两处徘徊，大家是落日山横翠。”《惊梦》云：……其实圣叹以文律曲，故每于衬字删繁就



简，而不知其腔拍不协。至一牌划分数节，拘腐最为可厌，故改纵有妥适，存而不论可也。李笠翁从而称之，过矣。（梁廷枬《曲话》）

读金圣叹所评《西厢记》，能令千古才人心死。夫人作文传世，欲天下后代知之也，且欲天下后代称许而赞叹之也。殆其文成矣，其书传矣，天下后代既群然知之，复群然称许而赞叹之矣，作者之苦心，不几大慰乎哉。予曰："未甚慰也。誉人而不得其实，其去毁也几希。但云千古传奇，推《西厢》第一，而不明言其所以为第一之故，是西施之美，不特有目者赞之，盲人亦能赞之矣。自有《西厢》以迄于今，四百余载，推《西厢》为填词第一者，不知几千万人，而能历指其所以为第一之故者，独出一金圣叹，是作《西厢》者之心，四百余年未死，而今死矣。不特作《西厢》者心死，凡千古上下，操觚立言者之心，无不死矣。人患不为王实甫耳，焉知数百年后复有金圣叹其人哉。"

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晰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以予论之，圣叹所评，乃文人把玩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字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焉。如其至今不死，自撰新词几部，由浅及深，自生而熟，则又当自火其书而别出一番诠解。甚矣，此道之难言也。

圣叹之评《西厢》，其长在密，其短在拘。拘即密之已甚者也。无一句一字不逆溯其源而求命意之所在，是则密矣，然亦知作者于此，有出于有心，有不必尽出于有心者乎？心之所至，笔亦至焉，是人之所能为也。若夫笔之所至，心亦至焉，则人不能尽主之矣。且有心不欲然而笔使之然，若有鬼物主持其间者，此等文字，尚可谓之有意乎哉。……（李渔《闲情偶寄》）

二 主 唱

元剧通例为一本四折，由一个角色主唱到底，故有"末本"、"旦本"之谓。当然都有例外，如《赵氏孤儿》，一本五折；《单刀会》，三个角色分唱。而《西厢记》之第二、四、五本，均突破了一人主唱之通例。如第五本：第一折莺莺唱［商调］，第二折张生唱［中吕］，第三折红娘唱［越调］，第四折则又由三个角色接唱或对唱。

（张生唱）［庆东原］哪里有粪堆上长出连枝树，淤泥中生出比目鱼？

……

(红娘唱)〔乔木鱼〕妾前来拜覆，省可里心头怒！……

(张生唱)〔搅琵琶〕小生若求了媳妇，只目下便身殂。……

(莺莺唱)〔沈醉东风〕不见时准备着千言万语，得相逢都变作短叹长吁。……

(张生唱)〔落梅花〕从离了蒲东路，来到京兆府，见个佳人也不曾回顾。……

(红娘唱)〔甜水令〕君瑞先生，不索踌躇，何须忧虑。……〔折桂令〕那吃敲才，怕不口里嚼蛆……

(莺莺唱)〔雁儿落〕他曾笑孙庞真下愚，若是论贾马非英物……〔得胜令〕是咱前者护身符，今日有权术。……

(张生唱)〔落梅风〕你硬撞入桃源路，不言个谁是主……(《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

三　宫调和用韵

北曲杂剧使用的宫调主要是仙吕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中吕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即所谓“五宫四调”。《西厢记》所用实只三宫三调，即仙吕宫、中吕宫、正宫、越调、双调、商调。各宫调均有自己特点。



仙吕宫，清新绵邈；南吕宫，感叹悲伤；中吕宫，高下闪赚；黄钟宫，富贵缠绵；正宫，惆怅雄壮；道宫，飘逸清幽；大石调，风流蕴藉；小石调，旖旎妩媚；高平调，条物滉漾；般涉调，拾掇坑堑；歇指调，急并虚歇；商角调，悲伤宛转；双调，健捷激袅；商调，凄怆怨慕；角调，呜咽悠扬；宫调，典雅沉重；越调，陶写冷笑。(燕南芝庵《唱论》)

《西厢记》用韵甚宽，每折一韵，一韵到底。以周德清《中原音韵》归纳之十九韵部计，除“恒欢”未用，共用十八韵部：一韵用两次的有一东钟，二江阳，三支思，六皆来，十五庚青，十六尤侯，十七侵寻；一韵只用一次的有四齐微，五鱼模，七真文，八寒山，十先天，十一萧豪，十二哥戈，十三家麻，十四车遮，十八监咸，十九廉纤。

现将主唱、宫调、用韵的情况综列下表：

本	折	主唱	宫调	宫调特点	用韵
第一本	楔子	老夫人、莺莺	仙吕	清新绵邈	东钟
	第一折	张生	仙吕	清新绵邈	先天
	第二折	张生	中吕	高下闪赚	江阳
	第三折	张生	越调	陶写冷笑	庚青
	第四折	张生	双调	健捷激袅	萧豪
第二本	楔子	莺莺	仙吕	清新绵邈	侵寻
	第一折	惠明	正宫	惆怅雄壮	监咸
	第二折	红娘	中吕	高下闪赚	庚青
	第三折	莺莺	双调	健捷激袅	歌戈
	第四折	莺莺	越调	陶写冷笑	东钟
第三本	楔子	红娘	仙吕	清新绵邈	廉纤
	第一折	红娘	仙吕	清新绵邈	支思
	第二折	红娘	中吕	高下闪赚	寒山
	第三折	红娘	双调	健捷激袅	家麻
	第四折	红娘	越调	陶写冷笑	侵寻
第四本	楔子	红娘	仙吕	清新绵邈	江阳
	第一折	张生	仙吕	清新绵邈	皆来
	第二折	红娘	越调	陶写冷笑	尤侯
	第三折	莺莺	正宫	惆怅雄壮	齐微
	第四折	张生、莺莺	双调	健捷激袅	车遮
第五本	楔子	张生	仙吕	清新绵邈	皆来
	第一折	莺莺	商调	凄怆怨慕	尤侯
	第二折	张生	中吕	高下闪赚	支思
	第三折	红娘	越调	陶写冷笑	真文
	第四折	张生、红娘、莺莺	双调	健捷激袅	鱼模



第四节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

《西厢记》的戏剧冲突有两条发展线索：一是以老夫人（包括郑恒）为一方同以崔莺莺、张生、红娘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线；二是崔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线。这两条冲突线，前者是“主线”，后者是“副线”，互相制约，交错展开，形成《西厢记》特有的戏剧性。

莺莺、张生同老夫人之间的冲突，是反对封建礼教、藐视门阀观念、追求婚姻自主的叛逆者同维护封建礼教、维护门阀利益的封建家长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贯穿全剧，有时表面化，造成强烈的戏剧动作；有时又以潜在的状态，制约着戏剧情节的发展。

一 张生、莺莺与老夫人的冲突

（一）崔莺莺与老夫人的潜在的矛盾



在全剧第一本楔子中，老夫人与崔莺莺先后出场。老夫人为相国归西，门前冷落而伤感；崔莺莺则为残春、萧寺、流水、落花而感叹，实际上是一种受到压抑的潜在爱情的要求。

> 我想先夫在日，食前方丈，从者数百；今日至亲只这三四口儿，好生伤感人也呵！
>
> 【仙吕赏花时】夫主京师禄命终，子母孤孀途路穷；因此上旅榇在梵王宫。盼不到博陵旧冢，血泪洒杜鹃红。（《西厢记》第一本《楔子》老夫人唱）
>
> 【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西厢记》第一本《楔子》崔莺莺唱）

老夫人吩咐红娘，佛殿上没人时可陪小姐去“闲散心耍一回”，

但莺莺在佛殿与张生相遇，不仅使张生“疯魔”，她自己也有“顾盼”之意，这显然是违背老夫人意志的。

（莺莺引红娘撚花枝上云）红娘，俺去佛殿上耍去来。（末做见科）呀！（接唱前曲【村里迓鼓】——编者）
正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
【元和令】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缭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

（红云）那壁有人，咱家去来。（旦回顾觑末下）……（张生唱）
【赚煞】饿眼望将穿，馋口涎空咽，空看我透骨髓相思病染，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休道是小生，便是铁石人也意惹情牵。（《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

（二）张生与老夫人的矛盾

张生佛殿遇莺莺之后，全部戏剧动作的目的，就是设法接近莺莺，于是有“借厢”、“闹斋”等情节。

【中吕·粉蝶儿】……借与我半间儿客舍僧房，与我那可憎才居止处门儿相向。虽不能够窃玉偷香，且将这盼行云眼睛儿打当。（《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末哭科云）……小姐是一女子，尚然有报父母之心；小生湖海飘零数年，自父母下世之后，并不曾有一陌纸钱相报。望和尚慈悲为本，小生亦备钱五千，怎生带得一分儿斋，追荐俺父母咱！便夫人知也不妨，以尽人子之心。（洁云）法聪与这先生带一分者。（末背问聪云）那小姐明日来么？（聪云）他父母的勾当，如何不来。（末背云）这五千钱使得有些下落者。（《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旦与红云）那生忙了一夜。
【锦上花】外貌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

（红云）我猜那生。
【幺篇】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窗儿外那会镬铎。到晚来向书帏里比及睡着，千万声长吁捱不到晓。

（末云）那小姐好生顾盼小子。
【碧玉箫】情引眉梢，心绪你知道；愁种心苗，情思我猜着。畅懊恼！响当当云板敲。行者又嚎，沙弥又哨，您须不夺人之好。

（洁与众僧发科）（动法器了、洁摇铃跪宣疏了，烧纸科）（洁云）天明了也，请夫人小姐回宅。（末云）再做一会也好，那里发付小生也呵！
【鸳鸯煞】有心争似无心好，多情却被无情恼。劳攘了一宵，月儿沉，钟儿响，鸡儿叫。畅道是玉人归去得疾，好事收拾得早，道场毕诸人散了。酩子里各归家，葫芦提闹到晓。（《西厢记》第一本第四折）

而张生接近莺莺的最大障碍则是老夫人。尽管在上述情节中，作品并未写老夫人的行动，但她的存在，她的"冰霜之操"，正与张生的戏剧动作构成冲突。

【净扮洁上】老僧法本，在这普救寺内做长老。……见今崔老夫人领着家眷扶柩回博陵，因路阻暂寓本寺西厢之下，待路通回博陵迁葬。老夫人处事温俭，治家有方，是是非非，人莫敢犯。……

（洁云）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

（红怒云）……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内无应门五尺之童，年至十二三者，非呼召不敢辄入中堂。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立谢而言曰："今当改过从新，毋敢再犯。"是她亲女，尚然如此，何况以下侍妾乎？……（《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张生与老夫人的冲突，给张生带来极大的痛苦。



（末云）这相思索是害也！

…………

【耍孩儿】……业身躯虽是立在回廊，魂灵儿已在他行。本待要安排心事传幽客，我只怕漏泄春光与乃堂。夫人怕女孩儿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
【五煞】……才得到风流况，成就了会温存的娇婿，怕甚么能拘束的亲娘。
【四煞】夫人太虑过，小生空妄想，郎才女貌合相彷。……（《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三）"寺警"——戏剧冲突的激化

"寺警"前，张生、莺莺同老夫人的冲突不仅给张生带来了痛

苦，而且也折磨着崔莺莺。

（旦引红上云）自见了张生，神魂荡漾，情思不快，茶饭少进。早是离人伤感，况值暮春天道，好烦恼人也呵！好句有情怜夜月，落花无语怨东风。
【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早是伤神，那值残春。罗衣宽褪，能消几度黄昏？风袅篆烟不卷帘，雨打梨花深闭门；无语凭栏杆，目断行云。
【混江龙】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池塘梦晓，阑槛辞春；蝶粉轻沾飞絮雪，燕泥香惹落花尘；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阴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莺莺这种痛苦的实际问题，是无法与张生有所交流：

【鹊踏枝】……谁肯把针儿将线引，向东邻通个殷勤。（《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而莺莺身边的侍女红娘，此刻正奉夫人之命，对莺莺“行监坐守”。因此，莺莺痛苦的实质，依然是老夫人的约束。

【天下乐】红娘呵，我只索搭伏定鲛绡枕头儿上盹。但出闺门，影儿般不离身。
（红云）不干红娘事，老夫人着我跟着姐姐来。（旦云）俺娘也好没意思！这些时值恁般提防着人；小梅香伏侍得勤，老夫人拘系得紧，只怕俺女孩儿折了气分。（《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至此，老夫人与张生、崔莺莺的矛盾冲突，仍然表现为一种潜在的状态。而孙飞虎率领五千人马的突然出现，则使戏剧冲突急遽发展，顿时激化起来。为解孙飞虎之围，老夫人给而许诺，终而食言，促使戏剧冲突趋向高潮。

（孙飞虎领兵上围寺科）（下）（卒子内高叫云）寺里人听者：限你们三日内将莺莺献出来与俺将军成亲，万事干休。三日之后不送出，伽蓝尽皆焚烧，僧俗寸斩，不留一个。……
（莺莺唱）

【青歌儿】……您孩儿别有一计：不拣何人，建立功勋，杀退贼军，扫荡妖氛；倒陪家门，情愿与英雄结婚姻，成秦晋。

（夫人云）此计较可。虽然不是门当户对，也强如陷于贼中。长老在法堂上高叫：两廊僧俗，但有退兵之策的，倒陪房奁，断送莺莺与他为妻。（洁叫了，住）（末鼓掌上云）我有退兵之策，何不问我？（见夫人了）（洁云）这秀才便是前日带追荐的秀才。（夫人云）计将安在？（末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赏罚若明，其计必成。"（旦背云）只愿这生退了贼者。（夫人云）恰才与长老说下，但有退得贼兵的，将小姐与他为妻。（末云）既是恁的，休唬了我浑家，请入卧房里去，俺自有退兵之策。……（《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

张生藉故友"白马将军"之力解除"寺警"，挽救崔氏一家，按照老夫人的许诺，理应得到莺莺；莺莺对张生的爱情也应得到实现。因此，在"寺警"之后的"请宴"一折戏里，极写张生的喜悦，使作品充满了喜剧的色调。但是在紧接着的下一折戏里，老夫人公然食言赖婚，戏剧冲突骤然激化。

（四）赖婚——戏剧冲突的高潮

【末见旦科】（夫人云）小姐进前拜了哥哥者！（末背云）呀，声息不好了也！（旦云）呀，俺娘变了卦也！（红云）这相思又索害也。（旦唱）

【雁儿落】荆棘刺怎动挪！死没腾无回豁！措支剌不对答！软兀剌难存坐！

【得胜令】谁承望这即即世世老婆婆，着莺莺做妹妹拜哥哥。白茫茫溢起蓝桥水，不邓邓点着祆庙火。碧澄澄清波，扑剌剌将比目鱼分破；急攘攘因何，扢搭地把双眉锁纳合。



（夫人云）红娘看热酒，小姐与哥哥把盏者！（旦唱）

【甜水令】我这里粉颈低垂，蛾眉频蹙，芳心无那，俺可甚"相见话偏多"？星眼朦胧，檀口嗟咨，攧窨不过，这席面儿畅好是乌合。

（旦把酒科）（夫人央科）（末云）小生量窄。（旦云）红娘接了台盏者！

【折桂令】他其实咽不下玉液金波。谁承望月底西厢，变做了梦里南柯。泪眼偷淹，酩子里揾湿香罗。他那里眼倦开软瘫作一垛；我这里手难抬称不起肩窝。病染沈疴，断然难活。则被你送了人呵，当甚么喽啰。

（夫人云）再把一盏者！（红递盏了）（红背与旦云）姐姐，这烦恼怎生是了；（旦唱）

【月上海棠】而今烦恼犹闲可，久后思量怎奈何？有意诉衷肠，争奈母亲侧

坐，成抛躲，咫尺间如间阔。

【幺篇】一杯闷酒尊前过，低首无言自摧挫。不甚醉颜酡，却早嫌玻璃盏大。从因我，酒上心来较可。

（夫人云）红娘送小姐卧房里去者！（旦辞末出科）（旦云）俺娘好口不应心也呵！（《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

老夫人食言赖婚的实质，是坚持“门当户对”的门阀观念。对此，张生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向老夫人直陈委曲；而老夫人则以曾许郑恒相辩。双方展开了一场正面冲突。

（末云）小生醉也，告退。夫人根前，欲一言以尽意，未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夫人云）先生纵有活我之恩，奈小姐先相国在日，曾许下老身侄儿郑恒。即日有书赴京唤去了，未见来。如若此子至，其事将如之何？莫若多以金帛相酬，先生拣豪门贵宅之女，别为之求，先生台意若何？（末云）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却不道“书中有女颜如玉”？只今日便索告辞。（《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

当然，张生并没有“今日便索告辞”。在老夫人从许诺到食言的过程中，红娘看清了谁是谁非，她坚定地站到了张生、莺莺的一边，认为“若非张生妙计呵，俺一家性命难保也呵”，因此，“张君瑞合当钦敬。”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理应得到老夫人的认可；但却遭到老夫人“变卦”的打击。于是，正当的爱情要求，被迫转为“非法”的秘密行动。



二　崔莺莺与红娘、张生的冲突

在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中，张生、莺莺、红娘本来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采取了“非法”的形式，所以，对他们（特别是莺莺）自身来说，也就有一个摆脱封建礼教束缚的过程，有一种谨慎

小心，提防别人告密的心理状态。于是，在这本是同一营垒的三个人物之间出现了矛盾，形成一系列极富戏剧性的冲突。

（一）莺莺与红娘的矛盾

分明是莺莺思念张生、让红娘前去探望，而当红娘带回张生书简时，莺莺却大发脾气。红娘对此虽有精神准备，但还是深感委屈。

（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甚么事？（旦云）你与我望张生去走一遭。看他说甚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西厢记》第三本楔子）

（红上云）……我待便将简帖儿与他，恐俺小姐有许多假处哩。我只将这简帖儿放在妆盒儿上，看他见了说甚么。……

（旦云）小贱人，这东西那里将来的？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惯看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红云）小姐使将我去，他着我将来。我不识字，知他写着甚么？

【快活三】分明是你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颠倒恶心烦，你不惯，谁曾惯？

姐姐休闹，比及你对夫人说呵，我将这简帖儿去夫人行出首去来。（旦做揪住科）我逗你耍来。（红云）放手，看打下下截来。（旦云）张生两日如何？……（《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



红娘把张生患病的情景告诉莺莺，莺莺却又假意“使性子”，作书令红娘送去。

（旦云）将描笔儿过来，我写将去回他，着他下次休是这般。（旦做写科）（起身科云）红娘，你将去说：小姐看望先生，相待兄妹之礼如此，非有他意。再一遭儿是这般呵，必告夫人知道，和你个小贱人都有说话。（旦掷书下）（《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

当红娘在张生处获知莺莺写的是一首邀约张生的情诗时，内心十分委屈。

（红云）你看我姐姐，在我行也使这般道。……

【三煞】他人行别样的亲，俺跟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鸿案。别人行甜言美语三冬暖，我跟前恶语伤人六月寒。……（《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

（二）莺莺与张生的矛盾

莺莺一心倾慕张生，但在爱情的表达上又充满了矛盾：明明是她约张生来相会，而当张生真正出现在面前时，她又反悔了。当然，这种“变卦”，除了莺莺自身的原因之外，也还有害怕老夫人知道的因素，她以老夫人的淫威恫吓张生，实际上正反映了她自己的恐惧。

（末作跳墙搂旦科）（旦云）是谁？（末云）是小生。（旦怒云）张生，你是何等之人！我在这里烧香，你无故至此；若夫人闻知，有何理说！（末云）呀，变了卦也！

…………

（旦）红娘，有贼。（红云）是谁？（末云）是小生。（红云）张生，你来这里有甚么勾当？（旦云）扯到夫人那里去！（《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

三　红娘与老夫人的冲突

经过一番周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与张生终于结合了。这标志着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得到了解决。然而，全剧基本冲突，即老夫人与莺莺、张生、红娘之间的冲突，并未解决。因此，发生了“拷红”等剧情。“拷红”是老夫人与红娘之间的正面冲突，红娘抓住老夫人维护相国门风名誉的弱点，从被审者转而为审判者，“战胜”了老夫人。

（夫人云）这端事都是你个贱人。（红云）非是张生小姐红娘之罪，乃夫人之过也。（夫人云）这贱人倒指下我来，怎么是我之过？（红云）信者人之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当日军围普救，夫人所许退军者，以女妻之。张生非慕小姐颜色，岂肯区区建退军之策？兵退身安，夫人悔却前言，岂得不为失信乎？既然不肯成其事，

只合酬之以金帛，令张生舍此而去。却不当留张生于书院，使怨女旷夫，各相早晚窥视所以夫人有此一端，目下老夫人若不息其事，一来辱没相国家谱；二来张生日后名重天下，施恩于人，忍令反受其辱哉？使至官司，夫人亦得治家不严之罪。官司若推其详，亦知老夫人背义而忘恩，岂得为贤者？红娘不敢自专，乞望夫人台鉴，莫若恕其小过，成就大事，㓂之以去其污，岂不为长便乎？……

（夫人云）这小贱人也道得是。我不合养了这个不肖之女。待经官呵，玷辱家门。罢罢！俺家无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与了这厮吧。……（《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

四　戏剧冲突的延伸和妥协

老夫人“认可”了张生莺莺的关系，表面看来似乎冲突得到了解决。但老夫人提出的让张生“明日便上朝取应去”的要求，实际上是立即拆散莺莺与张生，致使他们在“西风紧，北雁南飞”的凄凉气氛中分别了。

（末见夫人科）（夫人云）好秀才呵，岂不闻“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我待送你去官司里去来，恐辱没了俺家谱。我如今将莺莺与你为妻，只是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你明日便上朝取应去。我与你养着媳妇，得官呵，来见我；驳落呵，休来见我。（《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



张生与崔莺莺就这样被拆散了。但张生、莺莺与老夫人之间的冲突仍未解决：因为张生此行能否得官还是未知数，如果未能得官，老夫人则明示“休来见我”，而莺莺则要求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你却休‘金榜无名誓不归’”。因此，才有了这以后的剧情发展。

郑恒的“争婚”，实际上也是张生、莺莺与老夫人之间冲突的派生。

（夫人怒云）我道这秀才不中抬举，今日果然负了俺家。俺相国之家，世无与人做次妻之理。既然张生奉旨娶了妻，孩儿，你（指郑恒）拣个吉日良

辰，依着姑父的言语，依旧入来做女婿者。……（《西厢记》第五本第三折）

郑恒的谎言终被揭穿，张生得官而且并无另婚之事。最后，在杜将军的支持下，老夫人才承认了张生与莺莺的婚事，“着他两口儿成合着”。

（杜将军上云）下官离了蒲关，到普救寺。第一来庆贺兄弟咱，第二来就与兄弟成就了这亲事。（末对将军云）小弟托兄长虎威，得中一举。今则回来，本待做亲。有夫人的侄儿郑恒，来夫人行说道你兄弟在卫尚书家作赘了。夫人怒欲悔亲，依旧要与莺莺与郑恒，焉有此理？道不得个“烈女不更二夫”。（将军云）此事夫人差矣。君瑞也是礼部尚书之子，况兼又得一举。夫人世不招白衣秀士，今日反欲罢亲，莫非礼上不顺？（夫人云）当初夫主在时，曾许下这厮，不想遇此一难，亏张生请将军来杀退贼众。老身不负前言，欲把他为婿；不想郑恒说道，他在卫尚书家做了女婿也，因此上我怒他，依旧许了郑恒。（将军云）他是贼心，可知道诽谤他。老夫人如何便信得他？……（净上）……（将军云）你这厮怎么要诳骗良人的妻子，行不仁之事，我跟前有甚么话说？我奏闻朝廷，诛此贼子。……（净云）罢罢！要这性命怎么，不如触树身死。……（净倒科）（夫人云）俺不曾逼死他，我是他亲姑娘，他又无父母，我做主葬了者。着唤莺莺出来，今日做个庆喜的茶饭，着他两口儿成合者。（旦、红上，末、旦拜科）（同上书第五本第四折）

按：《西厢记》全剧的冲突，实际上是在妥协中得到“解决”的。老夫人方面，维护门第利益，不招白衣女婿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张生、莺莺方面，在执著相爱的基础上，终于结为夫妻，也得到了满足。《西厢记》的贯穿全剧的戏剧冲突之所以以这样的形式获得解决，是因为《西厢记》所提出的问题——追求在爱情基础上的自主的婚姻，反对门阀观念制约下的父母之命，——在王实甫的时代是不可能得到合理的解决的。而王实甫为了歌颂他的“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个美好的理想，他也只能以这种形式解决冲突，结束他呕心沥血写成的《西厢记》。这对一位十四世纪的剧作家来说，他已经无愧于伟大戏剧家的称号了。



第五节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集中体现在人物刻画、结构安排、语言风格等几个方面。

一 人物刻画

《西厢记》的人物并不多，但都是个性鲜明、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

第一本第一折里，张生一出场，就表现出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才高难入俗人机"的叛逆性；紧接着，又通过张生的眼睛，描写了"九曲"黄河的壮观景色，以表现他的胸襟。

（正末扮骑马引徕人上开）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暗想小生萤窗雪案，刮垢磨光，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何日得遂大志也呵！黄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仙吕点绛唇】游艺中原，脚根无线、如蓬转。望眼连天，日近长安远。



【混江龙】……投至得云路鹏程九万里，先受了雪窗萤火二十年。才高难入俗人机，时乖不遂男儿愿。……

行路之间，早到蒲津。这黄河有九曲，此正古河内之地，你看好形势也呵！

【油葫芦】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

【天下乐】只疑是银河落九天；渊泉、云外悬，入东洋不离此径穿。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也曾泛浮槎到日月边。（《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

这个张生与《董西厢》中最初描写的张生，显然有着极大的差异——后者近似一个嘲风咏月的才子。

西洛张生多俊雅，不在古人之下。苦爱诗书，素闲琴画。德行文章没包弹，绰有赋名诗价。选甚嘲风咏月，擘阮分茶。平日春闱较才艺，策名屡获科甲……（凌景埏校注《董解元西厢记》卷一）

作品写张生见到莺莺以后，为之倾倒，开始了热烈地追求。但这里很重要的一笔是写出了张生绝非寻花问柳之辈，而是一个爱情追求中的“志诚种”，甚至是个“傻角”。

（张生唱）

【醉春风】往常时见傅粉的委实羞，画眉的敢是谎；……

（末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红云）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旦云）有人墙角吟诗。（红云）这声音便是那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那傻角。（《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

张生对爱情的追求是执著的，因此老夫人的赖婚就必然给张生造成极大的痛苦。但作品在这里十分强调的是张生不仅决无乞求，相反，他据理力争，痛斥老夫人的食言。这对表现张生的性格，也是极重要的一笔。

（末云）……夫人根前，欲一言以尽意，未知可否？前者贼寇相迫，夫人所言，能退贼者，以莺莺妻之。小生挺身而出，作书与杜将军，庶几得免夫人之祸。今日命小生赴宴，将谓有喜庆之期；不知夫人何见，以兄妹之礼相待？小生非图哺啜而来，此事果若不谐，小生即当告退。……既然夫人不与，小生何慕金帛之色？……只今日便索告辞。（《西厢记》第二本第三折）



崔莺莺的性格也是多侧面的。在整个作品中，她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点，当然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性。但同时，她作为相国小姐，深受封建礼教的严格管束，在背叛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充满着哀怨和痛苦；并导致她在张生、红娘面前时的言行不一，做出“假意儿”。

【幺篇】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西厢记》第一本楔子）

【小桃红】人间看波，玉容深锁绣帏中，怕有人搬弄。想嫦娥、西没东生有谁共？怨天公，裴航不作游仙梦。这云似我罗帏数重，只恐怕嫦娥心动，因此上围住广寒宫。（《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

【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

【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的行，车儿快快的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声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西厢记》第四本第三折）

此外，与莺莺的叛逆性格相联系的，她的大胆、果敢，在危机时刻的沉着，又构成其性格的另一个特点。这集中表现在兵围普救寺时莺莺提出“五便三计”（第二本第一折）的情节中。

总之，通过对张生与莺莺两个人物性格的简析，可以看到，作为艺术成就，《西厢记》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性格，非常注重“多侧面”。

二　结构安排



《西厢记》全剧五本，剧情完整，结构谨严。从整体结构上加以考察，全剧明显地呈现出“首”、“身”、“尾”三大部分：

从“惊艳”（包括前面的楔子）到“闹斋”，即整个第一本，主要故事情节是张生与美丽的莺莺相遇，张生一步步追求。这正是全剧之“首”；

从“寺警”（第二本第一折）到“哭宴”（第四本第三折），是全剧的主要内容，表现了崔张爱情的曲折经历。主题思想、人物性格都在这一部分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正是《西厢记》的躯干，即全剧之“身”；

从“惊梦”（第四本第四折）到“团圆”（第五本第四折），交

待了整个剧情的结局，使前面提出的种种问题都得到了解答，是谓全剧之“尾”。

《西厢记》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高潮”的安排。戏剧，总是要有高潮的，像《西厢记》这样的剧情复杂的作品，其高潮往往可分为“逻辑高潮”和“情感高潮”。

“逻辑高潮”即指戏剧冲突发展中最关键的地方，《西厢记》的“逻辑高潮”，即是老夫人的“赖婚”。“情感高潮”，往往指在“逻辑高潮”之后又出现一个使读者和观众的情绪最为激动的地方，《西厢记》中的“哭宴”，就是“情感高潮”。

古人没有论及《西厢记》高潮问题，但清人李渔提出了关于“主脑”的概念。这似乎与今人所说之“逻辑高潮”有某些相通之处。他认为《西厢记》之“主脑”，在“白马解围”。此亦一家之言。

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一部《琵琶》，止为蔡伯喈一人；而蔡伯喈一人，又止为重婚乐府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是“重婚乐府”四字，即作《琵琶》之主脑也。一部《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西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之主脑也。余剧皆然，不能悉指。（李渔《闲情偶寄》）



三　语言风格

从总体上来说，元杂剧的语言风格是自然质朴的。正如王国维所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其文字之自然，则又为其必然之结果。”（《宋元戏曲考》）在这样的总体风格之中，相对而言，《西厢记》的语言，又显得典雅而富丽。

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明、朱权《太和正音谱》）

对于王实甫的这种语言风格，古人认为，其实质就是“始终不出一‘情’字”。对此，又有褒有贬。

大抵情辞易工。盖人生于情，所谓“愚夫愚妇可以与知者”。观十五国风，大半皆发于情，可以知矣。是以作者既易工，闻者亦易动听。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何良俊《曲论》）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诚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余所藏杂剧本几三百种，旧戏本虽无刻本，然每见于词家之家，乃知今元人之词，往往有出于二家之上者。盖《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盖填词须用本色语，方是作家。……（何良俊《曲论》）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即何良俊——编者）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王世贞《曲藻》）

王实甫才情富丽，真辞家之雄；但《西厢》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终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重复，语之芜类耶！今乃知元人杂剧止是四折，未为无见。

《西厢》内如“魂灵儿飞在半天”，“我将你做心肝儿看待”，“魂飞在九霄云外”，“少可有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捣枕椎床”，语意皆露，殊无蕴藉。如“太行山高仰望，东洋海深思渴”，则全不成话。此真务多之病。余谓：郑词淡而净，王词浓而芜。（明·何良俊《曲论》）



北典故当以《西厢》压卷。如曲中语：“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滋洛阳千种花，润梁园万顷田。”“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是骈俪中景语。“手掌儿里奇擎，心坎儿里温存，眼皮儿上供着。”“哭声儿似莺啭乔林，泪珠儿似露滴花梢。”“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荫人远天涯近。”“香消了六朝金粉，清减了三楚精神。”“玉容寂寞梨花朵，胭脂浅淡樱桃颗。”——是骈俪中情语。“他做了影儿里情郎，我做了画儿里爱宠。”“拄着拐帮闲钻懒，缝合唇送暖偷寒。”“昨夜个热脸儿对面抢白，今日个冷句儿将人厮侵。”“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是骈俪中诨语。“落红满地胭脂冷，梦里成双觉后单。”——是单语中佳语。只此数条，他传奇不能及。（王世贞《曲藻》）

《西厢》工于骈俪，美不胜收。如"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卷龙偃。"又"法鼓金铙，二月春雷响殿角；钟声佛号，半天风雨洒松梢。"又"系春心情短柳丝长，隔花荫人远天涯近。"又……他传奇不能道其只字，宜乎为北曲压卷也。

《西厢》"淡黄杨柳带栖鸦"，本宋贺方回《浣溪沙》词也，王实甫用之与"嫩绿池塘藏睡鸭"作对，天然巧妙，可谓青出于蓝。（李调元《雨村曲话》）

王实甫除《西厢记》以外的其他剧作，其语言风格又不尽相同，例如《丝竹芙蓉亭》的语言，被认为"通篇皆本色"；《歌舞丽春堂》的语言，被认为"简淡"。

王实甫《丝竹芙蓉亭》杂剧《仙吕》一套，通篇皆本色，词殊简淡可喜。其间如《混江龙》内"想着我怀儿中受用，怕什么脸儿上抢白！"《元和令》内"他有曹子建七步才，还不了庞居士一分债"，《胜葫芦》内"兀的般月斜风细，更阑人静，天上巧安排"，《寄生草》内"你莫不一家儿受了康禅戒？"此等皆俊语也。夫语关闺阁，已是浓艳，则岂画家所谓"浓盐赤酱"者乎？画家以重设色为"浓盐赤酱"，若女子施朱傅粉，刻画太过，岂如靓妆素服，天然妙丽者之为胜耶！

王实甫不但长于情辞，有《歌舞丽春堂》杂剧，其十三换头《落梅风》内"对青铜猛然间两鬓霜，全不似旧时模样"，此句甚简淡。偶然言及老顿（指顿仁，当时南京著名老曲师，何氏好友。——编者），即称此二句，此老亦自具眼。（何良俊《曲论》）



［附］关于"南西厢"

王实甫的《西厢记》是北曲杂剧，明清以来，多有人以南曲翻作。其中流传较广的是陆采的《南西厢》和李日华的《南调西厢记》。

陆采（1497～1537）字子元号天池，自号清痴叟。江苏吴县人。性豪荡不羁，日夜与所善剧饮歌呼，不修举业，东登泰岱，南逾岭峤，游武夷诸山。年四十卒。（《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南西厢》　《今乐考证》著录。明万历间周居易刊本，明末闵遇五校刻

《六幻西厢记》所收本，暖红室重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据周居易校本影印。《曲品》、《传奇品》、《曲考》、《曲海目》、《曲录》并见著录。其自序云："李日华取实甫语翻为南曲，而措辞命意之妙，几失之矣。予自退休日时缀此编，固不敢媲美前哲，然较之生吞活剥者，自谓差见一斑。"按《南音三籁》谓：陆天池作《南西厢》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其关目一仍《西厢》之旧，但易为南调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李日华　字号、事迹未详。江苏吴县人。约明嘉靖元年前后在世。与浙江嘉兴李日华同姓名，非一人也。崔时佩为李之友人，生卒事迹亦不详，仅知系浙江海盐人。见《九宫正始》引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南调西厢记》　《今乐考证》著录。明富春堂刊本，明万历间刊本（有梁辰鱼序），明周居易校刊本，明末闵遇五校刊汲古阁刊本，《西厢六幻》本，暖红室重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据富春堂本影印。远山堂《曲品》、《曲录》并见著录。《考证》、《曲录》俱误以为嘉兴李日华作。此剧凡三十六出，以王实甫《西厢》北剧，不利于笙笛，改作南调。今昆剧所演《游殿》、《闹斋》、《惠明》、《寄简》、《跳墙》、《着棋》、《佳期》、《拷红》、《长亭》、《惊梦》诸出，均此本之词。据《百川书志》著录，海盐崔时佩编集，吴门李日华新增，凡三十八折。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刊本，凡系李增入者，下皆注"新增"字样。梁辰鱼《南西厢题辞》云："崔割王腴，李夺崔席，俱堪齿冷。远山堂《曲品》亦云："此实崔时佩笔，李第较增之。人知李之窃王，不知李之窃崔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李日华、陆采的"南西厢"行世后，受到很多戏剧作家和理论家的批评，其原因之一是"南西厢"往往"增损字句以就腔"。当然，有些批评，显然包含着批评者的某些偏见，未必中肯。

改北调为南曲者，有李日华《西厢》。增损字句以就腔，已觉截鹤续凫，如"秀才们闻道请"下增"先生"二字等是也。更有不能改者，乱其腔以就字句，如"来回顾影，文魔秀士欠酸丁"是也。无论原曲为"风欠"而删其"风"字为不通，即《玉抱肚》首二句而强欲以句字平仄叶、四字一节，而四字又须平平仄仄者；今四字一节、三字一节如一句七言诗，岂本调耶？今唱者恬不知怪，亦可笑也。至《西厢》尾声，无一不妙，首折煞尾，岂无情语、佳句可采，以櫽括南尾，使之悠然有余韵，而直取"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两词语填入耶？真是点金成铁乎！乃《西厢》为情词之宗，而不便吴人清唱，欲歌南音，不得取之李本，亦无可奈何耳。陆天池亦作《南

西厢》，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志可谓悍矣，然元词在前，岂易角胜，况本不及？其所谓《明珠记》，今亦不行。（凌濛初《谭曲杂劄》）

观其中（指李日华《南西厢》）不涉实甫处，亦尽自堪造撰，何必割裂北词，致受生吞活剥之诮耶？然此实崔时佩笔，李第较增之。人知李之窃王，不知李之窃崔也。（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天池以李日华《西厢》翻北为南，剽窃为词，气脉未贯，握管作此，不涉王实甫一字，但韵杂耳。（祁彪佳《远山堂曲品》）

词曲中音律之坏，坏于《南西厢》，凡有作者，当以之为戒，不当取之为法。非止音律，文艺亦然。请详言之。填词除杂剧不论，止论全本，其文字之佳，音律之妙，未有过于《北西厢》者，自南本一出，遂变极佳者为极不佳，极妙者为极不妙。推其初意，亦有可原，不过因北本为词曲之豪，人人赞羡，但可被之管弦，不便奏诸场上，但宜于弋阳、四平等俗优，不便强施于昆调，以系北曲而非南曲也。兹请先言其故。北曲一折，止隶一人。虽有数人在场，其曲止出一口，从无互歌、迭咏之事。弋阳、四平等腔，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数人接腔者，名为一人，实出众口。故演《北西厢》甚易。昆调悠长，一字可抵数字。每唱一曲，又必一人始之，一人终之，无可助一臂者。以长江、大河之全曲，而专责一人，即有铜喉铁齿，其能胜此重任乎？此北本虽佳，吴音不能奏也。作《南西厢》者，意在补此缺陷，遂割裂其词，增添其白，易北为南，撰成此剧，亦可谓善用古人、喜传佳事者矣。然自予论之，此人之于作者，而谓功之首而罪之魁矣。所谓功之首者，非得此人，则俗优竞演，雅调无闻，作者苦心，虽传实没。所谓罪之魁者，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若是者，何以其有用古之心而无其具也。今之观演此剧者，但知关目动人，词曲悦耳，亦曾细尝其味，深绎其词乎？使读书作古之人，取《西厢》南本一阅，句栉字比，未有不废卷掩鼻而怪秽气熏人者也。若曰词曲情文不浃，以其就北本增删，割彼凑此，自难贴合，虽有才力无施也，然则宾白之文，皆由己作，并未依傍原本，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而为俗口鄙恶之谈以秽听者之耳乎？且曲文之中，尽有不就原本增删，或自填一折以补原来之缺略，自撰一曲以作诸曲之过文者，此则束缚无人，操纵由我，何以有才不用，有力不施，亦作勉强支吾之句以混观者之目乎？使王实甫复生，看演此剧，非狂叫怒骂，索改本而付之祝融，即痛哭流涕，对原本而悲其不幸矣！嘻，续《西厢》者之才，去作《西厢》者止争一间，观者群加非议，谓：《惊梦》以后诸曲，有如狗尾续貂。以彼之才，较之作《南西厢》者，岂特奴婢之于郎主，直帝王之视乞丐。乃今之观者，彼施责备，而此独包容，已不可解；且今家尸户祝，居然



配媸《琵琶》，非特实甫呼冤，且使则诚号屈矣。予平生最恶弋阳、四平等剧，见则趋而避之，但闻其搬演《西厢》，则乐观恐后。何也？以其腔调虽恶，而曲文未改，仍是完全不破之《西厢》，非改头、换面、折手、跛足之《西厢》也。南本则聋瞽、喑哑、驮背、折腰诸恶状，无一不备于身矣。（李渔《闲情偶寄》）



第四章

元前期杂剧作家群

第一节　马致远和他的《汉宫秋》

马致远，是“元曲四大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汉宫秋》，列臧晋叔《元曲选》之首。马致远和他的作品，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一　马致远的生平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其生年不可考，卒年一般认为在1321年～1324年之间。根据是，其散曲［中吕·粉蝶儿］《至治华夷》作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而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在其《中原音韵·序》中已叙及马致远等人已死。有关马致远生平事迹的资料极少，只能从《录鬼簿》等书的简单记载和他本人的作品中略知一二。



马致远　大都人，号东篱老。江浙省务提举。（天一阁本《录鬼簿》）
马致远　大都人，号东篱，任江浙行省务官。（曹楝亭本《录鬼簿》）

按：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世祖调整江淮行省辖区，始改称江浙行省。因此，马致远到南方任“江浙省务提举”（或“江浙行

省务官”）必在1285年以后，此前，当定居大都（今北京）。

马致远青年时对功名富贵非常向往，想走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曾写诗献给当权者。

叹寒儒，谩读书，读书须索题桥柱。（［双调·拨不断］）

且念鲰生，自年幼，写诗曾献上龙楼。（［黄钟·女冠子］残套）

但仕途多艰，他亦颇多感慨。

困煞中原一布衣……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南吕·金字经］）

马致远的仕途并不如意，只做了个从五品的地方官。大概到中年，就厌倦了仕途追求，而归隐林泉。

东篱半世蹉跎。竹里游亭，小宇婆娑。有个池塘，醒时渔笛，醉时渔歌。严子陵他应笑我，孟光台我待学他。笑我如何，倒大江湖，也避风波。

咸阳百二山河。两字功名，几阵干戈？项废东吴，刘兴西蜀，梦说南柯。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哪里是疯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双调·蟾宫曲］《叹世》）

东篱本是风月主，晚节园林趣。一枕葫芦架，几行垂杨树。是搭儿快活闲住处。（［双调·清江引］《野兴》）



绿鬓衰，朱颜改，羞把尘容画麟台。故园风景依然在，三顷田，五亩宅，归去来。（［南吕·四块玉］《无题》）

两鬓皤，中年过，图甚区区苦张罗。人间宠辱都参破。种春风二亩田，远红尘千丈波，倒大来闲快活。（［南吕·四块玉］《恬退》）

马致远归隐后，思想感情是复杂的，时而还表现出对“九重天，二十年，龙楼凤阁都曾见”的留恋、追怀，但其主要倾向则无疑是深沉的消极。而这种消极，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幻灭感，是对现实社会的消极的否定。

马致远的杂剧和散曲都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在元明清三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与同时代的杂剧作家交往密切，他是著名的

元贞书会的成员。

万花丛里马神仙，百世集中说致远，四方海内皆谈羡。战文场、曲状元。姓名香，贯满梨园。《汉宫秋》，《青衫泪》，《戚夫人》，《孟浩然》，共庾、白、关老齐肩。（《录鬼簿·马致远吊曲》）

伯成涿鹿俊丰标，公末文词善解嘲，《天宝遗事》诸宫调。世间无，天下少。《贬夜郎》，关目风骚。马致远，忘年友；张仁卿，莫逆交。超群类，一代英豪。（《录鬼簿·王伯成吊曲》）

元贞书会李时中、马致远、花李郎、红字公，四高贤合捻《黄粱梦》。东篱翁，头折冤。第二折，商调相从。第三折，大石洞。第四折，是正宫。都一般愁雾悲风。（《录鬼簿·李时中吊曲》）

二　马致远的创作

马致远一生创作的杂剧作品，一般认为有十五种。今存七种：《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吕洞宾三醉岳阳楼》、《西（泰）华山陈抟高卧》、《江州司马青衫泪》、《半夜雷轰荐福碑》、《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开坛阐教黄粱梦》；残存佚文一种：《晋刘阮误入桃源》；全佚存目七种：《冻吟诗踏雪寻梅》、《风雪骑驴孟浩然》、《吕蒙正风雪斋后钟》、《吕太后人彘戚夫人》、《孟朝云风雪岁寒亭》、《刘伯伦酒德颂》、《王祖师三度马丹阳》。



此外，明人吕天成《曲品·〈牧羊记〉传奇》条有注云："马致远有剧。"明人高奕《传奇品》也有"《牧羊记》，马致远作，苏武事"的记载。作品亦不存。

《半夜雷轰荐福碑》　《录鬼簿》著录。继志斋刊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简名《荐福碑》。《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事出《尧山堂外纪》：饶州鲁公亭在荐福山，山上有唐欧阳询所书《荐福寺碑》。范希文镇鄱阳日，有书生献书甚工，自言天下至寒饿者无在其右。时盛重欧阳《荐福寺碑》墨本，值千钱，希文欲为打千本，使售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东坡《穷措大诗》曰："一夕雷击《荐福碑》"，本此。并见《冷斋夜话》。剧中所叙，大致相同，惟碑作颜真卿

书，生撰名张镐，打碑本属诸寺僧，因触龙神怒，致遭雷轰云。宋、元戏文有《雷轰荐福碑》，……

《江州司马青衫泪》 《录鬼簿》著录。《改定元贤传奇》本，脉望馆校《古本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题目作“浔阳商妇琵琶行”，简名《青衫泪》。《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此剧系演绎白居易《琵琶行》而成。谓白与裴兴奴本属情人，江州相遇，过舟载归，其事不实。原诗云：“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可见白与琵琶妓素不相识。妓借名裴兴奴，亦自《琵琶行序》“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而来。按唐段安节《乐府杂录》：曹保保子善才，孙纲，裴兴奴与纲同辈，以拢捻擅名，时人谓曹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又剧中情节极类《双渐赶苏卿》故事，可能即受其影响。明顾大典《青衫记》传奇，本此剧而增饰之。……

《吕洞宾三醉岳阳楼》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题目作“郭上灶双赴灵虚殿”，简名《岳阳楼》。《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宝文堂书目》著录略作《三醉岳阳楼》。剧中吕望气知岳阳有仙得度，至岳阳楼一醉。楼下有柳树，千年成精，又杜康庙有白梅花亦成精。吕令投胎郭、贺两姓为夫妇，约三十年来度。其后夫妇于岳阳楼开茶坊，吕再至，郭不悟，及三至楼，则已易茶而卖酒，吕授剑令杀妻出家，郭携剑至家，妻头忽落，遂控吕于官。吕谓未死，一呼而至，以诬告坐郭。郭甚急，赖吕救获免，熟视问官，乃钟离先生。于是两人顿悟前生，从吕入道。按此剧与明初谷子敬《城南柳》一剧，不唯事迹相似，即其中关目线索，亦大同小异。明初人好改元人杂剧，此亦一例。



《破幽梦孤雁汉宫秋》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校刊本正名作“沈黑江明妃青冢恨，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孟本、《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作简名《汉宫秋》。叙王昭君出塞事。亦见《西京杂记》，以元帝于宫中忆之，故标《汉宫秋》。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即指此。本事见前文关汉卿《汉元帝哭昭君》杂剧。《小浮梅闲话》云：元人马致远《汉宫秋曲》，云明妃和亲，行至黑龙江，投江而死。良由惜其沦落，故创此说，为美人一洒之。事虽失真，不必辨也。此剧有英译本，日本亦译此剧为日文本。与后人所作《和戎记》略有异同。

《泰华山陈抟高卧》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改定元贤传奇》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息机子刊本，《阳春奏》本，《元曲选》本。贾本泰华山作西华山，简名《陈抟高卧》。《太和正音

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陈抟见《宋史·隐逸传》：字图南，隐武当山九室岩，服气辟谷二十余年，后移居华山云台观，又止少华石室，每寝处多百余日不起。太平兴国中来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复来朝，度其年近百岁，自言经承五代离乱，幸天下太平，故来朝觐。下诏赐号希夷先生，数月，放还山。端拱二年卒。按剧中演此事，以为太祖时召至京，不合。《翰府名谈》云：陈希夷先生每睡，则半载或数月，近亦不下月余。翟灏云："马致远《陈抟高卧》曲云：'睡时节，幕天席地，一二年唤不起。'较百余日之说已夸诞矣。而世俗一卧千年，尤无理之甚。"

《马丹阳三度任风子》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王祖师重创七香堂"（"香"字疑"真"字之误），简名《马丹阳》。《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简名作《任风子》。按马丹阳，王哲之弟子，所谓丘、刘、谭、马、郝、孙、王七真之一，见《元史》丘处机传。剧云：终南山下任屠户生有神仙之分，马丹阳因至点化。先化镇人皆断荤茹素，屠行折本，众推任屠持刀杀丹阳，反为护法神所杀。任向丹阳索头，令其自摸，头固在肩，乃猛然省悟，投刀于地，愿随出家。丹阳使其经历种种魔障，一空人我是非，始得证果。其事本《金莲正宗记·马丹阳传》中度脱屠者刘清事。

《开坛阐教黄粱梦》　《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校本题目作"劝修行离却利名乡，别尘世双赴蓬莱洞"。正名作"汉钟离度脱唐吕公，邯郸道省悟黄粱梦"，天一阁贾本作"钟离单化吕洞宾，开坛阐教黄粱梦"。载入李时中目。《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黄粱梦》。按此剧今存本虽皆题马氏作，然据曹本、孟本，《太和正音谱》各家著录，可考知此剧第一折马氏，第二折李氏，第三折花李郎，第四折红字李二，实出于四人合作。……此剧有1838年刊之法译本。



《刘阮误入桃源洞》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有佚曲一支。贾本别作《晋刘阮误入桃源》，简名《误入桃源》。《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孟本题简名《桃源洞》。事出《太平广记》。唐人曹唐《游仙诗》有《刘阮遇仙子》、《仙子怀刘阮》七言律。刘晨、阮肇入天台采药，迷不得返。遥望山中有桃树子熟，遂跻险登啖数枚，饥止体充，欲下山以杯取水，见一杯流下有胡麻饭，逸渡山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色甚美。见二人持杯，欣然曰："刘、阮二郎，来何晚耶。"因邀还家，留半年，思归，二女遂相送，指示还路。至家，乡邑零落已十世矣。《幽明录》、《神仙传》、《名山记》及《天台山志》所述相同。（《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这些作品中，《汉宫秋》、《岳阳楼》为早年之作；《荐福碑》的写作年代也可能较早；《青衫泪》可能是失意时所作；其他大多为归隐后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荐福碑》、《青衫泪》二剧，主要是写文人在官场沉浮的故事，从作者生活的时代来说，“得官”、“复职”的出路，只能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向往，而实际生活本身，是很难实现的。《岳阳楼》、《任风子》、《黄粱梦》主要写神仙度脱故事；《陈抟高卧》是写隐居乐道、甘老山林的情趣。这两类作品，反映了马致远于现实生活中失意后在精神上的追求。作品充斥仙道说教，情节平淡无奇，消极怪诞。但从总体上来说，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否定，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三　《汉宫秋》

《汉宫秋》写成于元世祖至元年间，是马致远的早年作品。本事在《汉书》、《后汉书》中均有记载。

竟宁元年，（呼韩邪）单于复入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议，议者皆以为便。郎中侯应习边事，以为不可许。……



王昭君号宁胡阏氏，生一男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呼韩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汉书·匈奴传》）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多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应劭曰：“郡国献女未御见，须命于掖庭，故曰待诏。王樯，王氏女，名樯，字昭君。”文颖曰：“本南郡秭归人也。”苏林曰：“阏氏音焉支，如汉皇后也。”（《汉书·元帝纪》）

《后汉书·南匈奴传》又增加了“昭君入宫数载，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的记载。汉以后，此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文人笔记、诗赋中亦多提及。晋人葛洪《西京杂记》成书在《后汉书》以前，书中关于昭君的记载，未被《后汉书》采纳，或可说明《西京杂记》所载内容，多为民间传说。但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

>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案穷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同日弃市。(《西京杂记》)

这样的情节，大大超出了正史的记载，而明显地表现了对昭君不幸命运的同情，对皇帝的讽刺，对贪污索贿者的控诉，显然是人民意志情感的体现。唐宋时期，王昭君的故事流传更为广泛。特别是许多文人，以此为题材赋诗咏叹，表达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看法。许多诗作都明确地表示了对朝廷无能、帝王昏庸的谴责，以及对“和亲”政策的态度。

> 非君惜鸾殿，非妾妒娥眉。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嫁来胡地日，不并汉宫时。辛苦无聊赖，何堪上马辞。(宋之问《王昭君》)
>
> 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戎昱《咏史》)
>
> 不用牵心恨画工，帝家无策及边戎。香魂若得升明月，夜夜还应照汉宫。(徐夤《明妃》)
>
> 红颜如朔雪，日烁忽成空。泪尽黄云雨，尘消白草风。君心争不悔，恨思竟何穷。愿化南飞燕，年年入汉宫。(徐夤《追和常建叹王昭君》)
>
> 毛延寿画欲通神，忍为黄金不为人，马上琵琶行万里，汉宫长有隔生(山)春。(李商隐《王昭君》)



马致远生活在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元代，他以王昭君为题材创作的《汉宫秋》，其背景也正是由于汉族统治阶级的昏庸无能而导致民族矛盾的尖锐。他在正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创作，使《汉宫秋》的剧情，大大超出了传统的王昭君故事的

框架。

[汉宫秋] 元马致远撰。记王昭君事，以汉元帝于宫中忆之，故云汉宫秋。后人所作和戎记，本此增饰，互有异同，……略云：单于呼韩邪请公主和婚，时元帝以后宫寂寞，毛延寿请选良家女入宫，图形以进，按图临幸。延寿大索贿赂，王嫱独无，延寿毁其状，嫱不得幸。后于宫中弹琵琶，帝闻召见，遂获大宠。知延寿纳贿，将杀之。延寿逃归单于，图嫱以献。单于呼韩邪来朝，请居光禄塞下，求公主和婚，按图索嫱。帝不许，朝臣皆请从之，嫱亦愿以身报国，遂从之。出塞行于黑水，嫱投水死。单于感其义，葬之，而缚延寿于汉。元帝在宫中，秋夜忆嫱，形诸梦寐，醒而单于解延寿至，乃斩延寿祭嫱，中外和好如初。唐宋以来，明妃曲最多。白居易云："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王安石云："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似为最佳。……按杜甫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指此事也。归州有昭君村，故云。北地草皆白，唯昭君冢上草独青。故名青冢，在今归化城，即古丰州，唐为五原郡地。光禄塞者，光禄卿徐自为所筑，在今神木。琵琶、马上所弹，推手为琵，却手为琶也。乐府有《明妃引》，晋石崇所作，入琴操中。崇避司马昭讳，故改昭君曰明妃，后人作明妃词甚众。(《曲海总目提要》)



剧情与正史所载之不同处，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1) 正史所记，呼韩邪是在与汉朝关系较为和好的情况下"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的；而剧中则为强迫汉朝答应许以公主，否则率众南侵，因此，昭君和亲，带有明显的被迫性；(2) 正史上并无毛延寿涉及此事的记载，而剧中毛氏成为"中大夫"，是"叛国投敌"，贪赃枉法的典型；(3) 事件的结局，在正史记载中，昭君"从胡俗"，生儿育女，成为两代单于的阏氏，而剧中昭君则并未到胡地，行至黑水，即投水死。这些创新之笔，充分表现了《汉宫秋》反抗民族压迫，歌颂民族气节，批判帝王昏庸，揭露佞臣罪恶的主题。剧中对汉元帝虽有批判，但同时也寄寓了极大的同情，这集中表现在第三、四折之中。这当然是作为封建社会剧作家马致远的思想局限。

[驾云] 罢罢罢，明妃，你这一去，休怨朕躬也。[做别科，驾云] 我哪里是大汉皇帝！[唱]

【雁儿落】我做了别虞姬楚霸王，全不见守玉关征西将。哪里取保亲的李左车，送女客的萧丞相？

……

【鸳鸯煞】我煞大臣行说一个推辞谎，又则怕笔尖儿那伙编修讲。不见他花朵儿精神，怎趁那草地里风光。唱道伫立多时，徘徊半晌，猛听得塞雁南翔，呀呀的声嘹亮。却原来满目牛羊，是兀那载离恨的毡车半坡里响。(《汉宫秋》第三折)

【雁叫科】……[驾云] 不由我不烦恼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动情，你宰相每（们）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语，不比那锦树莺鸣，汉昭君离乡背井，知他在何处愁听。

[雁叫科] [唱]

【尧民歌】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随煞】一声儿绕汉宫，一声儿寄渭城。暗添人白发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劝不省。(《汉宫秋》第四折)

《汉宫秋》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写景写情的艺术语言的运用。朱权《太和正音谱》把马致远列为“古今群英”之首，臧晋叔《元曲选》把《汉宫秋》列为百种杂剧之首，主要是对马剧语言成就的肯定。特别是剧中写情写景的语言，备受称赞。



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

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而相颉颃，有振鬣长鸣、万马皆喑之意；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朱权《太和正音谱》)

王昭君事，见《汉书》。《西京杂记》有诛画工事。元明以来，作昭君杂剧者有四家，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臧晋叔《元曲选》取为第一，良非虚美。(焦循《剧说》)

至写景之工者，则马致远之《汉宫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色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

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

以上数曲，真所谓写情则沁入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者。（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元剧之文章》）

第二节　白朴和他的《梧桐雨》

一　白朴的生平

白朴，原名恒，字太素，一字仁甫，号兰谷。祖籍隩州（今山西省河曲县）。祖父白宗完，笃信佛教，伯父白贲，泰和三年进士，叔父为僧，法名宝萤，父白华，字文举，贞祐三年进士。皆有文名。白华与大诗人元好问是同窗密友。白朴幼年正值金朝覆亡，蒙古兴起，战乱频仍，父子离散，多承元好问扶持、教育。



白朴（1226～?），字太素，一字仁甫，号兰谷，真定（今河北正定）人，父华字文举，《金史》有传。朴性最孝，幼育于元好问。及长，见闻博览。然自幼经丧乱，苍皇失母，便有满目山川之叹。复亡国。乃郁郁不乐，屏绝荣利，滑稽玩世。徙家金陵（今南京），从诸遗老放情山水间，日以诗酒优游。著有《天籁词》二卷。所作杂剧十六种，今见存三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鹏抟九霄"。又云："风骨磊瑰，词穷滂沛。"王国维谓朴"似诗中刘梦得，词中苏东坡，婉约豪放，两美兼有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元、白为中州世契，两家子弟每举长庆故事，以诗文相往来。太素即寓斋（白华）仲子，于遗山为通家侄，甫七岁，遭壬辰（1232）之难，寓斋以事远适，明年春，京城变，遗山遂挈以北渡。……尝罹疫，遗山昼夜抱持，凡六日，竟于臂上得汗而愈。盖视亲子弟不啻过之。读书颖悟异常儿，日亲

炙遗山，謦咳谈笑，悉能默记。（王博文《天籁集·序》）

白朴幼年即受到元好问的教育和照顾。这对他后来从事创作和为人处世都有很大的影响。“甫七岁，遭壬辰之难”，可知白朴生于1226年（宝庆二年，丙戌）。

战乱后，白朴随父定居真定，受到降蒙将领史天泽的保护。二三十岁时，曾先后漫游燕京、顺天、寿春、襄阳等地。白朴虽为史天泽门下墨客，但他仍时时流露出故国之思。

千古神州，一旦陆沉，高岸深谷。梦中鸡犬新丰，眼底姑苏麋鹿。少陵野老，杖藜潜步江头，几回饮恨吞声哭。岁暮意何如？怯秋风茅屋。幽独，疗饥赖有，商芝暖老，尚须燕玉。白璧微瑕，谁把闲情拘束。草深门巷，故人车马萧条，等闲瓢弃樽无绿。风雨近重阳，满东篱黄菊。（白朴［石州慢］《丙寅九日期杨翔卿不至书怀用少陵诗语》）

他一再拒绝史天泽的推荐，也是不与蒙古当权者合作的表现。

中统初，开府史公将以所业力荐之于朝，再三逊谢，栖迟衡门，视荣利蔑如也。（王博文《天籁集·序》）

五十岁以后，白朴曾随元军南下，先后在九江、扬州、南京等地漂泊漫游，与散曲家胡祗遹、王恽、卢疏斋等都有唱和之作。最后即殁于江南。卒年不详。



白朴终身不仕。而《录鬼簿》所载小传及吊曲，又说他官至太常卿。

白仁甫　文举之子，人号兰谷先生。赠嘉议大夫、太常卿、仪院太卿。

峨冠博带太常卿，娇马轻衫馆阁情，拈花摘叶风诗性。得青楼，薄幸名。洗襟怀，剪雪裁冰。闲中趣，物外景，兰谷先生。（《录鬼簿》卷上）

按：有学者指出，白朴之弟白敬甫为翰林待制，复同佥太常礼仪院事。《录鬼簿》所载，“疑为弟冠兄戴”。

二　白朴的创作

白朴的创作，有词、散曲和杂剧。词作有《天籁集》，清初始有刊本流传。

《天籁集》二卷　金白朴撰。……是本乃所作词集。世久未传。康熙中，六安杨希洛始得于白氏之裔，凡二百篇，前有王博文序，后有孙作序及曹安赞。希洛以示朱彝尊，彝尊分为二卷，序而传之。朴词清俊婉逸，意惬韵谐，可与张炎玉田词相匹。惟以制曲掩其词名，故沉晦者越数百年。词家选本，遂均不载其姓字。朱彝尊辑《词综》时，亦尚未见其本，书成之后乃得之。书虽晚出，而倚声家未有疑其伪者。盖其词采气韵，皆非后人之所能，固一望而知为宋元人语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九）

《天籁集》今存词一百零五首，多感叹身世之作。例如晚年追忆当年与朋友"故园行乐"所作之《风流子》。

花月少年场。嬉游伴，底事不能忘。杨柳送歌，暗分春色。夭桃凝笑，烂赏天香。绮筵上，酒杯金潋滟，诗篇墨淋浪。闲袅玉鞭，管弦珂里，醉携红袖，灯火夜行。　　回首事堪伤。温柔竟处，流落江乡。惆怅鬓丝禅榻，眉黛吟窗。甚社燕秋鸿，十年无定，楚星燕月，千里相望。何日故园行乐，重会风光。



按：1287年秋天，王仲常写给白朴的信中有"楚星燕月千里相望，何时会合以副旧游"两句，白朴据此作《风流子》。

又如《沁园春》：

自古贤能，壮岁飞腾，老来退闲。念一身九患，天教寂寞；百年孤愤，日就衰残。麋鹿难驯，金镳纵好，志在长林丰草间。唐虞世，也曾闻巢许，遁迹箕山。　　越人无用殷冠。怕机事缠头不耐烦。对诗书满架，子孙可教，琴樽一室，亲旧相欢。况属清时，得延残喘，鱼鸟溪山任往还，还知否，有

《绝交书》在，细与君看。

按："有《绝交书》在"，指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白朴有感于是《书》而作此词，意在谢绝朋友的推荐。实际上也是对自己身世经历的感叹。

白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他的杂剧创作确定的。据《录鬼簿》著录，白朴作杂剧十五种。

白仁甫……

《秋江风月凤凰船》、《鸳鸯简墙头马上》、《萧翼智赚兰亭记》、《唐明皇秋夜梧桐雨》、《韩翠苹御水流红叶》、《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楚庄王夜宴绝缨会》、《苏小小月夜钱塘梦》、《薛琼月夜银筝怨》、《唐明皇游月宫》、《汉高祖斩白蛇》、《阎师道赶江》、《泗上亭长》、《崔护谒浆》。（曹楝亭本《录鬼簿》）

另据李玉《北词广正谱》著录，白朴还有杂剧《李克用箭射双雕》一种。今仅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三种，而《东墙记》又有人以为非白朴所作。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 《录鬼簿》著录。……此剧皆据正史传记敷演，按《纲鉴》：安禄山反，杨国忠首创幸蜀之策。命龙武大将军陈元礼整比六军，与贵妃出延秋门至马嵬坡，将士饥疲，皆愤怒，以祸由杨国忠，杀之。明皇亲慰劳军士，令收队，不听。使高力士问之，元礼对曰："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乃命力士引于佛堂缢杀之。剧中叙事与白居易《长恨歌》大致同。写明皇还京，悬贵妃像于宫中，思妃入梦，为梧桐雨声惊醒，调至悲感。《明皇十七事》、《开元天宝遗事》、《太真外传》等传记皆同。其画像入梦，则本之元虚子所志道士王舟之事。……

《董秀英花月东墙记》 《录鬼簿》著录……叙三原马文辅之父与松江董秀英之父为至友。二人幼时曾有婚约。马父先卒，文辅长而至松江访之，董父亦卒。遂假馆山涛家之花木堂，与秀英所居后花园，隔一东墙，文辅攀墙看花，与秀英相见，彼此有情，伤春致病。秀英侍女梅香为递简传情，约文辅至海棠亭欢会，董母适撞见之，梅香陈明文辅自幼与秀英有婚约，不如成

就其事，以掩家门之丑。董母许其成婚，立逼文辅到京赴试。其后得状元而归。事与《西厢》相同。曲中俊语甚多，惟北曲一套，例由一人唱，而此本则不然。元杂剧一本俱四折，此本五折，皆为元曲之变例。……

《裴少俊墙头马上》　《录鬼簿》著录。……此剧本白居易《乐府》有"墙头马上"句而作，……剧云：裴尚书行俭子少俊往洛阳，过总管李世杰园，马上见其女千金美，投以诗，千金答诗，遂于墙头跳入。事为乳媪知，密令二人遁去。至长安，不告父母，匿于后花园七年，生子端端，女重阳。清母扫祭，裴母率俊同往。行俭偶至花园，见端端兄妹，询得其由，令少俊作休书逐女归，而留其男女。千金归，父母已殁，守节于家。少俊举进士，适官洛阳令，迎父母至任所。行俭怜李守节，且知为世杰女，遂与议婚，复为夫妇。……日本杉武夫曾译此剧为日文本。(《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三　《梧桐雨》

【梧桐雨】　元白仁甫撰。(白仁甫，名朴，一字太素，号兰谷先生，真定人。所作杂剧，今存《梧桐雨》、《墙头马上》、《东墙记》等三种)。采白居易《长恨歌》中，"秋雨梧桐叶落时"句，以为标目也。略云：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裨将安禄山失机当斩，惜其骁勇，械送至京。丞相张九龄请诛之，明皇不从，召见授以官。时贵妃方宠幸，命以禄山为义子，赐洗儿钱。后与杨国忠不叶，出为范阳节度使。七月七日，妃陪上宴于长生殿，赐金钗钿盒。酒酣，感牛女事，对星西盟，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天宝十四载，方食荔枝，禄山反报至，仓皇幸蜀。次马嵬驿，军哗不行，龙武将军陈元礼请诛杨国忠，既诛，军哗不止，元礼复以贵妃为请，明皇不得已，令高力士引至佛堂中自尽，六军始行。肃宗收京，上皇居西宫，悬贵妃像于宫中，朝夕相对。一夕，梦与妃相见，西为梧桐雨惊醒，追思往事，怨梧桐不置云。按《太真外传》及《长恨歌传》、《开元天宝遗事》、《明皇十七事》，诸书所载太真事甚详，此特十之二三耳。曲终言画像入梦，则本之元虚子所志道士王舟事也。志云：太真生而有玉环在臂，环上纹起，故小字玉环。马嵬变后，明皇朝夕思维，道士王舟以少君术求见，上极宠待。舟出袖中笔墨，索细黄绢诵咒呵笔，画一女人，仅类人形，使上斋戒怀之，想其平日，三日夜不懈，舟曰："得之矣。"上出像观之，乃真贵妃面貌也。上甚喜。舟曰："未也。"请具五色帐，结坛璧而供之，索十五六聪慧端正之女二十四人，齐声歌子建步虚词，复焚符诵咒，吸烟呵像上，次命诸女如方呵之，至昏时请上自秉烛入帐中。先是舟以五色石示上，谓之衡遥，以少许研极细，和以诸药，令作烛，外画五色



花，谓之还形烛。上既入，舟命侍者出，反闭金扉，以葳蕤锁锁之。于是太真在帐中，见上泣曰："以天下之主，不能庇一弱女，何面颜复见妾乎？沉香亭下月中之誓何在也。"上亦泪下，言马嵬之变，出于不意，言甚多。太真意稍释，与上曲尽绸缪，胜于平日，脱臂上玉环内上臂。天未明，舟曰："宜别矣。"上出帐，回视不复见，唯玉环宛然在臂。舟具言太真所以尸解，今见为某洞仙甚悉。说与《长恨歌》异，存之备考。(《曲海总目提要》)

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长久流传于民间。历代文人亦多用此题材进行创作。其中影响最大者为白居易之《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此外，《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高力士外传》、《梅妃记》、《杨太真外传》等笔记、小说都记写了这个故事；在戏曲舞台上，宋元南戏《马践杨妃》、金院本《击梧桐》，元杂剧关汉卿《唐明皇香囊》、庾吉甫《杨太真华清宫》及《杨太真霓裳怨》、岳伯川《罗光远梦断杨贵妃》等，亦皆敷演此故事；白朴本人，另有一种已佚杂剧《唐明皇游月宫》，就题材而论，应该正是《梧桐雨》的姊妹篇；以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为代表的说唱文学中，关汉卿、马致远等人的散曲作品中，也有涉及此故事之作。

《梧桐雨》的思想倾向，向有二说，一是歌颂李、杨爱情说；二是讽刺玄宗朝政得失说。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借李、杨故事，抒发"沧桑之叹"，表现极盛之后的寂寞给人带来的无可排解的悲哀，表达一种对盛衰无法预料和掌握的幻灭。

李、杨故事之所以在民间广泛长久流传，并引起文人的兴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个故事本身的爱情因素，但应指出的是，这个爱情故事具有两个独特的性质：一是爱情主人公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帝王与妃子；二是这个爱情故事与国家、朝政有密切关系，富有悲剧色彩。



就一般情况而言，封建帝王与作为封建帝王玩物的妃子，是不存在真挚的爱情的。但《梧桐雨》继承《长恨歌》的基调，充分写出了这一个"特例"：一个帝王与一个妃子的真挚的爱情。

［旦云］妾身得侍陛下，宠幸极矣，但恐容貌日衰，不得似织女长久也。(正末唱)

【后庭花】偏不是上列着星宿名，下临着尘世生，把天上姻缘重，将人间恩爱轻，各辨着真诚，天心必应，量他每（们）何足称。

（旦云）妾想牛郎织女年年相见，天长地久，只是如此，世人怎得似他情长也。（正末唱）

【金盏儿】咱日日醉霞觞，夜夜宿银屏，他一年一日见把佳期等，若论着多多为胜咱也合赢，我为君王犹妄想，你做皇后尚嫌轻，可知道斗牛星畔客，回首问前程。

（旦云）妾蒙主上恩宠无比，但恐春老花残，主上恩移宠衰，使妾有龙阳泣鱼之悲，班姬题扇之怨，奈何？（正末云）妃子，你说那里话！（旦云）陛下请示私约，以坚终始。（正末云）咱和你去那里说话去。（做行科）（唱）

【醉中天】我把你半亸的肩儿凭，他把个百媚脸儿擎，正是金阙西厢叩玉扃，悄悄回廊静，靠着这招彩凤舞青鸾金井梧桐树影，虽无人窃听，也索悄声儿海誓山盟。

（云）妃子，朕与卿尽今生偕老，百年以后，世世永为夫妇，神明鉴护者。（旦云）谁是盟证？（正末唱）

【赚煞尾】长如一双钿盒盛，休似两股金钗另，愿世世姻缘注定。在天呵，做鸳鸯常比并；在地呵，做连理枝生。月沉沉，银汉无声，说尽千秋万古情。咱各办着志诚，你道谁为显证，有今夜度天河相见女牛星。（《梧桐雨》第一折）



第四折中写明皇回宫后对杨妃的思念，对当初“转回廊说誓约”的追忆，也都表现了他们的深挚的爱情。对此，作者的态度显然是称颂赞美的，因为，对于一个封建帝王与一个妃子来说，这确属难能可贵。

当然，在赞美之中，作品也写出了唐明皇对杨贵妃之爱，主要在于杨妃的形貌体态之美；杨妃对明皇之情，也主要在于邀宠与固宠。这自然不是什么高尚的格调，然而，这恰恰是写实之笔：他们毕竟是帝王与妃子。至于作品中还写了杨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则是汲取传说的因素而成。总之，作品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是歌颂赞美的。与此同时，作品也充分写出了正是由于明皇沉湎于爱情之中，终于导致安史之乱。这不仅给国家带来灾难，他们自身的爱情也终于成了一场大悲剧。

［陈玄礼云］愿陛下早割恩正法。［旦云］陛下，怎生救妾身一救。［正末云］寡人怎生是好。［唱］

【落梅风】眼儿前不甫能栽起合欢树，恨不得手掌里奇擎着解语花，尽今生翠鸾同跨，怎生般爱他、看待他，忍下的教横拖在马嵬坡下。［陈玄礼云］禄山反逆，皆因杨氏兄妹，若不正法以谢天下，祸变何时得消。望陛下乞与杨氏，使六军马踏其尸，方得凭信。［正末云］他如何受的？高力士引妃子去佛堂中，令其自尽，然后教军士验看。［高力士云］有白练在此。（《梧桐雨》第三折）

杨妃死后，六军虽行，而明皇陷入极大悲哀之中：

【鸳鸯煞】黄埃散漫悲风飒，碧云黯淡斜阳下，一程程水绿山青，一步步剑岭巴峡。唱道感叹情多，恓惶泪洒，早得升遐。休休却是今生罢。这个不得已的官家，哭上逍遥玉骢马。（《梧桐雨》第三折）

从此，这位赫赫帝王，变成了一个典型的悲剧角色：既失去了爱妃，又失去了皇位。对此，作品又表现了明显的同情。

【呆骨朵】寡人有心待盖一座杨妃庙，争奈无权柄谢位辞朝，则俺这孤辰限难熬，更打着离恨天最高。在生时同衾枕，不能够死后也同棺椁。谁承望马嵬坡尘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

…………

【伴读书】一会家心焦躁，四壁厢秋虫闹，忽见掀帘西风恶，遥观满地阴云罩，俺这里披衣闷把帏屏靠，业眼难交。



…………

【倘秀才】这雨一阵阵打梧桐叶凋，一点点滴人心碎了，枉着金井银床紧围绕，只好把泼枝叶做柴烧，锯倒。

［带云］当初妃子舞翠盘时，在此树下；寡人与妃子盟誓时，亦对此树。今日梦境相寻，又被他惊动了。［唱］

【滚绣球】长生殿那一宵，转回廊说誓约。不合对梧桐并肩斜靠，尽言词絮絮叨叨，沉香亭那一朝，按霓裳舞六幺。红牙箸击成腔调，乱宫商闹闹吵吵，是兀那当时欢会，栽排下今日凄凉厮辏着暗地量度。（《梧桐雨》第四折）

《梧桐雨》的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以对比的手法写出两个主人公在安史之乱前后的不同命运，形成强烈的反差，以感染读者和观众。

【仙吕八声甘州】朝纲倦整，寡人待痛饮昭阳，烂醉华清，却是吾当有幸。一个太真妃倾国倾城，珊瑚枕上两意足，翡翠帘前百媚生。夜同寝，昼同行，恰似鸾凤合鸣。
［带云］寡人自从得了杨妃，真所谓朝朝寒食，夜夜元宵也。［唱］
【混江龙】晚来乘兴，一襟爽气酒初醒，松开了龙袍罗扣，偏斜了凤带红鞓，侍女齐扶碧玉辇，宫娥双挑绛纱灯，顺风听，一派箫韶令。［内作吹打喧笑科］……（《梧桐雨》第一折）

这是安史之乱前的情景；安史之乱之中、之后，贵妃自尽，明皇处于凄冷孤寂的境遇中，前后对比强烈，感染力很强。

二是写景写情融为一体，情景交汇，表现出人物的深沉的心理状态。这集中体现在梧桐夜雨的自然景象与明皇凄苦心态的结合。

【黄钟煞】顺西风低把纱窗哨，送寒气频把绣户敲。莫不是天故将人愁闷搅。度铃声响栈道，似花奴羯鼓调，如伯牙水仙操，洗黄花润篱落，渍苍苔倒墙角，渲湖山漱石窍，浸枯荷溢池沼，沾残蝶粉渐消，洒流萤焰不着。绿窗前促织叫，声相近雁影高，催邻砧处处捣，助新凉分外早，斟量来这一宵，雨和人紧厮熬，伴铜壶点点敲，雨更多泪不少。雨湿寒梢，泪染龙袍，不肯相饶，共隔着一树梧桐直滴到晓。（《梧桐雨》第四折）



第三节　高文秀　康进之

高文秀和康进之，是两位著名的元代水浒戏作家。

一　高文秀和他的《黑旋风双献功》

高文秀是一位高产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无考。他的杂剧，

《录鬼簿》著录三十种，今人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著录三十二种，今存《黑旋风双献功》、《好酒赵元遇上皇》、《刘玄德独赴襄阳会》、《须贾大人谇范叔》等四种；另有《周瑜谒鲁肃》残曲流传。散曲有两套套数传世。在他的杂剧中，很多是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水浒戏"，其中以"黑旋风"为主要角色的就有八种。《黑旋风双献功》是高文秀的代表作。

高文秀　东平府学生员，早卒。都下人称小汉卿。

花营锦阵统干戈，谢管秦楼列歌舞，诗坛酒社闲谈嗑，编敷演，刘耍和。早年卒，不得登科。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么末极多。

《并头莲》（儿女并头莲）、《襄阳会》、《不及父》（养子不及父）、《镇水母》（木叉行者降妖怪泗水大圣降水母）、《穿风月》（黑秀才穿风月）、《打瓦罐》（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双献头》（孙孔目上东岳黑旋风双献头）、《论杜康》、《牡丹园》（黑旋风大闹牡丹园）、《谒鲁肃》（孙权娶大乔周瑜谒鲁肃）、《乾请陈》（朝子令史乾请陈）、《遇上皇》（好酒赵元遇上皇）、《赵尧乱金》、《乔教子》（黑旋风乔教子）、《班超投笔》（志封侯班超投笔）、《走樊城》（伍子胥弃子进城）、《潘安掷果》、《不当事》（朝子秀才不当事）、《廉颇负荆》（相如完璧廉颇负荆）、《丽春园》（宋公明火伴梁山泊黑旋风诗酒丽春园）、《张敞画眉》（京兆尹张敞画眉）、《四坐禅》（志公和尚四坐禅）、《霸王举鼎》、《害夫人》（狠鸨儿厌宅眷妆旦色害夫人）、《借尸还魂》（黑旋风借尸还魂）、《神诉冤》（烟月心神诉冤）、《谇范雎》（须贾谇范雎）、《打吕胥》（病樊哙打吕胥）、《双弃瓢》、《斗鸡会》（黑旋风斗鸡会）。（《录鬼簿》）



今存四种杂剧，多以历史人物、故事为主要内容。

《好酒赵元遇上皇》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简名作《遇上皇》。《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略作《赵元遇上皇》。叙赵元好酒，妻刘月仙欲与离异，嫁臧府尹。臧乃派赵元往西京递公文。途中遇雪误期，自问无生理。适遇太祖微行，共饮于酒肆中。太祖未携钱，为酒保所窘。赵元为代偿，询元何以至此，乃将妻与臧府尹设计谋害等情告之。太祖于元臂上写字画押，令示赵普。普见之，除元为开封府尹，而惩臧以罪。事无所出，当亦民间传说之故事。（《古典戏典存目汇考》）

《黑旋风双献头》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题目作“孙孔目上东狱”，简名《双献头》。《元曲选目》别作《黑旋风双献功》，注曰：“一云双献头。”演《水浒》故事，皆非《水浒传》内所载。郓城孔目孙荣，与宋江旧识，曾许愿泰安州请借防护，李逵立军状愿行。荣妻郭念儿与白衙内通奸，设计偕逃，荣与逵追之不及。荣急，诉诸官，官即白衙内，乃下荣于狱。逵闻，伪为荣义弟，入狱送饭，阴置蒙汗药，赚狱卒食，以脱荣。复伪作祗候，以酒入内室，杀白、郭二人，取其头归献山寨云。

《须贾谇范雎》　《录鬼簿》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简名作《谇范雎》。《元曲选目》别作简名《谇范叔》。本事见《史记·范雎列传》：魏须贾使齐，范雎从。齐王闻雎辩口，赐以金帛，辞不受。贾疑雎以魏阴事告齐，归告魏相，使舍人笞击，折胁摺齿，雎佯死，卷以箦，出弃之。雎易名张禄，入秦代穰侯为相。魏使须贾于秦，诣相府，不令见，雎忽至，以归日状，衣甚敝，须贾意哀之，曰：“范叔一寒如此。”遂取其绨袍以赠。雎云与张有旧，先入见，贾待良久，询诸门下，即张丞相也。贾惶悚甚，肉袒膝行请罪，雎言贾罪有三，所以得无死者，以绨袍恋恋，有故人意云。戏文有《范雎绨袍记》。

《刘玄德独赴襄阳会》　《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贾本仅题简名《襄阳会》，《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正名与曹本同。钞校本题目正名作“徐元直用计破曹仁，刘玄德独赴襄阳会。”本事出《三国志平话》：蔡瑁请刘备出襄阳宴会。表次子琮，欲席间害之。长子琦示意刘道。马跳檀溪，遂免于难。以及徐庶出山，火烧曹兵等情节与演义大致相符。戏文有《刘先主跳檀溪》，题材同。（《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双献功》是以黑旋风李逵为主角的水浒戏，在思想艺术各方面都受到称赞。

《双献功》　元高文秀撰。演孙荣、郭念儿、白衙内事。皆《水浒》所无。《水浒》七十二回目云：“梁山泊双献头”，则与李逵负荆事合，与此不符；而逵杀奸夫王小二及狄太公女，则所谓“黑旋风乔捉鬼”，亦与此剧关目迥异。剧或借此，因别有所指也。

剧云：郓城县孔目孙荣与妻郭念儿，曾许泰安州神庙香愿三年，欲往还愿。时多盗贼，畏路难行。荣旧与宋江相识，因至梁山泊借一人防护。江下令，李逵愿行。江令立军状，改姓名，易农家服，偕荣去。荣妻念儿与白衙内通奸，设计令衙内先往店相候，以“眉儿镇常挖皱，夫妻每醉了还依旧”

二语为口号，欲乘荣不备，互听口号，相率而逃。荣与逵同念儿行至店，留念儿于店，荣逵往庙中，择房为念儿宿处。念儿遂与衙内逃。荣返知之，与逵追不及，荣急而诉之官，官即白也，下荣于狱。逵闻，念在山寨立状保荣，不救荣，难以回寨。因伪为荣义弟，入狱中送饭，阴置蒙汗药于食物中，赚狱卒食，卒倒，脱荣，使先驰归寨。逵又伪作祗侯，以酒入衙内室，杀念儿及衙内，取其头献之山寨，故曰双献功也。(《曲海总目提要》)

《双献功》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黑暗、法制混乱的现实，同时也讴歌了在这种黑暗混乱的现实生活中，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白衙内拐骗郭念儿，这不仅仅是道德的沦丧，因为他作为一个官员，居然可以“借”大衙门坐三日，专等孙孔目来告状，然后把孙孔目打下死牢。

[白衙内领张千上诗云]……自从我拐了那郭念儿来，我则怕那孙孔目来告状。因此上我借这大衙门坐三日，他若来告状，我自有个主意。……[孙孔目上云]……大人，我告着白衙内白赤交拐了我浑家去了，望大人可怜见，与小人做主……[白衙内云]这厮无礼，拿枷来上了枷，下在死囚牢里去。[孔目云]大人，我是原告。[白衙内云]我这衙门里则枷原告。[张千云]你如今告谁？[孙孔目云]我告白衙内。[张千云]你原来不认得白衙内，则这便是白衙内。[孙孔目云]原来他便是白衙内，我告了关门状，可着谁人救我那！[下][白衙内云]如何！我道他来告状么！如今把这厮下在死囚牢里，我直牢死他，他浑家便属了我。凭着我这片好心肠，天也与我条儿糖吃！[同下](《双献功》第三折)



黑旋风李逵，作为梁山好汉，面对这光天化日下的强盗行为，自然拔刀相助。他首先扮作孙孔目义弟，救出孙孔目，再扮作祗侯，杀死白衙内与郭念儿。他坚信“天理难欺”，行动中表现了极大的勇敢与机智。

[正末云]兀那牢子起来！这厮麻倒了也，到明日也还不醒哩。我解放了俺哥哥，则不俺哥哥一个人，我把这满牢里人都放了。我开开这道门，你们各自逃生去，哥哥！我指与你一条大路，你一径先上梁山寨，见俺宋江哥哥去。我晚间杀了白衙内，回来献功也。[唱]

【鸳鸯煞】这厮他两三番会使拖刀计，咱安排下搭救哥哥智，只在今日明朝，得胜而归。畅道天理难欺，人心怎昧，则他这肉眼愚眉，把一个黑旋风爹爹敢来也认不得。(《双献功》第二折)

《双献功》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是对黑旋风这一人物形象的刻画。李逵的外部形象，看似鲁莽，但内在性格，却又粗中有细。两次巧扮，不仅形貌改变，而且言谈举止都装扮得十分成功。充分表现了勇敢与机智相结合的性格。

(正末云)……如今把哥(指孙孔目——编者)下在死囚牢里，山儿(李逵自称——编者)也，你有甚么面目见俺宋江哥哥？我无计可使，权打扮做个庄家呆后生，提着这饭罐儿，我怎能够入的那牢里去呵！我有个主意也。(唱)【双调·新水令】我可便为哥哥打扮个丑容仪，(带云)有那等不认得我的，他道我是个呆厮呆厮；有那等认得我的，他便道我哪里是真呆厮，倒是个真贼。(唱)怎知道我是那宋公明的兄弟，可也自有咱心上事，不许外人知。将我这饭罐儿忙提，山儿也，可用着你那贼见识入牢内。

…………

(牢子云)你是甚么人？(正末云)叔待，孩儿们是个庄家。(牢子云)你这庄家们倒会受用快乐。(正末云)叔待，俺这庄家至受苦恼也。……(正末云)叔待，你将我的这件东西波？(牢子云)甚么东西？(正末云)俺娘与了我一贯钞，着我路上做盘缠，我就揣在怀里，怎么的掉了，俺大家寻一寻还我。(牢子云)等我替你寻。(牢子低头科)(正末蹬科)(牢子跌倒科)(正末入门科云)叔待，我先进来了也。……(牢子云)……你喂你哥哥饭去。(正末云)哥哥，你吃些儿波。(孙孔目云)我吃不得了也。(正末云)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兀那呆厮，是甚么东西？(正末云)一罐子羊肉泡饭，哥哥不吃，我自家吃。(牢子云)……拿来我吃。(正末云)你真个要吃！管山的烧柴，管水的吃水，管牢的吃我脚后根。(牢子云)这厮他倒伤着我，将来我吃。(正末背科云)我随身带着这蒙汗药，我如今搅在这饭里，他吃了呵，明日这早晚他还不醒哩。叔待，你吃你吃。……(牢子倒科)……(《双献功》第三折)



二　康进之和他的《李逵负荆》

康进之，棣州(今山东惠明)人，生平事迹无考。所作杂剧二

种，今存《梁山泊李逵负荆》一种，散曲今存套数一套。

康进之 棣州人。一云陈进之。

《黑旋风老收心》、《梁山泊黑旋风负荆》（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康进之

编集《鬼簿》治安时，收得贤人康进之，偕朋携友莺花市。编《老收心》李黑断，《负荆》是，小斧头儿。行于世，写上纸，费骚人，和曲填词。

《老收心》（黑旋风老收心）、《杏花庄》（杏花庄老王林告状，梁山泊黑旋风负荆）。（天一阁本《录鬼簿》）

已下一百五十人，俱是杰作，尤有胜于前列者。其词势非笔舌可能拟，真词林之英杰也。

董解元……康进之……（朱权《太和正音谱》）

《李逵负荆》亦名《杏花庄》是一部优秀的水浒戏。

《梁山泊黑旋风负荆》 《录鬼簿》著录。《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杏花庄老王林告状”，简名《杏花庄》。《太和正音谱》略作《黑旋风负荆》。《元曲选目》作简名《李逵负荆》。负荆事见《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惟姓名情节微有不同。《水浒传》成书在后，当以此故事为蓝本。今京剧中《丁甲山》与此类似。（《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杏花庄》 即《李逵负荆》杂剧，元康进之撰。事见《水浒传》，姓名微有不同。《古今群英乐府》称康进之曲如“花里啼莺”。略云：酒家王林，有女满堂娇，住杏花庄，与梁山相近。林素闻宋江名，所部头领多至其家饮。有宋刚、鲁智恩者，冒称宋江、鲁智深。林本不识江，敬礼之，并出女劝酒。刚解红绢搭与女，旋掠之而去（据《水浒传》，荆门镇刘太公女，为草贼王江董海冒称宋江名夺去。地名、姓氏互异，亦不言女名满堂娇）。时值清明，江令所部头领皆下山祭扫，限三日回寨。李逵下山，过林家买酒，见林状悲苦，诘之，林告以宋江夺女事。逵怒甚，许林索女还。持斧奔入寨，斫倒杏黄旗，欲杀江及智深。江不知所以，令吴用详问，始得其故。江谓实无此事，逵不信，以红绢搭为据，必欲杀江。于是江令立军状与逵赌，同智深及逵至林家，辨事之真伪：真则江愿自尽，伪则取逵头。及问林，林曰非是。江归。逵惭惧，负荆请罪。吴用等皆为之请。江令逵擒得假江、深，即不问。时王林既知劫其女者为假宋江，方念逵恩，恐其见杀。值假宋江又至，林乃潜通知寨



中。逵至，擒刚及恩，获其女还林。江乃设席刳刚、恩，赏逵功云。(据《水浒》，李逵、燕青于元宵看灯，回至荆门镇相近刘太公庄借宿，知其女为假宋江夺去。此云清明节，互异，亦无红绡搭事。又逵以江令，同燕青往拿假宋江，四面寻觅，青射倒剪径贼一人，问之，知王江董海踪迹，引至其处杀之，获刘太公女回。与此皆大同小异。)(《曲海总目提要》)

全剧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成功地塑造了李逵疾恶如仇、知过必改的性格，而这种性格正是他热爱人民、热爱梁山的反映。当他听说宋江与鲁智深夺走了王林之女，即表现了不可遏止的愤怒。

(李逵唱)

【正宫端正好】抖搜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鬚，则今番不许收拾，俺可也磨拳擦掌，行行里按不住莽撞心头气。

【滚绣球】宋江唻这是甚所为，甚道理，不知他主着何意？激的我怒气如雷，可不道他是谁，我是谁，俺两个半生来岂有些嫌隙？到今日却做了日月交食。不争几句闲言语，我则怕恶识多年旧面皮，展转猜疑。(《李逵负荆》第二折)

他在痛恨宋江、鲁智深的同时，对老王林则寄寓无限的同情，这是李逵性格的重要侧面。



【叨叨令】那老儿一会家便哭啼啼在那茅店里。[带云]觑着山寨，宋江好狠也！[唱]他这般急张拘诸的立；那老儿一会家便怒吽吽在柴门外[带云]哭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唱]他这般乞留曲律的气。[宋江云]他怎生烦恼那？[正末唱]那老儿一会家便闷沉沉在那酒瓮边[带云]那老儿拿起瓢来，揭开蒲墩，舀一瓢冷酒来，汩汩的咽了。[唱]他这般迷留没乱的醉，那老儿托着一片席头便慢腾腾放在土坑上[带云]他出的门来，看一看，又不见来，哭道：我那满堂娇儿也！[唱]他这般壹留兀渌的睡，似这般过不的也么哥，似这般过不的也么哥！[宋江云]这厮怎的？[正末唱]他道俺梁山泊水不甜人不义。(《李逵负荆》第二折)

这段【叨叨令】，且唱且念，如泣如诉，把李逵对老王林的同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李逵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自己错怪了宋江、鲁智深，则

立即负荆请罪。

[正末云] 哥哥，您兄弟山涧直下砍了一束荆杖，告哥哥打几下，您兄弟一时间没见识，做这等的事来。[唱]
【沉醉东风】呼保义哥哥见责，我李山儿情愿餐柴，第一来看着咱兄弟情，第二来少见他脓血债，休道您兄弟不伏烧埋，由你便直打到梨花月上来，若不打这顽皮不改。(《李逵负荆》第三折)

这种知过即改的性格，与他那疾恶如仇的性格一样，是可爱的。《李逵负荆》全剧热情地赞美了这种可爱的性格。

《李逵负荆》在艺术上的突出成就，是把李逵的性格刻画得十分丰满、真实，成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有些手法，充满了艺术情趣，如写李逵下山的一段文字。

[云]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唱]
【醉中天】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云] 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阿啗阿，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唱] 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云] 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做笑科云] 你看我好黑指头也。[唱] 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云] 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唱] 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李逵负荆》第一折)



这支《醉中天》十分细腻地表现了李逵的内心世界。李逵并不是终日只抡板斧的莽汉，他也能欣赏大自然的美好，感受到"轻薄桃花逐水流"的韵味，因此，这里的李逵，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艺术形象。胡适认为，这样的李逵，成了"细腻风流的词人"，与《水浒》中的李逵完全不同，这正表明元代戏曲中的李逵，还没有定型。

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略)。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

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

胡适的看法，有正确的一面，即元代戏曲中的李逵还未定型；但也有片面性，不论在元代戏曲或小说《水浒》中，写李逵某些细腻的感受，都会使这一形象更丰满，而并没有把他变成“风流的词人”。

第四节　纪君祥　石君宝

一　纪君祥和他的《赵氏孤儿》

纪君祥，亦作纪天祥，大都人。生平事迹无考。只知他与李寿卿、郑廷玉为同时代人。所作杂剧六种，今存《赵氏孤儿》一种及《松阴梦》残曲。



纪君祥，大都人。李寿卿、郑廷玉同时。

寿卿、廷玉在同时，三度兰关韩退之，松阴梦里三生事。《驴皮记》，情意资。冤报冤，《赵氏孤儿》。编成传，写上纸，表表于斯。

《驴皮记》、《贩茶翁》（二本）、《松阴梦》（李元贞正果碧云庵，陈文图误道松阴梦）、《赵氏孤儿》（象公逢公孙杵臼，冤报冤赵氏孤儿）、《韩退之》（韩湘子三度韩退之）。　（《录鬼簿》）

纪天祥，大都人，与李寿卿、郑廷玉同时。

《驴皮记》、《曹伯明错勘赃》、《李元真松阴记》、《赵氏孤儿冤报冤》、《韩湘子三度韩退之》、《信安王断复贩茶船》。（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按：曹本作“天祥”，贾本与孟本皆为“君祥”；贾本失载《曹

伯明错勘赃》。

纪君祥所作六种杂剧，以《赵氏孤儿》影响最大。

《冤报冤赵氏孤儿》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象公逢公孙杵臼"，简名《赵氏孤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也是园书目》别作《赵氏孤儿大报仇》。宋、元戏文有《赵氏孤儿报冤记》，见前。按《史记》：赵朔为屠岸贾攻灭。有遗腹子，朔夫人置儿袴中得脱，朔客公孙杵臼、程婴取儿衣以文褓，匿山中。婴谬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儿处。"诸将随之。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诸将杀杵臼及儿。然真儿乃在。婴匿十五年，因韩厥立之，是为赵武。剧中情节颇复杂，不无增饰，然大段皆有所本。此剧1735年已有法译本，1762年继有英译本，夙称世界著名之剧。（《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赵氏孤儿》本事见载于《左传》、《国语》、《说苑》、《史记》等书，从《赵氏孤儿》剧情来看，主要依据是《史记·赵世家》。

赵盾代成季任国政二年而晋襄公卒，太子夷皋年少。盾为国多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秦，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顿首谓赵盾曰："先君何罪，释其适子而更求君？"赵盾患之，恐其宗与大夫袭诛之，乃遂立太子，是为灵公，发兵距所迎襄公弟子秦者。灵公既立，赵盾益专国政。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盾素仁爱人，尝所食桑下饿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赵穿弑灵公而立襄公弟黑臀，是为成公。赵盾复反，任国政。君子讥盾"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讨贼"，故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晋景公时而赵盾卒，谥为宣孟，子朔嗣。

赵朔，晋景公之三年，朔为晋将下军救郑，与楚庄王战河上。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

晋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初，赵盾在时，梦见叔带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盾卜之，兆绝而后好。赵史援占之，曰："此梦甚恶，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之咎。至孙，赵将世益衰。"屠岸贾者，始有宠于灵公，及至于景公而贾为司寇，将作难，乃治灵公之贼以致赵

盾，遍告诸将曰："盾虽不知，犹为贼首。以臣弑君，子孙在朝，何以惩罪？请诛之。"韩厥曰："灵公遇贼，赵盾在外，吾先君以为无罪，故不诛。今诸君将诛其后，是非先君之意而今妄诛。妄诛谓之乱。臣有大事而君不闻，是无君也。"屠岸贾不听。韩厥告赵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绝赵祀，朔死不恨。"韩厥许诺，称疾不出。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赵朔妻成公姊，有遗腹，走公宫匿。赵朔客曰公孙杵臼，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胡不死？"程婴曰："朔之妇有遗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无何，而朔妇免身，生男。屠岸贾闻之，索于宫中。夫人置儿绔中，祝曰："赵宗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及索，儿竟无声。已脱，程婴谓公孙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后必且复索之，奈何？"公孙杵臼曰："立孤与死孰难？"程婴曰："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曰："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程婴出，谬谓诸将军曰："婴不肖，不能立赵孤。"谁能与我千金，吾告赵氏孤处。诸将皆喜，许之，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杵臼谬曰："小人哉程婴！昔下宫之难不能死，与我谋匿赵氏孤儿，今又卖我。纵不能立，而忍卖之乎！"抱儿呼曰："天乎天乎！赵氏孤儿何罪？请活之，独杀杵臼可也。"诸将不许，遂杀杵臼与孤儿。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

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韩厥，厥知赵孤在，乃曰："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其赵氏乎？夫自中衍者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鸟噣，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厉无道，而叔带去周适晋，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尝绝祀。今吾君独灭赵宗，国人哀之，故见龟策，唯君图之。"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乃辞诸大夫，谓赵武曰："昔下宫之难，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赵氏之后。今赵武既立，为成人，复故位，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赵武啼泣顿首固请，曰："武愿苦筋骨以报子至死，而子忍去我死乎。"程婴曰："不可，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遂自杀。赵武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

绝。(《史记·赵世家》)

此剧之元刊本为四折，明刊《元曲选》本则将第四折又分为两折，成为五折（加楔子）的体例。全剧思想倾向，主要是歌颂正义，鞭挞邪恶和赞美复仇。

《赵氏孤儿》 元纪君祥撰。说本春秋、左、国、史记。后来《八义记》本此。……略云，晋灵公时，文臣赵盾，武臣屠岸贾。贾欲害盾。使钽麑刺之，钽麑触槐死。灵公赐贾神獒。贾闭之密室，三四日不与饮食，而以草扎盾状置羊心肺于草人中，出神獒，使剖而啖之，且言于灵公曰：獒能识邪佞。灵公使试于朝，獒噬盾，提弥明搏杀之，盾出，贾预设毁其车马。盾昔所救桑间饿夫灵辄，被之而去。贾复言于灵公，诛绝赵氏一门三百口，盾子朔亦赐死。朔妻公主有遗腹子，贾搜之甚急。朔门下客程婴，以医得见公主，公主以孤授婴，而自缢死。婴藏孤于药笼中，时为贾守公主门者，韩厥也。厥于朔有旧，知婴藏孤而出，纵之使去，亦自刎。然贾索孤益急，欲尽收国中儿手刃之，婴携孤投公孙杵臼，将使杵臼匿孤，而己挟所生儿，令杵臼告岸贾，与儿俱死。杵臼以己年老，恐不及视孤成立，乃使婴以所生儿易孤，置山中，往告岸贾，谓孤在杵臼家也。岸贾执杵臼，即令婴拷之，杵臼死，岸贾杀婴子。德婴，以孤为婴所生，养为义儿，教以兵法，而令婴教以诗书。越二十年，婴乃以盾、朔及孤遭岸贾害，并厥与杵臼死状共作一图，对而泣之，孤疑而询，始详告之。孤乃告晋君六卿，杀岸贾，灭其家，以报积仇。晋君使复姓袭爵，而褒诸义士云。按驸马公主等，春秋时并无此称，作者往往因时随俗，不复顾本事年代，不独此剧也。(《曲海总目提要》)

屠岸贾为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残杀赵盾一家三百口，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罪恶行径，因此，韩厥、程婴、公孙杵臼等人拯救赵氏孤儿的行动，就具有无可置疑的正义性，而且，在救孤抚孤的过程中，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表现了为正义事业而献身的品德。作品首先描绘了屠岸贾的种种邪恶和残暴：

[净扮屠岸贾领卒子上诗云]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当时不尽情，过后空淘气。……俺主灵公在位，文武千员，其信任的只有一文一武，文者是赵盾，武者即某矣。俺二人文武不和，常有伤害赵盾之心，争奈不能入手



……（《赵氏孤儿》楔子）

接着，作品就以屠岸贾自述的形式写他如何驯练“神獒”残害赵盾，杀害赵朔。当他获悉赵氏孤儿，已被救出之后，竟然下令杀害全国婴儿：

［屠岸贾云］韩厥为何自刎了？必然走了赵氏孤儿，怎生是好？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如今不免诈传灵公的命，把晋国内但是半岁之下，一月之上新添的小厮都与我拘刷将来，见一个剁三剑，其中必然有赵氏孤儿，可不除了我这腹心之害！……（《赵氏孤儿》第二折）

程婴为保护赵氏孤儿，把自己的儿子交给公孙杵臼，充当赵氏孤儿，屠岸贾亲手把程婴之子当做赵氏孤儿杀害。

［屠岸贾云］我见了这孤儿，就不由我不恼也。……我拔出这剑来，一剑、两剑、三剑。［程婴做惊疼科，屠岸贾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

…………

［正末撞科云］我撞阶基，觅个死处。［下］［卒子报科云］公孙杵臼撞阶基身死了也。［屠岸贾笑科］那老匹夫既然撞死，可也罢了。……（《赵氏孤儿》第三折）



面对屠岸贾的淫威，程婴等人为了救抚赵氏孤儿，维护正义，不惜献身。

［正末扮韩厥领卒子上云］……［唱］

【仙吕点绛唇】列国纷纷，莫强于晋。才安稳，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

【混江龙】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还说甚半由君来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满在朝门，但违拗的早一个个诛夷尽，多咱是人间恶煞，可什么阃外将军。（《赵氏孤儿》第一折）

韩厥出于对奸佞的无比憎恶，放走赵氏孤儿，而且，为了让程婴“放心”，他大义凛然，撞阶而死。

[正末云] 程婴，你好去的不放心也。[唱]

【醉扶归】你为赵氏存遗胤，我于屠贼有何亲？却待要乔做人情遣众军，打一个回风阵。你又忠我可也又信。你若肯舍残生我也愿把这头来刎。

…………

【赚煞尾】……猛拼着撞阶基图个自尽，便留不得香名万古闻，也好伴鉏麑共做忠魂。你你你要殷勤照觑晨昏，他须是赵氏门中一命根，直等待他年长进，才说与从前话本，是必教报仇人休忘了我这大恩人。[自刎下]（《赵氏孤儿》第一折）

全剧没有给程婴安排唱段，但他的戏剧动作极为突出。他的忠诚、勇敢、机智和献身精神都在他的戏剧动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从驸马府中救出赵氏孤儿；把孤儿带到公孙杵臼家中；献出自己的儿子；以极大的“自制”力，目睹自己的儿子和公孙杵臼被害；抚养孤儿二十年；向孤儿陈诉真情，教育孤儿为父母报仇。另一个为救赵氏孤儿而献身的是公孙杵臼。他本已归隐山庄，“斜倚柴门数雁行”，但为救孤儿，他受尽屠岸贾的拷打，最后撞阶而死。

[云] 屠岸贾那贼，你试觑者，上有天哩，怎肯饶过的你，我死打甚么不紧。[唱]



【鸳鸯煞】我七旬死后偏何老，这孩儿一岁死后偏知小，俺两个一处身亡，落的个万代名标。我嘱咐你个后死的程婴，休别了横亡的赵朔。畅道是光阴过去的疾，冤仇报复的早。将那厮万剐千刀，切莫要轻轻的素放了。（《赵氏孤儿》第三折）

全剧最后，由长大成人的赵氏孤儿完成了复仇的行动。

[正末扮程勃（即赵氏孤儿）上云] ……原来赵氏孤儿正是我。兀的不气杀我也 [正末做倒，程婴扶科云] 小主人苏醒者。[正末云] 兀的不痛杀我也。[唱]

【天尊乐】听得你说从初，才使我知缘故。空长了我这二十年的岁月，生了我这七尺的身躯。原来自刎的是父亲，自缢的咱老母，说到凄凉伤心处，便是那铁石人也放声啼哭。我拼着生擒那个老匹夫，只要他偿还俺一朝的臣宰，更和那合宅的家属。

…………

【二煞】谁着你使英雄忒使过，做冤仇能做毒，少不的一还一报无虚误。你当初屈勘公孙老，今日犹存赵氏孤。再休想咱容恕，我将他轻轻挪下，慢慢开除。

【一煞】摘了他斗来大印一颗，剥了他花来簇儿套服，把麻绳背绑在将军柱，把铁钳拔出他斓斑舌，把锥子生挑他贼眼珠，把尖刀细剐他浑身肉，把钢鎚敲残他骨髓，把铜铡切掉他头颅。（《赵氏孤儿》第四折）

全剧的思想倾向，集中表现为对维护正义者的歌颂；而强烈的复仇意识，也是贯串全剧的主旋律。故有论者指出，结合作品的时代背景，特别是宋王朝即赵家王朝这一同姓现象，可看出本剧有为宋王朝报仇的寓意。作为一种看法，仅可为参考。

《赵氏孤儿》在艺术上最突出的成就是剧情的生动性，特别是“悬念”的设置，使全剧自始至终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例如第二折中，程婴救出孤儿后如何隐藏、躲过屠岸贾的搜查，就是一极大的“悬念”。



另外，此剧明刊本已为五折，而每折都分别由不同的角色主唱。这在元杂剧中都是不常见的体例，也可视为本剧结构上的特点。

二　石君宝和他的《秋胡戏妻》

石君宝，平阳人，作杂剧十种，今存三种。

石君宝，平阳人。

紫云亭，秋思怨，曲江池，醢彭越。哭周瑜，佳句美新，岁寒三友，红绡驿，雪香车，秋胡戏妻。共吴昌龄，么末相齐。柳眉儿，金钱记，石君宝，□黑迹，禾黍离离。

《哭周瑜》（孙权哭周瑜）、《秋胡戏妻》（采桑女梅英诉恨，贤大夫秋胡戏妻）、《醢彭越》（汉高祖肉醢彭越）、《秋香怨》（士女秋香怨）、《曲江池》（郑元和风雪悲田院，李亚仙花酒曲江池）、《金钱记》（李太白匹配金钱记）、《红绡驿》（穷纱子红绡驿）、《雪香香车》（赵二世醉雪香车）、《紫云寺》（韩秀才诗礼青云路，诸宫调风月紫云寺）、《岁寒三友》（张天师断岁寒三友）。（《录鬼簿》）

孙楷第《元曲家考略》据《秋涧集》记载，认为石君宝即石盏德玉，女真族，盖州人，后徙平阳，年八十五卒。

……按元初有石盏君宝，与王恽父友善。《秋涧集》有文二首记其事。其一在卷五十九。文为《文通先生墓表》《碑阴先友记》。云："石盏德玉字君宝，盖州人。性至孝，与人交恺悌笃信义。尝与友共事，恶其不直，遂绝而不较。""文通先生"者，（王）恽父天铎，金户部尚书。卒于蒙古宪宗七年丁巳。恽为父撰墓表，复记其父友四十余人事于碑阴，为《碑阴先友记》，用唐柳宗元撰《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例也。其二在卷六十。文为《洪岩老人石盏公墓碣铭》。铭有序，记君宝事更详。惜今通行本《秋涧集》此文多缺字。今节录于下：

公姓石盏氏，讳德玉，字君宝，辽东盖州人。疏髯炯目，气骨臞清，超然如万里之鹤。贞祐初，以良家子从（?）军，积劳至武德将军。北渡后□□相卫间。母杜氏。公天性能孝，班衣垂白，朝久孺慕。时杜寿登八秩，清修绝荤。庭间生（?）白菌百余本，掇去复茁者数月。人以为孝感所致。尝种竹当户。或谓太迫。曰："待其蘩茂，秋霁月之时，俾清樾透帘，为此君写真耳。"其清澹如此。晚年，游心命书。人有问必以□己安分为答。"能此，不待孤虚相旺，吾言自有微矣。"丙子，公年八十有五。尝绘"共山归隐图"以自歌其□乐，因自号洪岩老人。是岁冬，洒然而逝若委蜕焉。……

…………

君宝善画竹，见元夏文彦《图绘宝鉴》。……"君宝"皆作"君实"。卷五云："赤盏君实女真人，居燕城。画竹学刘自然，颇有意境。"刘自然真定祁州人。兵后居燕。工画墨竹禽鸟。亦见《图绘宝鉴》。《秋涧集》卷六有《墨竹歌》，自注："为共岩处士石盏公作。"诗云"……"诗与《宝鉴》赤盏君实画竹之言合。知《宝鉴》赤盏君实即石盏君宝无疑。君宝姓石盏不姓石。而余以为即《录鬼簿》之石君宝者：女真氏族皆复姓，译为汉姓，则皆单姓。而元人于女真人每不称其汉姓；但取女真复姓之一字呼之。元人书中，此例

不少见；即在《秋涧集》中，亦有其例。……（孙楷第《元曲家考略·甲藁》）

石君宝今存杂剧《曲江池》、《秋胡戏妻》及《紫云亭》三种。

《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录鬼簿》著录。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题目作"郑元和风雪卑（原'悲'字误）田院"，简名作《曲江池》。《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曹本"花酒"作"诗酒"，宋、元戏文有《李亚仙》，元高文秀有《郑元和》杂剧……明薛近衮《绣襦记》亦本此。曲江为唐人宴游最盛之地，取以渲染为题，所演与唐人小说《李娃传》情迹互异，因专以诗酒曲江为主题，故疏密判然，明朱有燉亦有同名杂剧，乃系改石作而成。（《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按：此剧与唐人小说《李娃传》相比，虽然增加了一些以曲江为背景的文人诗酒的内容，但全剧还是以郑元和与李亚仙的爱情故事为主线，而且情节亦较为曲折，李亚仙的形象，也很真实生动。

《紫云亭》全称《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诸宫调风月紫云亭》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题目作"韩秀才诗礼青云路"，简名《紫云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元刊本题目作"灵春马适意误功名，韩楚兰守志待前程"；正名作"小秀才琴书青琐帏，诸宫调风月紫云亭"。剧演名妓韩楚兰善唱诸宫调，与秀才灵春马交好，守志不嫁，后团聚于紫云亭。按元人戴善甫亦有同名杂剧。存本暂从旧说，归石名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石君宝现存三种杂剧中，以《秋胡戏妻》成就最高，是他的代表作。

《鲁大夫秋胡戏妻》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曲选》本。贾本"鲁大夫"作"贤大夫"，题目作"采桑女梅英诉恨"，简名《秋胡戏妻》。《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本事出《列女传》诸书。秋胡子，鲁人，纳妻五日，宦于陈。后归，见路旁一美妇采桑，秋胡子悦之，谓曰："力田不如逢农年，力桑不如见公卿。今吾有金，愿予夫人。"妇曰："采桑力作，纺

绩经织，以供衣食，奉二亲养夫子而已矣，吾不愿人之金也。”秋胡还家，奉金遗母，母呼其妇出，乃即采桑妇。妇责之曰：“见色弃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遂赴沂水死。南朝宋颜延年有《秋胡诗》五章，直叙其事。剧中以妇为罗梅英，且欲以团圆结局，故曰复谐伉俪。余俱增饰。元阙名有《秋胡戏妻》戏文。……（《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叙述秋胡与罗梅英新婚三日即应征从军；梅英在家辛勤侍奉婆母；村中财主李大户倚势欲强娶梅英，梅英之父亦来撮合，而梅英顶住压力，表现了不畏强暴的精神；特别是在李大户无耻调戏她时，她敢于痛打李大户，其泼辣、勇敢的性格，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罗云）孩儿也，你嫁了他等我也落得他些酒肉吃。（正旦唱）

【醉太平】爹爹也大古里不曾吃那些酒食。（搽旦云）孩儿，俺也要做个筵席哩。（正旦唱）

奶奶也只恁般好做那筵席。（李云）小娘子，不要多言，你看我这个模样，可也不丑。（做嘴脸，被正旦打科，唱）

把这厮劈头劈脸泼拳捶，向前来我可便挝挠了你这囫皮。（带云）这等清平世界，浪荡乾坤。（唱）你怎敢把良人家妇女公调戏。（做见卜儿科。唱）哎呀，这是明明的欺负俺高堂老母无存济。（罗云）嚷这许多做甚么！你这生忿忤逆的小贱人。（正旦唱）

倒骂我做生忿忤逆在爷娘面上不依随，爹爹也，你可便只恁般下的。（《秋胡戏妻》第二折）



秋胡从军十年后，终于得官归来。路经桑园，正逢梅英采桑，于是发生了“戏妻”的情节。当梅英发现这个调戏自己的男子就是日夜盼望的丈夫，她感到极大的屈辱。她要求离异，但终因婆母之命难违，而夫妻和好。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但在石君宝笔下，则生动地反映了元代的社会现实，赞美了一个普通农妇心志高远、不慕荣华的可贵品质。剧中梅英，语言泼辣，充分表现了她的性格特点。

第五节　杨显之　尚仲贤

一　杨显之和他的《潇湘夜雨》

杨显之，大都人。与关汉卿同时，为"莫逆之交"。他善于修改杂剧作品，人称"杨补丁"。作杂剧八种，现存二种。

杨显之，大都人。关汉卿莫逆之交，凡为文辞，与公较之。号称杨补丁是也。

显之前辈老先生，莫逆之交关汉卿。公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王元鼎，师叔敬；顺时秀，伯父称；寰宇知名。

《师婆旦》、《大拜门》（刘屠大拜门）、《小刘屠》（风风魔魔呆赵大报冤二世小刘屠）、《潇湘夜雨》（秦川道烟寺晚钟临江驿潇湘夜雨）、《乔断案》（黑旋风乔断案）、《刘泉进瓜》、《酷寒亭》（孙君托梦秦川道郑孔目风雪酷寒亭）、《列金钱》（丑驸马列金钱）。（《录鬼簿》）

杨显之，大都人，与汉卿莫逆交，凡有珠玉，与公较之。

《刘泉进瓜》、《黑旋风乔断案》、《丑驸马射金钱》、《临江驿潇湘夜雨》、《萧县君风雪酷寒亭》、《蒲鲁忽刘屠大拜门》、《大报冤两世辨刘屠》、《借通县跳神师婆旦》。（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今存杂剧《潇湘夜雨》、《酷寒亭》二种。

《临江驿潇湘夜雨》　《录鬼簿》著录。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题目作"秦川道烟寺晚钟"，简名《潇湘夜雨》，《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曲海目》作简名《临江驿》。叙张天觉谪江州，女翠鸾同行。至淮河渡，舟覆，父女相失，翠鸾为渔父崔文远所救。崔有侄名通，上京应试，过其家，文远即主二人约为婚姻。通登第，另娶试官赵女，同赴秦川县任。翠鸾往寻，诬为逃婢，刺配沙门岛。至临江驿，遇雨，会天觉起官廉访使，宿驿中，父女重会。天觉于是奏免赵主考，翠鸾与通复为夫妇，贬赵女为婢云。张天觉为宋代名臣，金院本有《张天觉》一本。《临江驿》情

节，与戏文《崔君瑞江天暮雪》类似。……

《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题目作“孙君托梦秦川道”，简名《酷寒亭》。《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宋、元戏文亦有《酷寒亭》同目……元花李郎有《像生李子酷寒亭》杂剧，同一题材。按贾本题目“孙君托梦”，事不详。孟本及《太和正音谱》注谓有“旦”、“末”二本，此本情节，当以“末”色“郑孔目”为主。又曹本“郑孔目”作“萧县君”，萧为郑妻，见剧中第一折中，但已故世。倘另一本殆以萧县君为主之“旦”本，亦属可能。然则杨氏《酷寒亭》，或一剧而分二本，惜“旦”本今未见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潇湘夜雨》是杨显之的代表作品。作品通过生动的剧情，谴责了“富贵弃妇”的负心者，是现存元杂剧中惟一一部写男子负心的作品。

《潇湘夜雨》　元杨显之撰。……剧云：谏议大夫张商英，以忤权贵，谪官江州。携女翠鸾偕行，渡淮覆舟，父女相失。翠鸾为渔父崔文远救归，养为义女。文远之侄崔通将应举，来辞。文远以翠鸾配为夫妇。濒行，约成名后即相迎。比得第，主司赵钱友以女妻之。通不辞。授秦川县令，携赵赴任。翠鸾闻通得官，日望其来迎，久不至，因只身至秦川。通既负心，赵女复悍妒。翠鸾至，诬为逃女，刺配沙门岛。而商英遭水时亦以救脱，历官至提刑廉访使，赐上方剑，得便宜行事。与翠鸾相遇于临江驿。翠鸾诉其冤于父，请亲赴秦川。缚通及赵女，数其罪，将杀之。适文远至，力救获免。翠鸾自念无改适理，复请于父。还通官，与俱之任，而以赵女为婢妾焉。……(《曲海总目提要》)



作品对崔通趋炎附势、狠毒邪恶的性格，予以充分地揭露和谴责；同时对张翠鸾的不幸遭遇寄予极大的同情。崔通应试临行时对翠鸾信誓旦旦：

[正旦云] 多谢父亲。则怕崔秀才此一去，久后负了人也。[崔甸士云] 小生若负了你呵，天不盖，地不载，日月不照临。[正旦云] 秀才也，你去则去，频频的捎个书信回来。[崔甸士云] 小生知道，你放心者。(《潇湘夜雨》第一折)

而中第后，试官欲招之为婿肘，则背弃当初的誓言，成为一个典型的负心人。

［试官云］……张千，你问这秀才有婚无婚……若无婚，我家中有……小姐与他为妻。……［张千云］秀才，俺相公说，你若有婚，着你秦川做知县去；若无婚，有一小姐招你为婚。［崔甸士云］住者，等我寻思波。［背云］我伯父家那个女子，又不是亲养的，知他哪里讨来的，我要他做甚么？能可瞒昧神祇，不可坐失机会。［回云］小生实未娶妻。［试官云］既然无妻，我招你做女婿……（《潇湘夜雨》第二折）

当翠鸾来到秦川县找到崔通时，崔通不仅不认，反而利用职权，把翠鸾解往沙门岛。

［崔甸士云］夫人息怒。这个是我家买到的奴婢，为他偷了我家的银壶一盏，他走了，我一向寻他不着，他今日自来投到，岂不是飞蛾扑火，自讨死吃的。左右，拿将下去，洗剥了与我打着者。……左右，将他脸上刺着逃奴二字，解往沙门岛去者。（《潇湘夜雨》第二折）

第三折戏，着重描写翠鸾在被解往沙门岛的路上遇秋雨所遭受的折磨，以此控诉封建社会背信弃义的男子给妇女带来无限痛苦的罪恶。



全剧最后，藉张商英之职权、地位，翠鸾始得申冤。而翠鸾饶恕崔通，仍为夫妻的结局，显然是封建社会女子不嫁二夫观念的反映。（见第四折）

此剧在艺术上特别受到称道的是第三折中把翠鸾受冤屈被解沙门岛的无限怨怒之情与当时秋雨凄凄的自然之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情景交融，显示了极大的艺术感染力：

【黄钟醉花阴】（翠鸾唱）忽听的摧林怪风鼓，更那堪瓮瀽盆倾骤雨。耽疼痛挨程涂，风雨相催，雨点儿何时住？眼见得折挫杀女娇姝，我在这空野荒郊可着谁做主！

……………

【喜迁莺】淋的我走投无路，知它这沙门岛是何处酆都？长吁气结成云雾，行行里着车辙把腿陷住，可又早闪了胯骨。怎当这头直上急簌簌雨打，脚底下滑擦擦泥淤。（《潇湘夜雨》第二折）

二　尚仲贤和他的《柳毅传书》

尚仲贤，真定（今河北省正定县）人，生平事迹不可考，仅知做过“江浙行省务官”。所作杂剧十种，今存《尉迟恭三夺槊》、《洞庭湖柳毅传书》、《汉高皇濯足气英布》三种；另外，《陶渊明归去来兮》、《凤凰坡越娘背灯》、《海神庙王魁负桂英》三种今存残曲。

尚仲贤　真定人。湘江省务提举。

弃官归去捻《渊明》，工巧《王魁负桂英》。四务提举江浙省，与戴善夫相辅行。较论功，诸葛闻成。《三夺槊》，《谒浆崔护》。《秉烛旦》，《越娘背灯》。洞庭湖，柳毅传情。

《三夺槊》（齐元吉两争锋尉迟恭三夺槊）、《诸葛论功》（受顾命诸葛论功）、《陶渊明》（王太守白衣送酒，陶渊明归去来兮）、《柳毅传书》（钱塘江火龙认女，洞庭湖柳毅传书）、《秉烛旦》（饥寒雪里读书人，没幸花前秉烛旦）、《越娘背灯》（龙虎榜杨生点额，凤凰坡越娘背灯）、《负桂英》（海神活取命，王魁负桂英）、《崔护谒浆》次本、《张生煮海》（次本）。（《录鬼簿》）



尚仲贤　真定人。江浙行省务官。

《张生煮海》、《崔护谒浆》、《尉迟恭三夺槊》、《陶渊明归去来辞》、《凤凰坡越娘背灯》、《洞庭湖柳毅传书》、《没幸花前秉烛旦》、《武成庙诸葛论功》、《海神庙王魁负桂英》、《汉高祖濯足气英布》。（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洞庭湖柳毅传书》　《录鬼簿》著录。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题目作“钱塘江火龙认女”，简名《柳毅传书》。《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刊本题目作“泾河岸三娘诉恨”。宋、元戏文有《柳毅洞庭龙女》。……本事出唐人李朝威《柳毅传》，此略而传详。叙柳毅下第南归，道过泾阳，遇龙女牧羊道畔，诘之，知系见辱于夫婿，因为之致书其父洞庭龙君。洞庭君有弟钱塘君，性刚暴，遂杀女夫而取女归，欲以女配毅，毅严拒乃止。毅归，母已为配卢氏女。成婚之夕，始知即龙女云。

《海神庙王魁负桂英》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双调·新水令》一套。贾本题目作“海神活取命”，正名作“王魁负桂英”，简名《负桂英》。《太和正音谱》题简名。宋、元戏文有《王魁负桂英》及《王俊民休书记》。……

《尉迟恭三夺槊》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题目作“齐元吉两争锋”，简名《三夺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事本唐刘悚《隋唐嘉话》：叙尉迟敬德善避槊，海陵王元吉试之，三刺不中，槊皆被夺。元吉力敌千夫，由是大惭恨。太宗御窦建德，相与骋驰敌营，众不敢逼。并擒伪代王琬，夺取其良马，帝旌其能，以马赐之云。

《陶渊明归去来兮》　《录鬼簿》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佚曲二支。题目作“王太守白衣送酒”，简名《归去来兮》。《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曹本“兮”字作“辞”。本事见《南史》：陶潜少有高趣，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授去职归，赋《归去来辞》以见志。

《汉高祖濯足气英布》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元曲选》本。原“高祖”作“高皇”。贾、孟两本、失载此目，《太和正音谱》列入无名氏目。《曲海目》简名作《气英布》。剧叙汉王刘邦欲挫英布锐气，濯足媟慢以激之。布见《汉书》本传，事略同。云楚、汉战于灵璧，汉败北。项王征布击汉，托病不赴。汉王与张良议召布降，随何少与布善，请往说。以二十骑诣布营。布犹豫，适楚使至，何出谓楚使曰：“九江王已归汉，命予来迎。”使者起，何因说布曰：“祸必及尔，宜速诛。”遂杀楚使，与随何俱归汉。至，汉王倨坐濯足，而召布入。布愧甚，悔来，欲自刭，何劝止之。出，大设筵宴鼓乐，汉王率众诣布营，谓曰：“公锐气勃勃，故少加折挫耳。”亲致酒以谢。授布九江侯使击楚云。《纳书楹曲谱》订有《赚布》一折。



《凤凰坡越娘背灯》　《录鬼簿》著录。《元人杂剧钩沉》辑存《双调》一支。题目作“龙虎榜杨生点头”，简名《越娘背灯》。《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宋、元戏文有此同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尚仲贤作品中，影响最大的是《柳毅传书》。

《柳毅传书》　元尚仲贤撰。本唐人李朝威所撰《柳毅传》。此略而《传》详。后来《蜃中楼记》又本于此。《传》云：仪凤中，儒生柳毅应举下第，将还湘滨（剧云淮阴人，添出毅母张氏）。乡人有客于泾阳者（剧云宦泾阳），

遂往，见妇人牧羊道畔，乃殊色也。毅诘曰："子何苦而自辱如是?"妇泣对曰："妾洞庭龙君小女也，嫁泾川次子，夫婿为婢仆所惑，诉于舅姑，毁黜至此，闻君将还吴，欲以尺书寄托，可乎?"毅曰："吾义夫也，闻子之言，气血俱动，何可否之谓？然而洞庭水深，吾行尘间，宁可致耶?"女曰："洞庭之阴，有大橘树，乡人谓之社橘（剧云金橙树），君当解去兹带，束以他物，然后举树三发，当有应者。"毅受书曰："吾为使者，他日归洞庭，慎勿相避。"女曰："宁止不避，当如亲戚耳。"（剧中以金钗一根，令毅击树）语竟，引别东去。访洞庭社橘，向树三击。武夫出于波间（剧云夜叉），问自何来。毅曰："谒大王耳。"武夫揭水引路，谓毅曰："闭目数息，可即至宫。"止于灵虚殿，洞庭君方幸元珠阁，与太阳道士讲大经。少选，披紫衣，执青玉，谓毅曰："水府幽深，寡人暗昧，夫子不远千里，将有为乎?"毅曰："毅，大王之乡人也。昨泾水之涘，见王爱女牧羊于野，风鬟雨鬓，所不忍视，毅因诘之，知为夫婿所薄，舅姑不念，以至此。"遂取书进之。洞庭君览毕，哀咤良久。书达宫中，宫中皆恸哭。君谓左右曰："无使有声为钱塘所知。"毅问："钱塘何人?"曰："寡人之弟，昔为钱塘，今则致政，其勇过人。昔尧遭洪水九年者，此子一怒也。近与天将失意，穿其五山。帝以寡人有薄德，宽其同气之罪，然犹縻系于此（剧竟以为钱塘因洪水九年，罚在水帘洞受罪）。"词未毕，大声忽发，云烟沸涌，有赤龙长万余尺，千雷万霆，激绕其身，霰雪雨雹，一瞬皆下，乃擘青天而去（剧中火龙与泾河小龙交战，电母向泾龙，形容对阵光景，本传所无）。俄而祥风庆雨，拥一人入于宫中，君笑谓毅曰："泾水之囚人至矣。"君乃辞归宫中。有顷复出，与毅饮。有一人披紫裳，执青玉，立于君左右，君曰："此钱塘君也。"毅起趋拜，钱塘亦向毅谢。君曰："所杀几何?"曰："六十万。""伤稼乎?"曰："八百里。""无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剧云，化为小蛇，入淤泥中，钱塘获而吞之。）宴罢，宿毅于凝光殿。明日，张广乐，旗旄剑戟。舞万夫于其右，中一夫曰："此钱塘破阵乐。"绮罗珠翠，舞千女子其左，中一女曰："此贵主还宫乐。"二舞毕，洞庭君乃击席而歌，钱塘再拜而和（剧中即以歌辞为乐）。歌阕，奉觞于毅。钱塘因酒作色，踞谓毅曰："泾阳之妻，洞庭之爱女也。淑性茂质，不幸见辱于匪人，将欲求托高义，世为亲宾，可则俱履云霄，不可则皆夷粪壤。"毅笑曰："始毅以为刚决明直，无如君者；今乃欲以介然之躯，悍然之性，乘酒假气，将迫于人，岂近直哉！且毅之质，不足藏王一甲之间，然而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惟王筹之。"钱塘逡巡致谢（剧中言毅以老母辞）。毅辞归。洞庭君夫人，别宴毅于潜景殿，使泾阳女当席拜谢。毅当此，殊有叹恨之色。宴罢辞别，赠遗珍宝，怪不可述。毅归（本传毅娶张、韩二氏，剧皆不载），



徙家金陵。有媒以卢氏女告，卜日就礼。毅视其貌，类于龙女，而丰艳过之。曰："余即洞庭君之女也。自君救泾川之辱，誓心求报。季父论亲不从，怅望成疾，今日获奉君子，无恨矣！"乃相与觐洞庭（剧中言毅归，母已为配卢氏，即系龙女。视本传情节较省。）（《曲海总目提要》）

李朝威的传奇《柳毅传》，乃录自唐人陈翰所编《异闻集》之《柳毅》。此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宋官本杂剧段数，宋元戏文，金代之诸宫调，皆有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演出及作品。此杂剧情节大抵与唐传奇《柳毅传》相同。以龙女为摆脱悲惨命运的斗争，柳毅的见义勇为，钱塘君的疾恶如仇以及最后龙女与柳毅的幸福结合，曲折地表现了对人世间光明、正义的歌颂、赞美。

在艺术上，大胆采用沟通人神的浪漫手法，使作品富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在描述钱塘君与泾川小龙的战斗中，更显示出丰富的想象力。

［泾河老龙上云］吾神泾河老龙是也。今有钱塘火龙与俺小龙斗胜，未知胜败。我使的雷公电母看去了，这早晚敢来报捷也。［正旦改扮电母两手执镜上云］这一场厮杀非同小可也呵！［唱］

【越调斗鹌鹑】他两个天北天南海西海东，云闭云开，水淹水冲，烟罩烟飞，火烧火烘。卒律律电影重，古突突雾气浓。起几个骨碌碌的轰雷，更一阵扑簌簌的怪风。



【紫花儿序】险惊杀了负薪的樵子，慌杀了采药的仙童，吓杀了撒网的渔翁。全不见红莲映日，翠盖迎风。遮笼，都是那鬼卒神兵四下攻。则俺这两只脚争些儿踏空。可擦擦坠落红尘。［带云］报报报，喏。［唱］兀的不跌破了我青铜。

…………

【小桃红】那小龙大开水殿饮金钟，厮琅琅儿部笙歌送，不觉的天边黑云重。昏邓邓敢包笼，忽剌剌半空霹雳声惊动，古都都揭了瓦陇，吸哩哩提了斗栱，滴溜溜早翻过水晶宫。

…………

【紫花儿序】忽的呵阴云伏地，淹的呵洪水滔天，腾的呵烈火飞空。泾河龙逃归碧落，钱塘龙赶上苍穹。两条龙的威风，怕不喊杀了鳖大夫龟将军，鼍相公。这其间各赌神通，早翻过那海岛十洲，只待要拔倒了华岳三峰。

…………

【鬼三台】两条龙身躯纵，震的那乾坤动，恶哏哏健勇，赤焰焰满天红。一撞一冲，则教你心如铁石也怕恐，便有那铜山铁壁都没用。钱塘龙逆水忙截，泾河龙淤泥里便拱。(《柳毅传书》第二折)

第六节　郑廷玉　武汉臣

一　郑　廷　玉

郑廷玉，彰德人，生平无考。作杂剧二十三种，今存《布袋和尚忍字记》等六种，其中《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疑为无名氏作。

郑廷玉，彰德人。

金凤钗，打李焕，后庭花。忍字记，栾城驿，双教化。凤凰儿，料到底，偷闲暇。因祸致福关目冷。贬扬州，债主冤家。渔夫辞剑才情壮，孙恪遇猿节□佳。疏者下船，安顿精华。

《金凤钗》、《疏者下船》、《后庭花》(宏仁宗御赐翠鸾女，包待制智勘后庭花)、《冤家债主》(贪财汉空使幸劳神，看钱女买冤家债主)、《忍字记》(筝板乞儿硬化看钱女，布袋和尚醉屈忍字记)、《孙恪遇猿》、《贬扬州》(百二十行贬扬州)、《因福致祸》(赵长者见家归京，益伯禄因福致祸)、《凤凰儿》(幽墙花恰生栋梁材，吹箫女悔教凤凰儿)、《渔父舞剑》、《双教化》(烟花子弟说虚脾，风月郎君双教化)、《滦城驿》(兄妹倩风雨短长亭，子父梦秋夜栾城驿)、《打李焕》(小秦王秉政问王柔，老敬德铁鞭打李焕)、《料到底》(刘赋料到底)、《复勘赃》(蒲丞相大断案，曹伯明复勘赃)。(天一阁本《录鬼簿》)



按：天一阁本著录如上，共十五种；曹楝亭本著录二十三种，略。

郑廷玉，或作庭玉。彰德（今河南安阳）人。生平事迹无考……所作杂剧凡二十三种，今见存六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佩玉鸣銮”。（《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今存六种杂剧中，以《冤家债主》较有特色。

《看钱奴买冤家债主》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题目作“贪财汉空使辛劳神”，简名《冤家债主》。《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本事脱胎于干宝《搜神记》中周揽啧借车于财事。……叙周荣祖欲应举，以祖奉记遗金，悉藏地窖中，率妻子首途。有打墙人贾仁向东岳神求富，神梦示仁，告以荣祖藏金所在，期以二十年后，物归原主。仁果得金，遂致富。但悭吝异常，一钱不轻花，自奉之薄，无异打墙时。荣祖下第归，藏金已失，投亲故不遇，流落不堪。过贾仁门，见其门馆陈德甫，知仁无子，欲抚养一义儿，乃鬻其子长寿于仁。越二十年，仁死，长寿尽有其业。卒由德甫道其始末，重认父母，检其镪上，有祖奉记字样云。清阙名有《状元旗》传奇，内容相同。此剧有英、法译本。（《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就剧情而论，无疑在宣扬宿命论、因果报应以及神佛威力，实无可取；但以夸张手法，极写贾仁贪婪悭吝，为富不仁，深刻揭露守财奴的病态心理，则有很强烈的讽刺作用，例如写贾仁生病等情节。



（贾仁云）我儿也！你不知我这病是一口气上得的。我那一日想烧鸭儿吃。我走到街上，那一个店里正烧鸭子，油渌渌的，我推买那鸭子，着实的挝了一把，恰好五个指头挝的全全的。我来到家，我说盛饭来我吃，一碗饭我咂一个指头，四碗饭咂了四个指头。我一会瞌睡上来，就在这板凳上，不想睡着了，被个狗䑛了我这一个指头，我着了一口气，就成了这病。……（《冤家债主》第三折）

贾仁在向儿子吩咐“后事”时，居然不准儿子为他准备棺木，而只准用一个马槽；儿子说，马槽太短，“你偌大一个身子装不下”。他的回答，令人不可思议。

（贾仁云）哦，槽子短，要我这身子短可也容易：拿斧子来把我这身子拦腰剁做两段，折叠看可不装下也。我儿也，我嘱咐你，那时节不要咱家的斧子，借别人家的斧子剁。（小末云）父亲，俺家里有斧子，可怎么问人家借？（贾仁云）你哪里知道，我的骨头硬，若使我家斧子剁卷了刃，又得几文钱钢。（《冤家债主》第三折）

极端悭吝的另一面就是疯狂的索取。作品对贾仁种种恶劣的敛财手段，予以辛辣的嘲讽；而且全剧最后的"物归原主"，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也正是对他的惩罚。

郑廷玉的其他几部杂剧，思想与艺术，均属平平。《忍字记》，全称《布袋和尚忍字记》。

《布袋和尚忍字记》　《录鬼簿》（曹本）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贾本题目作"笋板乞儿硬化看钱奴"，正名作"布袋和尚醉屈忍字记"。简名《忍字记》。《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布袋和尚见《传灯录》：明州奉化县布袋和尚，未详氏族，形裁腲脮，蹙额皤腹，出语无定，寝卧随地，常以杖荷一布囊，入市见物辄乞。剧叙灵山会上第十二尊罗汉，听佛讲经，忽动凡心，罚投胎于汴梁为富户刘均佐，悭吝苦克，以钱为命。佛恐其迷却正道，属弥勒尊佛化为布袋和尚点化之，但为均佐坚拒，乃求于其手中心，书一"忍"字而去。自是手所触处，辄流有"忍"字之迹。终乃彻悟皈依云。按"无生法忍"，出《大藏般若经》，为释典要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以点化悟道的故事，宣扬忍让哲学，是消极的，是元代社会一部分文人逃避现实的人生态度的反映。

《后庭花》全称《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包待制智勘后庭花》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题目作"宋仁宗御赐翠鸾女"，简名《后庭花》。《太和正音谱》略作《智勘后庭花》，《元曲选目》题简名。剧叙廉访使赵忠无嗣，仁宗钦赐王翠鸾为侍。不容于妇，妇令仆王庆杀之，鸾偕母潜逃，为巡卒冲散，投宿客寓，店小二欲奸之，不从，击毙沉于井中。适有秀才刘天义应举宿店，鸾

魂伴之同寝，各填《后庭花词》以为记。鸾母索女见词，逐天义藏匿，控于包拯。赵亦疑失鸾事，以庆送官，包因察词中有"不见天边雁，相浸井底蛙"句，详加拷问，尽得其实。按《妒记》载唐兵部尚书任环瓌敕赐二女，妻烂其发秃，太宗赐金瓶酒，云饮之立死，不妒不须饮，柳氏拜敕曰："诚不如死"，乞饮尽。太宗谓环曰："人不畏死，卿其奈何?"剧中赵妻妒，钦赐之女，乃影借其事。后人又增改作《桃符记》传奇。改王翠鸾为裴青鸾，并复生配天仪……(《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有明显的公案戏的框架，而人鬼同台，鬼魂伸冤，虽使情节更为复杂曲折，但没有超越此类作品的一般路数，故影响不大。

《金凤钗》，全称《宋上皇御断金凤钗》。

《宋上皇御断金凤钗》　《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贾本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作简名《金凤钗》。叙赵鹗落魄寓状元店，至周桥卖诗，谏议大夫张天觉微行遇之，赠以金凤钗十支。鹗以一支付店小二，余埋于门后，无赖李虎亦宿店中，为其所知，以甫从郊外杀人夺得之银匙，暗中易金钗而遁。案发，于鹗处获真赃，遂以杀人犯下狱论死。鹗亦不解金钗埋地，何以变为银匙。张天觉知其冤，奏请复审。会店小二将金钗至银匠处换钱，而李亦以金钗来卖，于是拿问李虎，鹗冤大白。(《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亦属公案类杂剧，虽无突出成就，但所写人物分属不同社会阶层，从皇帝到泼皮无赖，均有涉及，比较广泛地反映了社会面貌。

《疏者下船》，全称《楚昭王疏者下船》。

《楚昭王疏者下船》　《录鬼簿》(曹本)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贾本及《太和正音谱》均作简名《疏者下船》，《元曲选目》简名《楚昭公》，钞校本题目作"伍子胥怀冤雪恨"。剧叙吴王阖庐所藏湛卢剑，飞入楚，屡索不与。遂命伍员、孙武出兵攻楚，楚兵败。昭公与弟芈旋，及夫人公子出奔。渡江，遇大风，舟人以舟小不能尽载，请弃一人，芈旋欲下，昭公曰："疏者下。"谓"妻之亲不敌弟"，夫人投于江。风愈大，复请弃一人，旋又欲下，昭公揽旋袂曰："子之亲亦不敌弟也。"

公子复投于江，乃得济岸。兄弟各投他国。申包胥乞得秦师，吴兵乃退。昭公回国，芈旋亦归。而夫人、公子为申屠氏所救，一家重得团圆。宋、元戏文有《楚昭王》。……本事出《春秋左传》及《国语》，但所演关目不尽实，从王奔者乃妹季芈，剧假为弟芈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内容虽为历史故事，但其主旨显然是宣扬封建的伦理观念：兄弟手足之亲胜于夫妻、父子。思想意义无可取。郑剧中实属下乘。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疑非郑著，各本《录鬼簿》及《太和正音谱》均无著录。

《崔府君断冤家债主》　此戏未见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剧叙张善友好佛善施，俭衣约食，积银五锭，为赵廷玉所窃。有五台山僧寄置募修殿银十锭，往索，适张外出。张妻混赖不认。后赵与僧皆投生为其子。长勤苦成业，次嗜酒色，视财如粪土。继而二子相继死，妻亦殁，张始大悟云。按崔子玉为泰山府君，唐、宋人杂说中颇及之，北方州县，往往有崔府君庙。此剧出处未详，当亦民间劝善惩恶之故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二　武　汉　臣

武汉臣，山东济南人，生平事迹无考。据《录鬼簿》著录，作杂剧十种。今存《老生儿》一种。



武汉臣，济南人。

先生清秀济南人，风调才情武汉臣。登坛拜将穷韩信，老生儿，关目真。新传奇，十段皆闻。听泉水，看暮云，如此黄昏。

《曹伯明》(曹伯明错勘赃)、《鲁义姑》(弃子全侄鲁义姑)、《天子班》(李后主君臣会，赵太祖天子班)、《三战吕布》(元帅府单气张飞，虎牢关三战吕布)、《老生儿》(指绝地苦劝糟糠妇，散家财天得老生儿)、《挂甲朝天》(女元帅挂甲朝天)、《关山怨》(柳天瑞千里误佳期，楚江楼月夜关山怨)、《登坛拜将》(穷韩信登坛拜将)、《提头鬼》(仁安殿正果追魂使，四歌神助提头鬼)、《玉堂春》(梅雪玉堂春)。(《录鬼簿》)

武汉臣，字号不详，山东济南人，生平事迹无考……所作杂剧十一种，今存二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远山叠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按：《汇考》所载《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在各本《录鬼簿》中均无著录，故《汇考》谓“所作杂剧十一种”。《元曲选》收录此剧，故谓“今存二种”。而《元曲选》在此剧名下注云“一云提头鬼”，《提头鬼》佚，而《录鬼簿》著录。此二种或即一剧而异名，或《元曲选》误混二剧为一。待考。另外，《元曲选》收录之《玉壶春》，有注云“一云玉堂春”，误。《玉壶春》疑非武作。

《老生儿》全称《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散家财天赐老生儿》　《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指绝地死劝糟糠妇”，简名《老生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叙刘从善无子，惟侄引孙，性温良。刘妻李氏，常虐遇之，而偏爱其婿张郎。刘有妾小梅将产，张夫妇欲害之，置于别屋，谓其潜逃。其后李氏因祭墓时，顿然感悟，乃以产业尽付引孙管理。小梅继亦归家，则子已三岁。此剧有英文译本法文重译本及日文译本。明凌濛初《拍案惊奇》第三十八篇《占家财狠婿妒侄》，亦载此事，但云刘女甚贤，与剧略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描写了封建家庭中就财产继承和子嗣关系问题发生的矛盾冲突，较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人情世态和风俗习尚。全剧虽无惊心动魄的大波澜，但其结构布置颇具匠心，为后世称赞。

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如武汉臣之《老生儿》，关汉卿之《救风尘》，其布置结构，亦极意匠惨淡之致，宁较后世之传奇，有优无劣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附：《生金阁》全称《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录鬼簿续编》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各本《录鬼簿》不载此目，惟见《续编》失载名氏中，题目作“庞衙内打点投头鬼”，简名《生金阁》。《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并著录，未题作者名。《元曲选》本题元武汉臣撰，题目作“李幼奴掂伤似玉颜”。剧叙郭成应举，其父以传家宝生金阁付之，置风中有仙乐声，谓持此献要路，可得官。成挈妻李幼奴偕行。至汴，献之庞衙内，以求得官。庞欲夺幼奴，令一妪相劝。幼奴劈面自誓，妪怜之，助幼奴同骂庞，庞怒，缚妪投井中，令家人杀成。家人见其提头越墙而去。越岁元宵，庞出游赏灯，众见一鬼提头逐庞，各惊散。会包拯夜行，命役至城隍庙焚牒拘鬼，审悉其事。先妪有子福童，闻母死，导幼奴同逸，至是同往声冤。拯乃置酒邀庞，赚得其实，出幼奴，福童证之。缚庞弃市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第五章

元后期杂剧作家作品

元后期的杂剧，无论作品的数量或思想艺术上的成就，都不及前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元朝统治者的进一步的干预和利用；科举制度恢复，吸引文人脱离杂剧创作；杂剧艺术本身的局限等等。于是，元杂剧在经历了自己的黄金时代之后，逐步走向衰微。

元后期杂剧的中心，已由北方的大都转移到南方的杭州。在以杭州为中心的杂剧作家群中，既有南方籍作家，也有由北方南下的作家。在这些作家中，成就较为突出的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此外，萧德祥、王晔、朱凯、范康等也创作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至中叶以后，则剧家悉为杭州人，中如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秦简夫、钟嗣成等，虽为北籍，亦均久居浙江。盖杂剧之根本地，已移而至南方，岂非以南宋旧都，文化颇盛之故欤。（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第一节　郑光祖　宫天挺

一　郑　光　祖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曾任杭州路吏。作杂剧十七种，今存七种。

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为人方直，不妄与人交，故诸公多鄙之，久则见其情厚，而他人莫之及也。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诸吊送各有诗文。公之所作，不待备述，名香天下，声振闺阁，伶伦辈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也。惜乎所作贪于俳谐，未免多于斧凿，此又别论焉。（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乾坤膏馥润肌肤，锦绣文章满肺腑，笔端写出惊人句。解翻腾，今是古。词坛老将输伏。《翰林风月》，《梨园乐府》，端的是，曾下功夫。（《录鬼簿·郑德辉吊曲》）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以儒补杭州路吏。伶伦辈凡称“郑老先生”，皆知其为德辉。后病卒，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所作杂剧十七种，今存七种，仅见佚文者一种。与关、马、白并称元曲四大家。……（《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今存七种杂剧为《伊尹扶汤》、《周公摄政》、《智勇定齐》、《三战吕布》、《倩女离魂》、《王粲登楼》、《㑳梅香》。其中《伊尹扶汤》、《智勇定齐》二种是否为德辉所作，尚有异议。另外，还存《月夜闻筝》残曲。从存目及今存之作品来看，所写内容主要是历史事件，文人事迹及爱情故事。



《放太甲伊尹扶汤》　《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贾本正名“放太甲”作“耕莘野”。简名《伊尹扶汤》。《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也是园书目》别作《立成汤伊尹耕莘》。本事见《史记·殷本纪》：伊尹为有莘氏媵臣。汤使人聘迎之，从汤伐桀。汤既胜，伊尹执政，于是诸侯服，汤乃践天子位。汤崩，孙太甲立。暴虐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悔过，乃迎而授之政。又《吕氏春秋》载有侁氏女采桑，得婴儿于空桑，母居伊水，命名伊尹。剧盖本此而缘饰。全院本有《襲汤六么》一本。现存本是否郑作，尚有问题。

《虎牢关三战吕布》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题目作“元帅府单气张飞”，简名《三战吕布》。《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题简名，且注云：有二本。曹、孟二本亦注云：末旦头折，次本。按：武汉臣亦有此目……记袁绍会合十八路诸侯，与吕布相持于虎牢关。张飞因讥笑孙坚，坚欲杀飞。会曹操催粮回，劝坚释飞，令其出应吕布战，刘、关

助之，大获全胜。事本元至治《三国志平话》卷上《三战吕布》一则。

《迷青琐倩女离魂》《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贾本及《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作简名《倩女离魂》。贾本注谓：次本。《宝文堂书目》亦著录此剧正名。赵公辅有此目杂剧，宋、元戏文亦有《倩女离魂》。本事同出《太平广记》中唐陈玄祐《离魂记》。……此剧中稍有增改。有日译本。

《㑳梅香骗翰林风月》《录鬼簿》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题目作“枢学士傲晋国烟花”，简名《翰林风月》。《太和正音谱》作简名同。《元曲选目》简名作《㑳梅香》，注曰：“一作《翰林风月》。”《宝文堂书目》、《也是园书目》亦著录此剧正名。剧本无据，点缀唐人姓名以事牵合，云裴晋公征讨淮西为所困，白参军苦战得脱，德之，以女小蛮许字其子白敏中。晋公殁，敏中往探。夫人使小蛮与敏中称兄妹，绝口不及姻事。敏中致病，托梅香樊素，通辞约会。甫一见而夫人至，激使应举。敏中及第，奉朝命为裴婿，以夫人尝待以冷面，故见时若不相识。樊素以辞调侃，遂欢然如故。剧中关目，皆在婢樊素一人。白敏中乃白居易从弟，樊素，小蛮亦居易姬人，乃作者妄引。梁廷枏云：“德辉《㑳梅香》如一本《小西厢》，前后关目，插科打诨，皆一一照本摹拟。”按：此剧有法译本。

《辅成王周公摄政》《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简名《周公摄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曹本及《宝文堂书目》并作《周公辅成王摄政》。事见《史记》：武王崩，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流言于国，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成王长，乃还政于王。金仁杰有《周公旦抱子摄朝》，与此同题材。……



《醉思乡王粲登楼》《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不纳贤蔡公闭阁”，简名《王粲登楼》。《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也是园书目》亦有此目。王粲见《魏志》：粲字仲宣。徙长安，蔡邕闻粲在门，倒屣迎之，一坐皆惊。以西京扰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不甚重也。后归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杜甫诗注：王粲避难荆州，依刘表，时登江陵城楼，因怀归而作赋。剧中据以改赋为诗，前后布置，将虚作实，与传大致同。

《丑齐后无盐破连环》《录鬼簿》（曹本）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贾本略作《丑无盐破环》。《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作简名《无盐破环》。《也是园书目》别作《钟离春智勇定齐》。钟离春见《列女传》。齐无盐邑女，宣王之正后。貌极丑，四十衒嫁不售，自谒宣王，陈四殆

之义。宣王纳以为后，齐国大安。按《战国策》齐襄王以太史氏女为后，秦始皇尝使使以玉连环遗后，曰："齐多智，能解此环否?"后引椎破之。此剧牵合二事为一而增饰之，并以晏婴知无盐女之贤，告齐公子而娶为夫人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其中，《王粲登楼》及《倩女离魂》成就较高，被视为郑光祖之代表作。

《王粲登楼》全名《醉思乡王粲登楼》。王粲，史有其人，为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有传。

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也。曾祖父龚，祖父畅，皆为汉三公。父谦，为大将军何进长史。进以谦名公之胄，欲与为婚，见其二子，使择焉。谦弗许。以疾免，卒于家。

献帝西迁，粲徙长安，左中郎将蔡邕见而奇之。时邕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填巷，宾客盈坐。闻粲在门，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状短小，一坐尽惊。邕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年十七，司徒辟，诏除黄门侍郎，以西京扰乱，皆不就。乃之荆州依刘表。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脱，不甚重也。表卒。粲劝表子琮，令归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

初，粲与人共行，读道边碑，人问曰："卿能暗诵乎?"曰："能。"因使背而诵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更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其强记默识如此。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著诗、赋、论、议垂六十篇。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时年四十一。粲二子，为魏讽所引，诛。后绝。(《三国志·魏书二十一》)



而剧中所写，多为虚构。如：本传载王粲少有文名，受蔡邕赏识；剧中即虚构王粲与蔡女订定婚约以及蔡邕激励王粲上进等情节。本传载李傕、郭汜作乱长安，王粲不应征召往依刘表，而刘表以其"貌寝而体弱"，不予重用，粲登当阳城楼有《登楼赋》之作；剧中则敷演为蔡邕请求曹植资助王粲投奔刘表，而王粲受刘表冷

落，在荆州生活潦倒，于重阳节登楼赋诗，感叹不遇。本传载王粲依附曹操后，先后为丞相掾、军谋祭酒、侍中；而剧中则写王粲回京后上万言书，被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而且最后又由曹植出面说明一切均为蔡邕暗中关照而成，于是王粲登门拜谢蔡邕，与蔡女完婚。

《王粲登楼》元郑德辉撰。粲在荆州依刘表，意不自得，作《登楼赋》，载《文选》中，后世共传诵。作者本此，改赋为诗，以便点缀；又前后布置，将虚作实；以蔡邕最赏粲，而陈思与粲并称曹王，故用两人作关目也。……剧云：王粲，字仲宣，高平王井人。父默，太常博士；母李氏。粲学富家贫。丞相蔡邕，与其父指腹为婚，以女桂花字粲。粲恃才矜傲。邕遣书邀粲。母使诣京师谒邕。邕先与学士曹植密商，托植名为书，荐粲于刘表。及粲至，邕故不为礼，而向植持觞甚恭。粲愤辞归。植具荐书，赠资斧，令投刘表。表见其貌不扬，且性矜傲，不任用。落魄荆楚间。饶阳人许达，字安道，国子助教士谦子也。建一楼，曰"溪山风月"，左鹿门山，右金沙泉，清风霁岭，明月云峰，雅擅名胜。尝偕粲登楼吟诗。粲醉，辄盼故乡流泪。一日，达邀饮楼中，赋诗。许作七言律一首为倡。粲五言绝云："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复云："忆昔离家一载过，鬓边白发奈愁何？无穷兴对无穷景，不觉伤心泪点多。"许与酬唱甚富。初，粲作万言策，恳植献于朝。邕为进呈。召授天下兵马大元帅。邕、植具道赠金献赋始末；以女谐伉俪云。（注云：按粲时不应有七律。粲五言绝，乃晏殊幼作也。许达亦系增出。）（《曲海总目提要》）



全剧关目及反映的思想观念虽无突破，但王粲的某些唱段，抒发了一个有志之士的怀抱和胸襟，颇为感人。

【迎仙客】雕檐外，红日低；画栋畔，彩云飞。十二栏干栏干在天外倚。……我这里望中原，思故里，不由我感叹酸嘶……越搅的我这一片乡心碎。
【红绣鞋】泪眼盼，秋水长天远际；归心似，落霞孤鹜齐飞。则我这襄阳倦客苦思归。我这里，凭栏望，母亲那里倚门悲。……争奈我身贫归未得。
【普天乐】楚天秋，山叠翠，对无穷景色，总是伤悲。好教我动旅怀难成醉。枉了也壮志如虹英雄辈，都傲助江天景物凄其。……气呵，做了江风淅淅；……愁呵，做了江声沥沥；……泪呵，弹做了江雨霏霏。（《王粲登楼》第三

折）

【迎仙客】《登楼》雕檐红日低，画栋彩云飞，十二玉阑天外倚。望中原，思故国，感慨伤悲，一片乡心碎。

评曰：妙在"倚"字上声起音，一篇之中，唱此一字，况务头在其上。"原""思"字属阴，"感慨"上去，尤妙。［迎仙客］累百（代）无此调也。美哉，德辉之才，名不虚传！（周德清《中原音韵》）

按：《中原音韵》所引［迎仙客］曲文，另有所据，与《元曲选》本颇多异文。

《倩女离魂》是元后期爱情主题剧作中的优秀作品。取材于唐陈玄祐传奇《离魂记》。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有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宙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寮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郁抑；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遣之。宙阴恨悲恸，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一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徒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梦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跃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胡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曰："倩娘病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船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走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妆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正，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皆丧。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陈玄祐《离魂记》）

…………

又按此即元人郑德辉《倩女离魂》剧本之本事也。其事至怪而乏理解。但古今艳称，诗歌引用，遂成典实。其实类此者，尚有数事，惟此独传耳。今酌录数则：



《幽明记·庞阿》（略）；《灵怪录·郑生》（略）；《独异记·韦隐》（略）。（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

这个故事，在宋金时期已广为流传，民间可能已有诸宫调唱本。

【太平赚】……一回家想么，诗魔多爱选多情曲。比前贤乐府不中听，在诸宫调里却着数。一个个旖旎风流济楚，不比其余。
【拓枝令】也不是崔韬逢雌虎，也不是郑子遇妖狐，也不是井底引银瓶，也不是双女夺夫。也不是离魂倩女，也不是谒浆崔护，也不是双渐豫章城，也不是柳毅传书。（《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卷一）

剧中叙写张倩女十七岁时与"指腹为婚"的王同知之子文举相逢，十分倾慕。而倩女之母李氏，以"俺家三辈儿不招白衣秀士"为由，令文举赴京应试谋官。文举走后，倩女思念成疾，卧床不起。但其灵魂则离开躯体，追赶文举，一同进京。

【越调斗鹌鹑】人去阳台，云归楚峡。不争他江渚停舟，几时得门庭过马？悄悄冥冥，潇潇洒洒，我这里踏岸沙，步月华。我觑这万水千山，都只在一时半霎。
【紫花儿序】想倩女心间离恨，赶王生柳外兰舟，似盼张骞天上浮槎。汗溶溶琼珠莹脸，乱松松云鬓堆鸦。走的我筋力疲乏。你莫不夜泊秦淮卖酒家，向断桥西下。疏剌剌秋水菰蒲，冷清清明月芦花。（《倩女离魂》第二折）



当倩女之魂追上文举之后，更道出了她耽心文举另觅新欢的心理，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性承受的压力和争取爱情幸福的抗争精神。

（云）王秀才，赶你不为别，我只防你一件。（正末云）小姐防我哪一件来？（魂旦唱）
【东原乐】你若是赴御宴琼林罢，媒人们拦住马，高挑起染渲佳人丹青画，卖弄她生长在王侯宰相家。你恋着那奢华，你敢新婚燕尔在她门下。

（正末云）小生此行，一举及第，怎敢忘了小姐！（魂旦云）你若得登第

呵，（唱）

【绵搭絮】你做了贵门娇客，一样矜夸，那相府荣华，锦绣堆压，你还想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时节似鱼跃龙门播海涯，饮御酒插宫花，那其间占鳌头占鳌头登上甲。（《倩女离魂》第二折）

倩女以大胆的追求，赢得了爱情幸福。如果说离开躯体的灵魂象征着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争取自己应有的幸福，那么，卧病在床的躯体，则象征着不敢抗争而蒙受着巨大的痛苦。

【粉蝶儿】自执手临歧，空留下这场憔悴。想人生最苦别离，说话处少精神；睡卧处无颠倒，茶饭上不知滋味。似这般废寝忘食，折挫得一日瘦如一日。

【醉春风】空服偏𥌒眩药不能痊，知他这腤臜病何日起。要好时直等的见他时，也只为这症候因他上得。得。一会家缥渺呵忘了魂灵，一会家精细呵使着躯壳，一会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长也愁更长。红稀也信尤稀。（带云）王生，你好下的也。（唱）春归也奄然人未归。（梅香云）姐姐，俺姐夫去了未及一年，你如何这等想他？（正旦唱）我则道相别也数十年，我则道相隔着数万里。为数归期，则那竹院里刻遍琅玕翠。

【红绣鞋】去时节杨柳西风秋日，如今又过了梨花暮雨寒食。（梅香云）姐姐，你可曾卜一卦么？（正旦唱）则兀那龟儿卦无定准，枉央及，喜蛛儿难凭信，灵鹊儿不诚实，灯花儿何太喜！（《倩女离魂》第三折）

最后，王文举中状元得官，与倩女之魂同归，倩女之魂与体相合，与文举成亲，合家团圆。全剧富有浪漫色彩的“离魂”的构思，无疑表达了对理想的追求，而理想毕竟给人们以鼓舞，这正是《倩女离魂》的积极意义。



二 宫 天 挺

宫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今河北省大名）人，作杂剧六种，今存《范张鸡黍》、《钓鱼台》二种。

宫天挺　天挺，字大用，大名开州人。历学官，除钓台书院山长。为权豪所

中，事获辨明，亦不见用。卒于常州。先君与之莫逆交，故余得侍坐，见其吟咏。文章笔力，人莫能敌。乐章歌曲，特余事耳。

《严子陵钓鱼台》、《会稽山越王尝胆》、《死生交范张鸡黍》、《济饥氏汲黯开仓》、《宋仁宗御览托公书》、《宋上皇御赏凤凰楼》。

豁然胸次埽尘埃，久矣声名播省台。先生志在乾坤外，敢嫌天地窄。更词章，压倒元、白。凭心地，据手策，数当今，无比英才。（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宫天挺，……生卒年均不详，……与关汉卿、马致远、乔吉齐名，为元代一大家。《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西风雕鹗”。（《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今存之《死生交范张鸡黍》，简称《范张鸡黍》。写后汉范式、张劭故事。

《死生交范张鸡黍》《录鬼簿》著录。《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本，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题目作“第五伦举善荐贤”，简名《范张鸡黍》。《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宝文堂书目》俱题简名。《也是园书目》亦著录此剧正名。本事出《后汉书·范式传》，亦见引于《蒙求》。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学，与汝南张元伯劭友，二人告归乡里，式谓劭“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亲”。乃共克期日。及期，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何相信之审耶？”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至其日，式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后劭卒，式忽梦劭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怳然觉寤，驰往赴之。未及到，而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柩不肯进。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巨卿也。”式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异，永从此辞。”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传中未言杀鸡炊黍。鸡黍事，始见于《谈苑》。《清平山堂话本·欹枕集》有同名话本，亦即《古今小说·范巨卿鸡黍死生交》，中有范、张鸡黍之约。以巨卿赴“鸡黍会”，因失忘日期，恐负所约，遂自刎，阴魂千里来赴云。巨卿先元伯死，与传并剧皆大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范张鸡黍》　元宫天挺撰。剧中事皆实，惟王韬无其人。……《后汉书·独行传》云：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按：式本传无鸡黍字。后人以设馔酝酒，想象揣模如是耳。（《曲海总目提要》）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氾。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年当还，将过拜尊

亲，见孺子焉。”乃共克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式仕为郡功曹。后元伯寝疾笃，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视之。元伯临尽，叹曰：“恨不见吾死友！”子徵曰：“吾与君章尽心于子，是非死友，复欲谁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阳范巨卿，所谓死友也。”寻而卒。式忽梦见元伯玄冕垂缨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当以尔时葬，永归黄泉。子未我忘，岂能相及？”式怳然觉寤，悲叹泣下，具告太守，请往奔丧。太守虽心不信而重违其情，许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驰往赴之。式未及到，丧已发引，既至圹，将窆，而柩不肯进。其母抚之曰：“元伯，岂有望邪？”遂停柩移时，乃见有素车白马，号哭而来。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丧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异路，永从此辞。”会葬者千人，咸为挥涕。式因执绋而引，柩于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为修坟树，然后乃去。

后到京师，受业太学。时诸生长沙陈平子亦同在学，与式未相见，而平子被病将亡，谓其妻曰：“吾闻山阳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吾殁后，但以尸埋巨卿户前。”乃裂素为书，以遗巨卿。既终，妻从其言。时式出行适还，省书见瘗，怆然感之，向坟揖哭，以为死友。乃营护平子妻儿，身自送丧于临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书于柩上，哭别而去。其兄弟闻之，寻求不复见。长沙上计掾史到京师，上书表式行状，三府并辟，不应。

举州茂才，四迁荆州刺史。友人南阳孔嵩，家贫亲老，乃变名姓，佣为新野县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县选嵩为导骑迎式。式见而识之，呼嵩，把臂谓曰：“子非孔仲山邪？”对之叹息，语及平生。曰：“昔与子俱曳长裾，游［息］帝学，吾蒙国恩，致位牧伯，而子怀道隐身，处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长守于贱业，晨门肆志于抱关。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贫者士之宜，岂为鄙哉！”式敕县代嵩，嵩以为先佣未竟，不肯去。



嵩在阿里，正身厉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训化。遂辟公府。之京师，道宿下亭，盗共窃其马，寻问知其嵩也，乃相责让曰：“孔仲山善士，岂宜侵盗乎！”于是送马谢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式后迁庐江太守，有威名，卒于官。（《后汉书·独行列传》）

全剧主要表现范式与张劭的友情，以赞美朋友之间讲信义、重然诺、生死不渝的传统道德；另外，剧作对范、张“高士”形象的

肯定，也显示了对世俗、官场的抨击。很多曲词，“锋颖犀利”，为后世称道。

【天下乐】你道是文章好立身，我道今人都为名利引。怪不着赤紧的翰林院那伙老子们钱上紧。他歪吟的几句诗，胡诌的一道文，都是些要人钱的谄佞臣。
【哪吒令】国子监里助教的尚书，是他故人；秘书监里著作的参政，是他丈人；翰林院应举的，是左丞相的舍人。则《春秋》不知怎的发，制诏诰是怎的行文。……
【幺篇】这一伙魔军，又无甚功勋，却着他画戟朱门，列鼎重茵，赤金白银，翠袖红裙，花酒盈樽，羊马成群。有一日天打着衣绝禄尽，下场头少不得吊脊抽筋。小子白身，乐道安贫，观此辈何足云云。满胸襟拍塞怀孤愤，将云间太华平吞。想人为人怎敢言而无信，枉了咱顶天立地，束发冠巾。（《范张鸡黍》第一折）

宫大用之词如西风雕鹗。其词锋颖犀利，神彩烨然，若搏翮摩空，下视林薮，使狐兔缩颈于蓬棘之势。（《太和正音谱》）

《严子陵钓鱼台》，简称《钓鱼台》。《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均著录。今仅见于《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

此剧取材后汉严光故事。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

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

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后汉书·逸民列传》)

剧中写严子陵与光武帝刘秀友善，但刘秀称帝后，严子陵坚决拒绝征召。他安贫乐道，垂钓于富春江之七里滩。剧中表现的蔑视权位、富贵，同情平民百姓的倾向，无疑是可取的；而且，作为元后期的杂剧作品，它所表现的消极避世，归隐泉林的情绪，也具有普遍的意义。

第二节　乔吉　秦简夫

一　乔　　吉

乔吉（？～1345），字梦符，太原人。



乔吉甫　吉甫，字梦符，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美容仪，能词章。以威严自饬，人敬畏之。居杭州太乙宫前，有《题西湖梧叶儿》百篇，名公为之序。江湖间四十年，欲刊所作，竟无成事者。至正五年二月，病卒于家。

《怨风月娇云认玉钗》、《杜牧之诗酒扬州梦》、《玉箫女两世姻缘》、《死生交托妻寄子》、《马光祖勘风尘》、《荆公遣妾》、《唐明皇御断金钱记》、《节妇牌》、《贤孝妇》、《九龙庙》、《燕乐毅黄金台》。

平生湖海少知音，几曲宫商大用心，百年光景还争甚？空赢得，雪鬓侵，跨仙禽，路遥云深。欲挂坟前剑，重听膝上琴，漫携琴，载酒相寻。（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乔梦符　名吉，太原人，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美容仪，醉辞章。有《天风》、《环珮》、《抚掌》三集。

《天风》、《环珮》玉敲金，《抚掌》文集花应锦，太平歌吹珠翠渗。《金钱记》、《扬州梦》，振士林。《荆公遣妾》意特深。《认玉钗》，珊瑚沁。《黄金台》，翡翠林。《两世姻缘》，赏奇协音。

《认玉钗》（香阁佳人认玉钗）、《扬州梦》（李梦娥花月洞房春，杜牧之诗酒扬州梦）、《黄金台》、《两世姻缘》（韦元帅百年风月，玉箫女两世姻缘）、《金钱记》（韩老卿敕赐锦花袍，唐明皇御断金钱记）、《荆公遣妾》（天一阁本《录鬼簿》）

乔吉 ……工辞意，尤以乐府称。散曲与张可久齐名，有《乔梦符小令》、《文湖州集》。寓居杭州太乙宫前，至正五年二月病卒。生年不详。所作杂剧十一种，今存三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神鳌鼓浪"。明李开先云："元以词名代，而梦符其翘楚。蕴藉包含，风流调笑，种种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而不失之烦，句句用俗而不失其为文，自可谓与之传神。"（《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今存《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唐明皇御断金钱记》、《玉箫女两世姻缘》三种，都是写爱情故事的作品。

《杜牧之诗酒扬州梦》《录鬼簿》著录。《改定元贤传奇》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继志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扬州丛刊》本。……按：牧之有遣怀诗"十年一觉扬州梦"句，乃追忆牛僧孺幕府时所作。唐于邺《扬州梦记》云："牧在扬州，唯以宴游为事。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耀空中，街衢巷陌，珠翠填咽，牧出没驰逐其间。所至成欢，无不会意。"作者以牧本集有张好好诗，遂并传奇诗序，生波作合，参错成文。云牧恋好好致成酒病诗魔，无意求官，幸友辈为之撮合，成其好事。清陈栋《维扬梦》杂剧题材同。（《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剧名虽本于"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倖名"（杜牧《遣怀》），而且剧中女主角名为张好好，与杜牧诗《张好好诗》亦关合，但具体的剧情与这些诗作均无直接关系。剧中写杜牧在张纺为他饯行的宴席上与十三岁的歌妓张好好相识。三年后，在扬州太守牛僧孺的宴席上又见到了已成牛之义女的好好，而且十分爱慕，不能自已；于是引起牛僧孺的不满，说他"酒病诗魔，依然如旧。"杜牧再到牛府时，则被安排在翠云楼独坐；他昏昏入睡，梦见与好

好相会。后由白谦做媒，杜牧、好好终成夫妻。剧情并不曲折，每折都以宴席场面为主。全剧曲词华美，颇多名句，特别是对扬州景物的描写，生动地反映了隋唐以来这个大都会的繁荣。

【仙吕点绛唇】锦缆龙舟，可怜空有，隋堤柳。千古闲愁，我则怕春光老琼花瘦。

【混江龙】江山如旧，竹西歌吹古扬州。三分明月，十里红楼。绿水芳塘浮玉榜，珠帘绣幕上金钩。列一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户人物风流。平山堂，观音阁，闲花野草；九曲池，小金山，浴鹭眠鸥；马市街、米市街，如龙马聚；天宁寺、咸宁寺，似蚁人稠；茶房内、泛松风，香酥凤髓；酒楼上，歌桂月，檀板莺喉；接前殿，通后阁，马蹄阶砌；近雕阑，穿玉户，龟背球楼；金盘露，琼花露，酿成佳酝，大官羊、柳蒸羊，馔列珍馐；看官场、惯猱袖，垂肩蹴鞠；喜教坊，善清歌，妙舞俳优；大都来一个个着轻纱，笼异锦，齐臻臻的按春秋；理繁弦，吹急管，闹吵吵的无昏昼；弃万两赤资资黄金买笑，拼百段大设设红锦缠头。

【油葫芦】月底笼灯花下游，闲将佳兴酬，绮罗丛封我做醉乡侯。酌几杯锦橙浆洗净谈天口，折一枝碧桃春占定拿云手。打迭起翰林中猛性子挺，搜扎起太学内体样儿㑩。趁着这锦封儿未剖香先透，渴时节吸尽洞庭秋。

【天下乐】端的是一醉能消万古愁，醒来时三杯扶起头，我向那红裙队里夺了一筹。看花呵致成症候；饮酒呵灌的醉休。我则待胜簪花常带酒。

【哪吒令】倒金瓶凤头，捧琼浆玉瓯，蹴金莲凤头，并凌波玉钩，整金钗凤头，露春纤玉手。天有情天亦老，春有意春须瘦，云无心云也生愁 （《扬州梦》第一折）



《唐明皇御断金钱记》，亦作《李太白匹配金钱记》。

《李太白匹配金钱记》《录鬼簿》著录。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事本《章台柳传》，借李白以点染。叙京府尹王辅曾以御赐金钱与女柳眉儿悬佩。柳游九龙池，与韩翃相遇，目成心许，以所佩金钱遗翃。翃乘醉随柳车入后园，为辅见，缚之。适贺知章来，为翃通姓名，辅素闻其才，遂馆于园中。一日辅于翃书中，忽见其女所佩金钱，怒甚。而知章来，求云：上见翃卷，将加以官，愿为媒撮合。翃见上，擢为状元，辅乃结彩楼，招翃为婿，而翃以两次受辱，拒不肯。知章

告李白，白闻于上，敕命成亲云。元石君宝有《柳眉儿金钱记》杂剧，题材同。清薛旦有《九龙池》传奇，谢堃有《十二金钱》传奇，皆借用《金钱记》故事。……此作有日本译本，题《元曲金钱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关目虽无新意，但多涉唐代著名诗人，亦有特色。语言工丽华美。

【油葫芦】我则见翠拥红遮似锦绣裀，六宫人忙并杀，谁不知开元宫里好奢华。眼见的翠盘香冷霓裳罢，可又早红牙声歇在梧桐下。投至得华清宫初出池，花萼楼扶上马，则他那殢风江天宝君王驾，簇拥着个娇滴滴海棠花。

…………

【哪吒令】俺则见香车载楚娃，各剌剌雕轮碾落花。王孙乘骏马，扑腾腾金鞭袅落花。游人指酒家，虚飘飘青旗飐落花。宽绰绰翠亭边蹴踘场，笑呷呷粉墙外秋千架，香馥馥麝兰薰罗绮交加。

【鹊踏枝】闹炒炒嫩绿草聒鸣蛙，轻丝丝淡黄柳带栖鸦。碧茸茸杜若芳洲，暖熔熔流水人家，子规声好教人恨，他只待送春归几树铅华。(《金钱记》第一折)

《玉箫女两世姻缘》简称《两世姻缘》。此剧与郑光祖之《㑳梅香》、《王粲登楼》及宫天挺之《范张鸡黍》被明人合称"四段锦"，对明代剧坛很有影响。



《玉箫女两世姻缘》　《录鬼簿》著录。《改定元贤传奇》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息机子刊本，顾曲斋刊本，《元曲选》本，《柳枝集》本。……事出唐人小说《玉箫传》，并见《云溪友议》。剧叙韦皋与名妓韩玉箫相约白头之好，韦上京应举，与玉箫期，得官来取。数年绝耗，玉箫思韦过切，遂病以殁。韦历官至镇西大元帅，遣人取玉箫，始知已亡。玉箫转投生驸马张延赏家已十八岁。韦皋凯旋归朝，延赏邀韦饮。席间得见玉箫，韦认以为前妻。事关于上，敕赐二人重结两世姻缘。明初《古玉环记》一本此剧。明陈与郊、郑瑜俱作有《鹦鹉洲》传奇，同此题材。惟小说玉箫为友人姜荆宝婢，但戏剧则以玉箫本为妓女。明初戏文，亦有《玉箫两世姻缘》，……(《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剧本真实表现了玉箫作为一个青楼女子的坚贞情意，她的很多唱段抒发了对韦皋的思念，真切感人。

【商调集贤宾】隔纱窗口高花弄影，听何处啭流莺。虚飘飘半衾幽梦，困腾腾一枕春醒。趁着那，游丝儿恰飞过竹坞桃溪。随着这，蝴蝶儿又来到月榭风亭。觉来时，倚着这翠云十二屏，恍惚似坠露飞萤。多咱是寸肠千万结，只落得长叹两三声。

……

【尚京马】我觑不得雁行弦断卧瑶筝，凤嘴声残冷玉笙，兽面香消闲翠鼎。门半掩，悄悄冥冥，断肠人和泪梦初醒。(《两世姻缘》第二折)

二 秦简夫

秦简夫，作杂剧五种，今存《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孝义士赵礼让肥》、《晋陶母剪发待宾》三种。

秦简夫　大都人，近岁在杭。

文章官样有绳规，乐府中和成墨迹，灯窗捻出断杂剧。《玉溪馆》，煞整齐。晋陶母，剪发筵席。《破家子弟》、《赵礼让肥》，壮丽无敌。

《赵礼让肥》(宜秋山马武施恩，孝义士赵礼让肥)、《剪发待宾》(范学士荐贤气善，晋陶母剪发待宾)、《破家子弟》(西邻友生不孝儿男，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玉溪馆》(天一阁本《录鬼簿》)

秦简夫　见在都下擅名。近岁来杭回。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天寿太子邢台记》、《玉溪馆》、《义士死赵礼让肥》、《陶贤母剪发待宾》(曹楝亭刊本《录鬼簿》)

秦简夫　字不详，大都(今北京市)人，后居杭州。生卒年均不详，约元仁宗延祐末前后在世。至顺时，擅名都下，后回杭州。所作杂剧五种，今存三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峭壁孤松”。(《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简称《东堂老》或《破家子弟》。

《东堂老劝破家子弟》《录鬼簿》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酹江集》本。……叙赵国器、李实皆东平人。李为人忠厚，皆称为东堂老。国

器因其子扬州奴不肖，忧闷成疾，阴以托孤事委之。国器既殁，扬州奴果家资荡尽。东堂老密收买其产而训使治生。后见扬州奴渐悔改，乃召乡里出国器托孤遗嘱，令其读之，始知国器临终，暗寄银五百锭，嘱俟其子困极始给之。东堂老为之经营生意，凡扬州奴所卖田产等物，出簿籍详列年月而还之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寓意，全在劝戒，即以扬州奴为例，警戒世人切勿贪恋奢靡。东堂老不负朋友之托，教育、挽救"不肖后生"，其品格是高尚的，形象是感人的。作品中败家子、无赖、帮闲等形象也刻画得很生动，真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面貌。

《孝义士赵礼让肥》，简称《赵礼让肥》。

《孝义士赵礼让肥》　　《录鬼簿》著录。息机子刊本，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本事见《后汉书·赵孝传》：孝家长平，天下乱，人相食。弟礼为饿贼所得，将食之，孝闻，即自缚诣贼曰："礼久饿羸瘦，不如孝肥饱。"--贼大惊，并放之。乡党服其义。剧中大段本此，惟以饿贼为马武，系捏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晋陶母剪发待宾》，简称《剪发待宾》。

《晋陶母剪发待宾》　　《录鬼簿》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本事见《晋书·陶侃传》：侃早孤贫，为县吏。范逵尝过侃，仓卒无以待宾，母湛氏乃截发得双髲，以易酒肴。逵闻之，叹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遇庐江太守张夔称美之。夔召侃为督邮，领枞阳令。又云：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人劝更少进，侃凄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剧中所记，侃先书"钱信"二字，向韩夫人解库质钱。因强饮之，归受母责打。意即本此。(《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以上两部作品，皆为宣扬封建道德规范之作，其思想实质，并无可取；艺术上亦属平平。

第三节　无名氏杂剧

在现存元杂剧中，有三十余种至今无法考知其作者姓名，如历史剧《赚蒯通》、《连环记》，公案戏《陈州粜米》以及其他或写婚姻爱情，或写神仙道化的作品。其中亦不乏优秀之作。

一　《赚蒯通》

此剧全称《随何赚风魔蒯通》。

《随何赚风魔蒯通》《今乐考证》著录。脉望馆钞校本，《元曲选》本。……据演蒯通劝韩信背汉，不从，恐及祸，佯狂于市。随何识其假，赚破之。事本《汉书》本传加以缘饰。亦见《前汉书平话》。宋、元戏文有《十大功劳》，亦叙蒯通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剧中蒯通，在将被处死的关头，大义凛然，申明韩信绝无反意，言辞激昂慷慨，迫使刘邦为韩信复爵，并加封蒯通。这是元杂剧中表现辩士风貌的最成功的作品。



二　《连环记》

此剧全称《锦云堂美女连环记》。

《锦云堂美女连环记》《今乐考证》著录。息机子刊本，《元曲选》本。……剧演王允与蔡邕设美人连环计，以貂蝉先许吕布后送于卓，令布怒而杀卓。情节虚实参半。金院本有《刺董卓》，题材当同。明王济《连环记》戏文，即以此为稿本。宋、元戏文亦有《貂蝉女》一本，……本剧有法文译本。……(《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情节虽为人所熟知，但剧中成功的刻画了王允的性格，真实表现了这一人物的心理活动，使作品依然有感人的艺术力量。

三 《陈州粜米》

此剧全称《包待制陈州粜米》。

《包待制陈州粜米》 《曲录》著录。《元曲选》本。……剧演陈州大旱，范仲淹议开仓粜米。刘衙内举其子及婿杨往。刘、杨至州，与吏朋比为奸，大秤小斗，民受其殃。有张撇古以触刘怒，被槌击死，其子赴京声冤，朝遣包往勘，即按其罪斩之。刘衙内求旨来赦，已不及矣。此剧明叶碧川窃入《瓦盆记》传奇。《远山堂曲品》有“瓦盆记”条。(《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在元杂剧中，以包公为题材的作品已形成系列。此剧是公认的包公戏中最优秀的作品。剧中不仅写出包拯秉公执法，而且还表现了以老撇古、小撇古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与官府恶吏的斗争，而官府恶吏鱼肉民众的情节和场面，更真切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黑暗。



第六章

元代南戏

就目前所知，宋元南戏存目共二百多种，有作品流传至今的，仅为存目的十分之一，而且多经明人改动，已非原貌。惟《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白兔记》、《琵琶记》等，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本来面目。

第一节　永乐大典戏文三种

《永乐大典》收戏文三十多种，今仅存三种：《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这三本戏，都是宋人或元人之作。其中《张协状元》时代最早，当是戏文初期作品；其次是《错立身》，戏中以河南府为西京，以东平为府，皆宋人习称，则此剧当出宋人之手，但戏中又提到花李郎、关汉卿等金元间作家，故此剧时代不会太早，或当金亡之后，宋亡之前；再次是《小孙屠》，原题“古杭书会编撰”，据《录鬼簿》卷下有关萧德祥的记载，此剧可能为萧氏之作。



一　《张协状元》

《张协状元》是一部五十余出（南戏本不分出，系后人为便于阅读而划定）情节完整的宋人南戏，为“九山书会”编撰。

【烛影摇红】烛影摇红，最宜浮浪多忔戏。精奇古怪事堪观，编撰于中美。真个梨园院体，论诙谐除师怎比？九山书会，近日翻腾，别是风味。……（《张协状元》第二出）

剧演成都张协赴京赶考，路经五鸡山，为强人所伤，在古庙中遇王贫女，多承照料，结为夫妇。后中状元，乃决意抛弃贫女。京中太尉王德用，有女名胜花，欲招张协为婿。贫女进京寻夫，张协不认，并赶出大门。时胜花病故。张协赴梓州签判任，过五鸡山，欲杀贫女，贫女中一剑，幸未丧命，被乡人救回古庙。王德用出判梓州，亦经五鸡山，到庙中休息，见贫女貌如胜花，乃认为父女，后经种种曲折，张协与贫女重得团圆。全剧对负心者张协多有谴责。

《张协状元》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剧本的结构虽很松散，而且有过多的插科打诨，但这正反映了早期南戏剧本的真实面貌。另外，它还记录了当时南戏演出的情况，例如它如实记载了演员出场时与后场人员（包括伴奏）互相致谢的形式，这正反映了在职业剧团出现以前，一些业余剧团邀请演员客串的特殊关系。

（生上白）讹末。（众喏）（生）劳得谢送道呵！（众）相烦那子弟！（生）后行子弟，饶个［烛影摇红］断送。（众动乐器）（生踏场数调）……（《张协状元》第二出）



按：“讹末”，演员登场时的发语辞，以此助声势；“众喏”，指后场众人以“唱喏”的形式表示对演员出场的慰劳；“生”又谢众人如此客气地送他出“鬼门道”（即出场），故对“众”说“劳得谢送道呵！”众人又说“相烦那子弟！”即有劳演员的意思，再次表示感谢；然后，演员又很礼貌地请“后行子弟”演奏［烛影摇红］；于是，“众动乐器”。

二　《错立身》

《宦门子弟错立身》简称《错立身》，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一个

节本。写金朝河南府完颜同知之子延寿马与散乐班中之女艺人王金榜相恋，同知大怒，一面驱逐乐班，一面禁闭延寿马。后延寿马出逃，东奔西走，典衣卖马，终于找到王金榜，加入乐班，与金榜结为夫妇。完颜同知时奉旨为河南采访，偶招乐班演戏，与儿、媳相见，不得不追认事实，一家团圆。

三 《小孙屠》

《小孙屠》也是一个节本。写开封孙必达乃不得意之文人，家中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必贵。必贵系屠户，性格刚强，勇武聪明。必达游春，于丽春园遇妓女李琼梅，一见倾心，娶以为妻。遂终日饮酒，常在醉乡，夫妻反目。琼梅之旧相识，开封府令史朱邦杰，乘机而入。一日，必达醉卧，琼梅与朱某在家饮酒作乐，为必贵撞破，朱某逃走，事无佐证，叔嫂争吵。其母令必贵陪伴上山还愿，必达送母、弟上路，次日方回。朱某趁此机会与琼梅一起杀死婢女梅香，割去首级，穿上琼梅衣服，装成琼梅模样，而把琼梅隐藏起来，并立即告发必达杀妻。开封府尹偏听朱某所言，逮捕必达下狱，屈打成招。必贵母还愿后，病死途中。必贵归来，知已家破人亡。必达被释后，必贵又被诬入狱，在狱中盆吊而死，弃尸荒郊。必达去收殓时，必贵已复苏，两人回家途中遇琼梅，知其奸计，于是扭住琼梅、朱某向开封府喊冤。此时府尹已更换为包拯，案情终于大白。琼梅、朱某被斩。由于今存之剧本已经删节，故有些情节不甚清楚，大致如上述。



第二节 高明和他的《琵琶记》

南戏经过近二百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吸取了北杂剧的艺术营养之后，到元代末年，已完全成熟，产生了以《琵琶记》为代表的优秀作品。《琵琶记》的作者高明。

一　高明的生平

高明，字则诚，号莱根道人，后人称他东嘉先生，温州瑞安（今浙江瑞安）人。其弟高旸约生于成宗大德十年（1306）前后，则高明的生年亦相距不远。卒于元顺帝至正十九年（1359）。

放翁手书《晨起》诗一首，感时自惜，忠义蔼然。永嘉高公则诚题其卷端，……是卷题于至正十三年夏，越六年而高公亦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一余尧臣《题<晨起>诗卷》）

高明的祖父天锡、伯父彦和及弟高旸均以诗闻名，他本人励志仕进，苦读《春秋》，于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次年中进士，而后历任处州录事，江浙行省丞相掾、浙东阃幕都事等职。有政绩，民为立碑。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起义，高明奉调参与“平乱”，但因与主帅“论事不合”，而“避不治文书”。待方国珍受“招抚”后，高明亦“告归”。不久又奉调出山，任江南行台掾，后改福建行省都事。解官后，旅居宁波城东之栎社，闭门谢客，专心编撰《琵琶记》。



（高明）字则诚。居崇儒里。性聪敏，自少以博学称。一日，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春秋》，识圣人大义，为文操笔立就，一时名公卿皆慕与交。登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有能声。时监郡马僧家奴贪暴，明委曲调护，民赖以安。既去，民立去思碑，刘基为文记之。辟浙江省掾吏，从参樊执敬复实平江圩田，得蠲租米无征者四十万石。改调浙江阃幕四明都事，凡狱囚无验者悉讯遣之，操纵允当，囹圄一空，郡称为神。转江南行台椽，数忤权贵，谢病去。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方氏窃据强留幕下，力辞不从，又以礼延教子弟亦不就，卧病卒。所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今所传《琵琶记》，关系风化，实为词曲之祖，盛行于世。（《嘉靖瑞安县志》八）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居崇儒里，少以博学称，工书翰篆法。从乌程黄缙游，……一日叹曰：“人不专一经，取科第，虽博奚为！”乃自奋读

《春秋》，识圣人大义。……属文操笔立就，一时公卿皆慕与交。登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洎去任，民立碑，青田刘基为文纪事。郡守徐公兴敬异之，不忍听其去。即学宫设绛帐，身率子弟请业。行中书闻其名，辟丞相掾属。明以名节自励，不妄取，每他掾有故，恒以明兼之。明稽典册，定是非，酬应如流，意所不可，辄上政事堂，慷慨求去。时东南安藩府无事。参政苏公令明与临川葛元哲编定《苏天爵文集》，俱见称誉。俄台民方国珍弄兵潜城，邑驱丁壮，集其徒海浦，联巨舰数百以自固。师阃吏弗治，有旨行省臣总诸郡兵平之。行省臣谓明温州人，知海滨事，择以自从。时浙东帅达公以除凶为己任，一见欢□，既开幕府，以论不合竟归。改四明都事……除福建行省都事，道经庆元，……旅寓鄞之栎社沈氏楼，改正《琵琶记》旧稿。……明太祖闻其名，召之，以老疾辞。著有《柔克斋集》二十卷，赵汸称其"学博而深，才高而赡"云。(《嘉庆瑞安县志》)

胡元瑞曰："高则诚在胜国词人中，似能以诗文自见者，徒以传奇故没云。同时卢挚处道，亦东瓯人，乐府声价亦正与高埒，而制作弗传世。遂以卢为文士，高为词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又云："高律诗尚散见《元诗选》中，如《题岳坟》、《采莲曲》等篇，虽格不甚超，要非传奇中语，……。"(《嘉庆瑞安县志》)

二 《琵琶记》的思想和艺术

《琵琶记》中的蔡伯喈，即东汉著名学者、官拜左中郎将蔡邕，《后汉书》有传。



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于冢侧，动静以礼。有菟驯扰其室傍，又木生连理，远近奇之，多往观焉。与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乡党高其义。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及(董)卓被诛，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叱之……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邕遂死狱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时年六十一。缙绅诸儒莫不流涕。北海郑玄闻而叹曰："汉世之事，谁与正之！"兖州、陈留皆画像而颂焉。(《后汉书·蔡邕传》)

但是，南宋初始有南戏《赵贞女蔡二郎》在民间广泛流传，剧中之蔡伯喈却成为背亲弃妇之人，且为暴雷震死。

《赵贞女蔡二郎》《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按此戏为南宋初年作品，原本早佚。《叙录》注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明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可知此戏于宋、元间颇为风行。综合各家传说，可以确定故事内容：赵、蔡结婚未久，南浦送别。翁姑死，贫无以葬，赵以罗裙包土作坟。蔡高中为官，背弃父母妻子，为暴雷震死。……(《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这个故事不仅有南戏敷演，而且还以说唱形式流传于民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做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陆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

按：从"死后是非谁管得"句，可看出陆游对当时流传的蔡伯喈故事是有看法的，这与徐渭所说的"里俗妄作"的意思相同。

因此，元末高明作《琵琶记》，被认为是替蔡邕洗冤。



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也。(徐渭《南词叙录》)

然而，《琵琶记》作为最优秀的一部南戏，其思想内容是复杂的，决非仅仅是为一个历史人物洗冤。剧演陈留蔡邕（字伯喈），父母年老，愿在家奉养，无意功名．而其父从简强其子应试，遂一举得中状元；牛丞相有女，奉旨招伯喈为婿，伯喈辞官辞婚皆不准，遂强拜议郎，强赘牛府。即所谓"三被强"，也称为"三不从"。伯偕在牛府，虽过着豪华的生活，然行动失去自由，欲寄信回家也不可得。后与心腹院子商量，觅得一个便人，托他捎寄金珠

回家，又被拐儿脱骗，没有到达。而家乡陈留，连年饥荒。其妻赵五娘勉力支持，奉养公婆，甚至自己吃米糠过活。公婆相继去世，幸得邻居张大公帮助。安葬公婆毕，遂乞食往京寻夫。伯喈在牛府，郁郁不乐。牛小姐再三盘诘，尽悉实情。由她向牛相极力请求，始允派人前往陈留，接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不知其时赵五娘已动身进京。伯喈见到赵五娘，知父母已死，即日辞官，偕二妻回家守孝。牛相表奏其事，蔡氏一门俱受旌表。

"三不从"的关目，把"妄作"中弃亲背妇的蔡伯喈"改造"成"全忠全孝"的蔡伯喈，而且最后以"子孝妻贤"、俱受旌表为结局，宣扬了封建道德的理想境界。作品中的蔡伯喈，尽管有所谓"三不从"的压力，但他毕竟还是接受了相府娇婿、官拜议郎的现实，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得到了真实的反映；与此同时，《琵琶记》又成功地表现了蔡伯喈心灵上的自责与极大的痛苦，使这个相府娇婿蒙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在辞官、辞婚均被皇上驳回时，他痛不欲生。

（生哭介）（唱）

【啄木儿】苦！我亲衰老，妻幼娇，万里关山音信杳。他那里举目凄凄，我这里回首迢迢。他那里望得眼穿儿不到，俺这里哭得泪干亲难保。闪杀人么一封丹凤诏。

…………



【三段子】这怀怎剖？望丹墀天高听高。这苦怎逃？望白云山遥路遥。……

【归朝欢】冤家的，冤家的，苦苦见招，俺媳妇埋冤怎了？饥荒岁，饥荒岁，怕他怎熬？俺爹娘怕不做沟渠中饿殍？……（《琵琶记》第十五出）

《琵琶记》的突出成就，主要体现在它成功地塑造了赵五娘的形象。赵五娘在饥荒岁月，奉养公婆，作为封建社会的好妻子、好儿媳，她是充分典型的；而通过"吃糠"、"尝药"、"剪发"、"筑坟"以及"描容"等情节所表现的品格，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了一个孝妇的规范，塑造了一个忍辱负重、吃苦耐劳、敢于负责、自我牺牲的可敬的女性形象。

（旦上唱）

【山坡羊】乱荒荒不丰稔的年岁，远迢迢不回来的夫婿。急煎煎不耐烦的二亲，软怯怯不济事的孤身己。衣尽典，寸丝不挂体。几番要卖了奴身己，争奈没主公婆教谁看取？（合）思之，虚飘飘命怎期？难挨，实丕丕灾共危。

【前腔】滴溜溜难穷尽的珠泪，乱纷纷难宽解的愁绪。骨崖崖难扶持的病体，战钦钦难挨过的时和岁。这糠呵，我待不吃你，教奴怎忍饥？我待吃呵，怎吃得？（介）苦！思量起来不如奴先死，图得不知他亲死时。

……（吃介）（唱）

【孝顺歌】呕得我肝肠痛，珠泪垂，喉咙尚兀自牢嘎住。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悄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苦人吃着苦味，两苦相逢，可知道欲吞不去。（吃吐介）……（《琵琶记》第二十出）

（旦上唱）

【金珑璁】饥荒先自窘，那堪连丧双亲，身独自怎支分？衣衫都典尽，首饰并没分文，无计策剪香云。

…………

【香罗带】一从鸾凤分，谁梳鬓云？妆台不临生暗尘，那更钗梳首饰典无存也，头发，是我耽阁你，度青春。如今又剪你，资送老亲。剪发伤情也，只怨着结发的薄幸人。

…………

【临江仙】连丧双亲无计策，只得剪下香云，非奴苦要孝名传。正是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琵琶记》第二十四出）



显然，赵五娘的性格，体现了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高尚品德；她的痛苦遭遇，也反映了封建社会广大民众的苦难生活。

作品中的张大公，虽是次要人物，但也塑造得十分真实感人，对困境中的赵五娘，他竭力帮助，对在京城入赘牛府的蔡伯喈，则无情痛斥，体现了一个普通百姓古道热肠、爱憎分明的品格。

（末扮张大公）

（末上白）慈悲胜念千声佛，造恶徒烧万炷香。呀！兀的不是蔡小娘子？缘何倒在街上？（旦）公公，救我则个！（末扶介）小娘子，你手里拿着头发做什么？（旦）奴家公公没了，将这头发资送他。（末哭介）原来你公公也死了，你怎的不来和我商量？把这头发剪下做什么？（旦）奴家多番来定害公公

了，不敢来相恼。（末）说那里话！（唱）
【前曲】你儿夫曾付托，我怎生违背？你无钱使用，我须当代。交你把头发剪了，又跌倒在长街，都缘是我之罪。（合）叹一家破坏，否极何时泰来？各出着泪。……

（末白）小娘子，你先到家，我便令小二送些布帛钱米之类与你。……（《琵琶记》第二十四出）

……（丑）我是蔡伯喈相公差我来这里，取老员外、老安人和小娘子，一同到洛阳去。（末介）（发怒唱）
【风入松】你不须提起蔡伯喈，说他每哏歹！……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丑）他父母在那里？（末介唱）只兀的砖头土堆，是他双亲的在此中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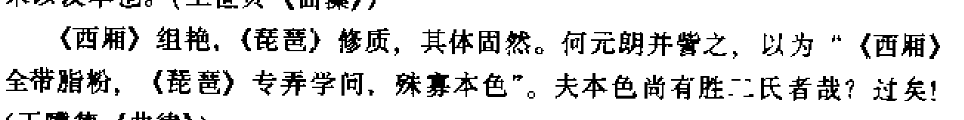
【风入松】……（末笑介）他生不能事，死不能葬，葬不能祭，这三不孝逆天罪大，空打醮枉修斋。

（末白）你相公如今在那里？（丑）见今赘居在牛丞相府里。（末唱）
【犯朝】你如今便回，道张老的道与蔡伯喈。（丑）道什么？（末）道你拜别人爹娘好美哉，亲爹娘死不直你一拜。（《琵琶记》第三十七出）

《琵琶记》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最为人称道的是它的语言：清丽本色，委曲必尽。

则成（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王世贞《曲藻》）





《西厢》组艳，《琵琶》修质，其体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为"《西厢》全带脂粉，《琵琶》专弄学问，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胜二氏者哉？过矣！（王骥德《曲律》）

《琵琶记》乃高则诚所作，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词意高古，意韵精绝，诸词之纲领，不宜取便苟且，须从头至尾，字字句句，须要透彻唱理，方为国工。（魏良辅《曲律》）

此外，在结构布局上也很有特色：两条情节线索交错展开，形成对照，一边是豪华优雅的相府生活，一边是吃糠卖发的苦难遭

遇；人物则一方是无限思念，一方是无尽哀愁。这种布局，在当时南戏剧坛上，是独树一帜的。

第三节 “荆、刘、拜、杀”

在元末明初的南戏作品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除《琵琶记》外，还有《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记》和《杀狗记》所谓“古戏四大家”，合称“荆、刘、拜、杀”。

古戏如《荆》、《刘》、《拜》、《杀》等，传之几二三百年，至今不废。以其时作者少，又优人戏单，无此等名目便以为缺典，故幸而久传。若今新戏日出，人情复厌常喜新，故不过数年，即弃阁不行，此世数之变也。（王骥德《曲律》）

一 《荆钗记》

《荆钗记》全称《王十朋荆钗记》。



《王十朋荆钗记》 《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吴门学究敬先书会柯丹邱著。见《寒山堂曲谱》引题。按：“学究”乃宋人语，敬先书会，应是“史九敬先书会”，邱或由宋入元者。此剧现存版本，以影钞上礼居旧藏明姑苏叶氏刻本《王状元荆钗记》，为一系统；以继志斋屠赤水评《古本荆钗记》、李卓吾评《古本荆钗记》、汲古阁原刊本，及清暖红室刊本，又一系统。而以叶刻较近古。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入影钞明初刊本，及继志斋本两种。按王氏《曲录》以为明朱权（别号丹邱）撰，实误。《寒山堂曲谱》原注为《雍熙乐府》六种之第二种。《古本戏曲丛刊》原本《王状元荆叙记》题下注温泉子编集，则柯丹邱外，又有温泉子一说。《南词叙录》著录《王十朋荆钗记》两本，一为“宋元旧篇”，一为“本朝（明）李景云编”，《今乐考证》引何义门云：“今人不知，《荆钗》两本。”意者徐渭之时，古本犹存，或别有所见而录者。此记为南戏古曲四大家，即所谓《荆》、《刘》、《拜》、《杀》。今通

行版本，与旧谱所引，文字之间，往往有异同，固非复嘉靖以前旧观。据《南九宫谱》、《南词新谱》所收《胜如花》曲，俱题为《新荆钗》，是则此记决非一人创作，已经多人改编。王十朋故事，历来传说颇异，并见《瓯江逸志》、《浪迹续谈》、《听雨轩笔记》、《南窗闲笔》等书。按戏中叙述，王以荆钗聘钱女玉莲，有孙汝权亦欲娶之。孙富王贫，玉莲继母欲以女嫁妆权，玉莲不从，其父竟从女志。十朋既娶，应举擢状元。宰相万俟卨欲赘十朋，十朋亦不从。时十朋佥判饶州，卨怒其拒婚，改调潮阳瘴地。汝权窃改十朋家信，言已赘万俟，令妻改嫁。玉莲投江自杀，为钱安抚拯救，收以为女。十朋迎母至京，闻妻死讯，大恸。母知无此事，益悲痛，遂偕往潮阳。后升任吉安，钱安抚邀饮舟中，讯得其实。始姑媳相见，夫妇重圆云。今昆剧所演，如《见娘》、《梅岭》、《开眼》、《上路》、《男舟》、《女舟》诸出，犹盛传于口。……(《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这是一部表现爱情主题的作品。剧中主要人物王十朋及钱玉莲，不为富贵所引诱，历尽磨难而不变心，表现了忠于爱情、反抗邪恶的品格。全剧情真意切，颇为感人，受到后人称赞。但其总体成就不及《拜月》。

《荆钗》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词隐称其“能守韵”。然则今本有失韵者，盖传钞之伪耳。真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吕天成《曲品·旧传奇·妙品》)

二　《白兔记》



《白兔记》全称《刘知远白兔记》，故简称《刘》。

《刘知远白兔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寒山堂曲谱》引注云：刘唐卿改编。明富春堂、汲古阁诸刊本，并题作《白兔记》。富春堂本为一系统；汲古阁原刊本及清暖红室本，又一系统，除《游春》一出外，其他关目不同，目白全异。毛刻虽晚于唐刊，而所据底本，实较唐氏为古。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入富春堂刊及汲古阁原刊两种。此剧演后汉高祖刘知远妻李三娘事。按《今乐考证》著录《刘寄奴》一本云：即今本所传《白兔记》者，古本曰《刘寄奴》。则误以刘裕为刘知远。《五代史·后妃传》：李氏晋阳

人。其父为农。刘少为军卒，牧马晋阳，夜入其家劫取为妻。后即位，立为皇后。据此，刘知远起身军卒，李氏为农家女，皆为史实。李三娘为民间熟知之故事，来历甚古，宋人《五代汉史平话》已具关目，金代有《刘知远诸宫调》，今犹存五回之残本，中如“知远投军”、“三娘产子”、“打猎会母”、“三娘接印”等情节，与戏文相合。惟白兔事不详所出。《寒山堂曲谱·刘知远重会白兔记》抄本原注云：“刘唐卿改过。”刘氏虽有《李三娘麻地捧印》杂剧，但为《白兔》故事中一段，犹未能认为全本。此戏今尚演者，有《赛愿》、《养子》、《送子》、《出猎》、《回猎》等出。（《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在描写刘知远发迹变泰过程中，成功地塑造了李三娘这个受尽折磨、坚贞不屈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其夫刘知远从军十六年，恶霸兄嫂逼她改嫁不从，遂以种种方法虐待她：让她住在五尺五寸长的磨房里，让她用橄榄形的水桶挑水，在路上无法休息，而李三娘则宁愿“日间挑水三百担，夜间推磨到天明”（卷下第三出），终不屈服。然而，她日夜期盼的丈夫刘知远，却早已背叛了她。剧本对男主角刘知远有一定程度的批判。虽然把他的发迹归之于天命（如多次写他蛇穿七窍，真龙护身），但还是写出了他无德无才和种种丑恶面貌。

汲古阁《六十种曲》本《白兔记》虽接近古本，脱误颇多，情节矛盾，但言语通俗质朴，有着鲜明的民间文学特色；上卷第三出《报社》、第四出《祭赛》、第九出《保禳》，还保存着一些古代农村的风俗习惯，可以看到它与民间文学的密切关系。



《白兔记》语言古质，吕天成《曲品》把它列为“能品一”。

《白兔》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世称《蔡》、《荆》、《刘》、《杀》，虽不敢望《蔡》、《荆》，然断非今人所能作。（吕天成《曲品·旧传奇·能品》）

三　《拜月亭记》

《拜月亭记》亦称《王瑞兰闺怨拜月亭》、《蒋世隆拜月亭》。明人以为此剧作者是施惠（字君美，元时杭州人，生卒年不详），但

亦不能确定。

《王瑞兰闺怨拜月亭》 《永乐大典·戏文二十五》著录。《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作《蒋世隆拜月亭》。一以女角为名，一以男角为名。惟戏文原本已失传，所存明人改本，又改称《幽闺记》。现存版本，以明世德堂刻本重订《拜月亭记》为一系统，时代较古。以容与堂李卓吾评本《幽闺记》……为另一系统。两者内容，颇有不同。"今《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人世德堂刊及容与堂刊两种本。……此戏叙述蒋、王离合悲欢，为金末时事，蒙古侵金，群臣议迁都汴梁避之。陀满海牙独主战，反遭惨戮。子兴福避入蒋世隆园得免。并认为兄弟，资令逃生。兵部王镇奉旨行塞，会蒙古兵南下，其妻挈女瑞兰，世隆亦偕妹瑞莲，匆匆避难，中途失散。世隆与瑞兰遇，假作夫妇，逃至村店成婚。蒙古班师，王镇亦返，过村店遇其女。世隆方病，强拽女归。王妻与瑞莲遇，认为义女，宿官驿，邂逅镇，一家团聚。瑞兰念世隆不置，尝焚香拜月，祈得破镜重圆。初，兴福逃生，人山为寇，遇大赦免罪，至村店访世隆，同入京应试，世隆中文魁，兴福中武魁。镇以二女嫁之。于是世隆、瑞兰重圆，兴福、瑞莲成配云。今昆剧所演，有《大话》、《上山》、《招商》、《串戏》等出。各种地方戏如闽剧之《蒋世隆》、川剧之《幽闺记》、汉剧之《风雨会》，以及秦腔、湖北高腔、许昌高腔，皆有《拜月》等戏，莫不取材于此。(《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拜月亭》是一本爱情戏，以蒙古入侵金国，攻破中都。人民乱离逃亡为背景，不落一般才子佳人戏的窠臼。男主角蒋世隆，是一个见义勇为的奇男子。金国左丞相陀满海牙因主战而遭灭门之祸，其子陀满兴福逃避到蒋世隆家花园里时，蒋世隆不顾"停藏抵罪同诛"（见第六折《柳絮飞》），认为义弟，助以盘缠，使他逃出中都。及中都陷落，在难民的队伍中，蒋世隆与妹瑞莲走失，沿途叫唤，却招来了女主角兵部尚书的千金小姐王瑞兰。瑞兰在逃难中与母亲失散，蓦然遇到陌生而志诚的秀才蒋世隆。她深知孤身行路的危险，大胆突破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礼教，克服不出闺门少女的羞涩心理，主动提出要求蒋世隆挈带同行。共同的命运把他们联系在一起，患难相扶的生活使他们产生了爱情。……当父亲王镇在客店里遇到他们，知道女婿是穷秀才时，即向女儿说："快快弃了这入，即时随我回去。"（第二十八折）把他们夫妻拆散。作者塑造王



镇这个形象，虽着墨不多，对他懦弱、残暴、势利的性格，却极尽讽刺之能事。身为堂堂兵部尚书，大敌当前，缩手无策，既不能安邦却敌，又不能像陀满海牙那样死谏，只在小儿女面前显得威风十足。所以不但蒋世隆要说他："这厮忒倚官！这厮忒挟势！"（见第二十八折《金梧桐》）连他自己的女儿也毫不客气地埋怨他："他意似虺蛇，性如蝎螫。"（见第三十五折《四犯黄莺儿》）他们对王镇怨恨之深，正表现了他们相爱之切，相念之苦。陀满兴福逃出中都，在虎头寨落草为寨主，蒋世隆和王瑞兰经过山寨时，赠以黄金百两。及遇大赦，知蒋世隆在旅店，特去相寻，同行应试。时蒋世隆贫病交迫，赖他资助，始得成行。蒋世隆妹瑞莲，与兄失散，偶遇王瑞兰之母，认为义女，遂与王瑞兰为义姊妹。当她知道王瑞兰被拆散的丈夫就是自己的哥哥时，表示十分同情和关心；及奉旨招赘状元，王瑞兰提出抗议，她亦极力支持瑞兰，情愿守节不嫁，陪伴义姊。剧本通过蒋世隆和王瑞兰，歌颂了坚贞的爱情；也通过陀满兴福和蒋瑞莲，歌颂了崇高的友谊。此剧曲词本色，"关目极好"，在"古戏四大家"中成就最高。

《拜月》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何元朗绝赏之，以为胜《琵琶》，而《谈词定论》则谓次之而已。（吕天成《曲品·旧传奇·神品》）



此《记》关目极好，说得好，曲亦好，真元人手笔也。首似散漫，终致奇绝。（李卓吾评本《拜月亭·序》）

《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撰，《太和正音谱》、"乐府群英姓氏"亦载此人。余谓其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括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何良俊《曲论》）

四 《杀狗记》

《杀狗记》亦称《杀狗劝夫》、《杨德贤妇杀狗劝夫》。

《杨德贤妇杀狗劝夫》《永乐大典·戏文七》著录。《南词叙录·宋元旧篇》著录，作简名《杀狗劝夫》。《九宫正始》题《杀狗记》，注云："元传奇。"明汲古阁刊本、清暖红室刊本，俱题作《杀狗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内容：孙华与匪人柳、胡为伍，逐其弟荣。妻杨氏屡谏不听，乃计买一狗杀之，被以人衣，乘夜置于后门。华固醉归蹴之，以为死人，惧欲私埋，往谋于柳、胡，皆不肯赴。于是杨劝华召荣。荣至，奋身负其尸，埋于隐处。华感愧，不再与柳、胡交。而柳、胡怨恨，以华杀人出告于官。经杨氏具陈始末，真相大白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故事，来自民间，然屡经修改，已非本来面目。剧中主要人物孙华，作为一家之长，既愚蠢又残暴；而在作者笔下竟是一个"正面人物"，最终为朝廷旌表授官。他周围的人物，亦奴性十足，不可理喻：其弟孙荣，横遭虐待，被逐离家，栖身破窑，沦为乞丐，但却逆来顺受，"留心古圣编，事兄如事父"（第五出）；其妻杨月贞，虽不满丈夫所为，怜悯小叔之不幸，然亦不敢周济分文，以为"背夫之命，散夫之财，非贤妇也"（第十九出）；其友柳龙卿、胡子传，实为市井无赖，而孙华却相信他们，受骗上当，几乎弄得家破人亡。全剧意在宣扬礼教风化，但关目拙劣，绝无效果。且结构松散，拖沓冗杂，全无可取。在四大古戏中成就最低。惟"事俚，词质"，尚为曲家首肯。

《杀狗》事俚，词质，旧存恶本，予为校正。词多有味。此真写事透彻，不落恶腐，所以为佳。(吕天成《曲品·旧传奇·能品第二》)



第七章

元代散曲

元代散曲创作，大抵以元成宗皇庆、延祐年间为界分为前期与后期。

第一节　元前期散曲作家作品

元前期散曲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王和卿、白朴、马致远、杨果、卢挚、姚燧及冯子振等。其中关汉卿、白朴、马致远等虽为杂剧大家而兼作散曲，但他们的作品正标志着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一　关　汉　卿



关汉卿的散曲，流传至今的有小令五十七首，散套（套数）十四套。其小令中，多为男女恋情和离别相思之作。

别离易，相见难，何处锁雕鞍？春将去，人未还。这其间，殃及杀愁眉泪眼。（［商调·梧叶儿］《别情》）

……评曰：如此方是乐府。音如破竹，语尽意尽，冠绝诸词。妙在“这其间”三字，承上接下，了无瑕疵。“殃及杀”三字，俊哉语也！有言：“六句俱对”，非调也，殊不知第六句止用三字，歌至此，音促急，欲过声以听末句，不可加也。兼三字是务头，字有显对展才之调。“眼”字上声，尤妙，平声属第二着。（周德清《中原音韵》）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手执着饯行杯，眼阁着别离泪。刚道得声保重将息，痛煞煞教人舍不得！好去者望前程万里。（［双调·沉醉东风］）

子规啼，不如归，道是春归人未归。几日添憔悴，虚飘飘柳絮飞。一春鱼雁无消息，则见双燕斗衔泥。（［双调·大德歌］《春》）

俏冤家，在天涯，偏那里绿杨堪系马。困坐南窗下，数对清风想念他。蛾眉淡了教谁画？瘦岩岩羞带石榴花。（《夏》）

风飘飘，雨潇潇，便做陈抟睡不着。懊恼伤怀抱，扑簌簌泪点抛。秋蝉儿噪罢寒蛩儿叫，淅零零细雨打芭蕉。（《秋》）

雪纷纷，掩重门，不由人不断魂。瘦损江梅韵，那里是清江江上村？香闺里冷落谁瞅问，好一个憔悴的凭栏人！（《冬》）

关汉卿的套数，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中以《不伏老》、《杭州景》等尤为著名。《不伏老》是一篇自述，也是一篇宣言，它表述了作者刚介、倔强的个性和执著的人生态度。

【梁州】我是个普天下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你道我老也暂休，占排场风月功名首，更玲珑又剔透。我是个锦阵花营都帅头，曾玩府游州。
……

【尾】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杭州景》描述了杭州繁华的街市和美丽的湖山，表达了作者欣喜激越的情怀。

普天下锦绣乡，寰海内风流地。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水秀山奇，一到处堪游戏。这答儿忒富贵。满城中绣幕风帘，一哄地人烟凑集。
【梁州】百十里街衢整齐，万余家楼阁参差，并无半答儿闲田地。松轩竹径，药圃花蹊。茶园稻陌，竹坞梅溪。一陀儿一句诗题，行一步扇面屏帏。西盐场便似一带琼瑶，吴山色千叠翡翠。兀良，望钱塘江万顷玻璃。更有清溪，绿水，画船儿来往闲游戏。浙江亭紧相对，相对着险岭高峰长怪石。堪羡堪

题。

【尾】家家掩映渠流水，楼阁峥嵘出翠微，遥望西湖暮山势。看了这壁，觑了那壁，纵有丹青下不得笔。（［南吕·一枝花］《杭州景》）

汉卿之曲，“造语妖娇”，俏丽潇洒，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风格。

关汉卿……造语妖娇，却如小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殢。仆幼学词，辄知深度如此。年来职史稍稍遐顿，不能追前数士，愧已。……吁，阳春白雪久亡音响，评中数士之词，岂非阳春白雪也耶！……（贯云石《阳春白雪·序》）

二 王和卿

王和卿是与关汉卿同时代的著名散曲作家。

王和卿　大名（今属河北）人。他和关汉卿同时而死得稍早。性格滑稽，好与人戏谑。……存世散曲小令二十一首，套数二曲及残曲。（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

中统初年，燕市出现一只大得出奇的蝴蝶，王和卿作小令一首咏其事，由此声名益高。



挣破庄周梦，两翅架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个空，难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的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仙吕·醉中天］《咏大胡蝶》）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达，传播四方。中统初，燕市有一胡蝶，其大异常，王赋［醉中天］小令云：“挣破庄周梦……”由是其名益著。时有关汉卿者，亦高才风流人也，王常以讥谑加之，关虽极意还答，终不能胜。王忽坐逝，而鼻垂双涕尺余，人皆叹骇。……（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元王和卿与关汉卿，俱以北调相高，偶见大蝴蝶飞过，和卿赋云：“挣破庄周梦……”，汉卿遂罢咏。（徐𤊹《笔精》，见《新曲苑》）

咏蝶之作，虽有缘而发，但也恰恰表现出作者洒脱而富奇想之风格，这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亦可看出，如《大鱼》、《绿毛龟》等。

胜神鳌，夯风涛，脊梁上轻负着蓬莱岛。万里夕阳锦背高，翻身犹恨东洋小。太公怎钓？（［双调·拨不断］《大鱼》）

绿毛稠，绕池游，口中气吐香烟透。卖卦的先生把你脊骨彫，十长生里伴定个仙鹤走，白大夫的行头。（［双调·拨不断］《绿毛龟》）

三　白　朴

白朴的散曲，和他的杂剧一样，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绮丽婉约，自成风格。

白朴（1226～1306在世），字太素，一字仁甫，号兰谷，隩州（现在山西省河曲县）人，后移居真定（现在河北省正定县）。……清初杨友敬掇拾其散曲附于词集《天籁集》之后，名曰“摭遗”。存世小令三十六首，套数四曲。杂剧与散曲的风格，都以绮丽婉约胜，与王实甫为一派。《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鹏搏九霄”。（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

白朴散曲的内容，往往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消极反抗情绪，而且还包涵着故国之思和家破国亡的感慨。

长醉后方何碍，不醒时有甚思？糟腌两个功名字，醅渰千古兴亡事，曲埋万丈虹霓志！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仙吕·寄生草］《饮》）



评曰：命意、造语、下字，俱好。最是“陶”字属阳，协音；若以“渊明”字，则“渊”字唱作“元”字：盖“渊”字属阴。“有甚”二字上、去声，“尽说”二字去、上声，更妙。“虹霓志”、“陶潜”是务头也。（周德清《中原音韵》）

知荣知辱牢缄口，谁是谁非暗点头。诗书丛里且淹留。闲袖手，贫煞也风流。

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白发故人稀。

不因酒困因诗困，常被吟魂恼醉魂。四时风月一闲身。无用人，诗酒乐天真。

张良辞汉全身计，范蠡归湖远害机。乐山乐水总相宜。君细推，今古几人知！（［中吕·阳春曲］《知几》）

白朴的套数，以《对景》最著名。此套虽为写景之作，但也融入了很多人生感慨，其主调仍是消极、抑郁和牢骚。

海棠初雨歇，杨柳轻烟惹，碧草茸茸铺四野。俄然回首处，乱红堆雪。……

【幺】岁华如流水，消磨自古豪杰。盖世功名总是空，方信花开易谢，始知人生多别。忆故园，漫叹嗟。旧游池馆，翻做了狐踪兔穴。休痴休呆。蜗角蝇头，名亲共利切。富贵似花上蝶，春宵梦说。

【尾】少年枕上欢，杯中酒，好天良夜。休辜负了锦堂风月！（［双调·乔木查］《对景》）

四 马致远

马致远是元代最负盛名的散曲作家。现存辑本《东篱乐府》收小令一百零四首，套数十七套（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说："所作的散曲，流传下来小令百十五首，套数二十二曲及残曲。）《太和正音谱》把他列为"古今群英"之首。他的作品，既深沉宏丽，又放达豪迈，是豪放派的代表作家。马致远的写景之作，寓情于景，创造出深幽的境界。其小令《秋思》，最有代表性。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越调·天净沙］《秋思》）

评曰：前三对。更"瘦"、"马"二字去上，极妙。《秋思》之祖也。（周德清《中原音韵》）

【天净沙】小令，纯是天籁，仿佛唐人绝句。（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枯藤老树昏鸦……"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王国维《人间词话》）

马致远的套数，多为名篇。如［双调·夜行船］、［般涉调·耍孩儿］《借马》等，一向得到很高的称誉。

【双调·夜行船】表现了极为复杂的思想，一方面，对历史与现实都采取了虚无态度，另一方面，他所否定的历史与现实乃是“急攘攘蝇争血”的丑恶画面，而他所追求的则是另一种“煮酒烧红叶”的清高淡雅。这虽然不免消极，但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对丑恶世态的愤激，无疑是可贵的。

百岁光阴一梦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来，明朝花谢，急罚盏夜阑灯火。

【乔木查】想秦宫汉阙，都做了蓑草牛羊野。不恁么渔樵没话说。纵荒坟横断碑，不辨龙蛇。

【庆宣和】投至狐踪与兔穴，多少豪杰。鼎足难坚半腰里折，魏耶？晋耶？

【落梅风】天教你富，莫太奢，没多时好天良夜。富家儿更做道你心似铁，争辜负了锦堂风月。

【风入松】眼前红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车。不争镜里添白雪，上床与鞋履相别。休笑巢鸠计拙，葫芦提一向装呆。

【拨不断】利名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头缺；更那堪竹篱茅舍。

【离亭宴煞】蛩吟罢一觉才宁贴，鸡鸣时万事无休歇。何年是彻？看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爱秋来时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人问我顽童记者：便北海探吾来，道东篱醉了也！（［双调·夜行船］）

后世曲家多推此作为“套数中第一”。



评曰：此词乃东篱马致远先生所作也。此方是乐府，不重韵，无衬字，韵险，语俊。谚云：“百中无一”。余曰：“万中无一”。看他用“蝶”、“穴”、“杰”、“别”、“竭”、“绝”字，是入声作平声；“阙”、“说”、“铁”、“雪”、“拙”、“缺”、“贴”、“歇”、“彻”、“血”、“节”字，是入声作上声；“灭”、“月”、“叶”，是入声作去声：无一字不妥，后辈学去！（周德清《中原音韵》）

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押韵尤妙。长句如：“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补墙东缺。”又如：“和露摘黄花，带霜烹紫蟹，煮酒烧红叶。”俱入妙境。小语如：“上床与鞋履相别。”大是名言。结尤疏俊可咏。元人称为第一，真不虚也。（王世贞《曲藻》）

马东篱《秋思》一套，周德清评之以为万中无一，明王元美等亦推为套数中第一，诚定论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借马》是一套异趣横生的套数。它生动地塑造了一个爱马如命、拘谨、小气的人物形象，充分表现了别人来借马时他满腹不愿而又不得不应的心理状态。

他爱马如命。

近来时买得匹蒲梢骑，气命儿般看承爱惜。逐宵上草料数十番，喂饲得膘息胖肥。但有些秽污却早忙刷洗，微有些辛勤便下骑。有那等无知辈，出言要借，对面难推。（［般涉调·耍孩儿］《借马》）

他怨恨借马人，但又不得不借。

懒设设牵下槽，意迟迟背后随，气忿忿懒把鞍来鞴。我沉吟了半晌语不语，不晓事颓人知不知？他又不是不精细。道不得“他人弓莫挽，他人马休骑”！（［七煞］）

他对借马人千叮咛万嘱咐，完全超出了正常人对马的应有的照料。



不骑呵西棚下凉处拴，骑时节拣地皮平处骑。将青青嫩草频频的喂。歇时节肚带松松放，怕坐的困尻包儿款款移。勤觑着鞍和辔。牢踏着宝镫，前口儿休提！

……（［六］至［三］）

他最后不得不借，但却悲悲切切，两泪双垂。

不借时恶了弟兄，不借时反了面皮。……则叹的一声长吁气，哀哀怨怨，切切悲悲。

早晨间借与他，日平西盼望你。倚门专等来家内。柔肠寸寸因他断，侧耳频频听你嘶。道一声“好去”，早两泪双垂。（［二］至［一］）

他如此吝惜，但却又故作慷慨。

没道理没道理，忒下的忒下的。恰才说来的话君专记，一口气不违借与了你。（［尾］）

作品非常生动地讽刺了马的主人的拘谨、小气的性格，但这讽刺是善意的，因为他的全部行为都无损于别人。此作在艺术上的突出特点，一是语言的幽默、诙谐，二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写。

五 卢 挚

卢挚是一位诗、文、曲俱佳的作者。其散曲"自然笑傲"，很有特色。

卢挚（？～1314在世），字处道，一字莘老，号疏斋，又号嵩翁，大都涿州（今河北省涿县）人。至元五年，中进士。大德初，授集贤学士，出为江东道廉访使，后又为翰林学士，迁承旨卒。著有《疏斋集》。元代初年，论及中原能文辞的人，首推姚燧和卢挚；论及能古今体诗的人，首推刘因和卢挚。吴澄说："卢学士所作古诗，类魏晋清言；古文出入《盘》、《诰》中。"卢挚的散曲，流传下来的全是小令，计百二十首。贯云石给杨朝英编的元人散曲选《阳春白雪》作序文，说："疏斋之词媚妩，如仙女寻春，自然笑傲。"（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



卢挚写了很多咏史、怀古之作。特别是一组咏叹古代著名美女的作品，如《杨妃》、《西施》、《绿珠》等，都很著名；

玉环乍出兰汤。舞按盘中，一曲霓裳。羯鼓声催，闹垓垓士马渔阳。梧桐雨凋零了海棠，荔枝尘埋没了香囊。痛杀明皇。蜀道艰辛，唐室荒凉！（［双调·蟾宫曲《杨妃》］）

建姑苏百尺高台。贪看西施，杏脸桃腮。月暗钱塘，不提防越国兵来。吴王冢残阳暮霭。伍员坟老树苍苔。范蠡贤哉。社稷功成，烟水船开。（《西

施》)

后堂深翠锦重重。绿软红娇，留住春风。万劫情缘，想人生乐事难终。宝鉴破香消玉容，风楼空酒冷金钟。金谷成空。过了繁华，洛水流东。(《绿珠》)

怀古之作，多就古代著名地域而发，如《洛阳怀古》、《夷门怀古》、《咸阳怀古》、《邺下怀古》、《颍川怀古》、《汝南怀古》、《广陵怀古》、《京口怀古》、《吴门怀古》、《钱塘怀古》、《金陵怀古》、《宣城怀古》、《浔阳怀古》、《武昌怀古》、《江陵怀古》、《长沙怀古》、《襄阳怀古》、《箕山感怀》等。文词雅正、本色。

杜鹃声啼破南柯。恨流尽繁华，洛水寒波。金谷花飞。天津老树，儿被消磨。向司马家儿问他，怎直教荆棘铜驼？老子婆娑，放着行窝，不醉如何？(《洛阳怀古》)

巢由后隐者谁何？试曲指高人，却也无多。渔父严陵，农夫陶令，尽会婆娑。五柳庄瓷瓯瓦钵，七里滩雨笠烟蓑。好处如何？三径秋香，万古苍波。(《箕山感怀》)

卢挚的写景咏物之作，气韵清新，饶有意趣。以《西湖》为题的一组［双调·湘妃怨］，描写了湖山隐寺的景色，十分清新，而且每首皆以“西施”作结，构思颇为新颖。



湖山佳处那些儿，恰到轻寒微雨时。东风懒倦催春事，嗔垂杨袅绿丝，海棠花偷抹胭脂。任吴岫眉尖恨，厌钱塘江上词，是个妒色的西施。

朱帘画舫那人儿，林影荷香雨霁时。樽前歌舞多才思，紫云英琼树枝，对波光山色参差。切香脆江瑶脍，擘轻红新荔枝，是个好客的西施。

苏堤鞭影半痕儿，常记吴山月上时，闲寻灵鹫西岩寺。冷泉亭偏费诗，看烟鬟尘外丰姿。染绛绡裁霜叶，酿清香飘桂子，是个百巧的西施。

梅梢雪霁月芽儿，点波湖烟雪落时。朝来亭树琼瑶似，笑渔蓑学鹭鸶，照歌台玉镜冰姿。谁僝僽鸱夷子，也新添两鬓丝，是个淡净的西施。(［双调·湘妃怨］《西湖》)

卢挚小令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秋景》。此曲当作于大德初

年出任湖南廉访使时，生动描述了水阔天空的潇湘美景。

挂绝壁枯松倒倚，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围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夜静云帆月影低，载我在潇湘画里。（［双调·沉醉东风］《秋景》）

此外，他的《避暑》、《闲居》等，也写得十分洒脱而又略带感伤。

卢挚还写了一些表现男女恋情的小令，情感真切而含蓄，颇为感人，《别珠帘秀》可为此类作品的代表。

才欢悦，早间别，痛煞煞好难割舍。画船儿载将春去也，空留下半江明月！（［双调·寿阳曲］《别珠帘秀》）

第二节　元后期散曲作家作品

从总体上来看，元后期的散曲，日趋工丽、典雅，逐渐丧失了前期散曲本色、纯朴的传统；但也产生了一些独具特色的优秀之作。

一　张可久和乔吉



张可久和乔吉，是以语言工丽著称的作家。

张可久（约1270～1348犹在世），字小山，（案：郑玉《师山先生文集》云："四明张久可可久，"则久可似为其名。蒋一葵《尧山堂外纪》云："张伯远字可久，号小山。"朱彝尊《词综》及沈辰垣等《历代词余·词人姓氏》云："张可久字伯远，号小山。"《四库全书总目》云："张可久字仲远，号小山。"俱未知何据。惟以名可久字小山之说较多，兹从之。）庆元（今浙江省庆元县）人。以路吏转首领官，曾为桐庐典史。至正初，年七十余，尚为昆山幕僚。小山尝与马致远、卢挚、贯云石等人词曲倡和，称马致远为先辈。在元

代散曲作家中，其作品最为丰富，存世小令八百五十三首，套数九曲。涵虚子论曲，谓其词“如瑶天笙鹤”……李开先序乔梦符张小山两家小令，谓“乐府之有乔张，犹诗家之有李杜。”（隋树森《全元散曲简编》）

朱权在一百八十七名元曲家中列小山于第二名，仅次东篱。

张小山之词如瑶天笙鹤。

其词清而且丽，华而不艳，有不吃烟火食气，真可谓不羁之材，若被太华之仙风，招蓬莱之海月，诚词林之宗匠也，当以九方皋之眼相之。（《太和正音谱·古今群英乐府格势》）

明初宋濂编有《张小山小令》二卷。

《张小山小令》二卷。

元张可久撰。可久字仲远，号小山。庆元人。尝仕为路吏，转首领。李开先谓如今税课局大使之职。盖终于下僚者也。当时以词曲擅场，其集久而失传。明初宋濂得其词半册于礼贤馆。后方孝孺又购得钞本一帙以示濂，乃参互校正，分为上下卷，锓版行世·盖仅就二人所见，编次成书；其实可久所作不止于是也。……可久之词，《太和正音谱》称其“如瑶天笙鹤。”……今观所作，遣词命意，实能脱其尘蹊。故虽非文章之正轨，附存其目，以见一代风尚之所在焉。（《四库全书总目》）



小山作品中一些吊古伤今之作，真实地表现了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自己作为一个文人又无可奈何的心境，同时也流露了对人民的同情。此类作品以《怀古》最为著名。

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民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中吕·卖花声］《怀古》）

小山仕途不得意，颇有怀才不遇的感慨。他的一些小令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

绿波南浦人怀旧，黄叶西风染鬓秋，暮云归兴仲宣楼。天南地北，尘衣

风帽，漫无成数年驰骤。

十年落魄江滨客，几度雷轰荐福碑，男儿未遇暗伤怀。忆淮阴年少，灭楚为帅，气昂昂汉坛三拜。

登楼北望思王粲，高卧东山忆谢安，闲来长铗为谁弹？当年射虎，将军何在？冷凄凄霜凌古岸。（［中吕·卖花声］《客况》）

小山散曲题材广泛，咏物、写景、闲适、游冶之作皆有佳品，如《雪夜》、《落花》、《别怀》、《春日郊行》等。

扁舟乘兴，读书相映，不如高卧柴门静。唾壶冰，短檠灯，隔窗孤月悬秋镜。长笛不知何处声。惊，人睡醒。清，梅弄影。（［中吕·山坡羊］《雪夜》）

酒边红树碎珊瑚，楼下名姬坠绿珠，枝上翠阴啼鹧鸪。漫嗟吁，一半儿因风一半儿雨。（［仙吕·一半儿］《落花》）

梨花都谢，春衫初卸，绿阴空锁闲台榭。远山叠，暮云遮，青青杨柳连官舍。此景此情难弃舍。车，且慢些。别，人去也！（［中吕·山坡羊］《别怀》）

长空雁，老树鸦，离思满烟沙。墨淡淡王维画，柳疏疏陶令家，春脉脉武陵花。何处游人驻马？（［商调·梧叶儿］《春日郊行》）

此外，张可久也有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现象予以讽刺的作品，用语幽默诙谐，耐人玩味。



人皆嫌命窘，谁不见钱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沾粘便滚。文章糊了盛钱囤，门庭改做迷魂阵，清廉贬入睡馄饨。胡芦提倒稳。（［正宫·醉太平］）

作品风格与张可久相近似的另一位散曲家是乔吉。乔吉也是杂剧作家，但其散曲的成就高于杂剧的成就。

乔吉（？～1345）一作乔吉甫，字梦符，号笙鹤翁，又号惺惺道人，太原（今山西省太原市）人。能辞章，美容姿，风度威严，很受人们尊敬。后居住在杭州太乙宫前，寄情词曲。写有小令［梧叶儿，西湖］一百首，名公给他作序。至正五年病卒。……明代李开先汇集他的散曲编成《乔梦符小令》

……又有无名氏辑梦符小令为《文湖州集词》。存世小令二百十首，套数十一曲。……无论就散曲或杂剧来说，梦符在元朝作家中都应居前列。涵虚子论曲，谓“乔梦符之词如神鳌鼓浪”。又说：“若天吴跨神鳌，噀沫于大洋，波涛汹涌，截断众流之势。”(《全元散曲简编》)

梦符作曲，强调章法，其“凤头”、“猪肚”、“豹尾”之论，为人称道。

乔孟符吉博学多能，以乐府称。尝云：“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概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尤贵在首尾贯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可以言乐府矣。”此所谓乐府，乃今乐府，如［折桂令］、［水仙子］之类。(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他的描写世态的《寓兴》，即是一首显示“豹尾”的作品。

鹏抟九万，腰缠十万，扬州鹤背骑来惯。事间关，景阑珊，黄金不富英雄汉。一片世情天地间。白，也是眼；青，也是眼。(［中吕·山坡羊］《寓兴》)

乔吉作品中有很强烈的否定功名的情绪，实际上是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



肝肠百炼炉间铁，富贵三更枕上蝶，功名两字酒中蛇。尖风薄雪，残杯冷炙，掩清灯竹篱茅舍。(［双调·卖花声］《悟世》)

身离丹凤阙，梦入黄鸡社。桔槔地面宽，傀儡排场热。名利酒吞蛇，富贵梦迷蝶。蚁阵攻城破，蜂衙报日斜。豪杰，几度花开谢！痴呆，三分春去也！(［双调·雁儿落过得胜令］《回省》)

乔吉和很多封建社会的文人一样，在否定功名的同时，即追求着超脱与放达，并自我欣赏。

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正宫·绿幺遍］《自述》)

华阳巾鹤氅蹁跹，铁笛吹云，竹杖撑天。伴柳怪花妖，麟祥凤瑞，酒圣诗禅。不应举江湖状元，不思凡风月神仙。断简残编，翰墨云烟，香满山川。（［双调·折桂令］《自述》）

乔吉散曲，婉丽俊雅，构思奇巧，雅俗兼备。其代表作［水仙子］《重观瀑布》、《寻梅》等，都充分体现了他在散曲艺术上的成就，《寻梅》的情趣、韵致，更显示着他的语言与构思的风格特色。

冬前冬后几村庄，溪北溪南两履霜。树头树底孤山上，冷风来何处香？忽相逢缟袂绡裳。酒醒寒惊梦，笛凄春断肠。淡月昏黄。（［双调·水仙子］《寻梅》）

二 贯云石

贯云石（1286～1324）原名小云石海涯，维吾尔族人，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家。

小云石海涯，家世见其祖《阿里海涯传》。其父楚国忠惠公，名贯只哥，小云石海涯遂以贯为氏，复以酸斋自号。……年十二三，膂力绝人，使健儿驱三恶马疾驰，持槊立而待马至腾上之，越二而跨三，运槊生风，观者辟易。或挽强射生，逐猛兽，上下峻阪如飞，诸将咸服其矫捷。稍长，折节读书，目五行下。吐辞为文，不蹈袭故常，其旨皆出人意表。



初，袭父官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镇永州，御军极严猛，行伍肃然。稍暇，辄投壶雅歌，意所畅适，不为形迹所拘。一日，呼弟忽都海涯语之曰："吾生宦情素薄，顾祖父之爵不敢不袭，今已数年矣，愿以让弟，弟幸勿辞。"语已，即解所绾黄金虎符佩之。北从姚燧学，燧见其古文峭厉有法及歌行古乐府慷慨激烈，大奇之。

仁宗在东宫，闻其以爵位让弟，谓宫臣曰："将相家子弟其有如是贤者邪。"俄选为英宗潜邸说书秀才，宿卫禁中。仁宗践祚，上疏条六事。一曰释边戍以修文德，二曰教太子以正国本，三曰设谏官以辅圣德，四曰表姓氏以旌勋胄，五曰定服色以变风俗，六曰举贤才以恢至道。书凡万余言，未报。拜翰林侍读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

会议科举事，多所建明，忽喟然叹曰："辞尊居卑，昔贤所尚也。今禁林

清选，与所让军资孰高，人将议吾后矣。”乃称疾辞还江南，卖药于钱塘市中，诡姓名，易服色，人无有识之者。偶过梁山泺，见渔父织芦花为被，欲易之以绸。渔父疑其为人，阳曰：“君欲吾被，当更赋诗。”遂援笔立成，竟持被去。人间喧传芦花被诗。其依隐玩世多类此。晚年为文日邃，诗亦冲淡。草隶等书，稍取古人之所长，变化自成一家，所至士大夫从之若云，得其片言尺牍，如获拱璧。其视死生若昼夜，绝不入念虑，脩脩若欲遗世而独立云。泰定元年五月八日卒，年三十九。赠集贤学士、中奉大夫、护军，追封京兆郡公，谥文靖。有文集若干卷、《直解孝经》一卷行于世。

子男二人：阿思兰海牙，慈利州达鲁花赤；次八三海涯。孙女一人，有学识、能词章，归怀庆路总管段谦云。（《元史·小云石海涯传》）

贯云石……号酸斋，又号芦花道人。……云石不仅长于诗文词曲，还善写草书隶字，能引吭高歌。海盐腔的创始者杨梓与之友善，并深受他的影响。当时徐再思（号甜斋）和云石皆以乐府擅场，被人并称“酸甜乐府”。存世小令七十九首，套数八曲。（《全元散曲简编》）

云石散曲中，描写归隐林泉生活的作品，酣畅淋漓，意态潇洒，表现了归隐后的欣喜。

弃微名去来心快哉！一笑白云外。知音三五人，痛饮何妨碍？醉袍袖舞嫌天地窄。

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参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避风波走入安乐窝，就里乾坤大。醒了醉还醒，卧了重还卧。似这般得轻闲的谁似我？（［双调·清江引］）

畅幽哉，春风无处不楼台。一时怀抱俱无耐，总对天地开。就渊明归去来。怕鹤怨山禽怪，问甚功名在？酸斋是我，我是酸斋。

楚怀王，忠臣跳人汨罗江。《离骚》读罢空惆怅，日月同光。伤心来笑一场，笑你个三闾强。为甚不身心放？沧浪污你，你污沧浪。

觉来评，求名求利不多争。西风吹起山林兴，便了余生。白云边创草亭。便留下寻芳径。消日月存天性。知他功名戏我，我戏功名。

怕西风，晚来吹上广寒宫。玉台不放香奁梦，正要情浓。此时心造物同。听甚霓裳弄，酒后黄鹤送。山翁醉我，我醉山翁。（［双调·殿前欢］）

云石表现男女恋情的小令，构思奇特，巧融俚趣，别具风格。

挨着靠着云窗同坐，偎着抱着月枕双歌，听着数着愁着怕着早四更过。四更过情未足，情未足夜如梭。天那！更闰一更妨甚么？（［中吕·红绣鞋］）

若还与他相见时，道个真传示；不是不修书，不是无才思，绕清江买不得天样纸！（［双调·清江引］《惜别》）

云石还有一些典型的写景抒情之作，而且于情、景之中又寓有某种耐人寻味的人生体验。颇受称道。

春风花草满园香，马系在垂杨，桃红柳绿映池塘。堪游赏，沙暖睡鸳鸯。［么］宜晴宜雨宜阴阳，比西施淡抹浓妆。玉女弹，佳人唱。湖山堂上，直吃醉何妨。（［正宫·小梁州］《春》）

画船撑入柳荫凉，一派笙簧。采莲人和采莲腔。声嘹亮，惊起宿鸳鸯。［么］佳人才子游船上，醉醺醺笑饮琼浆。归棹晚，湖光荡。一钩新月，十里芰荷香。（前调《夏》）

芙蓉映水菊花黄，满目秋光。枯荷叶底鹭鸶藏。金风荡，飘动桂枝香。［么］雷峰塔畔登高望，见钱塘一派长江。湖水清，江潮漾。天边斜月，新雁两三行。（前调《秋》）

彤云密布锁高峰，凛冽寒风。银河片片洒长空。梅梢冻，雪压路难通。［么］六桥顷刻如银洞，粉妆成九里寒松。酒满斟，笙歌送。玉船银棹，人在水晶宫。（前调《冬》）

南枝夜来先破蕊，泄漏春消息。偏宜雪月交，不惹蜂蝶戏。有时节暗香来梦里。

冰姿迥然天赋奇，独占阳和地。未曾着子时，先酿调羹味。休教画楼三弄笛。

芳心对人娇欲说，不忍轻轻折。溪桥淡淡烟，茅舍澄澄月。包藏几多春意也。

玉肌素洁香自生，休说精神莹。风来小院时，月华人初静。横窗好看清瘦影。（［双调·清江引］《咏梅》）



三　睢景臣　刘时中

睢景臣，亦名睢舜臣，字嘉贤。江苏扬州人。与钟嗣成同时，

生卒年无考。作杂剧三种，均已失传；今存套数三套，其［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最著名。

睢舜臣　字嘉贤。自维扬来杭，余与之识。心性聪明，嗜音律。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者皆出其下。又有［南吕］《题情》云："人归燕子楼，帐冷鸳鸯锦，酒空鹦鹉枝，钗断凤皇金。"亦为工巧，人所不及也。

吟髭捻断为诗魔，醉眼慵开被酒酡，半生才，便作三闻些。叹翻成，《薤露歌》。等闲间，鬓发成皤。功名事，岁月过，又待如何？

《牡丹记》（莺莺牡丹记）、《千里投人》、《屈原投江》（楚大夫屈原投江）（《录鬼簿》卷下）

《高祖还乡》以泼辣诙谐的语言，把帝王的神圣外衣剥落无遗。刘邦称帝后，于十二年击败英布，班师过故乡沛，逗留数日，史传所载，多有称颂。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沛父兄皆顿首曰："沛幸得复，丰未复，唯陛下哀怜之。"高祖曰："丰吾所生长，极不忘耳，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沛父兄固请，乃并复丰，比沛。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史记·高祖本纪》）



睢景臣的《高祖还乡》则完全跳出了正史的传统观念，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这一史实。作品通过一个自幼与刘邦有交往，现在又被抓来应差接驾的庄稼汉的见闻、感受，揭露了帝王的伪善和故弄玄虚。帝王的"威仪"，在庄稼汉眼里，不过是"几个乔人物……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哨遍】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幺大户。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彪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胡芦。

【五煞】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

这个“威严”的帝王走下车后，庄稼汉们才知道，原来就是乡里的“刘三”。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高祖还乡》）

对刘三的“底细”，庄稼汉们了如指掌，于是，这个今日帝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外衣，被彻底剥掉了。



【二煞】你须身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耙扶锄。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捽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高祖还乡》）

刘时中，大抵与睢景臣同时，存世小令七十四首，套数四套。

其生平不详。《录鬼簿续编》记有“刘时中”；《阳春白雪》后集卷三［正宫·端正好］收录《上高监司》，著录作者为“古洪刘时中”。

刘时中，号逋斋，古洪（……疑指洪州，即现在江西省南昌市）人。官至翰林待制，与钟嗣成同时。存世小令七十四首，套数四曲。（《全元散曲简编》）

刘时中散曲中，以套数《上高监司》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天历二年（1329）江西旱灾。（《元史·文宗本纪二》全面记载了是年全国多处水、旱灾情。）刘时中目睹灾年民众惨状，写成套数［正宫·端正好］，上呈当时的江西道廉访使高纳麟，即著名的《上高监司》。

作品在描述灾民苦难的同时，还揭露了富豪大贾趁火打劫的罪恶，以此构成对比极其强烈的社会画面。

【滚绣球】去年时正插秧，天反常，那里取及时雨降？旱魃生，四野灾伤。谷不登，麦不长，因此万民失望，一日日物价高涨。十分料钞加三倒，一斗粗粮折四量。煞是凄凉！

【倘秀才】殷实户欺心不良，停塌户瞒天不当。吞象心肠歹伎俩。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怎指望他儿孙长久！



【滚绣球】甑生尘老弱饥，米如珠少壮荒。有金银那里每典当，尽枵腹高卧斜阳。剥榆树餐，挑野菜尝，吃黄不老胜如熊掌，蕨根粉以代糇粮。鹅肠苦菜连根煮，荻笋芦蒿带叶噇。则留下杞柳株樟。

【倘秀才】或是捶麻柘稠调豆浆，或是煮麦麸稀和细糠。他每早合掌擎拳谢上苍。一个个黄如经纸，一个个瘦似豺狼，填街卧巷。

【滚绣球】偷宰了些阔角牛，盗斫了些大叶桑。遭时疫无棺活葬，贱卖了些家业田庄。嫡亲儿共女，等闲参与商，痛分离是何情况！乳哺儿没人要撇入长江。那里取厨中剩饭杯中酒，看了些河里孩儿岸上娘，不由我不哽咽悲伤！

【倘秀才】私牙子船湾外港，行过河中宵月朗。则发迹了些无徒米麦行。牙钱加倍解，卖面处两般装，昏钞早先除了四两。

【滚绣球】江乡相，有义仓，积年系税户掌。借贷数补答得十分停当，都侵用过将官府行唐。那近日劝粜到江乡，按户口给月粮。富户都用钱买放，无实惠尽是虚桩。充饥画饼诚堪笑，印信凭由却是谎，快活了些社长、知房。

【伴读书】磨灭尽诸豪壮，断送了些闲浮浪。抱子携男扶筇杖，尪羸伛偻如虾样。一丝好气沿途创，阁泪汪汪！（［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

此套的后半部分，还歌颂了高监司尽力拯救灾民的“德政”。整个《上高监司》由前套和后套组成。后套长达三十四支曲子，生动、具体地揭露了元代“钞法”给人民带来的危害，官吏和商人的种种罪行。它是真实反映社会黑暗的文学，也是形象化的史料。

四 张 养 浩

张养浩（1279～1329），元后期著名的散曲作家。

张养浩字希孟，济南人。幼有行义，尝出，遇人有遗楮币于途者，其人已去，追而还之。年方十岁，读书不辍，父母忧其过勤而止之，养浩昼则默诵，夜则闭户，张灯窃读。山东按察使焦遂闻之，荐为东平学正。游京师，献书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为礼部令使，仍荐入御史台。一日病，不忽木亲至其家问疾，四顾壁立，叹曰：“此真台掾也。”及为丞相掾，选授堂邑县尹。人言官舍不利，居无免者，竟居之。首毁淫祠三十余所，罢旧盗之朔望参者，曰：“彼皆良民，饥寒所迫，不得已而为盗耳；既加之以刑，犹以盗目之，是绝其自新之路也。”众盗感泣，互相戒曰：“勿负张公。”……去官十年，犹为立碑颂德。

仁宗在东宫，召为司经，未至，改文学，拜监察御史。……

……时省臣奏用台臣，养浩叹曰：“尉专捕盗，纵不称职，使盗自选可乎？”遂疏时政万余言……言皆切直，当国者不能容。遂除翰林待制，复构以罪罢之，戒省台勿复用。养浩恐及祸，乃变姓名遁去。



尚书省罢，始召为右司都事。……迁翰林直学士，改秘书少监。延祐初，设进士科，遂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进士诣谒，皆不纳，但使人戒之曰：“诸君子但思报效，奚劳谢为！”擢陕西行台治书侍御史，改右司郎中，拜礼部尚书。

英宗即位，命参议中书省事，会元夕，帝欲于内庭张灯为鳌山，即上疏于左丞相拜住。拜住袖其疏入谏，其略曰：“世祖临御三十余年，每值元夕，闾阎之间，灯火亦禁；况阙庭之严，宫掖之邃，尤当戒慎。今灯山之构，臣以为所玩者小，所系者大；所乐者浅，所患者深。伏愿以崇俭虑远为法，以

喜奢乐近为戒。"帝大怒，既览而喜曰："非张希孟不敢言。"即罢之……后以父老，弃官归养，召为吏部尚书，不拜。丁父忧，未终丧，复以吏部尚书召，力辞不起。泰定元年，以太子詹事丞兼经筵说书召，又辞；改淮东廉访使，进翰林学士，皆不赴。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至顺二年，赠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文忠。(《元史·张养浩传》)

张养浩是封建社会的清官，有政绩。他创作了大量散曲，亦不乏优秀之作。

张养浩……别号云庄……著有《三事忠告》、《牧民忠告》、《归田类稿》等。元人散曲别集流传下来的寥寥可数，养浩的《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是其中之一。存世小令百六十二首，套数二首。作品多为归隐时寄傲林泉之作。(《全元散曲简编》)

张云庄之词如玉树临风。(《太和正音谱》)

张养浩作为一个清官，其散曲作品中，充分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同情与关切。天历二年，陕西大旱。张养浩奉旨赈灾目睹灾情，积极赈抚，积劳成疾而卒。著名的散曲《潼关怀古》即是时所作。



天历二年，关中大旱，饥民相食，特拜陕西行台中丞。既闻命，即散其家之所有与乡里贫乏者，登车就道，遇饿者则赈之，死者则葬之。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泣拜不能起……时斗米直十三缗，民持钞出籴，稍昏即不用，诣库换易，则豪猾党蔽，易十与五，累日不可得，民大困。乃检库中未毁昏钞文可验者，得一千八十五万五千余缗，悉以印记其背，又刻十贯、五贯为券，给散贫乏，命米商视印记出粜，诣库验数以易之，于是吏弊不敢行。又率富民出粟，因上章请行纳粟补官之令。闻民间有杀子以奉母者，为之大恸，出私钱以济之。

到官四月，未尝家居，止宿公署，夜则祷于天，昼则出赈饥民，终日无少怠。每一念至，即抚膺痛哭，遂得疾不起，卒年六十。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元史·张养浩传》)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

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

养浩散曲多作于辞官归里之际，因此有些作品反映了宦海沉浮，有些作品则表现归隐林泉的安适自在：都是切身的感受。

那的是为官荣贵，止不过多吃些筵席；更不呵安插些旧相知。家庭中添些盖作，囊箧里攒些东西。教好人每看做甚的？

才上马齐声儿喝道，只这的便是送了人的根苗，直引到深坑里恰心焦。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旧来时威风不见了。（［中吕·朱履曲］）

六十相近老形骸，安乐窝中且避乖。高竿上伎俩休争赛，早回头家去来，对华山翠壁丹崖。将小阁阁书房盖，绿巍巍松树栽，倒大来悠哉。

平生原自喜山林，一自归来直到今。向红尘奔走白图甚，怎如俺醉时歌醒后吟，出门来猿鹤相寻。山隐隐烟霞润，水潺潺金玉音，因此上留住身心。

中年才过便休官，合共神仙一样看。出门来山水相留恋，倒大来耳根清眼界宽。细寻思这的是真欢。黄金带缠着忧患，紫罗襕裹着祸端，怎如俺藜杖藤冠。（［双调·水仙子］）



第八章

元代诗文

第一节　元初诗文

一　刘　因

（一）生平

刘因（1249～1293）字梦吉，保定容城（今属河北省）人。



（因）世为儒家。……因天资绝人……初为经学，究训诂疏释之说，辄叹曰："圣人精义，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张邵朱吕之书，一见能发其微，曰："我固谓当有是也。"……尝爱诸葛孔明静以修身之语，表所居曰："静修。"……至元十九年，有诏征因，擢承德郎、右赞善大夫。初，裕皇建学宫中，命赞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继之。未几，以母疾辞归。明年，丁内艰。二十八年，诏复遣使者，以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征因，以疾固辞……帝闻之，亦曰："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三十年夏四月十有六日卒，年四十五。……欧阳玄尝赞因画像曰："微点之狂，而有沂上风雩之乐；资由之勇，而无北鄙鼓瑟之声。于裕皇之仁，而见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两生。……则其志不欲遗世而独往也明矣。亦将从周公孔子之后，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者邪!"论者以为知言。（《元史·刘因传》）

（二）诗歌主要内容

刘因诗文为元初名家，今传《静修集》三十卷。

1．怀古咏史之作

刘因处易代之际，诗多怀古咏史，感慨兴亡。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白沟》）

物理兴衰不可常，每从气韵见文章。谁知万古中天月，只办南楼一夜凉。（《宋理宗南楼风月横披二首》之一）

《元音》：太祖尝咏月云："才到中天万国明。"理宗和云："并在南楼一夜凉。"步故以寓其意云。（陈衍《元诗纪事》卷五）

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冯道》）

笔精：冯道历事四朝，后世羞之。欧公作史谓无廉耻，史断诸贤，纷纷訾议。不如元刘静修一绝，约而尽也。（《元诗记事》卷五）

2．抒怀言志之作

游子起中庭，感慨心襟激。对酒露肝胆，豁然清尘臆。玩世风生口，开怀月满席。长啸一声秋，雄谈群动息。壮志海山平，任气天地塞。醉舞扪斗牛，浩歌振金石。哦吟惊鬼神，俯仰洪荒窄。耻为时辈群，追思古人迹。人生少年时，分阴真可惜。寒窗一经老，区区竟何益。学剑觅封侯，行行匹夫敌。……皎然方寸间，自有平安策。一日风会云，四方贤路辟。致身青云间，高飞举六翮。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秋夕感怀》）



3．反映民生疾苦之作

刘因这类题材诗之成就不如其咏史怀古诸作。

有客谈稼穑，对人增感伤。自言二顷业，不博半年粮。宿麦得春早，晚田经早霜。无功一杯粥，俯首汗如浆。（《有客》）

采诗千古要观风，十室谁言九室空。寄语当年长乐老，回头无忘聂夷中。

(《豳风图》三首之三)

(三)诗歌的艺术特征

刘因的一些吟咏贫居隐逸的五古，如《和咏贫士》、《和饮酒》等，仿陶潜、韦、柳，闲雅冲淡，而那些咏史怀古悲世悯时的七古、律绝则远宗盛唐、近效遗山，豪健排奡。这与其论诗宗尚及豪迈磊落的性格、清高自放的生活有关。

其论诗曰："魏晋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静修诗才超迈，多豪迈不羁之气。流派师承，于斯言见之矣。(顾嗣立《元诗选·甲集·静修丁亥集》)

刘静修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张纶《林泉随笔》)

刘梦吉古选学陶冲淡，有句无篇；歌行学杜，《龙兴寺》、《明远堂》等作，老笔纵横。虽间涉宋人，然不露儒生脚色。(《诗薮外编》卷六)

故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四)散文



刘因浸淫于程朱理学，其诗头巾气不多，而文却道学味颇浓。《辋川图记》标谤节义，切责王维，隐晦曲折表明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而他虽屡征不起，却也曾一度仕元；《退斋记》、《庄周梦蝶图》等，借题发挥，抨击老庄，而他的《唯诺说》、《上宰相书》，求"曲为保全"。反映他思想的矛盾。

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其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致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岂其自负固止于此，而不知世有大节，将处己于名臣乎？斯亦不足议者。予特以当时朝廷之所以享盛名，而豪贵之所以虚左而迎，亲王之所以师友而待者，则能诗能画、背主事贼之维辈也。如颜太师之守孤城，倡大义，忠诚盖一世，遗烈振

万古，则不知其作何状，其时事可知矣。后世论者，喜言文章以气为主，又喜言境因人胜，故朱子谓维诗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程子谓绿野堂宜为后人所存，若王维庄，虽取而有之可也。呜呼！人之大节一亏，百事涂地，凡可以为百世甘棠者，而人皆得以刍狗之。彼将以文艺高逸自名者，亦当以此自反也。(《辋川图记》)

周寓言梦为胡蝶，予不知何所谓也。说者以为齐物，意者以蝶也周也皆幻也。幻则无适而不可也。无适而不可者，乃其所以为齐也。谓之齐，谓之无适而不可，固也。然周乌足以知之？周之学，纵横之变也，盖失志于当时，而欲求全于乱世，然其才高意广，有不能自已者，是以见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远也，圣贤之功业如是之广且盛也，而已以渺然之身横于纷纷万物间无几时也，复以是非可否绳于外，得丧寿夭困于内，而不知义命以处之，思以诧夫家人时俗而为朝夕苟安之计，而不可得；姑浑沦空洞、举事物而纳之幻，或庶几焉，得以猖狂恣肆于其间，以妄自表于天地万物之外也。(《庄周梦蝶图序》)

刘因以醇儒自居，为文别于文士之作，却也异于道学家之义。其文善于辞令，精于剖析，富于激情。

其文遒健排奡，迥在许衡之上，而醇正乃不诚于衡，张纶《林泉随笔》曰："……其为文章，初循法度，春容有余味，如田孝子碑、桐（当作辋）川图记等作。"(《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二　姚　燧

(一) 生平

姚燧（1239～1314）字端甫，世系见燧伯父枢传。

（燧）二十四，始读韩退之文，试习为之，人谓有作者风。……燧年三十八，始为秦王府文学。未几，授奉议大夫，兼提举陕西、四川、中兴等路学校。(至元）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辑庸、蜀。……十七年，除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录囚延安，逮系诖误，皆纵释之，人服其明决。调山南湖北道。按部澧州，兴学赈民，孜孜如弗及。……元贞元年，以翰林学士召修世祖实录。……大德五年，授中宪大夫、江东廉访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

奉大夫、江西行省参知政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开宫师府，燧年已七十……起燧为太子宾客。……明年，授荣禄大夫，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四年，得告南归，中书以承旨召，明年复召，燧以病，俱不起。卒于家，年七十六。……燧之学，有得于许衡，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故三十年间，国朝名臣世勋，显行盛德，皆燧所书。每来谒文，究其行业可嘉，然后许可，辞无溢美。(《元史·姚燧传》)

(二) 散文

1. 思想特点

宋、金、元之交，文人面对少数民族入主的现实，灌输的是程朱理学，怎样对待天人、时命、出处、穷达等问题，才能既不悖于时，又无碍于理？刘因是切责前人，自我标榜；姚燧则是说以天命，加以开脱。

至元十九年，余辞秦宪而归东周，明年复受命贰荆宪。自惟才之非也，行路之辽也，家贫而力之薄也，多疾而江南风土之未宜也，实难其来。然不遑偃蹇自宁者，公则压于君命，势不容已；私则以为人生文轨混同之时，不及夫年未艾以览江山人才之胜，勿之有歉然之悔。斯恋恋之不欲已者，出处之大眇然也。(《别丁编修序》)



某岁乙未，王师徇地汉上。军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坑之。德安由尝逆战，其斩刈首馘，动以千亿计。先公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汉先生。见公戎服而髯，不以华人上子遇之。至帐中，见陈琴书，愕然曰："回纥亦知事此耶？"公为之一莞。与之言，信奇士。即出所为文若干篇。以九族殚残，不欲北。因与公诀，蕲死。公止共宿，实羁戒之。既觉，月色惨然，惟寝衣留故所。公遽鞍马，周号积尸间，无有也。行及水裔，见已被发脱屦，仰天而祝。盖少须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与众已同祸矣；其全之，则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绪者，将不在是身耶？徒死无义，可保吾而北，无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经学，实赖明之。游其门者将百人，多达才其间。(《序江汉先生事实》)

2. 艺术特点

姚燧认为"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不像宋代理学家

重道废文那样偏颇。为文祟韩愈、欧阳修，不求知于今，祈行于后。

欧阳子为宋一代文宗，一时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计不千百而止。及谢希深、尹师鲁二人者死，序集古录，遂有无谢尹知音之恨。呜呼！岂文章也，作者难而知之者尤难欤！余尝思古之人，唯其言之可以行后为恃，以待他日子云者出，将不病夫举一世之人不余知也。……然文章以道轻重，道以文章轻重。世复有班孟坚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欧阳子，则为去圣贤也，有级而不远，其文虽无谢尹之知，不害于行后，犹以失之为悲。下下之外，岂别有等置余为哉。则为去圣贤也，无级而绝远，其文如风花之逐水，霜叶之委土，朝夕腐耳。岂有一言之几乎古，可闻之将来乎？（《送畅纯甫序》）

燧受学许衡，散文成就远过衡。张养浩、柳贯所评过当，但燧文叙事简要，结构严谨，善掉弄笔墨，雄浑古雅，在元初文坛影响不小。

我朝国初，最号多贤，而文章众称一代之宗工者，惟牧庵姚公一人耳。……公之文雄深雅赡，世罕有知者。（吴善《牧庵集序》）

本朝牧庵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奋而宗之，卓然有成。（李术鲁翀《云庄类稿序》）

燧虽受学于许衡，而文章则过衡远甚。张养浩作是集序，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如古劲将率市人战，鼓行六合，无敌不北。柳贯作燧谥议，称其典册之雅奥，诏令之深醇，抉去浮靡，一返古辙，而铭志箴颂，雄伟光洁，家传人诵，莫得而掩。虽不免同时推奖之词，然宋濂撰《元史》，称其文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舂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国初黄宗羲选明文，其序亦云，唐之韩柳，宋之欧曾、金之元好问、元之虞集、姚燧，其文皆非有明一代作者所能及。则皆异代论定，其语如出一辙，燧之文思亦可概见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三 戴表元

（一）生平

戴表元（1244～1310）字帅初，一字曾伯，庆元奉化（今属浙江）州人。

（表元）七岁，学古诗文，多奇语。……咸淳中，入太学……登进士乙科，教授建康府。后迁临安教授，行户部掌故，皆不就。大德八年，表元年已六十余，执政者荐于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调教授婺州，以疾辞。初，表元闵宋季文章气萎尔而辞骫骳，骫弊已甚，慨然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时四明王应麟、天台舒岳祥并以文学师表一代，表元皆从而受业焉。至元、大德间，东南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唯表元而已。其门人最知名者曰袁桷，桷之文，其体裁议论，一取法于表元者也。表元晚年，翰林集贤以修撰、博士二职论荐，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有《剡源集》行于世。（《元史·戴表元传》）

表元生平，有剡源先生自序可参。

（二）散文



表元由宋入元，仕未显达，受程朱理学影响较少，且有志于“振起斯文”。为文表现其“高情旷度”，擅刻画人物，各肖声口，鲜明生动，其文清畅流丽，颇见风采，既异于宋季之音，也不同于盛元之调。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是赠序、题记一类的杂著，有唐人风致。

自余居剡源，得一士焉，曰陈君日成，字养晦。养晦当其时年方二十许，而丰姿器识如四五十者。每见余狂歌剧饮，叩壶击筑，为沉酣痛快之适，未尝不欢然与余和答以相乐。及思极愁生，阖门拥衾，为呻吟憔悴之作，又未尝不优然与余同忧也。（《送陈养晦远游序》）

玉田张叔夏与余相逢钱塘西湖上，翩翩然飘阿锡之衣，乘纤离之马，于

是风神散朗，自以为永平故家贵游少年不翅也。垂及壮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愈不遇，犹家钱塘十年。久之，又去，东游山阴、四明、天台间。若少遇者，既又弃之西归。于是余周流授徒。适与相值，何叔夏何以去来道途若是不惮其烦耶？叔夏曰："不然，吾之来，本投所贤，贤者贫；依所知，知者死。虽少有遇而无以宁吾居，吾不得已违之，吾岂乐为此哉！"语竟，意色不能无阻然。少焉，饮酣气张，取平生所自为乐府词，自歌之，意鸣宛抑，流丽清畅，不惟高情旷度，不可亵企，而一时听之，亦能令人忘去穷达得丧所在。(《送张叔夏西游序》)

故其学博而肆，其文清深雅洁，化陈腐为神奇，蓄而始发。间事摹画，而隅角不露，尤自秘重，不妄许与。至元、大德间，东南之士，以文章大家名重一时者，帅初而已。宋景濂曰："濂尝学文于黄文献公，公于宋季词章之士，乐道之而弗已者，唯剡源戴先生为然。"(《元诗选甲集·剡源集》)

词章至于宋季，其敝甚矣。公卿大夫，视应用为急，俳偕以为体，偶俪以为奇，靦然自负其名高。稍上之，则穿凿经义，隐括声律，孳孳为华世取宠之具。又稍上之，剽掠前修语录，佐以方言，累千百而弗休，且曰：我将以明道，奚文之为？又稍上之，骋宏博则精粗杂糅而略绳墨，慕古奥则删去语助之词而不可以句。顾欲矫弊，而其弊尤滋。……及览先生之作，新而不刻，清而不露，如晴峦出云，姿态横逸而连翩弗断；如通川萦纡，十步九折而无直泻怒奔之失，呜呼，此非近于所谓豪杰之士耶！(宋濂《剡源文集序》)

(三) 诗歌

1. 内容

(1) 伤时悯乱

戴表元亲历元灭南宋的浩劫，故诗中有反映兵燹灾荒后农村凋敝的内容，流露出故国之思。



剡民饥，山前山后寻蕨萁。斫萁得粉不满掬，皮肤皴裂十指秃。皮皴指秃不敢辞，阿翁三日不供糜。不如抛家去作挽船士，却得家人请官米。(《剡民饥》)

南山高，北山高，行人山下闻叫号。傍山死者何姓氏？累累骸骨横林皋。鸟喧犬噪沙草白，酸风十里吹腥臊。中有一人称甲族，蔽膝尚著长襦袍。不知婴触为何罪，但惜贵贱同所遭。妻来抱尸诸子哭，魂气灭没埋蓬蒿。人言

投身为宝货，山村岂得皆权豪。一言不酬兵在颈，性命转眼轻鸿毛。龙争虎斗尚未决，六合一阱何所逃？振衣坐石望太白，寒林夜籁声溞溞。（《南山下行》）

（2）题咏山水

戴表元性爱山水，诗多得趣于自然景色。

六月苕溪路，人言似若邪。渔罾挂棕树，酒舫出荷花。碧水千塍共，青山一道斜。人间无限事，不厌是桑麻。（《苕溪》）

花满车茵酒满船，乱云堆里访枯禅。林深何处无芳草？人静有时闻杜鹃。神屋昼飞青礧磹，灵潭阴罩赤蜿蜒。居然吾得松风梦，回首庐山二十年。（《陪阮使君游玉几》）

性好山水，每策杖游眺，远不十里，近才数百步，不求甚劳，意倦辄止。忘怀委分，或自称质野翁、充安老人云。（《元诗选甲集·剡源集》）

2．艺术特点

戴诗雅秀，状物工细，风致近晚唐，虽多佳句，却乏新变。

帅初力变宋习，静细清新。句法如"短鬓丁年白，寒灯丙夜青"，"甃埜水温初荇叶，粉墙风细欲梨花"，风致近晚唐人。（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四　赵　孟　頫



（一）生平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湖州（今属浙江）人。

（孟頫）宋秦王德芳之后。五世祖秀王子偁实生孝宗。赐第于湖州，故孟頫为湖州（今属浙江）人。年十四，以父荫补为官。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以孟頫入见。神彩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欲大用之。议者不可，授兵部郎中，迁集贤直学士，出同知济南总管府，历江浙等处儒家提举。延祐中，累拜翰林学士承旨，得请归。至治初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子昂以书法称雄一世，画人神品，四方万里重购其诗文者，所至车马填咽。自号松雪道人，有《松雪斋集》。……子昂

以宋王孙仕元为显官，其从兄子固耻之，闭门不肯与见。子昂之没也，宋遗士子虚题其诗卷曰："文在玉堂多焕烂，泪经铜狄一滂沱。原陵禾黍悲丰镐，人物风流继永和。"亦深惜之词也。(《元诗选·丙集·松雪斋集》)

（二）诗歌内容

1. 故国之思，黍离之悲

孟頫以赵宋皇族仕元，时议非之，虽位极富贵，却遭猜忌罪谪，难免出仕之悔。故常借吊亡怀古，抒故国之思、黍离之悲。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岳鄂王墓》)

《辍耕录》：岳王墓诗，不下数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元诗纪事》卷八)

东南都会帝王州，三月莺花非旧游。故国金人泣辞汉，当年玉马去朝周。湖山靡靡今犹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兴亡尽如此，春风麦秀使人愁。(《钱塘怀古》)

2. 归隐之念，闲适之趣

孟頫身在魏阙，心恋山林，诗多表达归隐之念、闲适之趣，但终其一生，也未归隐。



在山为远志，出山为小草。古语已云然，见事苦不早。平生独往愿，丘壑寄怀抱。图书时自娱，野性期自保。谁令堕尘网，宛转受缠绕。昔为水上鸥，今如笼中鸟。哀鸣谁复顾，毛羽日摧槁。向非亲友赠，蔬食常不饱。病妻抱弱子，远去万里道。骨肉生别离，丘垄谁为扫。愁深无一语，目断南云杳。恸哭悲风来，如何诉穹昊。(《罪出》)

子昂作《咏逸民》诗11首，而出处之义有乖，宜此诗（指《罪出》）之深自悔也。(《元诗选·松雪斋集》)

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自知世事都无补，其奈君恩未许归。沧洲白鸟时时梦，玉带金鱼念念非。准拟明年乞身去，一竿同理旧苔矶。(《和姚子敬韵》)

孟頫以宋朝皇族，改节事元，故不谐于物论。观其和姚子敬韵诗，有"同学故人今已稀，重嗟出处寸心违"句，是晚年亦不免于自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3. 题咏山水书画

孟頫诗书画俱佳，宜其善状山水，题书画，其中不少诗于题咏中寄寓情志。

偃蹇高人意，萧疏旷士风。无心上霄汉，混迹向蒿蓬。(《题李仲宾野竹图》并序)

(三) 论诗主张

孟頫论诗，主张合六义，含比兴，本风雅，文尚明理，不求深曲。

盖今之诗，虽非古之诗，而六义则不能尽废，由是推之，则今之诗犹古之诗，夫鸟兽草木，皆所寄兴；风云月露，非止于咏物。(《南山樵吟序》)

(四) 诗歌艺术特点

孟頫古诗规摹魏晋，律绝追踪唐人，七言律绝成就较高。诗风清浅流丽，状物工细，技巧圆熟，但气骨较弱。



余评子昂古赋凌厉顿迅在楚汉之间。古诗沉涵谢鲍，自余诸作，犹傲睨高适、李翱云。(戴表元《松雪斋全集序》)

松雪翁诗法，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故虽造次训答，必守典则。(袁桷《跋子昂赠李公茂诗》)

五 吴 澄

(一) 生平

吴澄(1249～1331)字幼清，晚称伯清，抚州崇仁(今属江

西）人。

生三岁，授诗成诵。五岁，日记千余言。弱冠领乡荐，避地布水谷，纂次诸经，修正大小戴记。至元二十二年，侍御史程钜夫奉贤求诏江南，征至京师，以母老辞归。大德初，起应奉翰林文字，除江西儒学副提举，三月移疾去。至大初，召为国子监丞。皇庆改元，进司业。谢归。诸生有不谒告而从之南者。英宗即位，拜翰林学士，同修国史。泰定初，为讲官，《英宗实录》成，亟命小车出都，遣官驿追不及，加授资善大夫。卒年八十五，赠江西行省左丞临川郡公，谥文正。有《草庐集》诗四卷。……先生尝作草屋数间，题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师表。"程文宪知其意，题之曰："草庐。"故学者称草庐先生。……先是许文正公倡教于北，而先生崛起于南。道统渊源，互相提唱。又不系乎词章之工拙也。（《元诗选·乙集·草庐集》）

（二）诗歌内容

1. 咏史怀古

含啸沔阳春，孙曹不敢臣。若无三顾主，何地著斯人。（《题诸葛武侯画像》）

2. 题咏山水、书画

吴澄这类诗能跳出理学藩篱，施巧思，抒逸情。

泗堤四望尽平原，丛苇荒茅十室烟。淮北更无生草地，江南已是落花天。阴风汹汹浮孤艇，春雨濛濛冥一川。只有渔翁犹世业，长蓑短笠浅滩前。（《泗河》）



作为理学家，吴澄也在诗中谈校经心得，如《贡院校文》、《谈经次韵夏编修》等，虽淡乎寡味，却也反映他的思想和生活的一个方面。

（三）散文

吴澄之学，统合朱、陆，其文谈理论道，抨击老庄，如《送何

太虚北游序》。

士可以游乎？不出户，而知天下，何以游为哉。士可以不游乎？男子生而射六矢，示有志乎上下四方也，而何可以不游也。夫子上智也，适周而问礼，在齐而闻韶，自卫复归于鲁，而后雅颂各得其所也。夫子而不周不齐不卫也，则犹有未问之礼、未闻之韶、未得所之雅颂也。上智且然，而况其下者乎。士何可以不游也。然则彼谓不出户而能知者，非欤？曰：彼老氏意也。老氏之学，治身心而外天下国家者也。人之一身一心，天地万物咸备，彼谓吾求之一身一心有余也，而无事乎他求也。是固老氏之学也，而吾圣人之学，不如是。圣人生而知也，然其所知者，降衷秉彝之善而已，若夫山川风土，民情世故，名物度数，前言往行，非博其闻见于外，虽上智亦何能悉知也。故寡闻寡见，不免孤陋之讥。取友者，一乡未足，而之一国；一国未足，而之天下；犹以天下为未足，而尚友古之人焉。……然则士何以不游也。而后之游者，或异乎是。方其出而游于上国也，奔趋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而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于行吾志哉！岂有意于称吾职哉！苟可以夺攘其人，盈厌吾欲，囊橐既充，则阳阳而去尔。是故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游则同，而所以游者不同。（《送何太虚北游序》）

（四）诗文特点

吴澄为南方硕儒，著述颇富。诗清婉典雅，时有巧思逸句，成就不如文。其文不平板说教，而能曲折其意，词华典雅。



吴草庐专志理学，而亦多巧思。咏雪云云，叠叶梅云云……皆超脱理学蹊径者也。（《元诗纪事》卷七引笔精）

许衡之卒，诏欧阳元作神道碑。及澄之卒，又诏揭傒斯撰神道碑，首称皇元受命，天降真儒，北有许衡，南有吴澄，所以恢宏至道，润色儒业，有以知斯文未衰，景运方兴云云。当时盖以二人为南北学者之宗。然衡之学主于笃实以化人，澄之学主于著述以立教。故世传鲁斋遗书，仅寥寥数卷；而澄于注解诸经之外，订正张子、邵子书，旁及老子、庄子、太元乐律、八阵图、葬经之类，皆有撰论，而文集尚裒然盈百卷。衡之文明白质朴，达意而止；澄则词华典雅，往往斐然可观。据其文章论文，澄其尤彬彬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

六 马祖常

（一）生平

祖常（1279～1338），字伯庸，世为雍古部，居靖州之天山。

（祖常）高祖锡里吉思，当金季为凤翔兵马判官，子孙因号马氏。曾祖月合，乃从元南伐留汴，后徙光州。祖常七岁知学。延祐初，贡举法行，乡贡会试皆第一，廷试为第二人。授应奉翰林文字，擢监察御史。劾奏柄臣铁木迭儿十罪，罢之。柄臣复相，左迁开平县尹，因欲中伤之，退居光州。铁木迭儿死。乃除翰林待制。累迁礼部尚书，两知贡举，一为读卷官，寻参议中书省事，参定亲郊礼仪。元统初，拜御史中丞，转枢密副使，辞归。起为江南行台中丞，又改陕西，皆不赴。至正四年卒，年六十。赠河南行省右丞魏郡公，谥文贞。……所著曰《石田集》，以所居有石田山房也。（顾嗣立《元诗选·丙集·石田集》）

马祖常元史有传，其《北游》八十韵并可参。

（二）诗歌内容

1．反映民生疾苦

这类诗如《拾麦女歌》、《踏水车行》等，在石田集中虽不多，但在盛元诗人笔下一片歌舞升平景象中，已属难得。



室妇涕泗言复咽，食鲜秧良焉足说。近闻官家赈贫民，雄保诸州已捐瘠。翁姑带索行累累，弱儿失爷夫失妻。哀号村空野树槁，蔀屋见斗饿鼠啼。县令具名报大府，星火符来应期聚。索钱买饼饲公卒，书券质田问邻主。艰难憔悴不易状，谁实为之俾无养。呜呼吾人痛切肤，忍死莫作盗贼徒。君不见苍鹰乳虎有司廨，何但岁凶人化鬼。（《室妇叹》）

2．边塞诗

马祖常的边塞诗，题材较广泛多样。

阴山铁骑角弓长，闲日原头射白狼。青海无波春雁下，草生碛里见牛羊。（《河湟书事二首》之一）

天上云片谁剪裁，空中雨丝谁识来？蒺藜秋沙田鼠肥，贫家女妇寒无衣。女妇无衣何足道，征夫戍边更枯槁。朔雪埋山铁甲涩，头发离离短如草。（《古乐府》）

（三）诗歌艺术特点

石田才力富健，《壮游》、《都门》诗长达八十乃至百韵，有壮浪不羁之势。

其诗才力富健，如都门、壮游诸作，长篇巨制，回薄奔腾，具有不受羁靮之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史官陈旅亦曰："公古诗似汉、魏，而律句入盛唐，散语得西汉之体。"（《元诗选·丙集·石田集》）

（四）散文

祖常为盛元文章名家，多碑志之作，其论文尚先秦两汉，所著精赅宏赡。



有计吏河外来，称河外斗菽三十千，弱民持钱告籴大家，大家亦无有。益贵。民日益病，而有司赋之日益急也。余方食，投箸记其说，且曰："菽之比粟也，奚急而病若是！是履贱踊贵也。有司赋之亟，其谓何，请子悉之。"吏曰："子儒服者，所谓治天下之事，子盖懵懵也。故事国马食岁征诸内地而不给，则漕河间盐错置郡邑算民之口而廪食之。估当其直而以藁秸入之官，又不给，则差河北郡县，凡民数几，可秣马几，俾马就食于外。今中山、河间、赵地百姓无糠籺救旦夕，命人挈男女之里中不得易斗米，其均赋于河外，有以也。子泥于古而昧于今，而不知通变之道。子不仕则已，子而仕，将见罹官之罚集子之躬矣。"余言尽不可信耶。（《记河外事》）

祖常工于文章，宏赡而精核，务去陈言，专以先秦两汉为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元史》卷一四三）

其事精赡鸿丽，一洗柔曼卑冗之习。……至元间，苏天爵撰《文类》录其诗20首、文20首，视他家所收为伙。又请子朝，刊行其集，而自为之序，

称其“接武隋唐，上追汉魏，后生争效慕之，文章为之一变”。与“会稽袁桷、蜀郡虞集、东平王构更迭倡和，如金石相宣，而文益奇”。盖大德延祐以后，为元文之极盛，而主持风气，则祖常等数人为之巨擘云。(《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第二节　元代中期的诗文

一　虞　集

(一) 生平

虞集（1272～1348），字伯生，蜀郡人。

（集）宋丞相允文五世孙也。父汲，侨寓临川之崇仁（今属江西）。以契家子从草庐吴先生澄游。大德初，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历国子助教博士，累迁秘书少监、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拜奎章阁侍书学士。命修经世大典，进侍讲学士。文宗晏驾，谢病归。至正八年五月卒，年七十有七，赠江西行省参知政事，仁寿郡公，谥文靖。……家素贫，束修羔雁之人，还以为宾客费，虽空乏弗恤也。早岁与弟槃辟书舍为二室，书陶渊明、邵尧夫诗于壁，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先生为文万篇，存者十二三。门人订其在朝、应制、归田、方外诸稿，厘为五十卷，曰《道园学古录》。先生诗与浦城杨仲弘、清江范德机、富州揭曼硕先后齐名。人称虞、杨、范、揭，为有元一代之极盛。(《元诗选·丁集·道园学古录》)



(二) 诗歌

1. 内容

虞集仕宦显要，很少接触下层，诗歌缺乏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但他出身南宋名相之后，暗受排挤，诗中有不少咏史抒怀、叹

老嗟病、思归慕隐之作。

（1）咏史怀古

他在咏史怀古中歌颂南宋忠臣，感慨兴亡，却不犯禁忌，因为这是元朝坐稳江山，需要忠臣节士来效忠皇室之时了。

徒把金戈挽落晖，南冠无奈北风吹。子房本为韩仇出，诸葛宁知汉祚移。云暗鼎湖龙去远，月明华表鹤归迟。不须更上新亭望，大不如前洒泪时。（《挽文丞相》）

一襟寒碧忠臣血，二百余年野草莱。故国丘墟遗庙在，荒城霜露远孙来。黄鹂碧草无时尽，白日青天死后哀。亦有先祠临采石，每曾挥泪驩船回。（《送杨拱辰序》）

（2）叹老嗟病，思归慕隐

栈道年年葺旧摧，已将平易履崔嵬。经行关辅图中见，梦恋乡山马上来。诸葛精神明似日，相如情思冷于灰。重思亲舍犹南国，愿托江波去却回。（《代祀西岳答袁伯长二学士·二首》之一）

老骨寒不寐，夜长况闻风。心悸危欲折，跼蹐败絮中。鸡鸣当晨参，马疥刍不充。山童衣百鹑，唤之愧忽忽。求火扫木叶，庭树亦已空。决起不敢息，曙光屋南东。苟遂牛马性，归放春草丰。（《后续咏贫士三首》之一）



（3）赠别、题咏

这类诗虞集写得多，且不乏佳作。

日色苍凉映赭袍，时巡毋乃圣躬劳。天连阁道晨留辇，星散周庐夜属櫜。白马锦鞯来窈窕，紫驼银瓮出蒲萄。从官车骑多如雨，只有扬雄赋最高。（《送袁伯长扈从上京》）

江上新诗好，亦知公事闲。投壶深竹里，系马古松间。夜月多临海，秋风或在山。玉堂萧爽地，思尔佩珊珊。（《寄丁卯进士萨都剌》）

2．论诗主张

虞集论诗宗尚淡泊闲雅深远，推崇陶、王、韦、柳。

近世诗人深于怨者多工，长于情者多美，善感慨者不能知所归，极放浪者不能有所反。是皆非得情性之正，惟嗜欲淡泊，思虑安静，最为近之。（《胡师远诗集序》）

3．艺术特征

虞集五言古律风格似陶、王，七言律绝则受杜甫影响，长于用典，含蓄苍健，浑厚老到，被推为元诗典范。

虞文靖学杜，间及六朝。（《诗薮·外编》卷六）

道园诗乍观无可喜，细读之，气苍格迥，真不可及。其妙总由一"质"字生出。"质"字之妙，胚胎于汉人，涵泳于老杜，师法最的。（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三）

寻常故实，一入道园手，则深厚无际；盖所关于读书者深矣。南宋以后，程学、苏学，百家融液，而归于静深澄淡者，道园一人而已。（翁方纲《七言诗三昧举隅》）

胜国之季，业诗者，道园以典丽为贵，廉夫以奇崛见推。迨于明兴，虞氏多助，大约立赤帜者二家而已。（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

虞奎章在元中叶，一代斗山。所传道园集，深厚典重，足扫晚宋尖新之习。（《诗薮·外编》卷六）

（三）散文

虞集散文是元代盛世之音的代表。他的道统秉承程朱理学，却不拘泥：统合朱陆，兼谈玄禅；他不满于道学家的尊经轻文，赞扬事功派（如薛季宣、叶适）的文采，崇尚二苏、王、曾尤其是欧阳修的文章。其文多官场应用文字，记序碑铭等杂著能写出人物风貌特点，较有特色。部分文章歌颂南宋抗敌英烈，流露出民族意识。其文典雅雍容，法度谨严，辞旨精核，被奉为元代文宗。

岁甲戌，大元大兵渡江，江东西守者皆已降。大兵自沙武口冒雪徐渡至马洲，将攻常州。明年乙亥，宋命故参知政事蜀人姚常德之子訔居常起知其州，以炤知兵，起复添差通判常州以佐之。訔、炤心知常无险，去临安近，不可守；而不敢以苟免求生，同起治郡事。率羸惫就尽之卒，以抗全胜日进之师，厉士气以守。缮城郭，备粮糗，治甲兵。炤输私财以给用，不敢以私

丧失国事。身当矢石者四十余日，心力罄焉。及兵至城下，拥壕而阵，城上矢尽，不降。城且破，皆死之。炤犹调兵巷战。家人进粥，不复食。从者进马于庭曰："城东北门围缺，可从常熟塘驰赴行在。"炤曰："孤城力尽援绝而死，职分也。去此一步，死无所矣。"……兵至，炤遂死之。(《陈炤小传》)

皇元混一之初，金宋旧儒，布列馆阁，然其文气高者崛强，下者委靡，时见旧习。承平日久，四方俊彦，萃于京师，笙镛相宣，风雅迭唱，治世之音，日益以盛矣。于是雍虞公方回翔胄监容台间，有乡有识之士，见其著作，法度谨严，辞旨精核，即以他日斯文之任归之。至治、天历，公仕显融，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获拱璧。公之临文，随事酬酢，造次天成，初无一毫尚人之心，亦无拘拘然步趋古人之意。机用自熟，境趣自生，左右逢源，各识其职。(欧阳玄《雍虞公文集序》)

虞文靖公承故相之世家，本草庐之理学，习朝廷之故事，择文章之雅言，盖自北宋欧、苏以后，老于文学者，定推此一人，不特与一时文士争长也。(《石洲诗话》卷五)

文章至南宋之末，道学一派，侈谈心性；江湖一派，矫语山林，庸沓猥琐，古法荡然。理极数穷，无往不复。有元一代，作者云兴，大德、延祐以还，尤为极盛，而词坛宿老，要必以集为大宗。……迹其陶铸群才，不减庐陵之在北宋。(《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二 杨　载



(一) 生平

杨载(1271～1323)，字仲弘，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徙家于杭州。

(载)博涉群书，年四十不仕，户部贾国英数荐于朝，以布衣召为翰林国史院编修官，与修《武宗实录》，调海船万户府照磨。延祐初，以科目取士，首应诏，登进士第。授饶州路同知浮梁州事，迁宁国路总管府推官，卒。初，吴兴赵魏公孟頫在翰林，得载所为文，极推重之。由是文名隐然动京师，凡所撰述，人多传诵。(顾嗣立《元诗选·丁集·仲弘集》)

（二）论诗主张

杨仲弘著有《诗法家数》，谓诗当借鉴汉魏，宗法唐诗，讲究法度步骤，提倡勤学苦吟。

今之学者，倘有志乎诗，须先将汉魏盛唐诸诗，日夕沈潜讽咏，熟其词，究其旨，则又访诸善诗之士，以讲明之。……余于诗之一事，用工凡二十余年，乃能会诸法，而得其一二，然于盛唐大家数，抑亦未敢望其有所似焉。（《诗法家数》）

（三）诗歌内容及艺术特征

杨载诗内容较单薄，多留别酬赠题咏颂时之作。诗风雍雅宏朗，含蓄整饬。

老君台上凉如水，坐看冰轮转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风露寂无声。蛟龙并起承金榜，鸾凤双飞载玉笙。不信弱流三万里，此身今夕到蓬瀛。（《宗阳宫望月分韵得声字》）

囊衣托载道旁车，人事匆匆岁欲徂。风雨四更鸡乱叫，关河千里雁相呼。芜菁散漫根犹美，桑拓萧条叶渐枯。却向高丘重回首，五云缭绕帝王都。（《留别京师》）

元代诗人，世推虞杨范揭。史称其文章一以气为主，而于诗尤有法度。自其诗出，一洗宋季之陋云云。……载生于诗道弊坏之后，穷极而变，乃复其始。风规雅赡，雍雍有元祐之遗音，史之所称，固非溢美。故清思不及范梈，秀韵不及揭傒斯，权奇飞动尤不及虞集，而四家并称，终无怍色，盖以此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三 范 梈

（一）生平

范梈（1272～1330）字亨父，一字德机，临江清江（今属江西）人。

（椁）家贫早孤，刻苦为文章，人罕知者。年三十六，辞家北游，卖卜燕市。荐为左卫教授，迁翰林院编修官。出为岭海廉访司照磨，历转江西湖东，选充翰林应奉，改闽海道知事，移疾归。徙家新喻百丈山。天历二年，授湖南岭北廉访经历，亲老不赴。其明年以母丧哀毁卒，年五十九。德机癯然清寒，若不胜衣，而持身廉正。为文雄健，追慕先汉古诗，尤好为歌行，工近体，蔼然见忠臣孝子之情焉。吴文正尝以东汉诸君子拟之。人称文白先生。所著有《燕然稿》、《东方稿》、《海康稿》、《豫章稿》、《侯官稿》、《江夏稿》、《百丈稿》，总十二卷，揭曼硕序之。（《元诗选·丁集·德机集》）

（二）诗歌

1. 主要内容

（1）反映社会民生

范德机“巡历遐僻，不惮风波瘴疠，所至兴学教民，雪理冤滞甚众”（《元史》卷一八一），其持身廉正，诗中对民生疾苦，社会弊病有所反映。

闽州土俗户不分，生子数岁学绣文。围绷坐肆杂男女，谁问小年曾识君。古来夜行斯秉烛，今者衢路走纷纷。那更诛求使者急，鞭棰一似鸡羊群。古来闺阁佩箴管，今者女工征六军。虽复太平少征战，设有备豫将何云。去年居作匠五千，耗费府藏犹烟云。官胥掊克常十八，况以鸠敛夺耕耘。只今弃置半不用，民劳竟是谁欢忻？岁岁条章省烦费，幸且不省无方殷。唐虞在上俭且勤，后王犹复锦绣焚。岂有夔龙让姚宋，不言忍使忧心熏。观风自是使者职，作歌虽远天应闻。（《闽州歌》）



（2）表现南疆风情

范椁曾出官闽粤，诗多反映南国风光，贬谪宦情。

儋耳九州外，邈然在南荒。周回数千里，大海以为疆。古来非人居，禽兽相伏藏。自从中世来，贡赋登明堂。其或失抚驭，山薮更陆梁。聚则成蜂蚁，散即驱牛羊。高结舞大卤，上衣不备裳。杀戮乃酬劝，诛之仁者伤。吾尝七八月，持节泛沧浪。一旬录郡狱，询事考纤芒。问之守郡人，莫识为治方。但见西风多，廨宇秋芜长。圣哲戒忠信，勿谓不足行。及兹蛮貊邦，始

见斯道藏。(《郡中即事十二韵》)

清江杨翠云：文白先生诗性情所宗，一以少陵为归，海外诸作，杜之悲壮也。(《元诗纪事》卷十三)

(3) 酬唱题咏

旧识先生隐者流，偶因图画想沧洲。断云满路碧窗晚，明月何年青嶂秋。世故风尘双短屐，生涯天地一扁舟。何由白石空矶畔，招得人间万户侯。(《题黄隐君秋江钓月图》)

2. 艺术特征

范梈著有《木天禁语》、《诗学禁脔》，论诗重格调法式。好为歌行古体，取法李杜，如上所举《郡中即事》及《王氏能远楼》等，律诗刻峭洗炼。

范德机诗如秋空行云，晴雷卷雨，纵横变化，出入无朕。又如空山道者，辟谷学仙，瘦骨峻嶒，神气自若。又如豪鹰掠乌，独鹤叫群，四顾无人，一碧万里，差可仿佛耳。(《元诗纪事》卷十三)

德机天骨开张，挥斥变化，俊逸则学青莲，锻炼则摹工部，长篇近体，皆有渊源。(顾奎光《元诗选·总论》)

四 揭傒斯



(一) 生平

揭傒斯 (1274～1344)，字曼硕，龙兴富州（今江西丰城）人。

(傒斯) 幼贫，读书刻苦。大德间，稍出游湘汉。湖南帅赵洪素号知人，谓之曰："君，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钜夫、卢挚先后为宪长，亦皆器重之。钜夫因妻以从妹焉。延祐初，荐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迁应奉翰林文字，前后三入翰林。天历初，开奎章阁，首擢授经郎，与修经世大典。累进翰林侍讲学士，同知经筵事。至正初，诏修宋、辽、金三史，与为总裁官。卒年七十一，追封豫章郡公，谥曰文安。曼硕初入史馆，平章李文忠公孟读其所撰

《功臣传》叹曰："是方可名史笔。若他人，直誊吏牍耳。"既复受知于王枢密约、赵承旨孟頫、元学士明善。东南文望如四明袁桷、巴西邓文原、蜀郡虞集，有盛名于公卿间，曼硕与清江范梈、浦城杨载继至，翰墨往复，更相酬唱。曼硕在诸贤中，叙事严整，语简而当。一时朝廷典册，及元勋茂德当得铭辞者，必以命焉。殊方绝域，共慕其名。得其文者，莫不以为荣。善楷法，尤工行草。诗长于古乐府选体，而律诗长句伟然有唐人风。所著曰《秋宜集》。虞学士评其诗，谓"如三日新妇"，又谓"如美女簪花"，殆即史所称清婉丽密者欤！（《元诗选·丁集·秋宜集》）

（二）诗歌内容

1．反映社会弊病，同情民瘼

揭傒斯诗体恤民瘼，抨击诛求，从一个侧面反映官逼民反的现实，在并称之四家中，反映元大德以后，社会各种矛盾日见尖锐的现实较深广。

近闻闽中瘴大作，不问村原与城郭。全家十口一朝空，忍饥种稻无人获。共言海上列城好，地冷风清若蓬岛。不见前年东海头，一夜潮来迹如扫。（《雨述三篇》之二）

浦城孝子身姓祖，自怜性命如粪土。生才五岁遭乱离，有母更被官军虏。零丁二十八春秋，母纵得生何处求？……唐州境上忽相逢，白发萧萧霜满面。谁知喜极情转悲，旁人又问初别时。千生万死到今日，始为母子东南归。……祖生母子真可怜，少壮离别老大还。同时乡井被兵者，几人骨肉能生全。（《祖生诗》）



请述江南事，都非大德前。……况复兵饥接，仍闻病疠缠。诛求殊未已，蠡贼转相挺。若拟宽忧顾，先须解倒悬。（《奉送全平章赴江西》）

2．以诗作传，褒忠斥奸

畴寻延祐中，权相擅天位。磨牙吮人血，掉尾恣狂猘。戕贼骨肉亲，迫逐见危坠。天人共震怒，降灾及兹地。大雪深丈余，人马相枕毙。重为朝廷忧，夙夜靡宁志。……苏公拜郎中，即日辞九陛。厚禄非所荣，高爵非所贵。彼民亦天民，安得皆坐视。兼程到官所，发廪急周济。死者何嗟及，存者再生遂。……至今赖长策，当时已多忌。如何方赐环，及国竟长逝。（《故左右

司郎中苏公志道哀诗》)

3. 赠酬题咏

香炉峰色紫生烟，一入京华路杳然。云碓秋闲春药水，雨犁春卧种芝田。书凭海鹤来时寄，剑自潭蛟去后悬。忽报归期惊倦客，独淹微禄负中年。(《送詹尊师归庐山》)

古县依江次，轻舆落岸限。鸟冲行客过，山向野船开。近岳皆云气，中流忽雨来。何时还到此，明月照沿洄。(《衡山县晓渡》)

(三) 诗歌艺术特征

揭傒斯诗长于古乐府选体，七律清婉丽密，有“三日新妇”、“美女簪花”之喻。

为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诗尤清婉丽密。(《元史·揭傒斯传》)

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致，与其文如出两手。然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矜姿媚者所可比也。虞集尚目其诗如“三日新妇”，而自目所作如“汉庭老吏”。傒斯颇不平，故作忆昨诗有“学士诗成每自夸”句。集见之，答以诗曰：“故人不肯宿山家，夜半驱车踏月华。寄语旁人休大笑，诗成端的向谁夸。”且题其后曰：“今日新妇老矣。”是二人虽契好最深，而甲乙间乃两不相下。考杨维桢竹枝词序曰：揭曼硕文章居虞之次，如欧之有苏、曾，其殆定论乎。(《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四) 散文



揭傒斯为盛元作手、文章叙事严整，语言简明，议论跌宕，而内容则多封建伦理的说教。

余旧闻宋太学生庐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叹曰：士生于世，不幸当国家破亡之时，欲为一死而无可死之地？又作为文章，以望其友为万世立纲常，其志亦可悲矣。然当是时，文丞相兴师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为，废数十万生灵为无益，诚不忍坐视君父之灭亡而不救。其死国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死。使文丞相不死，虽百王鼎翁未之如何，况一王鼎翁！即且其文见不见不可知，而大丈夫从容就义之意，亦有众人所不能识者。近从其邑人刘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见所谓生祭文丞相文。既

历陈其可死之义，又反复古今所以死节之道，激昂奋发，累千五百余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国。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读其文，稍无苟活之心，不即伏剑，必自经于沟渎，岂能间关颠沛？至于见执，又坐燕狱数年，百计屈之而不可，然后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睹于青天白日之下，曰杀朱忠臣。文丞相何其从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国，必不系王鼎翁之文。其文见不见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则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岂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耻立他人之朝廷乎！（《书王鼎翁文集序》）

其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版之文，多出其手，一时推为钜制。（《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五　萨　都　刺

（一）生平

萨都剌（1272～1355）字天锡，别号直斋。本答失蛮氏，祖父以勋留镇云代，遂为雁门人。

萨都剌者，犹汉言“济善”也。弱冠登泰定丁卯进士第，应奉翰林文学。出为燕南经历，擢御史于南台。以弹劾权贵、左迁镇江录事，历闽海廉访司知事，进河北廉访经历。（《元诗选·戊集·天锡雁门集》）



萨都拉（剌）字天锡，号直斋，其祖曰萨拉布哈、父曰傲拉齐、以世勋镇云代，居于雁门，故世称雁门萨都拉，实蒙古人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按：关于萨都剌的族属，有四种说法：色目（《雁门萨氏家谱碑记》）；回回（《至顺·镇江志·宰贰·录事司》；回纥（《辍耕录》、杨维桢《西湖竹枝集》）；汉人（孔齐《至正直记》）。今人对他族别的争论集中在回族或蒙古族上。以回族为主。他的生年有1272、1305等数说，卒年据其晚年曾入方国珍幕的传说约在1355年左右。

（二）诗歌内容

萨都剌是元代著名的少数民族诗人。诗歌内容较为广泛，成就也较高。

1. 揭露宫廷残杀争斗

荆门一日雷电飞，平地竖起天王旗。翠华摇摇照江汉，八表响应风云随。千乘万骑到阙下，京师亦报龙凤姿。三军卵破虎北口，一矢血洗潼关尸。五年晏然草不动，百谷穲稏风雨时。修文偃武法古道，天阁万丈奎光垂。……西风忽涌鼎湖浪，天下草木生号悲。吾皇骑龙上天去，地下赤子将安依。吾皇想亦有遗诏，国有杜稷燕太师。太师既受生死托，始终肝胆天地知。汉家一线系九鼎，安肯半路生狐疑。孤儿寡妇前日事，况复将军亲见之。(《鼎湖哀》)

顾嗣立注云：此诗为文宗晏驾时作也。文宗之立也，燕铁木儿有力焉。文宗崩，燕铁木儿请立皇子，燕帖古思皇后不可，乃立明宗幼子鄜王，一月殂。后命迎明宗长子妥欢帖睦尔于静江，至京师，久不得立，燕铁木儿死，后乃与大臣定议立之，是为顺帝。(《元诗选·戊集·天锡雁门集》)

当年铁马游沙漠，万里归来会二龙。周氏君臣空守信，汉家兄弟不相容。只知奉玺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武皇亦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纪事》)

《纪事》一首，直言时事不讳。诗云……盖泰定帝崩于上都，文宗自江陵入据大都，而兄周王远在沙漠，乃权摄位，而遣使迎之。下诏四方云："谨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让之心。"及周王至，迎见于上都，欢宴一夕，暴卒。复下诏曰："夫何相见之顷？宫车弗驾，加谥明宗。"文宗遂即真，皆武宗子也。故天锡末句云然。(瞿佑《归田诗话》卷中)

2. 反映社会现实



萨天锡谴责酷吏残剥百姓，民不堪其苦。反映百姓厌战情绪和安居乐业的愿望。

道逢鬻女弃如土，惨淡悲风起天宇。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黄昏闻啸鬼。闭门爱惜冰雪肤，春风绣出花六铢。人夸颜色重金璧，今日饥饿啼长途。悲啼泪尽黄河干，县官县官何尔颜。金带紫衣郡太守，醉饱不问民食艰。传闻关陕尤可忧，旱荒不独东南州。枯鱼吐沫泽雁叫，嗷嗷待食何时休。汉宫有女出天然，青鸟飞下神书传。芙蓉帐暖春云晓，玉楼梳洗银鱼悬。承恩又上紫云车，那知鬻女长欷歔。(《鬻女谣》)

居庸关，山苍苍，关南暑多关北凉。天门晓开虎豹卧，石鼓画击云雷张。

关门铸铁半空倚，古来几多壮士死。草根白骨弃不收，冷雨阴风哭山鬼。道旁老翁八十余，短衣白发扶犁锄。路人立马问前事，犹能历历言丘墟。夜来芟豆得戈铁，雨蚀风吹半棱折。色消唯带上花腥，犹是将军战时血。前年又复铁作门，貔貅万灶如云屯。生者有功挂六印，死者谁复招孤魂？居庸关，何峥嵘，上天胡不呼六丁，驱之海外消甲兵。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过居庸关》）

3. 咏史怀古

越王故国四周山，云气犹屯虎豹关。铜兽暗随秋露泣，海鸦多背夕阳还。一时人物风尘外，千古英雄草莽间。日暮鹧鸪啼更急，荒台丛竹雨斑斑。（《台山怀古》）

4. 题咏山水

萨氏生长北方，又宦游江南，诗中有塞北风土人情，也不乏江南的山光水色。不光写得气象宏大，风骨刚健，也不乏亲切甜美之情，异于一般边塞的苍凉悲壮情调。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甜。卷地朔风沙似雪，家家行帐下毡帘。（《上京即事》之三）

紫塞风高弓力强，王孙走马猎沙场。呼鹰腰箭归来晚，马上倒悬双白狼。（同上之四）



5. 情歌和宫词

天锡擅长宫词。集中亦多乐府情歌。这与他爱好乐府民歌有关。

日长缝就缕金衣，高柳风轻拂翠眉。闲倚小楼题画扇，但闻别院笑弹棋。主家恩爱有时尽，贱妾心情无限思，又向晚凉新浴罢，琵琶自拨断肠词。（《四时宫词》四首之二）

清夜宫车出建章，紫衣小队两三行。石栏干畔银灯过，照见芙蓉叶上霜。（《宫词》）

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儿将断肠。绛袍春浅护云暖，翠袖日暮迎风凉。鲤鱼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飞木叶。荡舟何处采莲人，爱惜芙蓉好颜色。

(《芙蓉曲》)

杨铁崖《竹枝词序》称天锡诗风流俊爽，修本朝家范。宫词及《芙蓉曲》，虽王建、张籍无以过矣。(《元诗选·戊集·雁门集》)

(三) 诗歌艺术特征

长于抒情　工于刻画。

元代前期中期的诗人，如袁桷、虞集等，受理学影响，主张“嗜欲淡泊，思虑安静”，诗则长于理。随着元朝衰落，理学禁锢渐弛，晚期诗人如萨都剌，长于抒情，清婉流丽，于四大家之外别开生面。从题材到风格均受李贺、温庭筠的影响。

江南数千里，无处不关情。(《玉山道中》)

峭寒暗袭云蓝绮，蚊帐悄悄夜如水。美人骨醉红玉软，满眼春酣不饮起。幽禽关关唤霜曙，金壁屠苏溢香雾。有生只合老温柔，璧月长敖挂璃树。鸳鸯同心暗中结，满意芳兰暖红雪。痴云骙雨自年年，不管人间有别离。(《洞房曲》)

进士萨天锡者，最长于情，流丽清婉，作者皆爱之。(虞集《清江集序》)

有元之兴，西北子弟，尽为横经。涵养既深，异才并出。云石海涯、马伯庸以绮丽清新之派振起于前，而天锡继之，清而不佻，丽而不缛，真能于袁、赵、虞、杨之外，别开生面者也。(《元诗选·戊集·雁门集》)

(四) 萨都剌的词

萨氏兼工诗词，小令婉丽，长调雄浑高远，尤长怀古，感伤之情深沉，如《金陵怀古》、《登石头城》、《彭城怀古》等。



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

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满江红·金陵怀古》)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云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燕子楼空。人生百年

寄耳，且开怀，一饮千钟。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木兰花漫·彭城怀古》）

萨天锡小阑干诗云……笔情何减宋人。其金陵怀古词尤多感慨，有“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之句。（王弈清《历代词话》卷九）

第三节　元代后期的诗文

一　王　冕

（一）生平

王冕（1287～1359），字元章，诸暨田家之子。

（冕）父命牧牛，冕放牛陇上，潜入塾，听村童诵书，暮亡其牛，父怒挞之。他日依僧寺，夜坐佛膝，映长明灯读书，安阳韩性异而教之，遂通《春秋》。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读古兵法，著高檐帽，衣绿蓑衣，蹑长齿屐，击木剑，或骑牛行市中，乡里小儿皆讪笑，冕弗顾也。尝北游燕都，泰不华荐以馆职，冕曰：不满十年，此中狐兔游矣。……隐会稽之九里山，自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



赋诗辄千百言，鹏骞海怒，读者毛发为耸。明太祖既取婺州，遣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大海延冕问策，冕曰：越人秉义，不可以犯。若为义，谁敢不服；若为非义，谁则非敌。明日疾，遂不起。宋文宪公濂作《王冕传》，言太祖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死。秀水朱检讨彝尊曰：冕为元季逸民，自宋文宪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读徐显《稗史集传》，冕盖不降其志以死者也。向来选本，俱编元章入明诗，兹特援朱检讨之言以正之，使后之君子得以考焉。（《元诗选·二集·竹斋集》）

（二）诗歌内容

元季时荒世乱，冕出身田间，“磊落有大志”（宋濂《王冕传》）故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相当深刻广泛，充满愤世嫉俗之情。

1. 反映民生凋敝

冕诗反映农民、渔夫、蚕妇、盐民的悲惨生活，从题材旨意到手法风格均有杜甫、白居易的影响。

悲风吹茅颐空屋，老乌号鸣屋上木。谁家男子从远征，父母妻孥相送哭。哭声呜咽已别离，道旁复对行人悲。去者一心争，归者自感随。前年鬻大女，去年卖小儿。皆因官税迫，非以饥所为。布衣磨尽草衣拆，一冬幸喜无霜雪。今年老小不成群，赋税未知何所出。昨夜忽惊雷破山，北来暴雨如飞湍。此时江南正六月，酸风入骨生苦寒。东村西村无火色，凝云著地如墨黑。聩翁瞽妪相唤忙，屋漏床床眠不得。开门不敢大声语，门外磨牙多猛虎。自来住此十世余，古老未尝罹此苦。我感此情重叹吁，不觉泪下沾裳裾。安得壮士挽天河，一洗烦郁清九区，坐令尔辈皆安居。（《悲苦行》）

2. 悯时伤乱，愤世嫉俗

对贫富不均、奸邪当道、忠贤毁弃等现实，冕满怀激愤之情，往往在写景咏物、吊古咏史等诗中加以抒发。

干戈犹未定，鼙鼓岂堪闻。忧国心如醉，还家梦似云。关山千里远，吴楚一江分。朋旧俱零落，空嗟白鸟群。（《漫兴》五首之四）

对镜添惆怅，凭谁论古今。山河频入梦，风雨独关心。每念苍生苦，能怜荡子吟。晚来愁更切，青草落花生。（《有感》二首之二）



雨淋日炙四海穷，经纶可是真英雄。岐丰禾黍泣寒露，咸阳草木来悲风。京邦大官饫酒肉，村落饥民无粒粟。东鲁儒生徒步归，南州野老吞声哭。……昨夜虚雷捶市鼓，中天月破无人补。（《痛哭行》）

3. 耿介自守、渔樵自乐

湿云垂地重，孤雁入天鸣。到处干戈竞，何时海岱清。孤灯悬古壁，寒漏落空城。可羡商山老，优游待太平。（《漫兴》五首之五）

荒苔丝缕路萦回，绕涧新栽百树梅。花落不随流水去，鹤归常带白云来。买山自得居山趣，处世浑无济世材。昨夜月明天似洗，啸歌行上读书台。（《梅花屋》）

4．题咏

冕善绘梅竹，往往借诗画喻志抒怀。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墨梅》）

（三）艺术特征

王冕五七言古，朴直豪放，五七言律，风骨刚健。总之，语言质朴，兴寄深远，排奡纵横，异于元末细柔艳丽的诗风。但模仿杜、白之迹明显。

冕天才纵逸，其诗多排奡遒劲之气，不可拘以常格。然高视阔步，落落独行，无杨维桢等诡俊纤仄之习，在元明之间，要为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九）

冕诗气骨高奇，上抚谪仙，下规长吉。（顾奎光《元诗选》卷五）

二 杨 维 桢

（一）生平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人。

（维桢）登泰定丁卯进士，署天台尹，改钱清场盐司令，迁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会兵乱，避地富春山，徙钱塘。张士诚招之，不往。又忤达识丞相，自苏徙松。明洪武二年，召修礼乐书，维桢谢曰：岂有八十岁老妇就木不远，而再理嫁者邪？赋《老客妇词》以进。赐安车诣阙，留百二十日，以白衣乞骸骨，放还。卒年七十有五。廉夫尝居吴山铁冶岭，故号铁崖。过太湖，得莫邪铁笛，又称铁笛道人。筑室松江上，有小蓬壶、草玄阁诸胜。海内荐绅大夫，与东南才俊之士，造门纳屦，殆无虚日。玉山草堂之会，推主敦盘。笔墨横飞，铅粉狼藉。或戴华阳巾，披鹤氅，踞船屋上，吹铁笛，作《梅花

弄》，坐客皆蹁跹起舞，以为神仙中人也。所著书数百卷，其《古乐府》，尤盛行。（《元诗选·辛集·铁崖古乐府》）

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涉江采莲，上山采蘼，采莲采蘼，可以疗饥。夜来道过娼门首，娼门萧然惊老丑。老丑自有能养身，万两黄金在纤手。上天织得云锦章，绣成愿补舜衣裳。舜衣裳，为妾佩，古意扬清光，辨妾不是邯郸娼。（《老客妇谣》）

（二）诗歌内容

维桢处元末，朝政腐败，道学禁弛，其性格狷介，生活放浪，诗歌数量富瞻，直陈时事、哀恤民生者较少，而以竹枝词、香奁体为代表作。

1. 竹枝词

铁崖有西湖竹枝、吴下竹枝、海乡竹枝等，仿效民间和刘梦得的竹枝词而作，内容除少数反映民间疾苦外，大都歌咏江浙山水之胜，人物之美。风格清丽流转，一时倡和者甚众。

予闲居西湖者七八年，与茅山外史张贞居、苕溪郯九成辈为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胸次，洗一时尊俎粉黛之习，于是乎有竹枝之声。好事者流布南北，名人韵士，属和者无虑百家。道扬讽谕，古人之教广矣。是风一变，贤妃贞妇，兴国显家，而烈女传作矣。采风谣者其可忽诸？至正八年秋七月，会稽杨维桢书于玉山草堂。（《西湖竹枝歌》九首序）



鹿头湖船报赧郎，船头不宿野鸳鸯。为郎歌舞为郎死，不惜黄金成斗量。（《西湖竹枝歌》之二）

西湖竹枝词，杨廉夫为倡，和者甚众，皆咏湖山之胜，人物之美，而寓情于中，大率一律。（《归田诗话》）

三箬春深草色齐，花间荡漾胜耶溪。采菱三五唱歌去，五马行春驻大堤。（《吴下竹枝歌》七首之一）

潮来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儿把锄耙。苦海熬干是何日？免得侬来爬雪沙。（《海乡竹枝歌》其一）

铁崖乐府：自记《海乡竹枝》，非敢以继风人之鼓吹，于以达亭民之疾苦也，观民风者或有取焉。（《元诗纪事》卷十六）

2. 妇女题材

铁崖妇女题材诗颇多。其中宫词为和萨都剌而作，内容格调似之。古题乐府如《雉朝飞》、《石妇操》、《王烈妇诗》，褒扬历史或传说中的节妇义女，所谓有关风化世教，亦不免有宣扬封建礼教的局限。这类诗风格亦较古朴，以近古乐府之调。

雉朝飞，一雄挟一雌，雄死雌誓黄泥归。卫女嫁齐子，未及夫与妻。青绸绾素结，一死与之齐。人言卫女荡且离，乌得冢中有雉飞？琴声鼓之闻者悲。(《雉朝飞》)

杨维桢还有不少香奁体艳诗，以轻艳绮丽之辞细致描绘妇女容饰、出浴、私会等，流于庸俗。其与"风化世教"的矛盾，杨维桢以"何损吾铁石心"，"空中语耳，不致坐此堕落恶道"来辩解。

一片清光照胆寒，玉容满镜掩飞鸾。素娥照见黄金阙，绛雪镕开白玉盘。翠点柳尖春未透，红生樱颗露初乎。好风为我披罗幕，一朵芙蓉正面看。(《香奁八咏·月奁匀面》)

铁崖艳体，擅场一时。……《西湖游览志》称铁崖雅好声妓，名彻都下。晚居松江，有侍儿四：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善歌舞。酒酣耳热，命歌《白雪》之曲，自倚凤琶和之。……其风流韵致，要非方幅之士所能及也。(《元诗选·辛集·铁崖集》)



3. 史事、神话

铁崖咏史多用乐府歌行或五七言绝，不同于时人喜用五七言律的习惯。就内容言，往往以史事与传说神话并陈，以骋想象炫彩藻。

天迷关，地迷户，东龙白日西龙雨。撞钟饮酒愁海翻，碧火吹巢双猰貐。照天万古无二乌，残星破月开天余。座中有客天子气，左股七十二子连明珠。军声十万振屋瓦，拔剑当人面如赭。将军下马力拔山，气卷黄河酒中泻。剑光上天寒彗残，明朝画地分河山。将军呼龙将客走，石破青天撞玉斗。(《鸿

门会》)

富春吴复曰：先生酒酣时，常自歌是诗。此诗本用贺体，而气则过之。(《元诗选·辛集·铁崖古乐府》)

4. 题咏江南湖光山色

铁崖性眈山水，长期寓居太湖、西湖、松江一带。撩人景色，自然成为其题咏对象。其特点是现实景物与神话想象相结合，虚多于实。

银河忽如瓠子决，泻诸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织素练，素练脱轴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璃烟。相逢云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喉无耐夜渴甚，骑鲸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万丈，玉虹倒挂清冷渊。(《庐山瀑布谣》)

一月春光如酒浓，好怀每与故人同。杏花城郭青旗雨，燕子楼台玉笛风。锦帐将军烽火外，凤池仙客碧云中。凭谁解释春风恨，只有江南盛小丛。(《寄卫叔刚》)

5. 反映时事

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大农课盐析秋毫，凡民不敢争锥刀。盐商本是贱家子，独与王家埒富豪。亭丁焦头烧海榷，盐商洗手筹运握。入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马千蹄角。司纲改法开新河，盐商添力莫谁何。大艘钲鼓顺流下，检制孰敢悬官铊。吁嗟海王不爱宝，夷吾筴之成伯道。如何后世严立法，只与盐商成富媪。鲁中绮、蜀中罗，以盐起家数不多。只今谁补货殖传，绮罗往往甲州县。(《盐商行》)



(三) 论诗主张

杨维桢论诗，强调创作的个性化，认为诗歌应表现诗人的个性，反对因袭模拟，主张学古得神。

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得于师者，其得为吾自家之诗哉。(《李仲虞诗序》)

评诗之品，无异人品也。人有面目骨体，有情性神气；诗之丑好高下亦然。……然诗之情性神气，古今无间也，得古之情性神气，则古之诗在也。

然而面目未识而（疑脱“谓”字）得其骨骼，妄矣；骨骼未得而谓得其情性，妄矣；情性未得而谓得其神气，益妄矣。（《赵氏诗录序》）

（四）诗歌艺术特征

1．构思奇诡谲怪，语言炫金敲玉

构思奇诡谲怪，语言炫金敲玉构成铁崖体的显著特色。这与其秉性怪癖、“狷直忤物”（明史本传）和有意矫救元末纤弱诗风有关。后人毁誉不一，四库提要所论较公允得实。

元之中世，有文章巨公起于浙河之间，曰铁崖君，声光殷殷，摩戛霄汉；吴越诸生多归之，殆犹山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余年乃终。……其于诗尤号名家，震荡凌厉，骎骎将逼盛唐，骤阅之神出鬼没，不可察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宋濂《杨君墓志铭》）

浙之西，有言文者，必曰杨先生。余观杨之文，以淫词怪语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顾乃柔曼倾衍，黛绿朱白，而狡狯幻化，奄焉以自媚，余故曰：会稽杨维桢之文，狐也，文妖也。（王彝《文妖》）

朱国桢涌幢小品载王彝尝诋维桢为文妖。今观所传诸集诗歌乐府，出入卢仝李贺之间，奇奇怪怪，溢为牛鬼蛇神者，诚所不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元之季年，多效温庭筠体，柔媚旖旎，全类小词。维桢以横绝一世之才，乘其弊而力矫之，根抵于青莲昌谷，纵横排奡，自辟町畦，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特其才务驰骋，意务新异，不免滋末流之弊，是其一短耳。去其甚则可，欲竟废之则究不可磨灭也。（同上）

2．长于乐府竹枝绝句

维桢擅长乐府竹枝及绝句，风格出入于六朝及温李，祖尚李杜，而尤以昌谷之影响为深。能融众长而成一家。

三百篇而下，不失比兴之旨，惟古乐府为近。今代善用吴才老韵书，以古语驾御之，李季和、杨廉夫遂称作者。廉夫又纵横其间，上法汉魏而出入于少陵、二李之间，故其所作古乐府词，隐然有旷世金石声，人之望而畏者，

又时出龙鬼蛇神以眩荡一世之耳目，斯亦奇矣。东南士林之语曰：前有虞范，后有李杨。（张天雨《铁崖先生古乐府序》）

杨聘君廉夫，才高情旷，词隽而丽，调凄而惋，特优于古乐府。（顾起纶《国雅品》）

杨铁老作乐府，其源出于二李、杜陵，有古题者，有新题者；其文字自是“铁体”，颇伤于怪。然笃而论之，自是近代高手，太白之后，亦是一家。（冯班《钝吟杂录》）

（五）散文

与铁崖体诗有意求险作奇相反，《东皋子》集中的散文平顺清畅简明。其文品诗评文、论学议事，善抒性情、好发议论，不拘不泥，则与诗同。

华亭叶生杞，家有林塘之胜，在黄龙浦西、萧公津上。读书之堂南临之，故名南漪。杞谒予草玄阁，求一言以为志，至三四而不已。为之言曰：昔眉山苏子，尝有是号矣，而生之堂又袭之邪？虽然，袭其理之所得，何嫌于袭邪！若言漪者，莫如易之涣，其曰风行水上。涣，此漪之极观也。说者以为风与水相遭，不能不为之文也。此漪之说文也。予以为漪之所以为漪，盖有为之本者，其可不知乎！今夫水由地中行，源深则流长。其发岷峨，越崖谷，冲林莽，倾折回直，束之为峡，汇之为涡，激之为湍瀑，千变万态，不可踪迹。然后达于江河，以朝宗于海。有本者如是哉。苟为无本，沟浍之水，朝盈而夕涸，求一沤之微不可得，奚有千变万态，极观于涣之漪者也。杞也有意于漪，其亦于本者求之否乎。杞诈曰：唯唯。（《南漪堂记》）



城以保民为之也，城不保民则不固，不如恃民之为固也。故曰众心成城。城以恃，诚不如恃民也。苟得人心，虽画一地而守，植表而限可也。不然，崇城到天，岩扉重闭，我之民心内携而外叛，曾不若折柳之樊吾圃也。……今阁下之守士，惟知城而不知恃民与恃守将也，兴筑已还，五郡之民则穷矣，力竭矣，小变怨而叛，大变寇乘而生矣。此时虽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阁下所能有也，惟阁下省之。（《守城论》）

杨廉夫《东维子集》，读其文，想见其人有先秦两汉之气格焉。……在胜国时登进士，入国朝不就聘，放浪山水，潇洒自得，雅好读书，以故富于文章。其序记传赋诗歌，备诸家体，博雅不群，当与宗仪（陶宗仪）、景文（袁凯）相为后先。（孙承《东维子集序》）

至其文则文从字顺，无所谓翦红刻翠以为涂饰，聱牙棘口以为古奥者也。观其于句读疑似之处，必旁注一句字，使读者无所歧误，此岂故为险僻，欲使人读不可解者哉。其作鹿皮子文集序曰，卢殷之文凡千余篇，李础之诗凡八百篇，樊绍述著樊子书六十卷，杂诗文凡九百余篇，今皆安在哉？非其文不传也，言庞义淫，非传世之器也。孔孟而下，人乐传其文者屈原、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又其次王通、韩愈、欧阳修、周敦颐、苏洵父子。我朝则姚公燧、虞公集、吴公澄、李公孝光，凡此十数君子，其言皆高而当，其义皆奥而通也。观其所论，则维桢之文不得概以妖目之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

三 吴 莱

（一）生平

吴莱（1297～1340）字立夫，集贤大学士吴直方之子。

（莱）七岁能属文，凡书一经目，辄成诵。……延祐七年，以春秋举上礼部，不利，退居深袅山中，益穷诸书奥旨……莱尤喜论文，尝云："作文如用兵，兵法有正、有奇，正是法度要部伍分明，奇是不为法度所缚，举眼之顷，千变万化，坐作进退击刺，一时俱起，及其欲止，什伍各还其队，元不曾乱。"闻者服之。（柳）贯平生极慎许与，每称莱为绝世之才。（黄）潜晚年谓人曰："莱之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所作，实非今世之士也。吾纵操觚一世，又安敢及之哉！"其为前辈所推许如此。莱以御史荐，调长芗书院山长，未上，卒，年仅四十有四，君子惜之。私谥曰渊颖先生。（《元史》卷一八一）



（二）散文

吴莱有经世志，博洽该通，著述富赡，长于春秋左传、精于乐府声律，今多佚。所存除论春秋乐府外，还有史论政议，涉及时弊。其文雄深博辩，征古引今、滔滔汩汩，有"独患其宏博"之称。莱与黄潜、柳贯同郡同门，为季元著名学者，文章影响及于其门人明初宋濂等。

史有言周高祖俭者。高祖常服布袍寝布被，诏天下庶民以上，惟听衣绸绵丝布圆绫纱绢绡葛市九种，余悉禁之。予谓高祖未尝知俭，未尝知禁者也。……是犹未得其本之说也。世之议者，每究其本盖曰：国家经费之务，必在于抑横政而节用；民庶藏蓄之资，必在于修农事而重谷。君民上下，贵贱一体，贫富相因。感之而民不徒于从化；制之而民不徒于知禁者，盍亦反其本矣。昔者齐宣王出猎于社山。父老十三人劳王，王曰：父老苦矣。谓左右赐父老田不租。赐父老无徭役。闾丘生独不拜。宣王怪之，闾丘生曰：臣闻大王来游，来劳大王，愿得所欲于大王。今大王赐臣田不租，是仓廪空虚；赐臣无徭役，是官府无使，非臣所敢望也。臣愿大王选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为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时，无烦扰百姓，则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呜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复行于天下，又必实之以闾丘生之一言，则天下郡县之间，选廉绌贪，平法薄赋，且将以是为抑横政修农事之本焉，是谓知本。是即孟子所谓无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谓王者之政也。作俭解以通之。（吴莱《俭解》）

吴公天赋绝人，精识迈古。咀哜六经，以求其道；餍饫百家，以尽其用。贯穿该博，洞视当世，瑰玮弘大，不愧前古。其陈理也，明而严；其叙事也，精而当；其道情也，周而婉；其赋物也，深而遒。（宋濂《吴公私谥贞文议》）

莱与黄溍、柳贯并受业于宋方凤，再传而为宋濂，遂开明代文章之派。……张纶《林泉随笔》曰：吴立夫《论倭书》，盖其十八岁所作，规模仿司马相如论蜀文，其末所述论其王之言，虽古之辩士，莫能过也。其他大游、观日两赋，与大形释、泰誓论、补牛尾歌等，皆雄深卓绝，真先秦两汉间作者。黄溍亦称其文崭绝雄深，类秦汉间人，皆未免溢量。胡助谓他人患其浅陋，而莱独患其宏博，斯为笃论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三）诗歌内容

1. 反映时弊

古人重傩疫，时俗事禬禳。岁阳欲改律，舆鬼寝耀铓。厉神乃恣肆，魍魉并猖狂。……世途颇险戾，人魅更跳梁。狐鼠戴介帻，夔魖窃香囊。煎熬到膏髓，击剥成疕疡。乘风作国蠹，抵隙为民殃。自从九鼎设，谁使百怪藏。（《时傩》）

2. 怀古咏史

吴莱这类诗多寓感慨。

荒亭贳酒壮心违，目极东州雾雨微。百里齐封沧海接，千年禹迹浊河非。暗尘掉马呈金辔，衰草看羊著锦衣。犹记上元鸣鼓夜，满船灯火越歌归。(《沧州》)

3. 咏吟山水，摹状风俗

吴莱"东经齐鲁梁楚之郊，北抵燕"，（宋濂《渊颖先生碑》）又长期徜徉于东南山水乃至海岛间，著有《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甬东山水古迹记》等文，诉诸吟咏，则有《浦阳十景》、《夕泛海》八首、《次韵柳博士五泄山纪游二首》、《风雨渡扬子江》、《泰山高》等，又有《北方巫者降神歌》、《都城寒食》等叙北地风俗。

茫茫瀛海间，海岸此孤绝。飞泉乱垂缨，险峒森削铁。天香固遥闻，梵相俄一瞥。鱼龙互围绕，仙鬼惊变灭。舟航来旅游，钟磬聚禅悦。笑捻小白花，秋潮落如雪。(《夕泛海》八首之三)

4. 题咏小说传奇

传奇小说等通俗文学，经唐宋风行，已登大雅之堂，吴莱以一时学长词宗之尊，多有题咏，如《观隋王度古镜记后题》、《观唐沈玢续仙传》、《读谢玄卿遇仙记》、《读穆天子传》等。



长安天关制九州，河北列镇类诸侯。私剑纵横常满路，锦袍结束耀珠鞴。初月三更动千里，红线女郎胜男子。金合书名斗柄高，绣帏被发心神死。使臣单骑急叩城，唇齿两河休用兵。帐前盗贼在邻道，陴外旌旗无硬营。浩歌置酒红线去，夜叉飞天渺何处。昔日骄莺晓雨花，今朝脱兔秋风树。当筵一笑却生尘，累赐千金岂顾身。磨勒踏垣獒犬伏，水精缒海蛰龙嗔。世上出没几红线，纤夫细儿徒股战。不尽英雄草泽间，杀人恨杀虬须传。(《古侠客行》)

(四) 诗歌艺术特征

莱才气纵横，文思敏捷，长于五七言古，奇矫缛丽，病在烦缛粗率。

当其赋咏，捷如风雨，一日于故人家见几上堆剡纸数十番，戏为长歌，顷刻而尽，属对严巧，文采缛丽，观者惊以为神，谓非人所能及。（宋濂《渊颖先生碑》）

王士祯《论诗绝句》有曰：“铁崖乐府气淋漓，渊颖歌行格尽奇。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实举以配杨维桢。而其所选七言古诗，乃录莱而不录维桢。盖维桢为词人之诗，莱则诗人之诗。恃气纵横，与覃思冶炼门户固殊。（《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七）

元诗靡弱，自虞伯生外，唯吴立夫长句，瑰伟有奇气，虽疏宕或逊于前，视杨廉夫，区以别矣。（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四）





第二编

明代文学

第一章

明代文学概论

第一节 明代社会

明代建国前后的一个短暂时期，政策比较开明。开国之初，人心思治、天下大乱之后，社会是相当安定的。

（至正）十九年正月乙巳，太祖谋取浙东未下诸路，戒诸将曰："克城以武，戡乱以仁，吾比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

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祀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是月，天下府州县官来朝。谕曰："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安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明史·太祖本纪》）



开国前后，也注意诏征人才。早在建国之前，即设郡学，聘儒士，又设儒学提举司。置礼贤馆。宋濂、刘基、苏伯衡等皆被延揽。

洪武元年……九月癸亥，诏曰："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今贤士多隐岩穴，岂有司失于敦劝欤？朝廷疏于礼待欤？抑朕寡昧不足致贤、将在位者壅蔽使不上达欤？不然，贤士大夫幼学壮行，岂甘没世而已哉？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有能辅朕济民者，有司礼遣。"……十一月己亥，遣使分行天下，访求贤才。（《明史·太祖本纪》）

但朱元璋之为君，不同于唐宗宋祖，当他稳定了帝位之后，政策即有变更。严刑峻法，专制独裁，超过了历朝历代。

首先是大兴党狱，诛戮功臣。

汉高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绛、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兰之狱》）

朱元璋为人，猜忌甚深。文人官吏，多以文字得祸。有些事件，是史无前例的。

明祖通文义，固属天纵，然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作则垂宪”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万寿表》，以“垂子孙而作则”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撰《贺冬表》，以“仪则天下”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寿》，以“建中作则”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睿性生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遥瞻帝扉”诛。……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诛。



盖“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闻中今古录》又载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廿二史札记》卷 32《明初文字之祸》）

由于明初政策的两重性，文人学者出处进退也就颇受影响。早时用世，稍后则不肯出仕。朝廷对于不肯出仕者，亦有惩办条款。

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三编）

与此同时，又开科取士，规定“八股”程式，以箝制士子，这对世风士风，影响甚巨。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明史·选举志二》）

到了永乐时期，明代国家更加稳定。专制独裁又有所加强。从一开始，便兴大狱，族灭方孝孺、铁弦和景清，刑狱之酷，株连之广，都与洪武年间相似。永乐十八年，设置“东厂”，与原有的锦衣卫，并称“厂卫”，作为专政工具。重用宦官，也是从永乐开始的。宦官权势之盛，也是超过历朝历代的。

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开始。（《明史·宦官传序》）

永乐时期，文化统治也日益严密，洪武时期，科举考试，限用《四书》朱注，而此时则更命胡广等人编纂《五经四书大全》及《性理大全》，由礼部刊布天下。对于文人士子的思想控制也比洪武时期更进一步。



永乐二年，饶州府士人朱季友献所著书，专斥濂、洛、关、闽之说，肆其丑诋。上览之，怒甚，曰：“此儒之贼也。”时礼部尚书李至刚、翰林学士解缙、侍读胡广、侍读杨士奇侍侧，上以其书示之。观毕，缙对曰：“惑世诬民，莫甚于此。”至刚曰：“不禁之，无以示儆。宜杖之，摈之遐裔。”士奇曰：“当毁其所著书，庶几不误后人。”广曰：“闻其人已七十，毁书示儆足矣。”上曰：“谤先贤，毁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即敕行人押季友还饶州，令布政司府县官及乡之士人，明谕其罪，笞以示罚，而搜检其家所著书，会众焚之。又谕诸臣曰：“除恶不可不尽，毁所著书最是。”（《东里

别集·圣谕录》)

经过永乐二十多年的统治，到了仁宗、宣宗时期，出现了“太平治世”。

帝（宣宗）励精图治，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有所论奏，帝皆虚怀听纳。(《明史·杨士奇传》)

但“太平治世”之后，明代进入中期，便出现了宦官专政、权奸擅权、朝政腐败的局面。英宗正统年间宠任宦官王振，宪宗成化年间重用宦官汪直。再到武宗专任刘瑾，宦官擅权，达于极点。世宗嘉靖时期严嵩擅权，朝政之腐败，亦与宦官专政相似。首先是经济危机。

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甚至变卖寺田，收赎军罪，犹不能给。(《明史·食货志》)

再到神宗万历年间，政治腐败至极，经济陷于崩溃。首先是“所在饥荒”，“流民成群”，社会不安，矿使扰民，“民怨日深”。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巳）凤阳巡抚李三才上言：“所在饥荒，流民千百成群，攘窃剽劫……河南、山东，白莲教盛行……又单县民唐云峰倡乱强贷，首恶赵世龙等聚党万余，部署职名，肆其猖狂，造作逆谋，所当多方解散抚绥。至如矿税内使，原出万不得已权宜之计，此辈上不虑朝廷之宪典，远不虑万世之笃名，小不虑自己之灭门，大不虑宗社之颠覆，磨牙鼓吻，朝剥夕吸。四海鼎沸，而彼唯恐明主之或闻；天下土崩而彼唯恐明主之或见。百计蛊惑，壅蔽聪明，虐焰日炽，民怨日深。不逞之徒藉为口实，共起无将之心，咸动侯王之想。”(《神宗实录》卷三四四，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

其次是有些地区，在一些纺织、矿冶等行业中出现了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

(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丁未，苏杭等处提督织造兼理税务司礼监孙隆及巡抚应天右佥都御史曹时聘俱以苏州民变事上闻。……时聘疏言："吴民生齿最烦，恒产绝少，家杼轴而户纂口，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相依为命久矣。……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神宗实录》卷三四四，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

在这样的经济形势下，朝廷内外，更加奢靡，拜金之风，上下一律。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庚寅)湖广巡按史学迁论圣心三好，曰："好货，好疑，好逸。"又言："大臣以伛偻周密为谦光，小臣以奔走依托为本事，传舍其官者以速化鸣得意，代庖他职者以因循误积薪，党同伐异者向日而倚冰山，嗜利肥家者暮夜而同金穴。皆由此三好之心为之。乞留神省览。"不报。(同上书)

再到万历末年，一代王朝在内忧外患中便出现了土崩瓦解之势，社会极不稳定了。

(万历四十六年庚戌)，掌河南道事御史房壮丽奏："当今纲纪陵夷，风俗估侈，把棍游僧横行充斥，奸细潜伏，讹言繁兴，而各省直吏治窳惰，水旱相仍，商贾困于榷税，青衿把持有司，大乘、无为、龙天等教无处无之，隐然瓦解之势。乞下考选诸臣以巡视五城，弹压郡国。"不报。(同上书)



再到熹宗时期，贪污成风，百姓困穷，社会危机，已不可终日。

(泰昌元年十一月丁亥)湖广道御史方震孺言："百姓之日穷也，以天下贪吏多，而惩贪吏之法弛也。……夫携有余之金钱，高田广宅，亦何所不愉快？且有网漏之吞舟，官高于金铸者矣。间有一二抓寒清苦者，又往往困于致身之无资，然则廉吏安可为，贪吏安可不为也？窃谓激浊扬清，洵今日第一义。……"(《熹宗实录》卷三，转引自《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

正当民穷财尽、危机四伏的王朝末代，有识者不胜其优，而好

佞者则群起请建魏忠贤生祠。

(天启七年正月丙子)凤阳署户军民李春光等请建魏忠贤祠。赐名"怀忠"。(《熹宗实录》卷八十,转引同上)

(天启七年五月辛未)通政使司经历孙如洌等疏请建魏忠贤祠于宣武门外,中有"厂臣至诚,结主上之知先觉,任天下之重,声溢华夷,颂腾朝野,职任擎天,功标浴日"等语。赐祠名曰"懋功"。(同上书)

正当政治腐败达于极点、无可挽救之时,一些文人学者退居林下,从事讲学、议政,开展党社活动。于是出现了文人结社结党的新的风气,这是历史上前所罕见的。

东林自顾泾阳先生于万历二十二年会推阁臣罢归,与同邑高景逸、刘本儒、安我素诸君子讲学之所。一时清流,趋之如市。而东林之名遂满天下。……尊其言为清议,即中朝亦以其是非为低昂。门庭愈峻,而求进者愈众。……于时朝廊之上,或以清流自负者,小人辄忌之嫉之。……每罢官归里者,若破车羸马,残书数麓,乡党卒以为贤,愿与约婚姻、结金兰,相与往还不倦。若归有余赀,买田宅,高栋宇,即亲弟侄亦鄙以为贪夫;至于亲戚朋友,老死不相往来。……虽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知东林为贤。……

自泾阳先生救淮抚之书出,而东林之祸萌。未几,妖书狱起,梃击案兴,……争红丸,争移宫,而东林之祸炽矣。



及夫熹宗委命阉寺,熊、王之狱既成,杨、左之祸遂烈。又假三案以媒蘖东林,而正人君子几无噍类。……

东林初起者为顾(宪成)、为高(攀龙)、为邹(元标)、为赵(南星),继之者为杨(涟)、为左(光斗),再继之文震孟、姚希孟,最后则马世奇辈,皆节义文章足以惊天地动鬼神者也。(陈鼎《东林列传》卷二,转引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下)

(张溥、张采)两人名徹都下,已而采官临川,溥归,集郡中名士,相与复古学。名其文社曰"复社"。……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明史·张溥传》)

复社声气遍天下,俱以两张为宗。……而溥奖进门弟子亦不遗余力。……所以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其子弟入社。迨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俊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躁进、逐臭

慕羶之徒，亦多窜于其中矣。（眉史氏《复社纪略》卷二）

复社诸人与阉党及其余孽的斗争，一直坚持到明亡前后。在这中间，也有发展变化，党社的末流，也不尽是"清流"。但不论如何，东林、复社，其反阉党虐政之争，功不可没。

吾国古代，像汉代的党锢，唐代的清流，宋代的元祐党人，本来就有党争的事情了，但为什么到了明末又会有党争的事件发生呢？吾国最不幸的是，就是凡有党争的事件，都是在每个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来抗议，群小又起来挟私相争，其结果是两败俱伤，所以人民提起来都头痛。但我以为党争的发生，至少是一种人民自觉的现象，同时与国家政治的制度也很有关系。所以在一个不良的政治之下，而有党争的事件发生，也可以说是人民自觉的进步。（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引论》）

第二节　明代文学

一　明代诗文、散曲与民歌



明初诗文，大抵上承元代余绪。代表作者宋濂，直接继承虞集、黄溍等人的传统，擅长歌咏升平。其他如徐一夔、王祎等人，为文也都主张"润饰鸿业"，与宋濂一致。

明初，文学之士承元季虞、柳、黄、吴之后，师友讲贯，学有本原。宋濂、王祎、方孝孺以文雄，高、杨、张、徐、刘基、袁凯以诗著。其他胜代遗逸，风流标映，不可指数。盖蔚然称盛已。（《明史·文苑传》）

宋濂号称"开国文臣之首"，主张为文"明道"，"辅俗化民"（《文说赠王生黻》），歌功颂德，不遗余力。

国朝龙兴，遂以布衣登侍从之选，历十余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实与虞、黄二公相后先已。虽然，虞、黄二公属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者为易；今国家肇造之时，将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观听，使知大明之超轶三五，岂不为难乎？（贝琼《宋学士文集序》）

明初之诗，与文稍异，虽有歌颂新朝之作，也有隐居闲适之声。

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轸，然犹元季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沈德潜《明诗别裁序》）

按：明初诗人高启是最有代表性的作者。其诗曾有歌颂新朝之作，后来一萌退居之志，所作便有变化。至于其他遁迹林下的“闽中十子”等人，也并不讴歌盛世。

永乐以后，几十年间，产生了“台阁体”的诗文，这时的一些作者，如杨荣、杨溥、杨士奇以及稍后的李东阳等，都是官居台阁，历仕几朝，所为诗文，更有“盛世之文”、“治世之音”的特色。



赞曰：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值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溥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机，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美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明史·杨士奇、杨荣、杨溥传赞》）

国初相业称三杨，公为之首。其诗文号“台阁体”。今所传《东里诗集》，大都词气安闲，首尾停稳，不尚藻词，不矜丽句，太平宰相之风度，可以想见。以词章取之则末矣。（《列朝诗集小传·杨少师士奇》）

公与西杨、南杨久居馆阁，朝廷高文典册，皆出其手。而应酬题赠之作，尤为烦富，皆有集盛行于世。（《列朝诗集小传·杨少师荣》）

时称三杨学士。泰和为西杨（士奇，泰和人），建安东杨（荣，建安人），石首南杨（溥，石首人）。公中更险难，复还弘文，再入内阁，迟二杨者二十三年。识者谓丙午扈驾一章，劳臣之苦心，亦少概见云。（《列朝诗集小传·杨少保溥》）

李东阳“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诗文与三杨基本一路。晚年一度接触民间疾苦，诗文亦有变化。上承三杨，下接七子，亦自有特色。

国家休明之运，萃于成、弘，公以金钟玉衡之质，振朱弦清庙之音，含咀工商，吐纳和雅，沨沨乎，洋洋乎，长离之和鸣，共命之交响也。北地李梦阳，一旦崛起，侈谈复古，攻窜窃剽贼之学，诋諆先正，以劫持一世，关陇之士、坎壈失职者，群起附和，以排击长沙为能事。王、李代兴，祧少陵而祢北地，目论耳食，靡然从风。吾友程孟阳读怀麓之诗，为之擿发其指意，洗刷其眉宇，百五十年之后，西涯一派焕然复开生面，而空同之云雾，渐次解驳，孟阳之力也。(《列朝诗集小传·李少师东阳》)

明代到了中期，朝政腐败，社会风气亦坏。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这期间思想界出现了与统治思想对立的异端，文学亦有新变。

首先是产生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反对“台阁体”的复古的诗文。

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明史·文苑传序》)



天下语诗文，必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

在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之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倡言复古，其复古主张，与李、何等前“七子”大抵一致。

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子”之名播天下。(《明史·文苑传》)

前后“七子”中著作最多、影响最大者，为王世贞。

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四库全书总目·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

在前后“七子”诗文复古的同时，嘉靖年间又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诗文主张取法唐宋，而反对前后“七子”之复古。世称“唐宋派”。

迨嘉靖时，王慎中、唐顺之辈，文宗欧、曾，诗效初唐。……归有光颇后出，以司马、欧阳自命，力排李、何、王、李。(《明史·文苑传》)

嘉靖、万历之际，在李贽等人的异端思想影响之下，诗文由复古而趋于创新。首先是公安派袁中郎兄弟，主张“独抒性灵”，其创作倾向，与前后“七子”和“唐宋派”不同。

宗道，字伯修，公安人……有二弟，曰稽勋宏道，仪部中道。所谓公安三袁者也。伯修在词垣，当王、李词章盛行之日，独与同里黄昭素厌薄俗学，力排假借盗窃之失。于唐好香山，于宋好眉山，名其斋曰“白苏”，所以自别于时流也。其才或不逮二仲，而公安一派实自伯修发之。(《列朝诗集小传·袁庶子宗道》)

宏道，字中郎……万历中年，王、李文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昌言击排，大放厥辞。(《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



在公安派诗文创新之后，又有钟惺、谭元春等，“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亦反对“七子”之复古。其艺术倾向与公安派又有所不同。世称“竟陵派”。

惺，字伯敬，竟陵人。……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而同里有谭生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列朝诗集小传·钟提学惺》)

到了天启、崇祯年间，诗文又变，论者或以为盛，或以为衰。盖时当社会大的变动之际，文人学者思想倾向不同，诗文创作也在变化之中。

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乱。当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与震川起而治之，则古文之道几绝。逮启、祯之际，艾千子雅慕震川，于是取其文而规之，而矩之，以昔之摹仿于王、李者，摹仿于震川……竟为摹仿之学，而震川一派遂为黄茅白苇矣。古文之道不又绝哉！（黄宗羲《南雷文定·郑禹梅刻稿序》）

有明之文，莫盛于国初，再盛于嘉靖，三盛于崇祯。……崇祯之盛，王、李之珠盘已坠，邾莒不朝，士之通经学古者，耳目无所障蔽，反得以理以往之绪言，此三盛之由也。（黄宗羲《南雷文定·明文案序》）

至启、祯时，钱谦益、艾南英准北宋之矩矱，张溥、陈子龙撷东汉之芳华，又一变矣。（《明史·文苑传》）

前人评论明代诗文，有通达之论，亦有一偏之见。黄宗羲学主经世，故有明文三盛之说；沈德潜身为词臣，故不满公安、竟陵。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从明初的"馆阁之文"，经过前期的"台阁体"，再经前后七子之拟古复古，到公安、竟陵之不拘格套，并非"诗歌"之"衰"，而是别开生面。这些变化，大抵都与时代的升降盛衰相关。

还有，在传统的诗文之外，明人的散曲，不同于剧曲，而与诗歌同体，颇有时代特色。



明代散曲，吴梅言之甚悉。

明人散曲，作者至多，其有别集可考者，汇志如下。顾见闻有限，读者恕其疏拙也。

周宪王：《诚斋乐府》。李祯：《侨庵小令》。王九思：《碧山乐府》、《续乐府》、《南曲次韵》。康海：《沜东乐府》。杨循吉：《南峰乐府》。杨慎《陶情乐府》。王磐《西楼乐府》。李开先：《一笑散》。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常伦：《楼居乐府》。王骥德：《方诸馆乐府》。俞琬纶：《自娱集》。陈鸣野：《息柯余韵》。陈铎：《秋碧轩稿》。王濬翁：《欸乃编》。沈璟：《词隐新词》、《曲海青冰》。沈仕：《唾窗绒》。史槃：《齿雪余香》。金銮：《萧爽斋乐府》。汪廷

讷：《环翠堂乐府》。刘效祖：《词脔》。梁辰鱼：《江东白苧》。张伯起：《敲月轩词稿》。龙子犹：《宛转歌》。朱应辰：《淮海新声》。施绍莘：《花影集》。《杨夫人词》。无名氏：《清江渔谱》。无名氏：《义山乐府》。无名氏：《清溪乐府》。

明曲总集，可考者如下。

宁献王：《北雅》。……无名氏：《中和乐章》。郭春岩：《雍熙乐府》。无名氏：《盛世新声》。张禄：《词林摘艳》。陈所闻：《北宫词纪》、《南宫词纪》。张楚叔：《吴骚合编》。张栩：《彩笔情词》。汪廷讷：《四词宗合刻》。顾曲散人：《太霞新奏》。方悟：《青楼韵语广集》。沈璟：《南词韵选》。无名氏：《遴奇振雅》。无名氏：《歌林拾翠》。孟称舜：《酹江集》。无名氏：《吴歈萃雅》。无名氏：《情籁》。无名氏：《南北词广韵选》。无名氏：《明朝乐府》。许宇：《词林逸响》。

明人散曲，既如是之富，而其间享盛名传丽制者，当以康海、王九思、陈铎、冯惟敏、梁辰鱼、施绍莘为最著。（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卷中）

再有，于传统的诗文之外，明代的民歌也有新的特色。明人对此是很自负的。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卓人月语。转引。）

二　明代戏曲与小说



明代戏曲与小说，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是中国戏剧史与小说史上的极其重要的阶段，也是明代文学中最为突出的两个方面。

（一）明代戏曲

明初统治者，对戏曲一面施行严酷的控制，一面又在一定范围内颇多倡导，以发挥其“教化”的功能。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洪武三十年五月刊本《御制大明律》）

《遁园赘语》云："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榜文云：'在京军官军人，但有学唱的，割了舌头。娼优演剧，除神仙、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不禁外，如有亵渎帝王圣贤，法司拿究。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千户虞让子虞端，吹笛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去。指挥伏颙与姚晏保蹴球，卸去右足，全家戍滇。"明初立法之酷，何以至此，几于桀、纣矣。……（董含《三冈识略》）

但朱元璋本人对戏曲却十分熟悉，而且"亲王之国"必赐以大量词曲。

"诸臣未起朕先起，诸臣已睡朕未睡；何似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犹披被。"此明高皇所作也。案：元人杂剧楔子引白云："君起早，臣起早，来到朝门天未晓，长安多少富豪家，不识明星直到老。"元词内习用之，高皇或就其词点窜成小诗耳。（周寿昌《思益堂日札·读曲杂说》）

按：论者多以此说明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杂剧是谙习的。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或亦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梁清远《雕丘杂录·晏如斋檠史》）

在这样的控制之下，明初戏曲自然不能出现繁荣，但戏曲作为人民的艺术，整个明代，毕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作家，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尤为兴盛。

有明承金元之余波，而寻常文字，尤易触忌讳，故有心之士，寓志于曲，则诚《琵琶》，曾见赏于太祖，亦足为风气之先导。虽南北异宜，时有凿枘，而久则同化，遂能以欧、晏、秦、柳之俊雅，与关、马、乔、郑之雄奇相调剂，扩而充之，乃成一代特殊之乐章，即为一代特殊之文学。当时作者虽多，以实甫、则诚二家为宗，而制腔尚留本色，不尽藻饰词华，立意能关身世，不独铺张故实，以较北部之音，似有积薪之势焉。大抵开国之初，半沿元季余习，其后南剧日盛，家伶点拍，踵事增华，作家辈出，一洗古鲁兀刺之风，于是海内向风遂得与古法部相骖靳，此一时也。澉川杨康惠公梓在元时，得贯云石之传，尝作《豫让》、《霍光》、《尉迟敬德》诸剧，流传宇内，与中原

弦索抗行。而长子国材，复与鲜于去矜交游，以乐府世其家，总得南声之秘奥，别创新声，号为海盐调，西江两京间翕然和之，此一时也。嘉靖间，太仓魏良辅，昆山梁辰鱼，以善讴名天下。良辅探讨声韵，坐卧一小楼者几二十年，考订《琵琶》板式，造水磨调，辰鱼作《浣纱记》付之，流丽稳协，远出弋阳、海盐旧调之上，历世三百，莫不俯首倾耳，奉为雅乐，此犹宋代嘌唱家，就旧声而加以泛艳者也，此又一时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明总论》）

明人之杂剧，既承元习，又多突破。

明人杂剧，与元剧相异处，颇有数端。元剧多四折，明则不拘，如徐渭《四声猿》，沈自晋《秋风三叠》，则每种一折者，王衡《郁轮袍》，孟称舜《桃花人面》，多至七折、五折者，是折数不定也。元剧多一人独唱，明则不守此例，如《花舫缘》第三折是旦唱，《春波影》第二折杨夫人唱，第四折老尼唱，是唱角亦不定也。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如汪道昆《高唐梦》来集之《挑灯剧》皆是，是南北词亦可通用也。至就文字论，大抵元词以拙朴胜，明则妍丽矣。元剧排场至劣，明则有次第矣，然而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元，此亦文学上自然之趋向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明人杂剧》）

明人之传奇，上承宋元南戏，而取得极大成就，中后期，名家辈出，流派纷呈，有关戏曲之论著，亦有多种。



若夫作家流别，约分四端。自《琵琶》、《拜月》出，而作者多僇拙素；自《香囊》、《连环》出，而作者乃尚词藻；自玉茗"四梦"以北词之法作南词，而偭越规矩者多；自词隐诸传，以俚俗之语求合律，而打油钉铰者众。于是矫拙素之弊者用骈语，革辞采之繁者尚本色；正玉茗之律，而复工于琢词者，吴石渠、孟子塞是也；守吴江之法，而复出以都雅者，王伯良、范香令是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明人传奇》）

（二）明代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极度繁荣，各种体裁（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等等）各类题材（历史、神魔、世情等）均有相当数量作品间出，

而“四大奇书”则更为享誉世界之名著。

《三国演义》、《水浒传》，产生于元末明初。此后的一段时期，小说创作较为寂寞，至中叶，始又兴盛。

> 明之中叶，即嘉靖前后，小说出现的很多，其中有两大主潮：
>
> (一)讲神魔之争的　此思潮之起来，也受了当时宗教，方士之影响。……到成化时……其时有方士李孜，释家继晓，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都以方技杂流拜官，因之妖妄之说日盛，而影响及于文章。……此种主潮，可作代表者，有三部小说：(一)《西游记》；(二)《封神演义》；(三)《三宝太监西洋记》。……
>
> (二)讲世情的　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讲世情的小说，也就起来了，其原因，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而且有一类，还与神魔小说一样，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这种小说，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间于悲欢离合之中，写炎凉的世态。其最著名的，是《金瓶梅》……讲所谓“温柔敦厚”的，可以用《平山冷燕》，《好逑传》，《玉娇梨》来做代表。……内容……不是淫夫荡妇，而变了才子佳人了。……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但到团圆的时节，又常是奉旨成婚……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此外，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拟话本、文言短篇小说，也都有名作出现。



第二章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是成就最高的历史演义。它叙述的是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故事；其作者是元末明初的罗贯中。

第一节　《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作者和版本

按历史朝代的划分，“三国”是指公元220年曹丕称帝至280年晋武帝灭吴这60年时间；而《三国演义》所写内容，则始于184年黄巾起义。因此，它是一部描述了百年间政治军事斗争的史诗式的伟大作品。



汉末三国，群雄割据，政治军事斗争异常尖锐而生动，历史本身为《三国演义》的成功提供了史实基础。

……三国者，乃古今争天下之一大奇局，而演《三国》者，又古今为小说之一大奇手也。异代之争天下，其事较平，取其事以为传，其手又较庸，故迥不得与《三国》并也。……自古割据者有矣，分王者有矣，为十二国，为七国，为十六国，为南北朝，为东西魏，为前后汉，其间乍得乍失，或亡或存，远或不能一纪，近或不逾岁月，从未有六十年中，兴则俱兴，灭则俱灭，如三国争天下之局之奇者也。……作演义者，以文章之奇，而传其事之奇，而且无所事于穿凿，第贯穿其事实，错综其始末，而已无之不奇，此又

人事之未经见者也。（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卷首）

一　成书过程

关于汉末三国时期的历史记载，主要有作为正史的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另外，还有两晋以来的大量的文人笔记。而三国以后在民间产生并广泛流传的三国故事，更以平话、戏剧、说唱多种艺术形式深入人心。元末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正是在正史与传说的基础上成功创作了流传千古的《三国演义》。

罗贯中本《三国志演义》……起于汉灵帝中平元年“祭天地桃园结义”，终于晋武帝太康元年“王浚计取石头城”，凡首尾九十七年（184～280）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三国志通俗演义》……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高儒《百川书志》）

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是《三国演义》创作的主要依据。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在今四川）人，“元康七年（297）病卒，时年六十五。”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也。少好学，师事同郡谯周，仕蜀为观阁令史。宦人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遭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及蜀平，坐是沈滞者累年。司空张华爱其才，以寿虽不远嫌，原情不至贬废，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时著《魏书》，见寿所作，便坏己书而罢。张华深善之，谓寿曰：“当以《晋书》相付耳。”其为时所重如此。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张华将举寿为中书郎，荀勖忌华而疾寿，遂讽吏部迁寿为长广太守。辞母老不就。杜预将之镇，复荐之于帝，宜补黄散。由是授御史治书。以母忧去职。母遗言令葬洛阳，寿遵其志。又坐不以母归葬，竟被贬议。初，谯周尝谓寿曰："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寿至此，再致废辱，皆如周言。后数岁，起为太子中庶子，未拜。

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寿又撰《古国志》五十篇、《益都耆旧传》十篇，余文章传于世。(《晋书·陈寿传》)

陈寿《三国志》，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一向被合称为"前四史"，是公认的正史中的优秀典籍。但《三国志》亦有明显的缺欠，即内容不够充实。这主要是因为陈寿当时掌握的史料有限。这个缺欠，在获得裴松之的"注"之后，则得到了很大的补救。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寿事迹，具《晋书》本传；松之事迹，具《宋书》本传。凡《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其书以魏为正统。……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



裴松之，南朝宋人。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人也。祖昧，光禄大夫。父珪，正员外郎。

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年二十，拜殿中将军。此官直卫左右，晋孝武太元中革选名家以参顾问，始用琅琊王茂之、会稽谢辑，皆南北之望。舅庾楷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

以事难不行。拜员外散骑侍郎。义熙初，为吴兴故鄣令，在县有绩，入为尚书祠部郎。……转中书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出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入补通直为常侍，复领二州大中正。寻出为南琅玡太守。十四年致仕，拜中散大夫，寻领国子博士，进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续何承天国史，未及撰述，二十八年，卒，时年八十。子骃，南中郎参军。松之所著文论及《晋纪》，骃注司马迁《史记》，并行于世。(《宋书·裴松之传》)

据统计，裴松之注引用文献资料达210种，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志》的内容，而且也使这些文献得以流传。另外，裴注使《三国志》的记载更加具体而生动，例如《三国志》记叙了曹操少年时的"机警"，但并不具体，裴注则加以充实。

太祖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曹操的父亲曹嵩）。太祖患之。后逢叔父于路，乃阳败而㖞口；叔父怪而问其故，太祖曰：'卒中恶风'。叔父以告嵩。嵩惊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问曰：'叔父言汝中风，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嵩乃疑焉。自后叔父有所告，嵩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矣。"(《三国志·武帝纪》裴注)

两晋以降，在很多文人的著述中，都有关于三国史实或传说的记载，较著名的有葛洪的《抱朴子内篇》、《神仙传》，裴启的《语林》，干宝的《搜神记》，王嘉的《拾遗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等。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管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军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水皆出，乘此得及前源。

魏武帝常谓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刃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觉。左右宜深慎之。"后阳眠，所幸一人，窃以被覆之，因便斫杀。自尔每眠，左右莫敢近者。(《世说新语》假谲第二十七)

这些文人的记载，都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依据或素材。而在民间广泛而长久的三国故事传说，更是《三国演义》成书的基础。这些民间传说，至迟在隋代已形成一定的艺术形式，广泛流传。

炀帝别敕学士杜宝修《水饰图经》十五卷，新成，以三月上巳日，会群臣于曲水，以观水饰。有神龟负八卦出河……汉桓帝游河，值青牛自河而出；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刘备乘马渡檀溪……若此等总七十二势，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湖，或乘盘石，或乘宫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作杂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颜师古《大业拾遗记》)

至唐、宋，三国故事以"说话"、影戏等各种艺术形式，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衮师我骄儿，美秀乃无匹。……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李商隐《骄儿诗》)

中旨讯亨峰村民谋变，纯礼知其故，乃此民入戏场观戏，归途见匠人截桶，取而戴于头曰："视刘先主如何?"遂为匠擒。明日入对，徽宗问："何以处之?"曰："村野无知，杖之足矣。"帝从之。(《宋史·范纯礼传》)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旧闻此事不信，近见事有类是事聊记之，以发异日之笑。(张耒《明道杂志》)

宋朝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高承《事物纪原》）

特别是在宋代的“说话”中，不仅三国故事成为极有影响的重要内容，而且还产生了以擅说三国故事著名的专门化艺人。

王彭尝云：“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东坡志林》）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略。……言无讹舛，遣高士善口赞扬；事有源流，使才人怡神嗟讶。（罗烨《醉翁谈录》）

崇、观以来，在京瓦肆伎艺：……霍四究；说《三分》。……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现在可以看到的元代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长期流传于民间的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全书八万余言，分上中下三卷。书中很多情节，如刘、关、张三人到太行山落草等，不仅与三国史实大相径庭，而且后来的《三国演义》也未采纳。但是，其中的有些情节，则为《三国演义》提供了素材，从总体上来说，也基本构成了《三国演义》的框架。此书文字较粗疏、简率，似宋元时代三国故事的说话底本；但全书上图下文的刊印形式，似乎又表明它已是供阅读的读本。



……观其简率之处，颇足疑为说话人所用之话本，由此推演、大加波澜，即可以愉悦听者，然页必有图，则仍亦供人阅览之书也。（《中国小说史略》）

果有一人高叫：“小臣负屈！”手执词状一纸。仲相视之，见一人头顶金盔……告状人言：“小人韩信冤屈！前汉高祖手内淮阴人也。官带三齐王，有十大功劳，高祖全然不想捧毂推轮言誓，诈游云梦，教吕太后赚在未央宫，钝剑而死。臣死冤枉，与臣做主者！”……又听得一人高叫：“小臣也冤屈！”……曰：“姓彭名越，官授大梁王，汉高祖手内诸侯，共韩信同立汉天下。太平也不用臣，赚将臣身，斫为肉酱，与天下诸侯食之。以此，小臣冤枉！”……又见一人高声叫屈……“臣是汉高祖之臣，姓英名布，官封九江王。臣

共韩信、彭越三人，创立汉天下一十二帝，二百余年。如此大功，太平也不用臣。高祖执谋背友，俺三人赚入宫中，害其性命。有此冤屈，陛下与臣等三人做主。”帝大怒……玉皇敕道：“与仲相记，汉高祖负其功臣，却交三人分其汉朝天下：交韩信分中原为曹操，交彭越为蜀川刘备，交英布分江东长沙吴王为孙权；交汉高祖生许昌为献帝，吕后为伏皇后。交曹操占得天时，囚其献帝，杀伏皇后报仇；江东孙权占得地利，十山九水；蜀川刘备占得人和。刘备索取关、张之勇，却无谋略之人，交蒯通生济州，为琅琊郡复姓诸葛，名亮，字孔明，道号卧龙先生，于南阳邓州卧龙冈山建庵居住。此处是君臣聚会之处，共立天下，往西川益州建都为皇帝，约五十余年。交仲相生在阳间，复姓司马，字仲达，三国并收，独霸天下。”天公断毕……（《全相平话三国志》）

话说一人，姓关名羽，字云长，乃平阳蒲州解良人也。生得神眉凤目虬髯，面如紫玉，身长九尺二寸。……却说有一人，姓张名飞，字益德，乃燕邦涿郡范阳人也。生得豹头环眼，燕颔虎须，身长九尺余；声若巨钟，家豪大富。……说起一人，姓刘名备，字玄德，涿州范阳县人氏，乃汉景帝十七代玄孙，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生得龙准凤目，禹背汤肩，身长七尺五寸，垂手过膝。……后有一桃园，园内有一小亭，飞遂邀二公亭上置酒，三人欢饮。饮间，三人各序年甲，德公最长，关公为次，飞最小。以此，大者为兄，小者为弟，宰白马祭天，杀乌牛祭地，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三人同行同坐同眠，誓为兄弟。（《全相平话三国志》）

宋元时期，戏曲艺术兴盛发展，三国故事又以舞台艺术形式，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在宋元南戏中，已有《单刀会》、《刘先主跳檀溪》、《貂婵女》、《铜雀妓》等三国戏；金院本亦有三国故事名目。



院本名目

…………

诸杂大小院本：……《赤壁鏖兵》……《刺董卓》……

拴搐艳段：《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元杂剧中，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作品约有六十余种；今存二十余种。

关汉卿：

《关张双赴西蜀梦》、《管宁割席》、《关大王单刀会》；

高文秀：

《刘先主襄阳会》、《周瑜谒鲁肃》；

王实甫：

《曹子建七步成章》、《陆绩怀桔》；

武汉臣：

《虎牢关三战吕布》（郑德辉次本）；

王仲文：

《七星坛诸葛祭风》、《诸葛亮秋风五丈原》；

李寿卿：

《司马昭复夺受禅台》；

尚仲贤：

《武成庙诸葛论功》；

石君宝：

《东吴小乔哭周瑜》；

于伯渊：

《白门斩吕布》；

戴善甫：

《关大王三捉红衣怪》；

李郎：

《莽张飞大闹相府院》、《勘吉平》；

李取进：

《司马昭复夺受禅台》（次本）；

郑光祖：

《醉思乡王粲登楼》、《虎牢关三战吕布》（次本）；

赵善庆：

《烧樊城糜竺收资》；

朱凯：

《黄鹤楼》；

王晔：

《卧龙冈》。（摘编自《录鬼簿》）

正史及文人的记载，以多种艺术形式流传于民间的故事传说，



构成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基础。元末明初的大文学家罗贯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创造，写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二　作者罗贯中

《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如同中国文学史上很多戏剧家、小说家一样，有关其生平事迹的资料极少；而且在这些仅有的资料中，所记亦不一致，难以定论。

罗贯中，名本，号湖海散人。山西太原（或东原、钱塘）人。生活在元末明初。著有小说《三国演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及杂剧《赵太祖龙虎风云会》等。

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各天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

《风云会》（《赵太祖龙虎风云会》）、《连环谏》（《忠正孝子连环谏》）、《蜚虎子》（《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录鬼簿续编》）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郎瑛《七修类稿》）

《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卷



晋平阳侯陈寿史传，明罗本贯中编次。（高儒《百川书志》）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百端，坏人心术。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田汝诚《西湖游览志余》）

此十年中，研究小说者日多，新知灼见，洞烛幽隐……自《续录鬼簿》出，则罗贯中之谜，为昔所聚讼者，遂亦冰解……（鲁迅《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

罗本，字贯中，或云名贯，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浙江钱塘人，一云山西太原人，或云越人。生元末，盖元明间人。所著小说最富，有《三国演义》、《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三遂平妖传》等，至今盛传于世。或传《水浒传》，亦出其手。戏曲、隐语，极为清新。所制杂剧三种，仅存一种。……（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

有的记载还提到罗贯中曾做过与朱元璋争天下的张士诚的幕僚，说他是一位“有志图王者”。如果这些记载属实，那么，罗贯中的戏曲小说作品多以改朝换代，争夺天下的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就不是偶然的了。

文至院本、说书，其变极矣。然非绝世轶材，自不妄作。如宗秀罗贯中、国初葛可久，皆有志图王者；乃遇真主，而葛寄神医工，罗传神稗史。（王圻《稗史汇编》）

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所作《水浒传》题曰《忠义水浒》。……《水浒》之作，以为士诚讽谏也。（顾苓《塔影园集》卷四）

施耐庵感时政陵夷，作《水浒传》七十回。罗贯中客伪吴，欲讽士诚，继成一百二十回。（徐渭仁《徐钠所绘水浒一百单八将图题跋》）

从罗贯中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历代王朝盛衰的过程，帝王将相的思想和行为，农民起义的发展和结局，政治军事斗争中的策略和计谋，都非常熟悉，颇有研究，因此，他的作品在普及历史知识，总结历史经验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同时也表明了罗贯中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军事知识和历史见解的有思想的伟大作家。

三　版　本



《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只能大体确定在元末明初，而无法确指。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版本，为明代嘉靖壬午（1522）刻印本，书名为《三国志通俗演义》；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有弘治甲寅庸愚子（金华蒋大器）《序》和嘉靖壬午修髯子（关西张尚德）《引》。

此书刊本甚多。今所知见明本已不下二十余种。书贾刻书时，屡易名色，极不一致……《三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存。明嘉靖壬午（元年）刊大字本。……题“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首弘治甲寅庸愚子《序》。章二，曰“金华蒋氏”，曰“大器”。又：嘉靖壬午关

中修髯子《引》，有“关西张尚德章”。

按：《三国志通俗演义》，今所见者以此本为最早。此外名家所记，则《百川书志》六《史部》野史下著录《三国志通俗演义》二百四十卷。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有《三国通俗演义》，注云“武定版”，即郭勋所刻者。又：据郑以桢本《三国志演义》所题，有金陵国学本；《古今书刻》有都察院刊本（书名《三国志演义》）；疑皆嘉靖刊本。此本刊极精，似是官刻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在嘉靖本以后，还有几十种明代刻本，或易书名，或加评点，或改二百四十回为一百二十回。清康熙年间，毛宗岗又对全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加工润色，把一百二十回的回目调整为对仗工整的对子；对书中的情节，特别是细节，做了一些修改，使之更畅达合理；对文字也多有润色，使之更为简练，还删去了一些不必要的征引。又撰写了具有评论性的《读法》和大量批语。从总体上来看，毛评本《三国志演义》比旧本更增强了可读性，因此，成为流传最广的通行本。

毛宗岗评《三国志演义》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存。清康熙刊本。首顺治甲申（元年）金圣叹序。覆本。通行本。

宗岗字序始，江南长洲人。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按：金圣叹序，系毛宗岗伪托。

第二节　《三国演义》的思想意义

《三国演义》通过汉末三国时期百年间的政治军事斗争故事，提出了明君仁政的理想，表达了对历史人物忠义智勇优秀品格的赞颂。

《三国演义》全书贯串着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这种倾

向，在《三国演义》成书以前，即在民间流传的三国故事中，就已存在，例如本书第二章第一节中引述的《东坡志林》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三国演义》则在这样的基础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拥刘反曹”的问题，一向有一种解释，认为是封建的“正统”观念的反映，即因为刘备是“汉景帝玄孙”、“中山靖王之后”，是汉室宗亲，是皇叔，所以拥护他。这个因素在作品中，也是有作用的。但是，魏、蜀、吴三个政权孰为正统，在历史上本来就是不确定的，三国以后，史家之论，多出于本朝之需要，个人之处境。

其书(《三国志》)以魏为正统。至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始立异议，自朱子以来，无不是凿齿而非寿。然以理而论，寿之谬万万无辞，以势而论，则凿齿帝汉，顺而易；寿欲帝汉，逆而难。盖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此孚于当代之论者也，寿则身为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是伪晋矣，其能行于当代哉！此犹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诸儒乃纷纷起而帝蜀，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四十五)

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



生活在元末明初的文学家罗贯中，他创作《三国演义》，并不存在为魏、蜀、吴某一政权争正统的现实需要，即没有一个“类乎蜀”的“偏安”实体。

另外，在《三国演义》里，“拥刘”仅仅是拥刘备，而对于其他宗室，如刘表、刘璋等，则并没有表现出基于正统观念的拥戴。所以，作品中的“拥刘反曹”倾向，并不是简单的正统观念的反映。

当然，《三国演义》也确实存在着正统观念的某些表现，特别是经过毛宗岗加工润色之后，似有强化。宗岗本人即强调读此书当知正统、闰运、僭国之别。

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魏之不得为正统者何也？论地则以中原为主，论理则以刘氏为主，论地不若论理，故以正统予魏者，司马光《通鉴》之误也。以正统予蜀者，紫阳《纲目》之所以为正也。……陈寿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于紫阳《纲目》，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然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之所以完全接受了三国故事在民间流传中形成的拥刘反曹的倾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切正符合了他要表达的，并予赞美的封建政治理想。在他的心目中，一个理想的政权（王朝）就应该像刘备集团那样，为君者仁，为臣者忠，君臣情同手足，而且爱民如子，致力于兴复汉室，统一天下。这样，在《三国演义》里，曹魏与孙吴两个集团，与蜀汉相较，皆相形见绌。

余尝读《三国志》，求其所以，殆由陈蕃、窦武立朝未久，而不能行其志，卒为奸宄谋之，权柄日窃，渐浸炽盛，君子去之，小人附之，奸人乘之，当时国家纲纪法度，坏乱极矣。噫！可不痛惜乎？刘何进识见不远，致董卓乘衅而入，权移人主，流毒中外，自取灭亡，理所当然。曹瞒虽有远图，而志不在社稷，假思欺世，卒为身谋，虽得之，必失之，万古贼奸，仅能逃其不杀而已，固不足论。孙权父子，虎视江东，固有取天下之志，而所用得人，又非老瞒可议。惟昭烈汉室之胄，结义桃园，三顾草庐，君臣契合，辅成大业，亦理所当然。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其他得失，彰彰可考。遗芳遗臭，在人贤与不肖，君子小人，义与利之间而已。观演义之君子，宜致思焉。（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在作者笔下，刘备是一个典型的仁明君主，他为人的宗旨是“宁死不为负义之事”。在争夺天下的斗争中，他坚信“欲得天下者，必先得民心”。例如，“刘玄德携民渡江”，其实质已远远不是一次军事转移，而是意义深远的争得民心的政治行为，充分体现着“民为贵”，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传统政治观念。

……孔明曰：“可速弃樊城，取襄阳暂歇。”玄德曰：“奈百姓相随许久，

安忍弃之?"孔明曰："可令人遍告百姓：有愿随者同去，不愿者留下。"先使云长往江岸整顿船只，令孙乾、简雍在城中声扬曰："今曹兵将至，孤城不可久守，百姓愿随者，便同过江。"两县之民，齐声大呼曰："我等虽死，亦愿随使君!"即日号泣而行。扶老携幼，将男带女，滚滚渡河，两岸哭声不绝。玄德于船上望见，大恸曰："为吾一人而使百姓遭此大难，吾何生哉!"欲投江而死。左右急救止。闻者莫不痛哭。船到南岸，回顾百姓，有未渡者，望南而哭，玄德急令云长催船渡之，方才上马。……

众将皆曰："江陵要地，足可据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至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玄德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百姓闻玄德此言，莫不伤感。……玄德拥着百姓，缓缓而行。……每日只走十余里便歇。"(《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

作为刘备集团核心人物的诸葛亮，也是一位强调"信义"的政治家，他认为，与孙、曹相较，刘备的优势，就在于"信义著于四海"。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刘备集团内部君臣（包括刘备称帝之前作为"主公"与左右将领）之间的关系，充满了以义为基础的互相深信不疑的手足之情。刘、关、张桃园结义，作为全书的开篇，正是树起了"义"的大旗，表现了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以兴复汉室为共同目的的兄弟，其次方是"君臣"。

……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三国演义》第一回)

刘备与诸葛亮，虽无结义之举，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亲如手足；诸葛亮对刘备，鞠躬尽瘁；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而白帝

城托孤，则更生动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真诚与信任。

……传旨召诸臣入殿，取纸笔写了遗诏，递与孔明而叹曰："……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曰："朕今死矣，有心腹之言相告！"孔明曰："有何圣谕？"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先主又请孔明坐于榻上，唤鲁王刘永、梁王刘理近前，分付曰："尔等皆记朕言：朕亡之后，尔兄弟三人，皆以父事丞相，不可怠慢。"言罢，遂命二王同拜孔明。二王拜毕，孔明曰："臣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三国演义》第八十五回）

当然，世人对刘备托孤时所说之"君（指孔明）可自为成都之主"的诚意或用心，颇多议论。

或问先主令孔明自取之，为真话乎？为假话乎？曰：以为真则是真，以为假则亦假也。欲使孔明为曹丕之所为，则其义之所必不敢出，必不忍出者也。知其必不敢，必不忍，而故令之闻此言，则其辅太子之心愈不得不切矣。且使太子闻此言，则其听孔明，敬孔明之意愈不得不肃矣。陶谦之让徐州，全是真，不是假；刘表之让荆州，半是假，半是真；与先主之遗命，皆不可同年而语矣。（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八十五回评语）



而正史所论，则以为刘备"心神无贰"。这显然也完全适合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

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三国志·先主传》）

由于刘备的形象表现着《三国演义》的理想，所以在某些方面就显得过于"理想"化了，而过犹不及，"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自然是《三国演义》在描写人物方面的明显的缺欠。

为了表现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三国演义》在极力赞美刘备、诸葛亮的同时，又生动地描写了曹操的残忍、奸诈，并予以批判与谴责。曹操，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无疑是一位大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作为一个成功的文学形象，他的才干和功绩，虽然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更为突出的，则是他的残忍奸诈的恶劣品格。这不仅使曹操与刘备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使两个集团也显示着不同的形态。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严肃的、具有典范性的历史小说，它并没有以理想代替历史本身。蜀国并没有统一天下，刘备的兴复汉室的目的并未达到。所以，《三国演义》中蜀国的覆灭，既是历史的真实再现，也是作者理想的破灭。如果说这部历史小说具有某种悲剧意味，其根源，即在于此。

《三国演义》丰富的内容，蕴涵着多重主题，除了表现明君仁政的政治理想，还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忠义智勇的优秀品格。后者集中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

第三节 《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



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最为成功的是所谓“三奇”或“三绝”，即诸葛亮、关羽和曹操。曹操虽然不是忠义之士，但他智勇双全，才智过人，个性突出，不愧为“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

……吾以为三国有三奇，可称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历稽载籍，贤相林立，而名高万古者莫如孔明。其处而弹琴抱膝，居然隐士风流；出而羽扇纶巾，不改雅人深致。在草庐之中，而识三分天下，则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而至六出祁山，则尽乎人事。七擒八阵，木牛流马，既已疑鬼疑神之不测，鞠躬尽瘁，志决身歼，仍是为臣为子之用心。比管、乐则过之，比伊、吕则兼之，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历稽载

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如云长。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作事如青天白日，待人如霁月光风。心则赵抃焚香告帝之心，而磊落过之；意则阮籍白眼傲物之意，而严正过之：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历稽载籍，奸雄接踵，而智足以揽人才而欺天下者莫如曹操。听荀彧勤王之说而自比周文，则有似乎忠；黜袁术僭号之非而愿为曹侯，则有似乎顺；不杀陈琳而爱其才，则有似乎宽；不追关公以全其志，则有似乎义。王敦不能用郭璞，而操之得士过之；桓温不能识王猛，而操之知人过之；李林甫虽能制禄山，不如操之击乌桓于塞外；韩侂胄虽能贬秦桧，不若操之讨董卓于生前；窃国家之柄而姑存其号，异于王莽之显然弑君；留改革之事以俟其儿，胜于刘裕之急欲篡晋；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有此三奇，乃前后史之所绝无者，故读遍诸史，而愈不得不喜读《三国志》也。（毛宗岗《读三国志法》）

一 诸葛亮

历史上的诸葛亮，作为一代名相，其高尚的品格，出众的才干，早已成为世代良臣的楷模，名垂千古。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料事如神，未卜先知的特点，给世代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形象，其最为感人的艺术魅力，则在于他的忠贞坚毅的品格。作品从第三十六回至三十八回，写刘备三顾茅庐，一方面表现刘备欲成大业，思贤若渴；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表现出诸葛亮“择主”的谨慎；而这种谨慎，正显示出诸葛亮对自己、对事业的负责精神，也就是对自己将要为之献身的事业的忠诚。

"三顾"中的前两次，虽然诸葛亮尚未出场，但曲曲折折的情节，已从侧面描写了他的性格。

此卷极写孔明，而篇中却无孔明。盖善写妙人者，不如（于）有处写，正于无处写。写其人如闲云野鹤之不可定，而其人始远；写其人如威凤祥麟之不易睹，而其人始尊，且孔明虽未得一遇，而见孔明之居，则极其幽秀；见孔明之童，则极其古淡；见孔明之友，则极其高超；见孔明之弟，则极其旷逸；见孔明之丈人，则极其清韵；见孔明之题咏，则极其俊妙。不待接席言欢，而孔明之为孔明，于此领略过半矣。（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三十七回评语）

刘备第三次来隆中，始与诸葛亮相见，共商大计。诸葛亮虽久居隆中，但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并为刘备筹划了最根本的战略。

……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

诸葛亮出山后，以其超人的才智，在三十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文韬武略，叱咤风云，成为集中体现《三国演义》作者和广大民众理想的文学形象。



诸葛亮出山后不久，就"进入"了赤壁之战的主要角色，他的忠贞、才干和智慧得到了全面的表现。在曹操以百万大军直逼江南的严重形势下，诸葛亮只身来到东吴，稳定和激起孙权及其左右的抗曹决心，以便在孙曹之战中，为刘备集团争得立足之地和发展之机。他首先驳斥了东吴张昭等文臣的降曹论，进而以"激将法"激励孙权，并晓之以大义，利害，终于稳定了孙权的抗曹决心。

数巡之后，权曰："曹操平生所恶者：吕布、刘表、袁绍、袁术、豫州与

孤耳。今数雄已灭，独豫州与孤尚存。孤不能以全吴之地，受制于人。吾计决矣。非刘豫州莫与当曹操者；然豫州新败之后，安能抗此难乎?"孔明曰："豫州虽新败，然关云长犹率精兵万人；刘琦领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惫，近追豫州，轻骑一日夜行三百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者也。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士民附操者，迫于势耳，非本心也。今将军诚能与豫州协力同心，破曹军必矣。曹军破，必北还，则荆、吴之势强，而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惟将军裁之。"权大悦曰："先生之言，顿开茅塞。吾意已决，更无他疑。即日商议起兵，共灭曹操。"遂令鲁肃将此意传谕文武官员，就送孔明于馆驿安歇。(《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

东吴大都督周瑜，本是坚定的抗曹派，但他故弄心机，在诸葛亮面前伪称决意降曹。而周瑜是东吴的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诸葛亮必须让他吐露抗曹决心，方可共商破曹之计。于是，诸葛亮以《铜雀赋》为题材，激怒周瑜，使之"勃然大怒，离座指北而骂曰："老贼（指曹操）欺吾太甚!"终于吐露了抗曹真言。

铜雀旧赋云："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此言东西有玉龙、金凤之两台，而接之以桥也。以蝃蝀比之，即从阿房赋所谓"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凌空，不霁何虹"者也。孔明乃将"桥"字改作"乔"字，将"西"字改"南"字，将"连"字改作"揽"字，而下句则全改之，遂轻轻划在二乔身上去……



前卷孙权谓孔明曰："非豫州莫与当曹操者。"是孔明之激怒孙权而致权之求助于玄德也。此卷周瑜谓孔明曰："望孔明助一臂之力，同破曹贼。"是孔明之激怒周瑜而致瑜之求助于孔明也。本是玄德求助于孙权，却能使孙权反求助于玄德；本是孔明求助于周瑜，却能使周瑜反求助于孔明。孔明之智，真妙绝千古。(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四十四回评语)

然而，周瑜天性嫉妒，时有除掉诸葛亮之心，因此，诸葛亮只得一面向周瑜献计献策，以求战胜曹操，一面又要时时提防周瑜的陷害。"草船借箭"的情节，最集中地表现出诸葛亮既挫败周瑜的伎俩，又为破曹做出贡献的才干。

却说鲁肃私自拨轻快船二十只，各船三十余人，并布幔、束草等物，尽皆齐备，候孔明调用。第一日却不见孔明动静，第二日亦只不动。至第三日四更时分，孔明密请鲁肃到船中。肃问曰："公召我来何意？"孔明曰："特请子敬同往取箭。"肃曰："何处去取？"孔明曰："子敬休问，前去便见。"遂命将二十只船用长索相连，径往北岸进发。

是夜大雾漫天，长江之中雾气更甚，对面不相见。孔明促舟前进。……当夜五更时候，船已近曹操水寨。孔明教把船只头西尾东，一带摆开，就船上擂鼓呐喊。鲁肃惊曰："倘曹兵齐出，如之奈何？"孔明笑曰："吾料曹操于重雾中必不敢出。吾等只顾酌酒取乐，待雾散便回。"

却说曹操寨中听得擂鼓呐喊，毛玠、于禁二人慌忙飞报曹操。操传令曰："重雾迷江，彼军忽至，必有埋伏，切不可轻动。可拨水军弓弩手乱箭射之。"又差人往旱寨内唤张辽、徐晃各带弓弩军三千，火速到江边助射。比及号令到时，毛玠、于禁怕南军抢入水寨，已差弓弩手在寨前放箭。少顷，旱寨内弓弩手亦到，约一万余人，尽皆向江中放箭，箭如雨发。孔明教把船吊回，头东尾西，逼近水寨受箭，一面擂鼓呐喊。待至日高雾散，孔明令收船急回。二十只船两边束草上，排满箭枝。孔明令各船上军士齐声叫曰："谢丞相箭！"……

却说孔明回船，谓鲁肃曰："每船上箭约五六千矣。不费江东半分之力，已得十余万箭。明日即将来射曹军，岂不甚便！"肃曰："先生真神人也！何以知今日如此大雾？"孔明曰："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因此敢任三日之限。……"鲁肃拜服。（《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

借箭之计，其利有三：使东吴得十万箭之用，一利也。既得十万箭之用，而又省造十万箭之费，是以二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二利也。……而又令曹军有十余万箭之失，是以三十万箭之利与江东也，三利也。在孔明，不过施一小计耳，而其利至于如此，真不愧军师之称哉！（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四十六回评语）



诸葛亮成功地处理了与周瑜的关系，巩固了联合抗曹的格局，并为最后火攻破曹做出了重大贡献。据正史记载，破曹之日，恰逢"时风盛猛"，"东南风急"，故一战而成。

……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黄）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炎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

退，还保南郡。(《三国志·周瑜传》)

……至战日，(黄) 盖先取轻利舰十舫，载燥荻枯柴积其中，灌以鱼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龙幡于舰上。时东南风急，因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盖举火白诸校，使众兵齐声大叫曰："降焉!"操军人皆出营立观。去北军二余里，同时发火，火烈风猛，往船如箭，飞埃绝烂，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寨。……北军大坏，曹公退走。(《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

《三国演义》据此构思了借东风的情节，以表现诸葛亮的神异。当然，筑坛祭风，是虚妄的，这里实际表明的是诸葛亮运用自己的天文气象知识，预测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至二十二日丙寅，有东南大风，因此选定此时进攻，而大获全胜。

孔明之祭风，其孔明之用兵乎？仗剑登坛，号令严肃，仿佛与命将相似；按二十八宿与六十四卦，仿佛与布阵相似；下一层以青红黑白，分列四方旗帜，仿佛与四路奇兵相似；中一层又以五色间杂，分布八方，仿佛与八路奇兵相似；上一层以四人分左右两翼，又仿佛与两队奇兵相似。虽未用兵，而有同于用兵者。只一百二十人，不异千军万马之势，其视彼八十三万大军，不啻如腐草败苇，摧而折之，真不费力矣。(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四十九回评语)



赤壁大战之后，诸葛亮在与周瑜争夺南郡等地的较量中，全用智取，使周瑜损兵折将，直至身亡。通过赤壁之战的情节，作品成功地刻画了诸葛亮的形象；而这一形象的智慧与才干，在很多方面都体现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积累的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经验。"诸葛亮"成为才干、智慧的代名词。

《三国演义》自九十二回至一百零三回，写诸葛亮"六出祁山"，进一步塑造了这一形象忠贞坚毅、高风亮节的品格。历史上的六出祁山，是指从建兴五年（227）至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多次率兵北伐的事迹。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五年，率诸军北驻汉中，临发，上疏曰……遂行，屯于沔阳。

六年春，扬声由斜谷道取郿，使赵云、邓芝为疑军，据箕谷，魏大将军曹真举众拒之。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于是以亮为右将军，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

冬，亮复出散关，围陈仓，曹真拒之，亮粮尽而还。魏将王双率骑追亮，亮与战，破之，斩双。七年，亮遣陈式攻武都、阴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众欲击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还，遂平二郡。诏策亮曰："……今复君丞相，君其勿辞。"

九年，亮复出祁山，以木牛运，粮尽退军，与魏将张郃交战，射杀郃。十二年春，亮悉大众由斜谷出，以流马运，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宣王对于渭南。亮每患粮不继，使己志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相持百余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及军退，宣王案行其营垒处所曰："天下奇才也！"（《三国志·诸葛亮传》）

《三国演义》依据正史记载所敷演的六出祁山，生动地表现了诸葛亮为北伐大业而运筹帷幄，巧设奇谋，以法治军，勇于自责，竭思殚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品格。

占领街亭（秦岭西侧的交通要道）是北伐的关键。诸葛亮对此有充分的认识。然而恰恰是在守卫街亭的战役中，他误用马谡而失败。在败退中，孔明天才地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使司马懿在胜利的形势下居然一再中计。



却说司马懿分兵而进：此时蜀兵已尽回汉中去了。懿引一军复到西城，因问遗下居民及山僻隐者，皆言孔明止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又无武将，只有几个文官，别无埋伏。武功山小居民告曰："关兴、张苞，只有各三千军，转山呐喊，鼓噪惊追，又无别军，并不敢厮杀。"懿悔之不及，仰天叹曰："吾不如孔明也！"（《三国演义》第九十五回）

诸葛亮与马谡"义同兄弟"，但为了"明正军律"，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同时，以用人不当"请自贬三等"。

谡自缚跪于帐前。孔明变色曰："汝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吾累次丁宁告诫：街亭是吾根本。汝以全家之命，领此重任。汝若早听王平之言，岂有此祸？今败军折将，失地陷城，皆汝之过也。若不明正军律，何以服众？汝今犯法，休得怨吾。汝死之后，汝之家小，吾按月给与禄粮，汝不必挂心。"叱左右推出斩之。谡泣曰："丞相视某如子，某以丞相为父。某之死罪，实已难逃。愿丞相思舜帝殛鲧用禹之义，某虽死，亦无恨于九泉！"言讫大哭。孔明挥泪曰："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孔明曰："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孔明流涕而答曰："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明，因此痛哭耳。"大小将士，无不流涕。马谡亡年三十九岁……

……于是孔明自作表文，令蒋琬申奏后主，请自贬丞相之职。……后主从之，乃诏贬孔明为右将军，行丞相事，照旧总督军马……（《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



诸葛亮在北伐的事业中，终于耗尽心血，病死军中。《三国演义》出色地完成了塑造一代贤相艺术形象的任务。由于《三国演义》的作者们，对诸葛亮充满了崇敬之情，因此，在塑造这一形象时难免过分理想化，甚至神化，正如鲁迅所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当然是《三国演义》的不足之处。

二　曹　　操

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军事家。

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

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完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武帝纪》)

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权臣与帝王，曹操的身上又存在着奸诈、残忍等等恶劣的品质。因此，后世对曹操的评价一向是有褒有贬，毁誉参半的。《三国演义》里的曹操，作为一个文学形象，他的恶劣的品格，得到更突出的表现，成为这一形象的主色调。而且，曹操的恶劣品格，也并非完全是小说家言：所谓“流俗相欺”的虚构，其根源正是历史上的曹操“好立诡谋”的实际。

《魏志》注引《语林》曰，匈奴遣使来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己握刀侍立。既而使人问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对曰：“曹公美则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杀使者云云。……虽愚暗之主，犹所不为，况英略之君，岂其若是！……盖曹公多诈，好立诡谋，流俗相欺，遂为此说。(刘知几《史通·暗惑》)

《三国演义》里的曹操，有着明确的、也是卑劣的人生哲学，即“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曹)操与(陈)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遂与宫拔剑直人，不问男女，皆杀之，一连杀死八口。……宫曰：“孟德心多，误杀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操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操曰：“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杀，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三国演义》第四回)



曹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则往往不择手段，甚至无所不用其极。

却说曹兵十七万……(与袁术)相拒月余，粮食将尽。……仓官王垕人禀操曰：“兵多粮少，当如之何?”操曰：“可将小斛散之，权且救一时之急。”

垕曰："兵士倘怨，如何？"操曰："吾自有策。"垕依命，以小斛分散。操暗使人各寨探听，无不嗟怨，皆言丞相欺众。操乃密召王垕入曰："吾欲问汝借一物，以压众心，汝必勿吝。"垕曰："丞相欲用何物？"操曰："欲借汝头以示众耳。"垕大惊曰："某实无罪！"操曰："吾亦知汝无罪，但不杀汝，军心变矣。汝死后，汝妻子吾自养之，汝勿虑也。"垕再欲言时，操早呼刀斧手推出门外，一刀斩讫，悬于高竿，出榜晓示曰："王垕故行小斛，盗窃官粮，谨按军法。"于是众怨始解。(《三国演义》第十七回)

曹操一生，无所不用其借：借天子以令诸侯；又借诸侯以攻诸侯；至于欲安军心，则他人之头亦可借；欲申军令，则自己之发亦可借。借之谋愈奇，借之术愈幻，是千古第一奸雄。(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十七回评)

曹操是个爱才的君主，在他身边聚集了大批谋臣战将；但他在任用人才时，却又充满了猜疑和欺诈，而且绝对不允许这些谋臣窥知他的内心，或阻碍他满足某种欲望。

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被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适庖官进鸡汤，曹见碗中有鸡肋，因而有感于怀。正沉吟间，夏侯惇入帐，禀请夜间口号。操随口曰："鸡肋，鸡肋。"惇传令众官，都称"鸡肋"。行军主簿杨修。见传"鸡肋"二字，便教随行军士各收拾行装，准备归程。有人报之夏侯惇。惇大惊，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公何收拾行装？"修曰："以今夜号令，便知魏王不日将退兵归也：鸡肋者，食之无肉，弃之有味。今进不能胜，退恐人笑，在此无益，不如早归；来日魏王必班师矣。……"……操唤杨修问之，修以"鸡肋"之意对。操大怒曰："汝怎敢造言，乱我军心！"喝刀斧手推出斩之，将首级号令于辕门外。



原来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操尝造花园一所；造成，操往观之，不置褒贬，只取笔于门上书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晓其意，修曰："'门'内添'活'字，乃'阔'字也：丞相嫌园门阔耳。"于是再造墙围，改造停当，又请操观之。操大喜，问曰："谁知吾意？"左右曰："杨修也。"操虽称美，心甚忌之。又一日，塞北送酥一盒至，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之案头。修入见之，竟取匙与众分食讫。操问其故，修答曰："盒上明书'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操虽喜笑，而心恶之。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常吩咐左右："吾梦中好杀人，凡吾睡着，汝等切勿近前。"一日昼寝帐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盖。操跃起，拔剑斩之，复上床睡；半晌而起，佯惊问："何人杀吾近侍？"众以实对。操痛哭，命厚葬之。人皆以

为操果梦中杀人；惟修知其意，临葬时指而叹曰："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操闻而愈恶之。……（《三国演义》第七十二回）

却说曹操在许都，威福日甚。长史董昭进曰："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侍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兴义兵，匡扶汉室，当秉忠贞之志，守谦退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闻言，勃然变色。……深恨之，以为不助己也。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兴兵下江南，就命荀彧同行。彧已知操有杀己之心，托病止于寿春。忽曹操使人送饮食一盒至，盒上有操亲笔封记。开盒视之，并无一物。荀彧会其意，遂服毒而亡。年五十岁。……（《三国演义》第六十一回）

按：毛宗岗以为上引二事中修、彧均属应得，固有道理；然就曹操而论，残杀谋士，正是其性格之表现。

《三国演义》虽然以种种夸张的手法表现了曹操的恶迹，但同时对曹操优胜于其他人物之处也有真实的写照。

郭嘉曰："……今（袁）绍有十败，公（指曹操）有十胜，绍兵虽盛，不足惧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也；绍以逆动，公以顺率，此义胜也；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外宽内忌，所任多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惟才，此度胜也；绍多谋少决，公得策辄行，此谋胜也；绍专收名誉，公以至诚待人，此德胜也；绍恤近忽远，公虑无不周，此仁胜也；绍听谗惑乱，公浸润不行，此明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武胜也。……"（《三国演义》第十八回）



三 关 羽

历史上的关羽，是蜀汉名将，与张飞"皆称万人之敌"，"并有国士之风"。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先主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

艰险。先主之袭杀徐州刺史车胄，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而身还小沛。

建安五年，曹公东征，先主奔袁绍。曹公擒羽以归，拜为偏将军，礼之甚厚。绍遣大将颜良攻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曹公使张辽及羽为先锋击之。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绍诸将莫能当者，遂解白马围。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初，曹公壮羽为人，而察其心神无久留之意，谓张辽曰："卿试以情问之。"既而辽以问羽，羽叹曰："吾极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吾要当立效以报曹公乃去。"辽以羽言报曹公，曹公义之。及羽杀颜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赏赐。羽尽封其所赐，拜书告辞，而奔先主于袁军。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

从先主就刘表。表卒，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将南渡江，别遣羽乘船数百艘会江陵。曹公追至当阳长阪，先主斜趣汗津，适与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孙权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军退归。先生收江南诸郡，乃封拜元勋，以羽为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二十四年，先主为汉中王，拜羽为前将军，假节钺。是岁，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汎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梁、郏、陆浑群盗或遥受羽印号，为之支党，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将军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羽之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军退还。权已据江陵，尽虏羽士众妻子，羽军遂散。权遣将逆击羽，斩羽及子平于临沮。

追谥羽曰壮缪侯。子兴嗣。……

评曰：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

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

《三国演义》中武将如云，而关羽则以他特有的气质和精神“绝伦逸群”。他义重如山，正气凛然，忠于汉室，忠于刘备，一切行为皆以义为准。

……转过山坡，忽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帝连射三箭不中，顾谓操曰：“卿射之。”操就讨天子宝雕弓、金纰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纰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众皆失色。玄德背后云长大怒，剔起卧蚕眉，睁开丹凤眼，提刀拍马便出，要斩曹操。玄德见了，慌忙摇手送目。关公见兄如此，便不敢动。……宴毕，驾回许都。众人各自归歇。云长问玄德曰：“操贼欺君罔上，我欲杀之，为国除害，兄何止我？”……云长曰：“今日不杀此贼，后必为祸。”（《三国演义》第二十回）

在下邳城外，关羽被曹军围困，不得已而暂归曹操；但他明确提出了“降汉、保嫂、寻兄”三原则。尽管降汉降曹之辩并无实际意义，但在当时情势下，为保护二嫂，待机寻兄，这是他惟一可以采取的立场。在暂归曹操之后，关羽拒绝了一切利诱，静候玄德消息。



……（曹操）次日设大宴，会众谋臣武士，以客礼待关公，延之上座；又备绫锦及金银器皿相送。关公都送与二嫂收贮。关公自到许昌，操待之甚厚：小宴三日，大宴五日；又送美女十人，使侍关公。关公尽送入内门，令伏侍二嫂。……

一日，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即度其身品，取异锦作战袍一领相赠。关公受之，穿于衣底，上仍用旧袍罩之。操笑曰：“云长何如此之俭乎？”公曰：“某非俭也。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某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赐而忘兄长之旧赐，故穿于上。”操叹云：“真义士也！”然口虽称美，心实不悦。

忽一日，操请关公宴。临散，送公出府，见公马瘦，操曰：“公马因何而瘦？”关公曰：“贱躯颇重，马不能载，因此常瘦。”操令左右备一马来。须臾

牵至，那马身如火炭，状甚雄伟。操指曰："公识此马否?"公曰："莫非吕布所骑赤兔马乎?"操曰："然也。"遂备鞍辔送与关公。关公再拜称谢。操不悦曰："吾累送美女、金帛，公未尝下拜；今吾赠马，乃喜而再拜：何贱人而贵畜耶?"关公曰："吾知此马日行千里，今幸得之，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操愕然而悔。关公辞去。……(《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

当关羽一旦获知刘备下落，则立即"挂印封金"，辞别曹操，保护二嫂，直奔刘备下处。于是有所谓"过五关斩六将"的情节。关羽对刘备义重如山，忠贞不贰的性格得到了完美的表现。

然而，关羽亦时为义气所缚，而无视原则。赤壁之战之后，关羽立下军令状，要在华容道擒拿曹操；但当曹操出现在他的面前时，无原则的义，主宰了一切，他轻轻放过了曹操。义，使关羽模糊了最起码的敌我界线。

言未毕，一声炮响……为首大将关云长，提青龙刀，跨赤兔马，截住去路。曹军见了，亡魂丧胆……(操)即纵马向前，欠身谓云长曰："将军别来无恙!"……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想当时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又见曹军惶惶皆欲垂泪，一发心中不忍。于是把马头勒回，谓众军曰："四散摆开。"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操见云长回马，便和众将一齐冲将过去。云长回身时，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云长大喝一声，众军皆下马，哭拜于地。云长愈加不忍。正犹豫间，张辽骤马而至。云长见了，又动故旧之情；长叹一声，并皆散去。……(《三国演义》第五十回)



或疑关公之于操，何以欲杀之于许田，而不杀之于华容?曰：许田之欲杀，忠也；华容之不杀，义也。……(毛宗岗《三国志演义》第五十回评语)

关羽一生，无所畏惧，充分体现了英雄主义精神。他刮骨疗毒，言笑自若的壮举，已见诸正史，《三国演义》则更予渲染，以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来表现这个顶天立地英雄人物的形象。

忽一日，有人从江东驾小舟而来，直至寨前。……自言姓名："乃沛国谯郡人：姓华名佗，字元化。……"时关公本是臂痛，恐慢军心，无可消遣，正与马良弈棋；闻有医者至，即召入。礼毕，赐坐。茶罢，佗请臂视之。公袒下衣袍，伸臂令佗看视。佗曰："此乃弩箭所伤，其中有乌头之药，直透入

骨；若不早治，此臂无用矣。”公曰：“用何物治之？”佗曰：“某自有治法——但恐君侯惧矣。”公笑曰：“吾视死如归，有何惧哉？”佗曰：“当于静处立一标柱，上钉大环，请君侯将臂穿于环中，以绳系之，然后以被蒙其首。吾用尖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刮去骨上箭毒，用药敷之，以线缝其口，方可无事——但恐君侯惧耳。”公笑曰：“如此，容易！何用柱环？”令设酒席相待。

公饮数杯酒毕，一面仍与马良弈棋，伸臂令佗割之。佗取尖刀在手，令一小校，捧一大盆于臂下接血。佗曰：“某便下手，君侯勿惊。”公曰：“任汝医治，吾岂比世间俗子，惧痛者耶？”佗乃下刀，割开皮肉，直至于骨，骨上已青，佗用刀刮骨，悉悉有声。帐上帐下见者皆掩面失色。公饮酒食肉，谈笑弈棋，全无痛苦之色。

须臾，血流盈盆，佗刮尽其毒，敷上药，以线缝之。公大笑而起。谓众将曰：“此臂伸舒如故，并无痛矣，先生真神医也！”佗曰：“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

……关公箭疮既愈，设席款谢华佗。佗曰：“君侯箭疮虽治，然须爱护，切勿怒气伤触。过百日后，平复如旧矣。”关公以金百两酬之。佗曰：“某闻君侯高义，特来医治，岂望报乎！”坚辞不受，留药一帖，以敷疮口，辞别而去。（《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

关羽的英雄主义精神，还表现在身处险境之中，而能以威武的气势压倒敌人。如“单刀赴会”的故事，情节极简单，而关羽大无畏的威严气势，则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仓在阶下厉声曰：“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岂独是汝东吴当有耶？”云长变色而起，夺周仓所捧大刀，立于庭中，目视周仓而叱曰：“此国家之事，汝何敢多言！可速去！”仓会意……云长右手提刀，左手挽住鲁肃手，佯推醉曰：“公今请吾赴宴，莫提起荆州之事。吾今已醉，恐伤故旧之情。他日令人请公到荆州赴会，另作商议。”鲁肃魂不附体，被云长扯至江边。吕蒙、甘宁，各引本部军欲出；见云长手提大刀，亲握鲁肃，恐肃被伤，遂不敢动。云长到船边，却才放手，早立于船首，与鲁肃作别。肃如痴如呆，看关公船已乘风而去。（《三国演义》第六十六回）

关羽重义、雄毅的性格，有时又发展为气盛高傲，“刚而自矜”

的一面。在处理与东吴的关系时，他不讲策略，损害了联吴抗魏的基本方针，导致惨痛的失败。

（孙权）遣诸葛瑾为使，投荆州来。入城见云长，礼毕。云长曰："子瑜此来何意?"瑾曰："特来求结两家之好：吾主吴侯有一子，甚聪明，闻将军有一女，特来求亲。两家结好，并力破曹。此诚美事，请君侯思之。"云长勃然大怒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立斩汝首！再休多言。"遂唤左右逐出。瑾抱头鼠窜，回见吴侯；不敢隐匿，遂以实告。权大怒曰："何太无礼耶！"便唤张昭等文武官员，商议取荆州之策……（《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

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关羽的性格是十分鲜明而生动的，在中国文学史人物画廊里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民间长久流传，受到民众的喜爱。封建统治者，利用关羽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忠义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以封王封帝，给他戴上"大帝"、"圣君"桂冠的手段，予以神化。使之成为统治和束缚人民的工具。这是中国封建文化历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三国演义》是一部忠义智勇的颂歌，它塑造的每一个英雄人物，都从不同侧面唱出了这首颂歌的旋律。除上述所谓"三绝"之外，它还给读者塑造了几百位个性突出的艺术形象。



三国之有三绝固已，然吾自三绝而外，更遍观乎三国之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者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荀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越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慈、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于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曹植，杨修，早慧则诸葛恪、钟会，应对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咨、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爽，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求之别籍，则未易一一见也。乃若知贤则有司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

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弥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其他早计如田丰，苦口如王累，矢贞如沮授，不屈如张任，轻财笃友如鲁肃，事主不二心如诸葛瑾，不畏强御如陈泰，视死如归如王经，独存介性如司马孚。炳炳麟麟，照耀史册。……（毛宗岗《三国志读法》）

第四节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取得了具有典范意义的成就。

一 "七分事实，三分虚构"

正确处理史实与虚构，是创作历史小说的关键。《三国演义》的情节与人物，绝大多数有历史依据，同时又有虚构。

人物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但其故事，则纯属虚构（包括民间传说与作者构思）。如在诸葛亮的故事中，舌战群儒，借东风、智激周瑜，柴桑吊孝、空城计等等，都于史无征；在关羽的故事中，秉烛达旦，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义释曹操等，正史亦无记载。

正史上有简略记载，而《三国演义》则加以夸张和渲染。如三顾茅庐：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生，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三国志·诸葛亮传》）

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玄德三顾草庐；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决策，战长江孙氏报仇。（略）（《三国演义》）

七擒孟获：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三国志·诸葛亮传》）

第八十七回：征南寇丞相大兴师，抗天兵蛮王初受执；第八十八回：渡泸水再缚番王，识诈降三擒孟获；第八十九回：武乡侯四番用计，南蛮王五次遭擒；第九十回：驱巨兽六破蛮兵，烧藤甲七擒孟获；第九十一回：祭泸水汉相班师，伐中原武侯上表。（略）（《三国演义》）

大闹凤仪亭：

……卓常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妾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三国志·吕布传》）

三年四月，司徒王允、尚书仆射士孙瑞、卓将吕布共谋诛卓。是时，天子有疾新愈，大会未央殿。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等，将亲兵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守掖门。布怀诏书。卓至，肃等格卓。卓惊呼布所在。布曰："有诏"，遂杀卓，夷三族。（《三国志·董卓传》）

第八回：王司徒巧使连环计，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第九回：除凶暴吕布助司徒，犯长安李傕听贾诩。（略）（《三国演义》）

把正史记载中某人所为之事，移于他人，即所谓"张冠李戴"。这也是一种"虚构"，目的在于更突出人物个性，如据正史所记，怒鞭督邮者乃刘备，而《三国演义》则"移"为张飞所为。



……先主……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抑，弃官亡命。

裴注引《典略》：……督邮至县，当遣备，备素知之。闻督邮在传舍，备欲求见督邮，督邮称疾不肯见备，备恨之，因还治，将吏卒更诣传舍，突入门，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邮"。遂就床缚之，将出到界。自解其绶以系督邮颈，缚之着树，鞭杖百余下，欲杀之。督邮哀求。乃释去之。（《三国志·先主传》）

第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谋诛宦竖。（略）（《三国演义》）

又如正史载，华雄乃为孙坚所斩，而《三国演义》敷演为关羽温酒斩华雄。

……坚移屯梁东，大为（董）卓军所攻，坚与数十骑溃围而出。……坚复相收兵，合战于阳人，大破卓军，枭其都督华雄等。（《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

忽探子来报："华雄引铁骑下关，用长竿挑着孙太守赤帻，来寨前大骂搦战。"绍曰："谁敢去战？"……操教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关公曰："酒且斟下，某去便来。"出帐提刀，飞身上马。众诸侯听得关外鼓声大振，喊声大举，如天摧地塌，岳撼山崩，众皆失惊。正欲探听，鸾铃响处，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三国演义》第五回）

在《三国演义》里，史实，如主干；虚构，如枝蔓，共同构成茂盛的大树——这就是"七实三虚"的含义。清代学者章学诚对此提出批评，正从反面证明了"七实三虚"的艺术效果。

……凡演义之书，如《列国志》、《东西汉》、《说唐》及《南北宋》，多纪实事；《西游》、《金瓶》之类，全凭虚构：皆无伤也。惟《三国演义》，则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故演义之属，虽无当于著述之伦，然流俗耳目渐染，实有益于劝惩。但须实则概从其实，虚则明著寓言，不可虚实错杂如《三国》之淆人耳。（《章氏遗书外编·丙辰札记》）



二　战争描写与计谋艺术

《三国演义》描写了无数次战争，被誉为军事文学作品。其战争描写的突出特点是表现参战各方智慧与计谋的较量。有研究者作过统计：全书描写计谋达四百余处。其中既有传统的所谓三十六计，如围魏救赵、借刀杀人、声东击西、暗渡陈仓、调虎离山、金蝉脱壳、美人计、反间计等等，又有创新之笔，如驱虎吞狼、掘坑待虎、减兵添灶、疑兵计、诈降计、骄兵计、缓兵计、韬晦之计、将计就计等等。

三　结构错落有致，章法变通严谨

《三国演义》叙百年之事，头绪繁多，人事错杂，其叙事章法之妙，组织安排之巧，实属罕见。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仿佛，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则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三国》一书，总起总结之中，又有六起六结。……

《三国》一书，有追本穷源之妙。……有巧收幻结之妙。……有以宾衬主之妙。……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有星移斗转，雨覆风翻之妙。……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有将雪见霰，将雨闻雷之妙。……有浪后波纹，雨后霢霂之妙。……有寒冰破热，凉风扫尘之妙。……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有添丝补锦，移针匀绣之妙。……有近山浓抹，远树轻描之妙。……有奇峰对插，锦屏对峙之妙。……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毛宗岗《三国演义读法》）

四　“文不甚深，言不甚俗”



《三国演义》的语言，是浅显的文言，既通俗易读，又简洁明快。这是作品得以广泛流传、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史之文，理微义奥，不如此，乌可以昭后世？语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此则史家秉笔之法。其于众人观之，亦尝病焉。故往往舍而不之顾者，由其不通乎众人，而历代之事，愈久愈失其传。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

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

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

客问于予曰："刘先主、曹操、孙权各据汉地为三国，史已志其颠末，传世久矣。复有所谓《三国志通俗演义》者，不几近于赘乎?"余曰："否，史氏所志，事详而文古，义微而旨深，非通儒夙学，展卷间，鲜不便思困睡。故好事者，以俗近语檃括成编，欲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义，因义而兴乎感，不待研精覃思，知正统必当扶，窃位必当诛，忠孝节义必当师，奸贪谀佞必当去；是是非非了然于心目之下，裨益风教，广且大焉，何病其赘耶?"客仰而大吼曰："有是哉！子之不我诬也。是可谓羽翼信史而不违者矣。简帙浩瀚，善本甚艰，请寿诸梓，公之四方，可乎?"余不揣谫陋，原作者之意，缀俚语四十韵于卷端，庶几歌咏而有所得欤？于戏！牛溲马勃，良医所珍，孰谓稗官小说，不足为世道重轻哉?

今古兴亡数本天，就中人物亦堪怜。欲知三国苍生苦，请听通俗演义篇。……嘉靖壬午孟夏吉望关中修髯子书于居易草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

《三国演义》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手法上也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如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绝对化的倾向，使人物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

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中国小说史略》）



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狡猾。——然而究竟它有很好的地方，像写关云长斩华雄一节，真是有声有色；写华容道上放曹操一节，则义勇之气可掬，如见其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第三章

《水浒传》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通俗小说《水浒传》，是一部描写和歌颂我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伟大史诗。它以发生在北宋末年的宋江起义为题材，生动地叙述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揭示了农民起义的本质原因和历史的局限；塑造了一大批农民起义英雄形象。《水浒传》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作者和版本



一 成书过程

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波及的地域，大抵为今之山东、河北、安徽、江苏等地；具有一定的声势、规模，致使“官军莫敢撄其锋”；但其结局，史料记载不一，或降或杀，诸说并存。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宋史·侯蒙列传》）

宣和三年二月，甲戌，降诏招抚方腊。……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徽宗本纪》)

（叔夜）以徽猷阁待制再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宋史·张叔夜列传》)

朝廷对宋江起义的既定方针，显然是招降；但宋江是接受“招降”，还是被擒而后降，亦难确指。至于宋江投降以后，是否参与征伐方腊，记载亦不一。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乃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宛洞（指方腊）。(李埴《十朝纲要》卷十八)

（宣和）三年四月戊子，初，童贯与王禀、刘镇两路预约会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源洞于中……刘镇将中军，杨可世将后军，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明、赵许、宋江……(杨仲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宣和二年，方腊反于睦州，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败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



这似乎表明宋江投降朝廷后，以“裨将”身份参与了征讨方腊的战争；但是，又有相反的记载：

（宣和三年）（方）公遂得生擒腊，献军中，槛送京师。八月丙辰，腰斩于市。所破州县，渐复牧宁。是年，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方志棠编《桂林方氏宗谱·忠义彦通方公传》)

公讳可存，字嗣长……宣和初元，王师伐夏，公有所获绩，升阁门宣赞舍入。方腊之叛，用第四将从军，诸入籍才，互以推公，公遂兼率三将兵，奋然先登，士皆用命。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迁武功大夫。……(《宋故武功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

志铭》)。

这说明宋江是在方腊被斩之后“就擒”的，根本不存在征方腊的问题。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出，宋江的结局，是“杀降”，其依据是《夷坚志》。

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泺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宋江起义的结局，无论是降，是擒，是杀，总之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南宋以来，生活在封建压迫之下的广大人民，却把宋江起义的史实，敷演成故事传说，作为苦难与抗争的寄托，广泛流传开来。南宋时极为兴盛的“说话”，就出现了宋江起义的人物与故事。



……言《石头孙立》……《戴嗣宗》……此乃谓之公案；论……《青面兽》……此乃为扑刀局段；言《花和尚》、《武行者》……此为杆棒之序头；……。(罗烨《醉翁谈录》)

民间的流传，也引起了文人的兴趣和关注。南宋画家龚开(圣与)曾作《宋江三十六人像赞》并《序》，画像已失传，《赞》与《序》保留在周密《癸辛杂识集续》中。

龚圣与作《宋江三十六赞》并《序》曰：“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者。虽有高人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壮时，慕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中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

即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虽然，彼跖与江，与之盗名而不辞，躬履盗迹而无讳者也。岂若世之乱臣贼子，畏影而自走，所为近在一身，而其祸未尝不流四海？呜呼！与其逢圣公之徒，孰若跖与江也！"（周密《癸辛杂识》续集）

龚开所"赞"之三十六人是

呼保义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岂若狂卓，专犯忌讳；智多星吴学究：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予，酒色粗人；玉麒麟卢俊义……大刀关胜……活阎罗阮小七……尺八腿刘唐……没羽箭张清……浪子燕青……病尉迟孙立……浪里白跳张顺……船火儿张横……短命二郎阮小二……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混江龙李俊……九纹龙史进……小李广花荣……霹历火秦明……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插翅虎雷横……神行太保戴宗……急先锋索超……立地太岁阮小五……青面兽杨志……赛关索杨雄……一直撞董平……两头蛇解珍……美髯公朱仝……没遮拦穆横……拼命三郎石秀……双尾蝎解宝……铁天王晁盖……金枪班徐宁……扑天雕李应……。

另外，元人陆友亦有《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记写宋江起义的声势。



忆昔熙宁全盛日，百年曾未识干戈。江南丞相变法度，不恤人言新进多。蔡家京卞出门下，首乱中原倾大厦。睦州盗起隳连北，谁挽长江洗兵马？京东宋江三十六，白日横行大河北。官军追捕不敢前，悬赏招之使擒贼。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楚龚如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我尝舟过梁山泺，春水方生何渺漠。或云此是碣石村，至今闻之犹虢魄。（陆友《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见《元诗选》）

宋末元初，出现了一部无名氏作品《大宋宣和遗事》，全书七万六千余言，分子目二百九十余条，类似"说话"艺人的讲史底

本。其中讲述的水浒故事，已具相当规模。

《宣和遗事》二卷，载徽、钦二帝北狩二百七十余事。虽宋人所记，辞近瞽史，颇伤不文。（高儒《百川书志》）

世所传《宣和遗事》极鄙俚，然亦是胜国时闾阎俗说，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记宋江三十六人，卢俊义作李俊义，杨雄作王雄，关胜作关必胜，自余俱小不同，并花石纲等事，皆似是《水浒》事本，倘出《水浒》后，必不更创新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大宋宣和遗事》世多以为宋人作，而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则其书或出于元人，抑宋人旧本，而元时又有增益，皆不可知，口吻有大类宋人者，则以抄撮旧籍而然，非著者之本语也。书分前后二集，始于称述尧舜而终以高宗之定都临安，案年演述，体裁甚似讲史。惟节录成书，未加融会，故先后文体，致为参差，灼然可见。其剽取之书当有十种。前集先言历代帝王荒淫之失者其一，盖犹宋人讲史之开篇；次述王安石变法之祸者其二，亦北宋末士论之常套；次述安石引蔡京入朝至童贯蔡攸巡边者其三，首一为语体，次二为文言而并杂以诗者；其四，则梁山泺聚义本末，首述杨志卖刀杀人，晁盖劫生日礼物，遂邀约二十人，同入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中国小说史略》）

先是朱勔运花石纲时分，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李进义等十名，运花石已到京城，只有杨志在颍州等候孙立不来，在彼处雪阻。……那杨志……旅途贫困，缺少果足，未免将一口宝刀出市货卖。终日价无人商量。行至日晡，遇一个恶少后生要买宝刀，两个交口厮争，那后生被杨志挥刀一斫，只见头随刀落。杨志上了枷，取了招状，送狱推勘结案。……着两人防送往卫州交管。正行次，撞着一汉……杨志……却认得是孙立指使孙立惊怪：“哥怎恁地犯罪?”杨志把那卖刀杀人的事，一一说与孙立。……那孙立……星夜奔归京师，报与李进义等知道杨志犯罪因由。这李进义同孙立商议，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大宋宣和遗事》）

是年，正是宣和二年五月，有北京留守梁师宝将十万贯金珠珍宝、奇巧匹段，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奔至京师，赶六月初一日为蔡太师上寿。其马县尉一行人，行到五花营堤上田地里……未免在彼歇凉片时，撞着八个大汉，担着一对酒桶，也来堤上歇凉靠歇了。马县尉问那汉：“你酒是卖的?”

那汉道："我酒味清香清辣，最能解暑荐凉。官人试置些饮？"马县尉口内饥渴疲困，买了两瓶，令一行人都吃些个。未吃酒时，万事俱休；才吃酒后，便觉眼花头晕，看见天在下，地在上，都麻倒了，不省人事。笼内金珠、宝贝、段匹等物，尽被那八个大汉劫去了，只把一对酒桶撇下了。直至中夜，马县尉等醒来……见了知县尹大谅，告说上件事因。……把酒桶上验，见上面有"酒海花家"四字分晓。当有缉事人王平……将那姓花名约的人拿了，付吏张大年勘问因由。花约依实供吐道："三日前日午时分，有八个大汉，来我家里吃酒，道是往岳庙烧香，问我借一对酒桶，就买些个酒去烧香。"张大年问："那八个大汉，你认得姓名吗？"花约道："为头的是郓城县石碣村住，姓晁名盖，人号唤他做'铁天王'；带领得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张大年令花约供指了文字，将召保知在，行着文字下郓城县根捉。有那押司宋江接了文字看了，星夜走去石碣村，报与晁盖几个，暮夜逃走去也。……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落草为寇。(《大宋宣和遗事》)

一日，(晁盖等）思念宋押司相救恩义，密地使刘唐将带金钗一对，去酬谢宋江。宋江接了金钗，不合把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了；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得来历。忽一日……宋江回家，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偎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将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个杀了；就壁上写了四句诗。……宋江见官兵已退，走出庙来，拜谢玄女娘娘；则见香案上一声响亮，打一看时，有一卷文书在上。宋江才展开看了，认得是个天书，又写着三十六个姓名……那三十六人道个什底？智多星吴加亮、玉麒麟卢（李）进义、青面兽杨志、混江龙李海、九纹龙史进、入云龙公孙胜、浪里白跳（条）张顺、霹雳火秦明、活阎罗阮小七、立地太岁阮小五、短命二郎阮进、大刀关必胜、豹子头林冲、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金枪手徐宁、扑天雕李应、赤发鬼刘唐、一直撞董平、插翅虎雷横、美髯公朱仝、神行太保戴宗、赛关索王雄、病尉迟孙立、小李广花荣、没羽箭张青、没遮拦穆横、浪子燕青、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铁鞭呼延绰、急先锋索超、拼命二郎石秀、火船工张岑、摸着云杜迁、铁天王晁盖。……及到梁山泺上时分，晁盖已死。……吴加亮和那几个兄弟，共推让宋江做强人首领。……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江等。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的，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大宋宣和遗事》)



《大宋宣和遗事》的上述内容，说明了在宋末元初时，水浒故事的轮廓已经形成，三十六名主要人物的“小传”，也已基本定型。因此，它对《水浒传》的成书，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到了元代，在杂剧舞台上，出现了很多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所谓“水浒戏”，塑造了李逵等舞台形象。这些形象虽与后来《水浒传》中的同名人物形象，并不完全相符，还保留了早期民间流传的某些形态，但毕竟为《水浒传》的形成，提供了艺术借鉴。今存水浒戏剧目二十余种，流传下来的作品有《燕青博鱼》等六种。

《燕青博鱼》　元李文蔚撰。……其事则凭空捏造、绝无可据。……略云：梁山泊宋江，以重阳节，给假放众头领下山游赏，仍立限回山。燕青逾限当诛。吴用等为之请免，受责。青以气愤而目失明。江令下山觅医，青遂流落汴梁、汴梁人燕和，妻王腊梅有淫行。和弟卷毛虎燕顺，恶其嫂，弃家去。腊梅与奸夫杨衙内约，三月三日会于同乐院。及期，杨跨马赴院，撞倒盲人燕青，青欲牵马，反为杨所殴。杨驰去，青误扭一人，乃燕顺也。顺善针，怜青以盲受辱，为下针治盲，青目复明。通姓名，结为兄弟。青方困，借本贩鲜鱼以自给。时复三月三日，青至酒店博鱼。燕和夫妇在店饮，青与和博，和得鱼。青告苦于和，和还其鱼，负担欲去。值杨衙内至店，以青不回避，夺其担。青知即前殴己之人，还殴之，杨狼狈走。和见青拳勇，亦与结兄弟，引至家留养。中秋节，腊梅又约杨到园饮，为青所见，报和。持刀将杀杨，杨轶去。又欲杀腊梅，和犹豫未决。杨统众至，缚和及青，付官下狱。青与和越狱走。杨与腊梅复率众追。将及，青、和遇顺。时顺已入梁山寨，闻和及青受冤，扶贽来救。遂并力擒杨及腊梅而杀之。俱归梁山。（《曲海总目提要》）



《双献功》　元高文秀撰。演孙荣、郭念儿、白衙内事，皆《水浒》所无。……剧云：郓城县孔目孙荣与妻郭念儿，曾许泰安州神庙香愿三年，欲往还愿。时多盗贼，畏路难行。荣旧与宋江相识，因至梁山泊借一人防护。江下令，李逵愿行。江令立军状，改姓名，易农家服，偕荣去。荣妻念儿与白衙内通奸，设计令衙内先往店相候，以“眉儿镇常扢皱，夫妻每醉了还依旧”二语为口号，欲乘荣不备，互听口号，相率而逃。荣与逵同念儿行至店，留念儿于店。荣逵往庙中，择房为念儿宿处。念儿遂与衙内逃。荣返知之，与逵追不及。荣急而诉之官，官即白也，下荣于狱。逵闻，念在山寨立状保荣，不救荣，难以回寨，因伪为荣义弟，下狱中送饭，阴置蒙汁药于食物中，

赚狱卒食。卒倒，脱荣，使先驰归寨。逵又伪作伺候，以酒入衙内室，杀念儿及衙内，取其头献之山寨，故曰双献功也。(《曲海总目提要》)

《杏花庄》(即《李逵负荆》杂剧) 元康进之撰。……略云：酒家王林，有女满堂娇。住杏花村，与梁山泊近。林素闻宋江名，所部头领多至其家饮。有宋刚、鲁智恩者，冒称宋江、鲁智深。林本不识江，敬礼之，并出女劝酒，刚解红绢褡与女，旋掠之而去。时值清明，江令所部头领皆下山祭扫，限三日回寨，李逵下山过林家买酒，见林状悲苦，诘之。林告以宋江夺女事。逵甚怒，许林索女还。持斧奔入寨，斫倒杏黄旗，欲杀江及智深。江不知所以，令吴用详问，始得其故。江谓实无此事。逵不信，以红绢褡为据，必欲杀江。于是江立军令状与逵赌。同智深及逵至林家，辨事之真伪。真则江愿自尽，伪则取逵头。及问林，林曰非是。江归，逵惭惧，负荆请罪。吴用等皆为之请。江令逵擒得假江、深，即不问。时王林既知劫其女者为假宋江，方念逵恩，恐其见杀。值假宋江又至，林乃潜通知寨中，逵至，擒刚及恩，获其女还林。江乃设席剐刚、恩。赏逵功云。(《曲海总目提要》)

《还牢末》(无名氏作品)……略云：刘唐、史进，皆东平人，有勇力，习武艺。宋江闻其名，遣李逵下山，招之入伙。逵改名李得，路见不平，打死一人。拘至官，将抵命。孔目李荣祖，为改案作误伤，发配。李感恩，至荣祖家拜谢，道真名，并遗以金环，为荣祖妾萧娥所得。并闻逵名，知为大盗，乃与奸夫赵令史谋，首之于官。时刘唐、史进并在官为吏役。荣祖尝以事责唐，唐憾之，见娥出首，即至其家收荣祖。毒拷之，荣祖下狱。萧娥又以银嘱唐，令唐勒荣祖，弃于墙外。荣祖之子女，哀呼之而复醒。萧娥见之，告唐，复收之下狱。江久不见逵至，再遣阮小五持书挟金，来招唐、进。逵亦续闻荣祖下狱奔救。四人相值，各知事之始末。唐乃释荣祖，与逵、进及阮小五。共擒赵令史、萧娥。挈荣祖儿女归山寨。杀奸夫淫妇云。(《曲海总目提要》)



《争报恩》 元人撰。……略云：梁山泊与东平府相近，每月宋江遣一人至府探事。关胜奉差，逾月不至。续遣徐宁接应，再遣花荣，三人先后被难，皆被赵通判之妻李千娇救脱，结为兄弟。千娇为妾王腊梅控告，将受戮。三人却归山寨，故曰争报恩也。先是济州通判赵士谦，率其妻妾儿女，及家人李都管等赴任，以路梗留家属于东平客店中，只身之任，约到任后遣人马相接。腊梅与李都管有奸，私相饮。值关胜以病困乏资，烧肉至店，卖以自给。与都管口角，拳殴之倒地。腊梅欲缚胜送官。千娇见胜，认为兄弟，释之去。都管苏，复与腊梅奸。而徐宁适卧病其隔壁，都管腊梅皆以为贼，告千娇，将以宁付吏。千娇亦认为弟，释去。士谦至任，千娇居署之后园。夜焚香告

天，愿天下皆好男子，勿遭罗网。会花荣为人识破为盗，追逐至园，逾墙逃避，闻千娇语甚感激，欲一见之。千娇闻步履声，误谓夫至。出遇荣，亦与结兄弟。腊梅奔告士谦。士谦入室将杀荣，荣格倒士谦而轶。腊梅遂告千娇因奸杀夫，士谦以闻之太守，太守收千娇严拷，按律将决之。胜、宁及荣闻信，争下山劫千娇入山，并擒李都管、王腊梅至寨杀之。后送千娇归赵，复为夫妇。（《曲海总目提要》）

《鲁智深喜赏黄花峪》……剧演刘庆甫携妻李幼奴泰安进香，路遇蔡衙内，加以无礼。值杨雄过此解救。幼奴恐再遭蔡毒手，以木梳付刘，倘有意外，为后日寻妻信物。路中果被蔡抢至水南寨。刘奔梁山哭诉，宋江命李逵扮作货郎儿往救，遣鲁智深接应。蔡逃往黄花峪云严寺，不意鲁先在，共擒往山寨云。事极单纯，亦不见于《水浒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在民间长期流传的水浒故事基础上，于元末明初，由作家再创造而产生了伟大的长篇小说《水浒传》。

二　作者施耐庵

关于《水浒传》的作者，众说不一，或曰罗贯中作，或曰施耐庵作，或曰施作罗编，或曰施作罗续。



《水浒传》，罗贯著。贯字贯中，杭州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王圻《续文献通考》）

《三国》、《宋江》二书，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郎瑛《七修类稿》）

《忠义水浒传》一百卷。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高儒《百川书志》）

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今世传街谈巷语，有所谓演义者，盖尤在传奇、杂剧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世率以其凿空无据，要不尽尔也。余偶阅一小说序，称施某尝入市肆，细阅故书，于敝楮中得宋张叔夜擒贼招语一通，备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润饰成此编。……（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故老传闻：洪武初，越人罗氏，诙诡多智，为此书（指《水浒传》）

共一百回，各以妖异之语引于其首，以为之艳。嘉靖时，郭武定重刻其书，削去致语，独存本传。（汪道昆《水浒传序》）

李贽评论《水浒传》的文字中，涉及其作者时，称“施、罗二公”。

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李贽《忠义水浒传叙》）

金圣叹认为，《水浒传》前七十回施耐庵作，其后为罗贯中续。

观物者审名，论人者辨志。施耐庵传宋江，而题其书曰《水浒》……（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二》）

施耐庵《水浒》正传七十卷，又楔子一卷，原序一篇，亦作一卷，共七十二卷。……（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三》）

……呜呼！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如侯蒙其人者，亦幸而遂死耳。脱真得知东平，恶知其不大败公事，为世僇笑者哉！何罗贯中不达，犹祖其说，而有《续水浒传》（指七十回以后部分）之恶札也。（金圣叹《宋史纲批语》）

近世学者还认为施、罗之说皆不可信，“施耐庵”实为一托名。胡适说，施、罗皆属“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人”；鲁迅也疑耐庵为“托名”。



“施耐庵”大概是“乌有先生”、“亡是公”一流的人，是一个假托的名字。明朝文人受祸的最多。……明朝一代的文学要算《水浒传》的理想最激烈，故这书的著者自己隐讳也最深。……我们既不能考出《水浒传》的著者究竟是谁，正不妨仍旧认“施耐庵”为七十回本《水浒传》的著者，——但我们须要记得，“施耐庵”是明朝中叶一个文学大家的假名！（胡适《水浒传考证》）

……现存之《水浒传》实有两种，其一简略，其一繁缛。……简本撰人，止题罗贯中……比郭氏本出，始著耐庵，因疑施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当是后起，非古本所有。（《中国小说史略》）

由于史料记载互异，故《水浒传》作者问题，至今没有定论。但目前学界，一般仍确认施耐庵为《水浒传》的作者。

关于施耐庵的生平事迹，至今所知甚少；有的材料，虽有明确的记载，但这些材料本身的真伪、可信程度，至今还没有得到公认，兹照录备考。

处士施公，讳让，字以谦。鼻祖世居扬之兴化，后徙海陵白驹，本望族也。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得称。……（杨新《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施耐庵，原名耳，白驹人，祖籍姑苏，少精敏，擅文章。元至顺辛未进士，与张世诚部将卞元亨相友善。士诚缮甲兵，将窥窃元室，以卞元亨为先锋。元亨以耐庵之才荐士诚，屡聘不至。迨据吴称王，乃造其门，家人不与见。士诚入内，至耐庵室，见耐庵正命笔为文，所著为《江湖豪客传》——即《水浒传》也。……耐庵恐祸至，乃举家迁淮安。明洪武初，征书数下，坚辞不赴。未几，以天年终。（李恭简《兴化县续志·施耐庵传》）

公讳子安，字耐庵。生于元贞丙申岁，为至顺辛未进士。曾官钱塘二载，以不合当道权贵，弃官归里，闭门著述……先生之著作，有《志余》、《三国演义》、《隋唐志传》、《三遂平妖传》、《江湖豪客传》——即《水浒》。……（王道生《兴化县续志·施耐庵墓志》）

《幽闺记》为施君美作。君美名惠，即作《水浒传》之耐庵居士也。（《吴梅《顾曲麈谈》）



三 版 本

《水浒传》的版本问题较复杂，既有繁本、简本之别，又有百二十回、百十五回、百回、七十回之异。所谓“繁”与“简”，不在情节、人物，而是指叙述、描写的文字有粗略、细腻之不同。在繁本系统中，天都外臣本、容与堂本等百回本以及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都是重要的版本。鲁迅根据他当时掌握的资料，对《水浒传》的版本作了如下的叙述。

现存之《水浒传》则所知者有六本，而最重者四：

一曰一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明崇祯末与《三国演义》合刻为《英雄谱》，单行本未见。其书始于洪太尉之误走妖魔，而次以百八人渐聚山泊，已而受招安，破辽、平田虎王庆方腊，于是智深坐化于六和，宋江服毒而自尽，累显灵应，终为神明。惟文词蹇拙，体制纷纭，中间诗歌，亦多鄙俗，甚似草创初就，未加润色者，虽非原本，盖近之矣。……

二曰一百回本《忠义水浒传》。前署"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百川书志》六）。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前有汪太函序，托名天都外臣者"（《野获编》五）。今未见。别有本亦一百回，有李贽序及批点，殆即出郭氏本，而改题为"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修"。……

三曰一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亦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与李贽序百回本同。卷首有楚人杨定见序，自云事李卓吾，因袁无涯之请而刻此传；次发凡十条；次为《宣和遗事》中之梁山泺本末及百八人籍贯出身。全书自首至受招安，事略全同百十五回本，破辽小异，且少诗词，平田虎王庆则并事略亦异，而收方腊又悉同。文词与百回本几无别，特于字句稍有更定……

四曰七十回本《水浒传》。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实七十一回，有原序一篇，题"东都施耐庵撰"，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自云得古本，止七十回，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梦全伙被缚于张叔夜终，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斥曰"恶札"。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中国小说史略》）

忠义水浒传　　存　明嘉靖间刊本。……似是二十卷刊本。惜只存第十一卷，第五十一至第五十五回。……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



天都外臣序本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　明翻嘉靖本。……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天都外臣（汪道昆）序。

…………

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一百卷一百回　　存　明容与堂刊本。

…………

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一百二十回不分卷　　存　明袁无涯原刊本。引首题"李氏藏本忠义水浒全传"。发凡题"出相评点忠义水浒全传"。……题"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首李贽序，杨定见小引，又《宋鉴》、《宣和遗事》（摘录）、《发凡》、《水浒忠义一百八人籍贯出身》。改百回本第一回前半为引首。……即百回本增加二十回，演田虎、王庆故事……

金人瑞删定水浒传七十回　存　明崇祯旧刊贯华堂大字本。七十五卷。

……正文自卷五起。……题“东都施耐庵撰”。有金人瑞伪撰施耐庵序一篇及人瑞序三篇。人瑞第三序署皇帝崇祯十四年。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人瑞，字若采，号圣叹。长洲人。（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容与堂《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分有序本与无序本，无序本即无李卓吾之序，但有小沙弥怀林四篇文字。由于现在所见到的天都外臣本（原刊于万历十七年）系清康熙年间石渠阁补刻本，所以容与堂本可谓现存最早的完整的百回本，在《水浒传》版本史上有重要地位。金人瑞删定之七十回本，系将百回本之第一回改为楔子，百回本之第二回为第一回，以此类推，故金本之第七十回，实为百回本之第七十一回，而此回之后半回，又被金人瑞改写为卢俊义梦中百零八人全部被缚，以此结束全书，砍去此后的全部。这就是所谓金圣叹“腰斩”《水浒传》。由于七十回以前的内容，确系《水浒传》精华所在，而且又经过了金圣叹的润色，增强了可读性，所以金本成为流传最广的通行本。

第二节　《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和歌颂农民起义的最伟大的作品。明清两代，从朝廷到地方，都多次发布过禁毁《水浒传》的严令，其原因就在于《水浒传》歌颂“大逆不道”的农民起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给封建统治以打击，——这正是这部伟大文学作品最主要的价值。

……李青山诸贼啸聚梁山，破城焚漕，咽喉梗塞，二京鼎沸，诸贼以梁山为归，而山左前此莲妖之变，亦自郓城、梁山一带起。臣往来舟过其下数矣，非崇山峻岭，有险可凭。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于《水浒传》一书……（是书）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众竖

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筹算矣。臣故曰：此贼书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引自《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

……一面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水浒传》并原版，速令尽行烧毁，不许隐匿……（《崇祯十五年六月严禁〈水浒传〉令》同上书）

一　揭示农民起义的原因，表现农民起义的过程

《水浒传》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即“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它描绘了北宋末年政治腐败，权臣当道，“冠履倒置”，民不聊生的社会面貌。

……有正襟而言者曰：“十三经二十一史，不以是图，奈何亟亟齐东氏之言而为木灾也？”余谓诸君得无以为贼智而少之耶？《经》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若辈俱以匹夫亡命，千里横行，焚杵叫嚣，揭竿响应，此不过窃钩者耳。夷考当时，上有秕政，下有菜色。而蔡京、童贯、高俅之徒，壅蔽主聪，操弄神器，卒使宋室之元气索然，厌厌不振，以就夷虏之手。此诚窃国之大盗也。有王者作，何者当诛？彼不得沾一命为县官出死力，而此则析圭担爵，拖紫纡青。道君为国，一致于此，北辕之辱，固自贻哉！（汪道昆《水浒传序》）



太史公曰：“《说难》、《孤愤》，贤圣发愤之所作也。”由此观之，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夫忠义何以归于水浒也？其故可知也。夫水浒之众何以一一皆忠义也？所以致之者可知也。今夫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理也。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李贽

《忠义水浒传序》）

……当是时，宋德衰微，乾纲不揽，官箴失措，下民咨咨，山谷嗷嗷。英雄豪杰，愤国治之不平，悯民庶之失所，乃蝈起山东，乌合云从，据水浒之险以为依、涣汗大号，其势吞天浴日，奔鲸骇鸳，可谓涣奔其机，涣有丘矣。不知者曰：此民之贼也，国之蠹也。噫！不然也。彼盖强者锄之，弱者扶之，富者削之，贫者周之，冤屈者起而伸之，囚困者斧而出之，原其心虽未必为仁者博施济众，按其行事之迹，可谓桓文仗义，并轨君子。……（余象斗《题水浒传叙》）

作品中具体描写的高俅、蔡京、童贯、杨戬“四贼”，都是倒行逆施、无恶不作的官僚，特别是高俅的发迹史，更是对封建统治集团的暴露和讽刺。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京师人口顺，不叫高，却都叫他做高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亦胡乱学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将着两般玉玩器，怀中揣着书呈，径投端王宫中来。……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到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个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头谢罪，解膝下场。才踢几脚，端王喝彩。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那身份模样，这气球一似鳔胶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寸步不离。未及两个月，哲宗皇帝晏驾，无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议，册立端王为天子，立帝号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微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后，一向无事。忽一日，与高俅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后来没半年之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水浒传·第二回》）



高俅发迹后，即开始了迫害王进，陷害林冲以及镇压梁山义军

等一系列罪恶行径。而全书开篇即写高俅，正表明了国家、民族的灾难皆源于高层的统治集团，即所谓“乱自上作”。

一部大书七十回，将写一百八人也，乃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恨也。一部大书七十回而开书先写高俅，有以也。（金圣叹《水浒传》第一回批语）

而且，高俅发迹全靠当年的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因此，尽管《水浒》中不乏忠君的说教，但在实际的描写中，这个“君”，正是恶迹多端的奸臣的后台。昏君佞臣对人民大众的压迫，激起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农民起义的实质。

另一方面，《水浒传》又生动地描写了林冲、武松等等英雄人物被逼上梁山的过程，更进一步揭示了农民起义是人民大众在忍无可忍、走投无路的境况下被迫起来反抗的道理。例如从第六回到第十回所写的林冲的经历，就是最典型的逼上梁山的道路。林冲有教头的职务，有年轻的妻子，有小康的家庭，他绝无造反的意图。但是，高俅等奸贼，却务必要置他于死地。他一忍再忍，直到火烧草料场，面前惟死路一条的时候，他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投奔梁山。



……当时林冲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数内一个道：“这条计好么？”一个应道：“端的亏管营、差拨两位用心！回到京师，禀过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这番张教头没的推故。”……又一个道：“小人直爬入墙里去，四下草堆上，点了十来个火把，待走哪里去？”那一个道：“这早晚烧个八分过了。”又听得一个道：“便逃得性命时，烧了大军草料场，也得个死罪。”……（《水浒全传》第十回）

《水浒传》描写的梁山起义的形式，是经过长期酝酿，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在形成巩固的根据地之后，进而攻城略地，锄暴安良。作品在前四十回中，分别描写了林冲、武松、宋江等人走上梁

山的故事，有如独立的小传，显示出百川归海式的梁山义军聚集的过程，直到第四十回《梁山泊好汉劫法场，白龙庙英雄小聚义》，才转入了对梁山义军的“合写”。作为这支起义队伍形成过程的重要标志，第四十回是很重要的，金圣叹称它是“一部书之腰”。

首先，聚集了“二十九筹好汉”，构成了梁山义军的基本力量。

一行众人都上岸来到庙前。宋江看见张顺自引十数个壮汉在那只船头上。张横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带十数个庄客在一只船上。第三只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带十数个卖盐火家，都各执枪棒上岸来。……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这个便是晁盖哥哥．你等众位都来庙里叙礼则个。”张顺等九人，晁盖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逵，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龙庙聚会。(《水浒全传》第四十回)

其次，宋江正式加入梁山义军，使梁山起义继晁盖之后有了领袖。

……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众头领慌忙都跪下，齐道：“哥哥有甚事，但说不妨，兄弟们敢不听。”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学吏。初世为人，便要结识天下好汉。奈缘力薄才疏，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愿。自从刺配江州，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宋江因见父亲严训，不曾肯住。正是天赐机会，于路直至浔阳江上，又遭际许多豪杰。不想小可不才，一时间酒后狂言，险累了戴院长性命。感谢众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今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如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众人议论道：“……今若不随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哪里去?”



宋江大喜，谢了众人。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次后分作五起进程……自投梁山泊来。(《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

再次，由于闹了两座州郡，使梁山起义完全处于与朝廷正面对抗的地位，改变了过去分散的与个别贪官劣绅冲突的状况。

……宋江便道：“……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

……"

……众人议论道："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闹了两处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军马来擒获。……"（《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

第四十回以后，梁山义军在宋江晁盖领导下，与官军和地方豪绅开始了大规模的对抗斗争，如三打祝家庄，两破曾头市，攻打高唐、青州、华州、大名、东昌、东平……这支起义队伍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聚集了一百零八位好汉，使官军闻风丧胆。

二　令人深思的结局

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传》，以他自己补撰的卢俊义的一场恶梦结束了全书。

是夜，卢俊义归卧帐中，便得一梦。梦见一人，其身甚长，手挽宝弓，自称："我是嵇康，要与大宋皇帝收捕贼人，故单身到此，汝等及早各各自缚，免得我费手脚。"……那人便从腰里解下绳索，捆缚做一块，拖去一个所在……卢俊义看时，却都绑缚着，便是宋江等一百七人。卢俊义梦中大惊，便问段景住道："这是甚么缘故？谁人擒获将来？"段景住却跪在后面，与卢俊义正近，低低告道："哥哥得知员外被捉，急切无计来救，便与军师商议：只除非行此一条苦肉计策，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说言未了，只见那人拍案骂道："万死狂贼，你等造下弥天大罪，朝廷屡次前来收捕，你等公然拒杀无数官军，今日却来摇尾乞怜，希图逃脱刀斧！我若今日赦免你们时，后日再以何法去治天下，况且狼子野心正自信你不得！我那刽子手何在？"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一声令下，壁衣里蜂拥出行刑刽子二百一十六人，两个伏侍一个，将宋江、卢俊义等一百单八个好汉，在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卢俊义梦中惊得魂不附体，微微闪开眼，看堂上时，却有一个牌额，大书"天下太平"四个青字。……（金本《水浒传》第七十回）



百回及百二十回本，则于第八十二回写宋江全伙受招安；然后又有奉旨征辽，征方腊等情节。总之，正当梁山起义处于大有希望的时刻，却在宋江引导下，归降了朝廷。但值得注意的是，作品在肯定甚至赞扬宋江受招安的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一直存在于梁山好

汉之中的反对招安的力量。

……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大会。……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弹唱这首词……（乐和）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黑旋风便睁圆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么鸟安！”只一脚，把桌子踢起，攧做粉碎。……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

……当日小喽啰领着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说道：“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赍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诏一道，已到济州城内，这里准备迎接。”宋江大喜……吴用传令：“你们尽依我行，不如此，行不得。”……阮小七预先积下两舱水，见后头来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楔子，叫一声：“船漏了！”……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那里来顾御酒诏书。两只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来，舀了舱里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过来，我先尝一尝滋味。”……吃得口滑，一连吃了四瓶。……将那六瓶御酒，都分与水手众人吃了，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还把原封头缚了，再放在龙凤担内，飞也似摇着船来，赶到金沙滩，却好上岸。……陈太尉于诏书匣内取出诏书，度与萧让……高声读道……。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众人都来劝解，把李逵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宽心，休想有半星儿差池。且取御酒，教众人沾恩。”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令裴宣取一瓶御酒，倾在银酒海内，看时，却是村醪白酒；再将九瓶都打开，倾在酒海内，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众人见了，尽都骇然，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鲁智深提着铁禅杖，高声叫骂：“人娘撮鸟！忒煞是欺侮人！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没遮拦穆弘、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陈太尉）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飞奔济州去了。……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迭起，兄长却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



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水浒全传》第七十五回）

而且，归降的结果，正是一幕令人深思的大悲剧：在征讨方腊的过程中，梁山好汉“十损其八”；回到京城的二十七员将领又为奸臣所害，走死逃亡；宋江本人，也惨遭毒死。——《水浒传》似乎又形象地告诉读者，“招安”，竟是一条彻底覆灭的绝路。

阵亡正偏将佐五十九员……于路病故正偏将佐一十员……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将一员……折臂不愿恩赐，六和寺出家正将一员……旧在京回还蓟州出家正将一员……不愿恩赐，于路上去正偏将佐四员……旧留在京，并取回医士，现在京偏将五员……现在朝觐正偏将佐二十七员……（《水浒全传》第一百十九回）

……卢俊义是夜便回庐州来……落于淮河深处而死。……（李逵）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宋江）是夜药发临危，嘱咐从人亲随之辈：“可依我言，将我灵柩，安葬此间南门外蓼儿洼高原深处，必报你众人之德。乞依我嘱！”言讫而逝。……（吴用、花荣）两个大哭一场，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义两全，建立祠堂，四时享祭，里人祈祷，无不感应。……（《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十回）

且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计议定了……早朝奏闻天子说：“……今卢俊义已死，只恐宋江心内设疑，别生他事。乞陛下圣鉴，可差天使，赍御酒往楚州赏赐，以安其心。”……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奸臣们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赍擎了，径往楚州来。……宋江自饮御酒之后，觉道肚腹疼痛，心中疑虑，想被下药在酒里。……乃叹曰：“……我死不争，只有李逵现在润州都统制，他若闻知朝廷行此奸弊，必然再去啸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义之事坏了。……”连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别有商议。……（李逵）直到楚州，径入州治，拜见宋江罢。……宋江道：“你且饮酒！”……原来那接风酒内，已下了慢药。当夜李逵饮酒了，次日，具舟相送。……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赐药酒与我服了，死在旦夕。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我死之后，恐怕你造反，坏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义之名。因此，请将你来，相



见一面。昨日酒中，已与了你慢药服了，回至润州必死。你死之后，可来此处楚州南门外，有个蓼儿洼，风景尽与梁山泊无异，和你阴魂相聚。我死之后，尸首定葬于此处，我已看定了也！”言讫，堕泪如雨。李逵见说，亦垂泪道：“罢，罢，罢！生时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言讫泪下，便觉道身体有些沉重。当时洒泪，拜别了宋江下船。回到润州，果然药发身死。……（《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十回）

三　关于《水浒传》的“忠义”

水浒英雄大胆地与朝廷相对抗，这在封建社会里，无疑是大逆无道的反叛、造反；但《水浒传》却称赞这种行为为“忠义”。这显然是矛盾的。金圣叹正是出于坚决反对“以忠义予《水浒》”，而“腰斩”全书，不允许一百单八将归降朝廷，获得忠义之誉。

……以忠义予《水浒》者，斯人必有怼其君父之心，不可以不察也。……妄以忠义予之，且则将为戒者而反将为劝耶？豺狼虎豹而有祥麟威凤之目，杀人夺货而有伯夷、颜渊之誉，刺刖之余而有上流清节之荣，揭竿斩木而有忠顺不失之称，既已名实牴牾，是非乖错，至于如此之极，然则几乎其不胥天下后世之人，而惟宋江等一百八人，以为高山景行、其心向往者哉！（金圣叹《水浒传序》）

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庵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二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金圣叹《第五才子书读法》）



在封建社会，评品人物的最高标准，褒贬人物的最低标准，都是“忠义”二字，不忠不义，就是大逆不道。因此，《水浒传》的作者们，要赞美梁山起义，赞美水浒英雄，就必须以“忠义”二字冠于水浒全书。虽然这种观念反映了作者们的局限和保守，但公然称赞造反者为忠义之士，这毕竟是难能可贵的。《水浒传》作者的用心，亦深为后世评家所领悟。

……谓水浒之众，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

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李贽《忠义水浒传序》）

忠义者，事君处友之善物也。不忠不义，其人虽生已朽，而其言虽美弗传。此一百八人者，忠义之聚于山林者也；此百二十回者，忠义之见于笔墨者也。失之于正史，求之于稗官；失之于衣冠，求之于草野。盖欲以动君子，而使小人亦不得借以行其私，故李氏复加"忠义"二字，有以也夫。（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全书发凡》）

……故特评此传行世，使览者易晓，亦知《水浒》惟以招安为心，而名始传，其人忠义也。施、罗惟以人情为辞，而书始传，其言忠义也。所杀奸贪淫秽，皆不忠不义者也。……（大涤余人《刻忠义水浒传缘起》）

但是，"忠义"毕竟是封建道德范畴，而且《水浒传》通过宋江这一人物所宣扬的忠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归降朝廷。因此，宣扬忠义，无疑是《水浒传》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局限性。



第三节　《水浒传》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对农民起义的歌颂，主要体现在它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梁山好汉的英雄形象，特别是在李逵、鲁智深等主要人物的身上，更寄托了作者对英雄人物的爱慕。

一　李　逵

李逵是梁山上个性最突出的英雄人物。

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为善为恶，彼俱无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无成心也。无执念也。……（怀林《梁山伯一百单八人优劣》）

《水浒传》中的李逵，虽然是在前代说唱、戏曲中李逵形象的基础上塑造成功的，但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例如元杂剧中的李逵，依据舞台形象的要求，还被赋予某种粗中有细，触景生情的性格，与《水浒传》中的李逵有些不同。

但高文秀的《双献功》里的李逵，实在太精细了。不像那鲁莽粗豪的黑汉。看他一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看他假扮庄家后生，送饭进监；看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看他假扮祗侯，混进官衙；这岂是那鲁莽粗疏的黑旋风吗？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你听李逵唱：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春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里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皱，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

（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厮的嘴！）

俺这里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绿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呵，啗呵，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得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误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吃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这一段，写的何尝不美？但这可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心理吗？

我们看高文秀与康进之的李逵，便可知道当时的戏曲家对于梁山泊好汉的性情人格的描写还没有到固定的时候，还在极自由的时代。你造你的李逵，他造他的李逵；你造一本李逵《乔教学》，他便造一本李逵《乔断案》；你形容李逵的精细机警，他描写李逵的细腻风流。这是人物描写一方面的互异处。（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水浒传考证》）

在《水浒传》里，李逵的形象始定型。作者赋予他明确的身世经历和性格特点。

……朱贵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现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这李逵他是本县百丈村董店东住。有个哥哥，唤做李达，专与人家做长工。这李逵自小凶顽，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归。……"（《水浒全传》第四十三回）

……宋江看见，吃了一惊，便问道："院长，这大哥是谁？"戴宗道："这个是小弟身边牢里一个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贯是沂州沂水县百丈村人氏。本身一个异名，唤做黑旋风李逵。他乡中都叫他做李铁牛。因为打死了人，逃走出来，虽遇赦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还乡。为他酒性不好，多人惧他。能使两把板斧，又会拳棍，现今在此牢里勾当。"

……宋江笑道："…我看这人倒是个忠直汉子。"戴宗道："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粗胆大不好。在江州牢里，但吃醉了时，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我也被他连累得苦，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以此江州满城人都怕他。"……（《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

李逵，作为一个一无所有的贫苦农民，在苦难生活的磨炼中，成为反抗封建统治最坚定、最勇敢的英雄人物，他对大宋朝廷从来不抱任何幻想，他就是要推翻皇帝。他最初上梁山入伙时，态度就极为爽朗明快；上梁山以后，他坚决反对接受招安，对梁山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



……（宋江）道："……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愿去的，一听尊命。只恐事发，反遭负累，烦可寻思。"说言未绝，李逵跳将起来，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鸟斧，砍做两截便罢。"……（《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

李逵跳将起来道："好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虽然吃了他些苦，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个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

……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

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李逵道：“……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水浒全传》第七十五回）

即使在跟随宋江归降朝廷以后，李逵也时时要重聚山林，与朝廷对抗。

……李逵道：“我镇江有三千军马，哥哥这里楚州军马，尽点起来，并这百姓，都尽数起去，并气力招军买马杀将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这奸臣们手下受气！”（《水浒全传》第一百二十回）

李逵对梁山事业的忠诚，也体现在他对宋江的态度上。他本性粗鲁暴躁，而且嗜酒使性，但是，为了战胜敌人，完成任务，他谨遵宋江将令，多次强制自己。在他的心目中，宋江是江湖上最仗义的“及时雨”。他对宋江的尊敬、爱戴和服从，就是对梁山事业的忠诚。但是，当他一旦发现“宋江”与梁山事业的“原则”相违背时，他则毫不犹豫地维护后者。



……刘太公听了，只得出来答道：“我家有个女儿，年方一十八岁，被人强夺了去……”李逵道：“……夺你女儿的是谁？”太公道“我与你说他姓名，惊得你屁滚尿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有一百单八个好汉，不算小军。”……李逵、燕青径望梁山泊来，直到忠义堂上。……（李逵）……睁圆怪眼，拔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黄旗，把“替天行道”四个字扯做粉碎，众人都吃了一惊。宋江喝道：“黑厮又做什么？”李逵拿了双斧，抢上堂来，径奔宋江。……宋江大怒，喝道：“这厮又来做怪！你且说我的过失。”李逵气做一团，哪里说得出。……李逵道：“我闲常把你做好汉，你原来却是畜生！你做得这等好事！”宋江喝道：“你且听我说！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两匹马落后时，须瞒不得众人。若还抢得一个妇人，必然只在寨里！你且去我房里搜看。”李逵道：“哥哥，你说甚么鸟闲话！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你的多，哪里不藏过了！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你原来是酒色之徒：杀了阎婆惜，便是小样；去东京养李师师，便是大样。你不要赖，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倒有个商量。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我早做早杀了你，晚做晚杀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闲嚷，那刘太公不死，庄客都在，俺们同去面对。若还对翻了，就那里舒着脖子，受你板斧；如若对不翻，你这厮没上下，当得何罪？”

李逵道："我若还拿你不着，便输这颗头与你！"……宋江、柴进径到草厅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侧边，只等老儿叫声是，李逵便要下手。……那老儿……定睛看了道："不是。"……李逵随即叫到众庄客人等认时，齐声叫道："不是。"……（《水浒全传》第七十三回）

在事实得到澄清，真相大白之后，李逵则立即认错，绝不抵赖。对"宋大哥"依旧尊敬服从。

却说宋江、柴进先后归到忠义堂上，和众兄弟正说李逵的事，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背上负着一把荆杖，跪在堂前，低着头，口里不做一声。宋江笑道："你那黑厮，怎地负荆？只这等饶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拣大棍打几十罢！"宋江道："我和你赌砍头，你如何却来负荆？"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饶我，把刀来割这颗头去，也是了当。"众人都替李逵陪话。……（《水浒全传》第七十三回）

鲁莽和憨直，是李逵最显著的性格特点。这个特点，在生活中，表现为直率；在战斗中，表现为勇猛；在比较复杂的问题的面前，则往往表现为头脑简单，甚至惹事生非。同时，又由此而形成他的性格中的喜剧性，使他具有一种滑稽和天真可爱的一面。例如，他本来头脑简单，屡屡吃亏，于是他时时"多心"，总怕别人骗他，但结果更表现了他的憨直和可笑。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瞒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的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水浒全传》第三十八回）

宋江听了，慌忙着蔺仁引入。……吴学究道："主帅却休烦恼，谁人敢下

去探看一遭，便见有无。”说犹未了，转过黑旋风李逵来，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当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报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们莫割断了绳索。”吴学究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个大箩篓，把索子络了，接长索头，扎起一个架子……（《水浒全传》第五十四回）

二 鲁 智 深

鲁智深是梁山上又一位雄风盖世的好汉。他原名鲁达，是渭州经略府提辖，因打死郑屠，流落江湖，落发为僧，法名智深，后归梁山。受招安后，随宋江征方腊时，在杭州坐化。他“体格阔大”，力大无穷，六十余斤的铁禅杖，在他手中舞弄生风，他可以三拳打死镇关西，倒拔垂杨柳，在战场上更是勇武如神。

鲁智深虽然性格鲁莽，嗜酒使性，不受戒律约束，敢于大闹五台山，但是，他一腔热血，济困扶危，不愧是“人中绝顶”的好汉。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孔子云“诗可以兴”，吾于稗官亦云矣。（金批《水浒》第二回回前批）

鲁达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心地厚实，体格阔大。论粗鲁处，他也有些粗鲁；论精细处，他亦甚是精细。……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金圣叹《第五才子书读法》）



疾恶如仇，济困扶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是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之一。他一出场，就救助了与他素不相识的金氏父女，并因此而三拳打死镇关西，解除了金氏父女的苦难；他与林冲，也不过是初交，但却能够在林冲蒙冤发配途中暗地保护，直至大闹野猪林，保全了林冲的性命。

当然，济困扶危，也是其他梁山好汉具有的品格，但是，鲁智深则做得更精细，更周到，能够获得实际的成效，用鲁智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杀人要见血，救人要救彻”。这就充分表现出鲁智深鲁莽性格的另一面：粗中有细，粗而不蛮，勇而多智，与梁山上其他性格鲁莽的英雄如李逵，有了明显的区别。

再说金老得了这一十五两银子，回到店中，安顿了女儿，先去城外远处觅下一辆车儿，回来收拾了行李，还了房宿钱，算清了柴米钱，只等来日天明。当夜无事。次早五更起来，子父两个先打火做饭，吃罢，收拾了，天色微明，只见鲁提辖大踏步走入店里来……金老父女两个，忙忙离了店中，出城自去寻昨日觅下的车儿去了。且说鲁达寻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拦截他，且向店里掇条凳子，坐了两个时辰。约莫金公去的远了，方才起身，径到状元桥来。(《水浒全传》第三回)

鲁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断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从和你买刀那日相别之后，洒家忧得你苦。自从你受官司，俺又无处去救你。打听的你断配沧州，洒家在开封府前又寻不见。却听得人说，监在使臣房内，又见酒保来请两个公人说道：'店里一位官人寻说话'。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这厮们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将来。见这两个撮鸟带你入店里去，洒家也在那里歇。……洒家见这厮们不怀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里出门时，洒家先投奔这林子里来，等杀这厮两个撮鸟，他到来这里害你，正好杀这厮两个。"……林冲问道："师兄，今投哪里去？"鲁智深道："'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沧州。"……话休絮繁。被智深监押不离，行了十七八日，近沧州只有七十来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再无僻静处了。鲁智深打听得实了，就松林里少歇。智深对林冲道："兄弟，此去沧州不远了。前路都有人家，别无僻静去处，洒家已打听实了。俺如今和你分手，异日再得相见。"……鲁智深又取出一二十两银子与林冲，把三二两与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本是路上砍了你两个头，兄弟面上，饶你两个鸟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歹心。"两个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银子，却待分手，鲁智深看看两个公人道："你两个撮鸟的头，硬似这松树么？"二人答道："小人头是父母皮肉，包着些骨头。"智深抡起禅杖，把松树只一下，打的树有二寸深痕，齐齐折了，喝一声道："你两个撮鸟，但有歹心，教你头也与这树一般。"摆着手，拖了禅杖，叫声："兄弟保重。"自回去了。(《水浒全传》第九回)



鲁智深对梁山事业是无限忠诚的，他认为朝廷已经不可救药，因此，他明确地反对招安；面对宋江不厌其烦地鼓吹接受招安，他的心情非常沉痛，他表示，如果宋江一意孤行，则不如大家散伙。

……（宋江道）"……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

了众人的心?"鲁智深便道："只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

鲁智深，这个"一片热血直喷出来"的好汉，以自己的铁禅杖，要铲尽人间的不平，但是，朝廷、官府的黑暗，终于使他悟出了人世的悲剧，看破了无信的人生，在潮信的感召下坐化了。

……鲁智深见说，吃了一惊，问道："师父，怎地唤做潮信响?"寺内众僧，推开窗，指着那潮头，叫鲁智深看，说道："这潮信日夜两番来，并不违时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当三更子时潮来。因不失信，谓之潮信。"鲁智深看了，从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师父智真长老，曾嘱付与洒家四句偈言……今日正应了'听潮而圆，见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当圆寂。……烦与俺烧桶汤来，洒家沐浴。"……比及宋公明见报，急引众头领来看时，鲁智深已自坐在禅椅上不动了。……(《水浒全传》第一百十九回)

三　武　　松

武松是《水浒传》着力塑造的又一个英雄形象。他神勇无匹，正气凛然，有胆有识。



……然则水浒之一百六人，殆莫胜于宋江。然而此一百六人也者，固独人人未若武松之绝伦超群。然则武松何如人也?曰："武松，天人也。"武松天人者，固具有鲁达之阔，林冲之毒，杨志之正，柴进之良，阮七之快，李逵之真，吴用之捷，花荣之雅，卢俊义之大，石秀之警者也。断曰第一人，不亦宜乎?(金批《水浒》第二十五回回前批)

一百八人中，定考武松上上。时迁、宋江是一流人，定考下下。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

……想鲁达已是人中绝顶，若武松直是天神，有大段及不得处。(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武松出场后，即有打虎的壮举。作者运用了多种文学技巧，真

实生动地表现了打虎英雄的神勇。但是在作者笔下，武松打虎并非有意为之。当酒保劝他当天不可过冈时，武松心中并未确信冈上有虎，直到在路上看了两县告示，才知道“端的有虎。”这时，欲返回，又怕被酒保耻笑，于是只能前行。武松是人，不是神，他对吃人的老虎，自然是畏惧的。

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学究见识，如何读得《水浒传》？不知此正施、罗二公传神处。李是为母报仇，不顾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时，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评语）

……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阳冈上有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武松听了，笑道：“我是清河县人氏，这条景阳冈上，少也走过了一二十遭，几时见说有大虫？你休说这般鸟话来吓我。便有大虫，我也不怕。”……武松乘着酒兴，只管走上冈子来。……行到庙前，见这庙门上贴着一张印信榜文。……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甚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地！”（《水浒全传》第二十三回）

当老虎确实出现在面前时，武松则勇敢地与之搏斗，终于打死老虎，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气概。



……雄哉松也！虎搏人，未闻人搏虎；众人打虎，未闻一人打虎；众人器械打虎，未闻一人拳脚打虎。述虎之势，曰“扑”、曰“掀”、曰“剪”；述打虎之状，曰“闪”，曰“按”，曰“踢”，用拳不用棒。雄哉松也。（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水浒传》第二十二回王望如回末总评）

读打虎一篇，而叹人是神人，虎是怒虎，固已妙不容说矣。乃其尤妙者，则又如读庙门榜文后，欲得转身回来一段；风过虎来时，叫声阿呀翻下青石来一段；大虫第一扑从半空里窜将下来时，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一段；寻思要拖死虎下去，原来使尽气力手脚都苏软了，正提不动一段；青石上又坐半歇一段；天色看看晚了，惟恐再跳一只出来，且挣扎下冈子去一段；下冈子走不到半路，枯草丛中钻出两只大虫，叫声阿呀今番罢了一段；皆是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遂与后来沂岭杀虎一篇，更无一笔相犯也。

（金批《水浒》第二十二回回前批）

打虎壮举，使武松成为名震江湖的英雄。回到阳谷县后，做了步兵都头，与兄长相聚，于是发生了“杀嫂”的情节。杀嫂的前前后后，全面展示了武松的性格。

武松断然拒绝潘金莲的诱惑，不仅表现出他是一个恪守封建道德的正派人物，而且更显示了他是一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

……武松劈手夺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那妇人推一交。武松睁起眼来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没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廉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些风吹草动，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再来休要恁地！”那妇人通红了脸……自向厨下去了。（《水浒全传》第二十四回）

当武松完全掌握了哥哥被害的情况之后，首先想到的，还是依靠官府惩处凶手，但是，从县官到狱吏皆“贪图贿赂”，拒不审理，在这种情况下，武松才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报仇雪恨。



次日早晨，武松在厅上告禀，催逼知县拿人。谁想这官人贪图贿赂，回出骨殖并银子来，说道：“武松，你休听外人挑拨你和西门庆做对头；这件事不明白，难以对理。圣人云：‘经目之事，犹恐未真’，背后之言，岂能全信？不可一时造次。”狱吏便道：“都头，但凡人命之事，须要尸、伤、病、物、踪，五件事全，方可推问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会。”……（《水浒全传》第二十六回）

武松在杀嫂报仇的过程中，充分表现出光明磊落、有胆有识、处事干练、敢做敢当的英雄品格。他在无比激愤的状态下，却能冷静处理好报仇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他首先邀集四邻来做见证，在斥问潘金莲与王婆罪行之前，特意安排四邻之一胡正卿把全部过程做好笔录，然后，迫使潘、王供认自己的罪行，并在笔录上“点指”

"画字"，同时请在场四邻也"书了名，也画了字"。在完成这一切之后，乃手刃潘金莲，杀死西门庆，最后自首。

李和尚曰：武二郎杀此奸夫淫妇，妙在从容次第，有条有理。若是一竟杀了二人，有何难事？若武二郎者，正所谓动容周旋中礼者也，圣人圣人。（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六回评语）

武二为兄报仇，朝家自有王法，何至白昼提刀，呼邻作证，既杀潘金莲、又杀西门庆，而自取罪戾若此？盖县尹久为西门庆穿鼻，受赃枉法，恬不知怪，武松料仇不得报，又不可不报，故奋然以杀虎之手杀人，虽性命有所不恤也。（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水浒传》第二十五回王望如回末评语）

杀嫂祭兄，无疑表现了武松的光明磊落的英雄气概。但就事实本身的性质而论，终究是个人的报仇雪恨，而且那做法，也大抵受着封建社会法律的约束，最后以自首而告终；这与鲁达济困扶危三拳打死镇关西，就性质而论，是不同的。自首后的武松，被"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迭配孟州牢城"。武松是服法的，而且在十字坡，张青、孙二娘劝他上二龙山落草时，他也表示了拒绝。直到醉打蒋门神之后，屡遭暗算，几被害死，才终于大闹飞云浦，杀死公差，并返回鸳鸯楼，一口气杀死张都监家中上下十五口人。这时的武松，已不再计较什么法律了，在被逼迫得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惟有起来反抗，走上与封建社会制度斗争的道路。



经张青、孙二娘引荐，武松投奔二龙山入伙。后来，与鲁智深等同归梁山泊。武松对梁山事业是忠诚的，他与李逵、鲁智深等一起，坚决反对宋江的招安政策。

……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弹唱这首词……正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只见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

武松随宋江投降朝廷后，在征方腊的战斗中，被砍断手臂。宋江班师回朝时，武松毅然决定"只在六合寺中出家"。

……当下宋江看视武松，虽然不死，已成废人。武松对宋江说道："小弟今已残疾，不愿赴京朝觐。尽将身边金银赏赐，都纳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闲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册，休写小弟进京。"宋江见说："任从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后至八十善终，这是后话。(《水浒全传》第一百十九回)

四 林 冲

豹子头林冲，是《水浒传》中又一位性格突出、经历独特的梁山好汉。他出身武官世家，其父是与鲁达相识的林提辖，岳父是张教头，他本人曾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后被逼上梁山，对梁山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梁山义军中的主要头领之一。

《水浒传》第七回写林冲出场，虽只寥寥数笔，但已写出了一个酷爱武艺，倾慕英雄的好汉形象，而且立即把他置于妻子被人调戏的冲突之中，并由此全面展示他的性格特点。林冲作为一个武艺高强的好汉，自然不能容忍妻子被人调戏的屈辱。当他得到消息后，立即冲上去保护自己的妻子，并要惩罚歹徒。但是，当他发现这歹徒乃是"本管高衙内"时，却"先自手软了"。这是林冲权衡利害得失之后的容忍。



……(林冲与鲁智深)恰才饮得三杯，只见女使锦儿慌慌急急，红了脸，在墙缺边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庙中和人合口。"林冲连忙问道："在哪里？"锦儿道："正在五岳楼下来，撞见个奸诈不及的，把娘子拦住了不肯放。"……林冲别了智深，急跳过墙缺……见了数人……胡梯上一个年小的后生，独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拦着道："你且上楼去，和你说话。"林冲娘子红了脸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调戏？"林冲赶到眼前，把那后生肩胛只一扳过来，喝道："调戏良人妻子，当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时，认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内。……京城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当时林冲扳将过来，却认得是本管高衙内，先自手软了。

……鲁智深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抢入庙来。林冲见了叫道："师兄哪里去？"智深道："我来帮你厮打。"林冲道："原来是本管高太尉的衙内，不认得荆妇，时间无礼。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顿，太尉

面上须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水浒全传》第七回）

容忍，妥协，是林冲性格的突出特点之一。但是，容忍的结果，只招来了更严重的灾难。奸臣高俅，为了他这个螟蛉之子，竟然设毒计使林冲误入白虎节堂。

……两个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拿了那口刀，随这两个承局来。……却早来到府前，进得到厅前。……林冲心疑，探头入帘看时，只见檐前额上有四个青字，写道：“白虎节堂”。林冲猛省道：“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急待回身，只听的靴履响、脚步鸣，一个人从外面入来。林冲看时，不是别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见了，执刀向前声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白虎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禀道：“恩相，恰才蒙两个承局呼唤林冲，将刀来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哪里？”林冲道：“他两个已投堂里去了。”太尉道：“胡说？甚么承局，敢进我府堂里去！左右与我拿下这厮！”说犹未了，傍边耳房里走出二十余人，把林冲横推倒拽。……（《水浒全传》第七回）

奸臣高俅，为了斩草除根，又决定在林冲发配沧州的路上，把他害死。



……陆谦道：“你二位（指董超、薛霸）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对头。今奉着太尉钧旨，教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望你两个领诺，不必远去，只就前面僻静去处，把林冲结果了，就彼处讨纸回状，回来便了。……”……只说董超、薛霸将金子分受入己……便来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监押上路。……看看正走不动了，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这座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薛霸腰里解了索子来，把林冲连手带脚和枷紧紧地绑在树上。同董超两个跳将起来，转过身来，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说道：“不是俺要结果你，自是前日来时，有那陆虞侯传着高太尉的钧旨，教我两个到这里结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话。……你须精细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水浒全传》第八回）

由于有鲁智深的保护，林冲在野猪林幸免一死，终于到了沧州。直到此刻，林冲依然忍辱屈从，幻想日后能回东京。然而高俅等奸贼，却一计不成，再生一计，陆虞侯、富安赶到沧州，火烧草料场，必欲置林冲于死地。一场大雪，挽救了林冲的性命，也使林冲彻底抛弃了幻想，看清了奸贼的用心，于是起而反抗，手刃仇敌，投奔梁山。在这里，林冲的性格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容忍变为反抗。

正吃时，只听得外面必必剥剥地爆响，林冲跳起身来，就壁缝里看时，只见草料场里火起，刮刮杂杂的烧着。……当时林冲便拿了花枪，却待开门来救火，只听得外面有人说将话来。……林冲听得三个人时，一个是差拨，一个是陆虞侯，一个是富安。自思道："天可怜见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厅，我准定被这厮们烧死了。"……大喝一声："泼贼哪里去？"……将三个人头发结做一处，提入庙里来……提了枪，便出庙门投东去。……（《水浒全传》第十回）

林冲来到了梁山泊。梁山旧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心胸狭隘，对林冲，先是拒绝，而后又提出"投名状"（杀一人）的要求，最后勉强收留，把林冲的坐次排在杜迁、宋万之后。对这一切，林冲皆忍让接受；但林冲的心中，对王伦已有了充分的认识。林冲的忍让，是林冲的性格特点，但是，这一性格特点的另一面，则是忍让到一定程度时，就要采取断然的惊人之举。当晁盖等来到梁山又遭到王伦的拒绝时，林冲则毫不犹豫地亲手刺杀了王伦，并扶晁盖坐了第一把交椅，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具有关键性的贡献。



王伦便起身把盏，对晁盖说道："感蒙众豪杰到此聚义，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说言未了，只见林冲双眉剔起，两眼圆睁，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来时，也推道粮少房稀。今日晁兄与众豪杰到此山寨，你又发出这等言语来，是何道理？"……林冲即时拿住王伦，又骂了一顿，去心窝里只一刀，肐察地搠倒在亭上。……吴用就血泊里曳过头把交椅来，便纳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将王伦为例，今日扶林教头为

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先生差矣！我今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了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林冲）手拿尖刀，指着众人说道："……今有晁兄，仗义疏财，智勇足备，方今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我今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之主，好么？"……林冲把手向前，将晁盖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头，请勿推却。若有不从者，将王伦为例。"再三再四，扶晁盖坐了。……（《水浒全传》第十九至二十回）

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这般人在世上，定做得事业来，然琢削元气也不少。（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五 宋 江

《水浒传》既歌颂造反，又宣扬忠义，这个无可调和的矛盾，集中体现于宋江的性格中。

宋江是梁山义军的领袖，在他的领导下，梁山义军攻城略地，痛击官军，事业辉煌；但是，宋江的头脑里又充满着封建的忠孝观念，一味追求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并且终于投降朝廷，葬送了梁山事业。因此，后世论者，或颂扬其忠义，或贬斥谓"盗魁"。

……然未有忠义如宋公明者也。今观一百单八人者，同功同过，同死同生，其忠义之心，犹之乎宋公明者也。独宋公明者，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于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缢，同死而不辞，则忠义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单八人者之心，故能结义梁山，为一百单八人之主。最后南征方腊，一百单八人者阵亡已过半矣。又智深坐化于六和，燕青涕泣而辞主，二童就计于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为见几明哲，不过小丈夫自完之计，决非忠于君义于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谓宋公明也，是以谓之忠义也。传其可无作欤？传其可不读欤？……（李贽《忠义水浒传·叙》）



……宋江，盗魁也，盗魁则其罪浮于群盗一等，然而从来人之读《水浒》者，每每过许宋江忠义，如欲旦暮遇之，此岂其人性喜与贼为徒，殆亦读其文而不能通其义有之耳。自吾观之，宋江之罪之浮于群盗也，吟反诗为小，而放晁盖为大。何则？放晁盖而倡聚群丑，祸连朝廷自此始矣。宋江而诚忠义，是必不放晁盖者也。宋江而放晁盖，是必不能忠义者也。此入本传之始，

而初无一事可书，为首便书私放晁盖，然则宋江通贼之罪，作者真不能为之讳也。……

岂惟不讳而已，又特致其辨焉。……凡费若干文字，写出无数机密，而皆所以深著宋江私放晁盖之罪。盖此书之宁恕群盗而不恕宋江，其立法之严有如此者。世人读《水浒》而不能通，而遽便以忠义目之，真不知马之几足者也。（金批《水浒》第十七回回前批语）

宋江上梁山以前，是郓城县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同时他又喜结交江湖好汉，仗义疏财，有“及时雨”的美誉。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郓城县宋家村人氏。为他面黑身矮，人都唤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为人仗义疏财，人皆称他做孝义黑三郎。……自在郓城县做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赒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水浒全传》第十八回）



宋江虽然身为县吏，但他的性格的主导方面，显然是仗义疏财的江湖好汉。他一出场，就大胆地私放晁盖，为日后兴旺发达的梁山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私放晁盖的思想基础，就是“仗义”二字。

……宋江听罢，肚里寻思道；“晁盖是我心腹弟兄。他如今犯了迷天大罪，我不救他时，捕获将去，性命便休了！”……却自槽上鞁了马，牵出后门外去；……出得东门，打上两鞭，那马拨喇喇的望东溪村撺将去，没半个时辰，早到晁盖庄上。……晁盖问道：“押司如何来得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如今黄泥冈事发了！……以此飞马而来，报道哥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若不快走时，更待甚么？……知县不移时，便差人连夜下来，你们不可耽搁，倘有些疏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不来救你。”

晁盖听罢，吃了一惊道："贤弟大恩难报！"……宋江出到庄前，上了马，打上两鞭，飞也似望县里来了。……

……吴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谁人？"晁盖道："你三位还不知哩！我们不是他来时，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惊道："莫不走了消息，这件事发了？"晁盖道："亏杀这个兄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来报与我们。……"……晁盖道："他便是本县押司呼保义宋江的便是。"（《水浒全传》第十八回）

李生曰：梁山泊贼首，当以何涛、宋江为魁，朱仝、雷横次之。一边问个走漏消息，一边问个故放贼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十八回评语）

重朋友，轻朝廷，市私恩，坏大法，宰相下迨郎官皆然，不独郓城宋押司也。朱仝、雷横争放晁盖，而独责公明者，以赚何涛茶坊等候，纵快马报信东溪，缓县官暮夜捉拿，计最巧又最先耳。……（醉耕堂刻本《评论出像水浒传》第十七回王望如评语）

由于私放晁盖，宋江与梁山泊结下不解之缘。刘唐下书，促使宋江怒杀阎婆惜，并由此流落江湖。在第四十回书以前，宋江虽然还未到梁山，但他在闯荡江湖期间，凭借自己的声誉，不断结交各路英雄，向梁山输送了很多好汉，如花荣、黄信、秦明、燕顺、王英、郑天寿、李俊、李立、张横等等，壮大了梁山义军的力量。

九个好汉并作一伙，带了三五百人马，渐近梁山泊，来寻大路上山。一行人马正在芦苇中过，只见水面上锣鼓振响。……林冲在船上喝问道："汝等是甚么人？……"花荣、秦明等都下马，立在岸边答应道："我等众人非是官军，有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哥哥书札在此，特来相投大寨入伙。"……上得岸，松树径里，众多好汉随着晁头领，全副鼓乐来接。……直到聚义厅上……左边一带交椅上，却是晁盖、吴用……。右边一带交椅上，却是花荣、秦明、黄信、燕顺、王英、郑天寿、吕方、郭盛、石勇。……秦明、花荣在席上称赞宋公明许多好处……（《水浒全传》第三十五回）



此后，宋江又结识了李俊、李立、童威、童猛以及张横等，后来，都成为梁山泊的头领。

宋江发配到江州以后，面对江水，感慨万千，他的思想和心

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为自己“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而无限悲凉，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充分反映出他的思想深处追求功名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为自己不仅无功无名，反倒“文了双颊”，被发配到这江州而满怀愤激之情，渴望有朝一日，报仇雪恨。然而，宋江究竟要向谁雪恨，却也有些朦胧，他在“反诗”中有“敢笑黄巢不丈夫”一句，也未必表明他要走得比黄巢更远，更激烈，因为他愤激的主导思想，还是功名未遂。

（宋江在浔阳楼上）独自一个，一杯两盏，倚栏畅饮，不觉沉醉，猛然蓦上心头，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未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我家乡中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见?”不觉酒涌上来，潸然泪下，临风触目，感恨伤怀。忽然作了一首西江月词……去那白粉壁上挥毫便写道：

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山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文双颊，哪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

宋江写罢，自看了大喜大笑……又拿起笔来，去那西江月后再下四句诗，道是：

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宋江写罢诗，又去后面大书五个字道：“郓城宋江作”。（《水浒全传》第三十九回）



写宋江心事，令人不可解。既不知其冤仇为谁，又不知其何故乃在浔阳江上也。（金批《水浒》第三十八回评语）

宋江因题反诗，被黄文炳等恶官定为死罪。于是，梁山豪杰“不避凶险”，劫法场，保全了宋江的性命。在这种情势下，宋江终于决心上梁山，并成为这支义军的领袖。

宋江便道：“……感谢众位豪杰不避凶险，来虎穴龙潭，力救残生；又蒙协助，报了冤仇。如此犯下大罪，闹了两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投托哥哥去，未知众位意下若何。如是相从者，只今收拾便行。”……到得关下，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都到聚义厅上，焚起一炉好香。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哪里肯……再三

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大吹大擂，且吃庆喜筵席。(《水浒全传》第四十一回)

宋江到梁山以后，指挥了一系列与官军的战斗，攻州破府，摧毁地方豪绅势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梁山事业空前兴旺。总之，宋江不愧是一位仗义疏财的江湖好汉，梁山泊农民起义军的领袖。

宋江有浓厚的忠孝观念，其核心是要为朝廷效力，其实质是追求个人的功名。他虽然仗义疏财，走上“犯罪”的道路，终于成了造反者的头领，但这并不是他的愿望，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归顺朝廷，以求功名。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方却回来。”宋江道：“不须如此。自古道：‘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兄弟，你只顾自己前程万里，早早的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兄弟，你如此英雄，决定做得大事业，可以记心。听愚兄之言，图个日后相见。”(《水浒全传》第三十二回)

……来的不是别人，为头的好汉，正是赤发鬼刘唐，将领着三五十人，便来杀那两个公人。……宋江道：“不要你污了手，把刀来我杀便了。”两个人只叫得苦：“今番倒不好了。”刘唐把刀递与宋江……宋江接过，问刘唐道：“你杀公人何意？”刘唐说道：“奉山上哥哥将令……教大小头领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请上山。……”宋江道：“这个不是你们弟兄抬举宋江，倒要陷我于不忠不孝之地。若是如此来挟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刘唐慌忙攀住胳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里夺了刀。……晁盖叫许多头领都来参拜了宋江……酒至数巡，宋江起身相谢道：“足见弟兄们相爱之情。宋江是个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辞。”晁盖道：“仁兄直如此见怪！虽然贤兄不肯要坏两个公人，多与他些金银，发付他回去，只说我梁山泊抢掳了去，不道得治罪于他。”宋江道：“兄这话休提。这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临行之时，(老父)又千叮万嘱，教我休为快乐，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怆惶惊恐。因此父亲明明训教宋江，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



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如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众位手里乞死。"说罢，泪如雨下，便拜倒在地。……

当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来，坚心要行。……众头领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水浒全传》第三十六回)

宋江上梁山以后，他的身份，从一个县吏变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他的思想观念并无变化，依然以忠孝为本。于是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另外，他虽然指挥义军屡次打败官军，甚至攻城略地，但是他又时时企盼招安。特别是在聚集了一百单八将，梁山事业最兴旺的时候，他更积极地准备受招安了。

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一向不曾下山，不觉炎威已过，又早秋凉，重阳节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会众兄弟同赏菊花，唤做菊花之会。……不觉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纸笔来，一时乘着酒兴，作满江红一词。写毕，令乐和单唱这首词，道是：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愿樽前长叙弟兄情，如金玉。统豺虎，御边幅。号令明，军威肃。中心愿，平虏保民安国。日月常悬忠烈胆，风尘障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宋江)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个晓事的人，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宋江道："众弟兄听说：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同心报国，青史留名，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别无他意。"……(《水浒全传》第七十一回)



宋江终于实现了招安的梦想，带领梁山全班人马归顺了朝廷。受招安后的宋江，一心要忠君报国，建功立业。然而，奸臣当道，皇帝昏庸，宋江得到的，只是一次次的陷害。从"挥泪斩小卒"，到征方腊几乎全军覆没，事实已证明，受招安的结果，就是彻底葬送轰轰烈烈的梁山事业。但宋江本人，却顽固坚持着忠君报国，青史留名的观念，直至奸臣以毒酒相害，知己必死无疑时，仍以"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之论，自欺欺人，了结一生。

第四节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英雄传奇类章回小说的典范作品。在小说艺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 人物塑造

《水浒传》的蓬勃的艺术生命力，首先体现在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在作者笔下，一百零八位好汉，特别是那些主要人物，无不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个人，也只是一样。（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即使是一些性格较为相似的同类型人物，其个性也绝不雷同。例如性格较为鲁莽勇猛的李逵、鲁智深等，就各有特点。

《水浒传》只是写人粗鲁处，便有许多写法：如鲁达粗鲁是性急，史进粗鲁是少年任气，李逵粗鲁是蛮，武松粗鲁是豪杰不受羁靮，阮小七粗鲁是悲愤无说处，焦挺粗鲁是气质不好。（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殆为世人所共认矣。然于二者之中评先后，吾固甲《水浒》而乙《红楼》也。凡小说之最忌者曰重复，而最难者曰不重复，两书皆无此病矣。唯《红楼》所叙之

人物甚复杂，有男女老少媸妍之别，流品既异，则其言语举动事业自有不同，故不重复也尚易。若《水浒》，则一百零八条好汉，有一百零五条乃男子也，其身份同是莽男儿，等也；其事业同是强盗，等也；其年纪同是壮年，等也：故不重复也最难。（梁启超《小说丛话》）

水浒人物个性突出的原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两点，其一是作者追求艺术的真实，使所写人物皆如生活中的真人，做到了所谓的“毕肖”。

李生曰：说淫妇便像个淫妇，说烈汉便像个烈汉，说呆子便像个呆子，说马泊六便像个马泊六，说小猴子便像个小猴子，但觉读一过，分明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妇、烈汉、呆子、马泊六、小猴子声音在耳，不知有所谓语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肠，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间无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容与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二十四评语）

其二是《水浒传》的结构法，也有利于表现人物的完整的性格。作品的前四十回，实际上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列传，如第三回开始的是鲁达“传”，第七回开始的是林冲“传”，第十八回开始的是宋江“传”，第二十三回开始的是武松“传”。于是这些人物的出身、经历乃至音容笑貌都得到全面的叙述和刻画，表现出鲜明而完整的个性。就是四十回以后陆续登场的人物，也都有一个小传，以表现其性格特点。



……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答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

……《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渐自成文字，亦有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传》还真实地表现了人物性格随着人物处境的变化而发展演变的过程。例如林冲，在火烧草料场之前，虽受尽屈辱，但却

一忍再忍，忍让与妥协，成为他的性格的主导；而火烧草料场的阴谋，使他猛醒，看到了自己的处境已然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于是，他的性格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变容忍为反抗：林冲的性格发展了。同样的，武松的性格也有明显的发展演变的过程：杀嫂祭兄时，他还有种种考虑，处处顾及法律，如邀请见证人，作笔录，最后又自首。而后来，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时，他已不再有种种顾及，而只想杀个痛快，以解胸中之恨。这时的武松，已是一个无视朝廷法纪的反叛者：武松的性格发展了。

二　细节描写

《水浒传》的成功的细节描写，产生了多方面的艺术效果，使人物形象，形神兼具；故事情节，生动逼真。

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意外，惊才怪笔。）原来天理昭然，佑护善人义士。因这场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作书者忽然于事外闲叙四句，笔如劲铁。）那两间草厅，已被雪压倒了。（奇文。）林冲寻思："怎地好？"放下花枪、葫芦在雪里。（花枪、葫芦写得好。又带写雪。妙。）恐怕火盆内有火延烧起来，搬开破壁子，探身入去摸时，火盆内火种都被雪水浸灭了。（极力写出精细，见断断不是失火。一行中凡有四个火字，却无一星火在内，奇绝之笔。）林冲把手床上摸时，只拽得一条絮被。（写得好。为一夜计，惟此为急。）林冲钻将出来，见天色黑了，（写得好。陆谦、差拨打点来了。）寻思："又没打火处，（又算出一火字，写得纸上奕奕有光。）怎生安排？"想起离了这半里路上，有个古庙可以安身。（行文如此，为之叹绝。）"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作理会。"把被卷了，花枪挑着酒葫芦，（花枪挑葫芦。）依旧把门拽上，锁了，望那庙里来。入得庙门，（但入得门，未及看。）再把门掩上，旁边止有一块大石头，掇将过来，靠了门。（非为防失脱，亦非为遮风水，全为少顷陆谦、差拨、富安一段也。）入得里面看时，（方看。）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两边一个判官，一个小鬼，侧边堆着一堆纸。团团看来，又没邻舍，又无庙主。（雪耀里固当见之。）林冲把枪和酒葫芦放在纸堆上；（一）花枪葫芦好。将那条絮被放开；（二）先取下毡笠子；（三）把身上雪都抖了；（四）把上盖白布衫脱将下来，早有五分湿了；（五）和毡笠放在供桌上；（六）把被扯来，



盖了半截下身；（七）却把葫芦冷酒提来慢慢地吃；（八）就将怀中牛肉下酒；（九）写得妙绝。正所谓与人无患，与物无争，而不知大祸已在数尺之内矣。人生世上，真可畏哉！（贯华堂刻《第五才子书水浒》第九回）

……武松走了一直，酒力发作，（醉。）焦热起来。（热。）一只手提着哨棒，（哨棒十二。又提着哨棒，第六个身分。）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画绝。）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骇人之景，可知虎林。）见一块光挞挞大青石，（奔过乱林，便应跳出虎来矣，偏又生出一块青石，几乎要睡，使者急杀了，然后放出虎来。才子可恨如此。）把那哨棒倚在一边，（哨棒倚在一边，第七个身份。哨棒十三。）放翻身子，却待要睡，（惊死读者。）只见发起一阵狂风。那一阵风过了，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出得有声势）武松见了，叫声“啊呀！”从青石上翻将下来，（有此一折，反越显出武松神威。不然，便是三家村中说子路，不近人情极矣。）便拿那条哨棒在手里，（哨棒十四。拿着哨棒，第八个身份。）闪在青石边。（一闪。已下人是神人，虎是活虎，读者须逐段定睛细看。我常思画虎有处看，真虎无处看；真虎死有虎看，真虎活无处看；活虎正走，或犹偶得一看，活虎正搏人，是断断必无处得看者也。乃今耐庵忽然以笔墨游戏，画出全幅活虎搏人图来。今而后要看虎者，其尽到《水浒传》中，景阳冈上，定睛饱看，又不吃惊，真乃此恩不小也。传闻赵雪松好画马，晚更入妙，每欲构思，便于密室解衣踞地，先学为马，然后命笔。一日管夫人来，见赵宛然马也。今耐庵为此文，想亦复解衣踞地，作一扑、一掀、一剪势耶？东坡画雁诗云：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我真不知耐庵何处有此一副虎食人方法在胸中也。圣叹子三千年中，独以才子许此一人，岂虚誉哉！）那大虫又饥又渴，把两只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扑，从半空里撺将下来。



（虎。）武松被那一惊，酒都做冷汗出了。（神妙之笔，灯下读之，火光如豆，变成绿色。）说时迟，那时快，武松见大虫扑来，只一闪，闪在大虫背后。（人。二闪。）那大虫背后看人最难，（百忙中自注一句。）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将起来。（虎。）武松只一闪，闪在一边。（人。三闪。）大虫见掀他不着，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振得那山冈也动，把这铁棒也似虎尾，倒竖起来只一剪，（虎。）武松却又闪在一边。（人。四闪。）原来那大虫拿人，只是一扑、一掀、一剪；三般都捉不着时，气性先自没了一半。（百忙中注一句。才子博物，定非妄言，只是无处印证。此段作一束，已上只用四闪法，已下放出气力来。）那大虫又剪不着，再吼了一声，一兜兜将回来。（虎。）武松见那大虫复翻回来，双手轮起哨棒，（轮起哨棒，第九个身份。哨棒十五。）尽平生气力只一棒，从半空劈将下来。（人。此一劈，谁不

以为了却大虫矣，却又变出怪事来。）只听得一声响，簌簌地将那树连枝带叶劈脸打将下来。定睛看时，一棒劈不着大虫；（尽平生气力矣，却偏劈不着大虫，吓杀人句。）原来打急了，正打在枯树上，（百忙中又注一句。）把那条哨棒折做两截，只拿得一半在手里。（哨棒十六。半日勤写哨棒，只道仗他打虎，到此忽然开除，令人瞠目噤口，不复敢读下去。哨棒打了，方显出徒手打虎异样神威来。只是读者心胆堕矣。）那大虫咆哮，性发起来，翻身又只一扑，扑将来。（虎。）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远。（人。）那大虫恰好把两只前爪搭在武松面前。（虎。）武松把半截棒丢在一边，（了却哨棒。哨棒十七。）两只手就势把大虫顶花皮肐膊地揪住，一按按将下来。（人。）那只大虫急要挣扎，（虎。）被武松尽气力捺定，哪里肯放半点儿松宽。（人。）武松把只脚望大虫面门上、眼睛里，只顾乱踢。（脚踢妙绝，双手放松不得也。踢眼睛妙绝，别处须踢不入也。）那大虫咆哮起来，把身底下爬起两堆黄泥，做了一个土坑。（虎。耐庵何由得知踢虎者，必踢其眼，又何由得知虎被人踢，便爬起一个泥坑。皆未必然之文，又必定然之事，奇绝妙绝。）武松把那大虫嘴直按下黄泥坑里去，（人。）那大虫吃武松奈何得没了些气力。（虎。）武松把左手紧紧地揪住顶花皮，偷出右手来，提起铁锤般大小拳头，尽平生之力，只顾打。（人。）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虫眼里、口里、鼻子里、耳朵里，都迸出鲜血来，更动弹不得，只剩口里兀自气喘。（虎。）武松放了手，来松树边寻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里；只怕大虫不死，把棒橛又打了一回。（哨棒十八。哨棒余波。）眼见气都没了，方才丢了棒。（哨棒此处毕。）……（贯华堂刻《第五才子书》第二十二回）

三　“记载有章，烦简有则”



《水浒传》是一部百万言的巨著，其情节曲折、人物众多，极其广泛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整个作品线索明晰，头绪清楚，其章法之“绝妙”，一向受到论者的称赞。

载观此书，其地则秦、晋、燕、赵、齐、楚、吴、越，名都荒落，绝塞遐方，无所不通；其人则王侯将相，官师士农，工贾方技，吏胥厮养，驵侩舆台，粉黛缁黄，赭衣左衽，无所不有；其事则天地时令，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刑名法律，韬略甲兵，支干风角，图书珍玩，市语方言，无所不解；其情则上下同异，欣戚合离，捭阖纵横，揣摩挥霍，寒暄嚬笑，谑浪排调，

行役献酬，歌舞谲怪，以至大乘之偈，真诰之文，少年之场，宵人之态，无所不该。记载有章，烦简有则。发凡起例，不杂易于。如良史善绘，浓淡远近，点染尽工；又如百尺之锦，玄黄经纬，一丝不纰。此可与雅士道，不可与俗士谈也。……（汪道昆《水浒传叙》）

《水浒传》有许多文法，非他书所曾有，略点几则于后。有倒插法：谓将后边要紧字，蓦地先插放前边，如五台山下铁匠间壁父子客店，又大相国寺狱庙间壁菜园，又武大娘子要同王干娘去看病，又李逵去买枣糕，收得汤隆等是也。有夹叙法：谓急切里两个人一齐说话，须不是一个说完了，又一个说，必要一笔夹写出来。如瓦官寺崔道成说"师兄息怒，听小僧说——"，鲁智深说"你说你说"等是也。有草蛇灰线法：如景阳冈勤叙许多"哨棒"字，紫石街连写若干"帘子"字等是也。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寻，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有大落墨法：如吴用说三阮，杨志北京斗武、王婆说风情，武松打虎，还道村捉宋江、二打祝家庄等是也。有绵针泥刺法：如花荣要宋江开枷，宋江不肯；又晁盖番番要下山，宋江番番劝住，至最后一次便不劝是也。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有背面铺粉法：如衬宋江奸诈，不觉写作李逵真率；要衬石秀尖利，不觉写作杨雄糊涂是也。有弄引法：谓有一段大文字，不好突然便起，且先作一段小文字在前引之。如索超前先写周谨，十分光前，先说五事等是也。……有獭尾法：谓一段大文字后，不好寂然便住，更作余波演漾之。如梁中书东郭演武归去后，知县时文彬升堂；武松打虎下冈来，遇着两个猎户；血溅鸳鸯楼后，写城壕边月色等是也。有正犯法：如武松打虎后，又写李逵杀虎，又写二解争虎；潘金莲偷汉后，又写潘巧云偷汉；江州城劫法场后，又写大名府劫法场；何涛捕盗后，又写黄安捕盗；林冲起解后，又写卢俊义起解；朱仝、雷横放晁盖后，又写朱仝、雷横放宋江等。正是要故意把题目犯了，却有本事出落得无一点一划相借，以为快乐是也。真是浑身都是方法。有略犯法：如林冲买刀与杨志卖刀，唐牛儿与郓哥，郑屠肉铺与蒋门神快活林，瓦官寺试禅杖与蜈蚣岭试戒刀等是也。有极不省法：如要写宋江犯罪，却先写招文袋金子，却又先写阎婆惜和张三有事，却又先写宋江讨阎婆惜，却又先写宋江舍棺材等。凡有若干文字，都非正文是也。有极省法：如武松迎入阳谷县，恰遇武大也搬来，正好撞着；又如宋江琵琶亭吃鱼汤后，连日破腹等是也。有欲合故纵法：如白龙庙前，李俊、二张、二童、二穆等救船已到，却写李逵重要杀入城去；还道村玄女庙中，赵能、赵得都已出去，却有树根绊跌士兵叫喊等。令人到临了，又加倍吃吓是也。有横云断山法：如两打祝家庄后，忽插出解珍、解宝争虎越狱事；又正打大名府时，忽插出截江鬼、油里鳅谋财倾命事等是也。只为文字



太长了，便恐累赘，故从半腰间闪出，以间隔之。有鸾胶续弦法：如燕青往梁山泊报信，路遇杨雄、石秀，彼此须互不相识、且由梁山泊到大名府，彼此既同取小径，又岂有止一小径之理，看他便顺手借如意子打鹊求卦，先斗出巧来，然后用一拳打倒石秀，逗出姓名来等是也。都是刻苦算得出来。……（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

《水浒》可做文法教科书读。就金圣叹所言，即有十五法：（一）倒插法；（二）夹叙法；（三）草蛇灰线法；（四）大落墨法；（五）绵针泥刺法；（六）背面铺粉法；（七）弄引法；（八）獭尾法；（九）正犯法；（十）略犯法；（十一）极不省法；（十二）极省法；（十三）欲合故纵法；（十四）横云断山法；（十五）鸾胶续弦法。溯其本源，都因是顺着笔法去削高补低都由我。……（梁启超《小说丛话》）



第四章

明代诗文、散曲与民歌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明代盛于小说戏曲，不以诗文著称，但明代诗文的发展变化，亦有新的特点。上承宋元，下开清代，自有成就。

第一节　明代初期诗文

明初易代之际，诗文的主要作者，有宋濂、刘基和高启等。

国初之文，以金华乌伤为宗，诗以青丘青田为宗。（钱谦益：《初学集·书李文正公手书东祀略卷后》）



这时的作者，生当易代之际，所为诗文，前期后期，有所不同。以宋濂而论，其文即有“山林”和“馆阁”之分。

客有持子宋子潜溪诸集来者，曰：某帙宋子三十年山林之文也；某帙宋子近著馆阁之文也。其体貌声音随其显晦之地不同者，吾子当有以评之。……

昔之隐诸山林者，烨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显诸馆阁者，灿乎其凤凰日星也。果有隐显易地之殊哉！（杨维桢：《宋学士文集序》）

易代之后，作者的思想倾向也不尽相同。同是一个作者，洪武

初期和洪武后期，由于文网日密，诗文亦有变化。但总的倾向，是明道立教，颂德鸣盛。

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斯文也果谁之文也？圣贤之文也。（宋濂《文说赠王生黼》）

国家之兴，必有魁人硕士乘维新之运，以雄辩钜笔出而敷张神藻，润饰鸿业，铿乎有声，炳乎有光，耸世德于汉唐之上。使郡国闻之，知朝廷之大；四夷闻之，知中国之尊；后世闻之，知中国之盛。然后见文章之用为非末技故也。（徐一夔《陶尚书文集序》）

在上者莫不歌咏帝载，以鸣国家之盛；其居山林间者，亦皆呕吟上化，有忧深思远之风，不徒留连光景而已。（王祎《张仲简诗序》）

一 宋 濂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属浙江）人。

（一）生平

宋濂生于元末，学有师承。以亲老不仕。入明，官至翰林学士承旨。洪武十年，以老病致仕。洪武十三年，其孙宋慎因胡惟庸案处死，濂放茂州，途中病卒。《明史》卷一二八有传。著有《宋学士文集》。



宋濂……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已，游柳贯、黄溍之门，两人皆极逊濂，自谓弗如。元至正中，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

逾十余年，太祖取婺州，召见濂……为五经师。……

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

六年七月，迁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兼赞善大夫。……

十三年，长孙慎坐胡惟庸党，帝欲置濂死。皇后太子力救，乃安置茂州。

濂状貌丰伟，美须髯，视近而明，一黍上能作数字。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去书卷。于学无所不通。为文醇深演迤，与古作者并。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夷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

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士大夫造门乞文者后先相踵。外国贡使亦知其名……四方学者悉称“太史公”，不以姓氏。…… 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明史·宋濂传》）

宋濂撰有《赠梁建中序》，自述为学经过。又撰有《致仕谢恩表》，自述仕履甚详。

（二）文学主张

宋濂论文论诗，颇沿宋元余绪，但亦自有主张。撰有《文原》、《徐教授文集序》、《答秀才论诗书》、《苏平仲文集序》、《文说赠王文黼》等。凡所主张，颇有代表性，且有较大的影响。

余讳人以文生相命，大夫七尺之躯，其所学者，独文乎哉！虽然，余之所谓文者，乃尧、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学之固宜。（《文原》）

传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此则文之至者也。文之至者，文外无道，道外无文。粲然载于道德仁义之言者，即道也。秩然见诸礼乐刑政之具者，即文也。（《徐教授文集序》）

予闻昔人论文，有山林台阁之异，山林之文，其气萎缩而枯槁；台阁之文，其体绚丽而丰腴。此无他，所处之地不同，而所托之兴有异也。（《汪右丞诗集序》）



（三）诗文创作

宋濂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在于散文，明初所作，最有时代特征，也最有影响。为世传诵之文有《阅江楼记》、《送东阳马生序》等。《阅江楼记》，系应诏而作，歌功颂德，委婉曲折，雍容典雅。文章写于未建斯楼之前，故通篇无所刻画，凭虚构想，议论古今，极为得体。

按洪武初，欲于狮子山（即卢龙山）顶作阅江楼，先令儒臣作记，故潜溪诸公集皆有此文。楼实不果作。（王士祯《池北偶谈》卷一《阅江楼》）

宋濂还有专门颂圣之文《天降甘露颂》、《恭题御赐书后》、《应制冬日诗序》等。

钦惟皇上兴自临濠，匹马渡江，十五年间，遂成帝业。天瑞育滋，不一而足。彩霞成凤，卿云聚绪……实皆天之所命，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天降甘露颂》）

宋濂之诗，不为世称。其为诗主张，虽与刘基近似，但创作实绩，不及刘基。

宋濂又有寓言，篇章不少。但其思想深度和艺术造诣，都不及刘基。

（四）时人对宋濂文章的品评

宋濂的主要成就在于文章，故时人所评，亦多重其文品。

公自五经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考事也博，故发之于文章，悉铲近习之陋，学者翕然师之。国朝龙兴，遂以布衣登侍从之选。历十余年。凡大制作、大号令，修饰润色，莫不曲尽其体，实与虞黄二公相后先已。虽然，虞黄二公属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为易；今国家肇造之时，将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观听，使知大明之超轶三五，岂不为难乎！（贝琼《宋学士文集序》）



宋濂在元末明初，为文章巨手。“大制作”之外，记序杂文，多可观者。

二 刘 基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属浙江）人。

（一）生平

刘基生于元末，至顺四年举进士，除高安县丞。后辞归。其后再起再辞，终隐青田山中。

至正二十年，朱元璋攻下金华，致书聘基，遂为谋主。洪武初，官封诚意伯。洪武四年，归老于乡。史称为胡惟庸所陷，于洪武八年病卒。《明史》卷一二八有传。著有《诚意伯文集》。

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称基，以为诸葛孔明俦也。

方国珍起海上，掠郡县，有司不能制。行省复辟基为元帅府都事。基议筑庆元诸城以逼贼，国珍气沮。……国珍乃使人浮海至京，贿用事者。遂诏抚国珍，授以官，而责基擅威福。……基遂弃官还青田，著《郁离子》以见志。……

及太祖下金华，定括苍，闻基及宋濂等名，以币聘。……既至，陈时务十八策，太祖大喜，筑礼贤馆以处基等，宠礼甚至。……（洪武）三年，授弘文馆学士。十一月，大封功臣，授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明年，赐归老于乡。……

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与物多忤。至是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其韬迹如此，然究为惟庸所中。（《明史·刘基传》）

刘基为明代开国功臣，但他仕于元末，对于元朝统治天下，也曾称颂。



生民以来，集大成而圣者，莫圣于孔子；有天下之广者，莫加于有元。（《山阴县孔子庙碑》）

皇元混一宇宙，文物之盛，追配隆古。（《若上人文集序》）

刘基对于元代文章，亦甚赞赏。

混一以来，七十余年，际天所覆，罔不同风。中和之气，流动无间。得之而发为言，安得而不雄且伟哉！（《王师鲁尚书文集序》）

刘基的文学成就，也主要是在明朝开国之前。《明史》本传说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文宗”云云，是不确的。

（二）诗文主张

刘基论文，主张宗经明道，不事虚文。论诗主张有所讥刺。

圣人作经以明道，非逞其文辞之美也，非所以夸耀于后世也。学者诵其言求其义，必有以见于行、问之无不知也，言之无不通也；验之于事则偭焉而背驰，揭揭焉不周于宜，则虽有班马杨韩之文，其于世之轻重何如耶？（《诚意伯文集·送高生序》）

文以理为主，而以气摅之。理不明为虚文，气不足则理无所驾。文之盛衰，实关时之泰否。是故先王以诗观民风而知其国之兴废，岂苟然哉？文与诗同，生于人心，体制虽殊，而其造意出辞，规矩绳墨，固异无也。（《诚意伯文集·苏平仲文集序》）

或语予曰：诗贵自适而好为论刺，无乃不可乎？予应之曰：诗何为而作耶？……诗三百篇，惟颂为宗庙乐章，故有美而无刺，二雅为公卿大夫之言，而国风多出于草茅闾巷贱夫怨女之口，咸采录而无遗也。变风变雅大抵多于论刺，至有直指其事、斥其人而明言之者，《节南山》、《十月之交》之类是也。（《诚意伯文集·王原章诗集序》）

（三）诗文创作

刘基一生的主要成就不在诗文，但其诗文亦为世所称。



其诗沉郁顿挫，自成一家，足与高启相抗。其文闳深肃括，亦宋濂、王祎之亚。杨守陈序谓："子房之策，不见词章；元龄之文，仅办符檄；未见树开国之勋业而兼传世之文章，可谓千古文豪。"斯言允矣。（《四库全书总目·诚意伯文集提要》）

刘基之文写于元时者，一为说教之文，一为讽喻杂文。说教之文，如《山阴县孔子庙碑》、《谕瓯括父老文》皆是。

告瓯括父老：皇朝以武德一九有，服而不杀，澳体滋润，罔罹茶毒，至今八十余年矣。……帝德宽大，务在休息，与百姓安乐太平，故禁网漏而不修，官缺其人，偷惰潜生，致不能宣德化，达壅滞，咎在有司，非主上意也。（《谕瓯括父老文》）

讽喻杂文，如《卖柑者言》以及《郁离子》中的寓言短论皆是。

郁离子谓执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数与？抑亦以为良而倚以图治与？"执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离子曰："若是，则相国之政与相国之言不相似矣。"执政者曰："何谓也？"郁离子曰："仆闻农夫之为田也，不以羊负轭，贾子之治车也，不以豕骖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为其所败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学而后入官，为试之事而能，然后用之。不问其系族，惟其贤，不鄙其侧陋。今风纪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选也，仪服云乎哉！言语云乎哉！乃不公天下之贤，而悉取诸世胄昵近之都那竖为之，是爱国家不如农夫之田、贾子之车也。"执政者许其言而心忤之。（《郁离子》卷上）

刘基的《郁离子》中包含许多寓言、短论。其中"楚人养狙"一篇，尤为世间传诵。这类文章，措辞是比较激切的，立意则在于讽谏。

离为火，文明之象，用之其文郁郁然，为盛世之明之治。（徐一夔《郁离子序》）

郁离者，文明之谓也。……其意谓天下后世者用斯言，必可底文明之治耳。（吴从善《郁离子序》）



刘基集绝少闲适之文。其记序之文如《活水源记》、《松风阁记》，较有意趣。

松风阁在金鸡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有声如吹埙篪，如过雨，又如水过崖石，或如铁马驰骤，剑槊相磨戛。忽又作草虫鸣。……听之者耳为之聪。予以问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净六尘为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虚妄耳。"予曰："然则上人以是而名其阁，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松风阁记》）

刘基之诗，为人称道者少。他虽曾以《二鬼》自负，但也不见传诵。

文成《覆瓿集》，元时作；《犁眉公集》则入明后诗也。《覆瓿》远胜《犁眉》，前人已有定论。（《明诗纪事》甲籖卷三按语）

三　高　启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又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市）人。

（一）生平

高启少以诗名里中，与同里张羽、徐贲、宋克等为友。洪武二年（1369），被召至南京编修《元史》，迁翰林院编修。又擢户部右侍郎，启坚辞不受。被放归，授徒为业。

洪武五年，启为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及魏观得罪，启被牵连，腰斩于南京。《明史》卷二八五有传。著作有《高青丘集》。

洪武初，被荐……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擢启户部右侍郎。……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赐白金放归。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明史·高启传》）



季迪身长七尺，有文武才，无书不读，而尤邃于群史。（钱谦益《列朝诗集·高启小传》）

世传侍郎贾祸，因《题宫女图》……然集中又有《题画犬》一诗……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好事者因之傅会也。（朱彝尊《静志居诗话》）

高启生于元末，不曾居官；明初被召，也并不急于仕进。他生当乱世，又熟知史事，其坚决辞官，似有远祸之意。

鞅、睢之相秦也，其罪同，其祸则异。何哉？受谏、不受谏也。……睢闻蔡泽之言，则谢病而归，卒完首领。鞅闻赵良之说，则贪商于之富、

宠秦国之政，徘徊而不忍去，卒受车裂之惨。二人者虽皆不足言，然以此则雎为犹胜哉！呜呼，进退祸福之机，观鞅、雎之事，后之人亦可以少鉴矣。(《高青丘集·凫藻集·商鞅范雎》)

（二）诗文创作

高启生当易代之际，其诗文创作，亦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之文，对于元末的社会颇有危机之感，但他对于元朝的统治，亦颇关切。其《送二贾君序》、《游天平山记》，皆可为例。

至正二十二年九月九日，予与同志之友，以登高之盟不可空也，乃治馔载醪，相与诣天平山而游焉。……

乐饮将半，予起言于众曰："今天下板荡，十年之间，诸侯不能保其国，大夫士不能保其家，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得安于田里，抚佳节之来临，登名山以眺望，举觞一醉，岂易得哉！然恐盛衰之不常、离合之难保也。请书之于后，明年将复来，使得有所考焉。"众曰："诺。"(《游天平山记》)

高启后期之文，有歌颂新朝之作，也有急流思退之作。《送丁至恭河南省亲序》、《生白堂记》、《安晚堂记》、《槎轩记》，皆可为例。《槎轩记》表达了退居远祸的情志：



槎，浮木也。予尝客松江之上，滨江之木，当秋为大风所摧折者，随波而流，顾而有感，因以名所居之轩。……

若予，天地间一槎也，其行其止，往者既知之矣，来者吾何所计哉？亦安乎天而已矣。顾吾槎方止，幸不为薪且蠹，则是轩者，其沦栖之地乎！

高启以诗名世，《四库全书总目·凫藻集提要》说他"诗才富健"，"为一代巨擘"。《大全集提要》所评尤详：

启天才高逸，实据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然行世太早，殒折太速，未能熔铸变化，自为一家。

高启论诗，主张兼备众体。“随事模拟”，而“浑然自成”。

夫自汉魏晋唐而降，杜甫氏之外，诸作者各以所长名家，而不能相兼也。……盖尝论之，渊明之善旷而不可以颂朝廷之光，长吉之攻奇而不足以咏丘园之致，皆未得为全也。故必兼师众长，随事模拟，待其时至必融、浑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执之弊矣。(《高青丘集·独庵集序》)

高启之诗写于明初者，颇有歌颂新朝之调。传诵者如《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入洛竟何祥，铁索横江未为固。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高启长于古风，律绝亦有为人所称者。

七言律联句，神韵天然，古人亦不多见。如高季迪“白下有山皆绕郭，清明无客不思家”……皆神到不可凑泊。(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



四　方孝孺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一字希古，宁海（今属浙江）人。

（一）生平

方孝孺生于元末，到了明初，又遭家难，贫而好学。以宋濂为师。洪武十五年（1782)，被荐于朝。二十五年，任为将仕郎，汉中教授。建文初，召为翰林院侍讲，备顾问。建文四年，燕王陷南

京，孝孺被俘，令草诏书，不屈而死，灭十族。《明史》卷一四一有传。著有《逊志斋集》。

孝孺幼警敏，双眸炯炯，读书日盈寸，乡人目为“小韩子”。长从宋濂学，濂门下知名士皆出其下。先辈胡翰、苏伯衡亦自谓弗如。孝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

（洪武二十五年）除汉中教授，日与诸生讲学不倦。蜀献王闻其贤，聘为世子师，每见，陈说道德，王尊以殊礼，名其读书之庐曰“正学”。

及惠帝即位，召为翰林侍讲，明年迁侍讲学士，国家大政事辄咨之。……燕兵起，廷议讨之，诏檄皆出其手。……

燕兵入，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孝孺工文章，醇详雄迈。每一篇出，海内争相传诵。永乐中，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明史·方孝孺传》）

（二）诗文主张

方孝孺虽不以文人自居，却多论文之言。主张为文“明道”，曾反复申论。



盖文与道相表里，不可勉而为。道者气之君，气者文之帅也。道明则气昌，气昌则辞达，文者辞达而已矣。然辞岂易达哉？六经、孔、孟，道明而辞达者也。自汉而来，二千年中，作者虽有之，求其辞达，盖已少见，况知道乎？（《逊志斋集·与舒君书》）

文，所以明道也。文不足以明道，犹不文也。（《逊志斋集·送牟元亮·赵士贤归省序》）

方孝孺论诗，主张明“道”。崇尚“风雅”。

唐之杜拾遗、韩吏部皆深于诗……其体则唐也，而其道则古也。世之言诗者而不知道，犹车而无轮，舟而无柁也，虽工且美，奚以哉！（《时习斋诗集序》）

举世皆宗李杜诗，不知李杜更宗谁。能操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谈诗》五首之一）

（三）诗文创作

方孝孺之文，以杂文史论见长。有些迂论，也有些灼见。前者如《深虑论》，后者如《读吕氏春秋》、《读陈同甫上孝宗四书》，皆可为例。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于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活己之子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

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惟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如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深虑论》）

太史公以为不韦迁蜀，乃作《吕览》，夫不韦以见疑去国，岁余即饮鸩死，何有宾客，何暇著书哉？史又称不韦书成，悬之咸阳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辄与之。不韦已徙蜀，安得悬书于咸阳？由此而言，必为相时所著。太史公之言误也。……

然予独有感焉。世之谓严酷者，必曰秦法，而为相者，乃广致宾客以著书，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若是者皆后世之所甚讳，而秦不以罪，呜呼，然则秦法犹宽也！（《读吕氏春秋》）



方孝孺文章为世传诵者，有《蚊对》、《越巫》、《吴士》等篇。这类文章近似寓言。《越巫》、《吴士》命意似拟柳宗元的《三戒》。

右《越巫》、《吴士》二篇，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语见《越巫》、《吴士》二篇篇后附记）

方孝孺之诗，无甚可称，有一篇《蜀道易》，却有特色。其中有云："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陆有重岩峻岭万仞馋天之剑阁，水有砯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秣马夕往而朝还！"在这以下，又大讲"大圣建皇极"。"贤王于此开寿域"云云，于是乃言蜀道之易。为诗颂圣，此亦明初的时代气息。

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伏维今天子以大圣御极，殿下以睿哲之资为蜀神民主。临国以来，施惠政，崇文教……西方万里之外，水浮陆走，无有寇盗。商贾骈集，如赴乡闾。蜀道之易，于斯为至矣。臣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作《蜀道易》一篇，以述圣上及贤王之德。(《蜀道易小序》)

第二节　明代前期诗文

世称明之台阁体作者，概指三杨（杨荣、杨溥，杨士奇）。从总的倾向看，李东阳亦三杨之后继者，故后人之攻击台阁体，亦以东阳为鹄的。



一　三杨与台阁体

从成祖到英宗时期，"台阁体"诗文盛行于世。作者主要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世称"三杨"。

是时王振尚未横，天下清平，朝无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称三杨。……士奇有学术，荣有才识，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明史·杨溥传》)

三杨文章特点，是雍容典雅，温醇平易，比早期的馆阁之文更多福泽之气。

发为文章，具有富贵福泽之气。应制诸作，沨沨雅音。其他诗文，亦皆雍容平易，肖其为人。虽无深湛幽渺之思，纵横驰骤之才，足以振耀一世；而逶迤有度，醇实无疵，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与杨士奇同主一代之文柄，亦有由矣。(《四库全书总目·杨文敏集提要》)

三杨之中，成就较高、影响亦大者是杨士奇。

杨士奇（1365～1444），名寓，以字行，号东里，泰和（今属江西）人。著有(《东里集》)。

（一）生平

早孤，随母适罗氏，已而复宗，贫甚，力学，授徒自给。……

建文初……以史才荐，遂召入翰林，充编纂官。……成祖即位，改编修。已，简入内阁，典机务，数月，进侍讲。

永乐二年选官僚，以士奇为左中允，五年，进左谕德，士奇奉职甚谨。……

仁宗即位，擢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寻修《太宗实录》，与黄淮、金幼孜、杨溥俱充总裁官。……

宣宗即位，修《仁宗实录》，仍充总裁。……

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龄，军国大政关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荣、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诣阁咨议，然后裁决。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

是时中官王振有宠于帝，渐预外廷事、导帝以严御下，大臣往往下狱。……太皇太后崩，振势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辄执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尝侵暴杀人。言官交章劾稷。……天子恐伤士奇意，降诏慰勉。士奇感泣，忧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

士奇生于元末，仕于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陈情致事，铭恩肺腑。

自洪武三十五年七月，太宗皇帝临御之初，擢任为翰林院职事。永乐二年三月，除兼春坊职事。历仕仁宗皇帝、宣宗皇帝、今上皇帝四朝三十八年。



皆在近侍。蒙恩深厚，难以名言。(《东里集·奏对录·陈情致事》)

(二) 诗文成就

士奇诗文成就，前人多所评论。

历仕四圣治熙之朝，凡大议论、大制作，出公居多。肆其余力，旁及应世之文，率皆关乎世教。吐辞赋咏，冲淡和平，沨沨乎大雅之音，其可谓雄杰俊伟者矣。(黄淮《少师东里杨公文集序》)

明初三杨并称，而士奇文章特优，制诰碑版，多出其手。仁宗雅好欧阳修文，士奇文亦平正纡余，得其仿佛，故郑瑗《井观琐言》称其文典则无浮泛之病。杂录叙事，极平稳不费力。后来馆阁著作，沿为流派，遂为七子之口实。然李梦阳诗云："宣德文体多浑沦，伟哉东里廊庙珍。"亦不尽没其所长。盖其文虽乏新裁，而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四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四库全书总目·东里集提要》)

士奇论文，谓以"行"为本，于古人之文，最推重曾巩。

古之为文者，文行皆备，而必行为之本，故三代以上文最高古而无以文名者，其所本不系于文也。秦汉以来，士始有专以文名者。如或违道畔义，君子不道也，杨子云《剧秦美新》是已。……近数百年来，士多应读韩文公、欧阳文忠公、苏文忠公之文，要皆本其立朝大节、炳炳焉有以振发人心者也。(《东里集·王文忠公文集序》)



非独文之工，言于濂洛之学未著之先，而往往相合，亦由学之正也。(《东里集·跋曾南丰文》)

士奇的"大议论"、"大制作"，有《甘露赋并序》、《永乐二十二年进士题名记》等，都可谓"大雅之音"。此外一些记序之作如《务勤堂记》、《退思斋记》、《东耕记》等，也都"关乎世教"，亦盛世之文。

江夏邓真存诚，举进士，为监察御史，历八年，升山东按察使，而名其退休之堂曰"务勤"，以余交游之旧也，属为书其所以名之故而自儆焉。……

今幸遇圣明在位，吾与存诚皆见用于太平之世，固宜弃浮趋实以就功业，

而存诚官益进、任益重、且益勉于君子之道未已也。将所树立，必有重当时闻后世者，而未必不自“务勤”始也，遂为之书。(《务勤堂记》)

士奇之文，很少流连光景之作，有时虽写景状物，亦不忘歌颂升平，此亦台阁之文的特征。

我国家龙兴，削平僭乱，以安天下，而然后天下之人皆得休养生息，以乐于太和之世，而实始定鼎乎是。则于今瞻望穆陵于钟山五云之表，而仰惟神功圣德如天地之盛大，岂独余与用文者之不忘，凡天下之人孰能一日而忘也？则余于序此诗，安得不推其大而不能忘者言之哉！(《龙潭十景序》)

士奇之诗，亦如其文，奉和之作，尤有台阁特色。如《奉敕恭谒皇太子谢恩诗》、《元宵侍宴万岁山》、《喜雨诗》等，皆可为例。

好雨连朝苏久旱，无边喜意动宸衷。皇天洞鉴圣仁德，臣子深惭燮理功每念升平均九土，已知舞蹈出三农，骈繁宠锡身难报，何幸衰年际屡丰。(《东里续集·喜雨诗》)

三杨的台阁之诗，当时影响甚大，此后明人提倡“真诗”，对三杨多所讥评。

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众人靡然和之，相习成风，而其诗渐亡矣。(沈德潜《明诗别裁》)



二　李东阳与茶陵派

在三杨“台阁体”之后，“七子”诗文复古之前，李东阳主持文柄，承前启后，影响亦大。

李、何未出之前，东阳实以台阁耆宿主持文柄，其论诗主于法度音调，而极论剽窃模拟之非，当时奉以为宗。(《四库全书总目·怀麓堂诗话提要》)

长沙之于何、李也，其陈涉之启汉高乎！(王世贞《艺苑卮言》)

成、弘之间，长沙李文正公继金华、庐陵之后，雍容台阁，执化权、操

文柄，弘奖风流，长养善类，昭代之人文，为之再盛，百年以来，大大夫学知本原，词尚体要，彬彬焉，彧彧焉，未有不出于长沙之间者也。（《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王守仁传后评语》）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祖籍甘肃，迁茶陵（今属湖南），后居北京。

（一）生平

东阳四岁能书，号为神童，天顺八年进士，累官文渊阁大学士。与刘健、谢迁并辅朝政，并称贤相，孝宗病危，同受顾命。

武宗立，刘瑾专政，刘健谢迁被贬，东阳留任。刘瑾被诛，东阳上疏自劾。正德十一年卒。《明史》卷一八一有传。著作有《李东阳集》。

武宗立，屡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刘瑾入司礼，东阳与健、迁即日辞位。中旨去健、迁，而东阳独留。耻之，再疏恳请，不许。……

瑾凶暴日甚，无所不讪侮，于东阳犹阳礼敬。凡瑾所为乱政，东阳弥缝其间，事多所补救。……其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而气节之士多非之。……

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工篆隶书，碑版篇翰流播四裔。奖成后进，推挽才彦，学士大夫出其门者，悉灿然有所成就。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搢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李东阳传》）



（二）为文主张

东阳诗文主张，崇尚台阁。他有几篇集序，都抒发了这一看法。

文，一也，而所施异地，故体裁亦随之。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其体盖典则正大，明而不晦，达而不滞，而惟适于用。（《李东阳集·倪文僖公文集序》）

东阳论文，亦崇尚欧、曾，与杨士奇同。

公之文博取深诣，而得诸欧阳文忠公者为多。公惟未尝自言，然窥其纡余委备，详而不厌，要知为欧学也。(《李东阳集·叶文庄公集序》)

宋盛时，以文章名者数家，予于文定公独深有取焉者，盖其论学，则自持心养性，至于服器动作之间；论治，则自道德风俗之大，极乎钱谷狱讼百凡之细，皆合于古帝王之治；而凡战国秦汉以来权谋术数之所谓学，佛老之所谓教，一切排斥摒黜，使无得以乱其说者。其所自至非独为词章之雄也(《李东阳集·曾文定公祠堂记》)

(三) 诗文创作

东阳之文，“益圣道，裨世治”，虽描摹景物，亦不忘讴歌太平，颇与杨士奇相似。

金陵之都以一统御天下者，实自我国家始。今京师居太行沧海之间，其地亦胜。乃出于古帝王智虑之所不及，又非元氏之所能当者，则我国家亿万载太平之业，顾非天之所遗乎！盖自契丹以来，五百余年，此地不得与于中国；今承平既久，民物繁庶，制度明备，山川草木亦精采溢发，若增而高，若辟而广。校之父老所传草创之际，盖已倍蓰。而科甲之魁杰，馆阁之奇俊，天下之所谓文章者，固于是乎在。古称文章与气运相升降，则赞物歌咏，以昭洪运垂休光者，无惑乎其盛如此也。若夫圣君贤相，盛德大业，所以植国家、庇民物，著之典谟，勒之金石，轶汉唐宋，以拟三代之盛，尤有不可缺者，其将于今日之诗卜之也。

某幸生京师，窃睹其所谓景之盛，又侧翰林之末，而材力浅薄，不敢以作者自効，谨推其本意而序之。(《李东阳集·京都十景诗序》)



李东阳身居台阁，文章多“大制作”，但亦有些杂文，如《记女医》、《医戒》、《食戒》等，无台阁之气。

东阳之诗，亦如其文，有未脱台阁之习者。

万杖攒空簇彩旃，杳闻人语隔香烟。城头日供鸡声起，天上春随斗柄旋。荒服五图皆禹贡，华封三祝更尧年。侍臣独立瞻华盖，长记分班黼座间(《元日早朝》)

但其诗又有不同于台阁体者。

路经白杨河，河水浅且浑。居人蔽川下，出没无完裈。俯首若有得，跕然共腾欢。停舟向何为，蹙额向我言。……茫茫江淮地，千里惟荒田。十岁九不雨，摧枯固其然。况复苦迎送，诛求到心肝。生当要路冲，鸡狗不得安。嗟我独何为，听之坐长叹。……(《白杨行》)

(四)《麓堂诗话》论诗

李东阳的《麓堂诗话》，论诗讲求音响格调。

诗在六经中别是一教，盖六艺中之乐也。乐始于诗，终于律，人声和则乐声和。……后世诗与乐判而为二，虽有格律，而无音韵，是不过为排偶之文而已。(《麓堂诗话》)

《麓堂诗话》论诗，亦称赞台阁体。

朝廷典则之诗谓之台阁气，隐逸恬淡之诗谓之山林气，此二气者必有其一，却不可少。

作山林诗易，作台阁诗难。山林之诗或失之野，台阁之诗或失之俗。野可犯，俗不可犯也。(同上)

李东阳论诗亦主情感，不仅重视声律、格调。但谓“用其情”而“不失其正”，又是正统之见。



长歌之哀，过于痛哭。歌发于乐者也，而反过于哭，是诗之作也，七情具焉，岂独乐之发哉？惟哀而甚于哭，则失其正矣。善用其情者，无他，亦不失其正而已矣。(《麓堂诗话》)

东阳茶陵人，其诗从理论到实践，虽不尽同于台阁，却也未有大的开拓。世称“茶陵诗派”，其实特色不多。

第三节 明代中期诗文

明初以宋濂为代表的诗文，沿袭元人余绪。中期之诗文复古，既反对台阁之体，亦在改变元季遗风。前后七子之主张文必秦汉，最为典型。其后归有光等人之提倡唐宋，虽然亦在拟古，却与明初宋濂比较接近。

一 前 七 子

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政治上不满现实，文学上提倡复古。

弘、正之间，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而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诗文于斯一变。(《明史·文苑传序》)

弘治时，宰相李东阳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梦阳独讥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与何景明、徐祯卿、边贡、朱应登、顾璘、陈沂、郑善夫、康海、王九思等，号十才子。又与景明、祯卿、贡、海、九思、王廷相号七才子。(《明史·文苑二·李梦阳传》)



前七子的代表者是李梦阳、何景明。

(一) 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原籍庆阳（今属甘肃），徙居开封。弘治七年进士，历任户部主事、户部郎中等职。

武宗时，刘瑾擅权，梦阳参与疏劾“八虎”，落职，被捕入狱。赖康海救援得释。刘瑾被诛后，梦阳虽曾官复旧职，旋又罢职家居，嘉靖八年卒。《明史》卷二八六有传，著作有《空同集》。

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迁郎中。榷关，格势要，搆下狱，得释。

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

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尚书韩文与其僚语及而泣，梦阳进曰："公大臣，何泣也？"文曰："奈何？"曰："比言官劾群奄，阁臣持其章甚力，公诚率诸大臣伏阙争，阁臣必应之，去若辈易耳。"文曰："善。"属梦阳属草。……瑾深憾之。矫旨谪梦阳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瑾复摭他事下梦阳狱，将杀之，康海为说瑾，乃免。……

梦阳既家居，益跅弛负气，治园池，招宾客，日纵侠少射猎繁台、晋丘间，自号空同子，名震海内。宸濠反诛，御史周宣劾梦阳党逆，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削籍，顷之卒。(《明史·李梦阳传》)

李梦阳提倡诗文复古，大为后人口实。但他也曾提倡"真诗"，并非一切泥古。

献吉以复古自命，曰古诗必汉魏，必三谢，今体必初盛唐，必杜，舍是无诗焉。牵率模拟剽贼于字句之间，如婴儿之学语，如桐子之洛诵，字则字，句则句，篇则篇，毫不能吐其心之所有。古之人固如是乎？天地之运会，人世之景物，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而必曰汉后无文，唐后无诗，此数百年之宇宙日月尽皆缺陷晦蒙，直待献吉而洪荒再辟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丙集）



李子曰：曹县盖有王叔武云，其言曰："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竽而巷呕，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之谓风也。孔子曰：'礼失而求之野。'今真诗乃在民间。而文人学者顾往往为韵言谓之诗。……"李子闻之，惧且惭，曰：予之诗非真也，王子所谓文人学子韵言耳，出之情寡而工之词者多也。(李梦阳《诗集自序》)

梦阳论文，主张拟古，曾经写过"尺寸古法"，有如"古人影子"的作品；但也写过"以我之情，述今之事"，虽然拟古，却"罔袭其词"（《驳何氏论文书》）的文章。

臣等伏念人主以辨奸为明，人臣以犯颜为忠。……近岁以来，朝政日非……皆言太监马永成、谷大用、张永、罗详。魏彬、刘瑾、邱聚等，制造巧

伪，淫荡上心，或击球走马，或放鹰逐犬，或俳优杂剧，错陈于前；或异万乘之尊，与外人交易，狎昵媟亵，无复礼体。日游不足，夜以继之。劳耗精神，亏损志德。……伏望陛下奋刚断，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将马永成等拿送法司，明正典型，以回天地之变，以泄神人之愤，潜消祸乱之阶，永保灵长之业，则皇上为守成之令主，臣等亦得为太平之具臣矣。（李梦阳《代劾宦官状疏》）

梦阳还有一些记叙和书信杂文，写景抒情，也并不泥古。

自仆罹此难，友朋多不复通书问，结交在急难，徒好亦何益！仆交游遍四海矣，赤心朋友，惟世恩、德涵与仲默耳。甚难如此，可悲可叹。（李梦阳《与何子书》之二）

自白鹿洞书院陟岭东北行，并五老峰数里至寻真观。观今废，然有石桥，自观后西北行里许，并石涧，入大壑。……

过涧复并涧转北行数里，则至水帘。水帘者，俗所谓三级泉也。……水帘挂五老峰，背悬崖而直下三级而后至地，势如游龙飞虹，架空击霆，雪翻谷鸣，此庐山第一观也。然李白朱子皆莫之至，而人遂亦莫知其洞所，顾辄以书院旁鹿眠场者代之，可恨也。（李梦阳《游庐山记》）

梦阳之诗，亦有佳作，或述往事，或叹今时，并非一味拟古。

清风店南逢父老，告我己巳年间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镞尚带勤王字。忆昔蒙尘实惨怛，反复势如风雨至。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内有于尚书，外有石将军，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朝廷既失紫荆关，吾民岂保清风店：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震天风怒号。儿女床头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将军此时挺戈出，杀敌不异草与蒿。追北归来血洗刀，白日不动苍天高。……

却忆千官迎驾初，千乘万骑下皇都，乾坤得见中兴主，杀伐重开再造图。姓名应列云台上，如此战功天下无。呜呼战功今已无，安得再生此辈西备胡！（李梦阳《石将军战场歌》）

当然，梦阳之诗，也有“尺寸”古人，模拟之迹至为明显的作品。



驱车彰义门，遥望郭西树，冠盖耀青云，车马夹广路。……（李梦阳《发京师》）

（二）何景明

何景明（1483～1521），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信阳（今河南省信阳市）人。

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十七年授中书舍人。时值孝宗死，武宗立，刘瑾擅权，朝政昏乱。景明“恐祸及，谢病归，郊居著述”。

正德五年，刘瑾被诛，六年，景明复职。十三年，任陕西提学副使。以学政勤劳而得“心疾”，十六年告归而卒。《明史》卷二八六有传，著作有《大复集》。

正德改元，刘瑾窃柄，上书吏部尚书许进，劝其秉政勿挠，语极激烈。已，遂谢病归。逾年，瑾尽免诸在告者官，景明坐罢。瑾诛，用李东阳荐，起故秩，直内阁制敕房。李梦阳下狱，众莫敢为直，景明上书吏部尚书杨一清救之。九年，疏言义子不当畜，边军不当留，番僧不当宠，宦官不当任。……

景明志操耿介，尚节义，鄙荣利，与梦阳并有国士风。两人为诗文，初相得甚欢，名成之后，互相诋諆。梦阳主模仿，景明则主创造。……然天下语诗文，必并称何李。（《明史·何景明传》）



景明与梦阳同时提倡诗文复古，但景明的主张，比梦阳更为全面。他说“不贵相袭，而相发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又说“领会神情，临景结构，不仿形迹”，都是复古而不泥古的意思。还有，景明提倡复古，是要追求古人的“宏伟之观”、“超旷之趣”，标准是很高的。

仆尝以汉之文人工于文而昧于道，故其言杂而不可据，戕而不可训；宋之大儒知乎道而啬乎文，故长于循辙守训而不能比事联类，开其未发。故仆尝病汉之文其道驳，宋之文其道拘。反复求斯，尚有未得。要之，鄙意则欲博大义，不守章句，而于古人之文，务得其宏伟之观、超旷之趣；至其矩法，

则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不烦登途比试矣。然又欲效子长好游之意，抗志浮云，彻迹九有，以博其大观，以成其文章，斯亦不坠古人之余烈哉！（《述归赋序》）

景明文章写得“宏伟”者，书信杂文可以为例。

顷者闻权阉多干明公之政者，议者难之。或谓宜少自贬以为容，夫自贬以为容，患失者之所为也，孰谓明公表师百僚、坚立万仞者而为此乎？某于明公素未伏谒，然慕义甚深，区区之怀，不敢不露。窃为明公画二策，惟明公之自择焉。……（《上冢宰许公书》）

今有操独行、秉廉节而干众恶、负集毁若李梦阳者，明公在上，何可弗少加察而一援之也？夫仆于阳，非敢谓其无过也，自崇而弗下人，太狂而弗识时，多愤激之气，乏兼容之量，昧致柔之训，犯必折之戒，此其过也。若其饰身好修，矜名授义，见善必取，见恶必击，不附炎门，不趋利径，处远怀不招之耻，处近执莫麾之勇，在野有兔罝之武，在公著素丝之直，立志抗行，秉心陈力，咸可尚也。（《上杨邃庵书》）

景明还有《与何粹夫书》、《与李中丞书》等，都是遇事敢言，理气俱胜，可与古人的“超旷之趣”比美的文字。

当然，景明也有刻意求古而形似古人、并不精彩的文章。

夫敌，非吾不能克之难也，亦非吾制之难也，吾能明敌之所以中我者难也。（《敌中篇》）



景明之诗，成就亦高，且有特色。他在《明月篇序》中推崇汉魏和初唐，从《明月篇》看，便可见汉魏和初唐四子的格调。

月明皎皎各东西，柏寝岧嶤望不迷。侯家台榭光先满，戚里笙歌影乍低。濯濯芙蓉生玉沼，娟娟杨柳覆金堤。凤凰楼上吹箫女，蟋蟀堂中织锦妻。……（《明月篇》）

《明月篇》辞语工丽，音节流转，有初唐风致。但景明也有另一些歌行，批判现实，淋漓痛快，别是一种情调。

君不见玄明宫中满荆棘，昔日富贵今寂寞。祠园复为中贵取，遗构空传肇臣作。雄模壮丽凌朝廷，远势连亘跨城郭。忆昨己巳年来事，秉权自恃薰天势。朝求天子苑，暮夺功臣第，江艘海舶送花石，戚里侯门拥金帑。千人力尽万牛死，土木功成悲此地。……玄明之宫今已矣，京师土木何时止！南海犹催花石纲，西山又起金银寺。君不见金书追夺铁券革，长安日月迎护敕。（《玄明宫行》）

二　后　七　子

嘉靖年间，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等人倡为诗社，有“七才子”之称，而攀龙之首。

其持论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于本朝独推李梦阳，诸子翕然和之。非是，则诋为宋学。攀龙才思劲鸷，名最高，独心重世贞，天下亦并称王李。（《明史·文苑三·李攀龙传》）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诗文复古的又一大派。世称“后七子”。其诗文复古主张，基本上与“前七子”一致。诸人在京师相聚时间虽不算长久，但影响却亦相当深远。



忆昔并马长安，鸣珂授简，一时骚坛，直追汉魏，真千载奇观也。嘉会不常，盛图难再，谢以春归，子以夏去，元美与仆，相继出都。独子鳞、子与、明卿落落京邑。海内豪杰，能复几人？一岁之间，萍分云散，良可念也。（宗臣《报梁公实书》）

自秦中挂冠，构白云楼于鲍山华不住之间，杜门高枕，声望茂著，操海内文章之柄垂二十年。（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李攀龙传》）

于鳞既殁，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奔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墠，近古未有。（同上书《王世贞传》）

（一）李攀龙

李攀龙（1514～1574），字于鳞，号沧溟，历城（今山东济南

市）人。孤贫苦学，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顺德知府，擢陕西提学副使。因母老，谢病归。隆庆改元，起为浙江副使，擢河南按察使。旋因母丧，哀毁病卒。《明史》卷二八七有传，著作有《沧溟集》。

九岁而孤，家贫，自奋于学、稍长为诸生……学为诗歌，已，益厌训诂学，日读古书，里人共目为狂生……

攀龙既归，构白雪楼，名日益高。宾客造门，率谢不见。大吏至，亦然。以是得简傲声。……

攀龙之始官刑曹也，与濮州李先芳、临清谢榛、孝丰吴维岳辈倡诗社，王世贞初释褐，先芳引入社，遂与攀龙定交。明年，先芳出为外吏。又二年，宗臣、梁有誉入，是为五子。未几，徐中行、吴国伦亦至，乃改称七子。

诸人多少年，才高气锐，互相标榜，视当世无人，七才子之名播天下。

其为诗，务以声调胜，所拟乐府，或更古数字为己作。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好之者推为一代宗匠，亦多受世抉摘云。（《明史·李攀龙传》）

李攀龙诗文拟古，其弊比前七子尤甚。有些作品，泥古之迹，至为明显。所拟乐府，确有“更古数字为已作”者。

有所思，乃在燕山隅，何用问遗君，大秦明月珠。结以连理带，荐以合欢襦。又何问遗君，青丝系玉环，可直千万余。……闻君有他心，拉杂其珠摧其环。摧其环，临高台，反袂以障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后，勿复相思。（《有所思》）



但攀龙曾被推为“一代宗匠”，其诗亦非全无可取。其七言近体，音节高亢，声调流转，叙事抒情，比较自然。

谁怜伏阙上书还，国士衔冤动幸颜。杀气始应高碣石，飞霜犹自满燕山。风尘双泪绨袍尽，湖海扁舟白发闲。却念十年携手地，不知春色在灵关。

攀龙之文，“聱牙戟口”者不胜枚举，但也有些可读的作品。书札一类，较有情致。虽间有难解字句，但大意明白。

某不幸中于流言，足下爱我，乃能缕缕为语如污已者，是犹不以某为非人，足下曩固虑及于此。仆虽倔强，亦已郡国一吏矣。方且局促辕下也，元美自信仆岂能以伯乐望众人？而间及仆他事，某一不敢知。某惰民，苟升斗粟糊口，即饮河之愿，不欲为卢至长者，仆亦名为守哉！迹仆所御，一朱幡而抱关者尔，犹尚不免于流言，胡为尔，日茶然磬折路旁，早晚解绶去，已定矣。一州如斗大，日出而视事，即不崇朝，闭阁卧也。(《与王元美》)

(二) 王世贞

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员外郎、郎中。时严嵩擅权，杨继盛因劾严嵩而被害，世贞曾经援救。其后世贞之父王忬亦为严嵩所害。隆庆元年，严嵩父子伏法，世贞伏阙讼冤。

万历二年，世贞以右副都御史巡抚郧阳，时张居正当权，世贞上疏谓大臣权势过盛，为居正所恶，罢官而归。张居正死，世贞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后称病而归。万历十八年病卒。《明史》卷二八七有传，著作有《弇州山人四部稿》等。

生有异禀，书过目，终身不忘。年十九，举嘉靖二十六年进士。……世贞好为古文，官京师，入王宗沐、李先芳、吴维岳等诗社，又与李攀龙、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辈相倡和，绍述何、李，名日益盛。……



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晚年，攻者渐起；世贞顾渐造平淡，病亟时，刘凤往视，见其手《苏子瞻集》，讽翫不置也。(《明史·王世贞传》)

世贞早年论文，与李攀龙大体一致。不免偏颇。归有光指为"庸妄"。但世贞晚年，议论确有变化。其题归有光画像有云："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

试取少年、晚年《读书后》维味之，觉往时跌宕纵横，标新领异，如织锦而问天孙，食肉而问禁脔，虽眩目爽口，或出于偏师取胜者有之。至是霜

降水落，鉴空衡平，奏刀必中軱，发矢必中的，抓搔必中痛养。断案一新，精彩万变，非笔随人老，盖识随人老也。（陈继儒《弇州读书后序》）

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惟其早年自命太高，求名太急。虚憍恃气，持论遂至一偏。又负其渊博，或不暇检点，贻议者口实。故其盛也，推尊之者遍天下；及其衰也，攻击之者亦遍天下。平心而论，自李梦阳之说出，而学者剽窃班、马、李、杜；自王世贞之集出，学者遂剽窃世贞。故艾南英《天傭子集》有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云云，其指陈流弊，可谓切矣。然世贞才学厚赡，规模极大，譬诸五都列肆，百货俱陈，真伪骈罗，良苦淆杂，而名材瑰宝，亦未尝不错出其中。知末流之失可矣，以末流之失而尽废世贞之集，则非通论也。（《四库全书总目·弇州山人四部稿提要》）

世贞学问渊博，为文不拘一格。虽摹秦仿汉，而自有特色。有些论事之作，指陈利弊，立论透辟，有不可因其拟古而厚非者。

自庚戌始而西北之兵亡日不与虏战，自壬子始而东南之兵亡日不与倭战。兵日以战，挫削日以继，而卒不强，此又何也？

夫所谓战者，非浪焉而逼之使角也。兵日以战，挫削日以继，此所谓没世而不复振者，败军之气也。夫易进易退，不量敌而前，一中敌而糜烂者，东南之兵也。难进而易退，敌寡而前，敌一多而细匿者，西北之兵也。愚请先言西北之弊。……（《御虏》）



世贞的序记题跋之文尤有特色。《四库提要》所称其"博综典籍，谙习掌故"云云，在这类文章里更多体现。而且，有些文章，不仅"博综典籍"，而且富有褒贬，带有情感。

《海天落照图》，相传小李将军昭道作，宣和秘藏。不知何年为常熟刘以则所收，转落吴城汤氏。嘉靖中，有郡守，不欲言其名，以分宜子大符意迫得之。汤见消息非常，乃延仇英实父别室，摹一本，将欲为米颠狡狯，而为怨家所发。守怒甚，将致叵测。汤不获已，因割陈缉熙等二诗于仇本后，而

出真迹，邀所善彭孔嘉辈，置酒泣别，摩挲三日而后归守。守以归大符。大符家名画近千卷，皆出其下。寻坐法，籍八天府。隆庆初，一中贵携出，不甚爱赏，其位下小珰窃之。时朱忠僖领缇骑，密以重赀购。中贵诘责甚急，小珰惧而投诸火。此癸酉秋事也。(《题海王落照图后》)

世贞之诗，亦有成就。当时胡应麟对他评价甚高，但不免过分。清人沈德潜则有分析。

胡应麟，幼能诗，万历四年举于乡，久不第……携诗谒世贞，世贞喜而激赏之。归益自负，所著《诗薮》二十卷，大抵奉世贞《卮言》为律令，而敷衍其说，谓诗家之有世贞，集大成之尼父也。其贡谀如此。(《明史·胡应麟传》)

弇州天分既高，学殖亦富……乐府古体高出历下何啻数倍，七言近体亦规大家。而锻炼未纯，故华赡之余，时露浅率。(沈德潜《明诗别裁》)

世贞之诗，成就较高、且有现实意义者，是一些涉及史事的歌行，如《将军行》、《钧州变》、《太保歌》等。

北山虎而翼，南溟鲸而爪。生世不谐，锦衣帅，作太保。太保入朝门，缇骑若云屯。进见中贵人，人人若弟昆。太保从东来，一步一风雷，行者阑人室，居者颔其颏。太保赐颜色，黄金立四壁。一言忤太保，中堂生荆棘。缇骑走八方，方方俱太保。太保百亿身，所至倏如扫。(《太保歌》)



三　唐　宋　派

当后七子继前七子倡导诗文复古之时，又有唐顺之、王慎中、茅坤、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而反对七子“文必秦汉”之说。归有光对王世贞指责尤甚。他针对王世贞所谓“元无文”之说，不仅盛称唐宋，而且称赞“宋元”。且指王世贞等为“庸妄人”。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

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项思尧文集序》）

唐顺之撰著《文编》，将唐之韩、柳，宋之欧、苏、曾、王之文与秦汉之文兼收并蓄，茅坤又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更将唐宋八家之文合为一编。其为文亦宗唐拟宋，于是这派作者乃有“唐宋派”之称。

坤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顺之喜唐宋诸大家文，所著《文编》，唐宋人自韩柳欧苏曾王八家外，无所取，故坤选《八大家文钞》。其书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明史·茅坤传》）

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提倡唐宋古文，在当时和后世颇有影响。但世人对他们的评论，亦有异同。

今天看来，归、唐诸人虽反对前后七子之复古，而他们自己亦非标新领异，仍是上承金元以来“文擅韩欧”的“古风”。

（一）归有光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号震川，昆山（今属江苏）人。嘉靖十九年（1540）南京乡试中举，但此后八次会试均未得第，教书授徒为业。嘉靖四十四年始中进士，为浙江长兴县令。隆庆二年（1568），调顺德府通判。四年，迁南京太仆寺丞。一年而终。《明史》卷二八七有传。著作有《震川集》。



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师事同邑魏校。……

（嘉靖）四十四年始成进士，授长兴知县。用古教化为治。每听讼，引妇女儿童案前，刺刺作吴语，断讫遣去，不具狱。大吏令不便，辄寝阁不行。有所击断，直行已意。大吏多恶之，调顺德通判，专辖马政。明世，进士为令无迁倅者，名为迁，实重抑之也。隆庆四年，大学士高拱、赵贞吉雅知有光，引为南京太仆丞，留掌内阁制敕房，修《世宗实录》，卒官。

有光为古文，原本经术，好《太史公书》，得其神理。时王世贞主盟文坛，有光力相觝排，目为庸妄巨子。世贞大憾，其后亦心折有光，为之赞曰：

"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其推重如此。(《明史·归有光传》)

先生于古文词，虽出之自《史》、《汉》，而大较折衷于昌黎、庐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其晚达而终不得意，尤为识者所惜云。(王世贞《归太仆赞序》)

熙甫为文，原本六经，而好《太史公书》，能得其风神脉理。其于八大家，自谓可肩随欧、曾，临川则不难抗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归有光为世传诵的作品，是抒写家人父子之情的文字。亦即所谓"抒写怀抱之文"。

所为抒写怀抱之文，温润典丽，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嗟叹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

其为世人传诵的名篇有《项脊轩志》、《先妣事略》、《寒花葬志》等。这些文章，抒写家庭变迁，不过寻常琐事，且杂有封建观念，但凡所叙述，无不真切。不假雕饰，而出于自然。



余自束发，读书轩中，一日，大母过余曰："吾儿，久不见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类女郎也？"比去，以手阖门，自语曰："吾家读书久不效，儿之成，则可待乎！"顷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间执此以朝，他日汝当用之。"瞻顾遗迹，如在昨日，令人长号不自禁。(《项脊轩志》)

从归有光文章的总体成就看，不仅在于世人传诵、称颂的几篇抒写家人父子之情的作品。他曾说过："余少不自量，有用世之志。"(《沈次谷先生诗序》)又说过："余少时有志于古豪杰之士，常欲黾勉以立一世之功。"(《碧岩戴翁七十寿序》)但是，由于一生不曾得志，也就不能不发泄于文章。于是，在抒写叙述家人琐事的文章之外，他也写了另一类作品。这类作品似是有得于司马迁发愤著书的传统的。

不喜为今世之文，性独好《史记》(《五岳山人前集序》)

执事过称其文有司马子长之风，子长更数千年无人可及，亦无人能知之。仆少好其书，以为独有所悟。(《与陆太常书》)

昔太史公自以身不得志，于古豪人侠士，周人之急，解人之难，未尝不发愤慨慕而极言之。(《夏怀竹字说序》)

由于有得于司马迁之发愤著书的启示，归有光便写了有关民间疾苦、以至为民请命的文章。

东南之民何其急也！以蕞尔之地，天下仰给焉。……盖取之惟恐其不至，而残之惟恐不极，如之何其不困也！今民流而田亩荒芜，处处有之。……天子兴致太平，制作礼乐，一宫之费，动以万计，有司奉意承命，未尝告乏；而独不肯分毫少捐以予民，为千万年根本之计，何也？(《送县大夫杨侯序》)

嗟夫，民之望于令者甚轻，倘不至于虐用之，而示之以可生之涂，无不竭蹶而趋奉之者。今则不然，徒疾视其民，而取之惟恐其不尽，戕之恐其不胜。民俯首不敢出气，而闾巷诽谤之言或不能无。如是而曰俗之不善，岂不诬哉！(《送摄令蒲君还府序》)

归有光写得颇有个性的文章，还有一篇《长兴县编审告示》以及与之相关的《上王都御史书》、《与曹按察简》等篇。从这些文章里，更可看出归有光为文的另一特点。



当职为民父母，岂不欲优恤大户而专偏重小民？特以俱为王民，尔等大户，享有田宅僮仆富厚之奉，小民终岁勤苦，糟糠裋褐，犹常不给。且彼耕田商贾，大户又取其租息，若苛剥小民，大户亦何所赖？况大户岁当粮长，不过捐毫毛之利以助县官；若小民一应役，如今之里递者，生计尽矣。如之何不为之怜恤也？

当职为此，惓惓告谕：尔等大户，各思为子孙之计，勿得仍前侥幸，剥害小民。幽有鬼神，明有国法，宜各深思！(《长兴县编审告示》)

有光之为县，不敢自附古人，然惟护持小民，而奸豪大猾多所不便，遂腾谤议。顾今小民之情不闻于上，故有光之受谗构无已。(《上王都御史书》)

鄙人向年为吏吴兴，虽蹋蹐百里，而志在生民，与俗人好恶乖方。迁去后，极意倾陷。今幸公道昭明，诸老见察；第越中昔时和声而谍者，犹似有

一层障翳。仆随缘到此，宦情甚薄，然大丈夫亦不肯默默受人污蔑。(《与曹按察简》)

从归有光的全部文章看，有写身边琐事者，有涉及国计民生者。虽好《太史公书》，但局限于环境和才力，他自己曾说："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增叹耳。"(《与王子敬小简》)

归有光不以诗名。作品存者亦少。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说："其于诗，似无意求工，滔滔自运，要非流俗可及也。"今观所作，大抵朴拙，抒怀叙事，亦颇真实。

郡东余二载，恪遵圣人经，雅志在教化，除烧去繁刑。门阑驰走卒，千人皆造庭。分遣每日旷，庭中无一人。沉冤出殊死，无盖尽群生。时有纵囚归，皆言赋役平。引纳健壮儿，誓之以丹青。萑苻多宿盗，擒斩为一清。余粮栖陇亩，绝无犬吠惊。维以哀茕独，不能畏高明。睚眦生怨志，悄甚镆铘兵。风雨日飘摇，拮据徒辛勤。涕泗西河守，古道竟无成。(《邢州叙述》之二)

二百年来只养兵，不教一骑出围城，民兵杀尽州官走，又下民间点壮丁。(《海上纪事》十四首之二)

沧海洪波蹙，蛮夷竞岁屯。羽书交郡国，烽火接吴门。云结残兵气，潮添战血痕。因歌《祈父》什，流泪不堪论。(《甲寅十月纪事》之一)



(二) 唐顺之

唐顺之(1507～1560)，字应德，一字义修。也称荆川先生。武进(今江苏常州市)人。嘉靖八年(1529)会试第一，录为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历翰林院编修。因不附大学士张璁，罢职。嘉靖十八年，复被起用为吏部主事。以联名上疏，削职为民，退居阳羡山中十余年之久。

嘉靖二十三年，倭寇入侵大江南北，顺之被任为兵部职方郎中，与浙江巡抚胡宗宪共同抵御，战绩卓著，升任太仆少卿，右通政。嘉靖三十九年，巡视江海，病中登舟，卒于南通舟中。《明史》卷二〇五有传，著作有《荆川集》。

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弧矢、勾股、壬奇、禽乙，莫不究极原委。尽取古今载籍，剖裂补缀，区分部居，为左、右、文、武、儒、稗六编传于世，学者不能测其奥也。为古文，洸洋纡折有大家风。生平苦节自历，辍扉为床，不饰裀褥。又闻良知说于王畿，闭户兀坐，匝月忘寝，多所自得。晚由文华荐，商出处于罗洪先，洪先曰："向已隶名仕籍，此身非我有，安得侔处士！"顺之遂出。然闻望颇由此损。（《明史·唐顺之传》）

唐顺之一生的业绩，不仅在于诗文。但他对于诗文的理论和实践，颇为世人所称。尤其是"直据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诸语，见解比较突出。

熟观鹿门之文及鹿门与人论文之书，门庭路径，与鄙意殊有契合。虽中间小小异同，异日当自融释，不待喋喋也。

至如鹿门所疑于我本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则有说。鹿门所见于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尝见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岂欺鹿门者哉？其不语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谓一切抹杀，以文字绝不足为也；盖谓学者先务，有源委本末之别耳。文莫犹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论，只就文章家论之。虽其绳墨布置，奇正转折，自有专门师法，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今古双眼者，不足以与此。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双眼人也，即使未尝操纸笔呻吟、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虽其专专学为文章，其于所谓绳墨布置，则尽是矣，然翻来覆去，不过是这几句婆子舌头语，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答茅鹿门知县二》）



唐顺之又编有《文编》，"取由周迄宋之文，分体排纂"。其中也是寓有自己对于文章的见解的。

盖汇收太广，义例太多，踳驳往往不免。然顺之深于古文，能心知其得失，凡所别择，具有精意。观其自序云："不能无文，即不能无法。是编者，

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其平日又尝谓“汉以前之文未尝无法而未尝有法，法寓于无法之中，故其为法也密而不可窥。唐与宋之文不能无法，而能豪厘不失乎法。以有法为法，故其为法也严而不可犯。”其言皆妙解文理，故是编所录，虽皆习诵之文，而标举脉络，批导窾会，使后人得以窥见开阖顺逆，经纬错综之妙，而神明变化，以蕲至于古。学秦汉者当于唐宋求门径，学唐宋者因当以此编为门径矣。(《四库全书总目·文编提要》)

从唐顺之一生行事看，颇有军事业绩，不仅致力于文章。他的文章之有特色者，也在论政谈兵之作。例如《答李中锡论举劾书》对于当时“抚按举劾”之弊，揭露得相当深刻。《与胡梅林书》对于“御倭”之事，说得很有胆气，文章亦有特色。

唐顺之为世传诵的文章是记序之类。例如《任光禄竹溪记》写竹溪主人“生长于繁华”而有“孤特之气”，不同于一般的应酬文字。

余舅光禄任君，治园于荆溪之上，遍植以竹，不植他木。竹间作一小楼，暇则与客吟啸其中，而间谓余曰：“吾不能与有力者争池亭花石之胜，独此取诸土之所有，可以不劳力而蓊然满园，亦足适也。因自谓竹溪主人。甥其为我记之。”余以谓君岂真不能与有力者争，而漫然取诸其土之所有者？无乃独有所深好于竹，而不欲以告人欤？……

君生长于纷华而能不溺乎其中，裘马、僮奴、歌舞，凡诸富人所酣嗜，一切斥去，尤挺挺不妄与人交，凛然有偃蹇孤特之气，此其于竹，必有自得焉，而举凡万物可喜可玩，固有不能间也欤？



此外，顺之还有一些记序之文如：《大观草堂记》、《西峪草堂记》等，也都不同于一般的斋堂之记。还有一篇《胡贸官记》，特写一个书佣，也是一篇颇有特色的人物传记。再有，《送第上人谒大士序》，写其人“信之笃而趋之果”，和“儒者学于孔氏”者比较，发为感叹，波澜意度，亦与欧、曾之文类似。

这样的文笔，是确有唐宋之文的特点的。

顺之亦以诗称于时，他早年推重李梦阳，晚年推重邵康节。其诗为世所重者，是早期的作品。

应德气象爽迈，才情骏发，使能深造，当有超乘。其后驰骛功名，诡托讲学，遂颓然自放。（陈子龙《明诗选》，转引自《明诗纪事》卷九）

同时词客不如君，一剑还将静海濆。鸡舌旧从香署吏，虎符新领伏波军。帆樯万里输鲛织，楼阁三秋吐蜃云。自笑冯郎将白首，欲从幕下策奇勋。（《送王翰林浙江兵备副使》）

谁言龙藏远，亦在凤城旁。塔涌金银界，筵开功德场。常明瞻慧月，利涉藉慈航。沈痾还能遣，斋心奉药王。（《寓城西寺中杂言》）

第四节　明代后期诗文

明代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社会变革较大，对于士风、文风都有重大影响。在诗文方面，出现了公安派，其后又出现了竟陵派。

一　公　安　派

万历年间，公安袁氏反对诗文复古，提倡抒写性灵，袁宏道兄弟师承李贽，诋訾王、李所为诗文，面目一新。江盈科、陶望龄等相附和之，世称公安派。



万历中年，王、李之学盛行，黄茅白苇，弥望皆是。文长义仍，崭然有异；沉痼滋蔓，未克芟薙。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谈，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昌言击排，大放厥辞。……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列朝诗集小传》）

袁氏兄弟三人，宗道早卒，宏道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宏道卒后，中道影响亦大。

（一）袁宏道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湖北公安人。万历

十六年举人，次年会试落第，走访李贽，相从三月之久。万历二十年中进士，又往访李贽。万历二十三年，为吴县令，一年而辞官闲居。其后又历任顺天府教授、国子监助教、礼部主事。又告病南归。万历三十四年，再入京补官，为吏部检讨司主事、吏部稽巡司郎中。两年后复辞官回籍，不久病逝。终年四十二。《明史》卷二八八有传。著作今有《袁宏道集》。

宏道年十六为诸生，即结社城南，为之长。间为诗歌古文，有声里中。举万历二十年进士。归家，下帷读书，诗文主妙悟。选吴县知县，听断敏决，公庭鲜事。与士大夫谈说诗文，以风雅自命。已而解官去。……（《明史·袁宏道传》）

袁宏道一生，屡仕屡退，历官虽多，为时甚短。主要是过闲居自适的生活。其为人处世，代表了明代后期一部分文人的一种新的趋向。

弟观世间学道有四种人：有玩世，有出世，有谐世，有适世。玩世者，子桑伯子，原壤、庄周，列御寇、阮籍之徒是也。上下几千载，数人而已。已矣，不可复得矣。出世者，达磨、马祖、临济、德山之属皆是。其人一瞻一视，皆具锋刃。以狠毒之心，而行慈悲之事。行虽孤寂，志亦可取。谐世者，司寇以后一派措大，立定脚跟，讲道德仁义者是也。学问亦切近人情，但粘带处多，不能迥脱蹊径之外，所以用世有余，超乘不足。独有适世一种其人，其人甚奇，然亦甚可恨。以为禅也，戒行不足；以为儒，口不道尧舜周孔之学，身不行羞恶辞让之事。于业不擅一能，于世不堪一务，最天下不紧要人。虽于世无所忤违，而贤人君子则斥之惟恐不远矣。弟最喜此一种人，以为自适之极，心窃慕之。（《袁宏道集·与徐扶明》）



宏道论诗论文，反对前后七子之复古，比唐宋派归有光等人更为彻底，主张更为明确，在理论上观点也更为新颖。

盖诗文至近代而卑极矣，文则必欲准于秦汉，诗则必欲准于汉唐，剿袭模拟，影响步趋。见人有一语不相肖者，则共指以为野狐外道。曾不知文准秦汉矣，秦汉人何尝字字学六经欤？诗准盛唐矣，盛唐人何尝字字学汉魏欤？

秦汉而学六经，岂复为秦汉之文？盛唐而学汉魏，岂复有盛唐之诗？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原不可以优劣论也。且夫天下之物，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雷同则不可以不有，不可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叙小修诗》）

物之传者必以质，文之不传，非曰不工，质不至也。……风高响作，月动影随，天下翕然而文之，而古之人不自以为文也，曰：是质之至焉者矣。大都入之愈深，则其言愈质，言之愈质，则其传愈远。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噫，今之文不传矣。（《行素园存稿引》）

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与张幼于》）

宏道之文，追求自适者不少。

孤山处士，妻梅子鹤，是世间第一种便宜人。我辈只为有了妻子，便惹许多闲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厌，如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孤山》）

寒食后雨，予曰：此雨为西湖洗红，当急与桃花作别，勿滞也。午霁，偕诸友至第三桥，落花积地寸余，游人少，翻以为快。忽骑者白纨而过，光晃衣，鲜丽倍常。诸友白其内者皆去表。少倦，卧地上饮，以面受花。多者浮，少者歌，以为乐。偶艇者出花间，呼之，乃寺僧载茶来者。各啜一杯，荡舟浩歌而返。（《雨后游六桥记》）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阳乍阴，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与丘长孺》）

宏道的自适之文，多存于纪游和书简之中，世人所谓潇洒小品文字，即指此类作品而言。这确是宏道文章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宏道追求自适，对于世事，也非漠不关心。与此同时，他也写过鲁迅所说的“关心世道”（见《招贴即扯》）的文字。

古今豪杰，未有忘情功名者，唯当不可用时而求用、与值可以用之时而不能用，其无才等也。夫士，当其可用，则为龙为蛇，为锋为颖；当其不可用，则陆沉众中，宁晦勿耀。宁与庸夫同其庸，不与智士同其杰。然可用不可用，其几甚微，非至圣大贤，不能测识。天下方倒悬危迫，家操戈而人盗贼，此其时不可用矣，而豪杰之士曰：可用。投身刀戟之林，濒死不悔，不尽其用不止者，张子房、荀文若、贾诩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安，庸夫高枕，循资格而居上位，此其时可用矣，而豪杰之士曰：不可用。捐弃世乐，栖身荒寂，视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涂炭者，梅福、梁鸿、司空图之属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杰不乐为用，而蔽贤为小。……(《顾升伯太史别叙》)

宏道极少正面论政之文，其发表政见之作，往往也在书札、记序之中。如《监司周公实政录序》，《送江陵薛侯入觐序》、《送京兆诸君升刑部员外郎序》等篇，都涉及时事政治，也都是“关心世道”的文章。

宏道诗文兼擅，其诗也可大别为两类。一为登山临水，即景抒情之作。这类作品中有些是他自谓“得意”之诗，亦即格调不同于前人者。

弟游览诗章，近亦成帙，其中非惊人语，则嗔人语，嗔人者，为人所嗔也。(《与吴敦之》)

龙井饶林泉，飞来富石骨。苏桥十里风，胜果一天月。钱祠无佳处，一片好石碣。孤山旧亭子，凉荫满林樾。一年一桃花，一岁一白发。南高看云生，北高见日没。楚人无羽毛，能得几游越。(《湖上别同身公子赋》)



宏道还有一类“关心世道”的诗，有如他的关心世道之文，表现了他为人情志的另一方面。尤其是对于民间疾苦的关怀，反映了他诗歌创作的另一特点。

索逋赋，逋赋索不得。不是县家苦催征，朝廷新例除本色。东封西敛边功多，江淮陆地生洪波。内库马价支垂尽，民固无力官奈何。……(《逋赋谣》)

宏道生活上追求自适，是和他对于现实政治不满有关的。这样

的情绪在诗中也有流露。

野花遮眼酒沾涕，朝衣典与栽花市。新诗日日千余言，诗中无一忧民字。旁人道我真聩聩，口不能答指山翠。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言既无庸默不可，阮家那得不沉醉！眼底浓浓一杯春，恸于洛阳年少泪。（《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其二）

（二）袁中道

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万历三十一年举于乡，万历四十四年始中进士。历任徽州府教授、国子博士、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为南京吏部郎官，卒。《明史》卷二八八有传，著作有《珂雪斋集》。

十余岁，作《黄山》、《雪》二赋，五千余言。长益豪迈，从两兄宦游京师，多交四方名士，足迹半天下。（《明史·袁中道传》）

中道的文学思想，基本上与宏道相同，但他半生困于场屋，久不登第，自谓“一生心血，半为举子业耗尽”（《答秦中罗解元》），对于世事，更多不平。当宗道、宏道两兄逝后，他成为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此时发表的某些言论，也就代表了公安派后期的观点，评诗论文，比较全面。对于七子之复古，虽有批评，亦有肯定。对于公安末流之弊，也有所反省。



国朝有功于风雅者，莫如历下。其意以气格高华为主，力塞大历后之窦。于时宋元近代之习，为之一洗。及其后也，学之者尽成格套，以浮响虚声相高，凡胸中所欲言者，皆郁而不能言，而诗道病矣。先兄中郎矫之，其意以发抒性灵为主，始大畅其意所欲言，极其韵致，穷其变化，谢华启秀，耳目为之一新。及其后也，学之者稍入俚易，境无不收，情无不写，未免冲口而发，不复检括，而诗道又将病矣。由此观之，凡学之者，害之者也；变之者，功之者也。中郎已不忍世之害历下也，而力变之，为历下功臣。后之君子，其可不以中郎之功历下者功中郎也哉？（《阮集之诗集序》）

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有作始，自有末流；有末流，还有作始。（《花雪赋引》）

中道之文，亦多纪游之作和书札记序，但思想情趣与宏道不尽相同，写情抒情，颇多愤慨。论及世事，亦多不平。

予是三月中矣，杨柳尚未抽条，冰微泮，临水坐枯苇下小饮。谈锋甫畅，而飚风自北来，尘埃蔽天，对面不见人……乃急归。已黄昏，狼狈沟渠间，百苦乃得至邸。……

噫，江南二三月，草色青青，杂花烂城野，风和日丽，上春已可郊游，何京都之苦至此！苟非大不得已，而仆仆于是，吾见其舛也。且夫贵人所以不得已而居是者，为官职也。游客山人所以不得已而至是者，为衣食也。今吾无官职，屡求而不获，其效亦可睹矣；而家有产业可以糊口，舍水石花鸟之乐，而奔走烟霾沙尘之乡，予以问予，予不能解矣。然则是游也宜书，书之所以志予之嗜进而无耻，颠倒而无计算也。（《游高梁桥记》）

中道之文，有与宏道相侔者，是人物评传。宏道有《徐文长传》，写得有声有色，如见其人。中道也有《李温陵传》，写得穷形尽态，如见肺腑。

大都公之为人，真有不可知者。本绝意仕进人也，而专谈用世之略，谓天下事绝非好名小儒之所能为。本狷洁自厉、操若冰霜人也，而深恶枯清自矜、刻薄琐细者，谓其害必在子孙。本屏绝声色、视情欲如粪土人也，而爱怜光景、于花月儿女之情状，亦极其赏玩，若借以文其寂寞。本多怪少可、与物不和人也，而于士之有一长一能者，倾注爱慕，自以为不如。本息机忘世，槁木死灰人也，而于古之忠臣义士，侠儿剑客，存亡雅谊，生死交情，读其遗事，为之咋指斫案，投袂而起，泣泪横流，痛哭滂沱，而不自禁。……嗟乎，才太高，气太豪，不能埋照溷俗，卒就囹圄，惭柳下而愧孙登，可惜也夫，可戒也夫！



中道之诗，也多不平之鸣。这同他仕途不利颇有关系。

盖弟既不得第于时，多感慨；又性喜豪华，不安贫窘，爱念光景，不受寂寞，百万到手，顷刻都尽，故尝贫。而沉湎嬉戏，不知撙节，故尝病。贫复不任贫，病复不任病，故多愁。愁急则吟，故尝以贫病无聊之苦发之于诗。

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哀生失路之感。（袁宏道《叙小修诗》）

宿昔爱慷慨，侧然怜穷友，常云我富贵，子不忧百口。所以众友朋，青云常矫首。一旦蹶霜蹄，如失左右手。相视皆下泪，予可免愁否？（《下第咏怀》之二）

二　竟　陵　派

正当袁中道反思公安派末流之弊之时，竟陵钟惺与之友善，于当代诗文趋向，亦有同感。别立“幽深孤峭”之说，以矫公安俚俗之失。同里谭元春与之倡和，评选《诗归》，甚有影响，世称“竟陵派”。

伯敬少负才藻，有声公卿间。擢第之后，思别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以驱驾古人之上，而同里谭元春为之应和，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数年之后，所撰《古今诗归》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父之删定。（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竟陵派末流，流弊亦未可免。后人对于钟谭，非议尤多。

自近世之言诗者，以其幽眇峭独之旨，文其单疏浅陋之学，海内靡然从之，胥天下变为幽独之清吟，诘盘之断句，鬼趣胜人趣，衰变声数正声微，识者之所深忧也。（钱谦益《初学集·南游草序》）



（一）钟惺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退庵。又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临终受戒，法名断残。祖籍江西永丰，迁于竟陵。万历三十八年（1600）进士。历官工部主事，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福建提学佥事。丁父忧回籍，卒于家。《明史》卷二八八有传，著作有《隐秀轩集》。

惺貌寝，羸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由此得谢人事。官南都，僦秦淮水阁读史，恒至丙夜，有所见即笔之。名曰《史怀》。晚逃于禅以卒。

(《明史·钟惺传》)

钟惺虽"不喜接俗客",而与谭友夏交谊甚深。

自宏道矫王、李诗之弊,倡以清真,惺复矫其弊,变而为幽深孤峭。与同里谭元春评选唐人之诗为《唐诗归》,又评选隋以前诗为《古诗归》。钟谭之名满天下,谓之竟陵体。然两人学不甚富,其识解多僻,大为通人所讥。(《明史·钟惺传》)

钟惺的诗文主张,既反七子之失,亦纠公安之弊。评选《诗归》之外,所撰诗文评论,颇有见地。

今称诗,不排击李于鳞,则人争异之。犹之嘉、隆间不步趋于鳞者,人争异之也。或以为著论驳之者,自袁石公始,与李氏首难者,楚人也。夫于鳞前无为于鳞者,则人宜步趋之。后于鳞者,人人于鳞也,世岂复有于鳞哉?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石公恐世之为于鳞者,使于鳞之精神光焰不复见于世。李氏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称诗者,遍满世界,化而为石公矣,是岂石公意哉?(《问山亭诗序》)

钟惺对于自己的诗文也有比较清醒的估计。当他听到有人"拟钟伯敬体"时,便有所警惕。



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予闻而省愆者至今。何则?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穷。昔北地、信阳、历下、弇州,近之公安诸君子,所以不数传而遗议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阳、历下、公安之目,而诸君子恋之不能舍也。(《潘稚恭诗序》)

钟惺在《诗归序》中主张写"幽情单绪"、"孤行静寄"。其诗确有这一特点。

阖门月自远,未见神先清。况复已秋尽,寒意不我惊。微风交庭影,偃仰以逢迎。忘与二三子,共坐至深更。鎗炉静夜语,悄然作秋声。(《夜坐》)

山于月何与,静观忽焉通。孤烟出其外,相与成寒空。清辉所积处,余

寒一以穷。万情竞归夜，动息此光中。(《山月》)

从钟惺全部诗作来看，也非尽是“幽情单绪”，书生意气，亦时有之。

也知物论乍难平，素负高怀谅不惊。如子自无烦富贵，旁人未免重科名。暂因意外升沉事，默证胸中静躁情。遥想扁舟当此际，出门无累往还轻。(《寄谭友夏复招之》)

钟惺论诗之语甚多，论文之语较少，但他于文却更为重视，认为作文难于作诗。

国朝工诗者日多，而文不过数家，且不无遗憾。以此知文之难于诗也。(《与谭友夏书》)

钟惺之文，也有成就，有的文章，也如其诗，亦有“幽情单结”、“孤行静寄”的特色。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浣花溪记》)



钟惺之文，于抒写“孤情单绪”之外，还有另一类文字，对于历史人物，有关世道人心者，颇有独到之见。史称他在南京时期，住在秦淮，丙夜读书，潜心于史，有些文章，或即读书有得之言。

王逸少经世之才，忧国之心，镇物之量，不减谢安石；而爱身养名，不肯犯手作事，常处局外，冷眼热肠，时时以议论发之。大要皆中微，而见其大者。其所医救调护，亦复不少。……

大要借处友之忠告，寓救时之良箴；用旁观之衡鉴，为当局之针砭。不

尸其功，不露其迹，始终以山水田园自娱，处于仕隐之间，其经济实用，似为文雅风流所掩，不知羲之正欲以此自掩也。(《王羲之》)

从钟惺一些评论历史人物事件的文章看来，其人虽然自谓同于袁宏道，“非诗文不能度日”（《自题诗后》）；但实际上，他也并非脱屣世事，这一点也与袁宏道相似。世之论钟惺者，或谓“病狂丧心”，“文人无行”（见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钟惺》引南居益疏劾之语），是不确的。

（二）谭元春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号鹄湾，又号寒河。竟陵（今湖北天门市）人。少与钟惺为友，共选《诗归》。天启七年（1677）中湖北乡试解元。崇祯十年赴京会试，途中病死。《明史》卷二八八有传，著作有《谭友夏合集》。

谭之才力薄于钟，其学殖尤浅，谬劣弥甚。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作似了不了之语，以为意表之言，不知求深而弥浅；写可解不解之景，以为物外之象，不知求新而转陈。无字不哑，无句不谜，无一篇章不破碎断落。……原其初，岂无一知半解、游光掠影，居然谓文外独绝，妙处不传，不自知其识之堕于魔，而趣之沉于鬼也。已而名日盛，游日广，识下而心粗，瞻张而笔放，遂欲秤量古今，牢笼宇宙。《诗归》之作，金根缪解，鲁鱼讹传，兔园老学究皆能指其疵缪，而举世传习，奉为金科玉条，不亦悲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



对于谭元春的人品和诗文，世人评价亦颇不同。钟惺对于他的性格品行曾有评论，其《简远堂近诗序》云：“友夏居心托意，本自孤迥。”“友夏少年，才高意广，勇于自信。”又《周伯孔诗序》云：“吾友谭友夏，雅负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于予。”

伯敬扬历仕途，湖海之声气犹未广，借友夏应和，派乃盛行。（朱彝尊《明诗综》）

谭元春论诗，有与公安派同调者，有与钟惺同感者。

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想亦非苟然而已。……

夫人有孤怀，有孤诣，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廓。（谭元春《诗归序》）

夫作诗者一情独往，万象俱开。口忽然吟，手忽然书，即手口原听我胸中之所流，手口不能测；即胸中原听我手口之所止，胸中不能强。（《汪子戊己诗序》）

夫诗文之道，非苟然也。其大患有二：朴者无味，灵者有痕。故有志者常精心于两者之间，而验其候以为浅深。必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运；一篇之朴，能养一句之神，乃为善作。（《题简远堂诗》）

元春之诗，确有“孤迥”之作。其《瓶梅》有句云：“秀来清静里，韵在寂寥时。”又《泰和庵坐泉》有句云：“鱼出声中立，花开影外吹。”

元春之“孤怀”、“孤诣”，有时也发为刺世之诗。论“钟谭体”者，亦不可不知。

青青汉文陵，杳杳商汤丘，高识破今惑，远览钦前修。南山诚有隙，石椁讵良谋？唾壶玉蟾蜍，空复为人留。屏间列云母，林上列髑髅。枕藉错男女，暴露多王侯。黄雾宣繁冤，白狐起相仇。伤哉瓦椁人，而亦罹厥忧。厚葬愚复愚，薄葬空虑周。所以贤达士，但保生无愁。能逃广川虐，终为来者搜。（《阅西京杂记》）



元春之文，亦有两类。一为小品，颇有佳篇。如《游南岳记》、《游乌龙潭记》、《期山草》，写景写人，都有特点。《期山草》是为王微的诗集所写的引言，对于王微其人，写得极有情致，不同于一般的文集之序。

己巳秋阑，逢王微于西湖，以为湖上人也。久之，复欲还苕，以为苕中

人也。香粉不御，云鬟尚存，以为女士也。与吾辈往来于秋水黄叶之中，若无事者，以为闲人也。语多至理可听，以为冥悟人也。人皆言其诛茅结庵，有物外想，以为学道人也。尝出一诗草，属予删定，以为诗人也。诗有巷中语、阁中语、道中语，缥缈远近，绝似其人。

元春也有经世之文，《吊忠录序》可以为例。其中表彰被阉党杀害的人物，驳斥为阉党开脱的谬说，颇有不平之气。从这样的文章里是可以窥见作者的人品的。

杨公劲气一往，为风为霆，而不知痛痒之人，必坐之以沽名、且谓逆珰后来之祸，公激成之。真所谓好议论而不乐成人之美者也。予尝言：士君子胸中不可无愚拙人事，如石工刻子瞻诸公为党人，不愿镌“安民”二字；石忠孝感李愬之恩，伤其功不见于天下，推倒《平淮西碑》。一以好德之良，一以不平之气。然两人俱目不知书，无祸福生死计较安危乱其胸中，故与圣贤豪杰无异。而世之党逆珰以下石杨公者，其视此何如哉！

元春与钟惺生当明之季世，苦心孤诣，其诗文理论与实践，是非功过，有不可一概而论者。



第五节　明代末期诗文

晚明末代，国势益危。社会变化颇大，诗文变化亦大。天启、崇祯之时，公安竟陵之末流，已难乎为继。虽张岱之流连光景，亦反思既往，而倾向实学。一些文社作者，如张溥诸人，更倡言“兴复古学”，“通经学古”，学风、文风，都与前世不同。

自世之衰，儒多不通经术，耳剽目窃，以求弋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县不能泽民。人才日下，风俗日偷，皆由于此。……期与四方多士，共兴复古学，将使异日务为有用之学。（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宗旨》）

这时的主要作者，有张岱、张溥、陈子龙、夏完淳等。

一　张　岱

张岱（1597~1689），一名维城，初字宗子，后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先世居蜀，故自称蜀人。

张岱早年生长于繁华鼎盛之家，晚值国破家亡，不胜兴废存亡之感。其自述生平之文，可以概见。

> 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疏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自为墓志铭》）
>
> 功名邪，落空；富贵邪，如梦；忠臣邪，怕痛；锄头邪，怕重。著书二十年邪，而仅堪覆瓿。之人邪，有用没用？（《自题小像》）

张岱一生不曾做官，但他早年曾有功名之念。自己未得科第，却曾以功名教子。

> 一战不胜，当思裹甲重来；再则弗售，何惜抱荆三献？……
>
>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平日弗用功，自到临期悔。（《课儿读诗》）



张岱身经丧乱，乃留心史学，颇有史志。晚明学风之变，亦体现于此。

> 性秉忠孝，长于史学。……沉浸于有明一代之纪传，名曰《石匮藏书》，以拟郑思肖之铁函《心史》也。至于废兴存亡之际，孤臣贞士之操，未尝不感慨流连陨涕三致意也。（邵廷采《张岱传》）

张岱著作甚富，存于今者有《琅环文集》、《陶庵梦忆》、《西湖

梦寻》、《石匮书后集》等。张岱以史学自负，他的文章最有特色者是人物传记。他在《周宛委墓志铭》中曾说："余生平不喜作谀墓文，间有作者，必期酷肖其人。"这一特点，在他写的人物传记中是有所体现的。例如在《王谑庵先生传》中写王思任"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矢口放言，略无忌惮"有云：

川黔总督蔡公敬夫，先生同年友也。以先生闲住在家，思以帷幄屈先生，檄先生至。至之日，宴先生于滕王阁。时日落霞生，先生谓公曰："王勃滕王阁序，不意今日乃复见之。"公问故，先生笑曰："落霞与孤鹜齐飞，今日正当落霞，而年兄眇一目，孤目齐飞，殆为年兄道也。"公面赪至颈。先生知其意，襆被即行。

张岱为世传诵之文，是小品诸作。《陶庵梦忆》中这类文字不少。《湖心亭看雪》、《柳敬亭说书》、《西湖香市》、《西湖七月半》等，都是名篇。

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疤瘤，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

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哱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謈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柳敬亭说书》)



奇情壮采，议论风生，笔墨横恣，几令读者心目俱眩。(伍崇曜《陶庵梦忆跋》)

《陶庵梦忆》中描述西湖风光者不少，有些片段可与《西湖梦寻》合看。

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余年，水尾山头，无处不到……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独悉。(王雨谦《西湖梦寻序》)

张岱不以诗称，虽有所作，与散文相比，亦较逊色。虽信手信

口，而深度不够。

中郎评看湖，登高不如下。千顷一湖光，缩为杯子大。……余爱道士庐，宁受中郎骂。（《火德祠》）

二　张　溥

张溥（1602～1641），字天如，太仓（今属江苏）人。崇祯元年（1628），以选贡生入京，四年，考中进士，改庶吉士。以葬亲故请假归乡，与张采等人从事文社活动，为复社领袖。崇祯五年，在虎丘召集大会，会员数千人，遍及全国各省，影响甚大。为人所讦，严旨穷究。溥已卒，事犹未已。张采上言，又值周延儒当国，事乃得解。

四方啖名者争走其门，尽名为复社。溥亦倾身结纳，交游日广，声气通朝右。所品题甲乙，颇能为荣辱。诸奔走附丽者，辄自矜曰："吾以嗣东林也。"执政大僚由此恶之。

里人陆文声者，输赀为监生，求入社，不许；采又尝以事抶之。文声诣阙言："风俗之弊，皆原于士子。溥、采为主盟，倡复社，乱天下。"……

至十四年，溥已卒，而事犹未竟。……诏责溥、采回奏。采上言："复社非臣事，然臣与溥生平相淬砺，死避网罗，负义图全，谊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经论文，矢心报称，曾未一日服官，怀忠入地。即今严纶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当是时……周延儒当国，溥座主也，其获再相，溥有力焉，故采书上，事即得解。（《明史·张溥传》）



张溥一生业绩，主要是组织文社，虽"未曾一日服官"，但与官场颇有关系。《明史》卷二八八有传。著有《七录斋诗文集》，编有《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溥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以此也。（《明史·张溥传》）

张溥诗文，当时曾有盛名。

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明史·张溥传》)

天如文丰蔚典赡。兼家丞、庶子之长。崇祯丁丑，余与仲驭、朗三诗酒娄上，见其宾客辐辏，幨帷如云，口授吟谣，手校坟典，筝歌赏笑，五官并应，绝叹为二刘更生。(陈贞慧《山阳录》，转引自《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二)

张溥之文为世传诵者，有《五人墓碑记》。此文记述颜佩韦等五人之死，实际上是歌颂、纪念苏州市民的一次反暴政的斗争。当时一部分士人反对阉党，上万的平民百姓抗拒官方逮捕周顺昌。而颜佩韦等五人竟以“倡乱”的罪名而被刑致死。张溥为此记，是概乎言之的。

嗟夫，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张溥之文，长于议论。在他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所撰“题辞”，亦多精彩的议论文字。

夫汉贼不灭，诸葛出师；二圣未还，武穆鞠旅。二臣忠贞，表悬天壤，上下其间，中有越石。追鞭祖生，投书卢子，英雄失援，西狩兴悲。予尝感中夜荒鸡，月明清啸，抑览是集，仿佛其如有闻乎！(《刘中山集题辞》)

邹漪《启祯野乘》说：“天如为文融洽经史，诗皆三唐风格。”(转引《明诗纪事》辛签卷二十二) 从文章看，此言不错；就诗而言，与钟、谭相比，似有意趋于平易者。

春气吴山早，风来水国初。社村今日酒，床笏旧时书。燕子迎新舫，桃

花事板舆。尚持司马节，珍重佩金鱼。(《送侯豫瞻北上》)

三 陈子龙

陈子龙（1608～1647），字卧子，又字人中，号轶符，又号大樽。松江华亭（今上海市）人。崇祯初年，参加复社，又结几社。崇祯十年（1637）中进士。曾摄诸暨、吴兴郡事。南明弘光初，进言而不见用。南都沦陷，起义兵于松江等地。又结太湖之兵，事泄被俘，投水而死。《明史》卷二七七有传，又自撰有《年谱》，著有诗文集多种，清人辑有《陈忠裕公全集》。

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以定乱功，擢兵科给事中。命甫下而京师陷，乃事福王于南京。……

未几，列上防守要策……子龙又言："中兴之主，莫不身先士卒，故能光复旧物，今入国门再旬矣，人情泄沓，无异升平，清歌漏舟之中，痛饮梦屋之内，臣不知其所终。……"

子龙与同邑夏允彝皆负重名，允彝死，子龙念祖母年九十，不忍割，遁为僧。寻以受鲁王部院职衔，结太湖兵，欲举事，事泄被获，乘间投水死。(《明史·陈子龙传》)

子龙以诗名，入仕之前，对于历代之诗已多所评议，对于明代中后期的诗文，议论尤多。



夫诗，衰于宋，而明兴尚沿余习。北地、信阳，力返风雅；历下、琅琊，复长坛坫。其功不可掩，其宗尚不可非也。特数君子者，摹拟之功多，而天然之资少，意主博大，差减风逸；气极沉雄，未能深永。空同壮矣，而每多累句；沧溟清矣，而好袭陈华；弇州大矣，而时见卑词。惟大复奕奕，颇能洁秀，而弱篇靡响，概乎不免。后人自矜其能，欲矫斯弊者，惟宜盛其才情，不必废此简格；发其晦涉，岂得荡然律吕。不意一时师心诡貌，惟求自别于前人，不顾见笑于来祀，此万历以还数十年间，文苑有魍魉之状、诗人多侏儒之音也，(《仿佛楼诗稿序》)

子龙论诗，对于前后七子的得失，看得比较全面。因而自己从

事创作，也就兼顾众体。从理论到实践，都具有新的时代特点。

盖卧子之诗，乐府为汉制，古诗原子建，歌行诸体取则子美，五言体亦本之杜，而风逸过之。七言律兼盛晚之长，音节铿然，华艳清绮。五七言绝句，则吟写性情，不事刻饰。博采风雅，成一家之言。建安而下，少其俦也。（周立勋《白云草序》）

其诗古则魏晋，今则少陵。（徐世祯《丙戌遗草序》）

子龙之诗，在吸取前辈各家的创作经验之后，又值国家丧乱之时，所为诗歌，确有博综魏晋、少陵的特点，造诣不凡。

双阙三山六代看，龙蟠虎踞旧长安。江陵文武牙签尽，建业风流玉树残。青盖血飞天日暗，黄旗气掩斗牛寒。翩翩入洛群公在，剩有孤臣泪未干。（《秋日杂感》之二）

子龙的一些古诗歌行，笔墨淋漓，不仅“取则子美”，而且近似太白。

我今不乐鲁宋间，东望踯躅凋朱颜。眼中高山与大水，古来英雄几人死？龙腾虎啸势莫当，谁知芒砀云飞扬，君不见项王生长下邳者：黄石却授张子房。（《望下邳作》）



子龙之文，亦备众体，最有时代特色者是经世之文，论政诸作。他当时与张溥等人“兴复古学”，志在“经世”，又与徐孚远、宋征璧等纂集《皇明经世文编》，对于经世之文十分重视。所上奏疏，亦多剀切陈词，切中时弊。

当今乾坤放荡之余，保有东南，渐图恢复，国势之弱，兵力之单，以视中朝全胜之时，不啻数倍。若不亟图自治之方，先立根本之计，无论恢复之期不可必，且何以立国？此臣所以日夜彷彷徨徨，寝食俱废者也。自治之方奈何？曰：立重镇以为外援，练舟师以为扼要，增禁旅以示居重而已。（《自强之策》）

子龙生当晚明小品文章盛行之日，他也写过一些杂文短论，如《许氏之鹤》、《翁氏之鸠》等，但他的这些文章也不同于公安末流的吟风弄月之作，其托物言志，颇近于唐末五代的讽谕杂文。

四 夏完淳

夏完淳（1631～1647），原名复，字存古，华亭（今上海市）人。夏允彝之子。完淳早慧，为学颇受父辈影响，随父宦游各地，有神童之称。

包身胆，过眼眉，谈经义，五岁儿。老讲师，是童儿。（陈继儒《童子赞》）

背诵随人诘，身书等厥躬。倒怀常论日，信口欲生风。（钱谦益《赠夏童子端哥（乳名）》）

崇祯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人北京，次年，清兵攻陷扬州，江南沦陷。完淳与其父允彝投入明吴淞总兵吴志葵军中，从事抗清。吴志葵被俘而死，夏允彝投水自尽，完淳乃与其师陈子龙继续抗战，到太湖投吴易军，且“遵父遗命，尽以家产饷军。”吴易被捕而死，完淳乃走湖湘。顺至四年（1647），子龙被捕，投水自尽，其后完淳也在松江被捕，解送南京，不屈而死。年仅十七岁。《明史稿》卷二五八有传，著作今有《夏完淳集》。



允彝子完淳，夙称神童。尝作表欲达鲁藩海中，旋为奸者所发。时吴胜兆开府松江，得其表，寝之。寻胜兆反清，与东海岛中富平将军张名振约为内应。事败，籍胜兆衙署，得完淳初表，逮完淳，并逮南都就讯。讯者曰：“若年少，必为人所作。”完淳曰：“为臣死忠，为子死孝，吾事已毕，且此事岂容代作！吾父殉国已二年，完淳速死，尚无以见父地下。”清置之法。

时同难者皆跪刑，完淳挺立不屈，犹索纸笔，为书与家人诀，作《绝命词》，字迹不乱。（张岱《石匮书后集·江南死义列传》）

完淳十五从军，十七遇难，才华正茂，有所未尽。其文章为世

称者，有《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土室余论》等。

被捕后之文，如《土室余论》、《狱中上母书》、《遗夫人书》，亦均是血性文字。（郭沫若《历史人物·夏完淳》）

淳之生也，十有七年，昊天不吊，宇宙祸盈。生之不辰，非我先后。先文忠投渊殉节，使尔无家。湖海飘零，于今三载。风胼霜胝，捉衿短衣，备人世之艰辛，极君亲之冤严酷。穷途歧路，断梗飞蓬。日既如流，天犹共戴。呜呼，淳固知生不如死久矣；特以国难家仇未能图报，忠臣孝子自当笑人。故饮恨吞声，苟全性命。

湖中之起，身在行间，不忘丧元，独当一面。江东岭表，日月双悬。先文忠为国死，淳也为国生，于是七尺受一命之荣，九重蒙三锡之典。恨不灭此朝食，下报幽冥。噫，以淳拜命蜡丸，执戈幕府，成仁一死，亦抑何言！

呜呼，家仇未报，臣功未成，赍志重泉，流恨千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历英魂。先文忠得为皇明臣，淳也得为先文忠子，吞声归冥，含笑入地，呜呼，淳今死矣，抑又何言！（《土室余论》）

完淳为世所重的文章，还有《狱中上母书》，传诵尤广。

兵戈天地，淳死后，乱且未有定期。双慈善保玉体，无以淳为念。二十年后，淳且与先文忠为北塞之举矣。勿悲，勿悲。相托之言，慎勿相负！（《狱中上母书》）



完淳还著有《续幸存录》，是继其父允彝所撰《幸存录》而写的。其中对于南明史事记述甚详，功过是非，皆有论证。以十几岁之少年，写出这样的文章，实为难能。郭沫若在《历史人物·夏完淳》中曾说其中虽有被删者，并非全录，但仅就删存者看，“多精到之语，有所谓‘三反’者……把亡国现象说得最为扼要”。

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小，则官愈多；财富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又乌乎不亡！

完淳之诗，尤多悲慨之作。《细林野哭》、《吴江野哭》，都以长

歌代哭，皆前人所谓“羽声慷慨，读之生气凛然”（汪端明《三十家诗选》二集，转引自《夏完淳集笺校》）者。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潇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

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细林野哭》）

第六节　散曲与民歌

明代作者，往往于诗文之外，亦写散曲。这些散曲，不同于剧曲，而有如新体之诗。尤其是明代中后期的散曲，颇有新的时代气息。还有明代的民歌，在中后时期，更有新的时代特色。



一　散　曲

明代散曲的发展变化，也如诗文，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当前期盛世，正如诗文之有台阁体，散曲亦曾有盛世之音。例如朱有燉的《诚斋乐府》中所收小令和套数，吟风弄月，歌咏升平，其基本情调，与台阁诗文大体一致。

中山孺子倚新妆，赵女燕姬总擅场，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李梦阳《元宵绝句》）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变革，散曲也发生了变化。这时作者甚多，所作散曲大不同于前期。王盘、康海、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有代表性的作者。

一、豪放派　王九思、康海、常伦、李开先、冯惟敏。

二、清丽派　王磐、陈铎、杨慎、黄峨（即杨慎夫人）、金銮、沈仕、陈所闻、施绍莘。

三、雕琢派　梁辰鱼、沈璟、王骥德、张凤翼、史槃、沈自晋、卜世臣、冯梦龙。

上列二十一位明代散曲家，前二派俱有专集，后一派除梁辰鱼、王骥德、沈自晋、冯梦龙四人外，其余如沈璟、张凤翼、史槃和卜世臣这四个人根本无专集可看，因此就非另行辑逸不可。（赵景深《明清曲谈、明人散曲的辑逸》）

（一）王磐

王磐（约1470～1530），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人。著有《王西楼乐府》。他的散曲中有一些是自抒情志的，似玩世之作。

平生淡泊，鸡儿不见，童子休焦。家家都有闲锅灶，任意烹炮。煮汤的贴他一枚火烧，穿炒的助他一把胡椒，到省了我开东道。免终朝报晓，直睡到日头高。（[满庭芳]《失鸡》）



王磐为世所称的散曲是《朝天子·咏喇叭》，讽刺时政，爱憎鲜明

喇叭，锁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您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什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朝天子]《咏喇叭》）

正德时，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蒋一葵《尧山堂外纪》）

与［朝天子］《咏喇叭》思想倾向相似者，还有《古调蟾宫·元宵》，今昔对比，今不如昔，也是对时政不满的情绪。

听元宵，往岁喧哗，歌也千家，舞也千家。听元宵，今岁嗟呀，愁也千家，怨也千家。……（[古调蟾宫]《元宵》）

（二）康海

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晚年又号沜东渔父，太白山人。武功（今陕西兴平）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为前七子之一。正德三年，为救李梦阳而谒刘瑾。后刘瑾被诛，康海坐党落职。于是退归乡里。"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拂郁"（《明史·文苑传》）。此种思想情绪，在其散曲中都有流露。

天应醉，地应迷，青霄白日风雷厉。昌时盛世奸谀蔽，忠臣孝子难存立。朱云未斩佞人头，祢衡休使英雄气。（[寄生草]《读史有感》）

杖藜，步畦，不作功名计。青山绿水绕柴扉，日与儿曹戏。问柳寻花，谈天说地，无人事萦胸臆。丑妻，布衣，自有天然情味。（[朝天子]）

（三）陈铎

陈铎（1488？～1521），字大声，号秋碧，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人。居金陵，世袭指挥使。为人倜傥不羁，虽为"金带指挥"，而常"牙板随身"（周珲《金陵琐记》）。有"乐王"之号。其散曲特点是写出了城市小民、市井工匠的生活遭遇，著有《滑稽余韵》等散曲集。



双臀坐不安，两脚登不办，半身入地牢，间口味荤饭。逢节暂松闲，折耗要赔还。络纬常通夜，抛梭直到晚。将一样花板，出一阵馊酸汗。熬一盏油干，闭一回瞌睡眼。（[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机匠》）

赤身露体，木瓢倒挂，草荐斜披。东家跪了西家跪，受尽禁持。筵席上残汤剩水，斋堂中素菜咸食。官府上无差役，自寻来自吃，冻饿死也便宜。（[满庭芳]《乞儿》）

（四）冯惟敏

冯惟敏（1511～1580？），字汝行，号海浮，临朐（今属山东）

人。历任地方官职，了解宦情。后辞官归田，亦了解民情。著有《海浮山堂词稿》。他的散曲有揭露官场之作。

俺也曾宰制专城压势豪，性儿又乔，一心待锄奸剔蠹惜民膏。谁承望忘身许国非时调，奉公守法成虚套。没天儿惹了一场，平地里闪了一交。淡呵呵冷被时人笑，堪笑这割鸡者用牛刀。（[油葫芦]《改官谢恩》）

乌纱帽，满京城日日抢，全不在贤愚上。新人换旧人，后浪催前浪，谁是谁非不用讲。（[清江引]《八不用》）

在《浮山堂词稿》的《归田小令》中，反映农家疾苦之作，也有特色。

倒了房宅，堪怜生计蹙。冲了田园，难将双手扤。陆地水平铺，秋禾风乱舞。水旱相仍，农家何日足？墙壁通连，穷年何处补？往常时不似今番苦，万事由天做，又无糊口粮，那有遮身布？几妆儿不由人不叫苦。（[玉江引]《农家苦次洞庄韵》）

（五）薛论道

薛论道（1531？～1600？），字谈德，别号莲溪居士，河北定兴人。长期从军，累官神枢参将。晚年辞归田。著有《林石逸兴》。其中愤世嫉俗之作，最有晚明散曲的特色。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鸮，失意鸾凤，大家挨胡厮弄。认不的蚓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动。（[朝天子]《不平》）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边波一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水仙子]《愤世》）

薛论道长期从军，也不曾得志，“两鬓成斑”，不免“长叹”。

一声长叹，气冲霄汉，谁怜两鬓成斑？自笑一生虚幻。把壮志消磨，谁识小范？丹心自许，宝剑空寒。顿瞥留榆塞，无能渡玉关。（[桂枝香]《时不

遇》)

二 民 歌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的壮大，明代中后期的民歌出现了崭新的面貌。当代文人学者对于民歌评价之高，也前所未有。

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陈宏绪《寒夜录》引卓人月语)

明代民歌品类之繁，流传之广，感人之深，盛行之久，亦前所罕见。

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成、弘后，中原又行《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泥捏人》及《鞋打卦》、《熬䯼髻》三阕，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媟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又《山坡羊》者，李、何二公所喜，今山北词俱有此名，但北方惟盛爱《数落山坡羊》。其曲自宣、大、辽东三镇传来，今京师妓女惯以充弦索北调。其语秽亵鄙浅，并桑濮之音亦离去已远。而羁人游士，嗜之独深。丙夜开樽，争相招致。(沈德符《野获编·时尚小令》)



这时的民歌，有些是“秽亵鄙浅”的，也有些是情真语挚的。正如此期的小说和话本，往往瑕瑜互见，也是时代风气使然。

那些“淫亵鄙浅”的作品，实属最有时代特色的产物。与《金瓶梅》中某些色情描写同一趣味。而“情真语挚”的作品，则是继承了自古而然的民歌传统。《挂枝儿·分离》之写男女间的真情，与

汉乐府极其相似。

要分离，除非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东做了西；要分离，除非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当然，明代民歌之写男女之情，虽然上承汉代乐府以及六朝民歌的传统，但在构思、用语方面，也确有新的创造。《南宫词纪·汴省时曲·锁南枝》可以为例。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得来一似活托，捏得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明代民歌构思新颖、用语清新者，还可以《山歌》为例。

约郎约到月上时，等郎等到月沉西，不知是奴处山低月上早，还是郎处山高月上迟。(《山歌·月上》)

郎作天平姐作针，一头砝码一头银，情哥你也不必闲敲打，我也知得重和轻，只要针心对针心。(《山歌·天平》)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情之响，遂不得列于诗坛，于是别之曰"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绅学士家不道也。唯诗坛不列，荐绅学士不道，而歌之权愈轻，歌者之心亦愈浅。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世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冯梦龙《叙山歌》)

明代民歌、谣谚中，也有对于朝政腐败的揭露和讽刺。特别是直斥权奸严嵩的作品，自是时代的声音。

可恨严介溪，作事忒心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得几时！(沈德符

（《野获编》卷二十六载京师人语）

此外，还有一些歌颂农民起义军的歌谣，近人亦多称道。如：

朝求升，暮求合，近来贫汉难存活。早早开门拜闯王，管教大小都欢悦。

但这类歌谣，实非出自人民群众，而是上层人物所编造者。

（李自成）攻取河南，李岩进曰："欲图大事，必先尊贤礼士，除暴恤民。""我等欲收民心，须托仁义"，"一应钱粮，比原额上征一半，则百姓自乐归矣。"自成悉从之。岩密遣党作商贾，四出传言：闯王仁义之师，不杀不掠。使小儿歌曰：……（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三）

还有《明史·李自成传》所载民谣"迎闯王，不纳粮"云云，亦李岩所造"谣词"，"使儿童歌以相煽"者。



第五章

明代杂剧

明代杂剧，上承元曲，又有演变。其发展过程，大抵为明初、明中叶、明后期三个阶段。作家有二百人左右，剧目五百余种，今存作品一百五十种以上。

第一节 明初杂剧

元末杂剧，已趋衰落，明初承其余绪，成就平平。主要作者有朱权、朱有燉及王子一、刘兑等。

一 朱 权



朱权作杂剧十二种，成就不大；而其《太和正音谱》，作为古代戏曲研究的重要文献，影响深远。

朱权（1378～1448）明太祖第十七子。就封大宁（今辽宁宁城一带），卒谥献王，世称宁献王。少负气好奇，自称大明奇士。晚年冲举，号臞仙。函虚子、丹丘先生，均其别署。博学好古，旁通释老，尤深于史。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尤工戏曲，著有《太和正音谱》一编，盛传至今，为研究元、明杂剧要籍。其他四部著述，亦甚丰富。所作杂剧十二种，自列其目于《正音谱》，题"丹邱先生"。自脉望馆曲藏发现后，始见存二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宁献王权，太祖第十七子。洪武二十四年封。逾二年，就藩大宁。大宁在喜峰口外，古会州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为巨镇。带甲八万，革车六千，所属朵颜三卫骑兵皆骁勇善战。权数会诸王出塞，以善谋称。燕王初起兵，与诸将议曰："曩余巡塞上，见大宁诸军慓悍。吾得大宁，断辽东，取边骑助战，大事济矣。"建文元年，朝议恐权与燕合，使人召权，权不至，坐削三护卫。其年九月，江阴侯吴高攻永平，燕王往救。高退，燕王遂自刘家口间道趋大宁，诡言穷蹙来求救。权邀燕王单骑入城，执手大恸，具言不得已起兵故，求代草表谢罪。居数日，款洽不为备。北平锐卒伏城外，吏士稍稍入城，阴结三卫部长及诸戍卒。燕王辞去，权祖之郊，伏兵起，拥权行。三卫弝骑及诸戍卒，一呼毕集。守将朱鉴不能御，战殁。王府妃妾世子皆随入松亭关，归北平，大宁城为空。权入燕军，时时为燕王草檄。燕王谓权，事成，当中分天下。比即位，王乞改南土。请苏州，曰："畿内也。"请钱塘，曰："皇考以予五弟，竟不果。建文无道，以王其弟，亦不克享。建宁、重庆、荆州、东昌皆善地，惟弟择焉。"

永乐元年二月改封南昌，帝亲制诗送之，诏即布政司为邸，瓴甋规制无所更。已而人告权巫蛊诽谤事，密探无验，得已。自是日韬晦，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终成祖世得无患。

仁宗时，法禁稍解，乃上书言南昌非其封国。帝答书曰："南昌，叔父受之皇考已二十余年，非封国而何？"宣德三年请乞近郭灌城乡土田。明年又论宗室不应定品级。帝怒，颇有所诘责。权上书谢过。时年已老，有司多龁龁以示威重。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托志冲举，自号臞仙。尝奉敕辑《通鉴博论》二卷，又作《家训》六篇，《宁国仪范》七十四章，《汉书秘史》二卷，《史断》一卷，《文谱》八卷，《诗谱》一卷，其他注纂数十种。正统十三年薨。(《明史·太祖诸子二》)



朱权作杂剧十二种。

国朝三十三本（内无名氏三本）

丹丘先生：

《瑶天笙鹤》、《白日飞升》、《独步大罗》、《辩三教》、《九合诸侯》、《私奔相如》、《豫章三害》、《肃清瀚海》、《勘妒妇》、《烟花判》、《杨娭复落娼》、《客窗夜话》。(《太和正音谱》)

今存《私奔相如》、《独步大罗》二种。《私奔相如》全称《卓

文君私奔相如》。

《卓文君私奔相如》

《今乐考证》著录。脉望馆钞校于小穀本，《孤本元明杂剧》本。……文君奔相如故事，原出《史记》本传，并见《西京杂记》。宋、元戏剧，每取一重要节目，以作题材，如《题桥》、《驾车》、《瑞仙亭》、《鹔鹴裘》、《白头吟》等，……惜皆不传，惟于此剧略可窥见故事之轮廓。明人孙柚所作《琴心记》传奇，承此铺叙，殆无差异。此剧近人王季烈云："有元人之古朴，而无元人粗野之弊；有明人之工丽，而无明人堆砌之病。"（《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独步大罗》全称《冲漠子独步大罗天》。

《冲漠子独步大罗天》

《今乐考证》著录。脉望馆钞校于小穀本，《孤本元明杂剧》本。……剧叙吕纯阳、张紫阳奉东华帝君命，至匡阜南彭蠡西，点化冲漠子。锁住心猿意马，去其酒色财气，又逐去三尸之虫，与丹药服之，同入"大罗天"云。按权晚慕冲举，冲漠子盖即其号。（《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朱权所著《太和正音谱》是研究元明戏曲的重要文献。



《太和正音谱》的内容，大约可以分为：古典戏曲（散曲在内）理论和史料，北杂剧的曲谱两个部分。在前一个部分里，包括古典戏曲的体制、流派、制曲方法，北杂剧题材的分类，古剧角色的源流，给后人从事古典戏曲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不少的参考资料；对于元代至明初时戏曲作家的评语，和杂剧作品的目录，也提供了很丰富的史料。此外还有戏曲声乐理论、歌唱方法，宫调性质的论述，歌曲源流，以及历代歌唱家的片断史料，虽然有大部分是割裂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论》原著，但是作者朱权却也重新增入了一些新的重要材料。至于后一个部分的北杂剧曲谱，它是依据北曲的：黄钟、正宫、大石调、小石调、仙吕、中吕、南吕、双调、越调、商调、商角调、般涉调十二宫调的分类，列举出每一宫调里的每一支曲牌的句格谱式，详细注明四声平仄，分别标清正字衬字；每支曲牌并选录元人或明初的杂剧、散曲作品为例，共收三百三十五支曲牌。这是专门填制北曲杂剧的规范，也是现存惟一最古的北杂剧的曲谱。……

据此谱卷首朱权自序的署题年月，可以考知这书的完成，是在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那时北曲杂剧逐渐衰微，而南戏将要复兴。当时的宁藩原刻本，今已失传不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太和正音谱提要》）

二 朱 有 燉

朱有燉，号诚斋，作杂剧三十余种，集为《诚斋乐府》。袭封周王，谥曰宪，世称周宪王。

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橚好学，能词赋，尝作《元宫词》百章。……洪熙元年薨。

子宪王有燉嗣，博学善书。……正统四年薨，无子。（《明史·诸王一》）

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又号锦窠老人。明太祖第五子橚之长子。洪熙元年袭封。所作杂剧三十余种，《百川书志》谓：总名《诚斋传奇》，异乐府行也。至今尚传于世。多取材于神仙歌舞，内容不足取，旧作翻新，因循蹈袭，更未足称。《列朝诗集》称其"勤学好古，留心翰墨"。所著诗文，有《诚斋新录》、《诚斋集》、《诚斋遗稿》及《诚斋词》等集。年六十一，卒于开封。沈德符《顾曲杂言》称其所作杂剧，"虽警拔稍逊古人，而调入弦索，稳协流丽，犹有金元风范。"（《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诚斋杂剧三十一种，内容多不可取，但亦各有特色。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将其作品分列"妙品"、"雅品"、"艳品"。



妙品

《苦海回头》（北四折）

境界绝似《黄粱梦》，第彼幻而此真耳。及黄龙证明钟离呼寐，则无真幻一也。周藩之阐禅理，不减于悟仙宗，故词之超超乃尔。

《继母大贤》（北四折）

贤哉继母，传之有关风化。其词融炼无痕，得镜花水月之趣。然元人多于风檐中作剧，故至第四折往往力弱。周藩至此，亦觉笔阵少减，何耶？

《团圆梦》（北四折）

只是淡淡说去，自然情与景会，意与法合。盖情至之语，气贯其中，神行其际。肤浅者不能。镂刻者亦不能。

《香囊怨》（北四折）

按律之曲，精到者又恐笔钝耳。此剧毫锋铦利，以现成语簇出新裁，元人韦曲之调，当无能出其右者。

《烟花梦》

一剧中境界几十余转，境本平常，词则珠圆玉润。咀之而味愈长。内多用异调，且有两楔子，皆元人所无也。

《复落娼》（北四折）

句句是痛骂，骂得快时，不知其为文字矣。但见金儿一辈人，啼笑纸上，即阅者亦恍然置身戏场中。

《花里悟真如》（北四折）

向词曲中谈禅，遂令子夜红儿为散花仙女。此剧于证果妙清则尽矣，于哈元善略欠发挥。惟茶三婆一折，于闲中见景，是作手高绝处。

《风月姻缘》（北四折）

酷似元剧中语，恐亦未负蹈元人之蹊径。惟其气韵高爽，胸有成竹，便能自我作古，即以元人拟之，作者不屑也。末以番语入曲，尤为奇绝。

…………

雅品

《八仙庆寿》（北四折）

境界是逐节敷衍而成，但仙人各自有口角，从口角中各自现神情，以此见词气之融透，字字发光明藏矣。

《夜半朝元引》（北四折）

元人于青楼诸曲，无不极摹拟之妙，故此剧于“遁入华山”一折，洗刷更自莹净；游仙三折，大略点缀，不失先辈矩范。

《辰钩月》（北四折）

吴昌龄有《辰钩月》剧，周藩踵之，以桃妖代嫦娥。其序云，太阴至精之正气，不可诬以幽会之事。故耳风、花、雪、月，必点缀出相，见作者之苦心。

《三度小桃红》（北四折）

作手能开关者，自于寻常科白翻出新彩。如此剧，二圣以音乐着魔，即从音乐唤醒，便觉从来传仙佛济度者，同痴人说梦矣。

《义勇辞金》（北四折）

不但关公之义勇，千古如见，即阿瞒笼络英雄之伎俩，亦现之当场矣。每恨关公未有佳传，得此大畅。

《乔断鬼》（北四折）

本寻常境界，而能宛然逼真，敷以恰好之词，则虽寻常中亦自超异矣。

《豹子和尚》（北四折）

元人多喜制《水浒传》词，然皆非罗贯中所作。用藩亦戏撰《豹子和尚》一剧，虽极意摹元，而实自得三昧之妙。

《福禄寿》（北五折）

钟馗之语带趣，想其作躯老俱在画图中。以俗境而独入雅道，盖繇韵胜其词耳。

《获驺虞》（北四折）

永乐间驺虞出于中州神后山，周藩作乐府以颂其盛。词如朱瑟冰弦，可以荐之明堂清庙。

《海棠仙》（北四折）

太行之阳，有海棠岭者，开时万花如绣。周藩移数本植苑中。既从而歌咏之，又制为新声，盖于高烧银烛之时，不令红妆寂寞耳。南极作婿，西母为媒，韵致绝胜。

《灵芝庆寿》（北四折）

庆贺之曲，以工整为佳。既工整矣，又不板实，则如《河嵩神》剧之独步词坛，复何疑哉。

《黑旋风仗义疏财》（北四折）

粗豪之曲，而独于假新妇处冷然入趣。即如［货郎］数调，反令元人望后尘矣。北词五折，两人唱，此变体也。

《甄月娥春风庆朔》（北四折）

范希文亦作是语乎？试观希文"都来此事眉间心上"之词，则亦一往有深情者。周藩作妓曲，无不极才情之变，此犹少逊之，而浑朴典雅，自非今人可及。



《新丰记》（北四折）

词意条畅，一洗油腔陋习。但马周穷困之状，描写未尽，转觉乏慷慨之概。

《金环记》（北四折）

刻意拟西厢，亦有肖形处。然一经摹拟，便不及《西厢》远矣。

《降狮子》（北四折）

虽是灵鹫峰头一件可传之事，毕竟境界浅促。

《常椿寿》（北四折）

紫阳之度椿，与纯阳之度柳相似，惟谷子敬剧，局更变幻，词则相伯仲耳。杨先生自云："南游江汉，北历沙漠，曾遇真人指授金丹秘诀。"故传仙

宗者凡四剧，词源不竭，神色愈旺，盖繇其妙理具足，故能阐发无余。（按：祁氏误以此剧为杨诚斋作，故有“杨先生自云”，实系“诚斋乐府”。）

…………

艳品

《踏雪寻梅》（北四折）

以殊艳之词，写出淡香疏影，而艳不伤雅，以是见文章之妙。但孟浩然以“不才明主弃”之句，终身放逐，何必拜官天禄，乃为文人胜事乎？

《赛娇容》（北四折）

文人学士有歌舞四时花木者，不若花木之自为歌舞，此周藩所以为花木歌舞之也。此剧但以词胜，故工整独至，然须用狚子十五六人，场上竟不可演。

《牡丹品》（北四折）

按谱选词，尽名花之胜，而少欠虚景。至组织乐府名，无一不巧，无一不恰，盖已极人工矣。

《牡丹仙》（北四折）

六一先生曾作《洛阳风俗牡丹记》，诚斋即以此记作剧，其摹描处，如目击东都花事之盛。第以永叔欣赏之意，稍未畅耳。

《牡丹园》

周藩三传牡丹，以美人配名花，飘韵欲仙。缀词如绣，繁英嫩芷，零落满楮。（祁彪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这些作品中，多数是神仙道化、歌舞升平之作。有六种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则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和她们的人格。《刘盼春守志香囊怨》可为代表。

《刘盼春守志香囊怨》

《今乐考证》著录。明宣德间原刊本，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盛明杂剧》本，《奢摩他室曲丛》本。……剧演汴梁妓刘盼春与周恭相厚。盐商陆源，愿以重赀结欢，盼春力拒。恭为父所知，禁不往来。盼春守志不接客。为生计故，至茶馆弹唱卖艺。恭知之，作书简赋《长相思》词，伺隙授之。盼春喜而缄之香囊中，不离肌身。假母强之从陆，反目过甚，自经死。恭闻之，趋往恸哭。焚骨之时，独香囊经火不灭，发视之，即曩时所赠书及词。此剧所叙，或为汴中时事，梅禹金《青泥莲花记》亦载之，且曰：“在宣德七年。周藩诚斋为传奇，曰《香囊怨》。”按剧中盼春所唱元人传奇，曲中胪列

当时通行杂剧名，有三十余种之多，是研究杂剧史资料之一。(《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诚斋作品中还有两种“水浒戏”：《豹子和尚自还俗》、《黑旋风仗义疏财》，分别以鲁智深、李逵为主角。所演故事，均不见《水浒传》，据推测，或本于元代杂剧，又加推演而成。两剧中对两个主角形象，均有歪曲：鲁智深平庸而荒唐；李逵虽有抱打不平的行为，但他积极接受招安。诚斋如此处理水浒人物，虽不能简单归之于其“王爷”立场，但亦并非偶然。

《豹子和尚自还俗》

《今乐考证》著录。……剧演《水浒》故事，极意摹元，与《水浒传》不合，恐所本在元杂剧，而改作成之。叙鲁智深因误受责，怀忿出走，乞清静寺复为僧。宋江命李逵劝之归寨，智深志不可动。因遣其妻及母往说，亦不听。令小卒扮二行商，至鲁处殴其母。智深怒，开戒打人。而宋江、吴用忽出面。智深知中计，不得已从之。于是三十六人之数，乃得复全云。

《黑旋风仗义疏财》

《今乐考证》著录。……按此剧故事，不见于《水浒传》，今京剧所演《青风寨》，乃承受此剧系统。叙赵都巡欲强娶李撇古之女，梁山寨黑旋风李逵，浪子燕青路见动问，代李纳清官粮。赵无法遂去。翌日，赵来夺女，撇古佯谓须待正式遣嫁。乃走告梁山寨。燕青扮作媒婆，李逵乔装新娘，伴至洞房，痛殴赵，并缚之。书其罪状壁间而去。(《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三　明初其他杂剧作家

明初，有一批由元入明的杂剧作家，如王子一、刘兑、谷子敬、贾仲明等。他们的作品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现实的倾向，这也是元末杂剧逐步衰落的继续。《太和正音谱》等书对这些杂剧作家的作品的称赞，则主要着眼于曲词的鉴赏，而且多是抽象的比喻。

(一) 王子一

王子一，名号、居里生平不详，作杂剧四种，今存一种(《刘晨

阮肇误入天台》)

王子一之词如长鲸饮海。

风神苍古，才思奇瑰，如汉庭老吏判辞，不容一字增减，老作，老作！其高处如披琅玕而叫阊阖者也。

……

王子一

《海棠风》、《楚台云》、《刘阮天台》、《莺燕蜂蝶》(《太和正音谱》)

《刘晨阮肇误入天台》

……剧中关目，亦无甚异(指与马致远之《刘阮误入桃源洞》)。惟云二女乃玉女谪降，刘、阮由太白金星指引入桃源洞。后复引回仙境，团圆作结。剧中赋诗，俱用曹唐《游仙诗》。汪元亨、陈伯将均有同目杂剧。(《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二) 刘兑

刘兑，字东生，作杂剧二种，俱存。

刘东生，名兑。作《月下老定世间配偶》四套，极为骈丽，传诵人口。(《录鬼簿续编》)

刘东生之词如海峤云霞。

镕意铸词，无纤翳尖俗之气，迥出人一头地，可与王实甫辈并驱，蔼然见于言意之表，非苟作者，宜列高选。



…………

刘东生

《月下老世间配偶》、《娇红记》二本。(《太和正音谱》)

刘兑，字东生，浙江绍兴人。生卒年均未详，约明太祖洪武中前后在世。生平事迹无考，所作杂剧二种，今并存。兑以骈丽见长，已脱离元剧本色。又善南曲，词亦雅丽。明中叶，南曲作者，竞相藻饰，未始非由此滥觞。……(《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三) 谷子敬

谷子敬，金陵人，作杂剧五种，今存一种。

谷子敬　金陵人。枢密院掾史。洪武初，戍源时。明《周易》，通医道。口才捷利。乐府、隐语，盛行于世。蒙下堂而伤一足，终身有忧色，乃作［耍孩儿］乐府十四煞，以寓其意，极为工巧。

《城南柳》（西池母重会天上桃，吕洞宾三度城南柳）、《枕中记》（终南山吕公云外游，邯郸卢生枕中记）、《闹阴司》（昌孔目雪恨闹阴司）、《借尸还魂》（司牡丹借尸还魂）、《一门忠孝》（卞将军一门忠孝）（《录鬼簿续编》）谷子敬之词如昆山片玉。

其词理温润，如璆琳琅玕，可荐为郊庙之用，诚美物也。（《太和正音谱》）

（四）贾仲明

贾仲明（1344～1422?），作杂剧十六种，今存五种。他的《录鬼簿续编》是研究中国戏剧史的重要文献。

贾仲明，山东人。天性明敏，博究群书，善吟咏，尤精于乐章、隐语。尝侍文皇帝于燕邸，甚宠爱之，每有宴会应制之作，无不称赏。公丰神秀拔，衣冠济楚，量度汪洋，天下名士大夫，咸与之相友。自号云水散人。所作传奇、乐府极多，骈丽工巧，有非他人之所及者。一时侪辈，率多拱手敬服以事之。后徙居兰陵，因而家焉。所著有《云水遗音》等集行于世。

《双坐化》……《裴度还带》……《玉梳记》……《梅杏争春》……《调风月》……《七世冤家》……《碧桃花》……《菩萨蛮》……《玉壶春》……《双献头》……《燕山怨》……《英山梦》……《节妇牌》……《双告状》（《录鬼簿续编》）

贾仲明　一作仲名，号云水散人。山东淄川（今益都）人。生卒年均不详。……明成祖于燕邸时，与汤式、杨讷并受宠遇。后徙居兰陵（今山东枣庄），因而家焉。著有《云水遗音》及《录鬼簿续编》。其于永乐二十年(1422)书《录鬼簿》后时，年正八十。所作杂剧十六种，今存六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锦幄琼筵”。（《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第二节　明中叶杂剧

明代中叶的杂剧创作，从总体上来说，没有明显的发展，作家

作品数量较少；但康海、王九思、徐渭和冯惟敏等人的创作，对后世颇有影响，特别是徐渭的作品，别具一格，取得很大成绩。

一　王九思　康海

王九思（1468～1551）、康海（1475～1540）是同时代的两位作家，而且"同里、同官"，同属"前七子"。

康海，字德涵，武功人。弘治十五年殿试第一，授修撰。与（李）梦阳辈相唱和，訾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会梦阳下狱，书片纸招海曰："对山救我。"对山者，海别号也。海乃谒瑾，瑾大喜，为倒屣迎。海因设诡辞说之，瑾意解，明日释梦阳。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

王九思，字敬夫，鄠人。弘治九年进士。由庶吉士授检讨。寻调吏部，至郎中，亦以瑾党谪寿州同知。复被论，勒致仕。

海九思同里同官，同以瑾党废。每相聚沜东鄠、杜间，挟声妓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费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明史·康海、王九思传》）

王九思作杂剧二种，今存。



王九思　字敬夫，号渼陂，别署紫阁山人。鄠县（今陕西户县）人。……善歌弹，工于词曲，所作杂剧二种，至今流传。著有《渼陂集》、《碧山新稿》、《碧山诗余》及《乐府》等，卒年八十有三。《艺苑卮言》称其将填词，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按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词苑丛谈》云："敬夫与德涵放逐鄠、杜间，日夕过从，征歌度曲，以相误乐。"

《中山狼》

此戏未见著录。明崇祯张宗孟重刻《王渼陂全集》所收本、《世界文库》本。按卷首标名亦作《中山狼》院本。惟题为院本，实为一折杂剧。康海、汪廷讷、陈与郊均有同目杂剧。……

《杜子美沽酒游春》

《今乐考证》著录。……剧叙杜甫游春至曲江，目睹宫殿萧条，追怀往昔，痛恨李林甫恶政所致。乃入贾婆婆家买醉。有卫太郎饮楼上，夙知甫名，

与语论诗，称道李林甫，杜甫怫然作色下楼。去慈恩寺再入酒家独酌。适岑参寻至，邀游渼陂。相与跨蹇驴，至参第居。翌朝，携妓浮舟至钓鱼台，不禁有隐栖之志。斯时房琯使使来迎，传升甫为翰林院学士。甫辞退，宁以自由之身，乘桴浮于海云。按渼陂为作者故乡名胜，亦为作者号，杜甫固亦作者自况。相传九思初为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时刘瑾专政，翰林悉调部属，九思因同乡故，独得吏部。瑾败，九思亦遭贬谪。九思为人傲睨多疏脱，其再谪以及永锢，皆长沙李西涯柄国时事，盛年屏弃，无所发怒，作《杜子美游春》杂剧力诋西涯。流传腾诵，关陇之士，杂然和之。嘉靖初，纂修《实录》，朝议将起用。或言于朝曰：《游春》杂剧中李林甫固指西涯。杨国忠得非石斋，贾婆婆得非南坞耶？吏部闻之，缩舌而止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雅品

《沽酒游春》(即《曲江春》，北四折)

王太史作此痛骂李林甫，盖以讥刺时相李文正者。卒以此终身不得柄用。一肚皮不合时宜，故其牢骚之词，雄宕不可一世。(《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康海，作杂剧二种，俱存。

康海(1475～1540) 字德涵，号对山，别署浒东渔父。陕西武功人。……归田之后耽心词曲，每与王九思等相聚浒东鄠杜间，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殁后遗囊萧然，大小鼓多至三百副，其风致可思也。著有《对山集》、《浒东乐府》、《武功县志》。杂剧作品二种，并传于世。按马中锡有《中山狼》传，其文载《东田集》，康海《对山集》读《中山狼传》诗有“平生爱物未筹量，哪记当年救此狼”句，则此文亦讽刺李梦阳者无疑。中锡，直隶故城县人，为康、李两人之师，弘治间进士，官都御史。(《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王兰卿贞烈传》剧情极平庸，而且与前人之作如朱有燉之《香囊怨》雷同。

《王兰卿贞烈传》 《今乐考证》著录。记盩厔县乐户女王兰卿与张于鹏交好，誓以终身。张赴京会试，兰卿不肯再接别客。张母知之，遂以财礼迎

至家中。于鹏选青州推官，久不归。兰卿在家中事其父母及大妇，恪尽妇职。既而于鹏遭父丧回里，无心任进，力农养母。兰卿与大妇安心纺织，以佐生计。于鹏一病不起。治丧毕，忽有富家慕兰卿之色，千方百计，欲娶为妾。大妇无法抵拒。兰卿闻之，治酒肴劝大妇解忧，而自阴服信石，仍为大妇把盏。迨毒发，始言其故。于是于鹏旧友敬兰卿贞烈，共祭奠之。而以王学士所填〔南吕一枝花〕乐府作为祭文。其事与《香囊怨》相类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康海之《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亦本马中锡之《中山狼传》，其寓意，后世多以为嘲讽李梦阳之忘恩负义。

……事本《中山狼传》，世传以讥李梦阳。正德初，李梦阳代尚书韩道贯草疏劾刘瑾。语泄，瑾深恨之，陷之于狱，必欲杀之，梦阳事急，出片纸曰："对山救我"。康乃往谒瑾。时刘瑾正以不能招致康海门下为恨，大喜。盛称海为关中增光者。海曰："海何足言，今关中自有三才，古今稀少。"瑾惊问曰："何也?"海曰："老先生之功业，张尚书之政事，李郎中之文章。"瑾曰："李郎中非李梦阳耶？应杀无赦。"海曰："应则应矣，杀之则关中少一才矣。"明日瑾上奏赦李。后瑾败，海亦坐之免官，而梦阳不能为海讼冤。时人作《中山狼》杂剧以刺李忘恩不救海难。或云即海所作也。(《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此剧寓意是否如上文所述，亦难定论，而作为一部杂剧，它生动地刻画了恩将仇报的中山狼的形象，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朝廷、官场中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倾轧；也表现了世态炎凉、尔虞我诈的社会风气；而东郭先生的迂腐、懦弱，也富有强烈的讽刺意义。此剧在艺术上也是成功的，狼与东郭先生的形象都刻画得十分逼真而深刻，语言也澹宕直白，表现力很强。在明代的几部以中山狼为题材的作品（陈与郊《中山狼》杂剧、汪廷讷《中山救狼》杂剧、无名氏《中山狼白猿》传奇等）中，此剧成就最高。

雅品

《中山狼》(北四折)

中山狼一事，而对山、禹阳、白朝三演之，良由世上负心者多耳。曲有

浑灏之气，白多醒豁之语。位置于元剧，在《朱砂担》、《乔踏碓》间。三剧中以此为最。(《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独揽濬宕，一洗绮靡，直掩金元之长，而减关郑之价矣！(《盛明杂剧》沈泰眉批)

王、康之作，除《中山狼》(院本)，其体例皆为典型的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金元旧制；而在他们之后，杂剧创作则进入了一个从内容到形式均有改变的新阶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康之作，恰如金元以来“正统”杂剧之“终结”。而王九思的《中山狼》(院本)，又开单折短剧之先声，带来了明代短剧的繁荣。徐渭《四声猿》的产生，正是这个繁荣的主要标志。

二　明中叶其他杂剧作家

明中叶还应提及的杂剧作家，主要有冯惟敏、汪道昆、杨慎、许潮等。

(一) 冯惟敏

冯惟敏，诗文俱佳，作杂剧二种，今存。

冯惟敏 (1511～约 1580) 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领乡荐，久困礼闱，选授涞水知县，止保定通判。父裕、兄惟健、弟惟讷均有诗名，惟敏诗文亦雅丽，独以词曲有名山东。刻有《海浮山堂词稿》、《击筑余音》。《艺苑卮言》称其“北调独为杰出。无不曲尽，止用本色过多，北音太繁”。按《山东通志》云：“《山堂词稿》，考原书只二卷。命之曰词，实曲类也。王世贞称其杰出，李维桢号为专家，盖皆指此。”所制杂剧二种，并传至今。



《梁状元不伏老》

……剧叙宋梁颢八十二岁状元及第之有名故事。……本事见洪迈《容斋四笔》引陈正敏《遁斋闲览》：梁颢八十二岁雍熙二年状元及第。后终秘书监。卒年九十余。本事极简单，作者能排场巧妙，趣向各异，老当益壮之气概，每流露曲中。

《僧尼共犯》

……叙僧明进与尼惠朗苟合，被邻人拿奸，到官府审问，钤割司吴守断令还俗，结为夫妇云。（《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冯惟敏的两部杂剧，在《远山堂剧品》中分属“雅品”、“逸品”。

雅品

《玉殿传胪》（即《不伏老》北五折）

偶阅俗演《梁太素曲》，神为之昏，得此剧，大为击节。近有《题塔记》，能畅写其坎坷之状，而曲之精工，远不及此。

逸品

《僧尼共犯》（北四折）

本俗境而以雅调写之，字句皆独创者，故刻画之极，渐近自然。此与风情二剧，并可作词人谐谑之资。（《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二）汪道昆

汪道昆，作杂剧四种，并存。



汪道昆，字伯玉，（王）世贞同年进士。大学士张居正亦其同年生也，父七十寿，道昆文当其意，居正亟称之。世贞笔之《艺苑卮言》曰："文繁而有法者于鳞，简而有法者伯玉。"道昆由是名大起。晚年官兵部左侍郎，世贞亦尝贰兵部，天下称“两司马”。世贞颇不乐，尝自悔奖道昆为违心之论云。（《明史》卷二八七）

汪道昆　字伯玉，一字玉卿，号南溟，又号太函，晚号函翁。歙县（今属安徽）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官义乌令，教民讲武，人人能投石超距，世称“义乌兵”。四十一年，倭陷兴化，时道昆备兵闽海，走浙乞师，戚继光将兵八千赴援。于是道昆主谋，继光主战，倭寇次第削平。历至兵部侍郎，寻乞养归。以诗文名海内，卒年六十九。著有《太函集》。《明史·文苑》有传。杂剧作品，仅存《大雅堂乐府》四种行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道昆《大雅堂乐府》包括《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四种杂剧，分别敷演楚襄王游高唐梦与神女相会，范蠡

功成身退、携西施泛舟五湖，张敞为妻画远山眉，曹植遇洛神等传统故事。《远山堂剧品》俱列为“雅品”。

《高唐梦》（南一折）

名公巨笔，偶作小技，自是庄雅不群。他人记梦以曲尽为妙，不知高唐一梦，正以不尽为妙耳。

《五湖游》（南北一折）

五湖之游，是英雄退步，正不可作寂寞无聊之语。此剧以冷眼写出热心，自是俗肠针砭。

《远山戏》（南一折）

他人传张夫人不免妩媚，此则转觉贞静，所以远山一画，乐而不淫。

《洛水悲》（南一折）

陈思王觌面晤言，却有一水相望之意，正乃巧于传情处。只此朗朗数语，摆脱多少浓盐赤酱之病。（《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三）杨慎（1488～1559）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官翰林院修撰。是明代最著名的学者著作家之一。所作杂剧可确认者仅《洞天玄记》一种。此剧成就并不高，因其作者颇有名气，故亦提及。

《宴清都洞天玄记》

……全本脱胎《西游记》，效法前人，融化无迹。叙收昆仑六贼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雅品

《洞天玄记》（一名《证有为太平仙记》北四折）

所陈者吐纳之道，词局宏敞，识者犹以咬文嚼字讥之。王凤洲《曲藻》云：“升庵词流脍炙人口，颇不为当家所许。”盖杨本蜀人，故多川调，不甚谐南北本腔也。（《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四）许潮

许潮，字时泉，湖南靖州（今为靖县）人。所作杂剧均为一折之短剧。其《泰和记》，系按节令排列之十余种短剧，每折叙一事。

《午日吟》……

……剧演杜甫居成都时，端午日，剑南节度使严武访之江畔草堂……

《同甲会》

……叙文彦博退休居洛阳结同生甲会。……

《赤壁游》

……剧叙苏东坡于七月之望，与黄山谷、佛印禅师同游赤壁。……

《武陵春》

……本陶渊明《桃花源记》谱武陵渔夫误入桃源事。……

《南楼月》

……剧演晋庾亮于中秋夜会幕僚于武昌江夏驿南楼张筵赏月事。……

《写风情》

……本事见《云溪友议》：刘禹锡赴苏州任，道过扬州，杜鸿渐饮之酒。大醉归驿。杜遣姬侍寝事。而剧捏造二女名，曰如云、赛月。……

《龙山宴》

……晋桓温九日宴龙山，风至，参军孟嘉，不觉落帽，温命孙盛作文嘲嘉之事。……

《兰亭会》

……演三月上巳日兰亭修禊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第三节 徐渭和他的《四声猿》



徐渭（1521～1593）是嘉靖、隆庆、万历间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杂剧作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人、书画家。其思想性格，皆不容于当时社会。

一 徐渭的生平

徐渭，字文长，山阴人。十余岁仿扬雄《解嘲》作《释毁》，长师同里季本。为诸生，有盛名。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与歙余寅、鄞沈明臣同管书记。宗宪得白鹿，将献诸朝，令渭草表，并他客草寄所善学士，择其尤上之。学士以渭表进，世宗大悦，益宠异宗宪，宗宪以是益重渭。宗宪尝宴将吏于烂

柯山，酒酣乐作，明臣作《铙歌》十章，中有云"狭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宗宪起，捋其须曰："何物沈生，雄快乃尔！"即命刻于石，宠礼与渭埒。督府势严重，将吏莫敢仰视。渭角巾布衣，长揖纵谈。幕中有急需，夜深开戟门以待。渭或醉不至，宗宪顾善之。寅、明臣亦颇负崖岸，以侃直见礼。

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王直，皆预其谋。藉宗宪势，颇横。及宗宪下狱，渭惧祸，遂发狂，引巨锥刺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已，又击杀继妻，论死系狱，里人张元忭力救得免。乃游金陵，抵宣、辽，纵观诸边厄塞，善李成梁诸子。入京师，主元忭。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后元忭卒，白衣往吊，抚棺恸哭，不告姓名去。

渭天才超轶，诗文绝出伦辈。善草书，工写花草竹石。尝自言："吾书第一，诗次之，文次之，画又次之。"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后二十年，公安袁宏道游越中，得渭残帙以示祭酒陶望龄，相与激赏，刻其集行世。寅，字仲房。明臣，字嘉则。皆有诗名。(《明史·徐渭传》)

……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糵，恣情山水，走齐鲁燕赵之地，穷览朔漠。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走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虽其体格时有卑者，然匠心独出，有王者气，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识，气沉而法严，不以模拟损才，不以议论伤格。韩曾之亚流也。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先生诗文崛起，一扫近代芜秽之习，百世而下，自有定论，胡为不遇哉！……(袁宏道《徐文长传》)



……既归，病时作时止，日闭门与狎者数人饮噱，而深恶诸富贵人。自郡守丞以下，求与见者皆不得也。尝有诣者，伺便排户半入，渭遽手拒扉，口应曰："某不在。"人多以是怪恨之。……(陶望龄《徐文长传》)

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故其死也，亲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日，至无以葬，独余书数千卷、浮磬二、研、剑图画数，其所著诗文若干篇而已。……(徐渭《自为墓志铭》)

二　杂剧《四声猿》

徐渭有杂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醉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种，合集为《四声猿》。被誉为“明曲之第一”。

……山阴徐文长渭，……作《祢衡骂曹操》、《月明度翠柳》诸剧，名《四声猿》。盖猿丧子，啼四声而肠断，文长有感而发焉，皆不得意于时之所为也。……（顾公燮《消夏闲记》）

……《四声猿》之作，俄而鬼判，俄而僧伎，俄而雌丈夫，俄而女文士，借彼异迹，吐我奇气。豪俊处，沉雄处，幽丽处，险奥处，激宕处，青莲、杜陵之古体耶，长吉、庭筠之新声耶，腐迁之史耶，三闾大夫之骚耶，蒙庄之南华，金仙氏之楞严耶。宁特与实甫、汉卿辈争雄长，为明曲之第一，即以为有明绝奇文字之第一，亦无不可。（西陵澂道人《题〈四声猿〉》）

余少时过里肆中，见北杂剧有《四声猿》，意气豪达，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题曰“天池生”，疑为元人作。……（袁宏道《徐文长传》，见《徐文长文集》卷首）

徐文长自号天池生，所著有《四声猿》。袁石公令钱塘，见之，以为明第一曲。《四声猿》者，四剧也，一咏祢衡，一咏玉禅师，一咏木兰，一咏黄崇嘏，取杜诗“听猿实下三声泪”而名也。应以祢衡剧为最。（李调元《雨村曲话》）



《狂鼓史渔阳三弄》……演祢衡裸体击鼓骂曹操，事见《后汉书》本传。祢衡为鼓史及骂曹本属两事，今并为一，并作阴司幻景，是作者借祢衡身后一骂，以发挥其抑郁不平之气。盖亦以自况。今昆剧有《骂曹》，即取此本。

《玉禅师翠乡一梦》……此剧取材于杭州流行之柳翠传说，详见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与元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杂剧无涉。云柳宣教尹临安，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参，柳憾之。遣妓红莲诡以迷道，诣寺投宿，忽诈发病，诱之淫媾。玉通遂陷其术而破戒。已而询知乃京尹所赚，惭恨而死，恚曰：“吾必败汝门风。”宣教生女柳翠，寻亡。后家事零落，柳翠为妓。尝诣大佛寺。月明和尚以无言手势说法，指其本来面目，柳翠大悟，遂出家云，……

《雌木兰替父从军》……木兰事详载《古乐府》。明有韩贞女事，子本兰相类，见田艺蘅《留青日札》。作者盖因此而作。木兰姓花名弧及嫁王郎事，

皆系渭撰出。

《女状元辞凰得凤》……黄崇嘏事见《玉溪编事》。惟黄崇嘏中女状元，及配周庠子为妻，俱杜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四剧中《狂鼓史》成就最高。此剧根据祢衡击鼓骂曹故事，巧妙构思，以祢衡在阴间应判官之请，对曹操鬼魂再一次击鼓痛骂的简单情节，淋漓尽致地揭露了曹操的残忍、奸诈、借刀杀人、沉迷酒色和死不悔改。这实际上就是对历代以及当时的权臣奸佞的痛斥。

[混江龙]……俺这骂，一句句锋芒飞剑戟；俺这鼓，一声声霹雳卷风沙。曹操！这皮是你身儿上躯壳，这槌是你肘儿下肋巴，这钉孔儿是你心窝里毛窍，这板杖儿是你嘴儿上獠牙，两头蒙总打得你泼皮穿，一时间也酹不尽你亏心大。且从头数起，洗耳听咱。
……(《狂鼓史》)

此剧愤激之情有如烈火，感人至深。

此恶因果也，不但为阴司话靶，有幻想未必有快议，有快议未必有章句，唯《渔阳三弄》交备焉，能使人愤喜毕集，悲壮两乘，文之淫人，一至于此。(延阁本《渔阳三弄》评语)

此千古快谈……第觉纸上渊渊有金石声。(《远山堂明剧品·妙品》)



《玉禅师》的剧情，似宣扬因果；但对柳宣教诡计的揭露，柳翠作为妓女而终成正果，以及玉通经点化而得道等情节安排，显然鞭挞了官场的黑暗，嘲讽了虚伪的禁欲主义。全剧两折，构思新颖。

《玉禅师翠乡一梦》：似偈似评，妙合自然。(袁宏道评语。见闵德美校订《徐文长文集》)

迩来词人依傍元曲，便夸胜场。文长一笔扫尽，直自我作祖，便觉元曲反落蹊径。如[收江南]一词四十语藏江阳八十韵，是偈、是颂，能使天花乱堕。(《远山堂明剧品·妙品》)

《雌木兰》，虽取材乐府民歌《木兰辞》，但其内容更丰富了，写出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出征，疆场征战十二年，凯旋归来，嫁与王郎的全过程，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巾帼英雄形象，突出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以及男女平等，女子也能为国建功的思想。

木兰固女中之奇男子，但不明示二军，竟谓雄之可以雌冒也。

文越俗越佳，是其力大处。（延阁本《替父从军》评语）

《雌木兰替父从军》：苍凉慨慷，堪题画屏。（袁宏道评语。见闵德美校订《徐文长文集》）

《雌木兰》（北二折）

腕下具千钧力，将脂腻词场，作虚空粉碎。汤若士尝云："吾欲生致文长而拔其舌。"夫亦畏其有锋如电乎？（《远山堂明剧品·妙品》）

文长《四声猿》于词曲家为创词，固当别存此一种。然最妙者，《祢衡》、《木兰》两剧耳。……（孟称舜《酹江集·狂鼓史渔阳三弄》眉批）

《女状元》，一本五折，写五代黄崇嘏女扮男装，考中状元，授成都司户参军；她才华出众，为周丞相所赏识，欲招为婿；当吐露实情后，又为周相娶为儿媳，从此弃官重入闺阁，再不能有所作为。此剧在赞美女子才干的同时，更揭露了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此剧曲词华美，不见雕饰。



无雕饰穿凿之工，而字字挟珠玑璜碧之贵，的是大方手笔。（延阁本《辞凰得凤》评语）

《女状元辞凰得凤》：词华绣艳，似女士风流。（袁宏道评语，见闵德美校订《徐文长文集》）

《女状元》（南北五折）

南曲多拗折字样，即具二十分才，不无减其六七。独文长奔逸不羁，不骫于法，亦不局于法。独鹘决云，百鲸吸海，差可拟其魄力。（《远山堂明剧品·妙品》）

徐渭的剧作，不仅在思想上表现了对封建专制的憎恶，提倡男女平等，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代表了杂剧的转变，因此在明代杂剧

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当然，徐渭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文人，其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玉禅师》就有明显的因果报应的迷信色彩。

《四声猿》的曲词极有特色，一向受到称赞。

明人曲自当以临川、山阴为上乘。……青藤音律间亦未谐，其词如怒龙挟语，腾跃霄汉间，千古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陈栋《北泾草堂曲论》）

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焕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娇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王骥德《曲律》）

杂剧《歌代啸》，亦传为徐渭所作，但无确证，不能定论。剧分四折，每折演一故事，可以独立，又相连贯。取材市井琐事，意在嘲讽世相；嬉笑怒骂，自成风格。

《歌代啸》，不知谁作。大率描景十七，摛词十三，而呼照曲折，字无虚设，又一一本地风光，似欲直问王、关之鼎。说者谓出自文长。昔梅禹金谱《昆仑奴》，称典丽矣，徐犹议其白为未窥元人藩篱，谓其用南曲《浣纱》体也。据此，前说亦近似，而按以《四声猿》，尚觉彼如王丞相谈玄，未免时作吴语。此岂才富者后出愈奇，抑讽时者之偶有所托耶？……（袁宏道《歌代啸·序》）

凡例：

一、此曲以描写诙谐为主，一切鄙谈猥事，俱可入调，故无取乎雅言。

……

一、元曲不拘正旦、正末，四出总出一喉，盖总叙一人事也。此曲四出四事，原无主名，故不妨四分之。然一出终是一人主唱，此犹存典型意乎。

……

一、四事虽分四出，而穿插埋照俱各有致，观者亦未宜草草。（虎林冲和居士识，见鸣野山房钞本《歌代啸》卷首）



第四节　明后期杂剧

明后期杂剧作品数量超过中叶，流传至今的约九十余种。作者情况较复杂，有文人也有官员，且多兼作传奇。主要作家有徐复祚、陈与郊、王衡、孟称舜、叶宪祖等。

一　徐　复　祚

徐复祚作杂剧三种，今存《一文钱》一种。（另有传奇六种，今存《红梨花》、《投梭记》、《宵光剑》三种）。

徐复祚（1560～?）原名笃儒，字阳初，号誓竹，江苏常熟人。博学能文，尤工词曲。卒于崇祯三年（1630）以后。……著有《三家村老委谈》三十卷，一名《花当阁丛谈》，内论曲甚精。又《家儿私语》一卷，见《丙子丛编》。戏曲作品有杂剧三种，传奇六种，泰半盛传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一文钱》是一部著名的讽刺喜剧，写富翁卢至，悭吝至极，于路拾得一文钱，却不知如何收藏："藏在袖子里，恐怕洒掉了；藏在袜筒里，我的袜子是没底的；藏在巾儿里，巾上又有许多窟窿！"百般焦虑，最后决定花掉它。于是买了数量最多又最耐吃的芝麻，而且躲在深山密林里去吃。此剧对贪婪、吝啬的揭露，十分深刻。

逸品

《一文钱》（南北六折）

世间能大富人，决非凡辈，不必假卢至散财破悭，吾已知吴员外具有佛性矣。此剧南曲较胜北曲，白更胜于曲，至构局之灵变，已至不可思议。（《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二 陈与郊

陈与郊，作杂剧五种，今存三种。

陈与郊（1544～1611），字广野，号隅阳，别署玉阳仙史，浙江宁海人。万历甲戌（1547）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母忧，居家不复出。性嗜学，好屈、宋、扬、马诸家赋，考订梓行。诗咏间作，其藻思播之歌畝，被管弦以自娱。著有《乐府古题考》、《隅园集》，皆录其所作杂文及词曲。……所作杂剧五种，今存三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陈玉阳　三种

《昭君出塞》、《文姬入塞》、《袁氏义犬》。

玉阳名与郊，海昌人。（姚燮《今乐考证》）

雅品

《王昭君》（南北一折）

明妃从来无南曲。此剧仅一出，便觉无限低回。内有一二语，取之元人《汉宫秋》剧。

《蔡文姬》（南一折）

略见小境。以此入塞，配昭君出塞耳。《胡笳十八拍》何不一并演之。

《义犬记》（南北五折）

先生林居时，大不得意，作此以愧门墙之负心者。葫芦先生一段，穷极世态，乃王辰玉所作，先生第引入之耳。（《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三 王衡

王衡，作杂剧五种，今存四种。

王衡（1564～1607）字辰玉，号缑山，别署蘅芜室主人。江苏太仓人，王锡爵子。万历间，举顺天乡试第一，会试进士第二，授翰林院编修。是岁奉使江南，因请终养归，卒年四十九。诗文俱称名家，论者多惜之。著有《缑山集》、《纪游稿》、《归田词》等集，所制杂剧五种，见存四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王辰玉　四种

《哭倒长安街》、《杜祁公藏身真傀儡》、《郁轮袍》、《没奈何》。

王伯良云："近年王辰玉太史衡所作《真傀儡》、《没奈何》诸剧，大得金、元本色，可称一时独步；然此剧但四折，用四人各唱一折，或一人共唱四折，故作者得逞其长，歌者亦尽其技；王初作《郁轮袍》，乃多至七折，其《真傀儡》诸剧，又只以一大折了之，似尚隔一尘。"

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云："王辰玉发解时，名噪海内。后以口语，两度不入试，或不竟试而出。至辛丑登第，则逾不惑矣。房师温太史语之曰：'予读兄戊子乡卷时，甫能文耳，不谓今日结衣钵之缘。'王为悯然掩袂。"

案：《盛明杂剧》刻本署《真傀儡》一种为"绿野堂无名氏作"，误。（姚燮《今乐考证》）

《郁轮袍》较著名。通过唐诗人王维在科场的经历，揭露了科举制度的黑暗。

雅品

《郁轮袍》（北五折）

或云，王辰玉既夺解，忌之者议论纷起，此眉山人作之以解嘲者。骂得痛快处，第恐又增一翻感慨。急须文殊大士，当头棒喝，方证无字禅。（《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真傀儡》是一部讽刺喜剧。剧中杜衍是一位历尽沧桑而头脑冷静的老者，通过他的经历，勾画出庸俗的世态，并予以讽刺。

雅品

《真傀儡》（北一折）

境界妙，意致妙，词曲更妙，正恨元人不见此曲耳。询之识者，始知是眉公在王辰玉座上所作。（《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按：《远山堂剧品》于此剧题目下署作者为陈继儒，故有"询之识者"云云，恐误。据《今乐考证》等著录，似应确认为辰玉作。

四 孟称舜

孟称舜，作杂剧五种（一说六种），俱存。

孟称舜，字子若，又作子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官教谕。生卒年未详，约明末前后在世。编有《古今名剧合选》，分《柳枝》、《酹江》两集。殆为藏选外最富之曲选。复校刻元钟嗣成《录鬼簿》，并为后世研究元、明杂剧史之要籍。陈洪绶称其所作诸剧，蕴藉旖旎，的属韵人之笔，而气味更自不薄，故当与胜国（明）诸大家争席云。所制杂剧六种，传奇三种，泰半流传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孟子若 六种

《桃花人面》（《柳枝集》作《桃源三访》）、《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柳枝集》作《花前一笑》）、《死里逃生》、《红颜少年》、《英雄成败》、《陈教授泣赋眼儿媚》。

子若名称舜，一本字子塞，越人。

陈洪绶云："子塞诸剧，蕴藉旖旎，的属韵人之笔；而气味更自不薄，故当与胜国诸大家争席。"（《今乐考证》）

孟剧中以《桃花人面》、《英雄成败》二种成就较高。前者是一部爱情剧，取材于孟棨《本事诗》崔护谒浆故事，表现崔护与叶蓁儿的忠贞爱情。后者以黄巢起义为题材，反映了晚唐政治腐败、科举黑暗、宦官专权、摧残人才的社会现实，曲词慷慨愤激，指斥当世。但作品中一面把黄巢作为英雄，一面又称起义者为"贼"，并将郑畋平"乱"，誉为重振朝纲，自不可取。《远山堂剧品》分列孟剧于"雅品"、"逸品"。



雅品

《死里逃生》（南北四折）

子若作南曲，尚能松秀如此，横行词坛，当无敌手。阇黎面孔，已被此剧剥尽，是文之以怒骂当嘻笑者。

《残唐再创》（即《英雄成败》，北四折）

为落第士子吐气，篇中俱是愤语。作手轻倩，元人之韵，呼集笔端。

《眼儿媚》（北四折）

陈教授多情至此哉！可为《牡丹亭》之陈教授解嘲矣。词如鸟语花笑，韵致娟然。

逸品

《花前一笑》（北五折）

唐子畏以庸书得沈素香，此正是才人无聊之极，故作有情痴。然非子若传之，已与吴宫花草同烟销矣。此剧结胎于《西厢》，得气于《牡丹亭》，故触目俱是俊语。

《桃花人面》（北五折）

作情语者，非写得字字是血痕，终未极情之至；子塞具如许才，而于崔护一事，悠然独往，吾知其所钟者深矣。今而后，崔舍人可以传矣。今而后，他人之传崔舍人者，尽可以不传矣。（《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五　叶　宪　祖

叶宪祖，作杂剧二十四种，今存九种；传奇五种，存二种。

叶宪祖（1566～1641），字美度，一字相攸，号桐柏，又号槲园居士、紫金道人等。浙江余姚人。万历进士。魏阉建祠，适在冏苍，宪祖徙寓而去，魏闻之，大怒，削宪祖籍，遂归。崇祯元年，起为南刑部郎，后改任广西按察使，不赴辞归，家居五年卒，年七十六。生平好度曲，每一曲脱稿，即付伶人习之，刻日上演。信佛，与僧湛然甚亲密。其所作曲，有杂剧二十四种，传奇五种，泰半皆传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叶六桐　九种

《灌将军使酒骂座记》、《金翠寒衣记》、《北邙说法》、《俏佳人巧合团花凤》、《壮荆卿易水离情》（即《易水寒》）、《夭桃纨扇》、《碧莲绣符》（《曲考》作《碧莲纨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

六桐名宪祖，号槲园居士，句余人，一字桐柏。

王辰玉玑云："迁史《荆轲传》是顾虎头、王摩诘画手，六桐《易水寒》是马东篱、关汉卿作手，千载下犹有生气。"

黄嘉惠云："六桐《北邙》剧，妙谛不减风骚，当令曹溪汗下。"（《今乐考证》）

叶剧今存《灌将军使酒骂座》、《壮荆卿易水柔情》（即《易水寒》）、《琴心雅调》、《俏佳人巧合团花凤》、《北邙说法》、《三义成姻》、《渭塘梦》、《四艳记》、《金翠寒衣记》等九种，其中《四艳记》包括《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四种，故实存十二种。

《骂座记》与《易水寒》是两部历史剧，前者写西汉灌夫为人耿介，使酒任侠，痛骂武安侯田蚡，反映了汉武帝时窦、田两大外戚的矛盾斗争。后者写战国时荆轲刺秦王故事：史实为荆轲事败身亡，成为千古咏叹之恨事；而此剧则写荆轲迫使秦始皇答应归还侵占的诸国土地，然后，荆轲弃世归隐，与王子晋同人仙境。如此构思，乃出于对荆轲的崇敬与爱慕，而不忍实写其败亡。

雅品

《骂座记》（北四折）

灌仲儒感愤不平之语，槲园居士以纯雅之词发之，其婉刺处有更甚于快骂者，此槲园得意笔也。第四折前后两调，各出一宫，可分为二折；第三折止可作楔子耳。

《易水离情》（即《易水寒》南北四折）

荆卿挟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即事败身亡，犹足这千古快事。柯柏于死者生之，败者成之，荆卿今日得知己矣。（《远山堂明曲品剧品·剧品》）



《寒衣记》取材《剪灯新话·翠翠传》，敷演金定、刘翠翠夫妻的坎坷经历。《北邙说法》写一神一鬼听禅师说法于北邙山，明白了神如自骄，可堕人饿鬼道；鬼如悔悟，亦可成神的道理。是一部宣扬宗教迷信的作品。

雅品

《寒衣记》（北四折）

传儿女离怨之情，深情以浅调写之，故能宛宛逼肖。槲园精工音律，于此剧北调，尤见其长。

《北邙说法》（南北一折）

实地说法，不作空虚语。合律之曲，正以不露才情为妙。（《远山堂明剧

品》）

《四艳记》及其他几部现存作品，均以爱情故事为题材。《四艳记》之“夭桃”、“碧莲”、“丹桂”、“素梅”，既是春夏秋冬四季之名花，又指四个古代美女的名字；分别叙写夭桃与石中英、碧莲与章斌、丹桂与权次卿、素梅与凤来仪的爱情故事。这几个女子，虽然贵贱不等，贫富有别，或是待字少女，或是丧偶少妇，但她们都大胆追求爱情幸福，而且都得到善良人的帮助，以大团圆结局。故事虽不外“才子佳人”，但结构精巧，颇富情致，特别是借助纨扇、绣符、钿合、玉蟾等信物绾合情节，也很有特色。

《四艳》选胜地，按节气，赏名花，取珍物，而分扮丽人，可谓极排场之致矣。词调俊逸，姿态横生。密约幽情，宛宛如见，郁令老颠没法耳。（吕天成《曲品·上中品》）



第六章

明代传奇

明代传奇，直承宋元南戏，其剧本体制与南戏大抵相同。南戏在元末产生了《琵琶记》及“荆、刘、拜、杀”等著名作品，出现了复兴的局面；但在明初的近百年间，由于战乱动荡以及统治者文化政策的制约，传奇创作颇为萧条；直到明中叶，《宝剑记》等作品的出现，才显示出明传奇的成熟；至明末，传奇创作始成空前繁荣的形势。

第一节　明前期传奇

明前期的传奇作品，绝大多数是宣扬封建道德之作。邱濬的《五伦全备记》可为代表。



一　邱濬和《五伦全备记》

邱濬（1418～1495），除撰传奇，又著小说《钟情丽集》。

邱濬，字仲深，琼山人。幼孤，母李氏教之读书，过目成诵。家贫无书，尝走数百里借书，必得乃已。举乡试第一，景泰五年成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濬既官翰林，见闻益广，尤熟国家典故，以经济自负。

成化元年，两广用兵，濬奏记大学士李贤，指陈形势，纚纚数千言。贤善其计，闻之帝，命录示总兵官赵辅、巡抚都御史韩雍。雍等破贼，虽不尽

用其策，而濬以此名重公卿间。秩满，进侍讲。与修《英宗实录》，进侍讲学士。《续通鉴纲目》成，擢学士，迁国子祭酒。时经生文尚险怪，濬主南畿乡试，分考会试皆痛抑之。及是，课国学生尤谆切告诫，返文体于正。寻进礼部右侍郎，掌祭酒事。

濬以真德秀《大学衍义》于治国平天下条目未具，乃博采群书补之。孝宗嗣位，表上其书，帝称善，赉金币，命所司刊行。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修《宪宗实录》，充副总裁。弘治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寻命兼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尚书入内阁者自濬始，时年七十一矣。濬以《衍义补》所载皆可见之行事，请摘其要者奏闻，下内阁议行之。帝报可。……八年卒，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

濬廉介，所居邸第极湫隘，四十年不易。性嗜学，既老，右目失明，犹披览不辍。议论好矫激，闻者骇愕。……（《明史·邱濬传》）

《五伦全备记》写伍伦全、伍伦备兄弟二人“五伦”“全备”，即忠君、孝亲、夫妇和睦、友于兄弟、信于朋友，因此享尽荣华，超升仙界。此剧宗旨甚明，完全是伦理道德的图解。

这三纲五伦，人人皆有，家家都备。只是人在世间，被那物欲牵引，私意遮蔽了，所以为子有不孝的，为臣有不忠的……是以圣贤出来，做出经书，教人习读；做出诗书，教人歌诵：无非劝化人世，使他个个都习五伦的道理。然经书都是论说道理，不如诗歌吟咏性情，容易感动人心。……近世以来，做成南北戏文，用人搬演，虽非古礼，然人人观看，皆能通晓，尤易感动人心，使人手舞足蹈，亦不自觉。但他做的都是淫词艳曲，专说风情闺怨，非为不足以感化人心，倒反被他败坏了风俗。……近日才子新编出这场戏文，叫作《五伦全备》，发乎性情，生乎义理，盖因人所易晓者以感动之。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虽是一场假托之言，实万世纲常之理。（《五伦全备记·副末开场》）



这样的创作意图，就已经注定了这是一部“陈腐臭烂，令人作呕”的说教剧。

……《龙泉记》、《五伦全备》，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徐复祚《曲论》）

能品

《伍伦》

一记中尽述伍伦，非酸则腐矣。乃能华实并茂，自是大老之笔。或谓文庄有《钟情丽集》，自述少年所遇，或有讥之者，遂令门客促成此记，以节孝掩风情耳。（《远山堂明曲品》）

具品

《五伦》

大老巨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蹑云霄”曲，歌者习之。或谓此记以盖《钟情丽集》之愆耳。（吕天成《曲品》）

紧步《伍伦》后尘者，有邵灿之《香囊记》。邵灿，字文明，江苏宜兴人，生活在成化、弘治年间。少习举业，而终身布衣。喜词赋，通音律，著有《乐善集》。其传奇《香囊记》写宋人张九成与母、妻、弟悲欢离合故事，着意宣扬纲常伦理。

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表有辉光。（《香囊记·终场诗》）

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

《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以其人博记，又得钱西清、杭道卿诸子帮贴，未至澜倒。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徐渭《南词叙录》）



然此剧对后世影响较大，其“词工白整”、“开明曲骈绮一派之端”。

然吕天成云：“《香囊》词工白整，尽填学问，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辈最佳传奇也。”据诸家定论，此剧实开明曲骈骑一派之端，占戏曲上重要地

位，影响于后之剧坛甚大。(《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二　写历史题材的传奇作家

明前期还有一些以历史事件、人物为题材的传奇，流传较广。但其思想倾向，则是借历史故事阐发封建道德观念，内容是贫乏的。如苏复之写苏秦故事的《金印记》，姚茂良写张巡、许远坚守睢阳的《双忠记》、岳飞抗金的《精忠记》、宋代宫闱斗争的《金丸记》，王济写王允除董卓的《连环记》，沈采写韩信故事的《千金记》以及《裴度香山还带记》等。

（一）苏复之

苏复之，生平无考。明初人。有传奇《金印记》行世。

苏复之词如云林文豹。(《太和正音谱》)

妙品五

《金印》　季子事，佳。写世态炎凉曲尽，真足令人感喟发愤。近俚处，具见古态。今有张仪而改名《纵横》者，稍失其旧矣。(吕天成《曲品》)

（二）姚茂良



姚茂良，字静山，浙江德清人。生平无考。

能品

《双忠》

传张、许事，词意凯切，可以揭忠义肝肠。但睢阳已陷之后，必传大创安、史，收复两京，方为二公吐气，乃以阴魂聚首，结局殊觉黯然；张之母、妻，亦何必同游地下也。且后半词亦不称。

《精忠》

虽庸笔，亦不失音韵。金牌宣召一折，大得作法，惜闲诨过繁。末以冥鬼结局，前既枝蔓，后遂寂寥。

《金丸》

炼局炼词，在寻常绳规之内；惟拷问南北曲，叶支思一韵，古雅绝伦，

或即元人《抱妆盒》剧中语耶？闻此作于成化年间，曾感动宫闱。(《远山堂明曲品》)

（三）王济

王济，字伯雨，号雨舟，浙江嘉兴乌镇人。官横州通判。家富好客，图书鼎彝充栋。

妙品六

《连环》　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原有《夺戟》剧，亦妙。(吕天成《曲品》)

（四）沈采

沈采，字练川，嘉定人。生平无考。

沈练川名重五陵，才倾万斛。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表勋猷则热心畅于干戈。元老解颐而进卮，词豪搦指而搁笔。(吕天成《曲品》)

能品六

《千金》　韩信事，佳。写得豪畅。内插用北剧。但事业有余，闺阃处大寥落，且旦是增出。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

能品七

《还带》　裴晋公事，佳。铺叙详备。但周女何苦作嫠妇、缠绕人家？当作闺女。周叟出狱，送女谢裴，而裴不纳。女竟不嫁，后陪夫人入京，年且长矣，夫人苦劝裴留之，而生幼子撰，为宣宗朝学士。入此一段姻缘，则各有结局。(吕天成《曲品》)



能品

《还带》

裴晋公生平事功，表表唐史，还带其末节耳。是记虽无箅冷之趣，而局面正大，词调庄练，其《金印》、《孤儿》之亚流乎。(《远山堂明曲品》)

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些作品，如《寻亲记》、《跃鲤记》等，在反映地方豪绅的暴虐，宗法制家族的矛盾等方面，比较真实，有一定价值。

第二节 明中叶传奇

明中叶，传奇创作出现了新的局面，产生了在戏曲史上很有影响的作品，如李开先的《宝剑记》、无名氏的《鸣凤记》以及梁辰鱼的《浣纱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发展的新阶段。

一 李开先和他的《宝剑记》

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作杂剧六种，今存二种；传奇三种：《登云记》、《宝剑记》、《断发记》，今存后二种；《宝剑记》为代表作。

李开先，字伯华，章丘人。（陈）束同年进士（嘉靖八年）。官至太常少卿。性好蓄书，李氏藏书之名闻天下。（《明史》卷二百八十七）

李开先铨部贵人，葵邱隐吏。熟谱北曲，悲传塞下之吹；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志亦飞扬，赋逋因而自畅。此词坛之飞将，曲部之美才也。（吕天成《曲品》）

李开先 二种



《宝剑》《断发》

沈景倩云："章丘李中麓太常以填词名，与康、王俱石友，而不娴度曲即如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

又云："李中麓《宝剑记》，指分宜父子作。"

钱谦益云："章丘李伯华，名开先。归田后多买歌童舞女，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低唱。尝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

周亮工云："章邱李公中麓，尝作《宝剑记》，自言：'音韵匀停，远在《琵琶》上。《琵琶》惟［雁鱼锦］、［梁州序］、［四朝元］及［甘州歌］等六七阕为可，余皆松懈，更用韵差池，何至神其事曰作记时烛光遂合耶！'公所藏元人曲有百十种，如马东篱、白仁甫诸曲，皆手自改订付梓。又最喜张小山、乔梦符小令，专刻以行。"（姚燮《今乐考证》）

……按开先，字伯华，号中麓。山东章丘人。嘉靖己丑进士。授户部主事，调吏部，历文选郎中，擢太常寺少卿。罢归。家居近三十年卒。开先雅负经济，不屑称文士，在铨部谢绝请托，不善事新贵人。已迁太常，竟罢归。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挡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辑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常谓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耳。同邑袁崇冕，善金元词曲，有《西野老人乐府》，开先亟称之。（《曲海总目提要》）

《宝剑记》，五十二出，取材《水浒传》林冲故事。剧中林冲原任征西统制。因弹劾童贯被贬为提辖；后又参太尉高俅，被发配沧州。剧中还敷演了高俅之子高朋欲强占林冲之妻张氏，张氏在王妈妈帮助下逃出汴梁，在白云庵为尼，以及林母自尽，丫环锦儿代张氏嫁高朋，于洞房中自尽等情节。另外，还写林冲、宋江等受招安后，均被封官；而高俅被朝廷问成死罪；林冲报仇后又与张氏团圆。这些情节，都是《水浒传》所没有的。《宝剑记》把林冲与高俅的冲突写成忠与奸的斗争；梁山义军的目的是“清君侧”、“诛谗佞，表忠良”；林冲既是一位梁山好汉，又是一位诛奸除佞的忠良，而且，作品最后惩罚了奸佞。于是，忠奸斗争，诛奸除佞，成为《宝剑记》的主题。这虽与《水浒传》本旨不合，但这个主题的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特别是在嘉靖年间的社会背景下，更具有现实意义。当然，《宝剑记》渲染招安，改变《水浒传》主旨，显然是作者思想局限的表现。在艺术上的得失，前人已多论及。



能品

《宝剑》

中有自撰曲名，曾见一曲，采入于谱，但于按古处，反多讹错。且此公不识练局之法，故重复处颇多。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俅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李自负在康对山、王渼陂之上。问王元美“此记何如《琵琶》?”王谓：“公辞之美，不必言，弟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字改妥，乃可耳。”李拂然罢去。尚有《登坛》一记，未见。（《远

山堂明曲品》）

具品一

《宝剑》　传林冲事，亦有佳处。自撰曲品名亦奇。此公熟于北剧，作此记，谓弇州曰：“何以《琵琶》?”答曰：“但当令吴下老曲师讴之，乃可。”（吕天成《曲品》）

《宝剑记》

明嘉靖时人李开先撰。林冲被高俅父子陷害事，仅见小说《水浒传》，本不足信。开先特借以诋严嵩父子耳。……按梁山诸盗，惟林冲情有可矜。身为禁军教头，素无过犯，其妻张氏又良家女。而太尉高俅之子以威逼之，通国大都中，白日恣侮，此妇持节不从。为俅者稍识官箴，痛责其子之不暇，乃假托看刀为名，诱入白虎节堂，加以犯上之罪，刺配沧州，亦已极矣。又使董超、薛霸中途害之，为鲁智深所救，幸得获免。又使虞候陆谦百计害之，至焚草舍以绝其命而后慊。是安得不挺戈以揕仇人之胸乎。不能杀太尉而杀虞侯，其心尚饮恨未平也。风雪山神庙之惨，雪夜上梁山之愤，又曷怪焉！剧中所记，皆与《水浒传》相合，惟其妻本殉节以死，而作者欲以团圆结束，故作迎聚梁山，然据《传》观之，则张有志行，易死为生，未免作贱妇，恐非其本愿也。火并王伦，拥戴宋江，亦皆据《传》。其后陈与郊、沈初成、高漫卿等，则又各变关目矣。（《曲海总目提要》）

二　《鸣凤记》



此剧成于嘉靖年间，作者不详，明末清初，有人以为王世贞或其门人所作，亦无确论。全剧四十一出，极写奸相严嵩及其子世蕃独断专行，残害忠良。他杀害了力主收复河套地区的大学士夏言、曾铣；兵部主事杨继盛上奏皇帝，痛陈严嵩五奸十罪，又惨遭杀害；其妻亦殉节；吴时中、张鹤楼、董传策等，联名弹劾严嵩，亦被发配充军；郭希颜以“不剪奸雄死不休”的决心向朝廷进谏，结果反遭毒手；最后，邹应龙、孙丕扬、林润等人又经过曲折的斗争，严氏父子终于势败。作品称上述十大臣为“双忠八义”，热情赞美他们前仆后继，不惜献出生命的斗争精神，称誉他们是“朝阳丹凤一齐鸣”，故以“鸣凤”为此剧命名。

系王世贞门客所作。以杨继盛为凤鸣朝阳也。继盛，容城人，登进士，官兵部员外郎，……迁主事，随改兵部武选司员外。……密具疏劾（严）嵩。帝以疏内有传问景、裕二王语，诘责主使，法司以为诈，传亲王令旨，杖一百，拟绞。时都御史张经、李天宠坐大辟，嵩揣帝意怒经等江南酿寇遗患，必杀二人。比秋审，因附继盛名，并奏报可。将刑，张氏疏请代死，嵩抑不得达，遂决西市。其写本一出，乃摘取蒋钦事。钦，常熟人。正德初官御史，偕同官谏逐大臣。语侵刘瑾，杖一百为民。居三日，钦独具疏劾瑾，再杖三十，系狱。越三日，复具奏云，不愿与瑾并生。复杖三十，方钦属草时，灯下闻鬼声。钦念疏上且得奇祸，此殆先人之灵，欲我寝此奏耳。因整衣冠立曰："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已，声出壁间，益凄怆。叹曰："业已委身，义不得顾私，使缄默负国，为先人羞，不孝孰甚!"复坐命笔曰："死即死耳，此稿不可易也。"声遂止。杖后三日而卒。——继盛未闻有此事也。

按邹应龙，长安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疏劾大学士严嵩并严子世蕃罪。时嵩眷已衰，会方士兰道行挟箕得幸，帝密问"辅臣贤否?"道行诈为箕语，且言嵩父子弄权状。帝由是疏嵩，而任次辅徐阶。及应龙奏入，遂勒嵩致仕，下世蕃等诏狱。擢应龙通政司参议，历任兵部右侍郎，云南巡抚。

林润，莆田人，与应龙同年进士，授知县，擢南京御史。帝用应龙言，戍世蕃雷州，其党罗龙文浔州。世蕃留家不赴；龙文一诣戍所，即逃还徽州，往来江西，与世蕃计事。四十三年冬，润按视江防，驰疏言："臣巡视上江备防，江洋群盗悉窜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龙文卜筑深山，乘轩衣蟒，有负固不臣之心，而世蕃日夜与龙文诽谤时政，摇惑人心。近假名治第，招集勇士至四千余人，变且不测，乞早正刑章，以绝祸本。"帝大怒，即着润逮捕送京师。二人竟伏诛。润历官佥都御史，巡抚应天



先应龙等而劾（严）嵩者，有吴时来、张翀、董传策。时来，仙居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授松江府推官，擢刑科给事中，劾兵部尚书许论，宣大总督杨顺及巡按御史路楷。嵩疾之。会将遣使琉球，遂以命时来。时来乃抗章劾嵩。

翀，柳州人，与时来（中）同年进士。传策，松江华亭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三人皆官刑部主事，与时来同日具疏劾嵩。而翀与时来皆阶门生，传策则阶同乡，时来先又官松江，于是嵩疑阶主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且时来乃惮琉球之行，借端自脱。诏下三人狱，严鞫主使者。三人不承，第言高庙神灵教臣为此言耳。主狱者乃以三人相为主使。谳上，诏皆戍烟瘴；时来（中）得横州，翀得都匀，传策得南宁。

郭希颜，丰城人，嘉靖十一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秩满进右赞善。……罢官家居，……下法司，坐妖言惑众斩，……

夏言，贵溪人，历官大学士，陕西总督。曾铣请复河套，言倚铣可办，密疏荐之。……一日，帝忽降旨，诘责甚厉。嵩揣知帝意，遂力言河套不可复。语侵言，言始大惧谢罪，且陈嵩未尝异议，今乃尽委于臣。帝责言强君协众，既尽夺言官阶，以尚书致仕。……诏下铣、纲诏狱（纲，苏纲，夏言继妻父），铣坐斩，纲戍边，逮言至，竟弃市。……

按孙丕扬，富平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授行人，擢御史。上疏劾嵩。帝弗罪。历官吏部尚书，掣签之法，自丕扬始。丕扬本御史，传奇中言扑掌科，不知当时何据也。

按李本，余姚人，嘉靖二十八年二月，由少詹事兼学士，入阁参机务，二十九年八月，晋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三十年十一月，晋礼部尚书，是由内阁晋秩，未曾实为礼部尚书。且二十七年夏言被僇时，本尚为少詹事，传奇中议河套一出，宾白云"礼部尚书李本"，误矣。

周用，吴江人，二十五年任左都御史，曾铣条陈恢复河套，正是此年。……

此剧所演多系实迹。继盛晤赵文华，借吃茶讽切，乃是增饰，未尝有此事。（《曲海总目提要》）

此剧主题明确，"家门大意"讲得极清楚。



[西江月]（末上）秋月春花易老，赏心乐事难凭，蝇头蜗角总非真，惟有纲常一定。四友三仁作古，双忠八义齐名。龙飞嘉靖圣明君。忠义贤良可庆。且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内应）是一本同声鸣凤记。（末）原来是这本传奇。听道始终，便见大义。

[满庭芳]元宰夏言，督臣曾铣，遭谗竟至典刑。严嵩专政，误国更欺君。父子盗权济恶，招朋党浊乱朝廷。杨继盛剖心谏诤，夫妇丧幽冥。忠良多贬斥，其间节义，并著芳名；邹应龙抗疏感悟君心，林润复巡江右，同戮力激浊扬清。诛元恶芟夷党羽，四海贺升平。

前后同心八谏臣，朝阳丹凤一齐鸣。

除奸反正扶明主，留得功勋耀古今。（《鸣凤记》第一出"家门大意"）

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题材本身，头绪繁多，时间

跨度较大，而作品能集中提炼典型事例，组成戏剧冲突，在四十一出之中，逐步发展，首尾连贯；而且就在戏剧冲突发展中，塑造了坚毅、刚正的忠良之士，同时，对反面人物的刻画也十分生动逼真，绝无脸谱化倾向。

《鸣凤记》 纪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词调尽畅达可咏，稍厌繁耳。江陵时亦有编《嵩笔记》，即此意也。（吕天成《曲品》）

《鸣凤》

梁子章云："《鸣凤·河套》一折，脍炙人口；然白内多用骈俪之体，颇碍优伶搬演。上场纯用小词，亦新耳目；但多改用古人名作为之，大雅所弗尚也。至《争宠》一折，赤肚子不上场，只用道童答应，省却许多头绪。在俗子必于末折作神仙示现报应，又多一番结束矣。"（姚燮《今乐考证》）

此剧在艺术上的主要缺欠，一是前后剧情有雷同之处；二是人物个性的刻画还不够深细；三是语言不够通俗流畅。

《鸣凤记》把发生在当代的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搬上舞台，反映了时代的面貌，人民大众的爱憎，显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同时，它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玉的《清忠谱》，孔尚任的《桃花扇》，都继承了《鸣凤记》的传统。

三 梁辰鱼和他的《浣纱记》



元末明初，有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广泛流行，其中昆山腔于明中叶以后，经戏曲音乐家魏良辅改造，独得士大夫青睐，此后之文人传奇，多为昆山腔传奇。

魏良辅，明嘉靖时人，相传他是昆腔的创始人，但关于他的生平，却只有一些零星片段的记载。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云："魏良辅，别号尚泉，居太仓之南关，能谐声律，转音若丝。张小泉、季敬坡、戴梅川、包郎郎之属，争师事之，维肖。"又清初余怀《寄畅园闻歌记》云："南曲盖始于昆山魏良辅。良辅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三，退而缕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当是时，南曲率平直，无意致，良辅转喉押调，度为新声，疾徐、高

下、清浊之数，一依本宫取字，齿唇间跌换巧掇，恒以深邈助其凄泪。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

（魏良辅著）《曲律》一书，虽仅一千多字，但非常简洁扼要，它提供了学练昆曲歌唱的途径，以及歌唱技术中的关键问题。尽管没有一篇完整的《魏良辅传》留传，有此一篇，也可窥见他的唱曲艺术的精深成就。（《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曲律提要》）

嘉靖年间戏曲家梁辰鱼，首以经魏良辅改良后之昆山腔，创作了传奇《浣纱记》。

钱谦益云：“昆有魏良辅者，造曲律。世所谓‘昆腔’者，自良辅始。而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传奇，梨园子弟喜歌之。梁亦昆山人。潘景升诗曰：‘《白苎》尚能翻魏谱，红牙原是按梁词。’指二人言也。”（《今乐考证》）

梁辰鱼，字伯龙，作杂剧三种，传奇一种（《浣纱记》）。

梁辰鱼（约1521～约1594）字伯龙，号少伯，一号仇池外史。江苏昆山人。好任侠，擅词曲，精于音律。营华屋，招徕四方俊彦。嘉靖间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皆折节与交，与张凤翼最友善。每于楼船箫鼓中，仰天歌啸，旁若无人。好游，足迹遍吴越。时邑人魏良辅工于乐歌，始变弋阳、海盐古调为昆腔，而辰鱼承其传统。善度曲，声如金石，为一时曲家所宗。清词丽句，传播戚里间，论者谓与元之顾仲瑛相仿佛。兼工诗，有《远游稿》。所作戏曲，有杂剧三种，传奇一种，及散曲《江东白苎》，泰半流传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浣纱记》，亦名《吴越春秋》，写春秋末年越王勾践败于吴国之后，君臣忍辱负重，重图大业，战胜吴国的故事。

……全剧四十五出，搬演范蠡谋王图霸，勾践复越亡吴；伍胥扬灵东海，西子偏舟五湖。事本《史记·吴越世家》，及赵晔《吴越春秋》，增饰敷演，叙吴、越兴亡，剧以范蠡为中心人物。……《三家村老委谈》谓伯龙作《浣纱记》，无论其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然其所长，亦自有在，不用春

秋以后事，不装八宝，不多出韵，平仄甚谐，宫调不失，亦近来词家所难云。《静志居诗话》谓传奇家曲别本，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惟《浣纱》不能云。剧中《越寿》、《回营》、《养马》、《打围》、《寄子》、《拜施》、《分纱》、《进美》、《采莲》诸出，今尚有演者。(《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红林擒近]（末上）佳客难重遇，胜游不再逢。夜月映台馆，春风叩帘栊。何暇谈名说利，漫自倚翠偎红。请看换羽移宫，兴废酒杯中。骥足悲伏枥，鸿翼困樊笼。试寻往古，伤心全寄词锋。问何人作此？平生慷慨，负薪吴市梁伯龙。（问内科）借问后房子弟，今日搬演谁家故事？哪本传奇？（内应科）今日搬演一本范蠡谋王图霸，勾践复越亡吴，伍胥扬灵东海，西子偏舟五湖。（末）原来此本传奇，待小子略道家门，便见戏文大意。

[汉宫春]范蠡遨游，早风流倜傥，历遍诸侯。因望东南霸起，越国迟留。寻春行乐，遇西施浙水溪头。姻缘定，将纱相赠，双双遂结绸缪。

谁料邦家多事，共君投异国。三载羁囚，归把倾城相借，得报吴仇。佳人才子，泛太湖一叶偏舟。看今古浣纱新记，旧名吴越春秋。（下）(《浣纱记》第一出"家门")

此剧热情赞美了勾践虚心纳谏，与臣子团结一致，愤发图强的精神，以及范蠡、文种等人忠贞不贰的品格；而对夫差的刚愎自用，信任奸佞，排斥忠良的行为则予以批判。作品明显地寄托了作者对明代朝政的不满和自己的理想。剧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较鲜明，特别是西施尤为丰满；伍子胥的倔强，夫差的志大才疏，伯嚭的贪佞奸险等性格特点，也表现得比较充分。此剧的不足之处在于过分渲染了范蠡等人的计谋，特别是藉西施所实施的美人计，从而削弱了越王勾践君臣卧薪尝胆的精神、意志。另外，在关目、曲词等方面，也有缺憾。

梁伯龙（辰鱼）作《浣纱记》，无论其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既其词亦出口便俗，一过后便不耐再咀；然其所长，亦自有在，不用春秋以后事，不装八宝，不多出韵，平仄甚谐，宫调不失，亦近来词家所难。独一最可笑，而人不知：吴、越之在当时，称王久矣，王则车弓、服御、位号、称呼俨然一天子矣，故有郊台，有柴望，夫差、勾践亦偃然不复知有周天王矣。而胥、嚭、种、蠡称曰"主公"，何也？孟子在梁，称惠王曰"王好战"，不闻主公惠王也；在齐称宣王曰"今王发政施仁"，不闻主公宣王也。此何异

三家村童子不知厥父称呼，而曰“我家老子”也，陋甚矣！（徐复祚《曲论》）

《浣纱》　罗织富丽，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中有可减处，当一删耳。他作有《红线》剧及《江东白苎》散词，俱佳。（吕天成《曲品》）

沈景倩云：“昆山梁伯龙辰鱼，亦称词家，有盛名。所作《浣纱记》，至传海外。然止此，不复续笔。其大套、小令，则有《江东白苎》之刻，尚有传之者。《浣纱记》初出时，梁游青浦，屠纬真为令，以上客礼之，即令优人演其新剧为寿。每遇佳句，辄浮大白酬之，梁亦豪饮自快。演至《出猎》，有所谓“摆开、摆开”者，屠厉声曰：“此恶语，当受罚！”盖已预储汚水，以酒海灌三大盂，梁气索，强尽之，大吐委顿。次日，不别竟去。屠每言及，必大笑，以为得意事。

又云：“梁伯龙、张伯起俱吴人，所作盛行于世者，若以《中原音韵》律之，俱门外汉也。”

曹尔堪云：“吴中前辈如张伯起改定《红拂》，梁伯龙重编《吴越春秋》，未尝不脍炙骚坛，然其所填词，浅易流便，大都在里优酒旗歌扇之间耳。”

钱谦益云：（略）

梁子章云：“《浣纱记》第十三折之《虞美人》，第十五折之《浪淘沙引》，皆窃古人名词，改易数字，虽与本曲情节相同，按之原词，究多勉强。其十三折，羁囚石室，以间一曲为一日，关目尤欠分明也。”（姚燮《今乐考证》）

以上三大传奇的出现，标志着明代传奇创作已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已不再像明前期传奇那样一味宣扬封建道德，即使反映社会生活，也只是浅层的涉及；传奇已经承担起巨大的艺术使命，广泛、深入地触及了时代、政治、历史与人生。如果说《浣纱记》是对民族历史的某种回味与反思，那么，《鸣凤记》则是对当代政治的批判；而《宝剑记》又似乎提出了惩奸治佞以改变现状的理想。它们既显示出明代传奇在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也预示着这一艺术形式将达到新的繁荣。



第三节　明后期传奇

明代后期，传奇创作空前繁荣：出现了大批作家作品；形成了

不同风格流派；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剧作家。

一 沈 璟

这一时期的主要作家，有万历年间的汤显祖、沈璟、高濂、周朝俊、孙钟龄以及屠隆、梅鼎祚、张凤翼，天启、崇祯年间的吕天成、王骥德、吴炳、孟称舜、袁于令、阮大铖等。

沈璟（1553～1610），字伯英，号宁庵，自署词隐生。江苏吴江人。他不仅创作了十七种传奇，而且编写了有关戏曲音乐方面的理论著作，影响甚大，成为吴江派剧作家的代表人物。

沈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进士。……曾孙璟，万历中为吏部员外郎，请工恭妃封号，忤旨，降行人司正。天启初，赠少卿。（《明史·沈汉传》）

沈璟，字伯英。（沈）汉曾孙。少而韶秀颖悟。万历癸酉举人，甲戌进士，授兵部职方主事，调吏部稽勋司，历验考功员外郎。时有册封郑贵妃之旨，户科给事中姜应麟上疏，以重储贰为言，上怒其疑卖直。次日，璟上疏，请定大本、详大典，以固国脉，并请王恭妃封号。忤旨，左迁行人司正。戊子，升光禄丞。明年，以疾归，家居二十余年卒。初，璟为顺天同考官，所得士有长洲李鸿，为相时行婿，议者以为私，璟不自白。及鸿举进士，知上饶，与税珰忤，疑谤姑息。璟以文章称，性谦谨而能任事。精六书学，日雠订不释手。晚年考校乐府，自号词隐先生。先是，邑沈义甫著《乐府指迷》，璟复釐正之。增订《九宫曲谱》，又撰《论词六则》、《正吴篇》，审音者宗焉。天启初，追叙国本建言诸臣，赠光禄少卿。（《康熙吴江县志》）



沈光禄璟、张世裔，王、谢家风，生长三吴歌舞之乡，沈酣胜国管弦之籍。妙解音律，花月总堪主盟，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束发入朝而忠鲠，壮年解组而孤高。卜业郊居，遁名词隐。嗟曲流之汎滥，表音韵以立防；痛词法之丛芜，订全谱以辟路。红牙馆内，謄套数者百十章；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顾盼而烟云满座，咳唾而珠玉在豪。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游刃余地，词坛之庖丁。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为北面。（吕天成《曲品》）

松陵词隐沈宁庵先生，讳璟。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汎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先生能诗，工行、草书。弱冠魁南宫，风标白皙如画。仕由吏部郎转丞光禄，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词曲，

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与同里顾学宪道行先生，并畜声妓，为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词曲甚富，有《红蕖》……等十七记。散曲曰《情痴寱语》、曰《词隐新词》二卷，取元人词，易为南调，曰《曲海青冰》二卷。《红蕖》蔚多藻语，《双鱼》而后，专尚本色，盖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也。又尝增订《南曲全谱》二十一卷，别辑《南词韵选》十九卷。又有《论词六则》、《唱曲当知》、《正吴篇》及《考定琵琶记》等书，半已盛传于世；未刻者，存吾友郁蓝生处。生平故有词癖，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尝一命余序《南九宫谱》，既就梓，误以均为韵。余请改正，先生复札，巽辞为谢。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馆舍矣。先是数年，道行先生亦卒。自两先生殁，而吴中遂无复有继其迹者，悲夫！（王骥德《曲律》）

沈璟作传奇十七种（或谓二十余种），合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中，《红蕖记》、《埋剑记》、《双鱼记》三种为沈璟前期所作；《义侠记》、《桃符记》、《坠钗记》、《博笑记》四种，属后期作品。

沈宁庵　所撰传奇十七本

《红蕖》　著意著词，曲白工美。郑德璘事固奇，无端巧合，结撰更宜。先生自谓：字雕句镂，正供案头耳。此后一变矣。

《埋剑》　郭飞卿事，奇。描写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郑虚舟采入《大节记》矣。《大节记》以吴永固为生。

《十孝》　有关风化，每事以三出、似剧体，此自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分钱》　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一广文不能有其妾，事情近酸，然苦境亦可玩。

《双鱼》　书生坎坷之状，令人惨动。杂取符节事，《荐福碑》剧中北调，尤佳。

《合衫》　苦处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此乃元剧《公孙合汗衫》事，曲极简质，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

《义侠》　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叶子盈添出，无紧要。西门庆斗杀。先生屡贻书于余，云："此非盛世事，秘勿传。"乃半野商君得本，已梓，吴下竞演之矣。

《鸳衾》　闻有是事。局境颇新，妻之掠于忤也，章台柳也，含讥无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凤》、《钗》二剧，亦取之。

《桃符》　即《后庭花》剧而敷演之者。宛有情致，时所盛传。闻旧亦有南

戏，今不存。

《分柑》　男色为佳曲。此本谑态叠出，可喜。第情境尚未激畅，不若谱董贤，更善也。

《四异》　旧传吴下有嫂奸事，今演之，快然。丑、净用苏人乡语，亦足笑也。

《凿井》　事奇，凄怕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戏名串合者，此先生长技处也。

《珠串》　崔郊狎一青衣，赋"侯门如海"诗，事足传。写出有情景。第其妻磨折处，不脱套耳。

《奇节》　正史中忠孝事，宜传。一帙分两卷，此变体也。

《结发》　是余所作传，致先生而谱之者。情景曲折，便觉一新。

《坠钗》　兴、庆事，甚奇，又与贾女云华、张倩女异。先生自逊，谓"不能作情语"，乃此情语何婉切也！

《博笑》　体与《十孝》类。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辄令人绝倒。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

…………

以上俱上上品。（吕天成《曲品》）

在这些作品中，以《义侠记》、《红蕖记》、《桃符记》最著名。

……沈宁庵璟吏部，自号"词隐生"，亦酷爱填词，至作三十余种，其盛行者，惟《义侠》、《桃符》、《红蕖》之属。（沈德符《顾曲杂言》）



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其余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然尝与余言，歉以《红蕖》为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己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王骥德《曲律》）

艳品

《红蕖》

此词隐先生初笔也。记中有十巧合，而情致淋漓，不啻百转。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韵，句句有移宫换羽之工。至于以药名、曲名、五行、八音，及联韵、叠句入调，而雕镂极矣。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色，正惟能绝艳者方能绝淡；今之假本色于俚俗，岂知曲哉。（《远山堂明曲品》）

《义侠记》是沈璟的代表作。此剧取材《水浒传》中武松故事，

较成功地表现了武松的英雄性格以及被逼上梁山的命运。武松是农民起义故事中的人物，沈璟写武松，无疑是有风险的（他明知“此非盛世事”，嘱吕天成“秘勿传”），但他毕竟以自己的传奇赞美了这位“义侠”，以他的身份、地位而论，亦属难能可贵。当然，《义侠记》中的武松，较之《水浒传》中的武松，其反抗性格显得薄弱了，而且是一个热衷于接受招安的人物。《义侠记》对反面人物的刻画很成功，如西门庆、张都监、蒋门神等人物的邪恶、残暴都表现得很真实。

此剧中有些《水浒传》中没有的情节，艺术效果不佳，如有关武松之妻贾三娘的情节，纯属拼凑，对武松的形象亦有损害。

剧本语言朴直本色，极易流传。剧中《打虎》、《别兄》、《杀嫂》诸出，在舞台上久演不衰。

《义侠记》……凡三十六出，全本《水浒传》演武松故事。惟松有妻贾氏，系作者杜撰。首出下场总目诗曰：“景阳冈英雄打虎，阳谷县奸党遭刑；孟州道恩仇两报，梁山泊夫妇晋名。”今昆剧演者，尚有《打虎》、《戏叔》、《别兄》、《挑帘》、《裁衣》、《捉奸》、《服毒》等出。元杂剧有高文秀《双献头武松大报仇》、红字李二《折担儿武松打虎》，宋末《醉翁谈录》有话本《武行者》，在《水浒传》之前，早为民间盛传。……（《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博笑记》是一部极有特色的作品，共二十八出，写了十个独立的喜剧故事。每个故事，短小生动，贵在讽刺。如《乜县丞》，刻画了一个昏庸无知，嗜睡成性的官吏，讽刺了空虚无聊的生活作风和精神状态。《博笑记》虽亦取材小说、杂记，但主要以现实生活中的各色人物为主人公，包括新科进士、起复官吏、僧道、商贩乃至流氓和一般妇女，较之以历史人物、才子佳人为主的作品有更强烈的时代感、现实感。

逸品

《博笑》

词隐先生游戏词坛，杂取《耳谈》中可喜、可怪之事，每事演三四折，俱可绝倒。（《远山堂明曲品》）

《博笑记》……以十故事合编，每事两出或四出，共二十八出，皆取旧有题材，如小说回目。一、《巫举人痴心得妾》，与《拍案惊奇》中"张溜儿熟布迷魂局，陆蕙娘立决到头缘"，取材相同。二、《乜县佐竟日昏眠》，事见浮白主人《雅谑》张东海作《睡丞记》。三、《邪心妇开门遇虎》，虎夜叩寡妇门，以为书生调情，心动开门，为虎吞噬。四、《起复官遘难身全》，叙僧人陷官吏为活佛骗财。五、《恶少年误鬻妻室》，见梦觉道人《幻影》，演为平话。六、《诸荡子计赚金钱》，荡子假扮女伶，勾引道士，诈讹钱财。七、《安处善临危祸免》，叙船家谋财害命，为虎所噬。八、《穿窬人隐德辨冤》，二贼掘银，均欲独占，一死于刃，一死于鸩。九、《卖脸客擒妖得妇》，情节与《拍案惊奇》中"陶家翁大雨留宾，蒋震卿片言得妇"略似。十、《英雄将出猎行权》，叙二盗劫女藏井中，女遇救，易以一狼，盗归开井，为狼噬死。……(《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沈璟的作品，多取材于前人小说或元人杂剧。他的最早的传奇《红蕖记》，以唐传奇《郑德璘传》为依据；《埋剑记》，取材于唐传奇《吴保安传》；《双鱼记》据元杂剧《荐福碑》改编；《桃符记》，据元杂剧《后庭花》改编；《坠钗记》据《剪灯新话·金凤钗》改写。沈璟的传奇创作，并没有取得很高的成就。其主要特点是严格讲求声律，他一生为此用心良苦。

词隐生平，为挽回曲调计，可谓苦心。尝赋《二郎神》一套，又雪夜赋《莺啼序》一套，皆极论作词之法。中《黄莺儿》调有："自心伤萧萧，白首谁与共雌黄！"《尾声》："吾言料没知音赏，这《流水》、《高山》逸响，直待后世钟期也不妨。"二词见勤之刻中。至今读之，犹为怅然。苏长公有言："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吾于词隐亦云。(王骥德《曲律》)



沈璟在戏曲音乐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撰写的《遵制正吴编》、《论词六则》、《唱曲当知》等，惜已失传；其《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则是现存南曲传统曲调集大成之作。嘉靖二十八年，常州蒋孝编成《南九宫谱》，为南九宫六百五十二曲补上曲文；而他的《十三调谱》，却只著录了五百零三曲之曲目。沈璟据此整理编辑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则不仅为五百零三曲目辑补了六十七支曲文，而且为南九宫六百五十二支已补的曲文考订了各曲的来

历、句式、板拍、韵脚，使之成为制曲和唱曲者的依据。

沈光禄璟著作极富……至其所著《南曲全谱》、《唱曲当知》，订世人沿袭之非，铲俗师扭捏之腔，令作曲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词林指南车也。我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

自宋以来，四十八调不能具存，北曲仅存《中原音韵》所载之六宫十一调。南曲仅存昆陵蒋维忠所谱之《九宫十三调》，每调各录旧词为式，又骎骎失传。词隐先生乃增补而校定之，辨别体制，分釐宫调，详核正犯，考定四声，指摘误韵，校勘同异，句梳字栉，至严至密。而腔调则悉遵魏良辅所改昆腔，以其宛转悠扬，品格在诸腔之上。其板眼、节奏一定，不可假借，天下翕然宗之。又有《论词六则》、《唱曲当知》、《正吴编》诸作，皆为度曲家楷模，百余年来，莫敢稍易。其挽回南曲之功，可谓多矣。若先生所自著词曲，则有《红蕖》、《桃符》等十七记、《词隐新词》诸散曲，皆依宫循调，不失矩矱。当时，与临川汤若士齐名。汤以才藻胜，而矩度不甚协，故两人相龃龉云。（徐大业《书南词全谱后》）

二　汤、沈之争

万历年间，在戏曲理论、戏曲创作、戏曲表演等方面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流派，即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吴江派的主张主要有两点：一是剧本创作必须在音乐上“合律依腔”；二是语言必须本色。这些主张，有积极的一面，即注重舞台演出实践，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案头之曲”的倾向，是一种纠正；其片面性则在于削弱了传奇剧本应有的文学价值。临川派则强调剧本的文思、文彩，要讲究“意趣神色”，为此可不顾及声律。



临川之于吴江，故自冰炭。吴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锋殊拙；临川尚趣，直是横行，组织之工，几与天孙争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齰舌。吴江尝谓：“宁协律而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工巧。”曾为临川改易《还魂》字句之不协者，吕吏部玉绳以致临川，临川不怿，复书吏部曰：“彼恶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郁蓝生谓临川近狂，而吴江近狷，信然哉！

词隐之持法也，可学而知也；临川之修辞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与

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王骥德《曲律》）

沈宁庵吏部后起，独恪守词家三尺，如庚清、真文、桓欢、寒山、先天诸韵，最易互用者，斤斤力持，不少假借，可称度曲申、韩，然词之堪入选者殊鲜。（沈德符《顾曲杂言》）

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词俊音可用，尔时能——顾九宫四声否？如必按字摸声，即有窒滞迸拽之苦，恐不能成句矣。（汤显祖《玉茗堂尺牍·答吕姜山》）

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时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兄达者，能信此乎？（汤显祖《玉茗堂尺牍·答孙俟居》）

此二公（指汤、沈）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千秋之词匠，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善夫，可谓定品矣！乃光禄尝曰："宁协律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曲中之工巧。"奉常闻之，曰："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此可以观两贤之志趣矣。予谓：二公譬如狂、狷，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不有光禄，词硎不新；不有奉常，词髓孰抉？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而吾犹未见其人；东南风雅蔚然，予日且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悦耳之教宁缓也。略具后先，初无轩轾。允为上之上。（吕天成《曲品》）

三　吴江派作家



属于吴江派的作家，主要有沈自晋、卜世臣、吕天成、叶宪祖、袁于令、顾大典、王骥德、范文若等。

（一）沈自晋

沈自晋，著有《一种情》、《耆英会》、《望湖亭》、《翠屏山》等传奇，皆无特色。

沈自晋（1583～1665）字伯明，晚字长康，号鞠通生。江苏吴江人。沈璟族侄。隐吴山，沉深好古，旁及稗官野乘，无不穷搜。璟为乐府，精于声律，临川汤显祖则尚意趣，两家相胜而不相善。自晋啴缓其间，谨守家法而兼妙神情，汤亦击赏无闲言。一时词曲家如范文若、卜世臣、冯梦龙、袁于

令并推服之。著有《广辑词隐先生南词谱》、《鞠通乐府》散曲。(《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沈自晋　四种

《耆英会》、《翠屏山》、《望湖亭》、《一种情》。案：四种为沈伯明作，见其所著《南词新谱》中。伯明一字鞠通生，词隐先生之从子也。《曲考》、《曲目》俱列词隐十七种之下，以为词隐作者，误。(姚燮《今乐考证》)

(二) 卜世臣

卜世臣，著有《冬青记》等传奇。

卜世臣　字大臣，一字大荒。浙江秀水（今嘉兴）人。约明万历三十八年前后在世。《槜李诗系》谓："世臣字长公，号兰史，万、天间文学。有诗未刻而殁。"《闻湖诗钞》云"卜氏《家谱》载世臣字孝裔，号蓝水，又号大荒逋客。博学多闻，所蓄书籍，甲于一郡。著有《拄颊言》、《玉树清商》、《多识编》、《山水合谱》、《乐府卮言》、《乐府指南》等书。"观此，则卜氏世有著作，今问其后人，无一存者。《曲律》云："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槜李大荒逋客。"(《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吉士。张衡之精巧绝世，荀爽之俊美无双。就奇蕴为国珍，按律蔚为词匠。……允为上之中。(《曲品》卷上)



大荒所作传奇，今仅存《冬青记》一种。

《冬青记》……全记三十六出。叙唐珏、林德阳葬南宋诸帝骨殖事。唐与林本未识面，记中作两人相遇，以作关目。本事见《辍耕录·唐义士传》，并遂昌郑元祐《书林义士事》。……(《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冬青》　悲愤激烈，谁谓腐儒酸也？音律精工，情景真切。吾友张望侯曰："槜李屠宪副于中秋夕帅家优于虎丘千人石上演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方诸生曰："大为义士吐气。但当时瘗骸事，实吾邑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者为之。若唐玉潜、林景曦及谢皋羽、郑朴翁诸人，皆王门下馆客耳。盖王系国戚，又世家也，挺身欲前，虑事泄罹祸，遂捐重资，募里中人，挟唐、林二士经纪其事。王固自讳，人遂讹传。"今已渐白。杂见王家乘及元孔希鲁子常赵所跋谢皋羽《冬青树引》，入季长洲《辨义录》。近张太定修《会稽新

志》中，载唐、林四绝句诗，乃王修竹倡之而诸君属和者。王诗极慷慨淋漓，可为堕泪。王亦才士，有《修竹集》，林有《霁山集》，其中唱和诸篇，皆大略可见。不然，林一羁客，唐一穷学究，非有力者为执太阿，安所得措其手于逆髡烈焰之中，而保冬青卒无恙耶？惜不缴惠卜君一洗发之也。（《曲品》卷下）

（三）袁于令

袁于令，作传奇数种，以《西楼记》最著名。

袁于令（？～约1674）原名韫玉，又名晋，字令昭，号箨庵，吴县（今属江苏）人。明末诸生。清兵南下，乡里挽其作降表进呈，以功叙荆州知府。然十年不见升进。终日以围棋度曲自娱。长官讽之曰："闻君署中，终日只闻棋声、笛声、曲声是否？"袁曰："然。闻明公署中，终日亦有三声。"长官问何声。袁曰："是算盘声、天秤声、板子声耳。"长官大恚，遂劾之落职。晚年寓居会稽，忽染病疾卒。工作曲，师叶宪祖。《新传奇品》称其词"海鹤鸣秋，声清影淡。"（《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袁令昭　六种

《西楼》、《合浦珠》（与后夫容山樵作同目异辞）、《珍珠衫》、《战荆轲》、《窦娥冤》、《鹔鹴裘》。

吴梅村云："袁为吴郡佳公子，风流才调，词曲擅名。"

尤西堂云："箨庵守荆州，一日谒某道，卒然问曰：'闻贵府有三声。'——谓围棋声、斗牌声、唱曲声也。袁徐应曰：'下官闻公亦有三声'，道诘之，曰：'算盘声、天平声、板子声。'袁竟以此罢官。"

程迓亭云："袁韫玉名于令，号箨庵，一字令昭，历官荆州知府。"（姚燮《今乐考证》）



《西楼记》是袁于令代表作。

《西楼记》凡四十出……相传此记乃作者之自传。《书隐丛说》载：吴江沈同和雄豪一乡，凡新到妓女，必先为谒见。穆素徽者，颇有才貌，循例谒沈。是时适有文会，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颇眷穆，穆亦心许之。沈为不怿。袁生自是怏怏失志。有门下客冯某者，有胆力，慷慨自负，以必得素徽为报。是日沈与穆同游虎丘，冯单径造沈舟，负穆而去。沈甚不平，为兴讼焉。袁

生之父惧，送子系狱。袁生于狱，惆怅无聊，为作传奇，袁乃于鹃切也。西楼至今尚在吴江县城外云。顾丹五笔记云：沉同和之友有赵鸣阳者，周旋素徽与沈之间，故袁讥此二人作此记。所谓西楼者，在四通桥，为素徽旧居。《剧说》谓：穆素徽相传姓木，本名白美，有故址在吴门秀野园旁，貌不甚美，特工于韵语云。据此，剧中之池同，影沈同和，赵祥指赵鸣阳，于鹃则袁于令自称也。后世常演唱者，有《楼会》、《拆书》、《玩笺》、《错梦》、《侠试》、《赠马》诸出。(《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宋牧仲云："袁箨庵以《西楼》传奇得名，每与人谈及《西楼记》，辄有喜色。一日出饮归，月下肩舆过一大姓门，其家方宴宾，演《霸王夜宴》。舆人云：'如此良夜，何不唱"绣户传娇语?"乃演《千金记》耶!'箨庵闻之，狂喜，几至坠舆。吴之纪《春日袁荆州过访反花洲赠诗》云：'契阔经今两白头，建牙吹角古荆州。东山啸咏《西楼梦》，故国重逢话昔游。一曲方成新乐府，十千随到付缠头。当时记得轻分手，王粲高楼鹦鹉洲。'"

…………

叶堂云："《西楼》名震一时，然佳篇甚少。惟《侠试》一析，气魄雄伟。"

…………

雪桥居士又云："袁韫玉《西楼记》初成，就正于冯犹龙。览毕，置案头，不致可否。袁惘然而别。冯方绝粮，室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今夕馈我矣。'家人皆以为诞妄。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及至，门尚开，问其仆，曰：'主方秉烛在书室相待。'惊趋而入。冯曰：'吾固料子之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为增入。'——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今尤脍炙人口。事载《坚瓠集》。按：西楼址在秦淮河武定桥下，自许公香岩修葺后，又经易主。若非法菊流传，亦要有过而问者!"



全椒金兆燕云："有奇可传，乃为填词。虽不妨于附会，最忌出情理之外。《西楼记》于撮合不来之时，突出一须长公杀无罪之妾以劫人之妾，而赠萍水之友以为妻，结构至此，不谓之苦海得乎?"(姚燮《今乐考证》)

（四）顾大典

顾大典，作有《青衫记》、《义乳记》、《葛衣记》、《风教编》等传奇。

顾大典 字道行，号衡宇。江苏吴江人。少孤，依母家周氏读书。隆庆戊辰（1568）进士，年未及壮。官至福建提学副使，自免归。工诗善书画，

家有谐赏园，池台清旷，觞咏不辍。解音律，颇蓄家乐，亲按板度曲。松陵（今吴江）多蓄声伎，其遗风也。著有《清音阁四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道行俊度独超，逸才早贵，菁华缀元、白之艳，潇洒挟苏、黄之风。曲房姬侍如云，清阁宫商和雪。……允为上之中。（《曲品》卷上）

顾道行　所著传奇四本

《青衫》　元、白好题目。点缀大概亦了了。仿佛《四节记》。

《葛衣》　此有为而作，感慨交情，令人呜咽。妇入庵似落套，然无可奈何。

《义乳》　李善事出《后汉书》，事真，故奇。且以之讽人奴，自不可少。

《风教编》　一记分四段，仿《四节》体。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曲品》卷下）

顾道行先生，亦美风仪，登第甚少。曾一就教吾越。以闽中督学使者弃官归田。工书、画，侈姬侍，兼有顾曲之嗜。所蓄家乐，皆自教之。所著有《青衫》、《葛衣》、《义乳》三记，略尚标韵，第伤文弱。余尝一访先生园亭，先生论词，亦倾倒不辍。晚年无疾，为人作一书与郡公，投笔而逝，亦一奇也。（王骥德《曲律》）

《青衫记》……凡三十出。……敷演白居易《琵琶行》诗意，而本之元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全剧情节，以青衫为关目……颇觉其牵强。今无演者。

《义乳记》……叙李善事。本事出《后汉书·独行传》。……佚。

《葛衣记》……本事出《南史·任昉传》……

《风教编》……《今乐考证》云："《风教编》一种，为道行散套曲，《南词新谱》尝采之。而《曲考》诸书，并列院本目中。"按：《南九宫谱》中存残曲三支。（《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五）吕天成

吕天成，作传奇十余种，总题《烟鬟阁传奇》；作杂剧八种，今存《齐东绝倒》一种。

吕天成（1580～?）字勤之，号棘津，别署郁蓝生。浙江余姚人。童年嗜声律，善词曲。其祖母孙氏，好储书，收藏古今戏曲甚富，天成得纵览之。所著《烟鬟阁传奇》十种、杂剧八种。始工绮丽，才藻煌然。后师事沈璟，作风始一变，守法甚严。卒年未满四十。与王骥德为莫逆交。著有《曲品》

二卷，可备明代戏曲大概，王与参订之，并为作序。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两种小说，皆其少年之笔。在万历时已刊本流行。(《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淫》、《神剑》，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惜玉树早摧，赍志未竟。(王骥德《曲律》)

郁蓝生吕姓，讳天成，字勤之，别号棘津，亦余姚人，太傅文安公曾孙，吏部姜山公子；而吏部太夫人孙，则大司马公姊氏、于比部称表伯父，其于词学，故自渊源。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文词。与余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孙太夫人好储书，于古今剧戏，靡不购存，故勤之汛澜极博。所著传奇，始工绮丽，才藻烨然；后最服膺词隐，改辙从之，稍流质易，然宫调、字句、平仄，兢兢毖眘，不少假借。词隐生平著述，悉授勤之，并为刻播，可谓尊信之极，不负相知耳。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其少年游戏之笔。余所恃为词学丽泽者四人，谓词隐先生、孙大司马、比部俟居及勤之，而勤之尤密迩旦夕，方以千秋交勖。人咸谓勤之风貌玉立，才名籍甚，青云在襟袖间，而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一夕溘先，风流顿尽，悲夫！余顷赋《四君咏》，别刻《方诸馆集》中。《曲律》故勤之及比部促成，尝为余序，啃有余怅，遂并比部梗概，识之后简。(王骥德《曲律》)

逸品

《二淫》



不知者谓吕君作此，实以导淫，非也。暴二淫之私，乃以使人耻，耻则思惩矣。搆局攒簇，一部左史，供其谑浪，而以浅近之白、雅质之词度之，此郁蓝游戏之笔。

艳品

《三星》

烟鬟阁主人，色天散圣也。此记以自写其壮怀，备极嫵婉欢笑之境；而赤虹、紫电，喷薄纸上，自是词场大观。

《戒珠》

勤之每下笔，藻彩飚发，倾倒胸中二酉。如此记传王、谢风流，收罗一部晋史。语以骈偶见工；局以热艳取胜。

《蓝桥》

于离合悲欢、插科打诨之外，一以绮丽见奇。字字皆翠琬金镂，丹文绿

牒，洵为吉光片羽，支机七襄也。直堪对垒《昙花》，且能压倒《玉玦》。

《金合》

卢子良薄神仙而欲作人间宰相，卒不免风雪长安；以此为张无颇游仙对证，名根安得不淡！“水晶宫”一段，光景奇幻，阅之令人目眩。

《神女》

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沈词隐评之，谓：“东邻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随时趋。”乃其才情富丽，每一词如万绣齐张，亦堪配《骚》，亦堪佐《史》。(《远山堂明曲品》)

天成传奇之作，成就平平；而所著《曲品》，实为中国戏曲史上第一部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述，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勤之《曲品》所载，搜罗颇博，而门户太多。旧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属《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新曲列为九品。以上之上属沈、汤二君……至后八品，亦似多可商略。……（王骥德《曲律》）

《曲品》二卷，明吕天成著。……

《曲品》不仅是一部评论明代戏曲作家、作品的著作，而且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传奇作家略传和目录。书中记载了戏曲作家九十人，散曲作家二十五人，戏曲作品一百九十二种。（上卷专评作家，下卷专论作品。）凡是明代嘉靖以前的作家、作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隆、万以来的作家、作品，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品评虽不尽恰当，但提供给我们作为研究材料，却是丰富而珍贵的。从这里可以知道许多不见于他书记载的作家和许多已佚作品的内容。(《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曲品提要》)



（六）王骥德

王骥德，作杂剧、传奇各数种；其戏曲理论著作《曲律》四卷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南北曲的论著。

王骥德（？～1623）字伯良，号方诸生，又号鹿阳外史、秦楼外史。浙江会稽（今绍兴）人。自幼性嗜歌乐，遂精研词曲，至壮不衰。以散曲负盛名。始师事徐渭，即以知音互赏。继与沈璟讨论音律，为沈氏所推服。相与

提倡曲学，成一家言。所作《曲律》，艺林重之。并与吕天成称文字交，垂二十年。自序其戏曲云：予昔谱《男后》剧，曲用北调，而白不纯用北体，为南人设也。已为《还魂》，并用南调，郁蓝生谓自尔作祖，当一变剧体。既遂有相继以南词作剧者。后为穆考功作《救友》，又于燕中作《双鬟》及《招魂》二剧，悉用南体。知北剧之不复行于今日也。天启三年卒。著有《方诸馆乐府》、《南词正韵》等，所制杂剧五种，仅存《男王后》一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毛以燧云："余侍先君子山阴署中，获同王伯良先生研席。先生于谈艺之日，每及词曲，津津乎有味其言之。吾邑词隐先生为骚坛盟主，持法之严，鲜所当意，独服膺先生，谓有冥契；诸所著撰，往来商榷。有《方诸馆乐府》二卷，悉散套与小令，家缮部兄方为剞之金陵。"(姚燮《今乐考证》)

所著传奇多佚。

《天福记》……佚。
《百合记》……佚。
《题曲记》……佚。
《题红记》……凡三十六出。……
《裙钗婿》……佚。
《双环记》……佚。(《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所著《曲律》四卷，影响甚大。



《曲律》四卷，明王骥德著。王骥德字伯良，一字伯骏，号方诸生，别署秦楼外史，浙江会稽人。他是明万历间有名的作曲家兼曲律学家。他的著作，诗文有《方诸馆集》；散曲有《方诸馆乐府》二卷；传奇有《题红记》；杂剧有《男王后》、《两旦双鬟》、《弃官救友》、《金屋招魂》、《倩女离魂》等五种；论曲有《曲律》四卷。此外又曾著《南词正韵》，并校注《西厢》、《琵琶》二记。他是徐渭的弟子，在作曲方面，先是得到了徐氏的指点，但后来却受到汤显祖的影响；在声韵方面，得之于孙如法的传授；在曲律方面，虽然继承了沈璟的旧规，但能力矫沈氏的拘滞，又比沈氏更精进了一步。《曲律》一书，论作曲各法，从宫调音韵乃至于科诨部色，门类详备，而议论见解，亦颇精湛，是最早一部关于南北曲作曲的著作。(《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曲律提要》)

四　临川派作家

属于临川派的剧作家，主要有吴炳、孟称舜、阮大铖等人。

（一）吴炳

吴炳，作传奇《西园记》、《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画中人》等五种，合称《粲花斋五种曲》。

吴炳（？～1650）字石渠，号粲花主人。江苏宜兴人。万历己未（1619）进士。永历时，官至东阁大学士。永明王奔靖州时，命炳扈从太子而行。为孔有德所执，不食，自尽于衡州湘山寺。少时即喜作戏曲，与阮大铖齐名。所作传奇，总名《粲花斋五种曲》，以临川之笔，协吴江之律，为汤、沈两家之调人者。《新传奇品》称其词："道子写生，须眉活现。"（《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西园记》是吴炳的代表作。其剧情由两条线索交错展开，一是写赵玉英的悲剧命运，以控诉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二是写王玉真与张继华之间曲折的爱情，以赞美执著的追求。情节跌宕，构思巧妙，真假误会，人鬼交错，流传广泛，至今仍有移植。

《西园记》……演张继华与赵玉英鬼魂幽媾，信赵为真玉真。及见王玉真又惊为赵鬼魂，全以颠倒错误为眼目。一生一死，就两人上分写，各极生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梁子章）又云："《西园记》末'道场'一折，车遮韵，用入声，尖刻流利，允称神技。"（《今乐考证》）

《绿牡丹》亦是一部著名的作品。剧中写翰林沈重以"绿牡丹"为题设诗会择婿。应者之中惟顾粲以真才实学自作交卷，其他人如柳希潜请馆师谢英代作，车本高求妹静芳代笔，结果谢英与静芳，顾粲与沈重女婉娥结成两对夫妻。剧本对柳希潜、车本高的丑态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以影射科场的腐败。

《绿牡丹》……演谢英、顾粲藉文会得佳偶事，前后俱以绿牡丹作眼目，故以为名。……剧中顾粲刻社稿，沈重立社规，乃借此以刺复社，实无其人。……（《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梁子章云："李笠翁谓：'汤若士之《牡丹亭》、《邯郸梦》传奇，得以盛行于世，吴石渠之《绿牡丹》、《画中人》得以偶登于场，非文至必传之理也。'语见所著《闲情偶寄》。石渠才情绮丽，撰曲四种，甚为艺林所称。笠翁引与玉茗并论，不为无见。"（《今乐考证》）

（二）孟称舜

孟称舜作传奇四、五种，其《娇红记》是一部著名的爱情悲剧。

字子若，又作子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官教谕。生卒年未详，约明末前后在世。编有《古今名剧合选》，分《柳枝》、《酹江》两集。殆为臧选外最富之曲选。复校刻元钟嗣成《录鬼簿》，并为后世研究元、明杂剧史之要籍。陈洪绶称其所作诸剧，蕴藉旖旎，的属韵人之笔，而气味更自不薄，故当与胜国（明）诸大家争席云。所制杂剧六种，传奇三种，泰半流传于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二胥记》……凡二卷三十出。叙伍子胥覆楚，申包胥复楚事。……



《贞文记》……凡三十五出。叙宋末松阳张玉娘，幼配中表沈佺，父嫌沈家贫落，欲改许王尚书子，玉娘执志不从。佺因得病亡，玉娘竟以身殉，侍婢紫娥、霜娥自缢同殉，所蓄鹦鹉名三清，亦哀叫而绝。因与佺合葬，称女墓为鹦鹉冢。……

《风云会》……佚。

《绣被记》………佚。（《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娇红记》所用题材，据传为北宋宣和年间之实事，元人有小说《娇红传》，记写其事。孟剧据以改编，写王娇娘与申纯真诚相爱，但受阻于封建势力，终于双双殉情。剧中传情写态，全用白描，主人公形象栩栩如生，是一部并不多见的感人的悲剧传奇。

《娇红记》……凡二卷二十四出。王业浩序云：少时读《娇红传》而悲

之，然阿娇誓死不二，申生以死继之，示现鸳鸯，脱然存殁之外，子若谱为传奇，令娇声活现，而儿女子之私，顿成斩钉截铁，正觉正法，为情史中第一佳案。题目作“烈娇娘心择多情种，俏飞红妬阻真欢宠；豪公子强入燕莺群，义申郎情合《鸳鸯冢》。……(《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三）阮大铖

阮大铖，作传奇十余种，以《燕子笺》、《春灯谜》最著名。

阮大铖（1587～1646），字集之，号圆海，一号石巢，又号百子山樵，安徽怀宁人。万历丙辰（1616）进士，累至光禄卿。崇祯时，坐魏忠贤党，流寓金陵（今南京）时，复社顾杲等作《留都防乱揭》逐之。匿牛首山之祖堂，与马士英深相结纳。福王立，士英秉政，旋为兵部尚书。清兵渡江，寻投降。从攻仙霞关，释马疾走，仆石上死，年六十。大铖多髯而无嗣，钱澄之尝为《髯绝篇》乐府，以纪其事。《新传奇品》称其词：“道学面君，步履不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阮大铖，前依魏忠贤，后附马士英，对东林、复社成员肆意陷害，其品格卑劣，为士林所不齿。但他文笔隽秀，诗文词曲俱佳。后世亦“不以人废言也”。

明末阮员海所撰《燕子笺》、《春灯谜》二种，曲文隽妙，尚存元人余韵，脍炙艺林，传播最广，观者不以人废言也。(梦凤《燕子笺·跋》)



《燕子笺》为阮大铖代表作。写唐代士子霍都梁与名妓华行云、尚书之女郦飞云之间由误会造成的爱情故事。因剧中有飞云题诗于笺，被燕子衔去，落入霍都梁手中，于是这两个并不相识的青年双双坠入情海的情节，故以“燕子笺”命名。

《燕子笺》……演霍都梁与郦飞云、华行云情事。以春容画与观音像为引，以燕子衔笺作关目。……按：明初已有《燕子笺》二卷十八回平话本，说白无不吻合，每回诗句，亦复不差一字，似即据此为蓝本。见钱杏村《弹词小说评考》。剧中鲜于佶假状元奸遁事，似指沈同和。房考韩光祐闻有物议，召于私第试之。同和不能记，语韩仆曰：若上人奈何以幽僻论题难我。

于是韩决意检举，此"狗窦"之说由来。后世常演者《写像》、《拾笺》、《奸遁》、《诰圆》诸出，而以《奸遁》一出，最脍炙人口。(《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燕子笺》一曲，鸳交两美，燕合双姝，设景生情，具征巧思；春灯谜之十错认，亦似有悔过之意，隐然露于楮墨外。然其人既已得罪名教，即使《阳春白雪》，亦等诸彼哉之例，置而不论可矣，况其文章之未必能醉人心脾耶！(梁廷相《曲话》)

五　高濂、周朝俊、孙钟龄和张凤翼

明后期，还有一些传奇作家不属于吴江派或临川派，也写出了一些较好的作品。

(一) 高濂

高濂，作传奇《玉簪记》、《节孝记》二种，俱存。前者为其代表作。

高濂，字深甫，号瑞南。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工词曲，生平事迹无考，约明万历十一年前后在世。沈词隐称其词"独出清裁，不附会于庸俗者"。其散曲散见于《北宫词纪》、《太霞新奏》、《吴骚合编》等选集。著有《遵生八笺》、《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高濂，瑞南，钱塘人。

…………

右十人，中之下。

高瑞南，才誉腾于仕籍。(《曲品》卷上)

高瑞南，所著传奇二本。

《玉簪》　词多清俊。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经，纰缪甚矣。

《节孝》陶潜之《归去》，李密之《陈情》，事佳。分上、下帙，别是一体。词隐之《奇节》亦然。(《曲品》卷下)

《玉簪记》写金兵南下时，少女陈娇莲与母失散，入金陵女贞观为道士，法名妙常。观主潘法成之侄必正亦到观中。陈、潘相会，私相爱恋。后潘必正赴试得官，迎娶妙常团圆。此故事原载

《古今女史》，明人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亦演此事。高濂之作，别有新意，突出表现陈、潘二人为追求自主爱情而敢于冲破封建礼教、宗教戒律的斗争精神。妙常形象极为生动。在《秋江哭别》一出中，通过追赶、叙别等情节，妙常内心深处的爱情和痛苦，得到了富有诗意的表现。《秋江》作为折子戏，历久不衰。

高濂　二种

《节孝》《玉簪》

《古今女史》载："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词载《名媛玑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今乐考证》）

《玉簪记》……演潘必正、陈妙常相悦事……此记情节单纯，用韵夹杂，其关目幽雅，颇为人喜。今昆剧盛演者有《茶叙》、《琴挑》、《问病》、《偷诗》、《姑阻》、《失约》、《催试》、《秋江》等出。……（《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然前人对此剧亦多贬抑，而所论多不当。

能品

《玉簪》

幽欢在女贞观中，境无足取。惟着意填词，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贯词，便如徐文长所云："锦糊灯笼，玉镶刀口"，讨一毫明快不得矣。（《远山堂明曲品》）



（二）周朝俊

周朝俊，作传奇数种，今存《红梅记》一种，为周朝俊之代表作。

周朝俊　字夷玉，一作仪玉。浙江鄞县人。少有才，为诗学长吉，填词亦擅名。王穉登《红梅记序》，称其举动言笑，大抵文弱自爱，而一种旷越之情，超然尘外云。约明万历元年前后在世。（《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红梅记》　取材于《剪灯新话·绿衣人传》，写南宋书生裴禹

与权相贾似道之妾李慧娘相遇于西湖，李慧娘对裴禹表示爱慕，为贾似道杀害。另有卢总兵之女昭容以梅花赠裴禹，两心相悦。而贾似道欲强纳昭容为妾，并拘禁裴禹。于是李慧娘之魂出现，救裴禹脱险，并痛斥贾似道。最后，裴禹中探花，与昭容团聚。此剧把裴禹、李慧娘、昭容的爱情故事同与奸相贾似道的斗争结合起来，既反映了明代社会现实，也给后世传奇创作以有益的启发。李慧娘的情节，在剧中虽非主线，但她的敢于反抗和复仇的精神，至为感人。剧中由于有鬼魂的出现，使剧情更为曲折离奇，显示出虚实结合的艺术特色。

《红梅记》……凡三十四出。演裴禹游西湖，遇贾似道妾李慧娘事。剧以裴与卢昭容红梅作合故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能品

《红梅》

手笔轻倩，每有秀色，浮动曲白间，当是时调之隽。裴舜卿无端一遇，遂冒门婿拒似道之聘，倘非李慧娘以幽欢解免，舜卿危矣。书生乘兴之事，其可再乎？(《远山堂明曲品》)

周夷玉　一种

《红梅》

《惊心录》云："陈淳祖为贾似道之客，守正为诸客所疾，内人亦恶之。一日，诸姬争宠，密窃一姬鞋藏淳祖床下，意欲并中二人也。贾入斋见之，心疑焉，夜驱此姬至斋门诱之。淳祖不答，继以大怒，贾方知其无他，遂勘诸姬得其情，由是极契淳祖，遂有知南安军之命。金、元院本演其事。"按：《红梅》所演，与此事大反。(《今乐考证》)



（三）孙钟龄

孙钟龄，作传奇二种(《东郭记》、《醉乡记》)，俱存。

孙钟龄　字仁孺，号峨眉子，别署白雪楼主人。里居未详。传奇二种，合刻曰《白雪楼二种》。(《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东郭记》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传奇。把《孟子》中提到的人物、故事杂糅在一起，以《齐人一妻一妾》章为主线，写主人公齐人本

为东郭墦间乞食者，却在妻妾面前吹嘘自己每日赴宴；而如此无行之辈竟成齐国上卿。另外的人物，如王驩，以行窃所得贿赂当道，居然步步高升；陈贾、景丑之流，扮作妇人，谄媚权贵，也受到重用……，全剧以嬉笑怒骂之笔，辛辣讽刺了明代社会贿赂公行，毫无廉耻的现实，寄托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愤慨。

《东郭记》……凡四十四出。剌取《孟子》七篇中人为角色，更截《孟子》语为每出名目。其曰《东郭记》者，则以《孟子》云：齐人有一妻一妾，乞饮东郭墦间。传奇以齐人为姓名，齐王赐号东郭村故。……(《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东郭》

掀翻一部《孟子》，转转入趣。能以快语叶险韵，于庸腐出神奇；词尽而意尚悠然。迩来作者如林，此君直凭虚而上矣。(《远山堂明曲品》)

《醉乡记》写才华四溢的乌有生科场失意，而不学无术的铜士臭却得高中。反映了贤愚倒置的社会现实。也是一部讽刺喜剧。

《醉乡记》……凡四十四出。王克家序谓：苏子瞻遇不足志，托《醉乡记》以寄牢骚；吾友孙仁儒，才未逢知，更谱《醉乡传》以写情事云。此剧设乌有生、无是公一辈人，啼笑纸上，以广《齐谐》。……(《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睡乡》

孙君聊出戏笔，以广《齐谐》。设为乌有生、无是公一辈人，啼笑纸上，字字解颐。词极爽，而守韵亦严。(《远山堂明曲品》)



（四）张凤翼

张凤翼，作传奇七种，以《红拂记》最著名。

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万历四十一年卒，年八十七。与弟献翼、燕翼并有才名。吴人语曰："前有四王，后有三张。"会试不第，晚年鬻书自给，文学品格，独迈时流。吴中旧曲师有太仓魏良辅，凤翼出而一变之，群起宗焉。所作传奇凡七种，两为《阳春六集》。(《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灵墟烈肠慕侠，雅志采真，汪洋挹叔度之波，轩爽惊孟公之座；稽古搜奇于洞壑，养亲绝意于公车。……允为上之中。(《曲品》上卷)

张伯起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后以丙戌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则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顺矣。其继之者，则有《窃符》、《灌园》、《扊扅》、《虎符》，共刻函为《阳春六集》，盛传于世，可以止矣。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沈德符《顾曲杂言》)

张凤翼的《红拂记》取材唐人传奇《虬髯客传》及《本事诗》所写乐昌公主事。剧中写隋末大乱，李靖于杨素府中与歌妓红拂相遇生情，一起投奔李世民，途中得到虬髯客张仲坚资助。另外又写杨素府中乐昌公主与徐德言破镜重圆故事，并在红拂劝说下投奔李靖，后张仲坚等同在徐德言家团聚。乐昌与红拂之事，本相距十余年，而此剧将两事巧妙结合在一起，剧本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红拂记》……演李靖、红拂事。本唐人小说《虬髯客》，又牵合孟棨《本事诗》中所记乐昌公主破镜故事而成之。此剧为作者新婚伴房，一月而成，当以红拂、乐昌二事，自贺得良妻之意。……(《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红拂》 此伯起少年时笔也。侠气辟易，作法撇脱，不粘滞。第私奔处未免激昂，吾友槲园生补北词一套，遂无憾。乐昌一段，尚觉牵合。娘子军亦奇，何不插入？(《曲品》卷下)



张伯超先生，余内子世父也，所作传奇……《红拂》最先，本《虬髯客传》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镜一段，遂成两家门，头脑太多。佳曲甚多，骨肉匀称，但用吴音，先天、帘纤随口乱押，并闭罔辨，不复知有周韵矣。(徐复祚《曲论》)

能品

《红拂》

汤海若序此记云："《红拂》已经三演，在近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简而不舒，今屏山不袭二家之格，能兼诸剧之长。"然吕郁蓝谓其通篇不脱俗气，当亦不能为屏山讳。(《远山堂明曲品》)

在明后期传奇中，明显出现了一种脱离实际、脱离舞台，追求曲词华美、大量用典的倾向，溯其源头，则始于明初邵灿之《香囊

记》。

《香囊》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如"花边柳边"、"黄昏古驿"、"残星破暝"、"红入仙桃"等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此后作者辈起，坊刻充栋，而佳者绝无。（徐复祚《曲论》）

郑若庸之《玉玦记》，梅鼎祚之《玉合记》，陆采之《明珠记》、《怀香记》以及张凤翼之《红拂记》、《祝发记》等等，均属此列。

郑虚舟（若庸），余见其所作《玉玦记》手笔……佳句故自不乏，……独其好填塞故事，未免开饾饤之门，辟堆垛之境，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是虚舟实为之滥觞矣；乃其用韵，未尝不守德清之约。……

……

梅禹金（鼎祚），宣城人，作《玉合记》，士林争购之，纸为之贵。曾寄余，余读之，不解也。传奇之体，要在使田畯红女闻之而趣然喜，惊然悲；若徒逞其博洽，使闻者不解为何语，何异对驴而弹琴乎？……若歌《玉合》于筵前台畔，无论田畯红女，即学士大夫，能解作何语者几人哉！……文章且不可涩，况乐府出于优伶之口，入于当筵之耳，不遑使反，何暇思维，而可涩乎！滥觞于虚舟，决堤于禹金，至近日之《等褛》而滔滔极矣。……（徐复祚《曲论》）

……梅雨金《玉合记》最为时所尚，然宾白尽用骈语，饾饤太繁，其曲半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沈得符《顾曲杂言》）



在此类作品中，写得较好，对后世有较大影响的，是张凤翼的《红拂记》。

第七章

汤显祖

汤显祖是中国戏曲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其代表作《牡丹亭》，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第一节　汤显祖的生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海若，别署清远道人，晚年自号茧翁。江西临川人。



汤显祖，字若士，临川人。少善属文，有时名。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闻显祖及沈懋学名，命诸子延致。显祖谢弗往，懋学遂与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显祖至万历十一年始成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

十八年，帝以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上言曰："言官岂尽不肖，盖陛下威福之柄潜为辅臣所窃，故言官向背之情，亦为默移。御史丁此吕首发科场欺蔽，申时行属杨巍劾去之。御史万国钦极论封疆欺蔽，时行讽同官许国远谪之。一言相侵，无不出之于外。于是无耻之徒，但知自结于执政。所得爵禄，直以为执政与之。纵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贵矣。给事中杨文举奉诏理荒政，征贿巨万。抵杭，日宴西湖，鬻狱市荐以渔厚利，辅臣乃及其报命，擢首谏垣。给事中胡汝宁，攻击饶伸，不过权门鹰犬，以其私人，猥见任用。夫陛下方责言官欺蔽，而辅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谓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禄植善类，今直为私门蔓桃李，是爵禄可惜也。群臣风靡，罔识廉耻，是人才可惜也。辅臣不越例予人富贵，不见为恩，是

成宪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乞立斥文举、汝宁，诫谕辅臣，省愆悔过。”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家居二十年卒。

显祖意气慷慨，善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三才督漕淮上，遣书迎之，谢不往。（《明史·汤显祖传》）

汤显祖拒绝张居正“延致”，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可贵品质；上疏弹劾申时行，指责万历皇帝，表现了为社稷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在为官任内，心存百姓，受到民众爱戴，说明他是一个清官。

知县汤显祖，万历四十六年士民公请学道蔡，入祀。（《乾隆遂昌县志》）

（汤显祖）临川人，万历癸未进士，授博士，升南仪郎。建言，谪尉徐闻，升县令。才名节概，海内想望丰采。下车惟较文赋诗，讼狱庶务，迎刃立解。创尊经阁于学中，建象德堂于射圃，置灭虎祠、启明楼，种种美政，士民就射堂而尸祝焉。督学吴公另建祠于堂，后以建言追赠光禄寺卿，祀名宦，复祀遗爱祠。（《光绪遂昌县志》六）

……居正殁之明年癸未，显祖始成进士，与时宰张四维、申时行之子为同年。招致，又不往。授南京太常博士，就迁礼部主事，将征为吏部郎，上书辞免。十九年闰三月，帝以彗星变，严责言官欺蔽，并停俸一年。显祖抗疏劾政府二千余言。……帝怒，谪徐闻典史。立贵生书院讲学，习顿移。稍迁遂昌知县，灭虎放囚，诚信及物，翕然称循吏。……夺官，家居二十余年。父母丧时，显祖已六十七岁，明年以哀毁卒。遗命以麻衣草履殓。显祖意气慷慨，平生以天下为己任，因执政所抑，天下惜之。所友善如帅机及李化龙、李三才、梅国桢，后皆通显，有建竖。而显祖蹭蹬穷老。……少以文章自命，其论古文，谓本朝以宋濂为宗，李梦阳，王世贞辈虽气力强弱不同，等赝文耳。当时能排击历下者，惟显祖与归有光二人。显祖尝抉摘梦阳、世贞文赋中用事出处及增减汉史唐诗字面，散置几案间，世贞见之默然。四方理学，节义之贤，至于禅伯词英，莫不依风景附，随所咨酬，皆厌其心。见人寸长，如己不及。奖掖后进，有立谈而决其终身者。事亲柔声怡色，门庭肃寂。所居玉茗堂，文史狼藉，萧闲咏歌，俯仰自如。胸中块垒，发为词曲。所作《四梦》，虽留连风怀，感激物态，要于洗荡情尘，销归乌有，作达观空，亦可悲矣。（《同治临川县志》四十二）



万历癸巳，遂昌多虎患。知县汤显祖祷于城隍之神，……立火虎祠于报恩寺之内……(《光绪处州府志》)

汤显祖生而颖异，自幼博学群书，少有文名。

先生名显祖，……生而颖异不群。体玉立，眉目朗秀。见者啧啧曰："汤氏宁馨儿。"五岁能属对。试之即应，又试之又应，立课数对无难色。十三岁，就督学公试，举书案为破。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督学奇之。补邑弟子员。每试必雄其曹偶。彼其时，于帖括而外，已能为古文词；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矣。庚午举于乡，年犹弱冠耳。见者益复啧啧曰："此儿汗血，可致千里，非仅仅蹀躞康庄也者。"彼其时，于古文词而外，能精乐府歌行五七言诗，诸史百家而外，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诸书矣。公虽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见沈际飞辑《玉茗堂选集》卷首）

汤显祖少时师事泰州学派大师王艮三传弟子罗汝芳，在思想上深受王学左派的影响。

……公（指汤显祖）少时学道于盱江罗明德先生，有得于性命之旨。壮年成进士，锐然有志当世。……（汤秀琦《玉茗堂全集序》）



……忽从聋俗狂酲之中，醒以警枕清冰之法。万千说偈，一二寓言。要以源接盱江（指罗汝芳），驱百川而入海；席分紫柏（即达观和尚），超二乘以安禅。……（韩敬《玉茗堂全集序》）

义仍志意激昂，风骨遒紧。扼腕希风，视天下事数着可了。……晚年师盱江而友紫柏，翛然有度世之志。……（钱谦益《汤遂昌显祖传》见《列朝诗集小传》丁集）

汤显祖非常崇敬被视为"异端"的明代思想家李贽，并深受其影响。

叹卓老

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刀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笺】作于万历三十年（1602）壬寅，家居。五十三岁。

闰二月，礼科给事中张问达疏劾李贽。贽被逮后，三月十六日于狱中自杀。贽号卓吾。见《实录》及《李温陵外纪》卷一。（《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五）

另一位给汤显祖思想以深远影响的是释达观。

西哭三首

一自去长安，无心拍马鞍。只应师在处，时复向西看。

大笠覆无影，枯藤杖不萌。定知非狱苦，何得向天生。

三年江上别，病余秋气凄。万物随黄落，伤心紫柏西。

【笺】或作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癸卯年尾，家居。五十四岁。十一月十九日，真可（即紫柏。俗姓沈，名真可，字达观，江苏吴江人）以牵及癸卯妖书案被逮，十二月初五日入狱，十七日死于狱中。真可以救憨山，止矿税，作明代《传灯录》三事往北京。平日言行多与名教抵触。去年二月巡城御史康丕扬上疏劾真可，即以真可与李贽相提并论。至今年，康丕扬遂借妖书一案逮问真可，其为封建统治者蓄意迫害也甚明。见《实录》及《紫柏老人集》有关记载。

念可公

王法无心足自知，大臣断事可能迟。无边佛血消详出，大好人天打缚时。

【笺】同前诗。（《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五）

另外，汤显祖与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李三才、顾允成等早期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和同情者，关系也很密切。这些师友的哲学思想，政治态度，无疑都深深地影响了汤显祖，促使他形成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



第二节　汤显祖的创作

汤显祖是伟大的戏剧文学家，同时也是著名的诗文作家。他的诗、文、赋，约计二千二百余首。1575 年，他刊印了第一部诗集

《红泉逸草》；次年又刊印第二部诗集《雍藻》（佚）；此后又编成《问棘邮草》，收入1577年～1579年间创作的一百四十余首诗和三篇赋；1606年，他的朋友帅机选编的《玉茗堂文集》在南京刊行；在他去世后五年，韩敬又编印了《玉茗堂集》（通称《汤若士全集》）。他的戏剧作品，主要有未完之作《紫箫记》及“临川四梦”。《紫箫记》作于1577年春闱失利之后，仅成三十四出；十年后，把这未完之作改编成《紫钗记》；同年秋，完成《牡丹亭还魂记》；1600年、1601年，先后创作了《南柯记》和《邯郸记》。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有诗文戏曲合编之《汤显祖集》以及《汤显祖诗文集》、《汤显祖戏曲集》问世。

一　《紫箫记》

《紫箫记》是汤显祖创作的第一部传奇，但写到第三十四出而阁笔，是一部未完成的半部作品。

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汤显祖《紫钗记·题词》）

汤义仍之《紫箫》，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沈德符《顾曲杂言》）



汤显祖急于把未完之作付梓，目的就是让世人知道“无所与于时也”。此作虽取材于唐人蒋防之《霍小玉传》，但具体情节甚不同。

【小重山】（末上）瑞日山河锦绣新，邀欢临翠陌，转芳尘。共攀桃李出精神，风色好，西第几留宾。银烛映红纶，此时花和月，最关人。翠盘轻舞细腰身，娇莺啭，一曲奏阳春。

众宾请勿喧，见今后房子弟搬演《李十郎紫箫记》，听贱子略道家门大旨：【凤凰台上忆吹箫】李益才人，王孙爱女，诗媒十字相招。喜华清玉琯，暗脱元宵。殿试十郎荣耀，参军去七夕银桥。归来后，和亲出塞，战苦天骄。

娇娆，汉春徐女，与十郎作小，同受飘摇。起无端贝锦，卖了琼箫。急相逢天涯好友，幸生还一品当朝。因缘好，从前痴妒，一笔勾消。（《紫箫记·第一出开宗》）

此剧剧情较平直，没有精彩的戏剧冲突；但曲词华美，文彩绚丽。

《紫箫》　琢调鲜美，炼白骈丽。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犯，有所讽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仅成半本而罢。觉太漫衍，留此清唱可耳。（《曲品》卷下）

……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也。"（《紫钗记·题词》）

艳品

《紫箫》

工藻鲜美，不让《三都》、《两京》。写儿女幽欢，刻入骨髓，字字有轻红嫩绿，阅之不动情者，必世间痴男子。先生称禹金《玉合》并其沉丽之思，减其浓长之累。然则此曲有曼衍处，先生亦自知之矣。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剧，有所讥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又为部长吏抑止，仅成半帙而罢，然已得四十三出（应为三十四出）。十郎塞上初归，会于牛女之夕，亦可作结体，正不忍见小玉憔悴一段耳。愿知音者亟附红牙。（《远山堂明曲品》）

二　《紫钗记》



万历十五年（1587），三十七岁的汤显祖，在南京把未完成的《紫箫记》重新改写成《紫钗记》。这是一部长达五十三出的完整的传奇。从情节上来看，此剧比《紫箫记》更靠近《霍小玉传》，保留了《紫箫记》中较成功的部分，删改了大段的骈文、生僻的典故以及某些游戏之笔，整个作品趋于本色，增强了舞台性。

……南都多暇，更为删润，讫，名《紫钗》。中有紫玉钗也。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衣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曲成，恨帅郎多病，九紫、粤祥各仕去，耀先、拾芝局为诸生，倅无能歌乐之者。人生荣困，生死何常，为欢苦不足，当奈何！（《紫钗记·题词》）

【西江月】（末上）堂上教成燕子，窗前学画蛾眉。清歌妙舞驻游丝，一段烟花佐使。点缀红泉旧本，标题玉茗新词。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

【沁园春】李子君虞，霍家小玉，才貌双奇。凑元夕相逢，堕钗留意，鲍娘媒约，盟誓结佳期，为登科抗壮，参军远去。三载幽闺怨别离。卢太尉，设谋招赘，移镇孟门西。还朝别馆禁持，苦书信因循未得的。致玉人猜虑，访寻赀费，卖钗卢府，消息李郎疑。故友崔韦，赏花讥讽，才觉风闻事两非。黄衣客，回生起死，钗玉永重晖。（《紫钗记·第一出本传》）

此剧写霍小玉与李益在上元节之夜相会，以堕钗、拾钗为契机，彼此产生爱慕。而后，李益远行，负心不归。小玉变卖首饰，行善布施，以求神灵保佑，终于把家传紫钗卖掉。但是，当她获知卢太尉把紫钗买去，为女儿与李益成婚插戴时，悲愤已极，把变卖首饰包括紫钗所得百万钱财全部撒在地上。弃如粪土，戏剧冲突由仅仅是小玉痴情与李益负心的矛盾转化为小玉对劫持李益的卢太尉的抗争，从而揭示了造成小玉悲剧命运的根本原因，即卢太尉的权势。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作品中出现了黄衫客的形象，他以自己的个人力量，把李益从劫持者手中夺回来送还小玉。这个形象，在蒋防《霍小玉传》中已经出现，但只是一个次要的插曲；而在《紫钗记》中，黄衫客却成为决定小玉命运的关键人物，是使一部悲剧获得喜剧结局的决定性力量。这一构思安排，虽然不具备充分的现实基础，但它无疑寄托了作者的希望和理想。



《紫钗记》在表现霍小玉痴情痛苦等方面，写得十分真切，有感人的力量。

《紫钗》　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真绝技也！（《曲品》卷下）

艳品

《紫钗》

先生手笔超异，即无人后尘，亦不屑步。会景切事之词，往往悠然独至，然传情处太觉刻露，终是文学脱落不尽耳。故题之以艳字。（《远山堂明曲品》）

全剧结构较松散，是明显的不足之处。

……所作五传，《紫箫》、《紫钗》第修藻艳，语多琐屑，不成篇章。……（王骥德《曲律》）

玉茗《四梦》、《牡丹亭》最佳，《邯郸》次之，《南柯》又次之，《紫钗》则强弩之末耳。（梁廷枏《曲话》卷三）

三 《南柯记》

万历二十八至二十九年（1600～1601）汤显祖连续创作了两部传奇，即《南柯记》、《邯郸记》。

《南柯记》四十四出，取材唐人小说《南柯太守传》（李公佐撰）。剧叙淳于棼被免职后，“淹淹闷闷”。一日，梦中有槐安国使者来迎接到国中做驸马，任南柯太守。二十年后，升迁左相，权倾一时。太守任内，把南柯治理得“关津任过”、“夜户不闭”，受到百姓爱戴。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日益骄横放肆。在妻子（公主）死后，他失去依靠。于是在右相段功陷害下，很快被国王逐出槐安国。这场梦结束了。淳于棼梦醒后，经老僧契玄点破，始知大槐安国就是庭院里一棵大槐树洞，洞中群蚁纷扰。淳于棼大彻大悟，皈依空门。



【南柯子】（末上）玉茗新池雨，金柅小阁晴。有情歌酒莫教停，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登宝位槐安国土。随大贵公主金枝。

有碑记南柯太守。无虚诳甘露禅师。（《南柯记·第一出提世》）

此剧表达的思想较为复杂。写淳于棼治理南柯的政绩，似乎在展示理想的图景；而淳于棼的堕落以及官场的倾轧，显然是对封建吏制的揭露和批判。统照全剧的梦幻，把光明和黑暗以及男女情缘一概视为一场虚无的梦境，从本质上来说，是消极的，但把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以及追逐倾轧统统喻为梦中群蚁纷扰，可笑可卑，这

无疑是对世俗的讥讽，对明代现实社会的否定。

天下忽然而有唐，有淮南郡。槐之中忽然而有国，有南柯。此何异天下之中有魏，魏之中有王也。李肇赞云："贵极禄位，权倾国都。达人视此，蚁聚何殊！"嗟夫，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见其怒而酣斗，岂不映然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白舍人之诗曰："蚊王乞食为臣妾，螺母偷虫作子孙。彼此假名非本物，其间何怨复何恩？"世人妄以眷属富贵影象执为吾想，不知虚空中一大穴也，倏来而去，有何家之可到哉。……（汤显祖《南柯梦记题词》）

《南柯梦》　酒色武夫，乃从梦境证佛，此先生妙旨也。眼阔手高，字句超秀。方诸生极赏其《登城》北调，不减王、郑，良然！良然！（《曲品》卷下）

《南柯·著情》一折，以《法华普门品》入曲，毫无勉强，毫无遗漏，可称杰构。末折绝好收束排场处，复尽情极态，全曲当以此为冠冕也。（梁廷枬《曲话》）

四　《邯郸记》

《邯郸记》三十出，取材于唐人小说《枕中记》（沈既济撰）。剧中写道士吕洞宾在邯郸道的旅舍里给士子卢生一只瓷枕，使之成梦。卢生在梦中得妻崔氏，并在崔氏安排下，以金钱（剧中之"家兄"）打通门路，高中状元得官。于是利用职权为非作歹。后为奸臣宇文融所陷，被逐出京城。在外省"开河凿石"，边关参战，历尽坎坷。最后，又还朝为宰相二十余年，享尽荣华富贵，封国公，子孙满堂，尽蒙皇恩。终于梦醒，原来一切荣华皆属梦幻，眼前店小二为之煮黄粱饭尚未熟。



【渔家傲】（末上）乌兔天边才打照，仙翁海上驴儿叫。一霎蟠桃花绽了，犹难道，仙花也要闲人扫。一枕余甜昏又晓，凭谁拨转通天窍？白日殊西还是早，回头笑，忙忙过了邯郸道。

何仙姑独游花下，吕洞宾三过岳阳。

俏崔氏坐成花烛，蠢卢生梦醒黄粱。（《邯郸梦记·第一出标引》）

（旦）说豪门贯党，也怪不的他。则你交游不多，才名未广，以致淹迟。奴家四门亲戚，多在要津，你去长安，都须拜在门下。（生）领教了。（旦）还一件来，公门要路，能勾容易近他？奴家再着一家兄相帮引进，取状元如反掌耳。（生）令兄有这样行止。（旦）从来如此了。

【前腔】（旦）有家兄打圆就方，非奴家数白论黄。少他呵，紫阁金门路渺茫，上天梯有了他气长。（合前）

（生）这等，小生到不曾拜得令兄。（旦）你道家兄是谁？家兄者，钱也。奴家所有金钱，尽你前途贿赂。（生笑介）原来如此，感谢娘子厚意。听的黄榜招贤，尽把所赠金资，引动朝贵，则小生之文字字珠玉矣。……（《邯郸记·第六出赠试》）

……（生作惊醒看介）哎哟，好一身冷汗。夫人哪里？（丑扮前店主上）甚么夫人？（生叫介）卢傅、卢倜、卢俭、卢位、小的卢倚呢？咳，都在哪里去了？（丑）叫谁哪？（生）我的儿子。（丑）你有几个儿子那？（生）五个哩。咳，都往前面敕书阁宝翰楼耍子。（丑）便只是小店。（内驴鸣介）（生）三十疋御赐的名马，可喂些料？（丑）只一个蹇驴在放屁。（生）啊，我脱下了朝衣朝冠。（丑）破羊裘在身上。（生）嗄！好怪，好怪，连我白须胡子那里去了？（看介）你是谁？不是崔家院公么？（丑）甚么崔家院公。赵州桥店小二！煮黄粱饭你吃哩。（生想介）是哩，饭熟了么？（丑）还饶一把火儿。（生起介）有这等事！

【二郎神】难酬想，眼根前不尽的繁华相。当初是打从这枕儿里去，（提枕介）枕儿内有路分明留去向，向其间打滚、影儿历历端详。难道这一星星都是谎？怎教人不护着这枕儿心快？（叹介）忽突帐，六十年光景，熟不的半箸黄粱。

……（生叹介）……卢生如今醒悟了。人生眷属，亦犹是耳，岂有真实相乎？其间宠辱之数，得丧之理，生死之情，尽知之矣。……（《邯郸记·第二十九出生寤》）



《邯郸记》与《南柯记》一样，也是以一个梦境为全剧的主体，反映了作者视人生如春梦的消极思想。但梦中的一切，毕竟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反映，如科举制度的腐败，官场中的勾心斗角，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丑恶堕落，充分展示了走向没落的明王朝的社会图景。

……独叹《枕中》生于世法影中，沉酣啖吃，以至于死，一哭而醒。梦

死可醒，真死何及。或曰：按《记》，则边功河功，盖古今取奇之二窍矣。谈者殆不必了人。至乃山河影路，万古历然，未应悉成梦具。曰、即云影迹，何容历然。岸谷沧桑，亦岂常醒之物耶。第概云如梦，则醒复何存。所知者，知梦游醒，必非枕孔中所能辨耳。（汤显祖《邯郸梦记题词》）

《邯郸》：……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盖临川受陈眉公媒孽下第，因作此泄愤，且藉此唤醒江陵耳。（吴梅《中国戏曲概论》）

《邯郸梦》　穷士得意，共尽可仙。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功德不浅。即梦中苦乐之致，犹令观者神摇，莫能自主。（《曲品》卷下）

《邯郸记》是汤显祖创作的最后一部传奇，其艺术手法已十分成熟，全剧结构紧凑，波澜起伏，语言亦趋本色。

《邯郸》：临川传奇，颇伤冗杂，惟此记与《南柯》皆本唐人小说为之，直截了当，无一泛语，增一折不得，删一折不得，非张凤翼、梅禹金辈所及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

临川汤奉常之曲……所作五传……至《南柯》、《邯郸》二记，则渐削芜类，俯就矩度，布格既新，遣词复俊，其掇拾本色，参错丽语，境往神来，巧凑妙合，又视元人别一蹊径，技出天境，匪由人造。使其约束和鸾，稍闲声律，汰其剩字累语，规之全瑜，可令前无作者，后鲜来哲，二百年来，一人而已。（王骥德《曲律》）



汤显祖四部传奇合称"临川四梦"，表达了复杂的思想和艺术个性。综观四剧，各有特色，《还魂》、《紫钗》以情为旨，《南柯》、《邯郸》，藉梦讽世。后世论者，虽见仁见智，而《牡丹亭》则公认为明代最伟大之作品。

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周旋狂社，坎坷宦途。当阳之谪初还，彭泽之腰乍折，情痴一种，固属天生；才思万端，似挟灵气。搜奇《八索》，字抽鬼泣之文；摘艳六朝，句叠花翻之韵。红泉秘馆，春风云板敲声；玉茗华堂，夜月湘帘飘馥。丽藻凭巧肠而浚发，幽情逐彩笔而纷飞。……（《曲品》卷上）

"四梦"总论：明之中叶，士大夫好谈性理，而多矫饰、科第利禄之见，

深入骨髓。若士一切鄙弃，故假曼倩诙谐，东坡笑骂，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其言曰："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又曰："人间何处说相思，我辈钟情似此。"盖惟有至情，可以超生死忘物我而永无消灭，否则形骸且虚，何论勋业，仙佛皆妄，况在富贵。世人持买椟之见者，徒赏其节目之奇，词藻之丽，固非知音，而鼠目寸光者，至诃为绮语，诅以泥犁，尤为可笑。大寻常传奇，必尊生角，若《还魂》柳生，则秋风一棍，黑夜发邱，而俨然状头也。《邯郸》卢生，则夤缘，邀功纵敌，而俨然功臣也。至十郎慕势负心，襟裾牛马，废弃贪酒纵欲，匹偶虫蚊，一何深恶痛绝之至此乎？故就表面言之，则"四梦"中主人，为杜女也，霍郡主也，卢生也，淳于棼也。即在深知文义者言之，亦不过曰《还魂》鬼也，《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殊不知临川之意，以判官、黄衫客、吕翁、契玄为主人。所谓鬼、侠、仙、佛，是曲中之主，非作者意中之主。盖前四人为场中之傀儡，后四人则提掇线索者也。前四人为梦中之人，后四人为梦外之人也。既以鬼、侠、仙、佛为曲意，则主观之主人，即属于判官等，而杜女、霍郡主辈，仅为客观之主人而已。玉茗天才，所以超出寻常传奇家者，即在此处。（吴梅《中国戏曲概论·明人传奇》）

第三节　牡　丹　亭

《牡丹亭》以它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的艺术成为明代戏曲中最优秀的作品。作者汤显祖本人，也"得意处惟在《牡丹》"。



汤义仍《牡丹亭》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

至其传奇灵洞，散活尖酸，史因子用，元以古行，笔笔风来，层层空到。即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一　"还魂"的故事

《牡丹亭》是明代社会现实生活的产物，但作者在具体的艺术

构思中，显然接受了前人记载、传说故事的影响。

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汤显祖《牡丹亭题辞》）

李仲文、冯孝将儿女事，见载《法苑珠林》九十二，而《搜神后记》卷四所记，尤有故事性。

晋时，武都太守李仲文在郡丧女，年十八，权假葬郡城北。有张世之代为郡，世之男字子长，年二十，侍从在廨中。夜梦一女，年可十七八，颜色不常，自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会今当更生。心相爱乐，故来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昼见，衣服薰香殊绝。遂为夫妻，寝息，衣皆有污，如处女焉。后仲文遣婢视女墓，因过世之妇相问。入廨中，见此女一只履在子长床下。取之啼泣，呼言发冢。持履归，以示仲文。仲文惊愕，遣问世之："君儿何由得亡女履耶?"世之呼问，儿具道本末。李、张并谓可怪。发棺视之，女体已生肉，姿颜如故，右脚有履，左脚无也。子长梦女曰："我比得生，今为所发，自尔之后遂死，肉烂不得生矣。万恨之心，当复何言!"涕泣而别。（《搜神后记》卷四）

晋时，东平冯孝将为广州太守。儿名马子，年二十余，独卧厩中，夜梦见一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来今已四年，为鬼所枉杀。案生录，当八十余，听我更生，要当有依马子乃得生活，又应为君妻。能从所委，见救活不?"马子答曰："可尔。"乃与马子克期当出。至期日，床前地头发正与地平，令人扫去，则愈分明，始悟是所梦见者。遂除左右人，便渐渐额出，次头面出，又次肩项形体顿出。马子便令坐对榻上，陈说语言，奇妙非常。遂与马子寝息。每诫云："我尚虚尔。"即问何时得出，答曰："出当得本命生日，尚未至。"遂往厩中，言语声音，人皆闻之。女计生日至，乃具教马子出己养之方法，语毕辞去。马子从其言，至日，以丹雄鸡一只，黍饭一盘，清酒一升，醊其丧前，去厩十余步。祭讫，掘棺出，开视，女身体貌全如故。徐徐抱出，著毡帐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气息。令婢四人守养护之，常以青羊乳汁沥其两眼，渐渐能开，口能咽粥，既而能语。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期之后，颜色肌肤气力悉复如常。乃遣报徐氏，上下尽来。选吉日下礼，聘为夫妇。生二儿一女：长男字元庆，永嘉初为秘书郎中；小儿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适济南刘子彦，征士延世之孙云。（《搜神



后记》卷四）

谈生之事，见《列异传》、《搜神记》。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与为夫妇。生一儿，已二岁，不能忍，夜伺其寝后，盗照视之。其腰以上，生肉如人，腰已下，但有枯骨。妇觉，遂言曰："君负我。我垂生矣，何不能忍一岁而竟相照也？"生辞谢。涕泣不可复止，云："与君虽大义永离，然顾念我儿，若贫不能偕活者，暂随我去，方遗君物。"生随之去，入华堂室宇，器物不凡，以一珠袍与之，曰："可以自给。"裂取生衣裾，留之而去。后生持袍诣市，睢阳王家买之，得钱千万。王识之曰："是我女袍，那得在市？此必发冢。"乃取拷之。生具以实对，王犹不信。乃视女冢，冢完如故。发视之，棺盖下果得衣裾。呼其儿视，正类王女。王乃信之，即招谈生，复赐遗之，以为女婿。表其儿为郎中。（《搜神记》卷一六）

《牡丹亭》选取的最直接的题材，是《燕居笔记》收辑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记写宋光宗时南雄太守杜宝之女丽娘，在一次游园之后，感梦而亡。她生前曾自绘小像，死后为柳太守之子梦梅所得。梦梅日夜思慕，遂得与丽娘之魂幽会。最后开冢还魂，杜、柳结亲。汤显祖在上述笔记、话本小说的启发下，构思了《牡丹亭》的情节。



【蝶恋花】（末上）忙处抛人闲处住。百计思量，没个为欢处。白日消磨肠断句，世间只有情难诉。玉茗堂前朝复暮，红烛迎人，俊得江山助。但是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

【汉宫春】杜宝黄堂，生丽娘小姐，爱踏春阳。感梦书生折柳，竟为情伤。写真留记，葬梅花道院凄凉。三年上，有梦梅柳子，于此赴高唐。果尔回生定配。赴临安取试，寇起淮扬。正把杜公围困，小姐惊惶。教柳郎行探，反遭疑激恼平章。风流况，施行正苦，报中状元郎。

杜丽娘梦写丹青记。陈教授说下梨花枪。

柳秀才偷载回生女。杜平章刁打状元郎。（《牡丹亭》第一出"标目"）

二 思想意义

从剧情的表层结构来看，《牡丹亭》似乎只是一个表现男女痴情相爱、生死不渝的故事，而且，死而复生，毕竟有些离奇。但是，汤显祖赋予这一故事的真正的蕴涵，它所要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却要复杂、深刻得多。

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冥冥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汤显祖《牡丹亭题词》）

汤显祖以《牡丹亭》热情赞美的“情”，是他的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他认为“人生而有情”、“世总为情”，而且“性无善无恶，情有之”。



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乐舞蹈，悲壮哀感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其诗之传者，神情合至，或一至焉；一无所至，而必曰传者，亦世所不许也。（汤显祖《耳伯麻姑游诗序》）

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休。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汤显祖《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弟之爱宜伶学《二梦》，道学也。性无善无恶，情有之。因情成梦，因梦成戏。戏有极善极恶，总于伶无与。伶因钱学《梦》耳。弟以为似道。怜之以付仁兄慧心者。（汤显祖《复甘义麓》）

显然，汤显祖赞美的情，是“善”之情，亦即真情。这个真情，实际上也就是人的美好的个性。在《牡丹亭》中，杜丽娘形象

的意义，正在于她的个性的觉醒。杜丽娘长在深闺，其父杜宝的严格管教，师傅陈最良的陈腐愚昧，使她深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直到“游园惊梦”，在大好春光的感召下，她才认识了自己的美好，激发了对幸福的追求。

【绕池游】（旦上）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
【步步娇】（旦）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迤逗的彩云偏。（行介）步香闺怎便把全身现！（贴）今日穿插的好。
【醉扶归】（旦）你道翠生生出落的裙衫儿茜，艳晶晶花簪八宝填，可知我常一生儿爱好是天然。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隄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皂罗袍】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恁般景致，我老爷和奶奶再不提起。）（合）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牡丹亭》第十出“惊梦”）

游园之后，杜丽娘在梦中与手持柳枝的书生相会，她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喜悦和幸福。然而，这一切不过是一场春梦，梦醒后，她面对的现实，依然如故。而后，她又大胆地来到花园，寻找梦中的人迹，倾诉强烈的追求和向往。梦境与现实的对立，正是汤显祖对理想的赞美，对现实的控诉。



……（老旦）小姐在哪里？（贴）陪过夫人到香阁中，自言自语，淹淹春睡去了。敢在做梦也。（老旦）你这贱材，引逗小姐后花园去。倘有疏虞，怎生是了！（贴）以后再不敢了。（老旦）听俺分付：
【征胡兵】女孩儿只合香闺坐，拈花翦朵。问绣窗针指如何？逗工夫一线多。更昼长闲不过，琴书外自有好腾那。去花园怎么？（贴）花园好景。（老旦）丫头，不说你不知：
【前腔】后花园窣静无边阔，亭台半倒落。便我中年人要去时节，尚兀自理打个磨陀。女儿家甚做作？星辰高犹自可。（贴）不高怎的？（老旦唱）斯撞著，有甚不著科，教娘怎么？小姐不曾晚餐，早饭要早，你说与他。（《牡丹亭》第十一出“慈戒”）

……（旦）春香已去。天呵，昨日所梦，池亭俨然。只图旧梦重来，其奈新愁一段。……

【懒画眉】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甚么低就高来粉画垣，元来春心无处不飞悬。（绊介）哎，睡荼蘼抓住裙衩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这一湾流水呵！

【前腔】为甚呵，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

【江儿水】偶然间心似缱，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并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的个梅根相见。……（《牡丹亭》第十二出“寻梦”）

觉醒后的杜丽娘，再也不能屈服于冷酷的现实了。她顽强大胆地追求着已经朦胧看到的理想，她为此而病，而死；死后又以幽魂与柳梦梅相会。最后，她终于复活。挚著的真情，蓬勃的个性，创造出“理之所必无”的奇迹。复活后的杜丽娘，回到了现实世界，以叛逆者的身份，继续斗争，终于得到了“敕赐团圆”。全剧通过杜丽娘的形象，赞美了觉醒的个性，向着陈腐、顽固的理学大胆挑战，终于把理想变为现实。



《还魂》：此记肯綮，在生死之际。《惊梦》、《寻梦》、《诊祟》、《写真》、《悼殇》五折，由生而之死。《魂游》、《幽媾》、《欢挠》、《冥誓》、《回生》五折，自死而之生。其中搜抉灵根，掀翻情窟，为从来填词家屐齿所未及，遂能雄踞词坛，历劫不磨也。（吴梅《中国戏曲概论》）

《还魂》　杜丽娘事，甚奇。而著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曲品》卷下）

周亮工云：“汤义仍《牡丹亭》剧初出，一前辈劝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讲学？’义仍应声曰：‘我固未尝不讲也。公所讲，性；我所讲，情。’”（姚燮《今乐考证》）

或问：若士复罗念庵云，师言性，弟子言情。而《还魂记》用顾况“世间只有情难说”之句，其说可得闻乎？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性也。性发为情，而或过焉，则为欲。《书》曰“生民有欲”是也。流连放荡，人所易溺。宛丘之诗，以歌舞为有情，情也而欲矣。故传曰：“男女饮食，人之大

欲存焉。”至浮屠氏以知识爱恋为有情，晋人所云“未免有情”，类乎斯旨。而后之言情者，大率以男女爱恋当之矣。夫孔圣尝以好色比德，诗道性情，《国风》好色，儿女情长之说，未可非也。若士言情，以为情见于人伦，伦始于夫妇；丽娘一梦所感，而矢以为夫，之死靡忒，则亦情之正也。若其所谓因缘死生之故，则从乎浮屠者也。王季重论玉茗《四梦》：《紫钗》侠也；《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牡丹亭》，情也。其知若士言情之旨矣。（吴人《还魂记或问》。载《三妇评本〈牡丹亭〉》卷首）

王思任曰：“《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往见吾乡文长批《牡丹亭》，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颊心。而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坛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遍，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其相引重如此。”（《今乐考证》）

杜丽娘因情而死，死而复生，这不合常理的构思，表现了汤显祖以情抗理的叛逆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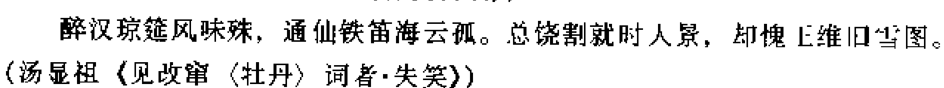
作者本人把这一构思与王维的雪里芭蕉图并列：看似不合理，实则有深情，他不允许别人对此有任何改动。

是记（《牡丹亭》）初出，度曲家多棘不上口，因有为之删改者，吴江沈宁庵璟首为笔削，属山阴吕玉绳，转致临川，临川不怿，作小诗一首，有“纵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之句。……（吴梅《中国戏曲概论》）

……不佞《牡丹亭记》，大受吕玉绳改窜，云便吴歌。不佞哑然笑曰，昔有人嫌摩诘之冬景芭蕉，割蕉加梅，冬则冬矣，然非王摩诘冬景也。其中骀荡淫夷，转在笔墨之外耳。若夫北地（李梦阳）之于文，犹新都（杨慎）之于曲。余子何道哉。（汤显祖《答凌初成》）



醉汉琼筵风味殊，通仙铁笛海云孤。总饶割就时人景，却愧王维旧雪图。（汤显祖《见改窜〈牡丹〉词者·失笑》）



三 艺术特色

《牡丹亭》在艺术上取得极高成就，最突出的有三个方面。

一是全剧以浪漫手法，巧妙表现了离魂、梦境，即以虚写实。

临川老人括男女之思而托之于梦。梦觉索梦，梦不可得，则至人与愚人

同矣？情觉索情，情不可得，则太上与吾辈同矣！化梦还觉，化情归性，虽善谈名理者，其孰能与于斯！（陈继儒《批点牡丹亭题词》）

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明珠》、《浣纱》、《红拂》、《玉合》，以实而用实者也。《还魂》。"二梦"，以虚而用实者也。以实而用实也易，以虚而用实也难。（王骥德《曲律》）

二是塑造了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不仅主人公杜丽娘蕴涵深厚，为千古绝唱，而且其他几个人物，如柳梦梅、杜宝、春香、陈最良等，也个性突出，给读者和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若士自谓一生"四梦"，得意处惟在《牡丹》，情深一叙，读未三行，人已魂销肌栗。而安顿出字，亦自确妙不易。其款置数人，笑者真笑，笑即有声，啼者真啼，啼即有泪；叹者真叹，叹即有气。杜丽娘之妖也，柳梦梅之痴也，老夫人之软也，杜安抚之古执也，陈最良之雾也，春香之贼牢也：无不从筋节窍髓，以探其七情生动之微也。杜丽娘隽过言鸟，触似羚羊。月可沉，天可瘦，泉台可暝，獠牙判发可狎而处，而"梅"、"柳"二字，一灵咬住，必不肯使劫灰烧失。柳生见鬼见神，痛叫顽纸，满心满意，只要插花。老夫人智是血描，肠邻断草，拾得珠还，蔗不陪檗。杜安抚摇头山屹，强笑河清，一味做官，半言难入。陈教授满口塾书，一身襶气，小要便益，大经险怪。春香眨眼即知，锥心必尽，亦文亦史，亦败亦成。如此等人，皆若士元空中增减朽塑，而以毫风吹气生活之者也。……（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



……临川作《牡丹亭》词，非词也，画也；不丹青，而丹青不能绘也；非画也，真也；不啼笑而啼笑，即有声也。以为追琢唐音乎，鞭箠宋调乎，抽翻元剧乎？当其意得，一往追之，快意而止。非唐，非宋，非元也。柳生骙绝，杜女妖绝，杜翁方绝，陈老迂绝，甄母愁绝，春香韵绝，石姑之妥，老驼之勚，小癞之密，使君之识，牝贼之机，非临川飞神吹气为之，而其人遁矣。若乃真中觅假，呆处藏黠，绎其指归，□□则柳生未尝痴也，陈老未尝腐也，杜翁未尝忍也，杜女未尝怪也。理于此确，道于此玄，为临川下一转语。（沈际飞《牡丹亭题词》）

三是语言典雅细腻，生动地表达了人物的情感，思想，环境的景物、氛围，使《牡丹亭》成为一部卓越的诗剧。

临川汤若士——婉丽妖冶，语动刺骨，……其妙处，往往非词人工力所及……。（王骥德《曲律》）

词隐之持法也，可学而知也；临川之修辞也，不可勉而能也。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也。其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王骥德《曲律》）

"引子"须以自己之肾肠，代他人之口吻。盖一人登场，必有几句紧要说话。我设以身处其地，模写其似，却调停句法，点检字面，使一折之事头，先以数语该括尽之，勿晦、勿泛，此是上谛。……《诸玦》诸"引"、虽伤过文，然语俊调稚，不失为才士气作。近惟《还魂》、《二梦》之"引"，时有最俏而最当行者，以从元人剧中打勘出来故也。（王骥德《曲律》）

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阅不见其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汤若士《还魂》一剧，世以配飨元人，宜也。问其精华所在，则以《惊梦》、《寻梦》二折对。予谓二折虽佳，犹是今曲，非元曲也。《惊梦》首句云："袅晴丝吹来闲庭院，摇漾春如线。"以游丝一缕，逗起情丝，发端一语，即费如许深心。可谓惨澹经营矣。然听歌《牡丹亭》者，百人之中有一二人解出此意否？若谓制曲初心，并不在此，不过因所见以起兴，则瞥见游丝，不妨直说。何须曲而又曲，由晴丝而说及春，由春与晴丝而悟其如线也。若云作此原有深心，则恐索解人不易得矣。索解人既不易得，又何必奏之歌筵，俾雅人俗子同闻而共见乎？其余"停半晌，整花钿，没揣菱花、偷人半面"及"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遍青山，啼红了杜鹃"等语，字字俱费经营，字字皆欠明爽。此写妙语，只可作文字观，不可作传奇观。至于末篇"似虫儿般蠢动，把风情搧"与"恨不得肉儿般团成片也，逗的个日下胭脂雨上鲜"、《寻梦》曲云："明放着白日青天，猛教人抓不到梦魂前"、"是这答儿压黄金钏匾"，此等曲则去元人不远矣。而余最赏心者，不专在《惊梦》、《寻梦》等折，谓其心花笔蕊，散见于前后各折之中。《诊祟》曲云："看你春归何处归，春睡何曾睡？气丝儿怎度的长天日"、"梦去知他实实谁，病来只送得个虚虚的你。做行云，先渴倒在巫阳会"、"又不是困人天气，中酒心期，魆魆的常如醉"、"承尊觑，何时何日，来看这女颜回"、《忆女》曲云："地老天昏，没处把老娘安顿"、"你怎撇得下万里无儿白发亲"、"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玩真》曲云："如愁欲语，只少口气儿呵"、"叫的你喷嚏似天花唾，动凌波，盈盈欲下，不见影儿那"，此等曲则纯乎元人，置之《百种》前后，几不能辨。以其意深词浅，全无一毫书本气也。（李渔《闲情偶寄》）



或曰：子论《牡丹亭》之工，可得闻乎？吴山曰："为曲者有四类：深人

情思，文质互见，《琵琶》、《拜月》其尚也；审音协律，雅尚本色，《荆钗》、《牧羊》其次也；吞剥坊言谰语，《白兔》、《杀狗》之流也；专事雕章逸辞，《昙花》、《玉合》之亚也。案头场上，交相为讥。下此无足观矣。《牡丹亭》之工，不可以是四者名之。其妙在神情之际。试观记中佳句，非唐诗即宋词，非宋词即元曲，然皆若若士之自造，不得指之为唐、为宋、为元也。……

或曰：宾白如何？曰：嬉笑怒骂，皆有雅致。宛转关生，在一二字间。明剧本中故无此白。其冗处，亦似元人；佳处，虽元人弗逮也。（吴人《还魂记或问》载《三妇评本〈牡丹亭〉》卷首）

《牡丹亭》的成就，确立了汤显祖在中国文学史、戏剧史上的重要地位。

汤若士明之才人也，诗文尺牍尽有可观。而其脍炙人口者，不在尺牍诗文，而在《还魂》一剧。使若士不草《还魂》，则当日之若士已虽有而若无，况后代乎！是若士之传，《还魂》传之也。（李渔《闲情偶寄》）



第八章

《西游记》

《西游记》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神魔小说。其本事，为唐代初年高僧玄奘到天竺取佛经的史实；尔后，这一史实，在民间流传过程中，逐步演变为以孙悟空为核心人物的神魔故事；最后，在明代嘉靖年间由吴承恩在民间流传的取经故事基础上，写成一百回的长篇小说《西游记》。

第一节　《西游记》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一　取经本事



唐初社会，“崇道抑佛”；佛教内部，对经义的理解与阐释，亦有分歧和困惑。在此背景下，高僧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人，十三岁出家）决意到佛教发源地天竺去研究教义，取回真经。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一说贞观三年，629），玄奘离长安，经河西走廊，出玉门关，过吐鲁番，历尽艰辛，到达天竺。他的学识和修养，赢得天竺佛教界的称赞。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到长安。

玄奘西行历时十九年，行程五万里，取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这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壮举，不仅弘扬了佛法，促进了中外

文化交流，而且使唐人对西域诸国的人文地理增加了了解。玄奘回到长安后，又以十九年时间译出佛经七十五部，创立了佛教的重要宗派法相宗。唐高宗麟德元年（664），玄奘积劳成疾而卒。

僧玄奘，姓陈氏，洛川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采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

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旧唐书·方伎》）

三藏法师玄奘，陈留人，姓陈氏。贞观初，肇自咸京，誓往西国，穷览圣迹。经六载，至摩伽陀城。凡十二年，备历圣君、龙庭之文，鹫岭之秘，皆研机睹奥矣。又造迦叶结集之墟，千圣道成之树，虔心顶礼，焚香散花，设大施会；于是五天亿众，十八国王，献毡投珠，积如山岳，咸称“法师”为“大乘”也。及东归，太宗诏留于宏福道场，乃诏明德僧灵润等二十人译梵，自《菩萨戒》至《摩诃般若》，总七十四部一千三百余轴。法师身长八尺，眉目疏朗，凡所游历，一百二十八国。（《唐高僧传》）



二　成书过程

玄奘西行取经的壮举，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在民间广泛流传。在流传中，史实被夸张渲染，而且愈演愈奇。南宋时，“中瓦子张家印”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是目前能见到的关于唐僧西天取经故事的最早的文学作品。一般认为，它是南宋时的“说经”话本；但亦有学者认为它是晚唐五代时寺院“俗讲”底本。全

书现存十七节，有大字本、小字本两种，均有残缺。

目如次
□□□□□□□第一
行程遇猴行者处第二
入大梵天王宫第三
入香林寺第四
过狮子林及树人国第五
过长坑大蛇岭处第六
入九龙池处第七
□□□□□第八
入鬼子母国处第九
经过女人国处第十
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
入沉香国处第十二
入波罗国处第十三
入优体罗国处第十四
入竺国度海处第十五
转至香林寺受心经本第十六
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九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书中已有幻化为“白衣秀才”的猴行者。他神通广大，自愿保护唐僧西行取经，一路上降妖伏怪。于是，“猴行者”成为取经故事中的主要角色，而唐僧却退居于次要的地位。

僧行六人，当日起行。法师语曰：“今往西天，程途百万，各人谨慎。”……偶于一日午时，见一白衣秀才，从正东而来，便揖和尚：“万福，万福！和尚今往何处？莫不是再往西天取经否？”法师合掌曰：“贫僧奉敕，为东土众生未有佛教，是取经也。”秀才曰：“和尚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和尚曰：“你如何得知？”秀才曰：“我不是别人，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此去百万程途，经过三十六国，多有祸难之处。”法师应曰：“果得如此，三世有缘，

东土众生获大利益。"当便改呼为"猴行者"。……

……猴行者曰："我八百岁时到此中（西王母池）偷桃吃了，至今二万七千岁不曾来也。"法师曰："今日蟠桃结实，可偷三五个吃"。猴行者曰："我因八百岁时偷吃十个，被王母捉下，左肋判八百，右肋判三千铁棒，配在花果山紫云洞。至下肋下尚痛，我今定是不敢偷吃也。"……说由未了，颠下三颗蟠桃，入池中去。……师曰："可去寻取来吃。"猴行者即将金环杖向盘石上敲三下，乃见一个孩儿，面带青色，爪似鹰，开口露牙，向池中去。行者曰："汝年几多?"孩曰："三千岁。"行者曰："我不用你。"又敲五下，见一孩儿，面如满月，身挂绣缨。行者曰："汝年多少?"答曰："五千岁。"行者曰："不用你。"又敲数下，偶然一孩儿出来。问曰："你年多少?"答曰："七千岁。"行者放下金环杖，叫取孩儿入手中，问和尚："你吃否?"和尚闻言心惊，便走。被行者手中旋数下，孩儿化成一枚乳枣，当时吞入口中。后归东土唐朝，遂吐出于西川，至今此地中生人参是也。

……只见岭后云愁雾惨，雨细交霏。云雾之中，有一白衣妇人，身挂白罗衣，腰系白褶，手把牡丹花一朵，面似白莲，十指如玉。……猴行者一见，高声便喝："想汝是火类坳头白虎精，必定是也?"妇人闻语，张口大叫一声，忽然面皮裂皱，露爪张牙，摆尾摇头，身长丈五。定醒之中，满山都是白虎。被猴行者将金环杖变作一个夜叉，头点天，脚踏地，手把降魔杵，身如兰靛青，发似朱沙，口吐百丈火光。当时白骨精哮吼近前相敌，被猴行者战退。半时，遂问虎精甘伏未伏。虎精曰："未伏。"猴行者曰："汝若未伏，看你肚中有一个老猕猴。"虎精闻说，当下未伏，一叫猕猴，猕猴在白虎精肚内应，遂叫虎开口吐出一个猕猴，顿在面前，身长丈二，两眼火光。白虎精又云："我未伏。"猴行者曰："汝肚内更有一个。"再令开口，又吐出一个，顿在面前。白虎精又曰："未伏。"猴行者曰："你肚中无千无万个老猕猴，今日吐至来日，今月吐至来月，今年吐至来年，今生吐至来生，也不尽。"白虎精闻语，心生忿怒；被猴行者化一大石，在肚内渐渐会大；教虎精吐出，开口吐之不得，只见肚皮裂破，七孔流血。喝起夜叉，浑斗大杀，虎精大小粉骨生碎，绝灭除踪。(《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成书于明初的《永乐大典》中，保存了一段"梦斩泾河龙"的残文，约一千二百字，其标题为"西游记"。另外，朝鲜古代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里，选收了一段汉文"车迟国斗圣"，内容大抵相当于吴承恩《西游记》的第四十六回中的一部分，而且还

有八条注释，或介绍这段选文依据的《西游记》，或直书“《西游记》云”、“详见《西游记》”。《永乐大典》与《朴通事谚解》成书皆早于吴承恩《西游记》，因此，这两部书中提到的《西游记》当另有所指，据学者推断，系指已经失传的一部《西游记平话》（大约在元末明初行于世）。

《旧西游记》

佚

《永乐大典》一万三千一百三十九卷送字韵引《西游记》。“魏征梦斩泾河龙”一节，文与吴承恩《西游记》不同，而语意大似话本。引书标题作《西游记》。则明初确有《西游记》一书，远在吴书之前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永乐大典》第13139卷“送”韵“梦”条有“梦斩泾河龙”，文前标题作《西游记》。

《梦斩泾河龙》

叙长安西南有一条泾河。河边有张梢、李定二渔翁，谈及长安有一位神言山人，按其指教方位下网打鱼，百下百着。适为寻水夜叉所闻，报知泾河龙王。龙王怒极，扮作白衣秀士入城，故问神相袁守成雨期及雨量。袁答：来日辰时布云，午时升雷，未时下雨，下三尺三寸四十八点，如不准，甘罚。龙王回宫，恰有玉旨命龙王行雨，且雨期雨量皆与袁所言同。龙王为赌胜，故意错行雨，并责问袁所言不灵。袁告以违犯天条，剐龙台上，难免一刀。龙向袁求教。袁令其去求唐王，因来日当由丞相魏征行刑。当夜，龙即托梦唐王，得允诺。次日，唐王将梦中之情告之尉迟敬德，欲与魏征下棋一日，以免龙灾。然弈棋至近午，魏征睡去，至未时才醒。忽听得长安市上喧闹。近臣奏云：千步廊南，十字街头，云端吊下一只龙头。帝问魏征，魏答：泾河龙违天获罪，臣适才合眼一霎，斩了此龙。（《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



《西游记》云：西域有花果山，山下有水帘洞，洞前有铁板桥，桥下有万丈涧，涧边有万个小洞，洞里多猴。有老猴精，号齐天大圣，神通广大。入天宫仙桃园偷蟠桃，又偷老君灵丹药，又去王母宫偷王母绣仙衣一套来，设庆仙衣会。老君、王母具奏于玉帝。传宣李天王，引领天兵十万，及诸神将，至花果山，与大圣相战失利。巡天大力鬼上告天王，举灌州灌江口神曰小圣

二郎，可使拿获。天王遣太子木义与大力神往请。二郎神领神兵围花果山。众猴出战，皆败，大圣被执，当死。观音上请于玉帝免死，令巨灵神押大圣前往下方去。乃于花果山石缝内纳身下截，画如来押字封着，使山神土地镇守。渴饮铜汁，饥食铁丸。待我往东土寻取经之人经过此山……以为徒弟，赐法名悟空，改号为孙行者，与沙和尚及黑猪精猪八戒偕往。东路降妖去怪，救师脱难，皆是孙行者神通之力也。……(《朴通事谚解·注》)

今按法师往西天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又过棘钓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诸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刀厰也。详见《西游记》。(《朴通事谚解·注》)

按：这部平话性质的《西游记》，显然文字比较粗率，夹杂着一些之乎者也，其风格颇似《全相元刊平话五种》。《永乐大典》中的“梦斩泾河龙”的情节，相当于吴承恩《西游记》的第九回“袁守诚妙算无私曲，老龙王拙计犯天条”，而后者描写细腻，情节生动，字数亦增至近六千字。《朴通事谚解》中的“车迟国斗圣”的内容，相当于吴承恩《西游记》第四十六回“外道弄强欺正法，心猿显圣灭诸邪”，前者粗率，后者细致，亦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部平话，已经具备了吴承恩《西游记》的框架，一些具体情节也十分完整、生动。特别是吴氏《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唐僧、悟空、沙僧、八戒）在平话中都已出现并定型，因此，这部平话无疑是《西游记》成书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是吴承恩进行再创造的重要的基础。联系元代磁州窑生产的瓷枕上已出现了唐僧师徒四众的形象，更可确认吴氏《西游记》中的人物形象在元代已经定型。



西游故事在金元及明初，也被搬上戏曲舞台。金院本名目中有《唐三藏》一种，惜作品已失传。元代以西游故事为题材的杂剧主要有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天取经》和杨景贤的六本二十四折的《西游记》两种。吴剧已佚，仅存残曲；杨作犹存。

吴昌龄　西京人。

…………

《西天取经》"老回回东楼叫佛·唐三藏西天取经。"(《录鬼簿》)

吴昌龄 字号未详。西京(今山西大同)人。约元宪宗元年前后在世,生平事迹不可考。所作杂剧十一种,又存疑一种。今存二种,存佚文者一种。《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庭草交翠"。

…………

《唐三藏西天取经》

《录鬼簿》著录 《元人杂剧钩沉》附录《饯送郊关开觉路》、《别蛮国直指前程》二出。贾本题目作"老回回东楼叫佛"。简名《西天取经》。《太和正音谱》、《元曲选目》俱题简名。按《西游记》题材与此剧相当。据孙楷第氏考订,《西游记》实为杨景言作品。存本题吴昌龄撰,乃出明人伪托,恐误吴著《西天取经》长至六本,为现存杂剧中最长之作,中国未见流传,惟日本有影印本。则《西游记》或其改题,或为别本。《纳书楹曲谱》收《仙吕》套曲题《莲花宝筏》、《北饯》、《双调》套曲题《唐三藏》、《回回》。(《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杨景贤 名暹,后改名讷,号汝斋。故元蒙古氏。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锦阵花营,悠悠乐志。……

…………

《西游记》

杨讷 原名暹,字景贤,一作景言,号汝斋。本为蒙古人,家于钱塘(今浙江杭州),因从姐夫杨镇抚,人以杨姓称之。善琵琶,好戏谑。乐府出人头地。明永乐间,卒于金陵(今南京)。所作杂剧十八种,存疑二种,仅存《西游记》一种,余皆不传。《太和正音谱》称其词如"雨中之花"。



…………

《西游记》

《录鬼簿续编》著录 明刊杨东来批评单行本,《世界文库》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西游记》存本题吴昌龄撰,实误。因吴氏有《唐三藏西天取经》一本,往往混为一剧。《宝文堂书目》亦载简名,未题撰者。此记凡六卷,每卷例四折,即二十四折。全剧题目正名:卷一作"贼刘洪杀秀士,老和尚救江流;观音佛说因果,陈玄奘大报仇"。卷二作"唐三藏登途路,村姑儿逞嚣顽;木叉送火龙马,华光下宝德关"。卷三作"李天王捉妖怪,孙行者会师徒;沙和尚拜三藏,鬼子母救爱奴"。卷四作"朱太公告官司,裴海棠遇妖怪;三藏托孙悟空,二郎收猪八戒"。卷五作"女人国遭险难,采药仙说艰难;孙行者借扇子,唐僧过火焰山"。卷六作"胡麻婆问心字,孙行者答空

禅；灵鹫山广聚会，唐三藏大朝元”。每卷或带楔子，叙述虽为折数所限，已较五本《西厢记》为长。本事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而加以发展，幻出种种魔怪，皆为观世音菩萨救护。据《佛法统纪》云：“唐法师玄奘，贞观三年上表游西竺，过沙河逢恶鬼异类，出没前后，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及《般若心经》，倏忽散退。”作者大意本此。……（《古典戏曲存目汇考》）

按：杨讷虽为元末明初人，但其《西游记》杂剧最早刊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而此时吴承恩《西游记》之世德堂本已流传多年，这就不能完全排出杨剧刊印时已吸收了吴承恩小说的内容，故二者之关系，不能简单断言是杨剧影响了吴氏之小说。

三　作者吴承恩

西游故事经过《诗话》、《平话》、金元戏曲的创造积累，到明代，其故事框架，人物形象均已相当成熟。明中叶文学家吴承恩，综合吸取前人成果，完成了《西游记》的再创作，使这一古老题材，以新的艺术水准，呈现于万世读者面前。由于明刊本《西游记》均无作者题署，清代一些刊本又误题为元人邱处机（长春真人），故于相当长的时期，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并无确认。清中叶以后，问题逐步明朗：邱处机之误，是因为丘氏曾远赴阿富汗，晋见当时在昆都斯大营之成吉斯汗，后由其弟子把这历时三年的旅行见闻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惟因同名，世遂以为一书”；同时，又据《天启淮安府志》等文献记载，始“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



然至清乾隆末，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潜研堂文集》二十九）已云小说《西游演义》是明人作；纪昀（《如是我闻》三）更因“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决为明人依托，惟尚不知作者为何人。而乡邦文献，尤为人所乐道，故是后山阳人如丁晏（《石亭记事续编》）阮葵生（《茶余客话》）等，已皆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吴玉搢（《山阳志遗》）亦云然，而尚疑是演邱处机书，犹罗贯中之演陈寿《三国志》者，当由未见

二卷本，故其说如此；又谓"或云有《后西游记》，为射阳先生撰"，则第志俗说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西游记》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丘长春做的，其实不然。丘长春自己另有《西游记》二卷，是纪行，今尚存"道藏"中；惟因书名一样，人们遂以为是一种。加以清初刻《西游记》小说者，又取虞集所作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序》冠其首，人更信这《西游记》是丘长春所做的了——实则做这《西游记》者，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此见于明时所修的《淮南府志》；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西游记》现在所见的，是一百回，先叙孙悟空成道，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后经八十一难，终于回到东土。这部小说，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因为《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已说过猴行者、深河神，及诸异境。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著作。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西游记传》——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而至明吴承恩，便将它们汇集起来，以成大部的《西游记》。(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天启淮安府志》卷一六)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口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天启淮安府志》卷一九)

金澹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辩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著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细小乐道之，而前此未之有闻也。批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春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阮葵生《茶余客话》)

吴承恩（1500？～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涟水（在今江苏省）人，后迁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县）。曾祖吴铭，祖父吴贞，"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父吴锐，以家贫，弃儒经商。



（吴锐四岁丧父，随母归山阳）……已有性资，不妄啼哭笑言，但时时向梁夫人（吴锐母）索书读。以贫故，逾数岁，始遣就社学先生，社中诸学生率岁时节朔持钱物献社学先生，吴氏不能也，社学先生则勤勤教诸学生书，不教先君书。先君辄从旁听窥，尽得诸学生所业者，于是通《小学》、《论语》、《孝经》矣。社学先生反以为奇，欲遣就乡学。梁夫人闻之，叹曰："嗟乎！吴世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余何！"于是泣，先公亦泣。（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

吴锐入赘徐氏，承其业，遂为经营"采缕"、"文縠"之小商，吴锐纯笃木讷，世人以为"痴"，吴承恩亦为市人指曰："是痴人家儿。"这对于吴承恩的思想、性格，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时卖采缕文縠者肆相比，率酒食遨熙，先公则不酒食遨熙。时众率尚便利机械善俯仰者，先公则木讷迟钝，循循然。人尝以诈，不之解，反大以为诚；侮之，不应亦不怒。其贾也，辄不屑屑然，且不二价。又日日读古人书。于是一肆中哄然以为痴也。里中有赋役，当出钱，公率先贯钱待胥。胥至，曰："女钱当倍"，则倍；"当再倍"，则再倍。曰"女当倍人之庸"，则倍人之庸。人或劝之讼理。曰："吾宰中孰非官者；然又胥怒，吾岂敢怒胥，又犯官哉！"于是众人益痴之。承恩忆少小时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痴人家儿"。承恩归，恚啼不食饮，公知之，笑曰："儿翁诚痴，儿免为痴翁儿乎？"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见旧时易侮先君者，尽改节为敬恭。里中有争斗较量，竟趋先公求平，而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怀有隐匿，难人知者，即不难公知，且诉以臆。乡里无赖儿相聚为不善，卒遇公，一时散去，皇皇赤发面也。……（吴承恩《先府宾墓志铭》）



吴锐以自己诚朴的品格，最终受到了社会乃至官府的敬重。但是，这种家庭给予吴承恩的影响，主要还是蒙受欺侮的愤懑。吴承恩在自己的《西游记》和其他诗文中，嬉笑怒骂，指斥世态，或许正是这种愤懑与不平的宣泄。

吴承恩"髫龄即以文鸣于淮"，但中秀才后，则屡试不第，嘉靖二十三年（1544）补岁贡，七年后入京候选，又三年，才得到浙江长兴县丞这一卑微官职。不久辞官。又有荆府纪善之补，亦无所

为，遂归隐。晚年曾游金陵等地，时与文征明等有诗文唱和。万历十年左右，卒于家。

吴承恩的著作，除《西游记》外还有大量诗文，但多散佚，今仅存《射阳先生存稿》四卷。有万历十八年陈文烛、李维桢之《序》及万历十七年吴国荣之《跋》。

嘉靖中，吴贡生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吾淮才士也。英敏博洽，凡一时金石碑版祝嘏赠送之词，多出其手，荐绅台阁诸公，皆倩为捉刀人；顾数奇不偶，仅以岁贡官长兴县丞；贫老乏嗣，遗稿多散佚失传。邱司徒正纲收拾残缺，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之以乡人所藏，分为四卷，刻之，名曰《射阳存稿》（又有《续稿》一卷），五岳山人陈文烛为之序。……读其遗集，实吾郡有明一代之冠。惜其书刊版不存。予初得一抄本，纸墨已渝敝，后陆续收得刻本四卷，并续集一卷亦全，尽登其诗入《山阳耆旧集》。择其杰出者，各体载一二首于此，以志瓣香之意云。……天启旧志列先生为近代文苑之首，云：“……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初不知杂记为何等书，及阅《淮贤文目》，载《西游记》为先生著。考《西游记》旧称为“证道书”，谓其合于金丹大旨；元虞道园有《序》，称此书系国初邱长春真人所撰。而郡志谓出先生手，天启时去先生未远，其言必有所本。……书中多吾乡方言，其出淮人手无疑。……（吴玉搢《山阳志遗》）

吴汝忠卒几十年矣，友人陆子遥收其遗文，而表孙进士丘子度梓焉。问叙于陈子。往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汝忠往丞长兴，与子与善，三人者，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微而显，其旨博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盖淮自陆贾、枚乘、匡卫、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汝忠与百应朱子价，自少友善，其文名与颉颃；乃子价为太守，而汝忠沉于下寮。兹稿出，当与山带阁集并传，射阳射陂之上，有两明珠也。因缀数语冠于简端。万历庚寅夏日五岳山人沔阳陈文烛撰。（陈文烛《吴射阳先生存藁叙》）



嘉、隆之间，雅道大兴，七子力驱而近之古，海内翕然乡风。其气不得靡，故拟者失而粗厉；其格不得逾，故拟者失而拘挛；其蓄不得俭，故拟者失而糅杂；其语不得凡，故拟者失而诡僻。至于今而失滋甚，而世遂以罪七子，谓李斯之祸秦，实始荀卿。而独山阳吴汝忠不然，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最善，还往倡和最稔，而按其集独不类七子友。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盖诗在唐与钱、刘、元、白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南丰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与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心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藩，以钓一时声誉，故所就如此。昔齐己好韦苏州，即为苏州语以见，苏州不善也；他日进其故草，苏州大相赏，子奈何舍故吾而似我？张率年十六，作二千首，虞讷见而诋之，更为诗托之沈约，讷便向之嗟称。人情好名而酷欲中人之好，从来久矣。天下方驰骛七子，而汝忠之为汝忠自如。以彼其才，仅为邑丞以老，一意独行，无所扳援附丽，岂不贤于人远哉！汝忠善吾郢人陈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称引。今勋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为出礼称离孙。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复搜集玉叔所未及录者，已，病其太繁，属不佞校删而为之叙。吴有遗爱于丘，丘所以报吴久而不忘，皆人伦懿美，出于是集之外。嗟乎！此不佞所贵于汝忠能自为汝忠者也。南新市人李维桢本宁父撰。（李维桢《吴射阳先生集选叙》）

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呜呼伤哉！昔人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文福难兼齐，而造物忌多取，信矣。



丘子汝洪，亲犹表孙，义近高弟，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将汇而刻之。庶几存十一于千百，为先生图不朽耳。谋诸荣，荣以张子以衷、蔡子世卿皆辱先生忘年交者，相与校焉。夫三子何能供是役哉，鱼豕之讹不免矣。独念先生尝谓近之刻者，类博而不精，嗟乎！斯刻也，倘曰精焉，世必有知先生者矣。万历己丑仲春七日通家晚生吴国荣顿首书。（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吴承恩之诗文，多揭露社会恶习，表达愤激之作。

李在惟闻画山水，不谓兼能貌神鬼，笔端变幻真骇人，意态如生状奇诡：少年都美清源公，指挥部从扬灵风，星飞电掣各奉命，搜罗要使山林空。名

鹰攫拿犬腾啮，大剑长刀莹霜雪，猴老难延欲断魂，狐娘空洒娇啼血，江翻海搅走六丁，纷纷水怪无留踪，青锋一下断狂飚，金锁交缠擒毒龙，神兵猎妖犹猎兽，探穴捣巢无逸寇。平生气焰安在哉，爪牙虽存敢驰骤？我闻古圣开鸿蒙，命官绝地天之通，轩辕铸镜禹铸鼎，四方民物俱昭融。后来群魔出孔窍，白昼搏人繁聚啸，终南进士老钟馗，空向宫闱啖虚耗。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猿鹤为沙虫，坐观宋室用五鬼，不见虞廷诛四凶。野夫有怀多感激，无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救日有矢救月弓，世间岂谓无英雄。谁能为我致麟凤，长享万年保合清宁功？（吴承恩《二郎搜山图歌》）

夫独不观诸近时之习乎？是故匍匐拜下，仰而陈词，心悸貌严，瞬息万虑，吾见臣子之于太上也；而今施之长官矣。曲而跽，俯而趋，应声如霆，一语一偻，吾见士卒之于军帅也；而今行之缙绅矣。笑语相媚，妒异党同，避忌逢迎，恩爱尔汝，吾见婢妾之于闺门也；而今闻之丈夫矣。手谈眼语，涛张万端，蝇营鼠窥，射利如蜮，吾见驵侩之于市井也；而今布之学校矣。（吴承恩《贺学博未斋陶师膺奖序》）

吴承恩的文学创作中，当然以《西游记》成就最高。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确切时间难以确定，但从作品所蕴涵的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切体味来看，似其晚年之作。现在能见到的《西游记》的最早刊本，是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世德堂刊印的《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在这以后，明清两代有多种版本。



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存

明吴承恩撰。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南直隶淮安府山阳县人。嘉靖中，官长兴县丞。此书今所见明本，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本及李卓吾评本二本，分记如次：

一、华阳洞天主人校本（二十卷一百回）

书更有三本，亦列举之：

新刊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明金陵唐氏世德堂刊本（间题金陵荣寿堂）。图嵌正文中。字写刻，极端整。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北京图书馆］［日本日光晃山慈眼堂］

鼎锲京本全像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明万历间闽书林杨闽斋刊本。黑纸，上图下文，半叶十五行，行二十七字。[日本内阁文库]

唐僧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明刊本。扁字。半叶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日本帝国图书馆]

以上三本，皆题"华阳洞天主人校"。首秣陵陈元之序。序后记年月，世德堂本作壬辰夏，杨闽斋本作癸卯夏。

二、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不分卷）

明刊大字本。卷首附图百叶。记刻工曰"刘君裕"。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首袁韫玉序。似为苏州刻本。[日本内阁文库，广岛浅野图书馆] 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明金陵大业堂重刊本，缺第一第二两回。

以上华阳洞天主人校，李卓吾评二本，皆无陈光蕊逢灾、江流报仇事。

西游证道书一百回　存

清初原刻本。前附图十七幅，系胡念翊绘。正文半叶九行，行二十六字。[日本内阁文库] 此汪象旭评原刻本，极不多见。后来坊刻本，如怀德堂本怀新楼本，评人于汪象旭、黄太鸿外，更加入蔡元放、金圣叹、陈士斌、李卓吾诸题，实不过于每回之后节录此书总评数条，亦从此书出者，非集释本也。

清汪象旭评。字里见卷三。题"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钟山半非居士黄笑苍印正"。自象旭此书始冠以虞集序，以为邱长春作，并谓得古本增加"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一回。实则此回乃象旭自为之，与古本无涉。

按：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二谓：汪澹漪批注处大半摸索皮毛。刘一明《原旨》序谓：其注多戏谑之语，狂妄之词。汪澹漪即汪象旭，俞曲园疑与悟一子为一人，悟一子乃陈士斌号，非汪也。



西游真诠一百回　存

清乾隆庚子（四十五年）刊本。芥子园刊小本。石印本。排印本。

清陈士斌撰。首康熙丙子尤侗序。士斌字允生，号悟一子，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人。

新说西游记一百回　存

清乾隆己巳（十四年）其有堂原刊本。半叶十行，行二十四字。[北京大学图书馆] 上海味潜斋石印本。有王韬序。后来石印本从此出。

清张书绅撰。首乾隆十三年戊辰自序。书绅字南薰，山西人，里居未详。

西游原旨一百回　存

原本未见。嘉庆二十四年湖南刊本。曾见单注本，不载《西游》原文。

清刘一明撰。一明甘肃兰州金天观道士，自号素朴散人。书成，以嘉庆十五年刊于甘肃。此本乃门人夏复恒志永刊于湖南常德者也。

通易西游正旨 一百回 存

道光己亥（十九年）眉山何氏德馨堂刊本。[北京大学图书馆]

清张含章撰。首门人何延椿序，又无名氏序及跋。含章字逢源，四川成都人。其书以《易经》解《西游》。

右（以上）吴书评本。（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按：以上所录，系明清两代《西游记》主要版本。诸家评注形式，不外眉批、夹批、回末总批以及所撰读法。书贾谋利，往往伪托，如云"李卓吾"、"金圣叹"即是。明刊本中，均无玄奘出身的情节；自清刊本《西游证道书》，始以第九回加写玄奘出身；孙楷第先生注明为评注者汪象旭"自为之"。

第二节 《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意义或主题思想，一向众说纷纭，清人之论，即有劝学、谈禅、讲道诸说。



评议此书者有清人山阴悟一子陈士斌《西游真诠》（康熙丙子尤侗序），西河张书绅《西游正旨》（乾隆戊辰序）与悟元道人刘一明《西游原旨》（嘉庆十五年序），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故全书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佛，故末回至有荒唐无稽之经目，特缘混同之教，流行来久，故其著作，乃亦释迦与老君同流，真性与元神杂出，使三教之徒，皆得随意附会而已。假欲勉求大旨，则谢肇淛(《五杂组》十五）之"《西游记》漫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数语，已足尽之。作者所说，亦第云"众僧们议论佛门定旨，上西天取经的缘由……三藏箝口不言，但以手指自心，点头几度，众僧们莫解其意……三藏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我弟子曾在化生寺对佛说下誓

愿，不由我不尽此心，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皇图永固'"（十三回）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西游记考证》）

考查《西游记》的主题、主旨，必须充分看到它是一部以游戏笔墨写成的滑稽意味十分浓重的神魔小说。而这种游戏笔墨，滑稽意味，则使作品富有明显的"玩世不恭之意"。

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然作者虽儒生，此书则实出于游戏，亦非语道……（《中国小说史略》）

……承恩本善于滑稽，他讲妖怪的喜、怒、哀、乐都近于人情，所以人都喜欢看！这是他的本领。而且叫人看了，无所容心，不像《三国演义》，见刘胜则喜，见曹胜则恨；因为《西游记》上所讲的都是妖怪，我们看了，但觉好玩，所谓忘怀得失，独存赏鉴了——这也是他的本领。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会而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但是这七回（指《西游记》一至七回）的好处全在他的滑稽。著者一定是一个满肚牢骚的人，但他又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故这七回虽是骂人，却不是板着面孔骂人。他骂了你，你还觉得这是一篇极滑稽，极有趣，无论谁看了都要大笑的神话小说。

……《西游记》所以能成世界的一部绝大神话小说，正因为《西游记》里种种神话都带着一点诙谐意味，能使人开口一笑，这一笑就把那神话"人化"过了。我们可以说，《西游记》的神话是有"人的意味"的神话。……这种诙谐的里面含有一种尖刻的玩世主义。《西游记》的文学价值正在这里。第一部分如此，第三部分也如此。

……至于我这篇考证本来也不必作；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

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意”……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神话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这点玩世主义也是很明白的……（胡适《西游记考证》）

……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谑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诙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涘，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世德堂本陈元之《西游记·序》）

《西游记》的诙谐、滑稽、玩世不恭，实质是对现实社会种种不公的嘲弄，其“讽刺揶揄”，皆“取当时世态”。吴承恩有志怪小说《禹鼎志》（佚），自序云此作“亦微有鉴戒寓焉”，《西游记》，当亦如此。

余幼年即好奇闻。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诃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闻益奇。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尝爱唐人如牛奇章、段柯古辈所著传记，善模写物情，每欲作一书对之，懒未暇也。转懒转忘，胸中之贮者消尽。独此十数事，磊块尚存；日与懒战，幸而胜焉，于是吾书始成。因窃自笑，斯盖怪求余，非余求怪也。彼老洪竭泽而渔，积为工课，亦奚取奇情哉？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时纪人间变异，亦微有鉴戒寓焉。昔禹受贡金，写形魑魅欲使民违弗若。读兹编者，倘悚然易虑，庶几哉有夏氏之遗乎？国史非余敢议，野史氏其何让焉。作《禹鼎志》。（吴承恩《禹鼎志序》）



吴（承恩）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中国小说史略》）

全书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一至七回，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八至十二回，写唐僧出世及取经缘起；十三至一百回，写取经途中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和最后取得真经。

大闹天宫的故事，热情赞美了孙悟空的反抗精神和英雄主义，形成《西游记》全书的“主旋律”；同时也辛辣地嘲讽了貌似威严

实则无能的天宫玉帝及诸神。而天宫，作为一种权威与“秩序”的象征，正是人类社会统治结构的投影，因此，孙悟空大闹天宫，虽然不能拘泥地解释为反映了农民起义反抗朝廷，但是，对天宫的嘲弄，毕竟显示了对封建社会的“玩世不恭”式的否定。

西天取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是《西游记》的主体部分。取经，在《西游记》里无疑是正义的事业，光明和理想的象征；而一切阻挠和破坏取经事业的妖魔，则均属邪恶，而且，他们凶残暴虐，杀戮无辜，邪欲恣肆，阴险奸诈，更是“世人”的灾难。因此，孙悟空一路上降妖除怪，有恶必除，除恶务尽，正体现了取经故事蕴涵的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

《西游记》中无论是大闹天宫或西行取经，都写出了“佛法无边”；但是，《西游记》绝非弘扬佛法的宗教小说。在作者笔下，“佛”也是嘲弄的对象。

四众到大雄宝殿殿前，对如来倒身下拜。……二尊者（阿傩、伽叶）即奉佛旨，将他四众，领至楼下。看不尽那奇珍异宝，摆列无穷。……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什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见他讲口扭捏，不肯传经，他忍不住叫噪道：“师父，我们去告如来，教他自家来把经与老孙也。”阿傩道：“莫嚷！此是什么去处，你还撒野放刁！到这边来接着经。”八戒、沙僧耐住了性子，劝住了行者，转身来接。一卷卷收在包里，驮在马上，又捆了两担，八戒与沙僧挑着，却来宝座前叩头，谢了如来，一直出门。……那唐长老正行间，忽闻香风滚滚，只道是佛祖之祯祥，未曾堤防。又闻得响一声，半空中伸下一只手来，将马驮的经，轻轻抢去，……那白雄尊者……即将经包捽碎，抛落尘埃。……八戒去追赶，见经本落下，遂与行者收拾背着，来见唐僧。唐僧满眼垂泪道：“徒弟呀！这个极乐世界，也还有凶魔欺害哩！”沙僧接了抱着的散经，打开看时，原来雪白，并无半点字迹。慌忙递与三藏道：“师父，这一卷没字。”行者又打开一卷，看时，也无字。八戒打开一卷，也无字。三藏叫：“通打开来看看。”卷卷俱是白纸。长老短叹长吁地道：“我东土人果是没福！似这般无字的空本，取去何用？……”行者早已知之，对唐僧道：“师父，不消说了。这就是阿傩、伽叶那厮，问我要人事，没有，故将此白纸本子与我们来了。快回去告在如来之前，问他掯财



作弊之罪。"……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西游记》第九十八回)

第三节 《西游记》的人物形象

《西游记》所写人物形象，大致可分三类：即天界神佛、人间僧俗、山野魔怪。神佛的形象，多是呆滞的偶像，较有性格者，如哪吒，是极少数；人间僧俗，从天子到平民百姓，除玄奘外，多为情节性人物；魔怪的形象，则奇幻多变，光怪陆离，有的较为生动，如红孩儿、白骨精等。作为成功的艺术形象，主要是取经的"师徒四众"，尤其是孙悟空。



一 孙悟空形象来源

孙悟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成功的艺术形象之一。其来源向有两说："无支祁"与"哈奴曼"。

……《古岳渎经》(见《广记》四百六十七，题曰《李汤》)，有李汤者，永泰时楚州刺史，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乃以人牛曳出之，风涛陡作，"一兽状有如猿，白首长鬐，雪牙金爪，闯然上岸，高五丈许，蹲踞之状若猿猴，但两目不能开，兀若昏昧，……久乃引颈伸欠，双目忽开，光彩若电，顾视人焉，欲发狂怒。观者奔走，兽亦徐徐引锁曳牛入水去，竟不复

出"。当时汤与楚州知名之士，皆错愕不知其由。后公佐访古东吴，泛洞庭，登包山，入灵洞，探仙书，于石穴间得《古岳渎经》第八卷，乃得其故，而其经文字奇古，编次蠹毁，颇不能解，公佐与道士焦君并详读之，如下文：

"禹理水，三至桐柏山，惊风走雷，石号木鸣，土伯拥川，天老肃兵，功不能兴。禹怒，召集百灵，授命夔龙，桐柏等山君长稽首请命，禹因囚鸿蒙氏，章商氏，兜卢氏，犁娄氏，乃获淮涡水神名无支祁，善应对言语，辨江淮之浅深，原隰之远近，形若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雪牙，颈伸百尺，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闻视不可久。禹授之童律，不能制；授之乌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能制。鸱脾桓胡木魅水灵山袄石怪奔号聚绕，以数千载，庚辰以战（一作戟）逐去，颈锁大索，鼻穿金铃，徙淮阴之龟山足下，俾淮水永安流注海也。庚辰之后，皆图此形者，免淮涛风雨之难。"

宋朱熹(《楚辞辨证》中）尝斥僧伽降伏无支祁事为俚说，罗泌(《路史》）有《无支祁辨》，元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中有"无支祁是他姊妹"语，明宋濂亦隐括其事为文，知宋元以来，此说流传不绝，且广被民间，致劳学者弹纠，而实质仅出于李公佐假设之作而已。惟后来渐误禹为僧伽或泗洲大圣，明吴承恩演《西游记》，又移其神变奋迅之状于孙悟空，于是禹伏无支祁故事遂以堙昧也。(《中国小说史略》)

……《李汤》：此篇叙的是楚州刺史李汤，闻渔人见龟山下，水中有大铁锁，以人、牛之力拉出，则风涛大作；并有一像猿猴之怪兽，雪牙金爪，闯上岸来，观者奔走，怪兽仍拉铁锁入水，不再出来。李公佐为之解说：怪兽是淮涡水神无支祁。"力逾九象，搏击腾踔疾奔，轻利倏忽。"大禹使庚辰制之，颈锁大索，徙到淮阴的龟山下，使淮水得以安流。这篇影响也很大，我以为《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但北大教授胡适之先生则以为是由印度传来的；俄国人钢和泰教授也曾说印度也有这样的故事。可是由我看去：1. 作《西游记》的人，并未看过佛经；2. 中国所译的印度经论中，没有和这相类的话；3. 作者——吴承恩——熟于唐人小说，《西游记》中受唐人小说的影响的地方很不少。所以我还以为孙悟空是袭取无支祁的。但胡适之先生仿佛并以为李公佐就受了印度传说的影响，这是我现在还不能说然否的话。(《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我依着钢和泰博士（BarorA. vonstael Holstein）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纪事诗《拉麻传》（Ramayana）里寻得一个哈奴曼（Hanuman)，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拉麻传》大约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纪的是阿约爹国王大刹拉达的长子，生有圣德和神力；娶了一个美人西妲为妻。大刹拉达的次妻听信了谗言，离间拉麻父子间的感情，把拉麻驱逐出去，做了十四年的流人。拉麻在客中，遇着女妖苏白；苏白爱上了拉麻，而拉麻不睬他。这一场爱情的风波，引起了一场大斗争。苏白大败之后，奔到楞伽，求救于他的哥哥拉凡纳，把西妲的美貌说给他听，拉凡纳果然动心，驾了云车，用计赚开拉麻，把西妲劫到楞伽去。

拉麻失去了他的妻子，决计报仇，遂求救于猴子国王苏格利法。猴子国有一个大将，名叫哈奴曼，是天风的儿子，有绝大神通，能在空中飞行，他一跳就可从印度跳到锡兰（楞伽）。他能把希玛拉耶山拔起背走。他的身体大如大山，高如高塔，脸放金光，尾长无比。他替拉麻出力，飞到楞伽，寻着西妲，替他们传达信物。他往来空中，侦探乱军的消息。有一次，哈奴曼飞向楞伽时，途中被一个老母怪（Surasa）一口吞下去了。哈奴曼在这个老魔的肚子里，心生一计，把身子变得非常之高大；那老魔也就不能不把自己的身子变大，后来越变越大，那妖怪的嘴张开竟有好几百里阔了；哈奴曼趁老魔身子变得极大时，忽把自己身子缩成拇指一般小，从肚里跳上来，不从嘴里出去，却从老魔的右耳朵孔里出去了。

又有一次，哈奴曼飞到希玛拉耶山（刚大马达山）中去访寻仙草，遇着一个假装隐士的妖怪，名叫喀拉，是拉凡纳的叔父受了密计来害他的。哈奴曼出去洗浴，杀了池子里的一条鳄鱼，从那鳄鱼的肚里走出一个受谪的女仙。那女仙教哈奴曼防备喀拉的诡计，哈奴曼便去把喀拉捉住，抓着一条腿，向空一摔，就把喀拉的身体从希玛拉耶山一直摔到锡兰岛，不偏不正，刚刚摔死在他的侄儿拉凡纳的宝座上。



哈奴曼有一次同拉凡纳决斗，被拉凡纳们用计把油涂在他的猴尾巴上，点起火来，那其长无比的尾巴就烧起来了。然而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他们不但没有烧死他，反被哈奴曼借刀杀人。用他的尾巴上的大火把敌人的都城楞伽烧完了。

我们举这几条，略表示哈奴曼的神通广大，但不能多举例了。哈奴曼保护拉麻王子，征服了楞伽的敌人，夺回西妲，陪他们凯旋。回到阿约爹国。拉麻凯旋之后，感谢哈奴曼之功，赐他长生不老的幸福，也算成了“正果”了。

陶生（John Dowson）在他的《印度古学词典》里（116页）说：“哈奴曼的神通事迹，印度人从少至老都爱说爱听的。关于他的绘画到处都有”。除了《拉麻传》之外，当第十世纪和第十一世纪之间（唐末宋初），另有一部《哈

奴曼传奇》(Ha-numan Nataka)出现，是一部专记哈奴曼奇迹的戏剧，风行民间。中国同印度有了一千多年文化上的密切交通，印度人来中国的不计其数，这样一桩伟大的哈奴曼故事是不会不传进中国来的。所以我假定哈奴曼是猴行者的根本。除上引许多奇迹外，还有两点可注意。第一，《取经诗话》里说，猴行者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花果山自然是猴子国。行者是八万四千猴子的王，与哈奴曼的身份也很接近。第二，《拉麻传》里说哈奴曼不但神通广大，并且学问渊深；他是一个文法大家；"人都知道哈奴曼是第九位文法作者"。《取经诗话》里的猴行者初见时乃是一个白衣秀才，也许是这位文法家堕落的变相呢！（胡适《西游记考证》）

按：吸取古代或域外的传说，融入自己的创作，或直接或间接，或明引或潜移，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吴承恩创造孙悟空这一形象，虽然不能排除受到上述传说的启发和影响，但主要还是在前代民间已经形成的传说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和美学理想，艰苦创造的结果。

二　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孙悟空，石破而出，是一个无牵无挂的"自然之子"。他海外学道，龙宫索宝，成为一个神通广大的猴王。他又在冥府生死簿上勾销了自己和同类的姓名，彻底摆脱了阴间的制约。于是，他成为绝对自由的神猴。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近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那座山正当顶上，有一块仙石。……内育仙胞，一日迸裂，产一石卵，似圆球样大。因见风，化作一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全。……

猴王参访仙道，无缘得遇。……又飘过西海，直至西牛贺洲地界。……忽闻得林深之处有人言语……仔细再看，乃是一个樵子……樵夫道："……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山中有座斜月三星洞。那洞中有一个神仙，称名须菩提祖师。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见今还有三四千人从他修行。你顺那条小路儿，向南行七八里远近，即是他家了。"……猴王一见，倒身下拜，磕头不计其数，口中只道："师父！师父！我弟子志心朝礼！志心朝礼！"……祖师道："我门中有十二个字，……乃广、大、智、慧、真、如、性、

海、颖、悟、圆、觉十二字，排到你，正当'悟'字。与你起个法名叫做'孙悟空'，好么？"猴王笑道："好！好！好！自今就叫做孙悟空也！"（《西游记》第一回）

……正说处，后面闪过龙婆、龙女道："大王，观看此圣，决非小可。我们这海藏中，那一块天河定底的神珍铁，这几日霞光艳艳，瑞气腾腾，敢莫是该出现，遇此圣也？"龙王道："那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是一块神铁，能中何用？"龙婆道："莫管他用不用，且送与他，……"老龙王依言，尽向悟空说了。悟空道："拿出来我看。"……悟空十分欢喜，拿出海藏看时，原来两头是两个金箍，中间乃一段乌铁；紧挨箍有镌成的一行字，唤做"如意金箍棒"，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心中暗喜道："想必这宝贝如人意！"……

……悟空执着如意棒，径登森罗殿上，正中间南面坐下，十王即命掌案的判官取出文簿来查。……另有个簿子，悟空亲自检阅，直到那魂字一千三百五十号上，方注着孙悟空名字，乃天产石猴，该寿三百四十二岁，善终。悟空道："我也不记寿数几何，且只消了名字便罢！取笔过来！"那判官慌忙捧笔，饱掭浓墨。悟空拿过簿子，把猴属之类，但有名者，一概勾之。摔下簿子道："了账！了账！今番不伏你管了！"一路棒打出幽冥界。……（《西游记》第三回）

孙悟空的行为，自然触犯了天律，于是天宫决计要擒拿"妖猴"。

为了降伏"妖猴"，玉帝采取了招安的手段，把孙悟空招到天宫，给了一个"弼马温"的职务。但是，当孙悟空一旦弄清了"弼马温"是何等卑微之后，感到蒙受了极大的屈辱，立即返回花果山。



……玉帝道："哪路神将下界收伏（悟空）？"言未已，班中闪出太白长庚星，俯伏启奏道："……臣启陛下，可念生化之慈恩，降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他一个大小官职，与他籍名在箓，拘束此间；……"玉帝闻言甚喜，道："依卿所奏。"即着文曲星官修诏，着太白金星招安。（《西游记》第三回）

……正在欢饮之间，猴王忽停杯问曰："我这'弼马温'是个甚么官衔？"众曰："官名就是此了。"又问："此官是个几品？"众道："没有品从。"猴王

道："没品，想是大之极也。"众道："不大，不大，只唤做'未入流'。"猴王道："怎么叫做'未入流'?"众道："末等。这样官儿，最低最小，只可与他看马，似堂尊到任之后，这等殷勤，喂得马肥，只落得道声'好'字；如稍有些尪羸，还要见责；再十分伤损，还要罚赎问罪。"猴王闻此，不觉心头火起，咬牙大怒道："这般藐视老孙！老孙在那花果山，称王称祖，怎么哄我来替他养马？……不做他！不做他！我将去也！"忽喇的一声，把公案推倒，耳中取出宝贝，幌一幌，碗来粗细，一路解数，直打出御马监，径至南天门。……(《西游记》第四回)

卑微的"弼马温"，激起孙悟空的更强烈的反抗。他回到花果山后，树起了"齐天大圣"的旗帜。玉帝派天兵来擒拿，被悟空打败，于是玉帝派太白金星招悟空上天，虚封"齐天大圣"。悟空依然被冷落，于是，大闹蟠桃会，重返花果山。

……大圣闻言，回嗔作喜道："……王母开阁设宴，请的是谁?"仙女道："上会自有旧规。请的是西天佛老……。各宫各殿大小尊神，俱一齐赴蟠桃嘉会。"大圣笑道："可请我么?"仙女道："不曾听得说。"大圣道："我乃齐天大圣，就请我老孙做个席尊，有何不可?"……大圣驾着云，念声咒语，摇身一变，就变做赤脚大仙模样，前奔瑶池。……大圣却拿了些百味八珍，佳肴异品，走入长廊里面，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痛饮一番。……好大圣，摇摇摆摆，仗着酒，任情乱撞，一会把路差了；不是齐天府，却是兜率宫。……这大圣直至丹房里面，……但见丹灶之旁，炉中有火。炉左右安放着五个葫芦，葫芦里都是炼就的金丹。……他就把那葫芦都倾出来，就都吃了，如吃炒豆相似。



一时间丹满酒醒。又自己揣度道："不好！不好！这场祸，比天还大……"他就跑出兜率宫，不行旧路，从西天门，使个隐身法逃去。即按云头，回至花果山界。……(《西游记》第五回)

玉帝招安不成，遂派兵遣将，务必"擒拿妖猴"。而孙悟空，凭着自己的神通，无畏无敌，大败天兵天将。玉帝在二郎真君帮助下，虽然把孙悟空擒拿上天，但"刀砍斧剁，雷打火烧，一毫不能损伤。"

……太上老君即奏道："那猴吃了蟠桃，饮了御酒，又盗了仙丹，……所以浑做金刚之躯，急不能伤。不若与老道领去，放在八卦炉中，以文武火煅炼。炼出我的丹来，他身自为灰烬矣。"

……真个光阴迅速，不觉七七四十九日，老君的火候俱全。忽一日，开炉取丹。那大圣……将身一纵，跳出丹炉，……即去耳中掣出如意棒，迎风晃一晃，碗来粗细，依然拿在手中，不分好歹，却又大乱天宫，打得那九曜星闭门闭户，四天王无影无形。……那猴王不分上下，使铁棒东打西敌，更无一神可挡。只打到通明殿里，灵霄殿外。幸有佑圣真君的佐使王灵官执殿。他看大圣纵横，掣金鞭近前挡住道："泼猴何往！有吾在此，切莫猖狂！"这大圣不由分说，举棒就打。那灵官鞭起相迎。两个在灵霄殿前厮混一处。……他两个斗在一处，胜败未分，早有佑圣真君，又差将佐发文到雷府，调三十六员雷将齐来，把大圣围在垓心，各骋凶恶鏖战。……当时众神把大圣攒在一处，却不能近身，乱嚷乱斗，早惊动玉帝。……（《西游记》第七回）

最后，佛祖如来亲自干预，终于降伏悟空，并把他压在五行山下。悟空虽然不能战胜佛法，但在最后的时刻，他仍然亵渎了佛祖。一个富有滑稽个性的英雄失败了。

……佛祖道："我与你打个赌赛：你若有本事，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那大圣收了如意棒，抖擞神威，将身一纵，站在佛祖手心里，却道声"我出去也！"你看他一路云光，无影无形去了。佛祖慧眼观看，见那猴王风车子一般相似不住，只管前进。大圣行时，忽见有五根肉红柱子，撑着一股青气。他道："此间乃尽头路了。这番回去，如来作证，灵霄宫定是我坐也。"又思量说："且住！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拔下一根毫毛，吹口仙气，叫"变！"变作一管浓墨双毫笔，在那中间柱子上写一行大字云："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写毕，收了毫毛。又不庄尊，却在第一根柱子根下撒了一泡猴尿。翻转筋斗云，径回本处，站在如来掌内道："我已去，今来了。你教玉帝让天宫与我。"



如来骂道："我把你这个尿精猴子！你正好不曾离了我掌哩！"大圣道："你是不知。我去到天尽头，见五根肉红柱，撑着一股青气，我留个记在那里，你敢和我同去看么？"如来道："不消去，你只自低头看看。"那大圣睁圆火眼金睛，低头看时，原来佛祖右手中指写着道"齐天大圣，到此一游。"大指丫里，还有些猴尿臊气，大圣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有这等事！……"……佛祖翻掌一扑，把这猴王推出西天门外，将五指化作金、木、水、火、

上五座联山，唤名“五行山”，轻轻地把他压住。……（《西游记》第七回）

三 取经途中的孙悟空

五百年后，孙悟空作为“护法弟子”保护唐僧走上西天取经的征途。一路上，他们历经宝象、乌鸡、车迟、西梁、祭赛、朱紫、比丘、灭法、天竺等九国和凤仙郡、玉华州、金平府（均属天竺国）三个地方；先后战胜了白虎岭的白骨精、黑松林的黄袍怪、平顶山的金角银角大王、号山火云洞的圣婴大王（红孩儿）、黑水河的鼍龙、通天河的灵感大王、金兜山的独角犀大王、解阳山的如意真仙、假悟空六耳猕猴、火焰山的罗刹女和牛魔王、木仙庵的草木之怪、小雷音的黄眉老佛、七绝山的蛇精、盘丝洞的蜘蛛精、黄花观的百眼魔君、狮驼岭的青毛狮、黄牙老象和云程万里鹏、隐雾山的南山大王和陷空山的地涌夫人……等等妖魔鬼怪，充分表现了孙悟空坚韧不拔、勇往直前、不胜不止的可贵性格。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孙悟空面对的妖魔都具有变化多端的妖术，常常以假象出现，因此，识别往往比搏斗更为艰难。而妖魔的假象，又迷惑了“以慈悲为本”的肉眼凡胎的唐僧，使他不相信孙悟空的鉴别，甚至以念紧箍咒来惩罚悟空。于是，孙悟空在除妖的同时，还要应付来自唐僧以及猪八戒的阻力。



……好妖精，停下阴风，在那山凹里，摇身一变，变做个月貌花容的女儿，说不尽那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左手提着一个青砂罐儿，右手提着一个绿瓷瓶儿，从西向东，径奔唐僧。……（妖精）道：“长老，我这青罐里是香米饭，绿瓶里是炒面筋。特来此处无他故，因还誓愿要斋僧。”……

只见那行者自南山顶上，摘了几个桃子，托着钵盂，一筋斗，点将回来，睁火眼金睛观看，认得那女子是个妖精，放下钵盂，掣铁棒，当头就打。……那怪物有些手段，使个“解尸法”，见行者棍子来时，他却抖擞精神，预先走了，把一个假尸首打死在地下。吓得个长老战战兢兢，口中作念道：“这猴着然无礼！屡劝不从，无故伤人性命！”……（三藏）手中捻诀，口里念咒。行者就叫：“头疼！头疼！莫念！莫念！有话便说。”唐僧道：“有甚话说！……你怎么步步行凶！打死这个无故平人，取将经来何用？你回去罢！”

行者道："师父，你教我回哪里去？"唐僧道："我不要你做徒弟。"……原来这唐僧是个慈悯的圣僧。他见行者哀告，却也回心转意道："既如此说，且饶你这一次。再休无礼。……"

…………

好妖精，按落阴云，在那前山坡下，摇身一变，变作个老妇人，年满八旬，手拄着一根弯头竹杖，一步一声的哭着走来。……行者认得他是妖精，更不理论，举棒照头便打。那怪见棍子起时，依然抖擞，又出化了元神，脱真儿去了；把个假尸首又打死在山路之下。唐僧一见，惊下马来，睡在路旁，更无二话，只是把紧箍咒颠倒足足念了二十遍。……唐僧道："……你是个无心向善之辈，有意作恶之人，你去罢！"……行者道："……师父果若不要我，把那个松箍咒念一念，退下这个箍子，交付与你，……"唐僧大惊道："悟空，我当时只是菩萨暗受一卷紧箍儿咒，却没有什么松箍儿咒。"行者道："若无松箍儿咒，你还带我去走走罢。"长老又没奈何道："你且起来，我再饶你这一次，却不可再行凶了。"……又伏侍师父上马，剖路前进。

却说那妖精……按耸阴风，在山坡上摇身一变，变做一个老公公。……行者笑道："……你瞒了诸人，瞒不过我！我认得你是个妖精！"那妖精唬得顿口无言。行者掣出棒来，自忖思道："若要不打他，显得他倒弄个风儿；若要打他，又怕师父念那话儿咒语。"又思量道："不打杀他，他一时间抄空儿把师父捞了去，却不又费心劳力去救他？……还打的是！就一棍子打杀他，师父念起那咒，常言道：'虎毒不吃儿。'凭着我巧言花语，嘴伶舌便，哄他一哄，好道也罢了。"好大圣，念动咒语，叫当坊土地、本处山神道："这妖精三番来戏弄我师父，这一番却要打杀他。你与我在半空中作证，不许走了。"众神听令，谁敢不从，都在云端里照应。那大圣棍起处，打倒妖魔，才断绝了灵光。……唐僧道："猴头！还有甚话说！……你在这荒郊野外，一连打死三人……你回去罢！"行者道："师父错怪了我也。这厮分明是个妖魔，他实有心害你。我倒打死他，替你除了害，你却不认得，……常言道：'事不过三。'我若不去，真是个下流无耻之徒。我去！我去！……"……大圣跳起来，把身一抖，收上毫毛，却又吩咐沙僧道："贤弟，你是个好人，却只要留心防着八戒诂言诂语，途中更要仔细。倘一时有妖精拿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大徒弟，西方毛怪，闻我的手段，不敢伤我师父。"唐僧道："我是个好和尚，不题你这歹人的名字。你回去罢。"那大圣见长老三番两复，不肯转意回心，没奈何才去。……你看他忍气别了师父，纵筋斗云，径回花果山水帘洞去了。(《西游记》第二十七回)



但是，当唐僧蒙难，八戒、沙僧无法战胜妖魔时，悟空则再次离开花果山，前来降伏妖怪，搭救唐僧，他的行动，终于感动了愚弱的唐三藏。

……那国王谢了行者的恩德，便教："看你师父去来。"

他二人径下宝殿，与众官到朝房里，抬出铁笼，将假虎（唐僧）解了铁索。别人看他是虎，独行者看他是人。原来那师父被妖术魔住，不能行走，心上明白，只是口眼难开。行者笑道："师父啊，你是个好和尚，怎么弄出这般个恶模样来也？你怪我行凶作恶，赶我回去，你要一心向善，怎么一旦弄出这等嘴脸？"八戒道："哥哥，救他救儿罢。不要只管揭挑他了。"行者道："你凡事撺唆，是他个得意的好徒弟，你不救他，又寻老孙怎的？——原与你说来，待降了妖精，报了骂我之仇（八戒请悟空时曾以妖精谩骂之词激之），就回去的。"沙僧近前跪下道："哥啊，古人云：'不看僧面看佛面。'兄长既是到此，万望救他一救。若是我们能救，也不敢许远的来奉请你也。"行者用手挽起道："我岂有安心不救之理？快取水来。"……行者接水在手，念动真言，望那虎劈头一口喷上，退了妖术，解了虎气。

长老现了原身，定性睁睛，才认得是行者。一把搀住道："悟空！你从哪里来也？"沙僧侍立左右，把那请行者，降妖精，救公主，解虎气，并回朝上项事，备陈了一遍。三藏谢之不尽，道："贤徒，亏了你也！亏了你也！这一去，早诣西方，径回东土，奏唐王，你的功劳第一。"行者笑道："莫说！莫说！但不念那话儿，足感爱厚之情也。"……（《西游记》第三十一回）



孙悟空像所有古代文学作品中成功的英雄形象一样，他也有弱点，缺欠，惟其如此，才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孙悟空有时颇为自命不凡，高傲逞强，在斗争中时时有轻敌的缺点。

那些女子（七个女妖）见水又清又热，便要洗浴，即一齐脱了衣服，搭在衣架上。……一个个跃浪翻波，负水顽耍。行者道："我若打他啊，只消把这棍子往池中一搅，就叫做'滚汤泼老鼠，一窝儿都是死'。可怜！可怜！打便打死他，只是低了老孙的名头。常言道：'男不与女斗。'我这般一个汉子，打杀这几个丫头，着实不济。不要打他，只送他一个绝后计，教他动不得身，出不得水，多少是好。"……摇身一变，变作一个饿老鹰，……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尽情叼去，……（对八戒、沙僧）道："……是我跟到那里，

见他脱了衣服下水，我要打他，恐怕污了棍子，又怕低了名头，是以不曾动棍，只变做一个饿老鹰，叼了他的衣服。……我是不打他，你要打，你去打他。"（《西游记》第七十二回）

孙悟空的缺点，往往与他作为一个猴子的顽皮属性是一致的，他是一个诙谐、滑稽的英雄，而不是完美无缺的"君子"。

孙悟空追求平等、反抗邪恶的品格和英雄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而他神通广大，才智超群，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力量。但是，在这样一个英雄形象的头上却戴着无法摆脱的紧箍，他的才智与能量受到了极大的压抑；而掌握着紧箍咒语的，恰恰是昏庸无能的唐僧：这是孙悟空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长期蒙受封建统治、礼教束缚的象征。

四　猪八戒的形象

猪八戒，是《西游记》塑造的另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在他的身上，存在着明显的、严重的缺点和局限。

猪八戒虽然与唐僧、悟空等完成了取经大业，但是，在整个历程中，他的意志与信念都是不坚定的。

那八戒摇摇摆摆，对高老唱个喏道："上复丈母、大姨、二姨并姨夫、姑舅诸亲：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辞，休怪。丈人啊，你还好生看待我浑家：只怕我们取不成经时，好来还俗，照旧与你做女婿过活。"行者喝道："夯货！却莫胡说！"八戒道："哥哥，不是胡说，只恐一时间有些儿差池，却不是和尚误了做，老婆误了娶，两下里都耽搁了？"三藏道："少题闲话，我们赶早儿去来。"……（《西游记》第十九回）



在取经途中，猪八戒也多次提出"散伙"。

八戒闻言道："真个有这样事？"小龙道："莫成我哄你了！"八戒道："怎的好！怎的好！你可挣得动么？"小龙道："我挣得动便怎的？"八戒道："你挣得动，便挣下海去罢。把行李等老猪挑去高老庄上，回炉做女婿去吧。"小

龙闻说，一口咬住他直裰子，哪里肯放。止不住眼中滴泪道："师兄啊！你千万休生懒惰！"八戒道："不懒惰便怎么？沙兄弟已被他拿住，我是战不过他，不趁此散伙，还等甚么？"（《西游记》第三十回）

猪八戒虽然皈依佛门，但他凡心不泯，贪财好色。

……大圣见他（八戒）那嘴脸，又恨他，又怜他，说道："怎的好么？他也是龙华会上的一个人。但只恨他动不动分行李散伙，又要撺掇师父念紧箍咒咒我。我前日曾闻得沙僧说，他攒了些私房，不知可有否。等我且吓他一吓看。"

……八戒道："可怜！可怜！我自做了和尚，到如今，有些善信的人家斋僧，见我食肠大，衬钱比他们略多些儿，我拿了攒在这里，零零碎碎有五钱银子；因不好收拾，前者到城中，央了个银匠煎在一处，他又没天理，偷了我几分，只得四钱六分一块儿。……"（《西游记》第七十六回）

却说那八戒跟着丈母，行入里面，……那妇人道："……我这里有一方手帕，你顶在头上，遮了脸，撞个天婚，教我女儿从你跟前走过，你伸开手扯倒哪个就把哪个配了你罢。"呆子依言，接了手帕，顶在头上。……东扑抱着柱科，西扑摸着板壁。两头跑晕了，立站不稳，只是打跌。……那妇人道："……我这三个女儿，心性最巧。他一人结了一个珍珠嵌锦汗衫儿，你若穿得哪个的，就教哪个招你罢。"八戒道："好！好！好！把三件儿都拿来我穿了看；若都穿得，就教都招了罢。"……那呆子脱下青锦布直裰，取过衫儿，就穿在身上，还未曾系上带子，扑的一跌，跌倒在地。原来是几条绳紧紧绷住。那呆子疼痛难禁。这些人早已不见了。



却说三藏、行者、沙僧一觉醒来，不觉的东方发白。忽睁睛抬头观看，哪里得那大厦高堂，也不是雕梁画栋，一个个都睡在松柏林中。……行者笑道："昨日这家子娘女们，不知是哪里菩萨，在此显化我等，想是半夜里去了，只苦了猪八戒受罪。"三藏闻言，合掌顶礼。……只听得林深处高声叫道："师父啊，绷杀我了！救我一救！下次再不敢了？"……（《西游记》第二十三回）

……那国王急召皇后、嫔妃与宫娥、彩女等众，朝天礼拜。他和唐僧及多官亦俱望空拜谢。满城中各家各户，也无一人不设香案，叩头念佛。正此观看处，猪八戒动了欲心，忍不住，跳在空中，把霓裳仙子抱住道："姐姐，我与你是旧相识，我和你耍子儿去也。"（《西游记》第九十五回）

猪八戒心胸狭隘，嫉妒成性，自己懒惰无能，又时进谗言，撺掇师父、排挤悟空。

好大圣，捻着诀，念声咒语，往巽地上吸一口气，吹将去，就是一阵狂风，把八戒撮出皇宫内院，躲离了城池，息了风头，二人落地，徐徐却走将来。那呆子心中暗恼，算计要狠报行者，道："这猴子捉弄我，我到寺里也捉弄捉弄他，撺唆师父，只说他医得活；医不活，教师父念紧箍儿咒，把这猴子的脑浆勒出来，方趁我心！"走着路，再再寻思道："不好！不好！若教他医人，却是容易：他去阎王家讨将魂灵儿来，就医活了。只说不许赴阴司，阳世间就能医活，这法儿才好。"……八戒（对唐僧）道："师兄和我说来，他能医得活。若是医不活，我也不驮他来了。"那长老原来是一头水的，被那呆子摇动了，也便就叫："悟空，若果有手段医活这个皇帝，正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我等也强似灵山拜佛。"行者道："师父，你怎么信这呆子乱谈！人若死了，或三七五七，尽七七日，受满了阳间罪过，就转生去了。如今已死三年，如何救得！"三藏闻其言道："也罢了。"八戒苦恨不息，道："师父，你莫被他瞒了。他有些夹脑风，你只念念那话儿，管他还你一个活人。"真个唐僧就念紧箍儿咒，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西游记》第三十八回）

猪八戒的狭隘、自私，是严重的，有时甚至表现得十分卑劣。但由于他本性笨拙，很多不轨的行为都被揭露无遗，所以又往往带有可笑的一面。作者笔下流露的情绪，也是一种善意的嘲弄。更何况他毕竟追随唐僧，历经磨难，为保护唐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到达西天。

猪八戒的神通，虽然远逊于孙悟空，但他也能三十六变，手中一柄五千多斤重的九齿钉钯，也十分凶猛；在取经途中，他还干了很多脏活重活，而且还时时受到高傲的孙悟空的捉弄，表现出憨厚和容忍；他多次被妖精捉拿，残遭刑罚，但他从未屈服，而且叫骂不止。这一切都表明，《西游记》塑造的猪八戒，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正面形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反映了中国古代小生产者所具有的品格；特别是他身上的"缺点"，种种可笑的思想和行为，更概括了人类的某些本性和弱点。猪八戒，无疑是一个极其成功的

艺术形象。

第四节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丰富的想象

丰富的想象力，确定了《西游记》的独特的浪漫主义审美价值。

首先，作品提供了一个辽阔无际的神魔世界：天庭、佛界、地府、龙宫以及变幻莫测的山野、丛林、洞穴、魔窟。而作为环境和景物，又都与人物性格、情节故事紧紧结为一体。例如孙悟空的花果山水帘洞，白鼠精居住的陷空山无底洞以及蜘蛛精的盘丝洞等等。

……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此山乃十洲之祖脉，三岛之来龙，自开清浊而立，鸿蒙判后而成。真个好山！……势镇汪洋，威宁瑶海。……水火方隅高积土，东海之处耸崇巅。丹崖怪石，削壁奇峰。丹崖上，彩凤双鸣；削壁前，麒麟独卧。峰头时听锦鸡鸣，石窟每观龙出入。林中有寿鹿仙狐，树上有灵禽玄鹤。瑶草奇花不谢，青松翠柏长春。仙桃常结果，修竹每留云。一条涧壑藤萝密，四面原堤草色新。正是百川会处擎天柱，万劫无移大地根。（《西游记》第一回）



好大圣，急睁火眼金睛，漫山看处，……只见那陡壁前，有一座玲珑剔透细妆花、堆五采、三檐四簇的牌楼。……上有六个大字，乃“陷空山无底洞。”……牌楼下，山脚下有一块大石，约有十余里方圆；正中间有缸口大的一个洞儿，爬得光溜溜的。……行者却将身一纵，跳入洞中，足下彩云生万道，身边瑞气护千层。不多时，到于深远之间，那里边明明朗朗，一般的有日色，有风声，又有花草果木。……（《西游记》第八十二回）

在这个神魔世界里的"人物"形象，更具有强烈的浪漫色彩，无论是他们的肖像、情态或种种神通，都被充分地夸张了。同样的，《西游记》的情节也以大胆的夸张而显示出特有的神异色彩：突破时空，颠倒阴阳，超越生死，幽默诙谐，既变幻无穷，又富有喜剧效果。

二 "三位一体"的艺术形象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形象，既有人的思想性格，又有动物的外形和属性，同时又有神怪的神通，而这多重属性又完美的统一在一起。孙悟空是猴、是人、又是神。在他的身上，生物性、社会性与传奇性互相渗透、融合，形成这一独特的文学形象。而值得注意的是，"三性"的融合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生物性与传奇性归根结底是为了突出显示其独特的社会性品格，使孙悟空成为一个具有特殊品性的社会的人，惟其如此，他才产生了无限的艺术感染力。

又作者禀性，"复善谐剧"，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中国小说史略》)

三 性格化的语言



《西游记》的语言，流畅、明快，富于表现力，而最值得称道的是人物语言的性格化。例如"师徒四众"在五庄观偷吃了人参果，被发现后，他们各自的心理、性格都集中反映在几句简单的对话中。

唐僧道："阿弥陀佛！那东西一见，我就心惊胆战，还敢偷他吃哩！就是害了馋痞，也不敢干这贼事。不要错怪了人。"……三藏道："纵有钱没处买，常言道：'仁义值千金。'教他赔你个礼，便罢了。——也还不知是他不是他哩。"……三藏叫声"徒弟，且都来。"沙僧听见道："不好了！决撒了！老师父叫我们，小道童胡厮骂，不是旧话儿走了风，却是甚的！"行者道："活羞

杀人！这个不过是饮食之类！若说出来，就是我们贪嘴了，只是莫认。”八戒道：“正是，正是，昧了罢。”……三藏道：“……他这观里，有什么人参果，似孩子一般的东西，你们是哪一个偷他的吃了？”八戒道：“我老实，不晓得，不曾见。”清风道：“笑的就是他！笑的就是他！”行者喝道：“我老孙生的是这个笑容儿。莫成为你不见了甚么果子，就不容我笑？”（《西游记》第二十四、二十五回）



第九章

《金瓶梅》

明万历年间问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并称明代“四大奇书”。

第一节　《金瓶梅》的版本和作者问题

一　版　　本

《金瓶梅》成书的确切时间，已难定论。据有关资料记载，在万历二十四年以前，已有抄本在一定范围内流传。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及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与董思白》，作于万历二十四年丙申，董其昌，字思白。见《袁宏道集笺校》）

此后十余年，吴中已有《金瓶梅》之印本流传。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

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梦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沈德符《野获编》）

按：据《吴县志·职官表》，"马仲良时榷吴关"，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

《金瓶梅》抄本及初时刻本，今已不可见。今存之最早刊本，是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之《金瓶梅词话》。此本一百回，卷首有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这三篇文字，一向被视为研究《金瓶梅》的重要资料，正是从欣欣子《序》中人们知道了《金瓶梅》作者为兰陵笑笑生。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人有七情，忧郁为甚。上智之士，与化俱生，雾散而冰裂，是故不必言矣。次焉者，亦知以理自排，不使为累。惟下焉者，既不出了于心胸，又无诗书道腴可以拨遣。然则，不致于坐病者几希!



吾友笑笑生为此，爰罄平日所蕴者，著斯传，凡一百回，其中语句新奇，脍炙人口，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如在目前，始终如脉络贯通，如万系迎风而不乱也，使观者庶几可以一哂而忘忧也。

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余则曰：不然。《关雎》之作，"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富与贵，人之所慕也，鲜有不至于淫者。哀与怒，人之所恶也，鲜有不至于伤者。吾尝观前代骚人，如卢景晖之《剪灯新话》、元微之之《莺莺传》、赵君弼之《效颦集》、罗贯中之《水浒传》、丘琼山之《钟情丽集》、卢梅湖之《怀春雅集》、周静轩之《秉烛清谈》，其后《如意传》、《于湖记》，其间语句文确，读者往往不能畅怀，不至终篇而掩弃之矣。此一传者，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

易晓。虽不比古之集理趣，文墨绰有可观。其他关系世道风化，惩戒善恶，涤虑洗心，无不小补。譬如房中之事，人皆好之，人皆恶之。人非尧舜圣贤，鲜不为所耽。富贵善良，是以摇动人心，荡其素志。观其高堂大厦，云窗雾阁，何深沉也；金屏绣褥，何美丽也；鬓云斜軃，春酥满胸，何婵娟也；雄凤雌凰迭舞，何殷勤也；锦衣玉食，何侈费也；佳人才子，嘲风咏月，何绸缪也；鸡舌含香，唾圆流玉，何溢度也；一双玉腕绾复绾，两只金莲颠倒颠，何猛浪也。既其乐矣，然乐极必悲生。如离别之机将兴，憔悴之容必见者，所不能免也。折梅逢驿使，尺素寄鱼书，所不能无也。患难迫切之中，颠沛流离之顷，所不能脱也。陷命于刀剑，所不能逃也。阳有王法，幽有鬼神，所不能逭也。至于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祸因恶积，福缘善庆，种种皆不出循环之机，故天有春夏秋冬，人有悲欢离合，莫怪其然也。合天时者，远则子孙悠久，近则安享终身；逆天时者，身名罹丧，祸不旋踵。人之处世，虽不出乎世运代谢，然不经凶祸，不蒙耻辱者，亦幸矣。故吾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欣欣子书于明贤里之轩。（《金瓶梅词话·序》）

《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也。然作者亦自有意，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如诸妇多矣，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而更惨耳。借西门庆以描画世之大净，应伯爵以描画世之小丑，诸淫妇以描画世之丑婆净婆，令人读之汗下。盖为世戒，非为世劝也。余尝曰：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欢喜心者，小人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耳。余友人褚孝秀偕一少年，同赴歌舞之筵，衍至霸王夜宴，少年垂涎曰："男儿何可不如此！"孝秀曰："也只为这乌江，设此一着耳。"同座闻之，叹为有道之言。若有人识得此意，方许他读《金瓶梅》也。不然，石公几为导淫宣欲之尤矣！奉劝世人，勿为西门之后车可也。



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金瓶梅词话·序》）

《金瓶梅传》，为世庙时一巨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其亦先师不删郑、卫之旨乎？中间处处埋伏因果，作者亦大慈悲矣。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矣。不知者竟目为淫书，不惟不知作者之旨，并亦冤却流行者之心矣。特为白之。廿公书。（《金瓶梅词话·跋》）

这个版本系统的《金瓶梅》因书名有"词话"二字，故统称词话本。所谓"词话"，是指书中除散文体叙述文字之外，还有相当数量的韵文，或叙述故事，或写人物对话，同时书中又引用了民间

流传的戏曲唱辞和小令三百余首。

除词话本系统，还有一个版本系统：因今存最早刊本为崇祯年间之《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故一般称之为崇祯本系统。

这两种版本的不同主要有：一、崇祯本没有词话本中那么多的诗词小令以及“诗曰”、“词曰”等韵文，而是一味的散文叙述；二、词话本回目的文字较粗俗，不工整，而崇祯本则对仗工整，文字细腻；三、词话本无绣像，而崇祯本附绣像二百幅；四、词话本有欣欣子序、东吴弄珠客序及廿公跋，而崇祯本无欣欣子序；五、词话本以《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情节为开端，而且书中还涉及宋公明、王矮虎等水浒人物，而崇祯本则从“西门庆热结十兄弟”写起，与《水浒传》的距离更远了；六、词话本均无评点，而崇祯本则有之，特别是张竹坡评点本最为著名。这些不同之处，似乎表明词话本更接近原作。

崇祯本系统中的张竹坡批评本，是指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刊行的《张竹坡批评金瓶梅》。张竹坡（1670～1698）名道琛，以字传。



兄名道琛，字自得，号曰竹坡。余兄弟九人，而殇者五。兄虽居仲，而实行四。岁庚戌……遂生兄。甫能言笑，即解调声。六岁，辄赋小诗。……兄读书一目能十数行下，偶见其翻阅稗史，如《水浒》、《金瓶》等传，快若败叶翻风。……曾向余曰：“《金瓶》针线缜密，圣叹既殁，世鲜知者，吾将拈而出之。”遂键户旬有余日而批成。或曰：此稿货之坊间，可获重价。兄曰：“吾岂谋利而为之耶？吾将梓以问世，使天下人共赏文字之美，不亦可乎？”遂付剞劂，载之金陵。于是远近购求，才名益振。四方名士之来自下者，日访兄以数十计。兄性好交游，虽居邸舍，而座上常满。日之所入，仅足以供挥霍。一朝大呼曰：“大丈夫宁事此以羁吾身耶！”遂将所刊梨枣，弃置于逆旅主人，罄身北上，遇故友于永定河工次。友荐兄河干效力。兄曰：“吾聊试为之。”于是昼则督理插畚，夜仍秉烛读书达旦。兄虽立有羸形，而精神独异乎众。能数十昼夜目不交睫，不以为疲。然而销烁元气，致命之由，实基于此矣。工竣诣巨鹿，会计帑金。寓客舍，一夕突病，呕血数升。同事者惊相视，争呼医来，已不出一语。药铛未沸，而兄奄然气绝矣。时年二十九……（张道渊《仲兄竹坡传》，见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

张竹坡是一位年轻的文学批评家，他为《金瓶梅》写了十余万字批评文字，其中一百零八条《读法》，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见解，丰富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

《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然缅缅洋洋一百回内，其细针密线，每令观者望洋而叹。今经张子竹坡一批，不特照出作者金针之细，兼使其粉腻香浓，皆如狐穷秦镜，怪窘温犀，无不洞鉴原形，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然后，知《艳异》亦淫，以其异而不显其艳；《金瓶》亦艳，以其不异则止觉其淫。故悬鉴燃犀，遂使雪月风花，瓶罄篦梳，陈茎落叶诸精灵等物，妆娇逞态，以欺世于数百年间，一旦潜形无地，蜂蝶留名，杏梅争色，竹坡其碧眼胡乎！而弄珠客教人生怜悯畏惧心，今后看官睹西门庆等各色幻物，弄影行间，能不怜悯，能不畏惧乎？其视金莲当作敝屣观矣。不特作者解颐而［谢］觉，今天下失一《金瓶梅》，添一《艳异编》，岂不大奇！

时康熙岁次乙亥清明中浣，秦中觉天者谢颐题于皋鹤堂。（谢颐《第一奇书序》）

由于《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性描写，不便流传，因此，清代就出现了一些删节本。同治三年（1864）蒋剑人以张竹坡批评本为底本，删削了所有淫秽文字，推出《古本金瓶梅》，是为第一部洁本。

二　关于作者问题



据欣欣子《序》知《金瓶梅》作者为兰陵笑笑生，而笑笑生究系何人，自明迄今，众说不一，仍无确论。诸说中影响较大者是“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的说法。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即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玉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沈德符《野获编》）

太仓王家藏《清明上河图》，化工之笔也。严世蕃强索之；……（忬）遂见杀。……忬子凤洲（世贞）痛父冤死，图报无由。一日偶谒世蕃，世蕃问：“坊间有好看小说否？”答曰：“有。”又问：“何名？”仓卒之间，凤洲见金瓶

中供梅，遂以《金瓶梅》答之。但字迹漫灭，容抄正送览。退而构思数日，借《水浒传》西门庆故事为蓝本，缘世蕃居西门，乳名庆，暗讥其闺门淫放。而世蕃不知，观之大悦，把玩不置。相传世蕃最喜修脚，凤洲重赂修工，乘世蕃专心阅书，故意微伤脚趾，阴搽烂药，后渐溃腐，不能入直。独其父嵩在阁，年衰迟钝，票本拟批不称上旨。上寖厌之，宠日以衰。御史邹应龙等乘机劾奏，以至于败。……（顾公燮《销夏闲记》）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钞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即以配《水浒传》为“外典”（《觞政》），故声誉顿盛；世又益以《西游记》，称三大奇书。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作者不知何人。沈德符云是嘉靖间大名士（亦见《野获编》），世因以拟太仓王世贞，或云其门人（康熙乙亥谢颐序云）。由此复生谰言，谓世贞造作此书，乃置毒于纸，以杀其仇严世蕃。或云唐顺之者。故清康熙中彭城张竹坡评刻本，遂有《苦孝说》冠其首。……（《中国小说史略》）

但沈说“语焉不详”，《闲记》更不足信，故王世贞的著作权终于不能确认。明人谢肇淛又提出“金吾戚里”门客说，同样亦无确证。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脍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駥意快心。譬之范工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竟想不到，惟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谢肇淛《金瓶梅·跋》）



此外，明人袁中道尚有“绍兴老儒”说，清人又提出李卓吾说、薛方山说、赵南星说、卢楠说、徐渭说、李渔说，今人又有李开先说、屠隆说等等。都有一定根据，但又缺少铁证。因此，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未解决。笑笑生，至今仍不知其为何许人也。

第二节　《金瓶梅》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金瓶梅》一书的题名，是从书中三个人物的姓名（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中各取一字而成。所写内容，假托宋代，而实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的反映。

一　历史背景

《金瓶梅》描写的是万历年间的社会面貌。新兴商人与封建官僚的结合以及他们的丑恶灵魂、腐朽生活方式，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特点。也正是《金瓶梅》的社会背景。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他所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它抓住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在《金瓶梅》书中没有说到那时代的农民生活，但在它描写市民生活时，却已充分地告诉我们那时农村经济的衰颓和崩溃的必然前景。当时土地集中的情形，万历初年有的大地主拥田到七万顷，粮至二万石。（张居正《张文忠公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据万历六年全国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计算，这一个大地主的田数就占全国田数的百分之一。又如皇庄，嘉靖初年达数十所，占地至三万七千顷。……万历时代的破坏情形只有比嘉靖时代更严重。据《明史》景王、潞王、福王等传：景恭王于“嘉靖四十年（1562）之国，……多请庄田，……其他土田湖陂侵入者数万顷”。潞王“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

应。……田多至四万顷"。福王之国时，"诏赐庄田四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尺寸皆夺之民间，"伴读承奉诸官假履亩为名，乘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所至骚动"。潞王是明穆宗第四子，万历十七年之藩；福王是明神宗爱子，万历四十二年就藩。三王的王庄多至十数万顷，加上宫廷直属的皇庄和外戚功臣的庄田，超经济的剥削，造成人民逃窜，户口消耗，道路嗟怨，邑里萧条，强梁者起而为"盗贼"，柔善者转死于沟壑的崩溃局面。

除皇庄以外，当时农民还得摊派商税。……另一面，由于倭寇的肃清，商业和手工业的发达，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计亩征银的一条鞭赋税制度的实行，货币地租逐渐发展，高利贷和商业资本更加活跃，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加快了。商人阶级兴起了。从亲王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如"楚王宗室错处市廛，经纪贸易与市民无异。通衢诸绸帛店俱系宗室。间有三吴人携负至彼开铺者，亦必借王府名色。（包汝楫《南中纪闻》）如翊国公郭勋京师店舍多至千余区。（《明史》卷一三〇《郭英传》）如庆云伯周瑛于河西务设肆邀商贾，虐市民，亏国课。周寿奉使多挟商艘。（《明史》卷三〇〇《周能传》）

商人阶级因为海外和内地贸易的关系，他们手中存有巨额的银货，他们一方面利用农民要求银货纳税的需要，高价将其售出，一方面又和政府官吏勾结，把商品卖给政府，收回大宗的银货，如此循环剥削，资本积累的过程，商人阶级壮大了，他们日渐成为社会上的新兴力量，成为农民阶级新的吸血虫。



西门庆所处的就是这样一个时代，他代表他所属的那个新兴阶级，利用政治的和经济的势力，加紧地剥削着无告的农民。

在生活方面，因此就表现出两个绝对悬殊的阶级，一个是荒淫无耻的专务享乐的上层阶级，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就过去的历史事实说："皇帝家天下"，天下的财富即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所以皇帝私人不应再有财富。可是在这个时代，连皇帝也殖私产了，金花银所入全充巾帑，不足则更肆搜刮。太仓太仆寺所藏本供国用，到这时也拼命借支，藏于内府，拥实货作富翁。日夜希冀求长生，得以永保富贵。和他的大臣官吏上下一致地讲秘法，肆昏淫，明穆宗谭纶张居正这一些享乐主义者的死在醇酒妇女手中，和明神宗的几十年不接见朝臣，深居宫中的腐烂生活正足以象征这个时代。社会上的有闲阶级，更承风导流，夜以继日，妓女、小唱、优伶、赌博、酗酒，成为日常生活，笙歌软舞，穷极奢华。在这集团下面的农民，却在另一尖端，过着饥饿困穷的生活。他们受着十几重的剥削，不能

不在水平线下生活者，流离转徙，一遭意外，便只能卖儿鬻女。（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二　情节和人物

《金瓶梅》全书以《水浒传》中之西门庆为主要人物，写其一生恶迹及其一家之兴衰聚散。

《金瓶梅》全书假《水浒传》之西门庆为线索，谓庆号四泉，清河人，“不甚读书，终日闲游浪荡”，有一妻三妾，又交“帮闲抹嘴不守本分的人”，结为十弟兄，复悦潘金莲，鸩其夫武大，纳以为妾，武松来报仇，寻之不获，误杀李外传，刺配孟州。而西门庆故无恙，于是日益放恣，通金莲婢春梅，复私李瓶儿，亦纳为妾，“又得两三场横财，家道营盛”。已而李瓶儿生子；庆则因赂蔡京得金吾卫副千户，乃愈肆，求药纵欲受贿枉法无不为。然金莲妒李有子，屡设计使受惊，子终以瘈疭死；李痛子亦亡。潘则力媚西门庆，庆一夕饮药逾量，亦暴死。金莲春梅复通于庆婿陈敬济，事发被斥卖，金莲遂出居王婆家待嫁，而武松适遇赦归，因见杀；春梅则卖为周守备妾，有宠，又生子，竟册为夫人。会孙雪娥以遇拐复获发官卖，春梅憾其尝“唆打陈敬济”，则买而折辱之，旋卖于酒家为娼；又称敬济为弟，罗致府中，仍与通。已而守备征宋江有功，擢济南兵马制置，敬济亦列名军门，升为参谋。后金人入寇，守备阵亡，春梅夙通其前妻之子，因亦以淫纵暴卒。比金兵将至清河，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欲奔济南，途遇普净和尚，引至永福寺，以因果现梦化之，孝哥遂出家，法名明悟。（《中国小说史略》）



《金瓶梅》以西门庆为核心，塑造了众多人物形象。在家庭中，西门庆的一妻五妾（吴月娘、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以及丫环、仆妇、奶娘，构成了一个“女性世界”，在社会上，西门庆的结义兄弟以及与之“交通”的官吏各色人等，又构成了社会的缩影。

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表面上看来，《金瓶梅》似在描写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那些妇人们的一

生，其实却是以西门庆的一生的历史为全书的骨干和脉络的。

我们且看西门庆是怎样的"发迹变泰"的：

西门庆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金瓶梅词话》第二回

他是这样的一位由破落户而进展到"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的人物。他的名称，遂由西门大郎而被抬高到西门大官人，成了一位十足的土豪……

依靠了"交通官府"的神通，西门庆在清河县里实行并吞寡妇孤儿的财产。……他把孟玉楼骗到手，便将她的东西都压榨出来。……为了谋财，西门庆又在谋取李瓶儿。不料因西门庆为官事所牵引，和她冷淡了下来，在其间，瓶儿却招赘了一个医生蒋竹山。终于被西门庆使了一个妙计，叫几个无赖打了蒋竹山一顿，还把他告到官府。瓶儿因此和他离开。而再嫁给西门庆。

在这个时候，西门庆已熬到了和本地官员们平起平坐的资格。在周守备生日的时候，他"骑匹大白马，四个小厮跟随，往他家拜寿。席间也有夏提刑、张团练、荆千户、贺千户"。

京都里杨戬被宇文虚中所参倒，其党羽皆发边卫充军。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的父亲陈洪，原是杨党，便急急地打发儿子带许多箱笼床帐躲避到西门庆家里来，另外送他银五百两。他却毫不客气地"把箱笼细软，都收拾月娘上房来。"（《词语》第十七回）他是那样的巧于乘机掠夺在苦难中的戚友的财产。但他心中也不能不慌。因为他亲家陈洪的关系，他也已成了杨戬的党中人物。他便使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先送白米五百石给蔡京府中，然后再以五百两金银送给李邦彦，请他设法将案卷中西门庆的名字除去。邦彦果然把他的名字改作贾廉。（《词话》第十八回）西门庆至此，一块石头方才落地，安心享用着他亲家陈洪的财物……



杨戬倒了，他更用金钱勾结上蔡太师。先走蔡宅的管家翟谦的路。蔡太师便是利用着这些家奴和破落户，来肥饱私囊的。彼有所奉，此有所求。破落户西门庆的势力因得了这位更大的靠山而日增……

蔡太师为报答他的厚礼，竟把他由"一介乡民"，提拔起来，在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西门庆如今是一个正式的官僚了。这当是古今来由"土豪"高升到"劣绅"的一条大路。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

西门庆做了提刑官，胆大妄为，到处显露出无赖的本色。苗员外的家人

苗青，串通强盗，杀了家主。他得到苗青的一千两银子，买放了他，只把强盗杀掉。这事闹得太大了，被曾御史参了一本。他只得赶快打点礼物，"差人上东京，央及老爷那里去。"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翟谦以至蔡京，果然为他设法开脱。"吩咐兵部余尚书，把他的本只不覆上来。交你老爹只顾放心！管情一些事儿没有。"

结果是："见今巡按也满了，另点新巡按下来了。"新巡按宋盘，就是学士蔡攸之妇兄。那一批裙带官儿，自然是一鼻孔出气的。所以西门庆不仅从此安吉，反更多了一个靠山……

蔡太师的生辰到了，西门庆亲自进京拜寿，又厚厚地送了二十扛金银缎匹，而且托了翟管家，说明拜太师为干爷。这是平地一声雷，又把西门庆的地位、身分增高了不少。……

西门庆不久便升为正千户提刑官，进京陛见，和朝中执政的官僚们，都勾结着，很说得来。

在这富贵逼人来的时候，西门庆因为纵欲太过，终于舍弃了一切而死去。

以上便是这个破落户西门庆的一生！

腐败的政治，黑暗的社会，竟把这样的一个无赖，一帆风顺的"日日高升"，居然在不久，便成一县的要人，社会的柱石（?）这个国家如何会不整个的崩坏？不必等金兵的南下，这个放纵、陈腐的社会已是到处都现着列罅的了。（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潘金莲，是《金瓶梅》中个性最突出的女性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了种种恶劣的品质，她虽然出身贫寒，蒙受屈辱，但在黑暗的封建社会大染缸里，她已被浸泡得完全丧失了本性。如果说改变卑贱地位，作为人生追求，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潘金莲的不择手段，则是无可饶恕的。在《金瓶梅》的女性世界里，"金莲之恶冠于众人"（张竹坡评语）。而作为一个文学形象，潘金莲则是无比生动、逼真的，反映出古老的"妇道"传统，在封建社会后期已经完全失去了对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力量的现实。潘金莲作为一个为改变自身命运而不择手段的放荡的女性形象，是非常成功的。



李瓶儿，是一个性格较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在进人西门庆家的前后，其性格判若两人，从一个放荡的女性变成为柔顺、屈从的宠妾。这变化的原因，一是自以为确实得到了西门庆的宠爱，而且又有了儿子，满足感使她变得宽容、淡漠了；二是她的对手潘金莲泼

辣、歹毒，她自知不敌，于是也只好容忍、退让。

应伯爵，是西门庆结义兄弟中最有代表性的既帮凶又帮闲的人物。有研究者指出，这个人物影射的是严嵩死党鄢懋卿，应鄢音近，卿大夫位在伯爵。西门庆的一切行为，包括饮酒下棋，娶妾嫖娼，兴狱经商，都离不开他的陪伴。他丑态百出，丧尽廉耻，惟一的目的，就是骗钱骗吃，他是那个病态社会里最典型的无耻之徒。

第三节 《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

《金瓶梅》问世后，引起世人极大关注，且褒贬不一，或誉为杰作，或毁为淫书。

一 前人所论

张竹坡的评点，具有完整性和代表性。

（一）泄愤说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人，悲愤呜咽，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虽然，上既不可问诸天，下亦不能告诸人，虽作秽言以丑其仇，而吾所谓悲愤呜咽者，未尝便慊然于心，解颐而自快也。夫终不能一畅吾志，是其言愈毒，而心愈悲，所谓含酸抱阮以此，固知玉楼一人，作者之自喻也。然其言既不能以泄吾愤，而终于含酸抱阮，作者何以又必有言哉？曰：作者固仁人也，志士也，孝子悌弟也。欲无言，而吾亲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欲无言，而又吾兄之仇也，吾何如以处之？且也为仇于吾天下万世也，吾何如以公论之？是吾既不能上告天子，以申其隐，又不能下告士师以求其平，且不能得急切应手之荆聂，以济乃事，则吾将止于无可如何而已哉！止于无可如何而已，亦大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之心矣。展转以思，惟此不律，可以少泄吾愤，是用借西门氏以发之。虽然，我何以知作者必仁人志士孝子悌弟哉？我见作者之以孝哥结也……

然则，《金瓶》我又何以批之也哉？我喜其文之洋洋一百回，而千针万线同出一丝，又千曲万折不露一线，闲窗独坐，读史读诸家文，少暇偶一观之，曰：如此妙文，不为之递出金针，不几辜负作者千秋苦心哉！久之，心恒怯焉，不敢遽操管以从事。盖其书之细如牛毛，乃千万根并具一体，血脉贯通，藏针伏线，千里相牵，少有所见，不禁望洋而退。迩来为穷愁所迫，炎凉所激，于难消遣时，恨不自撰一部世情书以排遣闷怀，几欲下笔，而前后拮构，甚费经营，乃搁笔曰：我且将他人炎凉之书，其所以前后经营者，细细算出，一者可以消我闷怀，二者算出古人之书，亦可算我今又经营一书，我虽未有所作，而我所以持往作书之法，不尽备于是乎。然则，我自做我之《金瓶梅》，我何暇与人批《金瓶》也哉！（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竹坡闲话》）

（二）非淫书论

诗云"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此非瓶儿等辈乎？又云"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此非金梅等辈乎？"狂且狡童"，此非西门、敬济又等辈乎？乃先师手订、文公细注，岂不曰此淫风也哉？所以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云，诗有善有恶，善者起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逆志。圣贤著书立言之意，固昭然于千古也。今夫《金瓶梅》一书作者，亦是将《褰裳》、《风雨》、《萚兮》、《子衿》诸诗细为摹仿耳。大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为淫耳。但目今旧板现在金陵，印刷原本，四处流行买卖。予小子悯作者之苦心，新同志之耳目，批此一书，其寓意说内将其一部奸夫淫妇悉批作草木幻影，一部淫情艳语悉批作起伏奇文。至于以悌字起孝字结，一片天命民彝，殷然恻恻，又以玉楼、杏庵照出作者学问经纶，使人一览无复有前此之《金瓶》矣。但恐不学风影等辈，借端恐，意在骗诈。夫现今通行发卖原未［本］禁示［止］，小子穷愁著书亦书生常事，又非借此沽名，本因家无寸土，欲觅蝇头以养生耳，即云奉行禁止，小子非套翻原版，固云我自作我的《金瓶梅》。我的《金瓶梅》上洗淫乱而存孝悌，变帐簿以作文章，直使《金瓶梅》一书冰消瓦解，则算小子劈《金瓶梅》原板亦何不可。夫邪说当辟，而辟邪说者必就邪说而劈之，其说方息。今我辟邪说而人非之，是非之者必邪说也。若不预先辨明，恐当世君子为其所惑。况小子年始二十有六，素与人全无恩怨，本非借不律以泄愤懑，又非囊有余钱借梨枣以博虚名，不过为糊口计，兰不当门，不锄何害，锄之何益，是用抒诚以告，仁人君子共其量之。（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非淫书论》）



（三）寓意说

稗官者，寓言也。其假捏一人，幻造一事，虽为风影之谈，亦必依山点石，借海扬波。故《金瓶》一部，有名人物不下百数，为之寻端竟委，大半皆属寓言。庶因物有名，托名摭事，以成此一百回曲曲折折之书，如西门庆、潘金莲、王婆、武大、武二，《水浒传》中原有之人，《金瓶》因之者无论。然则何以有瓶梅哉？瓶因庆生也。盖云贪欲嗜恶，百骸枯尽，瓶之罄矣，特特撰出瓶儿，直令千古风流人，同声一哭……

至于梅又因瓶而生。何则？瓶里梅花，春光无几，则瓶罄喻骨髓暗枯，瓶梅又喻衰朽在即。梅雪不相下，故春梅宠而雪娥辱，春梅正位而雪娥愈辱。月为梅花主人，故永福相逢，必云故主……

他如宋蕙莲、王六儿，亦皆为金莲写也。写一金莲不足以尽金莲之恶，且不足以尽西门、月娘之恶，故先写一宋蕙莲，再写一王六儿，总与潘金莲一而二，二而三者也。然而蕙莲，获廉也，鞋子落廉儿坠，含羞自缢，又为叉竿挑廉一回，重作渲染。至王六儿，又黄芦儿别音，其娘家王母猪，黄芦与黄竹相类……

若夫月娘为月，遍照诸花，生于中秋，故有桂儿为之女。扫雪而月娘喜，睹雪而月娘悲，月有阴晴明晦也。且月下吹箫，故用玉箫。月满兔肥，盈已必亏，故小玉成婚，平安即偷镀金钩于到南瓦子里耍。盖月照金钩于南瓦上，其亏可见。后用云里守人梦，月被云遮，小玉随之与兔俱隐，情文明甚。

李娇儿乃桃李春风墙外枝也。其弟李铭，言里明外暗，可发一笑。至贲四嫂与林太太，乃叶落林空，春光已去。贲四嫂姓叶，作带水战，西门庆将至其家，必云吩咐后生王显，是背面落水，显黄一叶也。林太太用文嫂相通，文嫂住捕衙厅前，女名金大姐，乃蜂衙中一黄蜂。所云蜂媒是也。此时爱月初宠，两番赏雪，雪月争寒，空林叶落，所为莲花芙蓉，安能宁耐哉。故瓶死莲辱，独让春梅争香吐艳。而春鸿、春燕，又喻韶光迅速，送鸿迎燕，无有停息……



至其写玉楼一人，则又作者经济学问，色色自喻皆到。试细细言之。玉楼簪上镌“玉楼人醉杏花天”，来自杨家，后嫁李家，遇薛嫂而受屈，遇陶妈妈而吐气，分明为杏无疑。杏者，幸也，身毁名污，幸此残躯留于人世，而住居臭水巷。盖言无妄之来，遭此荼毒，污辱难忍，故著书以泄愤……（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寓意说》）

（四）苦孝说

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

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于百千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是故含此酸者，不敢独立默坐；苟独立默坐，则不知吾之身，吾之心、吾之骨肉，何以栗栗焉如刀斯割，如虫斯噬也。悲夫！天下尚有一境焉，能使斯人，悦耳目，娱心志，一安其身也哉！苍苍高天，茫茫厚地，无可一安其身，必死乃庶几矣。然吾闻死而有有知之说，则奇痛尚在，是死亦无益于酸也。然则必何如而可哉？必何如而可，意者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夫生而无我，死而亦无我，幻化之谓也。推幻化之谓，既不愿为人，又不愿为鬼，并不愿为水石，盖为水为石，犹必流石人之泪矣。呜呼，苍苍高天，茫茫厚地，何故而有我一人，致令幻化之难也。故作《金瓶梅》者，一曰含酸，再曰抱阮，结曰幻化，且必曰幻化孝哥儿，作者之心其有余痛乎！则《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呜呼，孝子孝子，有苦如是。（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苦孝说》）

二　揭露社会黑暗的杰作

《金瓶梅》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明代后期社会的黑暗和丑恶，为后世读者展示了一幅巨大的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生活画卷。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

明小说之宣扬秽德者，人物每有所指，盖借文字以报夙仇，而其是非，则殊难揣测。沈德符谓《金瓶梅》亦斥时事，“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则主要如西门庆，自当别有主名，即开篇所谓“有一处人家，先前怎地富贵，到后来煞甚凄凉，权谋术智，一毫也用不着，亲友兄弟。一个也靠不着，享不过几年的荣华，倒做了许多的话靶。内中又有几个斗宠争强迎奸卖俏的，起先好不妖娆妩媚，到后来也免不得尸横灯影，血染空房”（第一回）者是矣。结末稍进，用释家言，谓西门庆遗腹子孝哥方睡在永福寺方丈，普净引其母及众往，指以禅杖，孝哥“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还是

孝哥儿睡在床上。……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第一百回）。此之事状，固若玮奇，然亦第谓种业留遗，累世如一，出离之道，惟在“明悟”而已，若云孝子衔酷，用此复仇，虽奇谋至行，足为此书生色，而证佐盖阙，不能信也。

故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爰发苦言，每极峻急，然亦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后或略其他文，专注此点，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成化时，方士李孜僧继晓已以献房中术骤贵，至嘉靖间而陶仲文以进红铅得幸于世宗，官至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少傅少保礼部尚书恭诚伯。于是颓风渐及士流，都御史盛端明布政使参议顾可学皆以进士起家，而俱借“秋石方”致大位。瞬息显荣，世俗所企羡，侥幸者多竭智力以求奇方，世间乃渐不以纵谈闺帏方药之事为耻。风气既变，并及文林，故自方士进用以来，方药盛，妖心兴，而小说亦多神魔之谈，且每叙床笫之事也。……(《中国小说史略》)

我们且看西门庆和税关官吏勾结的情形：

西门庆叫陈经济后边讨五十两银子来，令书童写了一封书，使了印色，差一名节级，明日早起身，一同去下与你钞关上钱老爹，叫他过税之时，青目一二。——第五十八回

西门庆听见家中卸货，吃了几钟酒，约掌灯以后就来家。韩伙计等看见了，在厅上坐的，悉把前后往回事，说了一遍。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捕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



西门庆听言，满口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得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第五十九回

和地方官吏勾结，把持内廷进奉的情形：

应伯爵领了李三来见西门庆，……李三道：“今有朝廷东京行下文书，天下十三省，每省要万两银子的古器。咱这东平府，坐派着二万两，批文在巡按处，还未下来。如今大街上张二官府破二百银子，干这宗批要做，都看有一万两银子寻……”西门庆听了说道：“批文在那里？”李三道：“还在巡按上边，没发下来呢。”西门庆道：“不打紧，我这差人写封书，封些礼，问宋松原讨将来就是了。”李三道：“老爹若讨去，不可迟滞，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乞别人家干的去了。”西门庆笑道：“不怕他，设使就行到府里，我也还教宋松

原拿回去就是，胡府尹我也认的。”——第七十八回

当时商人进纳内廷钱粮的内幕：

李三黄四商量向西门庆再借银子，应伯爵道：“你如今还得多少才够？”黄四道：“李三哥他不知道，只要靠着问那内臣借一般，也是五分行利。不如这里借着，衙门中势力儿，就是上下使用也省些。如今找着，再得出五十个银子来，把一千两合用，就是每月也好认利钱。”

应伯爵听了，低了低头儿，说道：“不打紧，……管情就替你说成了，找出了五百两银子来，共捣一千两文书，一个月满破认他五十两银子，那里不去了，只当你包了一个月老婆了。常言道秀才取添无真，进钱粮之时，香里头多上些木头，蜡里头多搀些柏油，那里查帐去！不图打点，只图混水，借着他这点名声儿，才好行事。”——第四十五回

西门庆不但勾结官吏，偷税漏税，营私舞弊，而且一般商人还借他作护符，赚内廷的钱！

在另一方面，另一阶级的人，却不能不卖儿鬻女。《词话》第三十七回：

冯妈妈道：“爹即是许了，你拜谢拜谢儿。南首赵嫂儿家有个十三岁的孩子，我明日领来与你看，也是一个小人家的亲养孩儿来，他老子是个巡捕的军，因倒死了马，少椿头银子，怕守备那里打，把孩子卖了，只要四两银子，教爹替你买下吧！”

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农民的忍耐终有不能抑止的一天。不到三十年，火山口便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的大起义，正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必然发展。（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金瓶梅》使读者看到了在那个没落的时代，人，人性，人的灵魂，被扭曲成何种形态，人性之“恶”，膨胀到何种程度。然而遗憾的是，《金瓶梅》对它如此生动描写的丑恶世态，却缺乏应有的批判。尽管前人指出，是书“为世戒非为世劝”（弄珠客《序》），但毫无批判的自然主义写法，也难以发挥“世戒”之功效。更何况全书惟有黑暗与丑恶，而不见一丝光明，其社会效果自然更不可与受它极大影响的《红楼梦》相比了。



三　艺术特色

《金瓶梅》在艺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为同时小说所不及。

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中国小说史略》)

(一) 充分的艺术真实

《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一家的人物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有如生活本身一样真实。

其各尽人情，莫不各得天道，即千古算来，天之祸淫福善，颠倒权奸处，确乎如此。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吾故曰，得天道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六十三)

(二) 逼真的细节描写

《金瓶梅》以冷漠的眼光，注视着生活中的一切细节，并在真实的基础上，以细腻的笔触加以描写。在写法上，《金瓶梅》为突出真实感，很注重细节描写的“视角”，即通过某个人物的亲睹亲闻来展开细节描写。张竹坡在《读法》第十四条中论述“《金瓶》有节节露破绽处”，实际上即指出了那些细节都是通过某人物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进行描写的。因此《金瓶梅》的细节描写具有特殊的逼真特点。



《金瓶》有节节露破绽处，如窗内淫声，和尚偏听见；私琴童，雪娥偏知道；……墙头密约，金莲偏看见；蕙莲偷期，金莲偏撞着；……诸如此类，又不可胜举。……(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十四)

(三) 鲜明的人物个性

《金瓶梅》的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特别是地位、处境基本相同的人物亦绝不相“犯”。

西门庆是混帐恶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玉楼是乖人，金莲不是人，瓶

儿是痴人，春梅是狂人，敬济是浮浪小人，娇儿是死人，雪娥是蠢人，宋蕙莲是不识高低的人，如意儿是顶缺之人。若王六儿与林太太等，直与李桂姐辈一流，总是不得叫做人。而伯爵、希大辈皆是没良心的人。兼之蔡太师、蔡状元、宋御史皆是枉为人也。

…………

《金瓶梅》妙在善用犯笔而不犯也。如写一伯爵，更写一希大；然毕竟伯爵是伯爵，希大是希大，各自的身分，各人的谈吐，一丝不紊。写一金莲，更写一瓶儿，可谓犯矣；然不始终聚散，其言语举动，又各各不乱一丝。写一王六儿，偏又写一贲四嫂；写一李桂姐，又写一吴银姐，郑月儿；写一王婆，偏又写一薛媒婆，一冯妈妈，一文嫂儿，一陶媒婆。写一薛姑子，偏又写一王姑子，刘姑子，诸如此类，皆妙在特特犯手，却又各各一款，绝不相同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二十二、四十五）

（四）精巧的结构布局

《金瓶梅》中写了当时社会上的各色人物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头绪繁多，情节复杂，但全书以西门庆家为主要舞台，运用合写、分写、交插、兼顾种种结构方法，使情节发展既错综复杂，又井然有序，“一百回共成一传”。

《金瓶梅》是一部《史记》。然而《史记》有独传，有合传，却是分开做的。《金瓶梅》却是一百回共成一传，而千百人总合一传，内却又断断续续，各人自有一传。因知作《金瓶梅》者，必能作《史记》也。何则？既已为其难，又何难为其易。（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三十四）



读《金瓶梅》须看其入笋处，如玉皇庙讲笑话，插入打虎；请子虚，即插入后院紧邻；六回金莲才热，即借嘲骂处，插入玉楼；借问伯爵连日那里，即插入桂姐；借盖卷棚，即插入敬济；借翟管家，插入王六儿；借翡翠轩，插入瓶儿生子；借梵僧药，插入瓶儿受病；借碧霞宫，插入普净；借上坟，插入李衙内；借拿皮袄，插入玳安、小玉。诸如此类，不可胜数，盖其用笔不露痕迹处也。其所以不露痕迹处，总之善用曲笔逆笔，不肯另起头绪用直笔顺笔也。夫此书头绪何限，若一一起之，是必不能之数也……（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第十三）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以平凡人

的家庭生活为主要内容，书中既无天下兴亡，也无英雄好汉，所写人物，不过是一群吃喝玩乐的芸芸众生。因此，作品的艺术追求，不再似《三国》、《水浒》、《西游》式的激越惊险，惊心动魄；而是从生活实际出发，细细咀嚼生活的韵味，写出像生活本身一样的真实的生活，而且浑然一体，不露斧凿之痕。然而《金瓶梅》所写的看来平淡无奇的生活，却又足以使人物蒙受屈辱，甚之置人于死地，如宋蕙莲、花子虚等——于平淡无奇之中，又写出无限烟波。



第十章

明代其他长篇小说

明代是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期，除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所谓“四大奇书”相继问世，还在它们的影响下，产生了大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以及言情之作。

第一节　历史演义

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都是以历史人物故事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前者多以某一历史时期为线索，综合叙述，而后者则以某几个历史人物为线索，集中刻画；另外，前者比较注重史实，标榜以史籍为据，而后者虽亦有某些史实根据，但以虚构为主。这种区别，在宋元“说话”中已见端倪。



……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宋耐得翁《都城纪胜》）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机谋，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书讲晋、宋、齐、梁。……（宋罗烨《醉翁谈录》）

……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战争之事。……（宋吴自牧《梦粱录》）

明代历史演义的题材，主要取自东周列国、楚汉相争、汉末三国、两晋及隋末唐初等历史时期的故事。

一　东周列国故事

（一）《列国志传》

东周列国故事，流传久远。明嘉靖、隆庆年间之余邵鱼，创作了二十八万言之长篇历史演义《春秋列国志传》（即《列国志传》）。

列国志传　存

明余邵鱼撰。邵鱼字畏斋，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余象斗万历时重刻此书，呼为"先族叔翁"，盖嘉、隆时人也。（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列国志传》，明余邵鱼撰……凡十二卷，不分回，演述春秋列国之史事。……尚别有万历三十四年三台馆余象斗所刻八卷本一种。……考此书作者，余邵鱼，字畏斋，福建建阳人，生平事迹，今不可稽。余象斗重刊此书时，曾称之为"先族叔翁"，当为嘉靖、隆庆间之人也。（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



《列国志传》有八卷（二百二十六节）本和十二卷（二百二十三节）本两种版本。十二卷本之一至九卷叙西周春秋故事，十至十二卷叙战国故事。此书是余邵鱼在《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等平话基础上，汲取民间有关列国史事的异闻传说，根据《左传》、《吕氏春秋》、《史记》等史传改编成书的。全书以二十余万字的篇幅，较为完整地叙述了从商纣王即位至秦始皇统一六国的八百余年的历史，将变化多端、头绪繁杂的史事作了初步整理，用较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是长篇列国志小说的开山之作。书中以儒家思想体系作为历史思考的哲学基础，并通过叙写商亡周兴的历史变迁，表达作者抨击暴政，颂扬德政的政治理想。

此书最后写秦王以六十万大军灭楚，并将灭齐。结尾处虽似未"结"，但秦灭六国之势已定。全书虽然写出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

过程，但未能展开描写，情节较为简略，文字亦嫌粗疏。

(二)《新列国志》

明末冯梦龙，博采史籍，对余作增删改编，写成七十余万言之《新列国志》，成为明代战国题材历史小说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新列国志一百零八回　不分卷　存

明冯梦龙新编。凡余邵鱼书疏陋处，皆根据古书，加以改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新列国志》，明冯梦龙编，明金阊叶敬池原刻本，十二册。卷首有吴门可观道人小雅氏撰序，次为"凡例"七则，及"引首"一篇，地图二幅。不分卷，共一百零八回。梦龙此编，于余邵鱼《列国志传》一书之疏陋处，皆根据古史旧籍，加以改订，故标曰"新列国志。"……此书在中国所流传者，仅有清初之复刻本，然亦不多觏。此原刻明本，今惟内阁文库藏之，至可宝贵。(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

《新列国志》以七十余万字的篇幅，集中叙写了春秋战国五百余年间的风云变幻。小说的内容分为两部分：前八十三回记叙西周末年宣王亲征姜戎，败于千亩，国中流传不祥童谣；周幽王即位后暴虐无道，专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申侯联合西戎攻破镐京；周平王迁都洛邑，王室日趋衰微，诸侯互相侵伐，天下多事；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越勾践相继称霸，宋襄公争霸未成，吴王夫差断送霸业。后二十五回记叙韩、赵、魏三国分晋而立，七雄对峙，逐鹿争鼎；魏、齐分别任用庞涓、孙膑展开激战，秦王任用卫鞅变法图强；苏秦游说六国合纵攻秦，秦用张仪破坏六国联盟；秦王政遣将率军灭六国，天下一统归秦。小说所叙史事均按史传次第敷演，事取其详，文撮其略，纠正了《列国志传》中的一些讹误。全书清楚地表达了一种历史观念：国君任贤图治，则国兴；国君喜谀疏贤，则国衰。这既是列国存亡的关键，也是历史嬗变的奥秘。



墨憨氏重加辑演，为一百八回，始乎东迁，迄秦帝。东迁者，列国所以

始；秦帝者，列国所以终。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废兴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是故鉴于褒姒、骊姬，而知嬖不可以篡嫡；鉴于子颓、阳生，而知庶不可以奸长；鉴于无极、宰嚭，而知佞不可以参贤；鉴于囊瓦、郭开，而知贪夫之不可与共国；鉴于楚平王、屠岸贾、魏颗、豫让，而知德怨之必反；鉴于秦野人、楚唐狡、晋里凫须，而知襟量之不可以隘；鉴于二姜、崔、庆，而知淫风之足以亡身覆国；鉴于王僚、熊比，而知非据之不可幸处；鉴于商鞅、武安君，而知惨刻好杀之还以自中；鉴于晋厉、楚灵、栾黡、智伯，而知骄盈之无不覆；鉴于秦武王、南宫万、养叔、庆忌，而知勇艺之无全恃；鉴于烛武、甘罗，而知老幼之未可量；鉴于越勾践、燕昭、孟明、苏季子，而知困衡之玉汝于成；鉴于宋闵公、萧同叔子，而知凡戏之无益；鉴于里克、茅焦，而知死生之不关于趋避。至于西门豹、尹铎之吏治，郑庄公、先轸、二孙、二起、田单、信陵君、尉缭子之将略，孔父、仇牧、荀息、王蠋、肥义、屈原之忠义，专诸、要离、聂政、夷门侯生之勇侠，介子推、鲁仲连之高尚，管夷吾、公孙侨之博洽，共姜、叔姬、杞梁妻、昭王夫人之志节，往迹种种，开卷了然，披而览之，能令村夫俗子与缙绅学问相参。若引为法诫，其利益亦与六经诸史相埒，宁惟区区稗官野史资人口吻而已哉？……（可观道人《新列国志叙》）

二　楚汉相争及两汉故事



以楚汉相争及两汉史事为题材的历史演义，主要有熊大木之《全汉志传》、甄伟之《西汉通俗演义》及谢诏《东汉演义》等。

熊大木，自号钟谷子，嘉靖年间建阳书坊主人，是一位热衷于撰写、编辑、刊印通俗小说的作家，对通俗小说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其作品除《全汉志传》，还有《唐书志传》、《北宋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

（一）《全汉志传》

是书重点叙述了刘邦、项羽争夺天下的故事。

全汉志传十二卷　西汉六卷，东汉六卷。存。明万历十六年刊本。黑口。

四周双线。上图下文。半叶十四行，行二十二字。《东汉》末有木记云“清白堂杨氏梓行”……

明熊大木撰。题“鳌峰后人熊钟谷编次”，“书林文台余世腾梓”《西汉》卷首有序。大木字钟谷，福建建宁府建阳县人，嘉靖时书林。(《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二)《西汉演义》

甄伟撰。八卷，一百零一回。

重刻西汉通俗演义八卷一百零一回　存

明万历壬子(四十年)金陵周氏大业堂刊本。……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本所收《西汉》即此本，题《西汉演义传》，比大业堂本少一则。……

明甄伟撰。大业堂本题“钟山居士建业甄伟演义”，“绣谷后学敬弦用世用订讹”，“金陵书林敬素周希旦校锓”。首甄伟自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甄伟对熊大木《全汉志传》之“西汉卷”颇不满意，于是“因略而致详”，“考史以广义”，重新创作了此书。首叙秦始皇统一中国，而书之主体为刘、项之争，最后以刘邦病死，吕氏家族总揽朝政作结。书中人物性格鲜明，如项羽武艺超群，力能举鼎；刘邦为人豪迈，胸怀大志。此外，韩信、萧何、张良、陈平以及范增等人物，也写得较好。



西汉有马迁史，辞简义古，为千载良史，天下古今诵之，予又何以通俗为耶？俗不可通，则义不必演矣。义不必演，则此书亦不必作矣。又何以楚汉二十年事敷演数万言以为书耶？盖迁史诚不可易也。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不过因闲居无聊，偶阅西汉卷，见其间多牵强附会，支离鄙俚，未尽以发明楚汉故事，遂因略以致详，考史以广义；越岁，编次成书。言虽俗而不失其正，义虽浅而不乖于理；诏表辞赋，模仿汉作；诗文论断，随题取义。使刘项之强弱，楚汉之兴亡，一展卷而悉在目中；此通俗演义所由作也。

然好事者或取予书而读之，始而爱乐以遣兴，既而缘史以求义，终而博物以通志，则资读适意，较之稗官小说，此书未必无小补也。若谓字字句句

与史尽合，则此书又不必作矣。

书成，识者争相传录，不便观览，先辈乃命工锓梓，以与四方好事者共之。请予小叙以冠卷首，遂援笔书此。欲人知余编次之初意云耳。万历壬子岁春月之吉钟山甄伟撰。(《西汉通俗演义序》)

(三)《东汉演义》

谢诏撰。十卷，一百四十六回。

东汉十二帝通俗演义十卷一百四十六回　存　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剑啸阁批评《东西汉通俗演义》本所收《东汉》即此本，题《东汉演义传》，删为一百二十五则……

明谢诏撰。大业堂本题"金川西湖谢诏编集"，"金陵周氏大业堂评订"。首陈继儒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三　汉末三国故事

以汉末三国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当然以罗贯中之《三国演义》为代表。

四　两晋故事



写两晋故事的小说，以杨尔曾的《东西晋演义》最著名。

东西晋演义　西晋四卷，东晋八卷　存　明万历四十年周氏大业堂刊本……

明无名氏撰。题"秣陵陈氏尺蠖斋评释"、"绣谷周氏大业堂校梓"。首雉衡山人序(即杨尔曾)。正文前有东西晋及十六国元魏东西魏纪年。每卷记年代起讫。此书东西晋分叙。不标回数。(《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主要叙写西晋王朝的腐朽、贪婪；东晋王朝的建立、发展以及中原地区经十六国分争，到秦王苻坚统一北方；南北对立，东晋在"淝水之战"中取得胜利；刘裕以战功总揽东晋大权，建立刘

氏天下。国号为宋。作品总体倾向十分明显，对司马氏政权采取了批评、否定的态度。

五　隋唐故事

隋末唐初，战乱频仍，这一时期的故事，也成为明代历史演义以及英雄传奇的题材，历史演义主要有《隋唐两朝志传》、《唐书志传》等作品。

（一）《隋唐两朝志传》

《隋唐两朝志传》旧题罗贯中编辑，原书已不传，今存者实为林翰改写本。

隋唐两朝志传十二卷一百二十二回　存　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姑苏龚绍山刊本。……题“东原贯中罗本编辑”、“西蜀升庵杨慎批评”。首杨慎、林瀚二序。此书记隋末及唐一代事。至僖宗乾符五年而止。（《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罗贯中所编《三国志》一书，行于世久矣，逸士无不观之。而隋唐独未有传志，予每憾焉。前寓京师，坊有此书，求而阅之，知实亦罗氏原本。第其间尚多阙略，因于退食之暇，遍阅隋唐诸书所载英君明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悉为编入，名曰《隋唐志传通俗演义》。（林瀚《隋唐两朝志传·序》）



按：林翰（1434～1519），字亨大，号泉山，闽县（今福建省福州市）人，成化进士，授编修，官至吏部尚书。

（二）《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熊大木撰。八卷。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　存

明熊大木撰。……

此书所演以唐开国事为主，明时刻本亦多。今所见者，有杨氏清江堂，唐氏世德堂，余氏三台馆，及武林藏珠馆四本。除清江堂本外，均不著作者

之名。……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八卷（别题秦王演义）

嘉靖癸丑（三十二年）杨氏清江堂刊本……署“金陵薛居士的本”，“鳌峰熊钟谷编集”。首嘉靖癸丑李大年序。此为最初刊本。标题九十节，实八十九节。（《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唐书演义》书林熊子钟谷编集。书成以视余。逐首末阅之，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人或曰：“若然则是书不足以行世矣。”余又曰：“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且词话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岂以其全谬而忽之耶？惜乎全文有之，历年实迹，未克显明事实。致善观是书者见哂焉。”或人诺吾言而退。余曰：使再会熊子，虽以历年事实告之，使其勤渠于斯迄于五代而止，诚所幸矣。因援笔识之以俟知者。时龙飞癸丑年仲秋朔旦江南散人李大年识。（李大年《唐书演义序》）

是书八卷八十九节，从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写起，至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止。主要敷演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书末加写唐太宗征高丽及有关薛仁贵征东故事。

（三）《大唐秦王词话》

《大唐秦王词话》虽谓“词话”，亦即小说。题“澹圃主人编次”，刊于万历、天启年间。澹圃主人，诸圣邻之别号。卷首有陆世科序。陆世科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序云：“吾友诸圣邻氏，以风流命世，狎剑术纵横，雅意投戈，游情讲艺，羡秦封之雄烈，挥霍遗编，汇成巨丽。”此书从隋炀帝大业三年颁诏李渊为太原留守写起，以隋末群雄并起为背景，李世民反隋统一天下为主线，展开故事，直写到李世民登极，与突厥订立渭水之盟。



（四）《隋炀帝艳史》

《隋炀帝艳史》是一部较成功的历史小说，其成就在上述三种之上。

隋炀帝艳史八卷四十回　存　明人瑞堂精刊本。……

明无名氏撰。题“齐东野人编演”，“不经先生批评”、……有笑痴子序，崇祯辛未携李友人委蛇居士题词，及崇祯辛未自序（署野史主人）又凡例十二条。（《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系据宋人之《迷楼记》、《海山记》及《开河记》等小说改编而成，间亦参照正史及有关史料，故书中较重大之事件及主要人物皆有所据。大约成书于崇祯初年，作者不详。书叙隋炀帝夺取帝位后，荒淫无道，为所欲为，终于众叛亲离，国破人亡。

一、稗编小说，盖欲演正史之文，而家喻户晓之。……今《艳史》一书，虽云小说，然引用故实，悉遵正史，并不巧借一事，妄设一语，以滋世人之惑。故有源有委，可征可据，不独脍炙一时，允足传信千古。

一、著书立言，无论大小，必有关于人心世道者为贵。《艳史》虽穷极荒淫奢侈之事，而其中微言冷语，与夫诗词之类，皆寓讥讽规谏之意。使读者一览，知酒色所以丧身，土木所以亡国，则兹编之为殷鉴，有裨于风化者岂鲜哉！方之宣淫等书，不啻天壤。

一、历代明君贤相，与夫昏夫佞臣，皆有小史，或扬其芳，或播其秽，以劝惩后世。……独隋炀帝繁华一世，所行皆可惊可喜之事，反未有传述，殊为缺典。故爰集其详，汇成是帙，庶使吊古者得快睹其全云。

一、隋朝事迹甚多，今单录炀帝奇艳之事。故始于炀帝生，而终于炀帝死。其余文帝国政，一概不载。

一、炀帝为千古风流天子，其一举一动，无非娱耳悦目，为人艳羡之事，故名其篇曰“艳史”。



一、炀帝繁华佳丽之事甚多，然必有幽情雅韵者方采入。如三幸辽东，避暑汾阳等事，平平无奇，故略而不载。

一、风流小说，最忌淫亵等语以伤风雅，然平铺直叙，又失当时亲昵情景。兹编无一字淫哇，而意中妙境尽婉转逗出，作者苦心，临篇自见

……（《隋炀帝艳史·凡例》）

六　“本朝”故事

在明代历史演义中，还有以“本朝”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数量不少，且不乏较好之作，如《英烈传》、《承运传》、《续英烈传》

等。后二种写朱棣夺位故事；《英烈传》写朱元璋起兵开国故事，影响较大。

（一）《英烈传》

皇明开运英武传　即英烈传　存

明无名氏撰，相传为嘉靖时武定侯郭勋所作。今演明开国事者，以此书为最早。

此书今所见明本有三本，书名卷数不同，实一书。

皇明开运英武传八卷，……

英烈传六卷，……

皇明英烈传六卷，……（《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久传为武定侯郭勋或其门人所作，以标榜其先祖开国元勋郭英功绩。

……《皇明英烈传》一名《云合奇踪》，武定侯郭勋家所传，记明开国武烈，而特扬其先祖郭英之功。……（《中国小说史略》）

初，勋以附会张永嘉议大礼，因相倚，互为援，骤得上宠，谋进爵上公，乃出奇计，自撰开国通俗纪传名《英烈传》，内称其始祖郭英战功，几埒开平、中山。而鄱阳之战，陈友谅中流矢死，当时本不知何人，乃云郭英所射，令内官之职平话者，日唱演于上前，且谓此相传旧本。上因惜英功大赏薄，有意崇进之。会勋入直，撰青词，大得上眷，几出陆武惠、仇咸宁之上，遂用工遑功，峻拜太师，后又加翊国公世袭，则伪造纪传，与有力焉。此通俗书今传播于世。（沈德符《野获编》）



此书虽不排除其功利目的，但所叙主要是以朱元璋为核心，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故事；反映了那个激烈动荡的历史面貌；作品塑造了一大批明代开国英烈的形象，描写了很多颇具规模的战争场面，也体现了一定的艺术水平。当然，此作在历史小说中并非上品，在艺术上、思想上都存在明显的缺欠。

《英烈传》写得很坏。事实多而描写少，使人读来，并不比读正史省力多少。其病就在受了正史的束缚。作者想学《三国演义》，件件事还它一个根

据，所以好些部分都与《明史》、《元史》、陆粲《庚巳编》、杨循吉《吴中故语》、杨仪《明良记》和《高坡异纂》等书相合（详见钱静方《小说丛考》），因此不能逞其想象，结果成了与新闻纪事差不多的东西。（赵景深《中国小说丛考》）

（二）《于少保萃忠全传》

万历年间孙高亮（字怀石，浙江钱塘人）撰。书中不仅写出于谦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京城危在旦夕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保国安民，功不可没，而且还充分刻画了他廉洁爱民，正气凛然的高尚品格。最后，沉痛地描写了于谦终为奸臣所害，成为与岳飞并列的民族英雄。

于少保萃忠全传十卷四十传　存　……

明孙高亮撰。题“后学孙高亮怀石甫纂述”。道光十五年刊本有万历辛巳林从吾序，道光元年十一世孙灿跋，道光十五年十三世外孙朱增惠跋。（《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明末还有两类小说，是时事的及时反映。一是魏忠贤阉党势败之后立即出现的一批斥魏之作，如《梼杌闲评》；一是及时描写当时与清兵交战之作，如《辽海丹心录》、《镇海春秋》等。这些作品所写虽非前朝历史，但内容均属有关国家兴亡的朝政大事，当属历史演义中的特例。此两类作品表明历史演义的创作有了新的发展，作者的眼光投向刚刚发生的，甚至是正在发展的重大历史题材上，以此表达了对现实的褒贬，对国事的关注，从而反映了民众的情绪。



第二节　英雄传奇

明代英雄传奇的题材，除水浒故事外，主要有杨家将和岳家军故事。

一　杨家将故事

叙写杨家将故事的作品，以《北宋志传》、《杨家府演义》最著名。而这两部小说，又是根据同一部现已失传的旧本杨家将故事改写而成的。根据是，（一）《北宋志传》正文前的说明云，是书是“收集杨家府等传，并参入史鉴年月编定”（明世德堂刊本及玉茗堂批点本均有此按语）的，意即有所依据；（二）《杨家府演义》署题“秦淮墨客校阅”，则并非撰著之意亦明。故可推知以上二种问世之前尚有旧本杨家将存在，并为二种之依据。

（一）《北宋志传》

旧说熊大木撰。是《南北宋志传》的后半部。《南北宋志传》的书名与其内容不相符合：其前半部即《南宋志传》，所写内容却是五代末年赵匡胤的故事；后半部即《北宋志传》乃敷演宋初及真宗、仁宗两朝之事。《北宋志传》的作者，过去一般认为是熊大木，而目前学界多持否定态度。

> 宋传　宋传续集　存
>
> 明建阳余氏三台馆刊本。书名《全像按鉴演义南北两宋志传》。南北宋分叙。合为二十卷。……明叶崑池刊玉茗堂批点本。书名《新刻玉茗堂批点绣像南北宋传》。……郑因伯藏明刊本。书名《新刻全像按鉴演义南北宋传题评》……
>
> 明熊大木撰。……
>
> 按：此书《南宋》演太祖事，《北宋》演宋初及真、仁二朝事。命名至为不通。……（《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以双线交错的结构，既写宋与辽、夏之战争，又写宋朝内部忠奸之矛盾，由此形成曲折的情节，塑造了杨门三代忠勇报国的英雄形象。杨门第一代，以杨业为代表；第二代以杨延昭为主要人物；第三代以杨宗宝为核心。他们忠心耿耿，英勇无敌，前仆后继，战死疆场。杨门女将，更表现了妇女的英雄气概。书中对反面

人物如潘仁美等的刻画，也很真实而生动；对帝王的描写，颇有分寸，既写出他们的昏庸无能，又使他们不失体面。

北宋太祖既殁，神武遂微，志传所言，则尽杨氏之事，史鉴俱不载。岂其无关政纪，近于稗官曲说乎？虽然樵叟，然博雅君子每藉以稽考，而王元美先生近考小史、外传，往往出于伶官，杨氏尤悉，盖亦为此书一证。元美该博去览，宁尽臆说？彼岂以其稗野之言遗之耶？然《宋史》显著杨业伟绩，至标以"无敌"之名，当时亦岂曲说，独是其一家兄弟妻妹之事，存而弗论，作传者特于此畅言之，则知书有言也，言有志也，志有所寄，言有所托。故天柱地维，托寄君臣，断鳌炼石，托寄四五，不端其本而僇谪其实。我以为妙道之言，而夫子以为孟浪之语，志斯晦耳。彼呼孟之贼也，五郎之髡也，余萧之妇也，宗保之儿也。彼直以为丈夫者诟詈也。丈夫不贼不髡，冠履曰夫而二三其德，则贼也、髡也、儿女也，又不若焉，故以是为詈。此书之志也。书志如此，而犹言之求，余也天门不开矣，余也天门不开矣。刻成遂为言之。时万历戊午中秋日，玉茗主人题。(《北宋志传序》)

（二）《杨家府演义》

纪振伦编。亦称《杨家将演义》、《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

杨家通俗演义八卷五十八则（别称新编全像杨家府世代忠勇通俗演义）存

明万历丙午（三十四年）精刊本。……

明无名氏撰。题"秦淮墨客校阅"，"烟波钓叟参订"。首万历丙午秦淮墨客序。据章秦淮墨客为：纪振伦，字春华。(《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按：纪振伦，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其生平事迹不详。除此书外，他还编校过通俗小说《续英烈传》，戏曲（传奇）《葵花记》、《三桂记》、《七胜记》及说唱文学《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瑚集》等。

此书所写情节线索，与《北宋志传》基本一致；但其内容有所增加，如寇准勘问潘仁美，八王爷计斩潘仁美，杨门第四代杨文广，文广之子怀玉引杨府全家至太行山落草等，都是《北宋志传》所没有的。全书热情赞美杨门世代"忠勇传家"，"举世不一见"！

尝读将传，三代尚矣。秦、汉来，其间负百战之勇，以驱戎马于疆场、请长缨于阙下者，盖如云如雨。第全躯者，为身不为君；保妻子者，为家不为国。求忠肝义胆，争光日月，而震动乾坤，不啻鳞角凤毛也。盖非勇之难，忠而勇者实难。宋起鼎沸之后，一时韬钤介胄之士，师师济济，忠勇如杨令公者，盖举世不一见云。令公投矢降太宗，公而忘私，业以许国。狼牙一战，奋不顾身，英风劲气，真足寒其心而褫其魄。使其将相调合，中外合应，岂不足树威华夏？奈何三捷未效，而掣肘于宵人之中制，竟使生还飞关之身，徒为死报陛下之血，良可惜哉！良可惜哉！虽然，公亦足自慰也：丈夫泯泯而生，不若烈烈而死，故不忧其身之死，而忧其后之无人。自令公以忠勇传家，嗣是而子继子、孙继孙，如六郎之两下三擒，文广之东除西荡；即妇人女子之流，无不摧强锋劲敌，以敌忾沙漠，怀赤心白意，以报效天子，云仍奕叶，世世相承。噫！则令公于是乎为不死。彼全躯保妻子者，生无补于君，死无开于子孙。千载而下，直令仁人义士笔诛其魂，手刃其魄，是与草木同朽腐者耳，安能凛凛生气荣施之若此哉！故君子观于太行之上，谓怀玉之知机勇退，富贵浮云，而亦伤宋事之日非矣。嗟嗟！贤才出处，关国运盛衰，不佞于斯传不三致慨云。剞劂告成，敬掇俚语于简首，以遗世之博古者。时万历丙午长至日，秦淮墨客书。（《杨家府演义·序》）

二　岳家军故事



明代敷演岳飞故事的作品，以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最著名。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八卷八十则　存

明熊大木撰。题“鳌峰熊大木编辑”。今所见明人演宋中兴事者，以此书为最早。

此书传本甚多，今所见本子，有嘉靖壬子杨氏清白堂刊本（此为原本）；万历间周氏万卷楼刊本；明内府抄本。皆一本，署“熊大木编”，书名《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有万历间余氏三台馆刊本，改题“余应鳌编”，书名《大宋中兴岳王传》。有后来天德堂等三本，皆不著撰人，书名《武穆精忠传》。名虽再易，实为一书。（《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不分回，只分则，而则目亦为七言单句。全书语言半文半白，类似《三国演义》。书中情节，以“斡离不举兵南寇”始，讫于“冥司中报应秦桧”，叙述金人南进，岳飞抗金而为秦桧所杀，最后秦桧在地狱中受到报应等。书其中如岳飞收“吉倩”而非“吉青”；岳飞班师回朝后，秦桧并未立即将他投人狱中，而是先解除其兵权，迫使他辞官归故里，后来才将岳飞陷害致死等等，都与历史记载相符。虽然熊大木此书总体来说显得比较简朴和拘谨，但是，正如他在序文中所主张的，“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书中已有一些发挥和虚构的地方，如“小商桥射死再兴”，描写酣畅动人；“阴司中岳飞显灵”，完全是超自然的描述。书中的岳飞，不仅是一位智勇双全、治军有方的军事将领，而且其为人刚正，光明磊落，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物，为后世“说岳”诸书塑造岳飞形象奠定了基础。总之，是书虽云按《鉴》取义，但亦多虚构，“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余自以才不逮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王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

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泯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如西子事昔人文辞往往及之，而其说不一。《吴越春秋》云吴亡西子被杀；则西子之在当时固已死矣。唐宋之间诗云：“一朝还旧都，靓妆寻若耶，鸟惊入松网，鱼畏沉荷花。”则西子尝复还会稽矣；杜牧之诗云：“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是西子甘心于随蠡矣；及东坡《题范蠡》诗云：“谁遣姑苏有麋鹿，更怜夫子得西施”，则又以为蠡窃西子，而随蠡者或非其本心也。质是而论之，则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



屡易日月，书已告成锓梓，公诸天下，未知览者而以邪说罪予否？时嘉靖三十一岁在壬子冬十一月望日，建邑书林熊大木钟谷识。（《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

按：熊序谓“按《通鉴纲目》而取义”，而《通鉴纲目》记事实止于五代，故序中当指明人商辂等所编之《续资治通鉴纲目》。

三　其他题材

在明代英雄传奇作品中，还应提到的是《隋史遗文》。

> 隋史遗文十二卷六十回　存
>
> 明崇祯刊本……
>
> 明袁于令撰。不署名。首崇祯癸酉（六年）自序，后署“吉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章二：曰“令昭氏”，曰“吉衣主人”。书不署名，据此知为韫玉所作。韫玉一名晋，又名于令，字令昭。号甚多：曰白宾，曰箨庵，曰凫公，皆一人。吴县人。入清，官荆州府知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此书叙述了隋炀帝荒淫暴虐激起各路英雄反抗，以及李世民劝李渊起兵反隋建立唐王朝的过程。而着重描述的则是以秦琼为代表的众多英雄好汉的故事，书中秦琼、程咬金、单雄信等人物，都写得极有个性，“凛凛生气，溢于毫楮”。全书虽有史料依据，但虚构夸张之笔甚多，使作品富有明显的传奇色彩。



> 史以遗名者何？所以补正史也。正史以纪事，纪事者何？传信也。遗史以搜逸，搜逸者何？传奇也。传信者贵真，……传奇者贵幻；忽焉怒发，忽焉嘻笑，英雄本色，如阳羡书生，恍惚不可方物。苟有正史而无逸史，则勋名事业彪炳天壤者，固属不磨；而奇情侠气，逸韵英风，史不胜书者，卒多湮没无闻。纵大忠义而与昭代忤者，略已。挂一漏万，罕睹其全。悲夫！烈士雄心，不关朝宇；壮夫意气，笃于朋友。……向为《隋史遗文》，盖以著秦□国于微，更旁及其一时恩怨共事之人，为出其侠烈之肠，肮脏之骨，坎壈之遇，感恩知己之报，料敌致胜之奇，摧坚陷阵之壮，凛凛生气，溢于毫楮，什之七皆史所未备者，已足纸贵一时。顾个中有慷慨足惊里耳，而不必谐于情；奇幻足快俗人，而不必根于理。袭传闻之陋，过于诬人；创妖艳之说，过于凭己：悉为更易，可仍则仍，可削则削，宜增者大为增之。盖本意原以补史之遗，原不必与史背驰也。窃以润色附史之文，删削同史之缺，亦存其作者之初念也。相成岂以相病哉！至其忠荩者亟为褒嘉，奸回者亟为诛摈，

悼豪杰之失足，表骄侈之丧□，无往非昭好去恶，提醒颛蒙，原不欲同图已也。试叩四方侠客，千载才人，得无相视而笑，英雄所见略同？或与正史不无补云。崇祯癸酉玄月无射日，古衣主人题于西湖冶园。(《隋史遗文序》)

第三节 神魔小说

明代神魔小说创作，成就斐然。继《西游记》之后，在隆庆万历年间又产生了《封神演义》、《三宝太监西洋记》等著名作品。

一 《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旧称《封神传》，一百回。

封神演义一百回 存

按：《封神演义》作者，明以来有二说：一云许仲琳撰，见明舒载阳刊本《封神演义》卷二，题云"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鲁迅先生有文记之。仲琳盖南直隶应天府人，始末不详，且全书惟此一卷有题，殊为可疑。一云陆长庚撰，余始于石印本《传奇汇考》发现之。卷七《顺天时》传奇解题云："《封神传》传系元时道士陆长庚所作，未知的否?"张政烺谓"元时"乃"明时"之误，其言甚是。按：长庚乃陆西星字，西星，南直隶兴化县人，诸生。著《南华经副墨》、《方壶外史》等书。明施有为万历中所选《明广陵诗》卷二十二选陆西星诗二十四首。诗有"出世已无家"之语。即《传奇汇考》所云道士陆长庚作《封神传》者也。(明有平湖陆长庚，字元白，万历进士，官至南京通政司使，与《封神演义》无涉)《传奇汇考》似是清乾隆时巡盐御史伊龄阿奉旨修改戏曲时所撰，当时设局于扬州，入局任校理者多知名之士。此陆西星撰《封神演义》说颇可注意，惜不言所据耳。



此书明本惟日本内阁文库藏一部。今惟周之标序本及褚人获序本通行。分记于后：

封神演义二十卷一百回

明金阊舒载阳刊本。……首李云翔为霖甫序。[日本内阁文库]

封神演义八卷一百回

清覆明本。别题《封神传》。……蔚文堂覆明本。别题“商周列国全传”、“钟伯敬先生评”。……此二本均载长洲周之标君建序……

四雪草堂订正本《封神演义》一百回

四雪草堂原刊本。……首康熙乙亥（三十四年）褚人获序。……（《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封神演义》，明许仲琳撰。万历间，金阊书肆舒载阳刻本，二十册，……凡二十卷，共一百回。按此书国内所流传者，如清初刻周之标序本，及通行之四雪草堂订本，其文字评语，与此明本，实亦全同，毫无更易，惟将此明本之序文及撰人名氏，俱为删去。关于此书作者问题，后世久晦，今获睹此本，乃稍知其端绪。……此本卷二首页次行，又明署曰：“钟山逸叟许仲琳编辑”，所题如此，当非伪撰。惟其他各卷，复无此题，未悉何故？……余意编书时，或曾取旧本，以为底本，后更增益之。盖原作者为许仲琳，改定评次者则为李云翔，似可信也。（傅惜华《内阁文库访书记》）

余于剧筵喜演《封神传》，谓尚是三代故事也。忆吾乡林樾亭先生，尝与余谈，《封神传》一书，是前明一名宿所撰，意欲与《西游记》、《水浒传》鼎立而三，因偶读《尚书·武成》篇“惟尔有神，尚克相予”语，演成此传。其封神事，则隐据《六韬》（《旧唐书·礼仪志》引）、《阴谋》（《太平御览》引）、《史记·封禅书》、《唐书·礼仪志》各书，铺张俶诡，非尽无本也。我少时尝欲仿此书演成黄帝战蚩尤事，而以九天玄女兵法经纬其间；继欲演伯禹治水事，而以《山海经》所纪助其波澜；又欲演周穆王八骏巡行事，而以《穆天子传》所书作为质干，再各博采古书以附益之，亦可为小说大观，惜老而无及矣。（梁章钜《浪迹续谈》）



是书开篇有“古风一首”，历数盘古开天至西周初年之史实与传说，最后以“商周演义古今传”句作结；书中所叙商纣暴虐，周武伐而灭之，其基本史实，亦有所据。

妲己者殷纣之妃也，嬖幸于纣。纣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智足以距谏，辩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作新淫之声，北鄙之舞，靡靡之乐。收珍物积之于后宫，谀臣群女，咸获所欲。积糟为邱，流酒为池，悬肉为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诸侯有畔者，纣乃为炮烙之法，膏铜柱加之炭，令有罪者行其上，辄堕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谏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祸至无日。”纣怒，以为妖言。

妲己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于是剖心而观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受命兴师伐纣。战于牧野，纣师倒戈。纣乃登廪台，衣宝玉衣，而自杀于是武王遂致天之罚，斩妲己头悬于小白旗，以为亡纣者是女也。《书》曰："牡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诗》云："君子信盗，乱是用暴，匪其止共，维王之邛。"此之谓也。

颂曰："妲己配纣，惑乱是修，纣既无道，又重相谬，指笑炮炙，谏士刳囚，遂败牧野，反商为周"。（《列女传》卷之七）

……帝乙崩，子辛立，是为辛帝，天下谓之纣。帝纣……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憙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

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王子比干谏，弗听。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及西伯伐饥国，灭之，纣之臣祖伊闻之而咎周，恐，奔告纣曰："天既讫我殷命，假人元龟，无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虐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丧，曰'天何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纣不可谏矣。"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



纣愈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乃佯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盘庚之政。殷民大说。于是周武王为天子。其后世贬帝号，号为王。而

封殷后为诸侯，属周。

周武王崩，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以续殷后焉。（《史记·殷本纪》）

但全书所写主要内容，则是光怪陆离的神魔争斗的故事，故此书无疑是一部独具特色的神魔小说。

书之开篇诗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中国小说史略》）

《封神演义》以纣王进香女娲宫，亵渎女神，神派三妖惑乱纣王开篇。书中的妲己，是一个九尾狐精变化的美女。纣王在妲己的迷惑下，暴虐无道，达到极点，他设炮烙，剖孕妇，敲骨髓，置肉林，筑酒池……一个残忍、荒淫的暴君形象充分展示在读者面前。与此同时，作品还写了姜子牙的出世，周、商交战的形势。在战争中，各类神魔的神通、法力，种种变幻莫测的魔法、道术，表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书中神魔，大抵分属截教和阐教，前者助纣，后者助周。其具体形象，或人或神或魔，或人、神、魔之结合体。战争的结果，武王伐纣成功，纣王残败自尽。最后，姜子牙封神张榜；周武王分封诸侯。



《封神传》即始自受辛进香女娲宫，题诗亵神，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第二至三十回则杂叙商纣暴虐，子牙隐显，西伯脱祸，武成反商，以成殷周交战之局。此后多说战争，神佛错出，助周者为阐教即道释，助殷者为截教。……其战各逞道术，互有死伤，而截教终败。于是以纣王自焚，周武入殷，子牙归国封神，武王分封列国终。（《中国小说史略》）

《封神演义》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作品对纣王的抨击，对武王的赞誉，表达了进步的历史观，即抨击弊政奸邪，颂扬圣君贤相。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品形象地宣扬了孟子的理论，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天下者

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由于《封神演义》敷演神魔故事，故必涉宗教。综观全书，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是很明显的。

……封国以报功臣，封神以妥功鬼，而人神之死，则委之于劫数。其间时出佛名，偶说名教，混合三教，略如《西游》，然其根柢，则方士之见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书中揭露和鞭挞纣王的荒淫残暴，是应予肯定的，但过分渲染了妲己的作用，显然又陷入了“女人祸水论”的俗套。在描写宗教神魔故事中，也宣扬了宿命论的观点。这些思想观点，都是不可取的。

《封神演义》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充满了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构思。如各色人神的“特异体能”（如闻太师有三只眼，哪吒有三头六臂，雷震子生有肉翅，杨任眼中长手，手心又有眼，以及张桂芳能呼名落马，杨戬有七十二变，土行孙身怀地行术等）；各种法宝的奇特功能（如哪吒的乾坤圈，老子的太极图，姜子牙的打神鞭，魔家四将的“风”、“调”、“雨”、“顺”，李靖的金塔等）；各种阵势的神奇威力（如十绝阵、万仙阵等）。

《封神演义》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也能突出表现鲜明的个性特征，如妲己的残忍，杨戬的心机，申公豹的奸诈等等。哪吒的形象，尤为生动，他无视权威，敢于反抗的性格和气概，写得十分感人。

二　《西洋记》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简称《西洋记》，是一部以郑和下西洋的史实为基本线索，大量描叙神魔故事的长篇神魔小说。其作者为罗懋登。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二十卷一百回　存　明万历间精刊本、大型，插图。……

明罗懋登撰。题“二南里人著”，“闲闲道人编辑”。懋登字登之。今所见

万历本《香山记》传奇，首二十六年戊戌懋登序，亦署“二南里人”（《乐府考略香山记》解题（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八），因以懋登为陕西人。（《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按：罗懋登作有传奇《香山记》，注释过《投笔记》，并为《西厢记》、《琵琶记》、《拜月记》作过音释。《西洋记》中多吴语，罗氏当一度流寓江南。

郑和下西洋，史有其事，且在民间广泛流传，影响深远。

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

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五年九月，和等还，诸国使者随和朝见。和献所俘旧港酋长。帝大悦，爵赏有差。旧港者，故三佛齐国也，其酋陈祖义，剽掠商旅。和使使招谕，祖义诈降，而潜谋邀劫。和大败其众，擒祖义，献俘，戮于都市。

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是时，交阯已破灭，郡县其地，诸邦益震詟，来者日多。



十年十一月复命和等往使，至苏门答剌。其前伪王子苏干剌者，方谋弑主自立，怒和赐不及己，率兵邀击官军。和力战，追擒之喃渤利，并俘其妻子，以十三年七月还朝。帝大喜，赉诸将士有差。

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十九年春复往，明年八月还。二十二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敕印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洪熙元年二月，仁宗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南京设守备，自和始也。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和经事三朝，先后七奉使，所历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渤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伐、那孤儿，凡三十余国。所取无名宝物，不可胜计，而中国耗废亦不赀。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明史·宦官传》）

据《明史》，郑和世称"三保太监"，而《西洋记》谓"三宝太监"。其原因，众说不一。

……《碣石剩谈》云："三保太监，云南人也。相传下海时，一人忽癞，乃弃于岸侧。其人夜见大蛇下岸饮水，恐为所害，削竹置所经处，蛇腹裂死。因饥斫树为柴，烹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则九鹭飞翔，遂藏之不焚，癞亦因食蛇而愈。蛇溃得珠数斛，中有夜明珠。后太监回，其人呼与共载，乃献夜明珠、九鹭香，并太监所得一宝，共为三宝云。"（褚人获《坚瓠集》）

罗懋登创作《西洋记》时，"倭患方殷"，此作实"寓思古伤今之意"。即以昨日之辉煌，感叹今日之疲弱。

……读其叙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叙，当事者尚兴抚髀之思乎？"然则此书之作，盖以嘉靖以后，倭患方殷，故作此书，寓思古伤今之意，纾忧时感事之忱，三复其文，可为长太息矣。（俞樾《春在堂随笔》）



全书所叙，既有"现实的方面"，也有"浪漫的方面"。前者，依据文献而敷演；后者则是作者的大胆想象。

到了明初，我国人民的世界地理知识已经大大地扩大了，更加确切了。不但与撰写《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等的时代不同，而且同唐僧取经的时代也不相同。在这时候发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中外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被誉为千古盛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本来就有的对异域和异物渴望探求的习惯，大大地受到了鼓舞与刺激，在现实的与浪漫的

两个方面，都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现实的方面的代表是一批随郑和出使的人们的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这些书记载的都是亲身的经历，言简意赅，明确真实。后来有人根据这些著作，又写了大批记载南洋一带情况的书。这些都为学者所熟知……

至于浪漫的方面，则表现在许多情况上。首先是民间传说。台湾的三宝姜、南洋的榴莲，都同郑和挂上了钩，可见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对当时中外人民影响之深广。最令人吃惊的是，当郑和还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本人已经被别人神化。与郑和同时的人袁忠彻所著《古今识鉴》中，就有神化郑和的记载……书（指《西洋记》）中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浪漫的成分。在现实的方面，他以《瀛涯胜览》等为依据，写了很多历史事实。……至于浪漫的方面，那更是明显。人物的创造，情节的编制，无一不流露出作者的匠心。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的有所师承，有的凭空臆造。看来罗懋登是有意写小说的。他之所以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绪，是当时环境所决定的。明代长篇小说是以前所没有的一种文学形式。现在流传全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的《西游记》，就产生于明代。当然，罗懋登之所以写这部小说，还有个人主观的原因。……罗懋登愤世疾俗，有感于文官爱钱，武官怕死，为了抒自己的愤懑而写成此书。……（季羡林《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新版序》）



是书主要内容，是神魔争斗故事。其主要人物，除正、副帅郑和、王景弘及手下将领之外，还有很多神人相兼，有神通、法力者。其中以金碧峰长老最为突出，他是一位“拆天补地，搅海翻江，袖囤乾坤，怀揣日月”的人佛结合的形象，郑和通使三十余国，全仗他的法力，他体现着作品所颂扬的光明与正义，是作者的理想人物。

《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亦一百回，题“二南里人编次”。前有万历丁酉（1597）菊秋之吉罗懋登叙，罗即撰人。书叙永乐中太监郑和王景宏服外夷三十九国，咸使朝贡事。……盖郑和之在明代，名声赫然，为世人所乐道，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故自序云：“今者东事倥偬，何如西戎即序，不得比西戎即序，何可令王郑二公见”也。惟书则侈谈怪异，专尚荒唐，颇

与序言之慷慨不相应，其第一至七回为碧峰长老下生，出家及降魔之事；第八至十四回为碧峰与张天师斗法之事；第十五回以下则郑和挂印，招兵西征，天师及碧峰助之，斩除妖孽，诸国入贡，郑和建祠之事也。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枝蔓，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中国小说史略》）

三　其他神魔小说

明代神魔小说还应提及的有《平妖传》、《西游补》及《四游记》。

（一）《平妖传》

《平妖传》，有署题罗贯中编次之《三遂平妖》（二十回）及冯梦龙补撰之《新平妖传》（四十回）两种。

三遂平妖传四卷 二十回　存

明钱塘王慎修精刊本……

题"东原罗贯中编次"。首武胜童昌祚益升甫序，不记年月。此为罗贯中原本，张无咎序《新平妖传》所谓武林旧刻止二十回者也。

新平妖传四十回　存

明泰昌元年刊本。题"宋东原罗贯中编"，"明陇西张无咎校"。首张誉（无咎）序。是为原刊本……崇祯间金阊嘉会堂陈氏刊本。题"宋东原罗贯中编"，"明东吴龙子犹补"。首张誉重刻序……又一通行本，题"映旭斋批点"。……

明冯梦龙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二十回之《三遂平妖传》是否为罗贯中编著，向有歧议。

……余昔见武林旧刻本止二十回，首如暗中闻炮，突如其来；尾如饿时嚼蜡，全无滋味；且张鸾、弹子和尚、胡永儿及任、吴等，后来全无施设；而圣姑姑竟不知何物，突然而来，杳然而灭；疑非全书，兼疑非罗公真笔……闻此书传自京都一勋臣家抄本，即未必果罗公笔，亦当出自高手……

（张无咎《三遂平妖传叙》）

《平妖传》以北宋贝州王则领导的农民起义故事为主要内容，大量描写妖人魔法，充满怪异之说，实际上是把农民起义视为妖魔兴风作浪，自不可取。但作品中亦描写了官吏的腐败，贪婪，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社会现实。

书中一些情节，多有所本，如开篇的灯花婆婆，来自唐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所记，湖中之猕猴精，显然来自水神无支祁。此书较有影响，所以仿作者多，如明代的《七曜平妖传》和清初的《女仙外史》，皆以镇压民众反叛为主题。

（二）《西游补》

《西游补》是一部与吴承恩《西游记》中三调芭蕉扇相衔接，而实际上又自成格局的神魔小说，作者董说。

西游补十六回　存

明崇祯间刊本……首癸丑孟冬天目山樵序，《西游补问答》。……

明董说撰，题“静啸斋主人著”。说字若雨，号西庵。浙江湖州府乌程县人（一云吴兴人）。明亡祝发为僧，名南潜，字宝云，别号月涵。（《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董说，字若雨，乌程人。晚为僧，号南潜，字宝云，有《丰草庵》等十八集。若雨腹笥便便，未免有才多之恨，至其硬语涩体，绝不犹人，方诸涪翁不足，比于饶德操有余。……（朱彝尊《明诗综》）

此书主要叙写孙悟空为鲭鱼精所迷，进入虚幻境界，最后杀死鱼精，“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旨在警戒世人不可为情所缚，迷失本性。作品以幻境勾画世相，富有讽刺意味。“奇突之处，时足惊人。”

《西游补》十六回，天目山樵序云南潜作；南潜者，乌程董说出家后之法名也。说字若雨，生于万历庚申（一六二〇），幼即颖悟，自愿先诵《圆觉经》，次乃读四书及五经，十岁能文，十三入泮，逮见中原“流寇”之乱，遂

绝意进取。明亡，祝发于灵岩，名曰南潜，号月函，其他别字尚甚伙，二十余年不履城市，惟友渔樵，世推为佛门尊宿，有《上堂晚参唱酬语录》，（钮琇《觚剩续编》之江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及《丰草庵杂著》十种诗文集若干卷。《西游补》云以入"三调芭蕉扇"之后，叙悟空化斋，为鲭鱼精所迷，渐入梦境，拟寻秦始皇借驱山铎，驱火焰山，徘徊之间，进入镜楼，乃大颠倒，或见过去，或求未来，忽化美人，忽化阎罗，得虚空主人一呼，始离梦境，知鲭鱼本与悟空同时出世，住于"幻部"，自号"青青世界"，一切境界，皆彼所造，而实无有，即"行者情"，故"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破情根必先走入情内，走入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情根之实"（本书卷首《答问》）。其云鲭鱼精，云青青世界，云小月王者，即皆谓情矣。或以中有"杀青大将军""倒置历日"诸语，因谓是鼎革之后，所寓微言，然全书实寓讥弹明季世风之意多，于宗社之痛之迹少，因疑成书之日，尚当在明亡以前，故但有边事之忧，亦未入释家之奥，主眼所在，仅如时流，谓行者有三个师父，一是祖师，二是唐僧，三是穆王（岳飞）："凑成三教全身"（第九回）而已。惟其造事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绝，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中国小说史略》）

（三）《四游记》

《四游记》是四部明代神魔小说的合刊本。



……今有《四游记》行于世，凡书共四种，著者三人……一曰《上洞八仙传》，亦名《八仙出处东游记传》，二卷五十六回，题"兰江吴元泰著"。传言铁拐（姓李名玄）得道，度钟离权，权度吕洞宾，二人又共度韩湘曹友，张果蓝采和何仙姑则别成道，是为八仙，一日俱赴蟠桃大会，归途各履宝物渡海，有龙子爱蓝采和所踏玉版，摄而夺之，遂大战，八仙"火烧东洋"，龙王败绩，请天兵来助，亦败，后得观音和解，乃各谢去，而"天渊迥别天下太平"之候，自此始矣。书中文言俗语间出，事亦往往不相属，盖杂取民间传说作之。

二曰《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四卷十八回，题"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编"。象斗为明末书贾，《三国志演义》刻本上，尚见其名。书言有妙吉祥童子以杀独火鬼忤如来，贬为马耳娘娘子，是曰三眼灵光，具五神通，报父仇，游灵虚，缘盗金枪，为帝所杀；复生炎魔天王家，是为灵

耀，师事天尊，又诈取其金刀，炼为金砖以作法宝，终闹天宫，上界鼎沸；玄天上帝以水服之，使走人间，托生萧氏，是为华光，仍有神通，与神魔战，中界亦鼎沸，帝乃赦之。华光因失金砖，复欲制炼，寻求金塔，遂遇铁扇公主，擒以为妻，又降诸妖，所向无敌，以忆其母，访于地府，复因争执，大闹阴司，下界亦鼎沸。已而知生母实妖也，名吉芝陀圣母，食萧长者妻，幻作其状，而生华光，然仍食人，为佛所执，方在地狱，受恶报也，华光乃救以去。……有言惟仙桃可治者（指吉芝陀食人之习），华光即幻为齐天大圣状，窃而奉之，吉芝陀乃始不思食人。然齐天被嫌，询于佛母，知是华光，则来讨，为火丹所烧，败绩；其女月孛有骷髅骨，击之敌头即痛，三日死。华光被术，将不起，火炎王光佛出而议和，月孛削骨上击痕，华光始愈，终归佛道云。……

其三曰《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四卷二十四回，亦余象斗编，记真武本身及成道降妖事。上帝为玄天之说，在汉已有(《周礼》《大宗伯》郑氏注)，然与后来之玄帝，实又不同。此玄帝真武者，盖起于宋代羽客之言，即《元洞玉历记》)(《三教搜神大全》一引）所谓元始说法于玉清，下见恶风弥塞，乃命周武伐纣以治阳，玄帝收魔以治阴。……此传所言，间符旧说，但亦时窃佛传，杂以鄙言，盛夸感应，如村巫庙祝之见。初谓隋炀帝时，玉帝当宴会之际，而忽思凡，遂以三魂之一，为刘氏子，如来三清并来点化，乃隐蓬莱；又以凡心，生哥阇国，次生西霞，皆是王子，蒙天尊教，舍国出家，功行既完，上谒玉帝，封荡魔天尊，令收天将；于是复生为净洛国王子，得斗母元君点化，入武当山成道。玄帝方升天宫，忽见妖气起于中界，知即天将，扰乱人间，乃复下凡，降龟蛇怪，服赵公明，收雷神，获月孛及他神将，引以朝天。玉帝即封诸神为玄天部将，计三十六员。然扬子江有锅及竹缆二妖，独逸去不可得，真武因指一化身，复入人世，于武当山镇守之。篇末则记永乐三年玄天助国却敌事，而下有“至今二百余载”之文，颇似此书流行，当在明季，然旧刻无后一语，可知有者乃后来增订之本矣。



四曰《西游记传》，四卷四十一回，“题齐云杨志和编，天水赵景真校”，叙孙悟空得道，唐太宗入冥，玄奘应诏求经，途中遇难，终达西土，得经东归者也。……

全书之前九回为孙悟空得仙至被降故事，……次四回即魏征斩龙，太宗入冥，刘全进瓜，及玄奘应诏西行：为求经之所由起。十四回以下则玄奘道中收徒及遇难故事，而以见佛得经东归证果终。……(《中国小说史略》)

这四部小说中，《南游记》中的华光形象较突出，他的敢于斗争的精神，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游记》所写真武玄天大帝，是一个镇压邪恶的天神形象，保存了某些民间传说的成分，也有一定意义；《东游记》所写八仙故事，更是广泛流传于民间的传说。《西游记传》内容框架，与吴承恩百回《西游记》基本相同，但文字简略。这两书的关系，学术界至今仍存异说，或以为百回吴书据此书框架加工而成，或说此书乃百回吴书之简本。

第四节　言情小说

明末清初，产生了大量言情小说，所叙大多为才子佳人故事。

《金瓶梅》《玉娇李》等既为世所艳称，学步者纷起，而一面又生异流，人物事状皆不同，惟书名尚多蹈袭，如《玉娇梨》《平山冷燕》等皆是也。至所叙述，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察其意旨，每有与唐人传奇近似者，而又不相关，盖缘所述人物，多为才人，故时代虽殊，事迹辄类，因而偶合，非必出于仿效矣。……(《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篇列举《玉娇梨》、《平山冷燕》、《好逑传》等作品，以为"明之言情小说"。但这几部作品产生的确切时间，是难以定论的，可能都是清初之作，也可能《玉娇梨》产生于明末，而另两部是清初作品。

玉娇梨小传四卷二十回　存　……

清张匀撰。题"荑荻山人编次"。《七才子书》本有天花藏主人序……

平山冷燕二十回　存　……

清无名氏撰。题"荑荻散人编次"。清盛百二《柚堂续笔谈》谓张劭撰，《檇李诗系》又以为秀水张匀所作，未知孰是。……

好逑传四卷十八回　存　……

清无名氏撰。题"名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夏二铭《野叟曝言》三十一回引。二铭，康熙乾隆间人，则此书亦清初人作也。(《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一　《玉娇梨》

亦名《双美奇缘》，二十回，作者不详。

……顾时命不伦，即间掷金声，时载五色，而过者若罔闻罔见。淹乎老矣！欲人致其身，而既不能，欲自短其气，而又不忍，无计所之，不得已而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有时色香援引，儿女相怜；有时针芥关投，友朋爱敬；有时影动龙蛇，而大臣变色；有时气冲牛斗，而天子改容。凡纸上之可喜可惊，皆胸中之欲歌欲哭。吾思人纵好忌，或不与谈墨为仇；世多慕名，往往于空言乐道。矧此书白而不玄，上能佐邹衍之谈天，下可补东坡之说鬼，中亦不妨与玄皇之梨园杂奏。岂必俟诸后世？将见一出而天下皆子云矣。天下皆子云，则著书不愧子云可知已。若然，则天地生才之意与古今爱才之心，不少慰乎？嗟，嗟！虽不如忠孝节义之赫烈人心，而所受于天之性情，亦云有所致矣。天花藏主人题，乾隆壬寅中秋。(《合刻七才子书序》)

尝谓有奇才必有奇偶，有奇缘必有奇遇。盖遇不奇，不足以见其缘之奇；偶不奇，不足以显其才之奇也。若书生者，以一寒士，而志气激昂。胸罗锦绣，奇才也；吟笺唱和可订知意，奇偶也；求原有意，得以无心，奇缘也；几尘佳话，始慰相思，奇遇也。设令苏生当日，以中馈乏人而遽谐风律，急叶鸾音，诚亦可以显奇才而求奇偶，见奇缘而获奇遇乎？余读此，以为得《关雎》之正，又喜其事之灵幻，令人不可端倪也。而终之海誓山盟，天教如愿，才子佳人，不无遗憾矣。是为序。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岁暮春月，平江景云氏程世爵撰。(《双美奇缘序》)



此书的思想倾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爱憎分明的忠奸、是非观念。白玄因为杨廷昭依附于汪贵妃、汪都督、石教督等奸党，所以不肯把女儿嫁给杨之子，即使以出使虏廷相威胁，也表示"头可断，断不可受人胁制！"一身凛然正气！二是为了追求理想婚姻，敢于坚决斗争。苏友白宁肯丢了秀才的前程，也不迁就自己不满意的婚姻；在杭州县当推官时，顶头上司要把女儿嫁给他，他毅然拒

绝，上司利用职权逼他就范，他则挂冠辞官，表现了不屈从权势的志气。但书中体现的婚姻自由思想，在男主人公身上比女主人公更为鲜明。卢梦梨小小年纪敢于自择佳婿，私订终身，这当然是难能可贵的，而在白红玉身上，婚姻大事还主要靠父亲的开明。这不能不说是《玉娇梨》的缺欠。

二 《平山冷燕》

《平山冷燕》，二十回，作者亦不能确指。“书叙‘先朝’隆盛时事，而又不云何时作，故亦莫详‘先朝’为何帝也。”（《中国小说史略》）书名系书中四个人物（平如衡、山黛、冷绛雪、燕白颔）之姓氏组成。书演才女山黛、冷绛雪题诗为皇帝赏识，遂诏命二女分别嫁与新科进士燕白颔、平如衡。以才子佳人大团圆结局。

庚申夏月，小监于肆中购得《平山冷燕》一书，余退朝之暇，取而观之，以消长夏。其中群臣赐宴，天子征诗，宛然赓歌之盛也；淑女怜才，书生慕色，宛然钟鼓琴瑟之风也。九重下求贤之诏，学臣上荐贤之章，此不可追踪于辟门吁俊之休也。若假名士如宋信，呆公子如张寅，趋炎附势之窦知府，出乖露丑之晏文物，莫不模拟神情，各有韵致，足以动人观感，起人鉴戒，与唐宋之小说，元人之传奇，借耳目近习之事，为劝善惩恶之具，其意同也。吴游戏笔墨，要何可破废。因随笔所之，批点数语，聊以寄兴云尔。冰玉主人戏题。（《平山冷燕序》）



上述两部作品，是非常典型的才子佳人小说，虽然也写出了主人公对自主爱情婚姻的追求，但总的框架皆在礼教之中，所谓“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正是此类作品的模式，千部一腔，千人一面。

二书大旨，皆显扬女子，颂其异能，又颇薄制艺而尚词华，重俊髦而嗤俗士，然所谓才者，惟在能诗，所举佳篇，复多鄙倍，如乡曲学究之为；又凡求偶必经考试，成婚待于诏旨，则当时科举思想之所牢笼，倘作者无不羁之才，固不能冲决而高骞矣。（《中国小说史略》）

三 《好逑传》

《好逑传》是才子佳人小说中较优秀的作品。书中把铁中玉与水冰心的爱情婚姻故事同朝政风云变幻，大臣勾心斗角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故事内容更为丰厚；两个主人公的性格也较一般的才子佳人更鲜明，特别是水冰心，作为一个女子，而能够与种种邪恶势力巧妙周旋，有预见，有胆略，尤为感人。此书对才子佳人小说脆弱的“郎才女貌”的俗套，有所突破，但书中过分宣扬名教，某些情节迂腐而不合情理，则是明显的缺陷。其文辞典雅，结构巧妙，头绪虽繁多，但并无散漫杂乱之感，有较强的戏剧性。

《好逑传》十八回，一名《侠义风月传》，题云“名教中人编次”。……文辞较佳，人物之性格稍异，所谓“既美且才，美而又侠”者也。书言有秀才铁中玉者，北直隶大名府人，“……生得丰姿俊秀，就像一个美人，因此里中起个诨名，叫做‘铁美人’。若论他人品秀美，性格就该温存。不料他人虽生得秀美，性子就似生铁一般，十分执拗；又有几分膂力，动不动就要使气动粗；等闲也不轻易见他言笑。……更有一段好处，人若缓急求他，……慨然周济；若是谀言谄媚，指望邀惠，他却只当不曾听见；所以人都感激他，又都不敢无故亲近他……”（第一回）



其父铁英为御史，中玉虑以骾直得祸，入都谏之。会大夬侯沙利夺韩愿妻，即施智计夺以还愿，大得义侠之称。然中玉亦惧祸，不敢留都，乃至山东游学。历城退职兵部侍郎水居一有一女曰冰心，甚美，而才识胜男子。同县有过其祖者，大学士之子，强来求婚，水居一不敢拒，然以侄女易冰心嫁之，婚后始觉，其祖大恨，计陷居一，复百方图女，而冰心皆以智免。过其祖又托县令假传朝旨逼冰心，而中玉适在历城，遇之，斥其伪，计又败。冰心因此甚服铁中玉，当中玉暴病，乃邀寓其家护视，历五日始去。此后过其祖仍再三图娶冰心，皆不得。而中玉卒与冰心成婚，然不合卺，已而过学士托御史万谔奏二氏婚媾，先以“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不无暧昧之情，今父母循私，招摇道路而纵成之，实有伤于名教”。有旨查复。后皇帝知二人虽成礼而未同居，乃召冰心令皇后验试，果为贞女，于是诬蔑者皆被诘责，而誉水铁为“真好逑中出类拔萃者”，令重结花烛，以光名教，且云“汝归宜益懋后德以彰风化”也。（《中国小说史略》）

第十二章

明代短篇小说

在宋元话本小说的基础上，明代的拟话本创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两拍”，足称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艺术宝库，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言短篇小说，自明初亦有少量较好作品问世，但其总体成就，远不及唐宋。

第一节　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文言小说，可以《剪灯新话》等三书为代表。

一　瞿佑和他的《剪灯新话》



洪武年间，有瞿佑《剪灯新话》问世，“为时流所喜”。

唐人小说单本，至明什九散亡；宋修《太平广记》成，又置不颁布，绝少流传，故后来偶见其本，仿以为文，世人辄大耸异，以为奇绝矣。明初，有钱塘瞿佑字宗吉，有诗名，又作小说曰《剪灯新话》，文题意境，并抚唐人，而文笔殊冗弱不相副，然以粉饰闺情，拈掇艳语，故特为时流所喜，仿效者纷起，至于禁止，其风始衰。（《中国小说史略》）

瞿佑，家学渊源，博及群书；《剪灯新话》所写，“皆可喜可悲

可惊可怪者。”在明代，是一部较有成就的文言短篇小说集。

瞿佑，字宗吉，钱塘人。杨廉夫游杭，访其叔祖士衡于传桂堂。宗吉年十四，见廉夫香奁八题，即席倚和，俊语叠出……廉夫叹赏，谓士衡曰：“此君家千里驹也。”……洪武中，以荐历仁和、临安、宜阳训导，升周府右长史。永乐间，下诏狱，谪戍保安十年。洪熙乙巳，英国公奏请赦还，令主家塾三载，放归，卒。年八十七。宗吉风情丽逸，著《剪灯新话》及《乐府歌词》，多偎翠倚红之语，为时传诵。其在保安，当兴河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泣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列朝诗集》)

瞿佑，字宗吉，钱塘人。生于元至正元年（公元一三四一），卒于明宣德二年（公元一四二七），享年八十七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年表》）

《剪灯新话》四卷二十篇

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以纪之。其事皆可喜、可悲、可惊可怪者。所惜笔路荒芜，词源浅狭，无嵬目鸿耳之论以发扬之耳。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海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客以余言有理，故书之卷首。　　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六月朔日，山阳瞿佑书于吴山大隐堂(《剪灯新话序》)



余观宗吉先生《剪灯新话》，其词则传奇之流，其意则子氏之寓言也。宗吉家学渊源，博及群集，屡荐明经，母老不仕，得肆力于文学。余尝接其论议，观其著述，如开武库，如游宝坊，无非惊人之奇，稀世之珍；是编特武库、宝坊中之一耳。然则观是编者，于宗吉之学之博，尚有征也。洪武十四年秋八月吴植书于钱塘邑庠进德斋。(《剪灯新话·序》)

二 李昌祺和他的《剪灯馀话》

永乐年间，李昌祺仿效瞿佑《新话》作《剪灯馀话》。全书虽亦四卷二十篇，但实际篇幅（字数）较《新话》多出一倍。昌祺名祯，永乐二年进士。

李昌祺，名祯，以字行，庐陵人。永乐二年进士。选庶吉士。预修《永乐大典》，僻书疑事，人多就质。擢礼部郎中，迁广西左布政使。坐事谪役，寻宥还。洪熙元年，起故官河南。与右布政使萧省身绳豪猾，去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数月，政化大行。忧，归，宣宗已命侍郎魏源代。而是时河南大旱，廷臣以昌祺廉洁宽厚，河南民怀之，请起昌祺。命夺丧赴官，抚恤甚至。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报可。四年，致仕。家居二十余年，屏迹不入公府，故庐裁蔽风雨，伏腊不充。景泰二年卒。（《明史·李昌祺传》）

李祯，字昌祺，庐陵人。父伯葵，号盘谷钓叟，有诗名。昌祺弱冠，文誉蔚起，与曾子棨辈声名相颉颃……生平刚严方直，居官所至有风裁，服食清约，足迹不至公府。富于才情，多所结撰，效瞿宗吉《剪灯新话》作《馀话》一编，借以申写其胸臆。其殁也，议祭于社，乡人以此短之，乃罢。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其然岂其然乎！安磐曰：“《馀话》记事可观，集句如：‘不将脂粉涴颜色，惟恨缁尘染素衣。’‘汉朝冠盖皆陵墓，魏国山河半夕阳。’对偶天然，可取也。”（《列朝诗集》）

昌祺自谓《馀话》乃对《新话》“锐欲效颦”之作，所写内容，亦“可以一笑而已，又何必泥其事之有无也哉？”从总体上来看，《馀话》之成就不及《新话》。



往年余董役长干寺，获见睦人桂衡所制《柔柔传》，爱其才思俊逸，意婉词工，因述《还魂记》拟之。后七年，又役房山，客有以钱塘瞿氏《剪灯新话》贻余者，复爱之，锐欲效颦；虽奔走埃氛，心志荒落，然犹技痒弗已。受事之暇，捃摭谀闻，次为二十篇，名曰《剪灯馀话》，仍取《还魂记》续于篇末。以其成于羁旅，出于记忆，无书籍质证，虑多抵牾，不敢示人。既释徽缧，寓顺城门客舍，学士曾公子棨过余，偶见焉，乃抚掌曰：“兹所谓以文为戏者非耶？”辄冠以叙，称其秾丽丰蔚，文采烂然。由是稍稍人知，竞求抄

录，亟欲焚去以绝迹，而索者踵至，势不容拒矣。因思在昔圣人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矧余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且性不好博弈，非藉楮墨吟弄，则何以豁怀抱，宣郁闷乎？虽知其近于滑稽谐谑，而不遑恤者，亦犹疾痛之不免于呻吟耳，庸何讳哉？虽然，《高唐》、《洛神》，意在言外，皆闲暇时作，宜其考事精详，修辞缛丽，千载之下，脍炙人口；若余者，则负谴无聊，姑假此以自遣，初非平居有意为之，以取讥大雅，较诸饱食、博弈，或者其庶乎？遂不复焚，而并识其造作之由于编末，俾时自省览，以毋忘前日之虞，而保其终吉。好事者观之，可以一笑而已，又何必泥其事之有无也哉？ 永乐庚子夏五初吉，庐陵李祯昌祺甫叙。(《剪灯馀话序》)

三 邵景詹和他的《觅灯因话》

万历年间，又有《觅灯因话》问世，虽亦仿效《新话》，但文思才情均不及前二种。作者邵景詹，生平事迹不详。

万历壬辰，自好子读书遥青阁，案有《剪灯新话》一编，客过见之，不忍释手，阅至夜分始罢。已抵足矣，客因为道耳闻目睹古今奇秘，累累数千言，非幽冥果报之事，则至道名理之谈；怪而不欺，正而不腐；妍足以感，丑可以思；视他逸史述遇合之奇而无补于正，逞文字之藻而不免于诬，抑亦远矣。自好子深有动于其衷，呼童举火，与客择而录之，凡二卷。客曰："是编可续《新话》矣。"命之曰《觅灯因话》。盖灯已灭而复举，阅《新话》而因及，皆一时之高兴，志其实也，而何嫌乎不文。观者幸无以不文病之。自好子景詹邵氏识。(《觅灯因话小引》)



第二节 白话短篇小说

宋元话本流传到明代，不仅依然受到群众的喜爱，广泛刊印传布，而且引起文人的关注和兴趣。于是他们一面对宋元旧作加工润色，编纂成集，一面模拟其形式，进行创作，是为拟话本。

宋人说话之影响于后来者，最大莫如讲史，著作叠出……明之说话人亦大率以讲史事得名，间亦说经诨经，而讲小说者殊希有。惟至明末，则宋市人小说之流复起，或存旧文，或出新制，顿又广行世间，但旧名湮没，不复称市人小说也。(《中国小说史略》)

今存明人所编话本小说集主要有《清平山堂话本》以及“三言”等。

一 《清平山堂话本》

今之《清平山堂话本》，实为嘉靖年间洪楩编辑刊印的《六十家小说》之残存本。

(洪)楩字子美，荫詹事府主簿，承先世之遗，缥缃积益，余事校刊，既精且多。(《武林藏书录》卷中)

“清平山堂”是洪楩的堂号。洪氏所刻之书，如《夷坚志》、《唐诗纪事》、《绘事指蒙》等，版心皆有“清平山堂”字样。1928年10月，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透露日本内阁文库的十五篇小说残本，版心有“清平山堂”字样。次年，北京古今小品刊行会据此照片影印出版，书名为《清平山堂话本》。1933年，中国学者马廉在宁波范氏天一阁发现十二篇小说残本，版心也刻有“清平山堂”字样，在书根上又题。“雨窗集上”、“攲枕集上”、“攲枕集下”。而清人顾修《汇刻书目初编》著录之“六家小说”（应为“六十家小说”）即分为《雨窗》、《长灯》、《随航》、《攲枕》、《解闲》、《醒梦》六集，每集十篇，共六十篇。由此可知，日本内阁文库之十五篇，马氏发现之十二篇，皆为《六十家小说》中之作。后来，阿英又发现《六十家小说》中之《翡翠轩》、《梅杏争春》两篇之残页。



这二十九篇中，既有典型的宋元话本，也有明人的拟话本；既保存了早期话本的特征，也显示出由话本到拟话本的发展演变的轨迹；对于小说史、话本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作品内容，以

描写市民生活为主，写了商人、雇工、歌妓、泼皮等各色人物；《戒指儿记》、《洛阳三怪记》、《刎颈鸳鸯会》等作品，更集中地描写了商人的经商经历以及他们的家庭的悲欢离合。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两宋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和商业经济发展的时代特色。《快嘴李翠莲记》是一篇很有特点的小说，它通过李翠莲结婚前后的遭遇，表现了她的个性特征。由于她心直口快，直言不讳，而不容于世人，终被逐出夫家；但这一形象却生动地表明了封建社会一代青年女性敢于表白、敢于申诉、敢于反抗的精神。李翠莲聪明果断、有见解、无所畏惧的性格，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 《熊龙峰刊小说四种》

继《六十家小说》之后，又有“熊龙峰刊行”的若干篇小说行于世。今所见《熊龙峰刊小说四种》，是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张生彩鸾灯传》、《苏长公章台柳》、《冯伯玉风月相思》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的合集。1928 年 6 月，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写的《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一文中指出，藏于日本内阁文库的这四册小说的纸质、版式、行款等完全相同，显然是同一书坊所刻；在《张生彩鸾灯传》一篇的首页“入话”下有“熊龙峰刊行”的字样。所以把这四册小说的合集定名为《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



熊龙峰是明代的一位书商，本名佛贵，字东润。除这四种小说外，他还刊行过《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新刻音释评林演义全相三国史传》等书，它们的刊行年代都标明是明代万历年间。所以，学者们一般认为《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是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一年（1597～1603）间的出版物。

这四篇小说都着意表现了青年男女追求爱情幸福的主题。《冯伯玉风月相思》和《孔淑芳双鱼扇坠传》是明人之作，前者写冯伯玉（都督子之）与赵云琼（直殿将军之女）曲折的恋爱故事，后者写人鬼之恋——商人徐景春与鬼魂孔淑芳的坦诚恋情。

三　关于《京本通俗小说》

《京本通俗小说》由著名藏书家缪荃孙于1915年刊行，据缪荃孙说，此书是他发现的“影元人写本”。

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杂庋于《天雨花》、《凤双飞》之中，搜得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首行“京本通俗小说第几卷”，通体皆减笔小写，阅之令人失笑。……（缪荃孙《京本通俗小说·跋》）

书中收入话本小说七篇：《碾玉观音》、《菩萨蛮》、《西山一窟鬼》、《志诚张主管》、《拗相公》、《错斩崔宁》、《冯玉梅团圆》。但学术界对此书是否为元人写本，一向有不同意见。郑振铎认为，此书是明代隆庆、万历年间的产物；孙楷第认为是元末明初人所编，理由是书中有瞿佑的词；还有人从俗字的演变上证明是书不可能是宣德以前的抄本。总之，是明中叶所编。另外还有不少海内外学者，依据大量史料，考定此书是一部“赝造之书”，书中的小说源出冯梦龙的《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而伪造者就是缪荃孙。

第三节　冯梦龙和“三言”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苏州府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通俗文学家。他编辑、创作的“三言”，是举世公认的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宝库。

一　冯梦龙的生平和创作

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别署龙子犹。室名墨憨斋，因号墨憨斋主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生于明万历二年（1574），十几岁时入学为诸生。与兄梦桂，弟梦熊称“吴下三冯”。吴中自明嘉靖以来，就已有才士放诞风流的习气，梦龙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加之他怀才不遇，蹭蹬场屋，生活

上自不免流于放荡。性好饮，有捷才，诸少年负气者偶试之，都为之折服。他曾参加过复社活动，交游多一时知名之士，亦有风尘中知已。梦龙于书无不窥，尤爱好民歌、小说、戏曲，曾辑刊《三言》、《挂枝儿》、《山歌》、《太霞新奏》；改订过长篇小说《东周列国志》、《平妖传》及《墨憨斋定本传奇》十四种（内二种自作），其他改订本五种。并作了较细致的评注，这些评注，体现了他对戏曲表演艺术的一些见解。天启中，以诸生任丹徒县训导，读书蒋之翘三径斋，不两月，成《智囊》一书，后续有补辑。年五十七，才补了一名贡生，充当了学官。崇祯七年（1634），年六十一，以岁贡选授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政简刑清，有循吏之目，纂成《寿宁县志》二卷。越三年，退职家居，过着有闲阶级的生活，时与朋辈饮酒赋诗，游山玩水，流连光景。

甲申之变，他对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清兵，都表示不满（见钱尚濠编《买愁集》一集《恨书》），在"悲愤莫喻"的心情下，他"博采北来耳目"，并根据当时的揭帖、塘报，编写了《甲申纪闻》和《绅志略》二书。这两部书后来汇编在《甲申纪事》中，《绅志略》系记述李自成入北京后明廷士大夫们的动向。今刊入《玄览堂丛书》中。同时又辑成一部《中兴实录》。在《甲申纪事》的序言里，自称"七一老人草莽臣"。福王弘光元年（1645）五月，清兵陷南京，六月，唐王监国闽中，时梦龙正做石梁天姥之游，闻变，即在浙中进行抗清宣传，并著《中兴伟略》，有"恭逢唐王监国，固守闽广一隅"等语，题"七十二老臣冯梦龙恭撰"。后来南明军队节节失利，江浙相继不守，唐王隆武二年（1646），以忧愤卒，年七十三。梦龙著述甚富，有《七乐斋稿》、《古今谭概》、《笑府》、《春秋衡库》、《麟经指月》以及传奇《双雄记》、《万事足》等多种，有的已失传。（《话本小说概论》）



冯梦龙　江南吴县人。由岁贡崇祯七年知县事，政简刑清，口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所著有《四书指月》、《春秋指月》、《智囊补》等书，为世脍炙。（《康熙寿宁县志》）

冯梦龙　字犹龙，长洲人。贡生，官寿宁知县。有《春秋衡库》、《古今谈概》、《七乐斋集》。（《嘉庆梨里志》卷首）

冯梦龙　字犹龙。才情跌宕，诗文藻丽，尤工经学。所著《春秋指月》、《衡库》二书，为举业家正宗。崇祯时，以贡举寿宁知县。（《道光苏州府志》）

冯梦龙著述甚丰，共五十余种，可分类如次：

1. 话本。讲史类（长篇历史演义）：《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新列国志》、《两汉志传》、《古今列女演义》、《平妖传》六种。

2. 话本。小说类（短篇小说）：《喻世明言》（《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种。

3. 民歌和拟民歌类：《童痴一弄·挂枝儿》、《童痴二弄·山歌》、《夹竹桃顶真千家诗》三种。

4. 笔记类：《智囊》以及增订本《智囊补》、《古今谈概》、《情史类略》、《笑府》、《癖史》、《燕居笔记》、《太平广记钞》八种。

5. 传奇类：创作的有《双雄记》、《万事足》两种；改订的有《新灌园》、《酒家佣》、《女丈夫》、《量江记》、《精忠旗》、《梦磊记》、《洒雪堂》、《西楼楚江情》、《三会亲风流梦》、《邯郸记》、《人兽关》、《永团圆》、《一捧雪》、《占花魁》、《双丸记》、《杀狗记》、《三报恩》十七种，合计十九种。

6. 散曲、诗集、曲谱类：《太霞新奏》、《宛转歌》、《七乐斋稿》、《最娱情》、《郁陶集》、《游闽诗草》、《墨憨斋词谱》（未完成）七种。

7. 时事类：《王阳明出身靖难录》、《甲申纪事》、《中兴实录》、《中兴伟略》四种。

8. 经学应举类：《春秋衡库》、《麟经指月》、《春秋别本大全》、《四书指月》、《春秋定旨参新》五种。

9. 其他：《寿宁待志》、《折梅笺》、《牌经》、《马吊脚例》、《叶子新年谱》五种。

冯梦龙具有进步的文学创作思想。他认为，情是人之根本，文学作品应以表现人之情为主。



天地若无情，不生一切物；一切物无情，不能环相生。生生而不灭，由情不灭故。四大皆幻设，唯情不虚假。有情疏者亲，无情亲者疏。无情与有情，相去不可量。我欲立情教，教诲诸众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万物如散钱，一情为线索；散钱就索穿，天涯成眷属。若有贼害等，则自伤其情。如睹春花发，齐生欢喜意。盗贼必不作，奸宄必不起。佛亦何慈悲，圣亦何仁义；倒却情种子，天地亦混沌。无奈我情多，无奈人情少。愿得有情人，一齐来演法。（冯梦龙《情史·序》）

但情亦有真情与矫情之分。冯梦龙要表现和赞美的是真情。他

之所以热衷于山歌的收集和整理，编成《桂枝儿》和《山歌》，就因为山歌富有一片真情。

……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借以存真，不亦可乎？（冯梦龙《叙山歌》）

冯梦龙认为，文学作品，特别是戏曲小说能产生强大的社会作用。他编辑、创作的“三言”，之所以分别题名为《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就因为他确信这些作品有喻世、警世、醒世的社会功能，为了发挥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冯梦龙又特别强调通俗性。

六经国史而外，凡著述皆小说也。而尚理或病于艰深，修词或伤于藻绘，则不足以触里耳而振恒心。此《醒世恒言》四十种所以继《明言》《通言》而刻也。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序》）

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之彦，貌而不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赝而孰真也！（《警世通言叙》）



皇明文治既郁，靡流不波；即演义一斑，往往有远过宋人者。而或以为恨乏唐人风致，谬矣。食桃者不费杏，絺縠毳锦，惟时所适。以唐说律宋，将有以汉说律唐，以春秋、战国说律汉，不至于尽扫羲圣之一画不止！可若何？大抵唐人选言，入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之文心少而里耳多，则小说之资于选言者少，而资于通俗者多。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提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古今小说序》）

冯梦龙是一位热情的通俗文学活动家，他不仅自己创作、编辑大量小说、戏曲、民歌，而且积极参与其他作家的创作活动。

袁蕴玉（于令）《西楼记》初成，就质冯梦龙，冯阅毕，置案头，不置可否。袁惘然而别。冯方粮绝，家人以告，冯曰："无忧，袁大令今夕馈我矣。"家人以为诞。袁归，踌躇至夜，忽呼灯持百金就冯。至门，门尚开，问其仆，曰："主人秉烛相待。"袁惊，驱入，冯曰："吾料子必至也，词曲俱佳，尚少一出，今已增入。"乃《错梦》也。袁不胜折服。（褚人获《坚瓠续集》）

二 "三言"概况

"三言"总计一百二十篇小说，约一百五十万言。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作品，为"宋元旧篇"，其余为明人之拟话本，包括冯梦龙本人的创作。

《喻世明言》，原名《古今小说》，初版于天启元年（1621）前后。

史统散而小说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韩非、列御寇诸人，小说之祖也。《吴越春秋》等书，虽出炎汉，然秦火之后，著述犹希。迨开元以降，而文人之笔横矣。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泥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养。仁寿清暇，喜阅话本，命内珰日进一帙，当意，则以金钱厚酬，于是内珰辈广求先代奇迹及闾里新闻，倩人敷演进御，以怡天颜。然一览辄置，卒多浮沈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玩江楼》、《双鱼坠记》等类，又皆鄙俚浅薄，齿牙弗馨焉。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要以韫玉违时，销镕岁月，非龙见之日所暇也。……茂苑野史氏，家藏古今通俗小说甚富，因贾人之请，抽其可以嘉惠里耳者，凡四十种，畀为一刻。余顾而乐之，因索笔而弁其首。绿天馆主人题。（《古今小说序》）



《警世通言》（天启四年）。

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

《六经》《语》《孟》，谭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

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而或者曰："村醪市脯，不入宾筵，乌用是齐东娓娓者为？呜乎，《大人》、《子虚》，曲终奏雅，顾其旨何如耳！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石匮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慨之意。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圣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

…………

陇西君海内畸士，与余相遇于栖霞山房，倾盖莫逆，各叙旅况。因出其新刻数卷佐酒。且曰：尚未成书。子盍先为我命名。余阅之，大抵如僧家因果说法度世之语，譬如村醪市脯，所济者众，遂名之曰《警世通言》，而从臾其成。时天启甲子腊月豫章无碍居士题。(《警世通言叙》)

《醒世恒言》(天启七年)。

……夫人居恒动作言语不甚相悬，一旦弄酒，则叫号踯躅，视堑如沟，度城如槛。何则？酒浊其神也。然而斟酌有时，虽毕吏部、刘太常，未有时时如滥泥者。岂非醒者恒而醉者暂乎？繇此推之，惕孺为醒，下石为醉；却嘑为醒，食嗟为醉；剖玉为醒，题石为醉。又推之，忠孝为醒，而悖逆为醉；节检为醒，而淫荡为醉；耳和目章，口顺心贞为醒，而即聋从昧，与顽用嚚为醉。人之恒心，亦可思已。从恒者吉，背恒者凶。心恒心，言恒言，行恒行，入夫妇而不惊，质天地而无怍。下之巫医可作，而上之善人君子圣人亦可见。恒之时义大矣哉。自昔浊乱之世，谓之天醉。天不自醉人醉之，则天不自醒人醒之。以醒天之权与人，而以醒人之权与言。言恒而人恒，人恒而天亦得其恒。万世太平之福，其可量乎！则兹刻者，虽与《康衢》《击壤》之歌并传不朽可矣。崇儒之代，不废二教，亦谓导愚适俗，或有藉焉。以二教为儒之辅可也。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不亦可乎？若夫淫谭亵语，取快一时，贻秽百世。夫先自醉也，而又以狂药饮人，吾不知视此三言者得失何如也？



天启丁卯中秋，陇西可一居士题于白下之栖霞山房。(《醒世恒言序》)

"三言"所写故事，绝大多数皆有明确的时代，如春秋战国的

故事，四则；秦汉的故事，六则；两晋南北朝的故事，两则；隋唐五代的故事，二十三则；宋代的故事，五十则；元代的故事，四则；明代的故事，二十八则；年代不明者，仅三则。这些故事，多有所本，本于正史者，约十四则；本于杂史笔记者，约八十六则；不明者约二十则。可见其出于杂史笔记的是绝大多数，占全部作品的三分之二以上。

三 “三言”的思想内容

“三言”中的很多作品，都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黑暗和大小官吏的残暴；同时也歌颂了清官以及下层人物的正义感和反抗斗争精神。《喻世明言》第四十卷《沈小霞相会出师表》就是一篇表现这一主题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沈小霞相会出师表》以嘉靖年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基础，写沈炼一家和权奸严嵩父子斗争的动人故事，赞扬了忠臣贤士的崇高品格，鞭挞了权奸佞臣的卑劣行为，反映了明代的社会现实。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用伉倨，忤御史，调茌平。父忧去，补清丰，入为锦衣卫经历。

炼为人刚直，疾恶如仇，然颇疏狂。每饮酒则箕踞笑傲，旁若无人。锦衣帅陆炳善遇之。炳与严嵩父子交至深，以故炼亦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不敢较。



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多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炼曰：“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炼愤国无人，致寇猖狂，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十余万人，击其惰归，可大得志。帝弗省。

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益辇金赂嵩，贿日以重。炼时时扼腕，一日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半及嵩，因慷慨骂詈，流涕交颐。遂上疏言：“……今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姑举其罪之大者言之。纳将帅之贿，以启边陲之衅，一也。受诸王馈遗，每事阴为之地，二也。揽吏部之权，虽州县小吏亦皆货取，致官方大坏，三也。

索抚按之岁例，致有司递相承奉，而闾阎之财日削，四也。阴制谏官，俾不敢直言，五也。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六也。纵子受财，敛怨天下，七也。运财还家，月无虚日，致道途驿骚，八也。久居政府，擅宠害政，九也。不能协谋天讨，上贻君父忧，十也。"因并论邦谟谄谀黩货状。请均罢斥，以谢天下。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

既至，未有馆舍。贾人某询知其得罪故，徙家舍之。里长老亦日致薪米、遣子弟就学。炼语以忠义大节，皆大喜。塞外人素戆直，又稔知嵩恶，争詈嵩以快炼。炼亦大喜，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且缚草为人，象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语稍稍闻京师，嵩大恨，思有以报炼。

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炼贻书诮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惧罪，欲上首功自解，纵吏士遮杀避兵入，逾于论。炼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炼结死士击剑习射，意叵测。世蕃以属巡按御史李凤毛。凤毛谬谢曰："有之，已阴散其党矣。"既而代凤毛者路楷，亦嵩党也。世蕃属与顺合图之，许厚报。两人日夜谋所以中炼者。会蔚州妖人阎浩等素以白莲教惑众，出入漠北，泄边情为患。官军捕获之，词所连及甚众。顺喜，谓楷曰："是足以报严公子矣。"窜炼名其中，诬浩等师事炼，听其指挥，具狱上。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论适长兵部，竟覆如其奏。斩炼宣府市，戍子襄极边。予顺一子锦衣千户，楷待铨五品卿寺。时三十六年九月也。顺曰："严公薄我赏，意岂未惬乎？"取炼子衮、褒，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掠讯方急，会顺、楷以他事逮，乃免。



后嵩败，世蕃坐诛。临刑时，炼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炼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隆庆初，诏褒言事者。赠炼光禄少卿，任一子官。襄乃上书，言顺、楷杀人媚奸状。给事中魏时亮、陈瓒亦相继论之。遂下顺、楷吏，论死。天启初，谥忠愍。（《明史·沈炼传》）

临湘令沈襄，号小霞，盖忠臣沈炼青霞子也。……炼三子，嵩杀其二狱中，止襄未死，谪戍烟瘴。嵩子世蕃嘱解役曰："必杀襄，襄不死，尔且死。"襄知蕃意，挟一妾与俱。行数日，度解役将杀己也，阴以其意语妾；且问妾曰："尔能制此人乎？我则逸去，听尔为计。尔若不能，我乃与尔同死矣。"其妾应曰："吾与君俱死役人手，与蝼蚁等耳。君宜逸，妾自有术制之。"襄盖度妾之必能也。抵一郡治，绐役入曰："我有年伯住此城中，往省之，必得

馈送，当以遗汝。”役人纵襄入城，止押其妾旅邸。襄匿年伯所。其年伯亦力匿襄。越三日不出，役人入城至伯家觅襄，答无有。役人出、语妾曰：“尔夫逸去，将奈何?”妾詈役曰：“我夫素无恙，今觅之不得，必汝受严相旨杀之也。”往白官司。官司无以诘，属妾城内尼姑庵，而谕役人四索。役人语妾曰：“大海茫茫，谁能觅针？我亦从此逝矣。汝自为计可也。”于是襄处年伯家，妾寓尼姑所，凡半年。严氏败，有旨录忠臣后，襄遂不死、补国子生、推择为临湘令。向微此妾，且不免为道旁鬼矣。噫！若沈妾者，亦女中侠也！故为之传。(《沈小霞妾》见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

作品中的沈炼，以诸葛亮为楷模，高风亮节，敢于与严氏父子斗争到底是一个典型的忠臣形象。而闻淑女作为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妾，其不畏强暴，机智勇敢的品格则尤其令人感佩。其他正面人物如贾石，本与此案无涉，但他明辨是非，“为朋友两肋插刀”，是一个正气凛然的义士。与此同时，作品又逼真地写出了从严世蕃到杨顺、路楷乃至张千、李万之流专权暴虐、趋炎附势的种种丑恶行为。这是一篇明辨忠奸的小说，是一首正义战胜邪恶的颂诗。当然，作品中也明显地存在着封建思想意识。

“三言”中描写爱情的作品，成就最高，颇多名篇。《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则是两篇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两个女主人公都是名妓，而且在经历了王孙公子的追欢取乐之后，都真诚地追求纯洁的爱情，并为此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生命。但是，由于她们所信赖的男子是两个在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社会地位各方面都截然不同的人物，因此，她们的命运、结局也完全不同。秦钟是一个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卖油郎，他心地善良，为人诚恳，对美娘一往情深，赢得了这位“花魁娘子”的敬重和信赖，终于结成美好的姻缘。作品对这两个人物都是热情赞扬的。而李甲，作为富家子弟，他虽然对杜十娘也曾真诚爱恋，但他屈服于社会习俗，特别是家庭的礼教，再加上孙富的阴谋破坏，他终于背叛了十娘，造成了十娘投江的悲剧结局。作品对杜十娘充满了赞美和同情；对李甲、孙富则予以无情的揭露。故事中的“百宝箱”，有特殊的作用。百宝箱是杜十姐攒积私房钱的闺中物。满匣珠宝闪烁的珠光宝气，是杜十娘出卖色相的泪花。百宝箱在故事的前半段若隐若现，费人



猜测，直到小说的最后，才完全展现出来，高举在十娘手中，一层层解开，让读者看清它的模样。百宝箱贯穿全文，是小说的灵髓。百宝箱里放的是“明珠异宝，无价之珍”。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价值”问题：珠宝的价值，爱情的价值，生命的价值，都比不上人的尊严的价值。这两篇小说都写得委婉动人，富有情致，以戏剧性的动作，成功地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和内心世界。

“三言”中的很多作品还成功地表现了市民生活、商人经历以及他们的思想观念、心理活动。如《施润泽滩阙遇友》、《沈小官一鸟害七命》、《新桥市韩五卖春情》、《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深刻地反映了商人在爱情问题上与传统观念的巨大差异。

“三言”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突出的。一方面明显地保留着话本的传统特色：情节曲折、戏剧性强、引人入胜，语言通俗、生动、朴实、自然，人物性格突出、善恶分明；另一方面，又显示出文人作者的匠心：叙述委婉、层次清楚、线索分明，对人物的刻画，不止于外形、动作，能深刻地写出内心世界、心理感受。因此，“三言”得到广泛的流传，并被移植为多种艺术形式。

第四节　凌濛初和“二拍”



继冯梦龙“三言”之后，崇祯年间有凌濛初的《拍案惊奇》及《二刻拍案惊奇》两部拟话本小说集刊行。世称“二拍”或“两拍”。“二拍”与“三言”都是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集，不同的是“三言”收入的作品有宋元话本和明人拟话本，而“二拍”所收全是拟话本，而且就是凌濛初本人的作品。

一　凌濛初的生平和创作

凌濛初（1580～1644），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别署即

空观主人。湖州府乌程（今浙江吴兴市）人。

凌濛初，字元房，号初成，迪知子，归安籍。崇祯中，以副贡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清盐场积弊，判徐州，居房村。治河时，何腾蛟备兵淮、徐，御流寇，慕其才名，征入幕。献《剿寇十策》，又单骑诣贼营，晓以祸福，贼率众来降。腾蛟曰："此凌别驾之力也。"上其功于朝，授楚中监军佥事。不赴，仍留房村。甲申正月，李自成薄徐境，誓与百姓死守，曰："生不能保障，死当为厉鬼杀贼。"言与血俱，大呼"无伤百姓"者三而卒。众皆恸哭，自死以殉者十余人。房村建祠祀之。兄湛初、润初，并有名于时，湛初字元夏，润初字元雨，并工古文辞，下笔千言，兄弟相雄长，皆早卒。（《光绪乌程县志》）

凌濛初，字玄房，号初成，亦名凌波，一字波厈，别号即空观主人，行十九，浙江乌程人。祖约言，嘉靖庚子中式，仕至南京刑部员外郎。父迪知，字稚哲，嘉靖丙辰进士，授工部营膳司主事，左迁定州府同知兼肯宁同知，转大名府通判，署开州，进常州府同知。濛初生于明神宗万历八年庚辰(1580)，十二岁入学，十八岁补廪膳生。二十一岁，父卒。二十三岁，与冯梦祯交游；次年与冯游吴，合评《东坡禅喜集》。二十六岁九月，生母蒋氏卒于南京，十月迁柩归里。长子㻈生。三十岁，居南京珍珠桥。三十七岁，生次子葆；四十岁，生三子楚。熹宗天启元年（1621），四十二岁，《东坡山谷禅喜集》刻成。四十四岁，入都就选。四十八岁，居南京，编撰《拍案惊奇》。四十九岁，崇祯元年戊辰（1628），《拍案惊奇》初编刻成。四子𤫉生。五十岁，沈泰编刊《盛明杂剧》初、二集，选其《虬髯翁》一剧。五十三岁，《拍案惊奇》二编刻成。五子棨生。五十五岁，授上海县丞；署令事，凡八月，又署海防。居上海历八载。五十八岁，张旭初《吴骚合编》成，选其散曲三套。六十三岁，擢徐州通判，分署房村，治河。次年入何腾蛟幕。单骑说"土寇"来降，以功授楚州监军佥事，不赴，仍留房村。六十五岁正月十二日，呕血而死。（叶德均《〈凌濛初事迹系年〉纲目摘要》）



二 "二拍"的成就

"二拍"所收小说，皆凌氏所作，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拟话本小说集。共八十篇作品，除《二刻拍案惊奇》的第二十三卷《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姨病起续前缘》一篇与《拍案

惊奇》第二十三卷完全相同以及《二刻拍案惊奇》的第四十卷收入了凌氏创作的《宋公明闹元宵》杂剧外，实有小说七十八篇。凌氏创作“两拍”的目的，在于“新听睹”、“佐诙谐”，“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

语有之：少所见，多所怪。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之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宋元时，有小说家一种，多采闾巷新事，为宫闱应承谈资，语多俚近，意存劝讽。虽非博雅之派，要以小道可观。近世承平日久，民佚志淫，一二轻薄恶少，初学拈笔，便思污蔑世界，广摭诬造，非荒诞不足信，则亵秽不忍闻，得罪名教，种业来生，莫此为甚。而且纸为之贵，无翼飞，不胫走，有识者为世道忧之，以功令厉禁，宜其然也。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汇括殆尽。肆中人见其行世颇捷，意余当别有秘本，图出而衡之，不知一二遗者，皆其沟中之断芜，略不足陈已。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诙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以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可谓云尔而矣。若谓此非今小史家所奇，则是舍吐丝蚕而问粪金牛，吾恶乎从罔象索之？即空观主人题于浮樽。(《拍案惊奇·序》)

丁卯之秋……偶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记者，演而成说，聊舒胸中磊块。……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必拍案曰：“奇哉所闻乎?”为书贾所闻，因以梓传请，遂为抄撮成篇，得四十种。……贾人一试之而效，谋再试之。……意不能恝，聊复缀为四十则。其间说鬼说梦，亦真亦诞，然意存劝戒，不为风雅罪人，后先一指也。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作如是观，虽现稗官身为说法，恐维摩居士知贡举，又不免驳放耳。崇祯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二刻拍案惊奇·小引》)



“二拍”中的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明代社会的黑暗，揭露了官绅的罪恶，如《进香客莽看金刚经》、《青楼市探人踪》等。一些描写爱情的作品，如《通闺闼坚心灯火》，也表现了对封建礼教、包办婚姻的抗争，对自由爱情的赞美。“二拍”中，重情反理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

……司户道："我在京时，有个教坊妓女苏盼奴，与我最好。他资助我读书成名，得有今日，因为一时匆匆，不替他落得籍，同他到此不得。原约一到任所，差人进京图下此事，谁知所托去的，多不得力。我这里好不盼望……"言罢泪如雨下。院判道："哥哥且请宽心。哥哥千金之躯，还宜调养，望个好日。如何为此闲事伤了性命？"司户道："兄弟，你也是个中人，怎学别人说淡话？情上的事，各人心知。正是性命所关，岂是闲事？"说得痛切，又发昏上来。隔不多两日，恍惚见盼奴在眼前，愈加沉重。……（卷二五《赵司户千里遗音，苏小娟一诗正果》）

古来只有娥皇、女英姊妹两个，一同嫁了舜帝。其他姊姊亡故，不忍断亲，续上小姨，乃是世间常事；从来没有个亡故的姊姊，怀此心愿，在地下撮合完成好事的。今日小子先说此一段异事，见得人生只有这个情字至死不泯的。只为这王夫人身子虽死，心中还念着亲夫恩爱，又且妹子是他心上喜欢的，一点情不能忘，所以阴中如此主张，了其心愿。（卷二三《大姊魂游完宿愿·小妹病起续前缘》）

"两拍"在崇尚真情的同时，还大胆地肯定合理的人欲。例如《通闺闼坚心灯火》中的惜惜，在家长的压力下，深知爱情婚姻已成渺茫。于是她一面做好拼却一死的准备，一面与情人（张幼谦）"极尽欢娱"。这种对人欲的肯定，正是对封建婚姻观念的反抗。

……如是半月，幼谦有些胆怯了，对惜惜道："我此番无夜不来，你又早睡晚起，觉得忒胆大了些。万一有些风声，被人知觉，怎么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拼是死的，且尽着快活。就败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么？"果然惜惜忒放泼了些。……（卷二九《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铃》）



"二拍"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一向受到世人的赞赏。

……即空观主人者，其人奇，其文奇，其遇亦奇。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出绪余以为传奇，又降而为演义，此《拍案惊奇》之所以两刻也。其所捃摭，大都真切可据。即间及神天鬼怪，故如史迁纪事，摹写逼真，而龙之踞腹，蛇之当道，鬼神之理，远而非无，不妨点缀域外之观，以破俗儒之隅见耳。若夫妖艳风流一种，集中亦所必存。唯污蔑世界之谈，则戛戛乎其务去。鹿

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意其铁石心肠，而为《梅花赋》，则清便艳发，得南朝徐、庾体。繇此观之，凡托于椎陋以眩世，殆有不足信者夫。主人之言固曰："使世有能得吾说者，以为忠臣孝子无难，而不能者，不至为宣淫而已矣。"此则作者之苦心，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时剞劂告成，而主人薄游未返，肆中急欲行世，征言于余，余未知搦管，毋乃"刻画无盐，唐突西子"哉！亦曰："簸之扬之，糠秕在前"云尔。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二刻拍案惊奇·序》)

当然，从整体上来看，"二拍"不及"三言"，特别是在思想内容上，"二拍"中不少作品都有宣扬因果报应、封建说教以及色情描写等败笔。

"三言"、"二拍"共收一百九十八篇作品，可谓"卷帙浩繁"；但各篇成就不等，有优有劣，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三言""二拍"的选集，即"姑苏抱瓮老人"编辑的《今古奇观》。是书收入"三言"中二十九篇，"二拍"中十一篇，共四十篇。一些公认的佳作基本上都已收入，故流传极广，影响不亚于原著。

